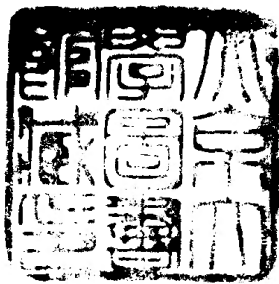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邵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 一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二六三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

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郅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古

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提

要

克寬先生春秋集古傳註序

孔子作春秋上於天道下質人情考之古今參之今據事
直書而撥亂反正之思隱然寓焉意之長後傳因其文
約詞微體例指歸彼此前後不同於是乎爲之傳註左
氏公穀而外講是經者不下數百家求其上援淵源深
明體要與當年之大書特書撥亂反正之微旨一一有
當者蓋寥寥焉然或各有所見互有所長畧其短而取
其長自足以羽翼微言闡明聖教此克寬先生春秋集
古傳注之所爲作也先生姓郅氏坦名安徽泗州五河
縣人歲貢生家貧嗜古學研心經諸錢與外間斷絕見
問生平撰述於詩序傳論皆有發明而於二百四十餘
年之大義尤能洞悉其微而皆有以窺其大畧教十百

春秋集古傳註卷首序

一

家之傳例不惟考訂其說而皆有以辨其是非是者從
之非者駁之意雖是而未暢論有偏而可疑者則姑從
其說而以己意參正之又或以或問申明之善乎先生之
言曰其仍還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乾隆間

聖朝徵幸江南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
至潤者耳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爲之表章而不果聞
先生易賁之時顧其子若孫曰我一生精力全在集古
傳註一編頗無妄棄遺失倘後之人稍有力能綴刻之
以行於學宮使聖人之遺經不爲浮言所蔽而後儒知
所適從庶不負余平生之願力云云今年二月其曾孫
荻洲臧部雲鶴揀發南河學習特出是編求校正並求
爲之序以付梓人余因得縱觀其全編細尋其義類反

覆昨求諸款先生之深於春秋也於古法中具特見於
衆論內有定評綜聖經之前後意義會通貫串博考而
更前是不惟聖人之道昭然如日月之經天並後儒之
傳注是皆著執細執優皆得以判然著明而不夾其衡
先生之苦心孤詣易容沒哉余故亟取焉而爲之序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夏之月壽陽祁富藻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二

春秋集古傳註序

克寬邵先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乾
隆間兩江總督上其書於
朝經當時備臣校勘載入

四庫全書經部第三十一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先生安徽五河
縣人卷中題作淮安人或係進書時傳寫之誤按先生
作書二十年始成壽陽祁相國序云乾隆間

翠華南幸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至泗
者耳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爲之表章而不果則先生
在日其書固未顯也先生歿後百餘年其曾孫孫荻洲庚
部出家藏原稿謀付剞劂而問序於余竊維說經之有
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左邱明身爲國史間見最真公羊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三

穀梁同受經于子夏所說已不能無異後之傳是經者
或顛守一師之訓更非疊勝黨同伐異攻訐愈多經義
愈晦譬之醫之治病始也以藥救病逮誤一藥則又以
藥救藥輾轉訛謬洵所謂源遠末益分者與先生是編
事蹟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則兼採漢唐以來諸家之說
融會貫通而又間出新意發前人所未發如春秋首隱
公之義諸儒皆謂傷世無道先生則謂隱公于次當立
而攝讓出於私意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先
生証以全經而定其爲隱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諸儒皆謂傳寫之誤先生則謂方全經書名之義而
知滅邢者既滅其國又殺其君也惟改君氏爲尹氏孔
子越境乃免之言及城楚邱一條傳註與或問兩岐伏

讀

四庫全書提要特舉此一條駁正則全書之善惡可知矣先生
世居五河南鄉讀書不仕以明經終所著尚有毛詩書
音集古序說今佚張淵名其說讀書成進士由部曹改
官外仕器能世其家學者讀是編喜先生之羽翼微
言嘉惠來學而又幸秋洲之能守先澤也是篇序同治
二年歲次癸亥孟秋之月盱眙後學吳棠撰於清江營
次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四

春秋者誅亂賊之書也。春秋之嚴誅奸諛於既死以正君臣之
大義使大逆不道之臣子雖幸免當時之誅不能逃後世之
惡名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自左氏有春秋君無道之說當
時六卿分晉三家僭魯造為曲論而左氏述之已失聖人之旨
唐劉知幾史通云賢君見越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有歸違
元趙汝亦云君親不肖臣不可以不臣君父天也豈臣子校得
失之地乎其義正矣嗣是說春秋者一壞于杜預再壞于胡安
國當世盛行而經旨日晦鄭君射王中肩而杜以為邪志在仿
免王時之非以孔父仇牧之忠而杜皆深文周內肆其說詳胡
傳史漢帝之死而斥李札之名賢河陽之狩而以爲全其忠是
虞之卒而以爲略其祇禍謂杜既習見典午之篡就胡又窮舉
奸相之誅抑二君心術若此宜其解經之頗也泗州邵克寬先
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其會孫秋洲太守以
家藏舊稿見示余受而讀之吾慕先儒之說斷以己意而於杜
胡二家從其善者不爲曲徇可謂擇精諦詳矣先生深斥感麟
而作與文成致麟之說爲粘滯附會善夫家則堂之詳說曰春
秋記亂賊則王法之書也始于魯大亂君之仇以三世終于齊
大亂君之仇亦三世陳桓公君孔子時不行春秋所以作亦
春秋所以止此說深得聖經之旨何取于感麟之附會哉閱畢
即歸其稿附讀同言以貢太守并以告後之善讀春秋者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山陽丁晏書後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五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既沒諸弟子適以所聞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家傳其說於學官左傳後進其進君子之六有失之誣者雖皆問學者多治左氏范滂注穀梁時有反唇而三復後漢書論專門之學更廣自是以後著書者雖多而謂人自為創說折衷一是雖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始始未可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適見其二而終不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善哉子孟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乎春秋之作所以繼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明乎王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而與亦所以尊周也曰其文則史明春秋為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魯之說其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其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其終實事求是不可徒徇傳說以自縛而非謂傳之可廢也得此意以治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郝明經克寬氏今茲洲觀察之嘗謂也食貨遺學二十年成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止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為或問八卷發揮其蘊奧並附問大史經進著目於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制則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而愛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弊其比類切無牽涉疏渺之謬理當其可而不苟異同辭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窺筆削之旨其不榮於眾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最也觀察續承家學

而公之扶林亦無忝祖德者哉時雨老而荒經無引引中鄉先生著書之意而以附名簡凡為已幸也概其儒往之私知此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夏之月全椒後學時雨

春秋序

子曰義以事文教有宗聖聖相承源流不息心法治法無
味有也然三帝三王躬聖德而得時位故舉而措之無難獨
孔子生於衰周天既未欲生治天下而其學實能法天地綜
帝王集聖聖之大成謂升天之萬生不可聖人上承天心知
世運不能自治而無亂而亂之世不可無治法以維持於
其間治法之所出必本於帝王以來相傳之心法道既在已
可無以垂法於萬世乎於是因經史而筆削之其書益成於
晚年故七十子之徒無言及之者獨孟子以爲孔子作春秋
是文章之功在孔子矣其論治統則謂春秋天子之事引却
我罪我之言以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治法之所
繫莫如春秋其論道統則謂詩曰然後春秋作引其義則某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七

竊取之所以爲不同於晉之乘楚之檮杌是心法之所寄莫
如春秋山是觀之孟子固深知春秋而其所以爲說者皆必
衷以孔子之言然則孟子以前百餘年孔子自說春秋之辭
固猶在人口耳間也惜齊魯之儒不能心知其意以傳其是
者如孟子曰自是以來幾二千年儒者之稱述難以編舉獨
趙岐之說雖得子所謂中庸爲得其要領茲於此兩言有悖
潛玩既久則知聖人從心不踰之妙隨筆所至義類環生賢
者皆當俯而就不肖者皆可仰而企竟命辭以充執事見
而知之湯文間而知之皆是物也使堯舜生當定哀之時吾
知其舍是無以爲教矣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在
茲而不能播諸天下後世將遺諸聖人一心而已乎吾知聖
人有所不忍也其作春秋以垂文教是其所以師表萬世者

山論語以言見猶待於門人之記春秋因行事以見聖人之
用固其所乎可以爲一生之業莫大於此也倘因其義之難
通而視爲孤經聖道隱矣故不自量集爲傳註復爲之約其
源流序其作經之意云
乾隆乙丑三月戊寅邵鼎序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八

春秋集古傳註序

春秋孔氏之書也經文既簡而意該非傳註無以明之乃
簡王通云自三傳作而春秋之義散論者謂其言之或過而
不察其見之為山也傳者傳其事也使第傳其事又何必致
疑哉而三傳幸多論之之語其人之是而既未足以窺聖人
之堂奧則其發為論說固皆憑臆而造牽經文以從己成一
家之言若是而稱曰某人傳註春秋即為某氏之春秋而非
孔氏之春秋矣矣不可耶然則說春秋者宜何如曰據傳之
事以推明經文所言之意不泥於聖人探事之模範取義既
合乎中正推之而可行行之而皆準世變雖百千其態而說
成不惑於毫髮之差如是則古今一揆之旨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人人皆可得而見見之皆可得而學而後聖人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九

筆削之深心不蔽於護短守關之口指雖多而不離其本語
雖詳而不竭其通持此以衡古先大儒之說得者固多而
失者亦不少也白漢以來習杜預一集其成而其注遂多確
不可易者矣歷隋唐宋諸儒輩出明道先生以爲開元秘書
言春秋者七百餘家今大全所載增以元明而祇存百餘家
此百餘家又有詳有畧有偶一言之中者有屢言之而偶
中者有屢言之而多中者亦有不中者其屢言之而多中如晉
杜預唐孔穎達張助趙匡陸淳宋孫復劉敞孫覺程頤許翰
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鼎鵬飛家鉉翁元吳澄此十七家
集中多擇用之此外言有中者亦不敵遺至於經文有本不
可以遷就其說者而諸家互有偏執竟使聖意終晦則不憚
參互考訂勞情竭神以求其義之安集中如此則大疑者三

百餘條其他傳載顯然而未經融合其說者亦必撮傳意而
說之如此者亦三百餘條竊昭而後古註漸少大抵人之精
力有限故如此自今亦必如前逐條發明又取會盟侵伐等
例先備所已言者與所未言者其幅十五篇并於古首以爲
提要更選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夫春秋所載上自天文下
至山川草木中括朝廷典禮以及立心制行經緯萬端無所
不統既有作於前豈可不彰彰於後將謂春秋祇利於二百
四十二年而不利於千世萬世之後乎不學春秋則不見聖
人之全身而所謂尊聖者猶未至也聖人惡鄉愿其作春
秋明是非定猶象後世未全明乎春秋恐賢豪間者猶或流
於鄉愿也宋有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是商鞅之法者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十

送爲廷臣所尙不猶是鄉愿之氣象乎學者欲一言一行不
涉於鄉愿惟究心於春秋之法而已是集雖未及夫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而於伊川所謂於一言一事求聖人之用心
者庶幾其不義云
乾隆乙丑二月戊子邵坦序

春秋左氏傳說

左氏之傳至今可謂大行矣而學者猶疑信之見其原皆由於韓子詳考之說韓子之說蓋由於范滂左氏之說而當其失也謂之說此其故又皆由於漢之明左傳後而遂滋異說耳據唐陸德明所考左傳淵源有自始則晉中傳之漢時則賈生呂氏之說生最早遇而安言治未暇以見書上開故文景之時未列於學官而弟子略以未見左傳而得公羊春秋而自之故公羊氏行而范滂方其後梁故不專信左氏而韓子論文前以為浮誇異於春秋之詳嚴夫左氏之文充類廣引誠有如韓子所謂浮誇者至其載事皆本於當年之史策非臆撰也苟因其辭華而並疑其事實是蔑古也蔑視此書又何從而得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乎故先儒謂左氏所記皆

春秋左氏傳說

士

有案據之書此言得之其間偶有貽誤亦非妄傳如謂莒莒弑君因當時人皆以為弑君也如記邾邾伯卒于春正月叙述邾邾亦因魯史未書邾邾之卒也若其論斷經義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亦其詞力未遑於可與權之域故其所謂禮也乃列國之所謂禮也非聖人之所謂禮也其所謂君子曰乃其斯度之辭非聖人之本論也其發凡以言例合者十有三三不合者十有七八也今讀其傳不可輕信其例要必參觀經意不可輕疑其事要必融貫合經其事有不見於經者聖人之所刪也參考之而經意愈決矣且預以為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理或錯經以合異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誠知言也其書止于魯悼公之時其人之後聖也無疑而亦不甚遠也後世以秦始有臘祭而左傳有虞

不臘之言疑左氏為秦人抑思秦處西陲其地苦寒其有臘祭安知不在穆公以前而魯與秦亦近西北安知不皆有臘祭乎此未足以為斷也況秦初并天下即信李斯焚滅經書又烏有一人敢出而作春秋傳乎胡氏以左傳繁碎之書對帝言之故其解經雜用公穀信左不專其書不能為全璧也宜哉

春秋左氏傳說

士

公羊穀梁訓詁義問之功為多先儒稱其清俊裁癖其
文辭則皆然矣其義理不告然也豈非聖人之道大中至正
得其傳者言而中失其傳者語之惑乎唐啖助趙匡宋孫復
劉敞皆據經義以破其說其詞落者多矣今其與存者尤不
可以不擇所從也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遍觀而盡識也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益分公羊穀梁兩所
謂承其末流者乎語其序則公羊先而穀梁後故穀梁書辭
多同乎公羊而往往小變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至其敘述時
事有與左傳合者其辭亦大異有與左傳不合者其辭更詖
詭全非國史之體蓋取民間之私乘而潤飾之未可據以說
經也如充饒跋眇友琴相搏正所謂先生雅言者今以朱子
所云公穀去聖既遠都是想像胡撰因此而欲盡廢之則實
始開解經之法而有所不可也故莫若擇焉而後議之為
得也

經文悉遵用左氏本惟紀子伯左作弟戶氏卒左作君鄭輸
平左作淪三字不用左氏以其近似而訛也此外悉用左氏
蓋述一詳考之其義確也
據左傳以說經是此集本意而不引用左氏全語者蓋引其
全語數句恐所遺者正多也故止撮其字眼指歸以立說而
左氏全支因此而益富全讀矣
杜注集漢一代羣儒之說確切者最多不擇其確切者讀之
恐於經之文辭先有所不達也故首載杜注而其未確者不
錄
孔疏就杜注而分解之博洽多通其繁辭不勝裁切要者必
錄之
啖趙二子推明經義片言居要陸氏師其說以傳於後精粹
多此唐一代之特出者也然亦有不協亦不敢徇焉
宋儒言春秋者最多今擇其大節者十餘家周氏於詩亂賊
正人倫言之剴切故得列於學官其實春秋不止於此類而
已也向使無一執父弑君者其時遂得言治乎孟子固曰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則其所該甚廣也孫氏則一語切允
當者尤多高張陳趙家氏融貫詳明者不少故取其於經義
尤備者用之而其未甚合者置之不必駁也他如石介王沿
楊時胡銓集中取用其說皆極精當但不多見不得比於孫
劉十數家耳
一元儒吳棫誠議不減於高張其他儒有一言之中者固皆取
之

明儒言存佚者雖多誠義矣然亦有非其言而此條經意
卒不能明者何故不偏則而取之也汪克寬今本上經卓
尙康等數家是矣

取用先儒之說各標其姓以識之不必全錄其名字以其皆
開列於首卷也相類同者後出則錄其姓名

若連無庸自標其集凡自說之條云參曰正曰者非敢自
拔也蓋家說林立不標明思不醒目

凡傳參曰者參用傳意及先儒解意而非錄其原文故以參
曰起之曰非專出已見也即有可訂正於其中亦皆謂之參

凡補正曰者或經例顯然而古今說者不能發之或情意顯
據而古今說者偏背不能達之或先民善說者片言居要而

後來說者不能推明之或執私以害公或見小而忘大其弊

春秋經傳集解

圭

不止一端愚竊究其旨殫力發明之說來邦易曉也故加正
曰以起之

春秋篇目

卷首

通例彙纂

第一卷

隱公元年至

第二卷

桓公元年至

第三卷

桓公八年至

第四卷

莊公元年至

第五卷

莊公九年至

第六卷

莊公二十一年至

第七卷

閔公元年至

第八卷

僖公元年至

第九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

第十卷

僖公二十六年至

春秋經傳集解

一

第十一卷

文公元年至

第十二卷

文公八年至

第十三卷

宣公元年至

第十四卷

宣公八年至

第十五卷

成公元年至

第十六卷

成公九年至

第十七卷

襄公元年至

第十八卷

襄公十一年至

第十九卷

襄公二十一年至

第二十卷

昭公元年至

第二十一卷

昭公十一年至

第二十二卷

昭公二十一年至

第二十三卷 定公元年至
第二十四卷 定公十一年至
第二十五卷 哀公元年至
第二十六卷 哀公十四年至

引用先儒姓氏

漢董氏仲舒

徐氏邈

何氏休

邵公

晉杜氏預

元凱

隋范氏甯

武子

唐孔氏穎達

仲達

一作冲澹

啖氏助

叔佐

趙氏匡

伯循

祇傳纂例一書後所用例語是

陸氏宗

伯冲

伯循弟子

李氏瑾

明復

宋孫氏復

明復

石氏介

守道

祖徠 明復弟子

王氏沿

聖源

劉氏敞

原父

杜氏諤

莘老

孫氏覺

正叔

伊川

程氏頤

子山

穎濱

蘇氏轍

中立

龜山

楊氏時

少蘊

石林

葉氏夢得

居仁

呂氏本中

崧老

許氏翥

邦衛

澹庵

胡氏鉉

王氏葆	彦光	黃氏正憲	去病
胡氏安國	東侯	卓氏雨泉	天如
高氏閔	則崇	張氏湧	
陳氏傳良	君舉		
呂氏祖謙	伯恭		
張氏洽	元德		
戴氏溪	肯望		
黃氏仲炎	若晦		
趙氏鴻飛	企明		
趙氏孟何	木訥		
黃氏震	東發		
呂氏大圭	圭叔		
家氏鉉翁	則堂		
趙氏與權	幼清		
元吳氏敬	子微		
陳氏深	時叔		
程氏端學	子美		
王氏元杰	誦山		
鄭氏玉	德輔		
李氏廉	明德		
明汪氏克寬	彭山		
李氏本	方龍		
趙氏恒			
王氏樵			

黃氏正憲	去病
卓氏雨泉	天如
張氏湧	

春秋通例彙纂

年時月日

正曰春秋之名杜氏錯舉之論確矣然魯史之所由錯舉春秋以爲名者蓋前古之史與列國之史祇編年紀月記日而不書時惟魯史必書四時故得於四者之中錯舉其二以爲策書之名也既以春秋名其書故月日或有不備而四時無不備者其偶闕一二乃後世傳寫脫漏爾○孔曰年時月日四書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益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史文既有詳畧他國之書亦且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況仲尼從後修之何由而詳之乎既有詳畧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正曰以日月爲褒貶公穀之陋例也先儒亦既辨之矣然其事實有必案年時月日而稽者則其所係甚重也故愚每於日月考之而得舊說之所忽集中間有之

錫歸朝聘

錫予也天子寵嘉諸侯則有錫命然其或曰錫或曰賜何也文既不同義當有別有因而予曰錫無因而予曰賜皆以命爲言則以辭命爲重也或云賜以命圭或云賜以命服物各不同其有辭命以將之則一如昭七年追命衛襄其辭可考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雖有大略等項然云策命則辭命爲重也莊元年錫桓公命因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也文元年開始即位而錫也惟成八年無事天子或降以殊恩誠爲無因故異其稱曰天子曰賜也○歸餽也有物賜之以示惠但指其物而言故曰歸

春秋通例彙纂

一

春秋通例彙纂

二

歸合歸昭歸服是也歸之爲言列國亦得用之秦人歸從是也若錫賜則不敢干矣○朝者親君之義朝周之盛時諸侯五年一朝於天子東遷以後諸侯不時朝王者不朝之貶亦不能行於列國故經不書諸侯之朝主而於內之朝又皆因事以書凡以見諸侯之廢朝禮也書齊鄭等國來朝魯者又以見小之朝大書公如齊晉者見其專事強國而不能朝京師也宋衛未嘗來朝國勢敵則相聘而已○杜曰凡聘皆使卿執圭帛以相存問家曰春秋時爲會爲盟皆非盛世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內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子以爲凡內朝聘書如以異外也

會遇平盟

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王朝先爲四方之禁約有時會諸侯以發之傳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正謂此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乃謂春秋所書之會諸侯相見者也會而不爲盟者以謀事也會而爲盟者以結其交也兩君相見曰特相會三君以上曰參會歟多曰殷會先儒謂凡書會皆惡之此舉以盛世諸侯不私相會爲是言爾其實春秋之時會盟征伐列國之大事天子欲作春秋含是無可書矣不得以皆惡之却經言也其書之者謂即以今時之所尙而論之亦有大中至正之理存焉惜乎其某事失之過某事失之不及某事顯然大悖某事雖微差而卽爲大謬此所謂見諸行事者也

凡會皆書所以其為嘉好之事孟子所謂朝廷莫如爵也非書爵即為衰惟此書之會諸侯始皆相為伯而不禮之罪聖人則其例傷王降而伯一經之變例也志內之會則曰公會其不言公而但言會者諸公也志外之會則曰會于某又侵伐圍盟而言會者外為主而內往從之及者內為主而與之也○遇者仍古遇禮而私謀二國各簡其禮若適相值者不使人知其謀也○平者平其忿怒即傳所云成也國勢相敵而日平交相平也小國之從大國而日平謂盟也以一國而平二國解怨也凡書平者皆成而未及為盟之漸○凡曰諸侯各有責于上事天子秀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茹牲曰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

春秋左傳卷之四

三

數以盛血盛以盛百將獻則戎右執其器為陳其載詞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曰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我右傳歃血以授當歃者今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趙曰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也程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高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也愚謂列國有盟揆諸禮教信義之世誠為可鄙然世運既降當時親尚之聖人不得不因而書之以著其得失二國盟曰特相盟三國以上無伯主而盟曰參盟伯主殷會中國諸侯而為盟曰同盟書他國大夫來魯盟曰來盟其辭平吾大夫往他

國盟曰盟盟其辭謙

侵伐圍入

正曰書侵伐者先備以爲諸侯之損與大國因不出此然侵伐之義應代傳註無確切者周氏的可謂將罪致討曰侵諸師掠境曰侵以爲確矣愚謂不然侵亦有管罪書言侵于之疆豈不替其罪而侵且討不可以釋伐孟子言天子討而不伐豈非不易之論侵亦非諸師齊合八國以侵蔡豈能諸行乎然則何以書之伐者攻擊之辭故伐木伐水皆言伐齊氏履謙以爲伐者之德名引周禮九伐以証之經有言伐而又言圍者言伐而又言戰者言伐而又言取滅者其言戰圍入取滅而不言伐者以伐可知也此論甚善侵者近也揚兵聲言可以言伐而不可以言侵必實踐其境實被以兵而後言侵楚侵郢因其師

春秋左傳卷之四

四

卿伯卿侵蔡獲公子焚魯受晉命而伐齊宋皆言侵益不踐其境不被以兵不可以復於晉也如是則侵深於伐愚謂更之曰興師往攻曰伐師往掠境曰侵○圍者伐之不服繼之以圍孟子所謂環而攻之胡氏所謂繼其城邑曰圍是也○入者得入其城中有俘虜已甚者狄入衛吳入郢是也有俘虜未甚者楚子入陳是也有不事俘虜者公孫舍之入陳公子遂入杞是也既入其城中總謂之入而實不有其地故不云滅而曰入也胡氏造其四都之說城外乎城內乎殊未明也又公子爭國而得之者亦云入左氏謂國逆而立之曰入似也諸侯復國復得一邑未得國都猶不曰入而曰入大夫返國爲逆曰復入左氏謂以惡曰復入是也

戰敗取滅

傳曰皆師曰戰謂兩君既成列兵刃相刃存亡言戰謂其因怒
合兵戾民以逞其志于日無言戰也戰而敗則言其敗績勝則
言其功則曰戰而已志外之戰不志伐以戰為重也古之戰
有先言後者內言戰言戰也其不言伐而曰戰者言戰
也言戰及而不曰內言戰也言戰不說戰例以言戰子糾不克
即子糾敗可也○傳曰戰曰敗胡氏祖其說曰通而勝
之曰敗是皆不深考也志內之勝皆曰敗某師告文以守內也
子內之敗謂之子內之勝則不謂矣故皆言公若主帥左氏見
高有出於計謀者是以許戰為言其實不皆言也言之敗狄皆
曰敗言言文以言外也皆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文一任上一在下爾大崩之說亦太泥力屈而北即敗績也豈
必鳥獸散乎○取之為義趙子為確其言曰凡力得之曰取不

春秋通例彙纂

五

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取本邑亦無異辭又曰凡內取之邑不
繫於言言本是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可繫之他國爾其論前人取舒曰國而曰取不絕其祀也由是
推之邑皆言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之以為已附庸仍存其主不絕其祀取須句取鄆部是也項
言滅者言絕其祀言滅也胡氏滅而言取為君隱之說穿鑿
極矣其謂惡而得之曰取則專為取帥言可也○滅國大惡
也傳曰勝國曰滅之胡氏曰毀其宗廟社稷曰滅皆未確也狄
入衛鄭入滑毀其宗廟社稷矣胡不曰滅也滅者存併之辭破
其國奪其地絕其祀此其罪大惡極故皆書人以深貶之言罪
當視其所滅也又諸侯陣亡亦曰滅以君為重也

執獲戎殺

執者就而擒之也戎因來朝或因在會或因入其國執之者討
之也然諸侯無征討之義况又因事執乎故皆傳人以貶
之惟晉文執曹伯義討其罪是晉國之義也○晉文執曹伯
得其罪又不以誦其國故皆傳人以貶之○晉文執曹伯
也杜曰國君生則曰薨死曰滅大人生死皆曰薨亦言其以
序而得之也傳例曰得用曰獲獲國君何用乎晉王大有用
矣何不云獲而曰得也蓋得其所本有者爾所以明先王之分
器世守之而不可失者也○戎者益兵而守之也或新得之地
或險要之處其本境雖不足守禦故益遣兵以助之守也
戊卒必有二師故公子買戊衛不卒戊刺之○救者救其患
鄰國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書救多美辭然亦視其於義何如耳
若伐者合義則救者各為其私而已楚救鄆衛衛人救陳豈曰
子之乎而以爲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泥難而不可通矣又
云按在此則罪彼何牽引無據也惟救而書次則罪其緩救而
書以則罪其詐是為經旨

春秋通例彙纂

六

奔叛放殺

奔者逃往他國以避禍凡君奔者皆其臣逐之也而經一以自
奔為文所以明君臣之大分臣子不得加惡於君父也然為君
而出奔則其躬為不道不能於其臣可知矣臣之不臣逐其
君亦可知矣古臣奔者皆躬負罪惡懼討而出奔也故陳氏傳
良曰凡奔非其罪不書奔某國見某國之黨逆臣也傳曰君
子道不遠千里而經所書諸臣之奔多往盟國蓋欲因以為亂
也其實一書奔而罪自著矣本國之不能正典刑而至於佚賊
亦著矣列國之奔皆言出不言出者非自國中出也滅國之奔

不言出以其無所出也惟自周而奔有言出者有不言出者言
出者以其於義可復也言出者以其罪大惡極天下皆聞無
可出也天下不為言而自出所以明也言出者以夫人之奔不
言而自出所以明其罪而示誡也他國來歸曰來奔據地以
叛而歸者皆曰以某地來奔一叛者據地而居不復為之臣或
服焉於他國或待之以相仇宜成以前無言叛者大夫雖尊猶
未甚也宜昭而後叛者紛紛大夫政既久故致此也故夫子
曰五世而天下不叛臣之叛不害大夫之國其邑而叛可知矣
蓋臣臣微賤名氏不合登於史冊其叛皆因大夫專國而致尤
其罪仍在大夫也杜曰放者受罪猶免有之以遠惡謂經書
放者非謂其放之當其罪乃謂其罪之有浮於放而僅以放之
者私宥之也若放之當其罪則是國之常典又何書焉○殺者

春秋通例彙纂

七

極刑也無論有罪無罪皆以殺為文其罪之有無則存乎其事
曰莫上之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之書殺大夫者皆專殺也故
御國稱其大夫曰大夫乃國之股肱未可以擅殺也惟殺賊不
言其大夫以其逆情彰著故削其大夫而以賊討之也不解君
爵者以君臨臣不可以爵稱也殺世子母弟稱君者以其傷殘
骨肉非他人之所得預也若不出於君則稱人以殺雖出於大
臣亦曰人也惟盜殺則不曰其大夫殺國君亦不曰其君為其
既稱盜則是敵國之寇也下殺上曰弑名分攸嚴不可以刑殺
之辭施之故變文以別等別書君名者以其終而名之也古臣
名者曰其人而罪之也惟弑君非一人結黨以謀弑則書人以
見其凡與弑者有同罪也大臣弑君又非一人則稱國焉啖氏
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此言確矣而傳例分稱君稱臣益知其

而不知其凡也內殺大夫曰刺雖婉其辭以避極刑之名實
微其文以著無名之賊也

限字勅書

臣聞國家將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於此見天心之
憂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通曰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
處不比限星退駕也孫氏曰王道大壞舜倫一毀而天下之
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
所以召之在天下故沙鹿梁山崩雖在晉不可以晉言也程
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惑凡失其度皆人為惑之也故春秋災
異必書楊氏時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
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故春秋日食必

春秋通例彙纂

八

書之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史之詳畧異
也高氏曰曰書朔者三隱二莊一僖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
後魯食苗心無所不食其為災孽輕而義重春秋之初災之
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
之後二百年皆無災耶朱子曰書山崩地震蟲螟之類知災異
有時曰書也愚謂春秋所書水旱蟲螟之災所以示人君當憂
民之心也書星隕星孛山崩地震每三十年上下之間一見所
以紀世運之遞變集中詳之惟日食之書全經三十有六以二
百四十年計之當有八十餘食經所書者皆于常度之中而見
災變其皆微必有所指其餘無所指者皆削而不錄也但所指
或近或遠如昭七年日食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則應在一年之
內昭三十一年日食史墨曰六年及此月吳其入郢則應在五

寶樹藏

春秋通例釋義卷前

九

鬼狩軍賦

臧僖伯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誠先王之制也而周禮謂蒐苗獮狩因振旅裝舍治兵大閱而行之且因田而獻禽以祭其祭名曰社祠嘗烝與詩所謂祀祀烝嘗者不合蓋此數者名目

所作其曰子公先王則四者庶乎廟之祭無定時之田以

春秋通例彙纂卷四

+

誤矣○軍者一將所帥有佐有夥乘舊說以爲萬二千五百人不過謂其數目晉初作二軍魯舊二軍豈二萬五千人乎經凡言帥師者或一軍或二軍或三軍人既眾故帥帥也傳之作三軍舍中軍皆讓其疑東軍制柄歸權臣○賦之名哀公時一見於經而傳言賦者多矣田民爲兵併其所需皆取于民者也故謂之賦書用田賦逸承作丘甲之文謂多于丘甲也書作丘甲遠承初稅畝謂初之所稅者猶專在錢穀也後因錢穀增而益其兵數則專指人言故云中也田賦亦但以人言其田財仍是什取其二非又增也

郊吐婦

經書魯郊白僖公三十一年始蒞前此史無書卜郊不從及牛傷牛死之事聖人不得而益也郊有二日至而郊祀天子國丘

政而郊而殺于上帝經書正月日至之郊也書四月啟蟄之郊也其書九月及傳傳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皆應之未失也程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也而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程曰四月十五下牛陽牛也陽牛大體少而中又失禮也又曰經書郊者九遍者四牛災者四非時人不殺者一益魯郊雖行之久久視爲常事其不悉書惟有變異而後書因以見其體禮也三下不從而不郊正也下至於四至於五遺其矣牛災作亦可以見其體之信是禮弗與也五月雖不時猶與時之存九月乃夏之孟秋不下口不下口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殺之大也○吳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書社凡四非爲社書也以題曰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非禮也故書○家曰常祀不書者皆早而零也大雩帝天子事也旁山田百神諸侯事也神爵帝故書大以譏之郊禘亦何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旁則天子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譏其僭○李氏廉曰經書禘者二閏二年及僖八年皆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禘本不當禘則能發明禘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諸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禮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則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兼奉廟之主爲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嘗

而郊禮則之○程曰郊者始禘爲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禮配天而禘則以禮配祖至於諸時明堂位所云季夏六月木夏之孟月也

諸侯書名

正曰凡書諸侯者皆取始終之義蓋諸侯以國世者也故於其世次用承之際卒則書者以志其終被殺出奔而復歸者則書者以志其始其不能歸者亦書者以志其終其能歸者則并缺而不書者以有代立者也若有代立者而不名則以不當代其位故不書其名以終之也國滅而不能復者則不書其名謂其世系已絕也其滅而復者則無公而生死皆書名凡若此者皆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非關賞善罰惡之言於名不名求有罪無罪則惑矣惟曹伯歸而不名義繫于自京師與在他國者不同若楚虔之書名以敵蔡侯般也衛燬之書名以楚虔何之而知其並滅而君也失地滅同好之說于古遺誤曰○凡經書諸侯者皆取始終之義蓋諸侯以國世者也故於其世次用承之際卒則書者以志其終被殺出奔而復歸者則書者以志其始其不能歸者亦書者以志其終其能歸者則并缺而不書者以有代立者也若有代立者而不名則以不當代其位故不書其名以終之也國滅而不能復者則不書其名謂其世系已絕也其滅而復者則無公而生死皆書名凡若此者皆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非關賞善罰惡之言於名不名求有罪無罪則惑矣惟曹伯歸而不名義繫于自京師與在他國者不同若楚虔之書名以敵蔡侯般也衛燬之書名以楚虔何之而知其並滅而君也失地滅同好之說于古遺誤曰○凡經書諸侯者皆取始終之義蓋諸侯以國世者也故於其世次用承之際卒則書者以志其終被殺出奔而復歸者則書者以志其始其不能歸者亦書者以志其終其能歸者則并缺而不書者以有代立者也若有代立者而不名則以不當代其位故不書其名以終之也國滅而不能復者則不書其名謂其世系已絕也其滅而復者則無公而生死皆書名凡若此者皆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非關賞善罰惡之言於名不名求有罪無罪則惑矣惟曹伯歸而不名義繫于自京師與在他國者不同若楚虔之書名以敵蔡侯般也衛燬之書名以楚虔何之而知其並滅而君也失地滅同好之說于古遺誤曰○凡

諸侯兄弟

正曰舊說諸侯兄弟例稱字故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字而不名然春秋因事立文因文見義未嘗以稱字爲例故有時欲明其親屬之義則曰某侯之弟某鄭諸齊年斷蔡陳昭等是也有時以國卿從事者則曰公子某陳公子招是也有時欲明親貴之義則書其次第或叔或季是也至於將立爲君則不書公子

但書其名鄭突齊小白陽生是也試出而自正其書夫鄭則但書其名鄭州吁齊無知是也皆為卿則曰公子某齊公子商人楚公子比是也

大夫名氏

正曰經書列國大臣皆曰大夫傳有卿大夫士之別說者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命于天子以經所書考之宋國之卿亦有再命三命之分如隱桓莊之春秋內大夫有受氏之卿如公子益師公子無受氏而為上卿者也然駭罷挾柔溺未賜氏而為次卿者也鄭有宛廕宋有齊萬亦如是而已劉氏微曰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侯爵秩爵秩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無駭罷挾是也何休亦曰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

春秋列國卿大夫

三

稱公孫思謂稱氏者皆上卿至桓公時稱公子鄭祭仲宋仇牧皆上卿也至莊公中年以後齊桓創伯列國爵秩益甚遂無不愛氏之卿矣惟諸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稱人有時必以名著亦不稱氏稱氏者齊魯宋魯簡蔡陳鄭八國之卿而已蔡楚雖大其未封爵處遠故皆從小國之例杞薛曹滕地既狹小爵位既降故與諸同班惟楚白莊王稱伯以後國卿皆以氏書則與上國等矣

卿大夫葬

胡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往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程曰吉凶慶弔諸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

書程氏端學曰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辭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杜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葬魯公者據彼國之辭也○程曰會葬者有書告書使名其不書使名者知是大夫自也大夫奉命出使適正卿不書名喚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果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劉曰諸侯何為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葬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又

同諸侯而卒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葬君何謂葬葬乃改元耶吳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葬葬一如君禮也宋春秋葬小國之君卒多不名舊說以為赴不以名或又以為史失之皆非也齊鄭等國無有不名者史何不一失之小國之事大國倍言

春秋列國卿大夫

古

何大國皆赴以名而小國反不以名如此疏忽蓋魯與齊鄭等國並密邇之邦邦交有常告終稱嗣必書其名以紀世次其他小國體勢不敵赴告難及史記其卒不記其名以示不得與等且我之思義亦不厚加於彼也及至後世彼之事我者有加而我之交於彼者亦厚故書名書葬不復拘前例矣○杜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趙曰外大夫卒不書葬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于君也程曰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集例跋語

右集例十五篇竊謂讀是經者持此以為衡庶幾無越思矣所

述先儒舊說皆釋其確切者無庸疑也至於自為說解意似創
然皆合全經而考之無一言之所依依者故避賢而致順致
聖聖終晦於岐出之見乎此外尚有歸納通篇攷女夫人稱謂
等項皆存伏大端也以其義易明集中解之不得舉例夫例之
說後人之見也聖人擇筆時豈嘗先有例以閉之若其從心不
踰之妙處所書而自成例後人舉以為說亦不得謂無中造也
其有變例則以其事獨異故因而異其文以書之非違於前例
有妨也前例豈前定乎正例其常也變例其間也惟說者以寫
變例為始生人疑曰夫內證無事補益無異解後有變乎苟
執之以疑正固失之而誤正以為變乃大失也是在學者循例
以達於解因文而通其義以見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已

春秋卷之一

邵山集古傳註

杜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隱公

正月合秋之義在於明王法訓後世也有國者之所首重莫
大於嗣立故托始於隱公見其於次當立而攝讓出於私意
一王也元年史不書即位盟會不嫌與小國敵夫人薨
一王也小書之禮出不書至皆緣於攝讓之故而不知非所
以爲國也卒聞親親尤後世所當鑒者此春秋首隱公之義
也

已卯壬午四年元年

參曰謂始爲元唐虞已然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古之帝王義
重自取而後儒遂目爲聖人之書法鑒矣書法蓋不在此
春王正月

參曰周正建子何以爲春四時先春歲首正月月改則春移
建子之月一陽來復故周以爲春也加王于正者言是今王
之正月也春秋一書無事不出於尊王況首舉正朔可以爲
魯史而不著明治統繫天下之其主乎不書即位杜以爲隱
攝君政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也○程曰春天時也
正月王正也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
爾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
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程曰凡盟內為主傳及鄆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
朝下大夫也○參曰春秋首言內盟者東遷以後之諸侯無
復遵先王之法制特信則義以爲邦而專事盟誓以相愛
而公始立與附庸結好而爲盟于蔑也儀父附庸之君魯
爲盟國當時有朝嗣君之禮儀父宜來魯矣乃公出而迎之
于蔑以成鄆好自謂居攝而執謙以接小國之君謙而不中
禮者也

五月鄆伯克段于鄆

孫曰克者力勝之辭鄆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
不弟也故書鄆伯克段于鄆以交譏之○參曰不言其弟責
段之不弟也既不言弟而猶目君不殺其兄弟之實也始則
縱之以成其惡繼則用兵以除其害無復君兄友愛之義故
以如二君相爭之辭書之謂之克言其徒以力勝也段固有
不弟之罪而鄆伯之失道亦明矣春秋之初諸侯兄弟之間
有如此者夫子豈能已于作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冊

參曰宰官名而人名喪事有冊以束馬束帛仲子不稱諡
明其非夫人也隱公繼室之子于次當立桓公仲子所生不
可謂嫡惠公欲以愛易序隱公追成父志謂桓當立而少已
攝立焉天王知其然故遣冊惠公因冊仲子是成其爲夫人
也弑逆之禍基諸此矣然天王失道其臣莫能匡正而奉命
以行是君臣有同惡也故傳名以示貶明乎所書之義而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正矣○程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
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

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大知人倫之本最當先正以夫人體
明人之愛亂倫之甚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正曰左氏稱宋魯有怨在春秋以前此盟爲始通則宋不當
以敵者會今宋以敵者盟公而宿亦小國之君也於禮爲不
敵故雖不書公見公之自中而與敵者盟失居尊之道均非
所以善其邦交也

十有一月祭伯來

程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
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
王臣不能佐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
以明其罪不稱使非王命也○參曰不可朝而不與朝故言

來蓋王朝公卿豈可以朝禮施之於侯國者言有所不順故

不言朝也

庚午年五年

春公會戎于潛

參曰春下不書王正月蓋史官記事有以事承時者本無月
故無客益也會戎于潛左氏以爲修惠公之好是魯與戎世
有交接隱公因而與之會春秋首紀內會而書會戎見戎儕
于列國等下侯伯公不能強于內治而與之私相會此魯之
所由積弱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參曰左氏稱莒子以向姜故入向此細事春秋不書然莒子
不能刑于寡妻而至於用師徒入人國暴矣故但書莒人入

向以軍之至于姜氏則置而弗道也首紀其端而書營人
向見當是時列國無大小皆擅師止以相侵陵是王法所
當治也

無曠師師人候

○曰曠曠師不書氏未曠族極而小國○參曰春秋記
向與鄭書人人向而書無曠師師人極其以著周室陵諸
侯擅國之罪也

武王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參曰晉請盟而公辭今復請盟于情為不當拒也列國諸
侯皆恃盟以結好又何禁于戎此春秋忠恕之道故傳曰復
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傳》卷之四

四

程曰傳稱卿為君逆以君命來逆夫人在魯故稱女內女
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
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有
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之兩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
○陳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
告女遭人偷之變者也伯姬喪在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
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劉曰婦人謂嫁曰歸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參曰伯左氏本作昂於義亦不可通此闕文也○胡曰凡闕
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如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

之墓卒不書葬之類是也有本陳傳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
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
子盟于密之類是也問疑而慎其餘可也必曲為之說則
誤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正曰此夫人三傳互異諸儒紛紛聚訟而折衷于穀梁愚意
穀梁後出見經不書葬遂疑二傳而更之不知不書葬乃
隱公以攝位之故不備夫人之禮以葬其母而同盟亦無家
會之事故史亦不得書于策如不書葬則位也穀書夫人乃史
官本君之辭子為君葬召曰夫人如謂妾母不當稱夫人
孟子而在則然矣夫子修春秋至此豈苟然而已蓋時攝從
宜之道也愚初玩其文意即知其為隱母倘無公羊可証亦

《春秋傳》卷之五

五

斷然主此也穀梁何經率顛倒至于如此乎

邾人伐衛

參曰傳稱討滑之亂滑段之子也鄭伯既克段滑懼而奔衛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衛固長亂矣為鄭伯者克其父宜撫
其子為之規畫處置則滑有以安其身而衛亦滋甘愧不此
之務而恃兵力以致討其何討之可名故稱人以斥之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參曰日者敬陽之宗也雖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謂其陰侵
陽也君子為之恐懼修省謹天戒而已且治曆明時此亦其
大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曰周平王也不昔葬魯不魯（胡曰周人來而魯不往合葬是無咎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正曰左氏本作尹氏姓當年相輔誅言尹氏下有誤梁左氏誤認爲君字公穀經文尹氏字是也但以爲周之尹氏亦未必然夫尹氏之見於詩者當周上時已爲亂臣未必至是然後卒也況卒而不名與劉卷王子虎異矣安知其非鄭之尹氏僞公穀歸者乎公在鄭娶于尹氏而昌其卒亦未可知然存秋一書若此類者尙有之存而不論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

參曰求猶貢也聘送葬之貨財也魯聘不入周來求之故書以彰魯慢而王室陵夷下求于侯國不能明法飭罰亦見矣

素集傳卷之六

六

曰武氏子者見其父有位於朝而其子聽命出使用以譏世官非公適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曰齊鄭盟于石門一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方無宋故鄭莊恃齊以敵宋雖齊宋間有盟好必多方離間使從己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許諸國交受伐矣春秋書之見二國相與之固祇爲不義之資也

癸未葬宋穆公

上桓王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范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則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

以彰其惡（陸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是其國之邑也）

戊戌葬鄭僖其君完

范曰州吁何以不稱公子諸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參曰桓公已五十六年州吁猶稱先君寵愛之遺意以弑其君所謂堅其心而求知之何者國人多朝夕之故哉爲人君父多疑寵愛之臣必不忠於國者也春秋書弑君州吁罔有餘

亦謂不早所之告矣

參曰據左氏稱未及會期間衛亂而遇清及下文伐鄭不異

素集傳卷之七

七

時則知此遇也宋公三聽州吁要魯以謀伐鄭公未之拒而亦未決許也夫弑逆之賊公明知其惡而不以討賊之義命宋公退而與眾仲私議之宋來乞師而解師之命不能行于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徇其請與之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參曰宋陳書爵君將也蔡衛書人大夫將也爲此東門之役宋鄭之怨自此深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參曰鞏不稱氏非上卿也公辭宋使鞏固請而行強君以不義也書會四國著其與亂黨合也上伐鄭附其東門五曰夏

事也此五國復伐鄭敗其徒兵秋事也經書自明說者以為

之非兩役春秋後記言乎賢者過之之論爾

鄭人殺州吁于濮
鄭人殺州吁于濮地所以處忠臣之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
州吁於濮地又使州吁之子殺於濮地一時而天地之
氣亦得其宜矣

公十二年春鄭人殺州吁于濮

鄭人殺州吁于濮而王之諸國立之諸國立之諸國立之
公出是得立此之謂以亂繼亂聖人憫衛之亂無已時故特
書衛人立晉以著衛人不請于王而擅置君不察晉之不可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八

以爲君而叛立皆非也詳味經意其請以桓向有子平說者
則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非也春秋凡立爲君者皆不稱公
子公子者皆爲卿者也故鄭突而齊小白皆不稱公子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胡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信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
爲之解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矢魚以譏之矢陳
也陳魚而觀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參曰弑而葬葬既訖也歷十有四月亂故也

秋衛師入郕

程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

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參曰考成也始成而祀也禮曰妾母不世祀乃庶子爲君之
禮也若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因無其禮也隱公追成
父志欲以禮桓爲別立宮以祭其母春秋書之譏變禮也稱
仲子而不益嫡妾之名正矣○胡曰六羽者六時也仲子
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闕奏文
樂故謂之羽而不曰舞也初者事之始仲子天子之體也
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爲
非禮其後祭公皆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
用六羽書初獻者明習用八佾之禮也
鄭人鄭人伐宋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家曰鄭小國而序乎鄭之上主兵也鄭見侵于宋當告之天
子請之方伯督其罪而治之今乃問宋鄭之隙而信鄭以伐
宋春秋所不與也鄭以伯爵而序于邦之下亦所以貶也○
參曰鄭人不量力窮兵以逞鄭人欲報怨輕舉以從晉人
賤之也至鄭以王師會伐則沒而不書知鄭伯以王師之故
而能左右王師王之末意也

經

孔曰與食禾心曰與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胡曰國以民爲
本民以食爲天詩云去其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螣記災也以
爲國之大事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言災
傷之事抑何其不講於聖經而誤天下後世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伋卒

孫曰公子翬城僑伯也孝公子高曰其子城係達嗣是為
哀伯自是終春秋城氏世預魯國之政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曰宋穆公愛國于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
已子馮出居于鄭賜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報平者侯伐鄭
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其連不解宋惠實為禍首昔伐昔圍其
其暴也

春秋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胡曰輸納也平成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城止
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題于清又與陳會伐鄭然則停宋為
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救之

春秋六年
十

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伯知其有間可乘焉是以來納成
以利相結解怨釋難離宋魯之黨也○注曰輸之為言必有
貨賄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自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
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鄭結停也

秋七月

杜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成歲也○程氏端學曰凡夏
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為一歲
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冬王字爾

冬宋人取長葛

杜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

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正
公殺皆言久諸備遂主其說以為圍之經年而後取愚謂
宋師若未退而鄭來輸平于魯凡人皆恥為之而況國乎即
或謂皆為之魯允其平而書于策當有救援之師不致鄭人
失地也儒者不達緩急不知兵事鄭豈有師徒歷境經年不
思所以退之者乎宋豈有暴師露軍選日寒暑而圍人之
邑者乎長葛豈有無盡儲蓄善守累久而後降人者乎東門
之役四國連兵祇圍五日伐鼓之師三國合攻應且見禽而
圍長葛之圍及期誤矣故杜以為上年圍師還而今年復興
師取之爾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七年
十一

何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
入嫁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者後為嫡終有
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
竟全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參曰不名傳史書小國從畧也

夏城中丘

程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
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
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
民力矣夏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後襲弒之禍昔弟見其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參曰因艾之盟復遣使以結好使公伐邾

李曰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為宋伐之者蓋鄭既結魯故緩於直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替邾罪正以魯之於宋猶未絕耳○參曰入邾之役欲救而不果今則始平而旋即伐邾見公之苟悅於宋而肆虐於邾也

大上使凡伯來聘

趙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

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禮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戊戌凡伯于楚丘以歸

參曰非國而言伐重天子之使也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賔于

衛衛不能為之捍於外侮而戎得以師徒伐之魯之以歸春秋備言見其來也無拒其去也無迫如行乎無人之境戎則

大道而諸侯不能為主敵愾失屏藩之義均之罪也

西歷五年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參曰有會期而請先相見宋衛為黨無意于釋鄭憾也瓦屋之盟議在此矣其以遇禮見者欲秘其謀也故雖不違齊命而終不與鄭成

月鄭的使宛來歸聘

正曰助說者以為鄭之湯沐邑也在泰山之旁鄭桓公嘗王鄭視故賜之助以為助祭泰山湯沐之邑焉此鄭桓公羊諸儒多從之而為之附會其說孔穎達則謂既有此邑因立州廟引劉炫之言以為邑內有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程子亦祇以為王巡狩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助愚以為鄭之有助當不如諸儒之論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其祀泰山諸侯咸與助祭鄭何得獨有賜邑十二年一舉其為時亦久矣諸侯從王助祭其為時亦暫矣豈其置邑于此鄭伯十二年一至供其時之湯沐乎且湯沐之名秦漢以來始有之春秋時未有也公羊以後世之名號釋先代之典禮殊欠雅馴且以為諸侯皆有更可替也東諸侯不下數十豈其

賜有多邑甚布星列于齊魯之間哉然則助之義何解乎當玩左傳可推尋而得其義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助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聘不祀泰山也鄭桓公為宣王之母弟宣王中興修其典禮重泰山之祀其意以為時巡而祭必需之十二年其為禮亦曠矣即古有祀之典禮未足以中其敬也故於其封鄭命之以代祀泰山則之助邑以供養焉母疏母數一以示如視岳祀之至意一以示寵嘉母弟之殊恩助雖遠于鄭鄭必有秩官以撫之至是而鄭莊意在結魯先王之寵錫土地有弗愛世祀有弗修舉以與人春秋書曰鄭伯使宛來歸聘左氏釋曰不祀泰山也諱責之意顯然而鄭伯肯君忘親慢神三罪莫逃矣若魯之不當受於下文見之書曰我入助是我之取非其有

魯之有許田杜氏之論確矣其未嘗明言易程子已言之
李氏本之說尤周詳焉○季日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
賄未固不足以致宋靈公夜以初結之初田近魯魯所欲得
而鄭遠控制為難用車以助魯以利併魯之術也然度其時
猶恐魯人不許故言易許田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
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所謂易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爾
庚寅戎人助

魯自桓元年乃卒易初田知此人助宋肯受而有之○參曰
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當書曰取言人者未
卒易有之未固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西

參曰傳稱齊侯卒平宋衛于鄭而說者以宋為絕鄭益宋之
怨鄭也深不欲與之成好而鄭伯亦知其有異志也故不與
是盟然二君俱未嘗明言于齊侯也故齊侯與宋衛為盟自
以為能成三國矣方盟而退鄭伯偕齊侯以朝于齊鄭之交
不愈固於三君之相與乎瓦屋近在王畿而宋衛不朝此不
王之所由來也

八月葬蔡宣公

杜曰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家曰與小國之大夫盟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魯莒有
禾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而魯莒之好將未合也今公欲

降心以釋怨而莒之君卒不至以平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
諱而不中禮者也

冬十月月無駭卒

參曰不氏未賜族也羽父之而公命為展氏蓋公子展之
孫也其後世世為展氏

丁卯九年

春大王使南季來聘

程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
以信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
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
甚矣○張曰隱公之時宰桓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

公之貴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朝聘之禮不行於王

室春秋詐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
也雷未可以見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電
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單之
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
應俱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
意矣

挾卒

杜曰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郕

參曰或云邲迫于宋賊以備宋也非時而妨農務無愛養斯民之意矣

七月

宋公會齊侯于防

參曰宋為瓦屋之盟在王畿內而不往朝于周不及鄆平鄆伯在王左右故乘其隙而加以不王之罪也前已輸平于魯歸勅于魯茲以王命來告伐宋知魯必從而齊侯亦怨宋公不終平鄆之約也故與公會于防以謀伐宋告以求濟其私爾春秋書之而不一言及于王命見其與擅興者無異也

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鄆伯于中丘

注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至中丘之會復偕鄆合謀而

參曰宋為瓦屋之盟在王畿內而不往朝于周不及鄆平鄆伯在王左右故乘其隙而加以不王之罪也前已輸平于魯歸勅于魯茲以王命來告伐宋知魯必從而齊侯亦怨宋公不終平鄆之約也故與公會于防以謀伐宋告以求濟其私爾春秋書之而不一言及于王命見其與擅興者無異也

大

決出師之期經傳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

夏衆帥師會齊人鄆人伐宋

參曰伐宋之役公將自行繫乃先期而往故經先書衆帥師會齊鄆伐宋著其專兵之迹謂其有無君之心也齊鄆稱人明其所會者二國之將也等列之辨其嚴如此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參曰帥師書衆敗宋者公知公之所用者即衆所帥之師也公既會齊鄆二君不待被兵之合而以速戰敗宋師其急於功利如此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參曰鄆人乘宋師之敗入其二邑以歸于魯鄆則矯王命誣奪之而私授之其罪大矣而經以自取爲文明乎魯以戰勝

爲功食其土田而私受之也以王法則不赦以邦交則兵端何日而已哉說者較量大小惡小惡非輕有也

秋宋人衛人入郕

宋人蔡人衛人伐郕鄆伯伐取之

參曰宋師既敗于菅喪其二邑未能即與三師相抗也然郕鄆之意不能少緩須臾故乘虛而入而衛人入之更召蔡而伐其屬國而料鄆伯乘其隙而夾攻之三師皆衛鄆蔡無害也春秋書之非與其用兵之奇捷乃著其報復相尋殘氏覆郕王法所不容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鄆人入郕

參曰宋衛方睦鄆所與也初鄆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並告蔡衛鄆鄆以衛故不會伐宋之役既罷齊人鄆人偕違王命

參曰宋衛方睦鄆所與也初鄆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並告蔡衛鄆鄆以衛故不會伐宋之役既罷齊人鄆人偕違王命

七

以討郕此交相倚恃侵小白利者也鄆固知伐宋之命非王之本意矣

已丑王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張曰二君同時至而不特言來朝者同日行禮也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今隱公于天子未嘗朝親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

夏公會鄆伯于時來

參曰時來鄆地會于時來謀伐許也許與鄆接壤鄆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而公與謀蓋鄆莊數以小利術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鄆伯入許

杜曰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陳曰以王命

討不庭頭因以為暴許無告者十有五年其矣鄭之專也
莊公介衛不告其罪也凡非其罪不告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曰人言終于路寢見鄭大夫而終乃止終也薨于寢寢不
正其終也薨不書地祇也賊不書葬無置子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一 鄭公 大

春秋集古傳注卷之一終

丹徒莊忠棧校

春秋卷之二 胡田集古傳注

桓公上

春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曰諸侯遭喪繼立者必於年正月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
國史因書即位于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今但雖實
正歸罪為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亦既實行即位國史
以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亦足以明桓之忍心害理不廢即
位以念先君實是賢也○程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
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復如其意而書
即位與文成等同辭其惡自有不可掩者所以深罪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集古傳卷之二 桓公上

張曰桓公篡立欲結外好以自固鄭當歸祔亦欲乘此機以
求許田故會于垂篡弑之人法所當討而鄭莊首與為會故
書公會鄭伯言出于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
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又曰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
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程曰隱公八年鄭使歸祔蓋欲
易許田魯受祔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
璧朝宿之邑先禮受之于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
正曰假田之說杜程論之精矣然聖人所書之意則猶有可
得而言者鄭賜魯桓之璧而索取許田魯欲結鄭自固而納

地致略一言而兩佔之罪顯著矣其所以望假者從其所執以通好之物而之之辭意於征取也謂之假則取與均為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杜曰公以冀立而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程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杜君之人人人當討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秋大水

程曰大水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害不稼收其害宜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有召災之實○

程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德而致陰沴有以也夫

冬十月
存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曰桓公無主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主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惟書反以著其誡孔父名也○張曰公子馮在鄭鄭莊欲納馮宋鄭屢伐伐華督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惟孔父故先攻殺孔父馮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

杜曰隱十一年滕侯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楊氏士助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此時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也○正曰十一年滕侯降侯旅見朝爵用朝天子禮因是得罪王朝故皆稱爵滕子薛伯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何曰宋公馮與督弑其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其味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亦本弑隱而立君子與同類引義小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程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參曰書四國會稷而直言其所為春秋不多見也宋有弑逆之亂而莫之討則亦已矣乃虛張討賊之勢取其賂而定其位此又與於弑逆之甚者也故聖人直書其誅貶嗚呼嚴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劉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郕大鼎何郕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為子孫藏御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郕大鼎○程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明不當取也以成亂之辭器與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強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正曰左氏以為不敬其過之大小雖不可知下書入杞魯敗於此也杞本侯爵稱三恪至其降爵當在齊桓糾伯之時故莊二十七年書杞伯焉

春秋傳伯有于鄆

杜曰武王始信號稱王蔡姬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季
曰蔡姬鄆國古在楚北境而鄆尤近是時雖通始信稱王
蔡姬自漢魏先患之故為聖王而會蔡姬于其國不知蔡姬
鄆不遠慮不足與謀後五年鄆侯齊離齊魯益日迫于
楚而鄆亡于周公之後矣

九月

此年人紀八年伐邾其辭雖客而罪有餘也夫桓欲君
莫入莫伐而已乃人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我盟于唐

季曰懼戎為患復修舊好

冬公至自唐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四

杜曰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不書至者
告不告廟也○劉曰易為或至或不至至禮也不至非禮也
君行必告于廟反必奠而後入

桓公十三年

春正月

杜曰詳經意直以桓公不顧王法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耳
○程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
齊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參
曰桓公之世不書王者十四年是聖人之表正其罪也聖人
之作春秋年時月日使史策之信而加王以示尊王則聖人
之垂法也故得有所增損以見意桓之弑隱考于傳而後知
考于經而未之知也堯不書地知其為弑矣而未知誰弑也

公之初立書即位說者以為知其惡而書其然則以謂喪

繼立者猶是史策之常也夫史策以明正其罪也元年書王猶
春秋之常法以為王者雖然在國法當討于桓也二年書
王以明其有弑逆法當討于桓也○桓公弑也春秋以天下
為一書王以內外異法為二書王以桓公弑也春秋以桓
公弑定宋桓公成而公之位愈固矣孰從而討之聖人於
魯為臣子不當明書其惡迹苟終隱焉而無以正其罪是私
其无君而謂王者之法也其何以秉大義而作春秋故自三
年以後不書王焉見桓之無王而立乎其位也誅昭之義不
亦深切著明哉十年書王十數之終也王法不終絕也宜其
見討而猶莫之討也故自是以後復不書王見桓之依然無
王也迨十八年客死于齊無王之罪已伏天誅是王法之所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五

當時也故書王于終以正之蓋桓公之弑傳兩羽父反諸公
于桓公弑則是桓主乎弑也主乎弑者惡之極故春秋誅
責之也王為命而猶不稱天則誅責之義嚴于既死矣

公會齊侯于鹹

杜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張曰亂臣
賊子與會而為婚者齊侯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會于油

正曰齊命之文荀卿以為善之歷代諸儒因之愚考其所由
蓋不始于荀卿實始于左氏左氏作傳有事可紀則紀其事
無事可紀則據經文斷之故于此斷之曰不盟據所命何事
則無稽也公羊與其詞而附益之曰齊命近正也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穀梁又變而附益之曰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據

此淵源何怪諸儒咸以為善乎然亦有一二特見者如劉敞則謂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張洽之對朱子則謂諸侯上僭齊衛勢敵彼此相命以成其私意俱載雖適從焉愚謂劉張之說近是而未得所原仍不足取信于後試再釋經文証以史事庶幾得聖人所書之意焉余得天下改命為制之語是制謂之名一代未嘗有也臣之所行于天下者謂命命是其大目也諸侯受命于天子命止行于國中故惟天子得以命諸侯而諸侯不得以相命今為侯仲會而侯王補以言事也所言之事必天子所以命諸侯者聖人責其不聽命於王而私相命以為是于天子之大命也故明正其爵貶言其命以制其無王之罪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參曰杞微弱國既被兵猶因郕以請成于魯而公會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謂日既盡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止曰翬稱公子桓德之進爵為上卿也○汪曰翬為桓執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不待貶而惡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參曰據左氏逆紀伯姬傳曰卿為君逆也此齊侯送女傳曰非禮也上卿送之是賢之往逆猶為得禮而齊侯送之踰境為過於禮也

公會齊侯于讎

張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侯愛其女之過至下此而而送之遂使齊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讎特往會之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其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曰告于前也○不書以至於齊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讎○張氏謂曰自會至來聘咸其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詳其始○參曰文姜始至迎送之間雖未盡合于禮然有倚於情而流於過者無有簡於禮而失於不及也聖人詳書之見其為夫人也名正而實順矣宜其躬執小君之禮專主內治奈何肆為不道如後之所書云云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杜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有年

正曰年穀順成人民安樂有年之書史之常也聖人修之則有年不悉書謂天生物以養民其常理也今桓公甫立三年而經書有年說者以為僅有年者是也蓋元年大水其為無年可知矣五年旱六年非時而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水皆微惡見自此有年之後其無年之多又可知矣桓行逆德召災病民他年之歉可憫也此年之有可幸也聖人重民命書之以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

十四年

春正月公簡于郎

孫曰時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怠危治不怠
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
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饌
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虐
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
深戒也○程曰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議遠也

夏天王使季康伯糾來聘

參曰季太宰也聚采地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例書爵而名
之貶也桓公弑逆天王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其責當在
天王而移其責于宰者蓋糾位高職重宜其以禮匡正今乃
承命而來可知其為阿諛順旨不忠不智而不足為宰所以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八

不貶王而貶宰也

杜曰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
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他
皆放此

對曰何休曰下去一時貶天王之失刑非也史有遺缺日月
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曰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
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參曰書二日先儒以為闕文甲戌之下有脫事焉傳稱公疾
而亂作化殺太子免當在此時此亦以意度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杜曰外相朝皆如齊欲被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劉曰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齊欲攻之鄭伯助之以朝往
為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齊不朝乎卑大不朝
于小不重其為詳以圖人之國作若此則然疾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曰仍叔之子云者歲世官非公也也古者世祿而不世
官周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
敗矣延至季世小人得位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
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患處于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
為之者則其後世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子仍
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
居公選之列以敗亂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家曰宰糾名貶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九

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責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
為貶皆以告其獎通之罪也○參曰寵用幼祖施惠與通一
舉而兩失之其責則在仍叔莫能回救之過也使其子而繫
之以其父與名糾之義同春秋以為王綱之不振非獨一人
之咎苟在朝者咸與有責焉耳

梓陳桓公

城祝丘

高曰祝丘齊魯境上邑齊將戰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人之侵
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參曰王自將以伐鄭而能合三國之兵其不能以上命令方
伯連帥可知非復威世之征討矣三國稱人貶其不能為王

敵愾也然春秋之義時王為大故不先序主師而特言從王見三國之人猶知從上之義而君臣之分不終絕于天下也書伐鄭見天子尊其罪而三國從以伐罪在鄭伯可也戰于緡葛不書以天子之命非鄭伯可得而仇也敗績不書以王者之師非諸侯可得而禦也夫鄭伯以不朝之故致王親往之又拒而不服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大方

參曰春秋之記祀典皆謂非常者也月令大雩常用咸樂天子事也諸侯亦有雩祭蓋雩于山川百神每歲行于祀已之月遂為百穀祈膏雨常祀也常祀不書故經無六月雩者他月因旱而雩則為非常故書魯僖天子禮樂舊矣在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十

若其曆天子之失此大雩書於秋蓋因旱而雩春秋以其非時而書之志早也謂之大義僭也

程曰蝗也既早又蝗饑不待書也

冬州公如曹

止曰經書州公傳稱清于公未有一國二號者自當以經所書為正而傳所謂清于或其氏或其本國王命為卿士遷于畿內之州故得稱公焉程胡傳俱謂其嘗為王臣得稱公鄭莊亦嘗為左卿士矣何以經所書者但曰鄭伯也皆謂州國在清于之地萬不可通矣其書如曹為下文來魯而書也

乙丑王十六年

在正月寇來

程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臣大也故書之來來魯也陳曰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來朝疑於來來魯也曰來來魯也正月寇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古者君臣之國大夫服屬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為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定來紀侯大夫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杜曰齊欲滅紀故來諸謀○高曰以紀之微而盟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諸謀之功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十一

也誠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矣物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參曰大閱簡車馬之名也古有其制冬則行之今魯懼齊鄭而以非時閱兵車故書胡氏謂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却倒說了即遵信周禮亦是先大閱而後狩此大閱並不狩

蔡人殺陳佗

參曰佗殺太子免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其為君以其見討名其為賊之義也蔡人殺佗而立厲公厲公蔡出也殺之似為私然而春秋與之不書人陳蔡人不用師徒也不書殺之地是殺之於陳也蔡人不煩兵而已殺其篡立之主是陳人不欲佗以為君而樂與蔡人殺之也故書曰蔡人殺陳佗于蔡以討賊之義而又以罪陳人之不能討也春秋之作首

重司適簡直曰昔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能無懼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曰所以吉此公生者感應而之也生子則正故吉之○映
曰子為子生以天子生之禮

冬之侯來朝
宗曰夏會于葵冬又來朝紀之求援于魯至矣卒不能有益
宗曰誠亡存亡之責紀之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國存責存
宗受鄰國之朝莫之或採也

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曰焚火田也譏盡物也○參曰去秋大閱今春火田見桓
公志于觀兵肆行遊獵非安國恤民之道也

夏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穀伯來朝鄧侯來朝

故書名

秋冬閏見四年杜注

八年

春正月己卯祭

胡曰周官大司馬然以中冬今以春正月何也周書以周月
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曰命魯主昏也魯將為紀謀納女于王王使家父來聘言
娶於紀也○家曰天王下聘逆人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
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盡於前不貶猶貶也

夏五月丁丑祭
程曰正月既祭矣而非時復祭者必以前祭為不備也其黷
亂甚矣○胡曰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趙曰儀父益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
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桓
公欲其然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知終不即至之十五
年因平人為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以是知義
之果可恃也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
不書帥以見貶

冬十月雨雪
程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為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
王后以二事出者也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述紀於是為之謀傳納女 公事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繼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繼紀今祭公求受魯王后晉王后晉自凡不得紀紀傳
六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春秋古傳註卷之二終

西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三

邵坦集古傳註

桓公下

成王十九年

春秋卷之三終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繼紀今祭公求受魯王后晉王后晉自凡不得紀紀傳
六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公其能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周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皆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三

一

君之禮一等未晉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
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朝於天子不敢後時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遽攝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
其禮亦無時曹伯有疾何急於朝而後世子攝哉大位茲
之寵也危病邪之何也世子君之試也當享而射姑嘆踰月
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曹伯之過也世子苟焉
以從父之命又豈孝子之盡道以事親者乎

己丑王十年

春王正月

胡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益數也天道十年亦一周矣
人事十年亦一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
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故十

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言高侯于亂王弗遇

胡曰衛初約魯爲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自耶之師言曰弗遇惡高侯之失信也

冬十有一月四年齊侯鄭伯來戰於郎

趙曰言來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言敗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不能處而不論而以出君易死尤大惡也鄭曰此無寧字矣

公子父爭二十二年宋鄭交伐連兵備怨皆始於此○正月

左傳祭同人仲是有祀於莊公使爲卿克段傳有祭仲交質

仲有祭星爲傳有祭仲是古人例名或多一字或少一字

往注有之此謂祭仲蓋止補其名之一字非傳其字也其曰

祭則因其本爲祭封人而賜族曰祭使爲上卿也謂稱字貴

命卿曲說也

突歸于鄭

冬曰子例公子突未爲卿也曰歸自宋歸也宋納之故與祭

仲俱歸其不言祭仲者舉突爲重也忽未出而先書突歸明

突歸而忽忽其莫也不繫鄭明突不宜有卿也

鄭忽出奔衛

參曰忽繫鄭明忽之宜有鄭也○蘇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

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國人附大國不

援以至於出奔故不成其爲君也

宋公不陳侯蔡叔盟于折

且宋公大夫未賜族者○孫曰蔡叔蔡侯弟也○參曰宋

人既誘祭仲而執之與之盟立突矣又與三國爲盟約其定

突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參曰魯以大夫會盟于折宋公猶以爲未得魯君之會也故

至于夫鍾而公往會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闕

參曰宋公歸自夫鍾責賂於鄭而鄭人不與故復結魯以圖

鄭來會于盟

春秋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黃子盟于曲池

參曰紀黃小國見公數合諸侯有禮而兩盟故未至魯壇而公會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參曰公之欲平宋鄭於下二會見之左氏逆探於此公尚未之明言也宋莊欲結前二會之好復約燕人與俱已有連兵伐鄭之意亦未之明言故三國遂盟以結好其欲交相為援之意則同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春秋左傳卷之五 桓公下

公會宋公于虛

參曰宋之所以會魯者怨鄭背已而欲結魯以圖之也魯之所以會宋者將為鄭請而欲平其憾也二君意不相侔故數會而成未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黃氏正憲曰夫鍾離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也虛龜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也

丙辰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參曰虛龜再會而不盟宋公辭平也武父一會而為盟謀將伐宋也鄭伯聞宋之辭平急欲得魯以為援而魯桓亦憾宋之不從已故與鄭遂盟公之所以結鄭者亦欲其背齊而共

援紀也

丙戌衛侯卒

參曰上書丙戌是十一月丙戌見魯與宋之連也此書丙戌從起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參曰宋人辭下聘未加兵於鄭而魯鄭已興師伐宋所謂生人之兵也然魯侯之義用賢治不肯不以亂易亂宋雖可伐而魯桓數與盟魯師突乃其所立何遂舉兵以相向乎故書師書伐而而書戰見魯鄭之情互也不稱與鄭伯貶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參曰去冬魯鄭伐宋宋人憾之故與齊合兵不先宋而先齊者明是齊侯伐紀也伐紀者齊之本謀宋欲報怨而必借齊伐紀者知魯鄭必救紀欲致其師而與戰也戰不書地于紀也以四國之眾而師敗績曲也豈起於宋而以齊紀主是戰者聖人重滅國著齊侯圖紀據諸侯以合戰之罪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魯桓王二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吳曰前年魯鄭救紀而敗齊宋之師蓋齊宋之報怨也故

為會以謀之曹公故會鄭于其地

無冰

胡曰古者載冰以節陽氣之盛亦輔相變調之一事也今建子之月燥而無冰則此治強強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案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參曰夏五或以為舊史有闕或以為修經以後傳寫脫漏如其舊史有闕因而不益是聖人之慎也如其傳寫脫漏則亦無從稽考存而不論可也皆傳疑之意也何必執一之乎鄭伯使其弟諸來盟

案曰盟于武父既合兵以救紀魯鄭親矣今年春復申好于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下

六

曹可以已矣乃鄭伯以篡逆得國惟恐魯援之不固也復使其親信之弟以來助盟於是猶以曹之會未嘗盟尚不足恃也春秋治其以私意交隣故直書使其弟諸議其同惡相濟故書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參曰災之三日而遽舉嘗猶未及平嘗之期也魯之君臣何急於祀先如此蓋因御廩大變必有譏之者以為害於案盛將無以奉宗廟且大怒神怨此其見端也桓公不知恐懼修省而汲汲焉以自媚於神速舉嘗祭謂御廩雖災固無害於祭也左氏以為書不害魯人之私見而為之說也非春秋

之義也聖人所書之義謂其非時而舉以災之餘而祭則不敬莫大乎是且非所以消災變之道也

冬十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參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用也惟天子得用諸侯之師列國不相為用也若私用之則為之用以伐人國則大亂之道也人合族以來諸侯連兵攻伐者多矣皆不書以其非一國之志也突與其兄若齊衛陳蔡皆兵以討之則有名之師也不然而替罪於宋問其所以立突者宋亦何辭以對乃皆不出此惟宋以責賂之故徵師四國四國苟焉以從是宋以一己之私怨挾四國之眾以求逞於鄭其矣宋之專也故特書曰以以著其首惡四國協從均罪也故與宋俱貶而稱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下

七

人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下

春二月壬戌使父來求車

參曰書天王使來求車則知魯之職貢必有缺入者王室微弱特遂其辭曰求車豈誠財用不足貪求無厭哉春秋於內之惡皆婉辭以見義觀其所書而無王之罪見矣至於魯當供車與否王朝求車何用或託車以為言或因王疾將弱而備喪具皆不可考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田奔蔡

正曰突齊僖公以其君鄭故稱鄭伯突避祭仲而田不言祭

仲逐之者凡諸侯出奔皆彼逐而奔非自奔也春秋一以自奔為文者所以立君臣之大防不使亂臣得以加惡於君也然書君奔而逐君之惡自不容掩矣突出則能復而經書名者以其正本不止有正者代立其位宜自此絕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曰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孫曰稱世子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陳曰忽實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突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實而已矣○參曰忽因突出而復歸春秋原其始而稱世子謂是君終而未立者避亂出奔今復歸國宜立乎其位也惜也其不能據全鄭使突得入也有國四月而已

春秋左傳卷之八 桓公下

許叔入于許

參曰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莊公奔以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則固嘗許而未絕其禮祀也所少者未得正位於其國都耳今鄭莊已卒公子爭立許叔乘其亂而遂公孫獲入其本國是謂有興復之功故書許叔謂其兄終弟及宜有許也書入而不曰復入謂其自許東偏而入非從外入也春秋之義以興滅繼絕為大非逆而取之則宜其與之也與叔而鄭莊之禍許至於今十有五年其罪亦著矣

公會齊侯于艾

高曰齊襄公嗣立復通好於魯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劉曰季孫之族見也與邾牟為無異季孫之貶輕而邾牟為之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季孫是也○天子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唁修臣子之職而方蒲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猶是所以責之重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張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魯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鄭獨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異又以見忽魯儀之為君者未矣而不足紀也○正曰櫟鄭之大邑入櫟則未盡得鄭也而遽書名以忽之歸仍前不能君也忽不能君則突雖入櫟其有鄭自此始矣栽培傾覆天之道也推此固存聖之訓也春秋何容心哉所載皆經國要典

春秋左傳卷之九 桓公下

國不二君於是忽立四月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國人有疲童之刺將不能有鄭矣突入於櫟而諸侯助之國人君之春秋書名以著其失國四月始復有鄭也○以突亂故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參曰地而後伐先行會禮而後伐也突入櫟以逼忽諸侯苟顧順道之理伐突以定忽斯義舉矣乃志在納突以四國之眾而攻偏安之鄭猶且弗克師之曲也故先書會而後言伐以著諸侯之蓄私謀而亂正也

西元年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杜曰前年冬納厲而不克故復謀伐鄭也○張曰於此又載

蔡與同事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程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呂氏大圭曰
會於曹蔡先備伐鄭衛先禁杜以爲後至蓋當時諸侯皆以
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禮春秋因事紀實以
見當時之風無復禮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勦勞於鄭突也

冬城向

趙日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爲己有
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謹志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十

家曰朔謂殺其兄而居其處因以有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因欲逐之而立黔牟春秋書名以奔之以其殺兄篡國罪
固當逐蓋之也莊六年王命子突殺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
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
君也

成二年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參曰艾之會齊既通好於魯故今年公欲平齊紀齊侯亦欲
納朔遂偕紀而參盟于黃也盟非春秋所貴刑牲歃血之文
豈遂泯其爾虞我詐之情哉至夏而還戰于奚齊之不信於
魯是滅紀之先聲也傳稱襄公立無常不誠然乎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家曰隱公初立即爲蔑之盟桓公十有七年始爲此盟蓋魯

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見伐十五年乃與平葛來朝至
是始會而盟稱曰尋蔑之盟儀父之不苟有所附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參曰齊背盟而伐魯桓公但教疆吏以守備是齊人爲志乎
此戰也故不書伐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伐我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李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正曰蔡李桓侯之書於春秋說者以爲不書名而書字不書
奔而書歸爲蔡李之賢桓侯不書公而書本爵爲蔡李之賢
而請諡是皆以意造作不衷於實而可信者也愚謂蔡君乃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上

從君以次而稱非字也十一年折之盟有蔡叔在焉則知此
時所立之弟獻舞即蔡叔也季何以當立季之去其與桓侯
有所齟齬而去歟今此之召而歸在喪既踰月固非爲嗣立
而召亦但爲親視而召耳二月而葬桓侯非禮也魯謂賢者
爲之乎春秋諸侯無大小葬皆稱公惟此一稱侯遂以爲請
諡於天子夫周之舊典今不獲見然考之於史確有可據者
參得天下以爲周有諡法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
其除諡法此不可以証諡爲臣子所定乎請諡之說不過據
貞惠文子之事而比度言之耳他無所考也衛文子之事亦
祇恃君寵愛而爲之耳豈遂爲周之鉅典耶若謂稱侯爲請
諡則宋之稱公豈世世請諡耶且侯爵稱公祇傳一級而子
男稱公則踰三等豈小國之放肆三倍於大國耶而謂春秋

書公以著其僭則二百四十年間雖無大賢侯豈遂無次上之賢遠過于蔡桓者乎名卿大夫豈遂無過于蔡李者奈何皆問於其下耶諸儒之為此說者特以其可明尊王之義近於理耳不知欲明尊王之義自有大經大法因從違以定褒貶不在此一字之異也其有謂字誤者是也至於蔡李之得書春秋非無所謂也缺舞之立十一年即為楚虜在楚又九年此時蔡之宗廟社稷非李其誰祀焉李之居攝者九年而缺舞竟卒於楚李立其子暢是為穆公以是為蔡之社稷臣也故錄其歸

及宋人衛人伐邾

卓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而伐邾故止書及以著其反覆之罪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主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丑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參曰桓公終於是年無王之人已沒故復書王見王法之永存而試逆之罪王法之所不赦也

公會于平陸

杜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梁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梁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呂氏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髮不敢越者也夫豈強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在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欲歸

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智帥人者也智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汪曰不言及而言與及者以尊及卑以此及彼皆及者為主與者相與而不相屬之詞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天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正其咎可知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胡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主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參曰隱不書葬而桓書葬者桓公戕於齊不得以本國臣子弑君為例故書葬非謂可以釋讐不復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三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四

御批集古傳註

莊公上

成王元年

春王正月

孔曰無事而空書首月見莊公于此月雖不行即位之禮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謂此月公宜即位而先君不以其道終不忍言即位也問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曰姜氏齊姓于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義○祭曰夫人孫如齊而齊孫于齊誅絕之義也不曰姜氏謂其與齊不為親也同姓宣淫尚可言其姓氏乎于其去魯書曰孫于其往齊創姜氏見其無地可容也

齊魯舊集卷之四 莊公上

一

夏單伯送王姬

正曰單伯天子之卿單采地伯傳也王將嫁女子齊命魯主其昏禮使單伯送至魯而後歸齊不言王使者王不自主也春秋所以紀之者見王朝不察襄公之悖亂反與為昏魯有不共戴天之讎反受命為主奉命而行使于其間者單伯也夫按正之術矣○單伯諸儒皆據經文書會書至遂擊左傳而以爲魯臣不知公穀命大夫之說原屬無據諸侯自分封以來大國三卿爲天子所命故卿曰命卿皆諸侯自擇賢才而任之既已受爵卽爲魯命後雖有罪國君不得而專殺之必請於天子今謂單伯爲魯之命大夫單氏之字則文十五年有單伯豈其子若孫可同于祖父之字耶謂後之單伯亦命大夫豈其子孫皆賢足當天子之命耶抑一命而子孫

世襲耶此又無其制矣其言曰午氏或於單子爲周臣故云爾彼爲單子非單伯也不思單爲斯內邑名天子封爵或曰伯或曰子因其功德之深深而命之非單邑止可稱子不可解伯也如祭邑前有祭伯後有祭公彼何不一之也有謂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等于郵書單伯會而不以單伯齊侯列序則其爲內臣明矣不知春秋內尊尊周有魯之君臣則書曰公谷或某人會無魯之君臣在被則書曰單伯會齊侯等于某見其以王臣而來會諸侯非諸侯之要結三臣以會于屬

同之體未爲失也又有謂單伯至自齊既爲王臣安得告至於魯不知彼爲魯事而來被齊人執不書其至於魯史豈其久繫于齊而不返耶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安得以愚此說告之據經擊傳洵爲特譏然于公穀則可矣

齊魯舊集卷之四 莊公上

二

欲擊左傳勿輕駁齒

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曰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張曰築館所以爲王姬之舍以待齊侯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於外者知哀痛哭泣不可雜于吉事故築於外也然桓公戕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于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人以築與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辜也○恭曰或疑夏送秋築館不已後乎不知此築館乃魯人特起之見故春秋書之以明其雖築于外猶爲未安豈必館先成而王姬始至以居之王姬之至必有常所秋又築館于外者爲齊人來逆時之用也何妨既至而後築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張曰莊公王姬之昏故王寵嘉其父遣使錫之策命然桓叔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哀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參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大王今不書天見其所錫之誣也

王姬歸于齊

孫氏覺曰不書來逆者視迎常事不書齊與魯為隣國而魯主其昏又在衰經之中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而天王失命也

齊師遷紀邢部部

三

參曰邢部部紀之三邑也齊取而有之以云遷蓋陽存三邑之名徙其官署器用于別境而陰收其土地人民如此則必用大衆故書齊師雖不遠滅紀而滅之形成矣紀為魯甥又王室姻戚齊娶王姬而魯主昏旋興師以追紀非但無魯並無王矣其暴不已甚哉

己丑王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參曰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杜云國名公穀皆云邾別邑然未有伐邑而不繫國者杜註近之其所書之義或云罪莊公非所伐或云罪莊公初年即委政慶父以釀禍端亂本然傳

無其事未知其所以伐之故何從而決其是非也姑問所疑

參曰魯王其嫁故齊人來赴來赴故書卒或云比之內女或云公為之服皆非正義其書之者謂莊公宜與齊絕今乃因王姬而親厚若此非徒親王姬也實親齊也如不同天之恨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祿

胡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祿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或疑子不可以制母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

齊侯會齊侯之西莊公上

四

莫不侯命夫人徒往平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

齊師伐衛

參曰溺魯大夫未賜族者伐衛納朔齊志也魯何以與之會莊公尚幼謀國之大夫知有勢而不知有義主王姬之昏聽夫人之會與齊親矣故復與之伐衛皆庸臣詭隨之行君子之所深疾此春秋書溺之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薛氏季宣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孔曰季紀侯弟鄒紀也也齊之謀紀久矣前年遷其邑國有日夕之危紀侯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鄒使事於齊大夫之後季為附庸先配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弗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為紀侯大夫張本也紀侯之後叔姬歸于鄒明為附庸猶得專鄒故可歸也以叔姬歸鄒知鄒為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胡曰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忠則春秋貶之則則書名書奔今季不書奔不書名見其迫於強暴奉命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乎是無譏焉入者難辭也

冬公次于滑

齊魯春秋之旨莊公上 五

祭曰次者止宿之名師過三宿曰次言久於其地也公往會鄭伯謀共救紀而鄭伯辭以難故止書其次滑見公此舉為無益之行也

莊王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臧丘

孫氏覺曰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亦不書以會為重則享不足校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於二國之間會已不可況享乎以享為重故背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莊亦不免於罪也大飲賁曰享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鄒伯遇于垂

許曰齊魯陳鄒遇于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祭曰齊知魯之援紀不可回也然非得陳鄒之助亦不能獨援故託於不明而會者以見陳侯鄒伯令勿助魯則取紀之謀成矣兩君相見而曰遇春秋猶諱之況三君乎其為簡畧變詐亦甚矣

紀侯大夫其國

張曰自桓五年齊鄒如紀以至莊三年凡開紀之存亡者一佈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夫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也○祭曰前年使紀季以鄒入齊已有去志然宗廟社稷難以輕棄故猶遲之及魯君次滑而鄒不應陳鄒遇

齊魯春秋之旨莊公上 六

垂而聽於齊然後遲難之議決脫然而舍去聖人通其不得已之情書爵書去書其國見其無自取滅之罪也不詳所如而特書曰大其以去之京師而依於天子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孫曰紀侯大夫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併其國葬伯姬以市恩甚矣齊侯之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雒

祭曰齊侯稱人貶也哉桓公辱夫人乃罪大惡極之人無時焉可與通也禮節二年姜氏會齊侯之處也莊公釋不其戴天之憾與之會獵於此徒知佚樂而不知內慚此之謂失其本心故書以示譏

莊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祭師者衆多之地不授人知而直往於此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記惡喪戚固不能爲夫人諱也由會而享由享而如師已甚愈甚之辭也

秋鄭黎來朝

孔曰鄭之上世出於祁國譜云祁祁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祁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祁子○王氏孫曰祁國小故與介同稱名祁猶有禮故不止言來而兼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 莊公上

七

程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陳曰不言納以朝人爲重也入則不言納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范曰徐乾曰王人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命以貴之○正曰杜云稱字以其加子也徐云加名以其稱突也愚謂稱名爲是加子者乃春秋稱美如子夏之例書王人者見其出於王命也子突奉王命以存衛卒而拒朝如是則王命所臨宜其莫敢干矣故不言帥師正也言救非正也有不用王命者而後言救也諸侯苟順順逆之理問王命而輒止伐衛之師則廢置之

桓公之天子違逆之賊彼有退避不卽爲有道之世哉惟五國之意納朝以固其私恩抗王命而拒王師使子突此舉空存救衛之名而無其實則救之者未嘗不善而伐之者亦不害矣

夏六月鄭侯朝人于衛

劉曰朝同官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爲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六國之道也爲此乃非所以復也○正曰朝有殺二兄之罪往逐出奔黔牟之立王命之於諸侯之約王命之矣乃以抗拒而入肆其放殺是與而已矣

秋公至自伐衛

祭師者衆多之地不授人知而直往於此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記惡喪戚固不能爲夫人諱也由會而享由享而如師已甚愈甚之辭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 莊公上

八

鄭

冬齊人來歸衛俘

高曰朝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賈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俘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爲首惡○胡氏銓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衛俘以見諸侯之違王命本志於利也

莊王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孫曰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張曰蓋王邇將終而霸統

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正曰天地之運數與人事相表裏人生而父子相繼之際不
過三十餘年故論者以三十年為一世及其易世而氣象有
變者天地之運亦皆是而已矣故春秋所紀天地之變異
不出乎三十年上下之間以為兆端應感之始其識於幾先
者微矣自入春秋以來三十六年王綱不振諸侯放恣雖極
廢亂然而王迹猶未盡熄諸侯各不相統今天著其象常見
之星當夜而隱至於夜中星見矣而阻墜之多如雨此非常
之變也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以言乎遠則刑罰內侵王道
終而蒞功伊始越一年而小白君齊矣

秋大水無麥苗

杜氏諤曰入政以食為先一穀不登曰歉莊公不能以禮為

春秋左傳卷之四 莊公上 九

國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
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張曰周之秋今五月麥熟
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同之大事故
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曰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乙丑年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曰期其伐廊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祭曰慶父
在而稱師師與大夫敵也書大又書侯深責其無名妄動之
罪也

甲午治兵

程氏端學曰自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
之於不測已之除則師出以律矣今魯師輕次于外俟陳蔡
而不應眾心離散然後治之未矣

夏師及齊師圍郎郎降于齊師

張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郎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富
親者莊公忌親而志于取郎始俟陳蔡而不來然後要齊以
圍之郎所以不服齊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隣而貪
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不同心敵遂得乃同之魯師之出
大無功也故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秋師還

胡曰書師還讖役久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不至
圍郎而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病民莫此為

春秋左傳卷之四 莊公上 十

甚矣○正曰春秋凡書師皆公不在軍之辭今先儒據左氏
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遂謂公亦在軍稱師為愛例不知
慶父之請自軍中請之於朝公之不可自朝止之於軍故往
反稽遲至秋師始還也若在軍中不可則疑即還矣不待秋
也春秋所書之意議其勞師於外與鄭棄其師祇一問爾其
不書慶父帥師者猶制在公也若書慶父則專非慶父矣此
罪廟謀之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祭曰無知不稱公孫非卿也○陳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其
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
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乎故者也而無知
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張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

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獲公之積惡不可掩考其即位以來所著齊事無非匹國公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有餘殃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註

春秋集古傳註

春秋集古傳註

春秋集古傳註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稱故以大夫稱而不名無嫌於仇昔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命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春秋集古傳註

春秋集古傳註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左氏本作子糾証以經文後稱子糾不應前後互異故仍從左氏經程子以小白子糾為襄公之二子考襄公之立在此位十二年立五年而始娶王姬又一年而王姬卒則嫡子之有無未可知也若以子糾為襄公之長庶則必生於王姬未歸以前十餘年則襄公太長恐非王姬之匹也且倍之在此位三十三年則襄公亦未必甚長恐未有此二子也自此年至會于葵丘計三十五年而桓公已稱王矣則小白之少於襄公能幾何故說鮑叔牙當亂未作即奉公子小白升莒是襄在日而其臣奉其公子以外則可謂大駭恐無此情事也如此則以為僖公之庶子者是已倍之庶子何者有臣以奉

之益鮑叔夷吾之事見襄公無道必不能久於其位見終弟及則二公子皆先君之國也各本一公子全身遠害以爲將來親國之計耳然則二公子孰長曰先偏謂糾兄者是也夫以夷吾之智名器之德不本長而本少波知其不然矣且以子路子貢之言觀之更有可信者皆曰桓公殺公子糾則是殺其人而奪其國之詞也故二子皆憤其殺而責管仲以死也若使糾弟屬國無害於桓公之爲君而於其來爭拒之是矣既殺之而子路子貢亦但以桓爲忍人將置而不論也何皆切切於名義之間向夫子而致辯哉至鮑叔之奉小白又自有說鮑叔之智固不及管仲而其平小白卒能有成功則千慮之一得也彼固管仲於二庶子之爲人惟小白能得衆則以次之理或考定也是又鮑叔之獨見也公納子糾

《蔡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二

而先言伐齊者齊大夫背就之盟逆小白而拒子糾故伐而納之也凡言納者皆內弗受之詞糾繫子明其罪嗣也小白繫齊非子其當立者其有齊人之內援也二子同時爭國小白有內援故得先入先入故得有齊人者國逆之文亦竊入之辭故凡有爭者皆言入也孫說得之○孫曰夏公伐齊納子糾其言齊小白入齊者小白爭立也言入者皆非世嫡

秋七月齊齊實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正曰凡戰皆不言公諱也出諱敗言戰乃敗矣此何以書敗結明不能納子糾也小白據國而爭立管納子糾而敗績故特書我師敗績以明小白之多助而子糾之弗勝也其弗勝者勢而已矣非義有不勝也故不諱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劉曰此齊人殺也其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國而奪魯人之師而魯人是取其子糾殺之而已矣○正曰前兩言大夫此則齊人非止貶齊桓並貶齊大夫也此年書齊事詳且悉者齊桓始立之不止也猶次爭立又賊殺其親以是得國而南諸侯侯其本固已失矣此其所以專事詭詞而遠於王者之道也

之說未

張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以齊之心故洙而泮之以爲防禦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蔡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三

丁丑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正曰案經凡內勝皆曰敗某師則許戰之說謬矣前年齊已敗我師殺子糾今復加兵於我師亦何義哉故經不書伐深疾之不與齊之加兵於我也書公敗齊師見齊魯之自此相惡也

二月公侵宋

張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鄙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高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參曰遷宿于別境宋有其故地猶存其祀故不言滅

宿自是亦微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夾于郕公敗宋師于乘丘

許曰齊桓始大未顯其民而輕用之是以而不志於魯○
宋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大見其難出之無名也次
未及戰而書敗見其以計敗之也齊方圖衛而宋以威脅
魯自敗意而詐謀以取勝皆非善鄰之道也故筆責之

秋九月制敗於師于葵丘蔡侯之謀

杜曰制楚宋死其目制一六二蔡侯以爲國號亦得二名
終雖公之世蔡侯書制侯之元年○書楚人伐宋以後常稱
楚也○蔡侯自方叔魯伐之後人存蔡侯之德故軍于不
作故也○吳曰蔡侯爲楚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至莊
十九年卒○李氏廉曰楚勢浸強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

蔡蔡侯蔡之五

四

而制亦執禁以爭強於南故執召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
正曰蔡侯書名不復其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解治

張曰齊桓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
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正曰孟子曰霸必有大國春秋先
書齊襄仲紀大書齊桓滅諸小國所以著齊人之廣地以資
前詞也滅國桓書人以見貶此書師者著其始用師於大國
以聚暴寡也譚子不名卒以不祀也

戊戌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張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端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

兵矣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宋曰比歲支兵怨不廢譚蓋古意之
存存者重也公不使弔之○而曰新宋災自禍乃童子
所引出災言以譏管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
哉

冬王姬歸于齊

張曰王女下嫁與諸侯之女適人者無異詞蓋夫婦之道三
綱所繫宜於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
陰陽唱隨之義天地之常經不可紊矣○參曰魯王王姬之
嫁多矣正他公時以爲常事不書惟莊公時兩書之適襄公
書之詳議親醴也適桓公書之略齊魯數交兵亦敵國也不

蔡蔡侯蔡之五

五

然則以爲常事不書矣

己丑年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曰莊公四年紀叔姬歸於鄆於今九年叔姬始歸於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莊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鄆歸奉其
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
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
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
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焉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有死於

正曰公子御說文仲久已知其宜為君則是賢也又為世子則是當立也為武逆所建商叔大心已合五族盟而師定亂而立之此吾之會也何德於宋而責其背乎蓋當時諸侯繼立必與於諸侯會盟而後始定桓公就此以圖伯諸侯因此以尊桓公定伯位是則年矣無報禮於齊之事故桓公責其背會約二國以伐之且謂王師以假示尊周之意然假之者未有不白敗路者也故不俟王師之至而先與陳曹專伐討春秋稱人以貶罰其專征以示威也

夏單伯會伐宋

正曰不稱王使明齊侯之請非王自命也繫之於夏非賈單伯之後至議齊侯之先行也說者顧猶以為魯臣豈密通親國踰時而使人往會明示以慢乎且說桓伯者動云尊周室不於此著其尊周必待二十一年之後乎魯臣豈會伐鄭會伐宋皆書帥師此不言帥師王臣視列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美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八

秋七月荆入蔡

事見左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正曰單伯取成於宋而還至冬復會諸侯于鄆以成宋好書曰單伯會見其以王臣而來會非主之也主齊侯也諸侯欲推以為伯春秋據其事而書之蓋亦因而予之矣

王宣王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許曰自北杏至此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則眾

信矣故說也○冬曰復會于鄆陳侯亦至序於衛上重三晉也宋衛鄭信從如前桓伯於是乎畧定故左氏曰齊始伯也夏夫人姜氏如齊

宋曰桓伯之人於今七年姜不如齊以齊魯用師也柯之盟齊魯已平今復如齊桓公不之拒蓋徒欲展親結魯以定伯業而不知詳於睦義者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宋曰鄭附庸小國而叛宋宋自伐之有餘矣必連三國者蓋齊桓尊尚威力挾邾以助宋脅服小國耳書人者畧之也邾人伐宋

張曰問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鄆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九

冬十月

齊侯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孔曰往年齊桓伯救患討罪未敢即尸其任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

秋荆伐鄭

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參曰楚伐鄭及陳而還於是諸侯懼而歸從齊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鄆

陸曰清開於師口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桓之謂諸侯服之夫不從之則桓桓危矣故不書公為公諱○正曰按陸氏之引而不發蓋謂自糾糾以來數與齊爭衡會于柯諸侯相盟也至此則不得已而從諸侯服於齊矣故諱之程胡首叛盟之說不如此之得其平也鄭伯一歲兩受伐焉至冬卒從於齊河濟秦岱之間諸侯之同方岳者無不合矣桓桓於是乎成故於此一書同盟傷周道之衰志弱事之興也

邾子克卒

甲信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伯

祭曰去冬既同盟于幽今歲有諸侯朝齊鄭伯不朝而使魯

往故齊侯憤而執之春秋書人以示貶謂朝齊非典禮之存而魯以無罪見執也魯不稱氏非上卿也

夏齊人殲于遂

張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虐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眾也

秋鄭伯自齊逃來

陸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張曰列國大夫喻應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因以遂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虐之罪

也為通逃主以取伐於伯主稱之罪也

冬多瘰
○陸曰瘰瘰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

○陸曰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祭曰不言戎侵我又不言敗戎師而但言公追戎則知疆場無隙守之衛戎來侵掠已得其志而去公躡其後而追之○子濟西所極也濟西猶魯境迫之至於此則我先深入可知矣書之以明備預不虞為國之要務也

秋有莩

何曰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杜曰莩短狐也含沙射人○張

日稟者迷也莩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也至哀姜卒再成其禍之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祭曰次年文姜再如舊○陸曰極又一年而文姜終淫風庶幾乎息矣孰知哀姜接踵而至故陰類之異物屢有之春秋悉書其觀於物者微矣

冬十月

○陸曰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服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孫曰服書者為違事起也結締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若云大夫出境得以專之則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

人加兵於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也陳桓人者勝不當書故書之也○正月結稱公子已受氏焉卿也魯於是時列卿始齊等無不受氏之卿矣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咸稱展公子結皆見於經于鄭乃其盟之顯非賤之止處也盟必書地連上報者正以見方行勝事而遂盟于鄭也賤止於何地不必追求矣

夫人姜氏如莒

家曰前此姜氏如齊齊莫之拒遂使肆然罔忌焉遊及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何曰鄙者邊華之詞○許曰公之事齊復於諸侯又受鄭賄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

春秋集傳卷之五

十一

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盟焉○家曰是歲周有子頤之亂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頤天子攝邊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丁卯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海曰莒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為齊桓所絕也夫人行年六十而不知恥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夏齊大災

杜曰來告以大故齊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戊申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孫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而不免諡為厲者其始以略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何在臣子舉諡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十二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五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六

鄧坦集古傳注

莊公下

已丑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張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後災以從肆赦之例佔終得志其善瘡暗謂之肆大眚以議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氏端學曰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以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諱與七月而葬乃其細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下

一

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邵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辭○正曰稱人而不名蓋陳之譏人陷世子於其君而君殺之也法不當專罪譏者故不目君而稱陳人以兼罪進譏之人也不曰世子而曰其公子者對陳人而言不失上下之分也若稱世子則當目君矣或曰申生之殺亦信譏也何以目君曰彼信嬖姬之譏女子不足責故專罪譏者觀此御寇之殺完以賢公子而奔則陳人之構禍大矣春秋之法條分縷析如此後世君臣所當深戒也

夏五月

祭曰以五月百時一經無之杜云闕繆是也或以爲歲莊公

要事聖人不如是迂曲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程曰高侯上卿齊無仲假借與盟之禮益詳公盟復與隣爲昏密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呂氏本中曰莊公失禮者三娶嬖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已丑年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張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

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下

二

也今莊公忌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趙氏與權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

祭叔來聘

正曰聘非自行之禮也何以不稱使蓋祭叔祭伯之弟也爲其兄來聘於魯時史得其情實故不書天王使之也言祭伯使則圻內諸侯上有天子不得有所使也故但書曰祭叔來聘聖人存而弗削以爲祭伯列爵王朝不能上輔天子明正典刑以令於諸侯而反私行聘問以結外好由是諸侯之無王者有內援而益肆行無忌矣周之衰也孰非此庸臣誤之也哉

宴公如齊觀社

吳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
而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蓋齊俗每因祭祀則蒐軍以夸示
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此爲名以加齊也○祭曰公
如齊觀社曹剛諫而不聽春秋書之所謂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爲後戒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正曰春秋小國大夫例稱人荆雖疆實荒遠僻夷故春秋從
小國之例於祭於吳亦然然既與通聘猶當稱君使稱臣名
而不氏若衡若椒乃止稱荆人者蓋隱桓莊之時小國來朝
大國者有矣未有行聘者荆遠行大國之禮故春秋抑之也

齊侯與魯侯之盟

三

後所稱屢異說者謂漸進之非也立文各有當爾本註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正曰是穀與觀社同時說者皆習焉而不察蓋公之如齊特
託于觀社以請昏期乃未見齊侯聞荆人來聘而即返故書
其至以著舉動之非禮及其既接聘聘旋復期齊侯遇于穀
凡稱遇者皆托於不期而會以爲私謀故傳聞志相得也觀
其至秋而即丹桓宮楹則知其昏期已定塗師官廟矣

蕭叔朝公

啖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胡曰蕭叔附
庸之君也爲禮必有其所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
有不愛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何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正曰五
廟不稱豈何以稱桓宮蓋桓公於隱爲弟未當易世遷主又
不可隱桓同宮故別立桓宮莊公將娶于齊於桓宮廟五廟
未必不修齊丹桓宮楹者明桓死於齊齊女不可入于桓宮
也況丹之亦非制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正曰公子結盟齊侯宋公子鄆至冬而有西鄙之役益大夫
而盟諸侯未足深恃也前年齊高侯盟公于防亦大夫而盟
諸侯者故齊桓以爲未足恃復爲扈之盟也書會齊志也蓋
齊桓欲得諸侯莫先於得魯猶有西鄙之憾故盟于扈以釋

齊侯與魯侯之盟

四

之盟會國之大事說者與遇穀同議以爲昏娶之故非其倫
矣○遇穀魯志也可以要結姻好論盟扈齊志也惡可以爲
昏姻之故而還至鄭地乎是其議之所從生不過因後二年
方逆故爲此說耳有謂齊女待年未及或可信也至謂文姜
所制踰時而娶則又不深考矣莊公年二十六豈有至今始
娶之理倍公之母成風說者以爲莊公之妻莊何緣而有此
妾乎蓋必其先安於風姓成風其賤也嫡既亡而始議娶齊
耳說春秋者皆執不再娶之說不思邾文公夫人有齊姜有
齊姬豈其一娶二姓乎據經所書莊公如齊之類數蓋議其
依齊以爲安肆志寵樂動不中禮自待禮而已然矣然前上
五年猶望其有爲也故書其罔歸書其敗齊師于長勺北杏
之會不與柯之會與齊特相盟兩會于鄆皆不與是公之不

苟於從齊也豈不可以發信自強哉迨十六年諸侯從齊于幽而公亦俯首矣故諱不書公所以傷其無能為也自是所書無非苟從於齊之事雖倖得無事然不能正身以禮自治其國其如後患何

辛惠王
亥七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曰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胡曰丹楹刻桷自常情觀之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齊桓之健國也為子者不能復而盛飾父宮夸示雖女廢人倫悖天理者也御孫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故詳書以示戒

葬曹莊公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五

夏公如齊逆女

啖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

秋公至自齊

祭曰踰時然後至見公之久於齊也納幣久於齊親迎久於齊親在他國無異本國政治不固而溺於宴樂怠荒耽甚焉書公自至而不書夫人偕至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也故別書入以譏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祭曰豈其妻妾必齊之姜不痛於文姜之亂而復娶哀姜者春秋於其始至書曰入說者以為宗廟弗受之辭也固得其旨而聖人書入之意則以其禍魯視文姜為尤甚若曰召慶父

之亂者已自此入也蓋比之興戎入寇者矣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祭曰左傳公使宗婦觀用幣御孫議其同於男賁是為無別禮於微夸耀一時無別之亂由微而之著則其禍大矣越七年而見之○正曰諸傳皆以大夫宗婦並言是不細閱左傳單提雙承之過且大夫即見用幣亦常禮也春秋蓋不書正以示婦之用幣即著其無別非必待男女混雜相見然後知其無別也言大夫以宗婦繫之大夫爾

大水

冬戎侵曹曹出奔陳赤歸于曹

祭曰戎不逐羈而納赤何為焉之奔赤之歸皆在此時然春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六

秋祗書曰侵蓋不以廢立之權與戎也若曰戎以侵掠亂曹曹世子羈以戎亂故不能自定遂出奔陳庶子赤乘戎亂而歸國以竊其位曹之當國大臣不能輔佐嗣子捍禦戎師以致庶孽亂正則將焉用彼相矣

郭公

祭曰郭公先儒皆以為闕誤胡氏既以為義不可曉又取郭公之說載管子善善惡惡一段是以似亂真雖其言足以為訓見於他書可也

辛惠王
子八年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曰女氏叔字李友與原仲有舊故女叔來聘李友冬亦報聘○正曰凡聘皆使卿卿例書名此稱女叔蓋叔為陳侯之

弟陳侯寵任之過封之別邑而氏曰女焉春秋書之正以見大都偶國為非禮也二十七年季友會葬原仲比於國君著義益明矣○陳氏深曰自十九年公子結因腰而失原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故傳曰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曰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教於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張曰日食陰勝陽微之徵事同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貌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周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七

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爾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克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呂氏大圭曰天子伐鼓於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胡曰其不言通何也逆者非卿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其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胡氏銓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國門乎此非惟惡其失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彌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

史之見也

冬公子友加陳

杜曰報女叔之聘也凡魯君卿出朝聘皆曰如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許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陳曰凡殺大夫恆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戎侵曹羈奔陳赤惡曹羈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專殺大夫之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趙曰徐偃王偃王王徐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介於魯宋之間為一國思此必犯宋之牧圍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雖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祭日凡書會齊外為志也蓋伯姬來寧其父至於洮而不肯入國故公用會之也如莊公者當以義訓之令其歸國何至輕身以往會于外乎春秋書之比於兩君相見之詞並責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陶

杜氏謂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參曰此書同盟左氏以爲陳鄭服也皆考諸經自北杏以來陳人未有異志何與鄭並論乎蓋在會諸侯宋桓晉莊數從齊侯已狎伯政惟陳鄭差遠至是而同心戴桓願爲此盟以其尊周室則此盟出於陳鄭之謀也邇人安遠人至矣天子於是年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其亦因諸侯之所同欲而賜之歟春秋再書同盟于陶蓋亦節取尊周之義而予齊以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季友逆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識○吳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命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九

行故書

冬杞伯姬來

參曰歸寧曰來當事不書此書者以其非爲父母而來爲叔姬之嫁也爲杞國夫人寄內政焉父母在歲一歸寧孝也他事則不可以輕舉今春來寧其父忌見後母但會于洮而反此則因叔姬之將適莒也而輕於一來故書以著其數爲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紀伯來朝

參曰杞伯來朝從伯姬也非人君之行矣伯姬以私事來魯

己虧國典杞伯不能閉有家而復以身徇之難以朝禮來魯能掩其從婦之恥乎春秋聯書於此以彰其同時偕行而不能正夫婦之倫且以明朝禮之不可廢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曰賜齊侯命爲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參曰君行師從桓公既受伐衛之命而至于城濮則其以兵臨衛也明矣公問齊侯在彼而往會之從齊可謂專矣公不與伐蓋齊侯辭之他事皆合諸侯今此奉王命以討衛乃獨行之則是欲專其名且欲專其利也當此之時爲衛計者知王命之不可抗則請服於會何至有來春之敗乎

乙未王十

年二十有八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參曰衛有伐周立于頑之愆惠公爲之也今懿公之立已二年矣不朝於周以蓋前人之愆此伐衛之命所由來也幽之再盟衛又不至以抗伯主之令此齊人之伐所由至也城濮之會齊侯觀釁也衛不微辭請罪以彌兵於未動今春之伐齊奉王命也衛直抗拒而與戰故書衛人及齊人戰以明衛人志乎此戰也敗績不書師以明主戰之罪也齊奉王命以致討宜若無罪矣而稱人者以王命始而以取賂終春秋責其不忠於王室而貪以成私也故與衛俱貶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瑗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正曰救兵未有不善之者而齊宋稱人何也魯君親行齊宋
豈以救者會乎蓋齊晉之霸皆以爭鄭為先務此其始也荆
之伐鄭救之宜矣十六年之伐何以不救之也考齊桓之始
入也用管仲以圖伯內務富強外吞小弱無非聖運迫齊利
已病鄰之事救患分災非其本心之誠然故荆人北侵蔡鄭
受禍而桓公若罔聞知甚至王室有難亦坐視而莫之拯也
向使率諸侯以舉大義北殺王都南紓蔡鄭豈其力之不足
鄰之不附乃不勝其求利之心與小就之心也經營二十年
果道行義者有幾乎自幽之再會鄭伯伯輪誠以服天王因之
錫命桓公感而思奮於是乎有向義之心荆復伐鄭始救之
矣然其救之也猶以為可以圖伯而後救之也故聖人書救
以善其成一匡之功書人以譏其行霸者之術此王霸之辨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七

誠偽之分韓子所謂謹嚴者也說者顧猶以為將卑師少
欲為桓公管仲護並為聖人護愚姑勿多辯楚師強矣將卑
師少救之而不勝且奈何

冬築鄆

孫氏覺曰鄆魯下邑鄆故無城新築為邑春秋之法興作皆
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鄆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
之興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大無麥禾

張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湛氏
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
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泰曰國有饑饉鳴出告糴古之制也故左氏以為禮然不曰
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善晉之君臣不能務農重穀
節用愛人歲一不登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遂仰求於鄰國也
而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廩

程氏端學曰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廩名去年大無
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惠鮮
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
有國家者知所鑒矣

夏鄭人侵許

蔡曰許不與於後幽之會又不救鄭故鄭人侵之
秋有蜚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三

蔡曰蜚不常有先備或以為負養益中之具惡者左傳隱元
年有蜚不為災故不書今書者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家曰魯國比歲凶饑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又併城二
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丁卯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正曰公次也不書公諱也齊將有事于郕公次于成既不能
救又不能取無名矣動故諱不書公他本作師次于成文非

不順然失實矣不書公而公在可知師亦可知書師則公不在矣次郎是也

秋七月齊人降郕

杜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通以兵威而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張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葬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施行示後法也

○家曰梯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張曰隨禮以議軍旅之事所關定其變而後求者與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齊人伐山戎

參曰會于葵丘之日宰孔有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今書此役所以著齊桓始勤兵於遠也○張曰中國

之聲教未治近有荆楚為患尚未及制而勤兵於遠其治之

先後兵之大者皆失之矣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薛

胡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臺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

候四時夫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

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鄭氏曰薛有二一秦有二薛國在徐州秦國在魯莊公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趙曰獻捷於七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齊蓋以為威

魯而魯坐受戎捷其為榮大矣又何懼焉

秋築臺于秦

張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放者則治國家

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矣世而

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

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

雨則書不止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程曰一歲三

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閏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張曰小穀魯地孫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參曰齊侯欲會諸侯以謀楚以其伐鄭也宋公請先見夏遇

于梁丘則其所謀者必曰伐鄭之役距今五年請君觀變而

動故遂不會諸侯所以志者為其深謀制楚也宋公亦善輔

霸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參曰牙將助慶父以竊位辭露於君前季子致君命於鍼季

使敵殺之殺之當其罪而又微其跡蓋牙有兄弟之親苟過其惡於未形則遂隱之可也故春秋言卒使若死於位者然大義滅親而匹之立後度以大夫之禮變而適於中者也聖人無識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范曰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太子不書殺諱也○陳氏深曰子般孟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敵叔牙以過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如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爲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終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就二嗣也

公子慶父如齊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祭曰慶父如齊告立君也慶父敢於如齊者非既蒙弑逆之惡名而倚權藉之在手也彼不手刃嗣子而使國人舉賊之當其時豈遂昭然於人耳目哉固將歸惡於季以掩飾於一時立閔公以彰立嫡之義以此赴告於齊爾是齊之所出齊必爲援內有君母之助外挾伯主之令豈不可以泰然惟吾之所欲爲乎向使弑逆彰著徒倚權勢豈敢輕去國都以自取滅哉自事後而論以爲齊桓既新縱谷逆賊徇私害義自當世而觀彼實家亂情事未悉欺以其方故齊以常禮接之而慶父安然歸國矣

狄伐邢

杜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張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

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者其強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六終

江都郭夢校

閔公

庚辰王十
元年

春王正月

祭曰莊公薨於八月子般卒於十月明乎子般已立為君也已立而見殺則嗣立者不書即位侯氏曰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禮有所不備故史亦不書即位也
齊人救邢

祭曰文王為西伯其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桓公欲修方伯之職自北杏至此二十餘年矣狄人肆橫侵陵中國且其振旅以往遏止狄眾各守封疆不復再出斯為義舉乃僅從管仲同惡相恤之言一紆

襄公

邢思春秋書救非不善之也而猶稱人謂其不能服狄使蓄毒而復肆於後其視文王之業大小之相去遠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祭曰十有一月而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祭曰盟而後請復季友也春秋之初凡君即位必會盟於鄰國況伯主乎公子慶父守其他舊臣相幼君以出會齊侯既盟而請復季友其不自召諸陳而請於齊侯者蓋在內則制於慶父而在會則依於伯主故必次郎以待而季子由是得歸慶父亦不敢去之矣○正曰說者皆泥定一也字若特為請復季友而盟遂多方曲折以求通而議多不安愚謂也字乃左氏常調不必泥也因盟而請復季友亦可云請復季友

也是時慶父當國若前定請復季友之議慶父豈許之乎
季子來歸

張曰邦之機阻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管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而書子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教管人害其來歸之情也○正曰稱季子內辭也若曰吾季子也云爾國亂君幼凡有裨於我者皆以內辭例之不稱其職名齊仲孫育高子皆從內而尊禮之之辭也張註極其精核餘無取焉
冬齊仲孫來

正曰內難未寧而鄰國使使來省問是豈不可以深嘉其意乎故稱字而不名其不稱使者為其不能著罪致討以平皆

襄公

亂失救患分災恤鄰討罪之義則省難之舉僅等於私交故不稱使而但言來謂其無成事也侯其自斃非計也問管可取邪心也務軍魯難不即行之意也齊侯不讓於修伯業而仲孫亦坐無輔導之術矣

七年 十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曰陽國名蓋齊人過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曰嘗用天子禮樂蓋習行之春秋不書今魯人以禘為大祭禮物儀章倍極隆盛專於太廟亦可移於他廟故意有所崇則舉所謂禘者而祭之蓋取其名之重與其禮樂器物之隆而於追配之義置不復論也禘本吉禮他日不言吉此言

吉對喪而言未應吉而吉也于莊公不稱宮廟即於寢而祀之也○張曰喪未三年主未達廟則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忌哀情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妻

慶父妻哀謀與而為之又非他日信禮之所得比也

陳曰慶父使卜貽賊公於武岡魯史必以質書古者史不諱國惡也聖人倚之曰公薨諱之也遇私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葬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問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吳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姜氏慶父實弑公者

○張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乘機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來於邾不許其請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耶

冬齊高子來盟

杜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泰曰書高子美稱也書來盟定魯也二君見弑魯亂已極齊侯知之而不早為安定故不稱齊侯使高侯也

今僖公新立高子一來魯亂已平因結盟以定其位聖人歸美於高子而書來盟謂其能終事而志魯人之德之者深也

十有二月狄人衛

孫氏曰曰左氏載狄人伐衛之事是衛已滅也春秋但書入者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春秋非以滅而取之故不曰滅衛○楊曰衛之淫恣亂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衛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鄭棄其師

胡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子尊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而遽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柄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墜敵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而稱國者二三執政股肱

春秋左傳卷之七

四

心皆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藏於君協志同力驅逐小人而因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泰曰師者高克之所帥次於河上者也因惡其帥而不召遂棄其潰散則奔其臣不足責案其師為可罪矣書國者國以民為本而謀國者君與大臣也以鄭之國是為日非矣何其不憂楚患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七終

江都郭義校

春秋卷之八

鄧垣集古傳註

僖公上

壬戌年
成八年
春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高北救邢

參曰不言狄入邢蓋既入衛而又移師于邢也○說曰教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高北誠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孔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

秦魯齊師次高北

文作邢自遷者以邢是如歸故以自遷為文謂是其國之意自欲遷非他人強遷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參曰先書邢遷而再敘三師城邢別而言之不以遷邢累諸侯亦不以邢自遷而沒諸侯城邢之功也見聖人之所予矣○家曰桓公存三匹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于未潰惟其有高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召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其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成其緩急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正曰功在師逐狄人楚丘緣陵何有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張曰書薨于夷諱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

喪歸齊可知矣白文姜莊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數十年間禍亂皆遂卒成再亂其亡之禍今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參曰前稱荆此稱楚杜云始改號蓋其國本號楚國于荊州之地之中故得稱荆楚詩云齊伐荆楚白武丁時已然矣春秋之初以其未與中國通故據其所居之地屬在蠻夷但稱荆以著之非以其盡有荊州之地也今併有申息之地已踰荊州之界起而與中國爭諸侯稱荆不足以盡其界分故自正其號不曰荆而專曰楚春秋亦據實書之稱人稱伐鄭恃強陵諸夏也

秦魯齊師次高北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參曰七月鄭有楚師八月鄭伯在會則知齊桓欲會以救鄭楚師遂退諸侯會于榿謀將伐楚而不遽舉慎重而不輕出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參曰姜氏孫邾卒為齊戮株因懼魯出兵以成虛亡建會偃之後邾人以為既結好矣故命還師公乘其將驕而討之是棄信而忘義也春秋書之非特著魯信無睦鄰之道亦以見霸政之不足一人心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挐

參曰莒人以求路與師卒致軍敗將虜固為罪矣而季友於其仲奔莒之日不能聲罪致討僅以賂求及其既得慶父而

遂敗莒求賂之師獲莒子之弟雖曰有功亦但以詐而已聖人不貴也故脩書其事以交責之義利之防可不謂嚴歟

十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曰魯公請而葬之故告于國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于魯魯公請其喪而還之劉曰哀姜與乎亂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故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于春秋故去姜以見焉○蘇曰不稱姜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爲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

哀王十一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春王正月城楚丘

正月楚丘桓公實帥諸侯城之而經不列序蓋列序諸侯則是序其績也故沒而不書止書曰城謂魯人城之也或曰人有功而沒之可乎應之曰功之成也必視乎其常人功雖小而不可沒也若王霸之功必有偉績然後足紀春秋之時王者不作而霸事始興如有偉績聖人亦必表而出之以彰其匡救之力如城邢召陵是也今秋之入衛也而齊救不至則是怠于救患而無功于衛也及其廬于曹而僅爲之遣戍歸之乘馬等物特小惠而已其爲安寢者何在乎論年而文公欲徙楚丘詩人脩述其望景觀卜營治宮室而歸美于其人曰秉心塞淵則是文公猶能自立紹復先業而諸侯助之板築舉一魯而施可見矣此春秋設齊桓之微功而但

書城楚丘以志衛之自存也善哉乎原父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脩吾之常義而博城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侵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公羊從左氏一封字則出不與專目之說遂致後儒不能脫不知左氏封字乃安年之八月非封建也蓋衛木實滅于齊人可知矣何云復封乎故專封之說如嚼蠟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程氏端學曰姜氏淫逆得罪宗廟其死也不葬于其所而請其喪以歸葬之以禮又別爲之禮倍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月而葬非非所論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春秋左傳卷之六

四

程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已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張曰晉武公以曲沃伯宴晉獻公嗣立尋以兵存陸渚地之小國虞虢與之爲鄰自莊公末年因虢人侵晉而謀于士爲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秋九月齊侯來公江人黃人盟于質

趙氏廣權曰楚強于江漢若舒隨鄧六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弱役強聞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爲德不終卒滅于楚亦可傷也

齊亦病矣。○季曰：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敵齊後者也。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矣。○正曰：此記江黃之所由滅，以見伯者之規模有始無卒，不能及遠也。故諸家與齊者皆不錄。

冬十月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過時，不雨則加自文，以別之。僖公三時不雨，而首時皆志者，傳謂之閏雨。僖公有恤民之心，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于物，春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于民也。○參曰：此建酉之月，來歲之麥于是始播，久而不雨，生殖難矣，故以不雨告。而史書之是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

楚人侵鄭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正曰：此言侵何也？前年伐鄭未得其志，今此迫近鄭地，因其帥聘伯書之以見其憑凌諸夏為已甚也。○家曰：會于懷謀，救鄭楚人比歲侵鄭而歸不出，何哉？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以伐楚為先務，可謂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為譏，矜其難也。

甲子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歷時不雨則隱饑，存臻民命，此云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三書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正曰：書取或以為易，或以舒為附庸，或以為未滅之辭，皆非也。趙子以為不絕其祀，其說是也。蓋舒近楚而遠於徐，徐何能居有其地哉？徐服於齊，齊桓將伐楚，謂舒者楚之衝也，秘令徐人襲齊其險阻城池，因其資糧，師以守之，所以孤楚之勢而通諸侯伐楚之徑也。逮伐楚之役，罷則將棄而去之，舒豈能絕乎？如是則止，可言取，不可言滅。故書曰取，或曰如此則入之例也。應之曰：凡書入者，雖不有其地而亦毀其宗廟，俘其器用也。今徐之取舒非為計利計而欲塗炭舒也，何入乎？

六月雨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剛曰：雨云者，喜雨也。閏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意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高曰：建己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零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正曰：桓公將伐楚，復為陽穀之會，蓋江人黃人來盟于質桓，自喜已得還國之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令母從楚而己，諸家言正言奇言關其前，躡其後是聖人為勸者考兵法也有是理乎？試觀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攻戰者多矣，烏有一國關爭而復有一國出奇兵以攻其不備者乎？但桓將遠涉江漢，乃頻數結好于江黃及其既得楚服，遂忘前好而不戰，二國之患也惜哉。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季曰齊桓將伐楚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焉不限先後故不以大會書○季曰蒞臨也往盟于齊故言往彼臨視觀此蒞盟則知實與陽穀之會惟來與江黃矣

楚人伐鄭
注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懼于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參曰五伯獲諸侯以伐諸侯孟子以爲三王之罪人齊侯此舉猶未免焉而春秋詳錄其侵伐次止有許之之意何也蓋東遷以後諸侯相侵伐非報怨則利人土地耳無有以王事

秦書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七

行者今鄭近王郕而數被楚伐不獲楚則鄭將與楚矣鄭與楚而楚之威令迫近王都不益遂其無王之心乎此桓公伐楚救鄭之謀始於過梁丘而定于會程楚又再二伐鄭然後入國之師乃出也其先之以侵蔡何也蔡姬之故桓公之私憤也蔡久附楚天下之公憤也此蔡之所以受兵諸侯強盛楚不敢救而蔡遂潰矣蔡潰而桓公乘勝以伐楚春秋以遂事書言是諸侯之本謀也楚于是焉有畏服之心不以兵拒而使使來齊侯命管仲賁以王事則仗義執言之師也楚使一任其罪一云問諸水濱辭難未服而已不敢抗矣辭未服故復進兵不敢抗故師次于陘聖人節取其難王之義兼許其不暴之師故詳書以示意然而侵伐異文先蔡後楚則又以彰其不能一出於正也

夏許男新臣卒

趙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參曰屈完言名氏選同手大國之卿以其與諸侯盟也曰來盟言已服而求盟也曰于師陘也使即盟于陘焉失楚之辭楚進退皆有禮矣故春秋交善之不曰及屈完盟亦不曰屈完及諸侯盟但言曰盟召陵序讀之辭也然楚盟也雖能服楚而楚子未會聖人之書法其于名分之際亦嚴矣善乎本訥趙氏曰楚服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爲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此亦異于楚在完之陋解矣

秦書傳卷之六 僖公上

八

齊人執陳轅濤塗

董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已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參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湯十一征歸市者不止耕者不獲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知反求諸己而徒責諸塗之言爲不忠不顧陳君同伐楚之好而驟執其大夫是謂不能慈念空然以禮接下者也故稱人以貶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曰齊命也○參曰大夫兒執陳侯歸其國心有所不服齊師道陳不加禮焉桓公命三國伐之我師不書主名以此伐非義舉也○吳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

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趙曰伐楚而至其功大策雖于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本訓○吳曰公與齊桓爲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月二月公孫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杜曰殺叔牙子○張曰再侵陳者陳近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猶不服故伐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因諸侯故春秋詳書伐陳以著其罪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九

丙申十二年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張曰春秋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過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可以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張曰杞伯姬來杜云寧戚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正曰杞之蔑禮於此見之矣後此所以貶稱子

夏公孫茲如平

杜曰叔孫戴伯娶于平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平因自爲逆○注曰內大夫書如聘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正曰書及同列之辭也書會王世子尊之不使與諸侯齊列也○胡曰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秩禮殺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齊矣○高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爲議之于朝觀貢之以諫辭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其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正曰會盟異時則復舉諸侯再志盟地一經之通例也惟毫北不稱諸侯以有齊世子光在焉不可槩曰諸侯也說者以爲書重辭復於此見美惡焉陋矣○張曰會世子之禮既畢諸侯復爲盟約以同戴世子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所以成一匡天下之功

鄭伯逃歸不盟

胡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而行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深貶之或曰鄭伯亦聞王命而爲之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天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翼戴儲貳以正國本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不能以義制命

身取展春秋書逃者亦變之中也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故曰春秋以道義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祭曰弦為江黃之姻好以不事楚而見滅則江黃之會盟于伯主者亦徒然矣書之罪楚亦以病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百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與曰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今虞公台璧馬之進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虢無道絕滅號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滅亡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二

丁丑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高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家曰桓公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至出師皆以鄭故鄭以齊之強不若楚楚之伐近齊之救遲不顧順逆蓋諸侯之首叛者齊侯之義不容已故皆爵而無貶楚乃圍許以救鄭齊侯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參曰不以救許至而以伐鄭者以先事至且出踰三時見久

役之勞也

戊申王二十七年

春齊人伐鄭

祭曰鄭猶未服故齊復伐之其稱人何諸侯已加之兵已登其罪於是時也當修文德以來之不此之務而徒恃力征以致鄭之君臣有朝不及夕之慮殺其大臣以自解說則齊人急於用兵之過也故稱人以貶之觀其甯母之會納管仲之言修禮於諸侯至冬而鄭伯使請盟焉德禮之效順不違厥言修禮於諸侯至冬而鄭伯使請盟焉德禮之效順不違厥言

夏小邾子來朝

杜曰鄭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三

鄭伯背盟從楚以敵諸侯之討而致殺身之禍與申侯氏曰申侯告齊桓以齊桓屏屬引鄭伯以王命從楚得以利誘人其見殺也宜矣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已而移殺失道甚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參曰左傳首數句惟王氏略得其次第愚謂謀鄭句言其本志也管仲四言當在未會之前修禮句總會盟之始終言之蓋齊侯納管仲之諫而以通王貢召諸侯自始會至於既盟齊侯一勤於禮諸侯感而使官司聽齊約東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此句當在既盟之後蓋桓公責楚以不供王祭而楚人服罪故此盟以通王貢為先也鄭使世子華句當在未會之前鄭雖殺申侯以說於齊齊師退而鄭伯猶未遽受盟

此時開齊有通王貢之命故使太子驪命于會非因兩伐鄭而來受盟也觀傳未使請盟句可見中間解子華又以見齊侯能納諫以正待人也依此次第以讀左傳則知盟之美者無歸于此王元杰曰鄭伯逃盟于首止齊合六國以圍新滅後與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之諫修禮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乃使世子華驪命于會其德禮之效歟

曹伯班卒

齊曰不日闕文也

公子友如齊
參曰此如齊與會盟爾母不異時說者皆謂勤於事親恩謂傳稱諸侯官受方物此其證也

冬葬曹昭公

己丑年
十五年
春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曰王躬而難作叔帶與世子相持未知其誰立焉然會于首止王世子已定雖未立乎其位位其所宜有也故其所使得稱王人王人者位卑之稱也而尊序乎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尊王命何以使之亦與諸侯之盟蓋王人以告難而來必結盟于諸侯同獎王室故春秋不以盟王使為嫌也權

事之宜正名定分莫善于春秋別言乞盟何也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逃在盟先也而書之于後者鄭伯之棄義也盟于洮鄭伯請服亦在盟先而書之于後非謂其不得與盟也謂其卑屈以乞異乎前日之逃也南面之君舉動不由于禮

豈能遠恥辱哉春秋不列序而別書之善其反覆之罪也○後儒疑左氏問月王崩次年冬來告喪之說以為祝之難祕殊為不達國體蓋首止之後惠王已不易太子王若未崩難何由作乎若王廢疾則中外事宜尚以王為主二子即行爭立乃不孝之大者此王人孰使之王既不使世子使之乃是背父私使聖人豈成其為王使而別無說貶乎不發喪之說乃是謂君未立無主計者非祕之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乃是謂為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傳非謂正月二月位即定也諸侯盟于外未嘗躬履王庭且鄭與叔帶各有黨與亦難遽定於一時又安知其不至於經年也歲終平定始行告喪之禮魯史承告而書之亦非史之不信也且以見王室久亂而後安卒賴齊桓與諸侯之力也

夏秋伐晉
趙氏與權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教士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聲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參曰齊桓嘗以諸侯之師逐狄人而救邢春秋美其功此書秋伐晉見狄之服於東而肆於西桓公之據秋亦僅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正曰春秋書禘者二一以五月一以七月豈古制無常期乎抑魯人以意為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廟公于大廟其果是乎雜記又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此時獻子猶未生經現書七月何謂獻子為之乎孔氏以此禘為得常若非用致夫人則不書然謂于大廟為得常是則然矣

七月為得常登其然乎娶之禘之說聖人已不言其間書一
二於春秋者微示僭禮之意顯著變常之非至於周初所定
年數及時月日期則難稽矣說者以為三年一舉理或然與
其時月則經及禮文支錯互異未可取衷也用致夫人左氏
以為禘而致哀姜為非禮也又發凡以申之曰凡夫人不薨
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氏據經書
葬之說皆之以為已殯廟赴同祔姑惟以不薨于寢為不得
致何怪乎後人之不信此而歧其說于穀梁乎愚謂左氏發
凡言禮有是周之舊典者有是蔡周列國之變禮者總非臆
造也如此四者哀姜俱有焉喪三日而殯經書七月薨于東
十有二月喪至自齊于外已半年矣其於三日而殯台乎否
乎齊人殺之于東以歸于齊魯人饋而復歸于魯遠近孰不

春秋左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七

彰間魯豈遲之又久而行赴告以彰其禮德于同盟乎姜氏
刑戮之餘魯猶秉禮之國葬以小君猶可言也祔而列諸宗
廟禮臣持議有不許矣是四者哀姜俱犯之故曰則弗致也
經書用致固以著其用之非書夫人而不以姓氏謂前于薨
葬已著姓氏矣至此而削之以見義林氏以為見絕于宗廟
之辭是也穀梁以為非夫人則聖人全用反言且風氏於前
無明文至此而暗指風氏聖人必不為此埋頭語也諸家祖
其說言之津津而不知於聖人之文有弗順風氏之可取於
王之昭葬而貶之不必於此暗伏也穀梁立姜之辭乃想像
語無足據者且經書夫人必其是夫人削姓氏而後可以見
義未有非夫人而先正其是夫人又削其姓氏而不知其誰
何也況成風間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固幸僖公之

立而已得為君母何用信公以子立母致之于廟而適足以
彰其為妾乎凡此皆二傳以想像無據之辭致後人之紛亂
經旨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正曰此月之前雖猶未靖亦未改元故襲王定位而後赴以
十二月

庚申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季曰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于葵丘故葬禮遂闕
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杜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祭曰會于

葵丘尋挑之盟且修諸侯之好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以饗

七

嘉之因列宰周公于台首此班序之自然東周之盛舉也而
宰孔有以窺齊侯之不務德蓋霸功極盛桓有驕色宰孔却
其有將衰之幾矣其先歸者為賜胙而來不至與諸侯結盟
諸侯亦不敢盟天子之宰此之謂有禮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孔曰此內女之許嫁於國君者故亦書卒但未往彼國不成
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權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啖曰盟稱諸侯者前日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張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益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義略備故曰於五盟之美者也

甲子晉侯說諸宰

宗曰甲子古于戊辰之後或謂從赴或作甲戌未知孰是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家曰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定卓子死於說諸既葬君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正曰君之子則奚齊之非世子也明矣曰殺其君之子則里克之無君者矣以其殺之于

喪次未及葬其先君而稱嗣君故不成之爲君然不曰殺公子奚齊而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則亦弑君之變文也片言之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七

間而獻公殺適立庶卒致禍敗里克違命弑逆其罪莫逃昭

然吳見嗚呼嚴矣

春王正月公如齊

祭曰始朝伯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謂曰溫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援而正之所

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張曰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

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譏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晉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罪所以爲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夏齊侯計男伐北戎

宗曰齊侯計男伐北戎是時患有大於北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

而問舍強國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

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張曰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

秦晉傳卷之六

僖公上

六

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已得立初未

害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害己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者無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趙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雨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徒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

皇極也

王襄王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張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

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其心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恭曰此齊侯之女也婦人不得與國事兩君為會國事之大者而使姜氏與焉禮禮遠嫌者顯若是乎倍公扶姻好之重以親結桓公挾霸功之盛以般樂皆越禮縱恣之為非地德思永之主也宜乎伯業遂衰四夷交橫黃公而不能救均此陽穀之會前後傾殊矣惜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陳曰然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臥其國爾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八終

江都郭夢校

春秋卷之九

僖公中

郕垣集古傳註

僖公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趙曰冬伐而夏始滅黃守以待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向何以存之桓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寅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胡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志寵集其行荒矣楚伐黃而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

一

不救是不從僖公其樂厚矣故狄人復尋今年使衛明年使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也自古帝王之道至誠無息伯者之為假借一時雖欲無息焉得而無息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趙曰鹹之會謀城杞說者疑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萊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為得時也然則諸侯止於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秋大等登公不在而魯公子友如齊登齊侯不在而聘耶先會于此以謀之至三務畢而戒事日至而畢務故書於明年春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卒事諸侯至各書於冊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加齊

參曰夏會而冬復使大夫聘焉蓋其所以謀于敵者將畢事而致命於齊侯也

乙亥王
亥六年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正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則所以爲杞謀者亦隘矣國之所恃以立者在有令政不緣城郭溝池以爲固也若云緣陵阻險杞可以安則我能在遠亦能往杞不能自強而畏備於淮夷天子又不能討有罪而保小寡則所恃以存其國者惟伯主耳爲齊桓者不因淮夷之病杞而帥諸侯以致討如召穆公之來求來鋪平淮夷而定杞焉乃爲苟完之計輕舉土功遷徙僑勞重煩諸侯故書之於

齊襄公九年

二

策以善伯業就襄公小補非復葵丘以前之事業矣會盟所謀者成周城杞二事秋諸侯成周不書書城緣陵足以見意矣彼可毋書也○夏會而春城既不害其爲土功之始終則此總書諸侯乃前目後凡不比會盟盟也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況穀梁散辭之陋乎說者必欲與城邢城楚丘比豈城邢可曰諸師諸侯會釋傳有謀衛之說乎愈比愈不得其解屬辭比事非此之謂也經之意蓋謂諸侯城王城則可矣諸侯城緣陵不可也城邢之所以善者邢遭潰滅遷徙以救邢之師助之城有合乎濟變之宜若遇有敵國外患又未遭破滅而樂以此術施之則所見既小而失諸侯居尊之體似以羣臣而趨君上之事者惡乎可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陳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鄆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鄆子也於是乎姬來寧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及鄆子遇于防使朝焉魯爲己汰鄆子爲己卑矣於婦人乎何議惡魯而賤鄆子也○正曰爲國以禮其禮先已而國隨之鄆子所以不能自存者兆端於此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正曰自莊七年星變至此凡四十一年中間無甚災異蓋伯功亦有補於氣數如此今山崩之異忽見於晉地以言乎邇則晉方內亂而繼之外患以言乎遠則桓伯衰而將終天下之勢日見分裂數年之間災變相繼內有廟震之警外有隕石退鷁之奇齊桓宋襄喪亂接踵天王且出居于鄭也此沙鹿崩之所以爲晉徵也

齊襄公九年

三

秋侵齊

張曰狄數犯疆內諸侯而齊桓不能治霸國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皆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薨卒

莊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內襄王
子七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季曰僖三年徐從齊取舒舒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

公孫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張曰蔡丘之會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是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意而人心始解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由盛衰也故特書盟于杜丘而伯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陳曰教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故救而言次甚義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杜丘桓公爲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衆曰不書日朔俱失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衆曰厲楚之與國此分兵以伐厲翼楚之救以解徐也然楚有以窺其兵勢之不合救徐必不力故久而不退必勝徐而後已其不救厲者以厲猶可以自完也

八月

九月公至自會

衆曰以會至者出險三時救徐不親行無功而先返故不以救徐至也

李姬歸于鄆

陳曰內女嫁恆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李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前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曰夷伯魯大夫大夫既卒書字○趙曰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証○衆曰此必遠廟之宜毀者故於其廢而書之以示制

冬宋人伐曹

張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人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事於厲而襄公乘虛伐之永嘉薛氏以爲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收徐于婁林

趙曰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於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召各返其國是意於救患君忘向何以責其臣宜其運撓不進也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五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衆曰韓爲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無用言伐不書秦伯伐晉言文也自晉致戎又不言咎而逆驕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罪之輕重皆可見矣獲而不言以歸者秦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丁卯年十月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杜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隕石之月鵠水鳥高飛過風而退宋人以爲災異告於諸侯故書○程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鵠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者春秋所以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

廟此天應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言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陳氏曰：星陽之象，見於上而動，忽而為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是陽化為陰，動靜相反而為禍也。獨見於宋，皆齊桓公與宋始禍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於其地，以警之。而宋不知警，六為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衰欲霸，反為楚解之兆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張曰：書季友益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於其卒也。喪之有加，禮賜之以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始變之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六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王氏元本曰：淮，齊鄭相率諸侯而東，畧卻其國而會之。齊霸於是乎益衰，其事才終於此矣。○卓曰：邢侯從宋嘗與會，今忽與齊有，邢自前從與會，爾邢以侯爵而序乎鄭許之下，主會者之所為也。

戊辰，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曰：英氏，舉陶後之封也。為徐伐英氏，桓公之與師未矣。

夏，滅項。

正曰：公出會，淮猶有諸侯之事，而我師滅項，蓋前定平其謀。

也。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說者以爲非公命，皆臣所爲，夫傷之在位已十七年，季友雖死，故文仲猶在，孰爲懼臣而專兵以附其君於不義乎？無難甚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張曰：齊侯歸自會，道由平，齊夫人須其至也。會之子，非禮也。齊夫人持齊女之親，以齊侯止公，故會而爾釋之。然而婦人無外事，公不在而世境會齊侯夫人，蓋亦專矣。齊以南面之君而與女子會，如兩君相見之禮，齊侯亦忘矣。故趙子曰：參議之地。

九月，公至自會。

吳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氏本中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譚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知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二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癸亥，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杜曰：納孝公。○張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既失其制命之義，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今喪在嫡長子，已立宋襄不能因勢從宜，而長幼之序以搖定，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諸侯奉少尊長，六亂齊國春秋以宋公爲戎首，專以伐齊而不及納深罪之也。

夏師救齊

正曰我師夏至齊已無救于公子無防矣而猶得以救齊者
盟人諒許其救之合義而不計其功之成敗也然前衛祁已
盟亦亦聞救而平手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杜曰無影既死曹衛祁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程曰書宋
及則宋也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實齊臣也
秋救齊

正曰齊師已敗而狄救始至則無功也春秋猶錄之不沒其
善也以是知宋襄公之伐為已甚矣○呂氏大圭曰桓公舍
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
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豈刀易身立公子無虧其名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被
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
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張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
利志於富強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
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
烈之卑聖門不追之意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祭曰邢自遷於夷儀宋皆一與桓公之會以其國小而不煩
之也僖十六年忽會于淮其亦休息日久國勢漸張而有志
於諸侯之事歟今狄人狄齊無功而遷戮於衛邢亦不念其

舊惡而借之以伐衛則是邢人志乎讎衛也故以邢主兵而

狄稱人則因乎邢稱人而並稱之非子狄也○劉曰驛駟用
弓偏其反矣兄弟皆姻無得遠矣爾之遠矣民肯然矣邢棄
兄弟之親而從狄其為反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滅國
其為然也不已信乎詩又有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雖閭閻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則雖閭閻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曰宋襄公欲殺齊桓公而行事當命於天子齊召四方同聲
王至今執滕子及秋圍曹皆不待王命春秋所貶也○正曰
宋執滕子以其不從伐齊之命也自以為任征討之事可以
繼齊桓而伯矣不知其威加乎小國而大國未之或附也其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奚以伯耶滕子書名執而不復歸滕更立君故與蔡獻舞同
書名也○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國同姓則名此是禮家殺拾前
人說春秋之言考之於經未為合也曹伯襄衛侯鄭皆執而
不名歸而名是失地不名得地名矣楚滅麇不名殺般名是
滅同姓不名異姓亡矣此其例之難通也使讀者因之二千
餘年莫得其條貫可慨也夫愚謂諸侯以國世者也凡書名
者始終之義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故卒則書名既失國而
復始得國則書名若滅國而國遂滅者君死不名生亦不名
奔亦不名故譚子不名康公不名謂其無復世系之可稽也
滅國而國不滅滅者則書名以志其終以見其復有開立者
也故蔡侯般世子有許男斯皆名以此推之則諸嬰兒沈嘉
頓詳胡豹皆可知也特以其國小而夷史有闕畧耳如此則

失地之說畧得其近似而亦非正義至於滅同姓之說專起於衛滅邢又其然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鄆人盟于曹南

杜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餽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正日是年子魚有將以求衛之言則知此盟爲宋襄國霸也襄公既爲盟主故首書其衛以著其事然非受命之衛曹鄆小國之君迫於威力以私相貸是無王也故奪其爵然則聖人不欲中國有霸乎非也衛之事古未有齊桓始創爲之故北杏之會桓公爲主首書曹侯以志其實而四國書人以貶之及其經營積累之久遂成一匡天下之功春秋於是乎有美辭今齊桓既沒宋襄慕其事行而未有德澤未加而意欲合諸侯從之者僅二小國不待執于孟陽于泓然後知其無成事也故聖人與北杏同譏而曹南則兼以其卒致敗入而譏之若晉文能成乎伯則不復譏矣此聖人待衰世之意權衡悉中者也

鄆子會盟于鄆

杜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子乃會之于鄆故不言如會○參曰言會言盟是鄆子欲往會而受盟也可以諒其意之無他矣言于鄆明其不及乎曹南而道經于鄆也已西鄆人執鄆子用之

杜曰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不書宋使鄆而以鄆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高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謀焉鄆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十

宋修兩棄鄆從宋盟安敢輒戮鄆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方欲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逆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爲用也諸侯終則名鄆子不名變文也

秋宋人圍曹

參曰夏與同盟秋復圍之以討不服者豈獨曹哉襄公不聽子魚之諫而意在速伯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曹叛而不反求諸已視齊桓之親魯衛陳鄭大不侔矣無怪乎諸侯之解體也

衛人伐邢

參曰莒國之役文公憤邢秋之伐而以國讓所以激怒國人者至矣故今年蔡猶未怠而聽其君以伐邢也此修怨之師故與伐衛者同貶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十一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參曰傳謂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此會是五國之君就盟于齊也曷爲內則諱公外皆稱人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之會盟故貶之也○胡曰楚自入春秋其勢浸強齊修伯業猶能制之桓公既沒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惡諸侯之失道謹盟會之始也

宋公

黃曰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爲文明自亡者民之也

辛巳年二十一年
春新作南門

劉曰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借制焉南門之制自僖公始築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正曰案書顧命云遷太子於南門之外是天子之路寢宮門名南門也諸侯亦有路寢其門曰路門不得謂之南門今僖公改舊制而新理之名曰南門是僖王制也故書新作以示譏

夏郕子來朝

齊魯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三

祭曰郕之初封文王之子昭季之弟其後嗣弱附庸於宋意此時宋襄無道却以爲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先儒有如此說郕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正曰西宮上宮也成風居之君所居曰中宮太子所居曰東宮成風屬僖公於成季本懷圖位之私今得居上宮已二十一年天乃出災害以貶謫之春秋明於天道故書西宮災以見意

鄭人入滑

王氏孫曰滑與鄭爲鄰齊桓時與鄭同盟于幽今列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入滑無忌憚甚矣故人之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祭曰前年諸侯會盟于首以無忌齊桓之德此復伯之責也孝公若能依服諸侯領承父業何憂乎衛之荀耶不能平其怨哉乃不擇所從違邇邇狄以爲盟謂可以全耶而究無以全耶也邢之從狄伐衛已失齊之援狄盟邢豈得哉春秋於其盟齊親楚而貶之於其盟邢親狄而亦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

祭曰楚方欲爭衡於上國而隨順以漢東諸侯坂之此楚人之所急欲服也隨服而楚勢愈張宋襄欲伯合諸侯以援而遠之可也乃引而近之可乎

壬寅年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張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業楚狄皆因之以爲患此

齊魯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三

齊邢之盟所以兩害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祭曰盟齊之後楚人再至于鹿上所以視齊宋之能否也而齊宋皆庸主孝公之舉動好爲苟同襄公之願欲專於侈肆楚人知其無能爲也故因其求諸侯而以詐許之春秋列序而人之此三君者無一善可稱者也

夏大旱

杜曰雪不獲雨故書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正曰孟之會楚致諸侯以會宋公是許宋以伯也故序宋於首而稱爵楚及諸侯因皆稱爵會宋有不稱爵者也楚子之先諸侯何也諸侯聽命於楚故推而先之也然則此會也宋

公既成乎伯而忽焉中變即言以執之且加兵於其國則楚子挾詐之所為諸侯皆從而不敢宋於是不果伯矣其所以圖伯者非也故詳言以參識之

公伐邾

正曰須句故而伐邾邾未終乎伐之事而楚便適至因遂罷兵故開年復伐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參曰諸侯從楚以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若自屈於魯實假宋捷以威魯也故春秋不予其恃強挾詐而書人以貶之其不言宋捷何也不從楚以伐宋正也受其遺俘非正也故既貶楚子而又不明言宋捷見我公之不饒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繒

齊侯使元公中

正曰公受楚捷而往會盟其意善矣乃但以凡事不予楚子以主諸侯也書盟于繒而即繒之以釋宋公見我公之往盟為諸侯宋公非苟從楚而已猶愈於會孟之諸侯從楚以執也且以見會孟之不與為得其正也雖楚人以執楚來誘公而公以請釋往會盟宋為不我也春秋之處強暴惟化之以禮而已豈售其奸也哉執而不言以歸故釋而不言歸宋其不肯名與歸者猶未離乎宋也○或謂責我公之不能拒楚豈時措從宜之道或又謂不與楚以專釋將離欺耶

齊侯使元公中

齊公伐邾取須句

杜曰任宿須句順與皆伏義之後封近於齊敵世祀之須句雖別國而剛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順與之比故滅奔及

反其君皆畧不備書○正曰取者收斂之名取非其有也苟不因以為利聖人豈書取乎邾滅之而公復之雖不絕其祀然遂以為已私屬則是我取之也蓋不子其借口於崇祀紆禍而增益附庸也豈謂其因威風之故而非之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邾

家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於楚猶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爵之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張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也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已絕之公心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邾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張曰以宋公主是戰則知邾人罪其慢謀求欲首不度德量力而輕用師徒自取喪敗之禍其受重傷與二毛視執滕君用鄆子輕重為何如聖人蓋置而不論也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齊侯使元公中

主

力而輕用師徒自取喪敗之禍其受重傷與二毛視執滕君用鄆子輕重為何如聖人蓋置而不論也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齊侯使元公中

齊侯使元公中

參曰孝公承前國之餘業不能救宋其成安撫之功又肯納己之惡棄其敗而加之以兵此公私兩忘忍為不義者也故目齊侯而伐邾並書以著其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參曰陳未有從宋之役而楚討其氣於宋蓋緣其後鄭而誣之此禍陳之始也

冬十有一月紀子卒

祭曰紀始書卒而子非其得其義安在左氏曰紀夷也儒者或不信夫左氏說事之外論斷之辭誠多不可信者若祭之於紀而自合則亦未可厚非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家曰鄭伯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齊魯宋衛豈無敵愾者乃命狄出師厥後從太叔以攻王遂至京師失守是王威之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齊魯鄭之元傳公中

夫

張曰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晉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故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惟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杜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正曰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愚謂一字之誤或有之若謂此條全誤則是疑經也烏乎可然則衛侯何以名以其殺邢侯而名之也殺邢侯何以不書邢燬滅矣無復嗣緒之

存不當復書名不書名則亦不書殺於名衛侯而見殺焉蓋

諸侯敵愾也不可以相殺相殺罪之大者也不可以殺罪首故書其名書名以滅則知其殺邢侯也國曰滅君死亦曰滅經曰衛侯燬滅邢既明著其滅國之罪而又較他滅國者別書名焉則是既滅其國又殺其君負兩大惡故必顯著其名以待罪之及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張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議之

宋殺其大夫

正曰宋成公即位及楚平往朝於楚今年晉文公即位成公以其善於晉也請殺楚即晉於此時殺其大夫蓋委罪於其

臣以掩其從楚之失春秋以其非大夫之罪故不著其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注曰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義於陳

以示威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趙曰莒自獲季之後未嘗一通於魯其怨深矣衛成繼立新

焉在衰絰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

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

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何以為平哉蓋平之

意出於衛莒猶疑晉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奉命焉則夫

意出於衛莒猶疑晉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奉命焉則夫

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正曰衛稱子立未
踰年也稱度而繁之以國不稱族小國大夫不得比於大國
之卿名稱之際其嚴如此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卷之十

邵坦集古傳註

僖公下

僖公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于衛甯速盟于向

趙曰泚之盟衛以君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
以君會何哉初衛欲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
雖難苦魂之次必躬行也莒魯之怨舊矣莒子安能測魯之
心哉故先以大夫聽而測魯之情也既為泚之盟矣莒知魯
肯下平已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己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
子必親之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無與焉故
以大夫與敵質信而已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
公不以為抗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鄙不及

趙曰齊魯固有怨矣宋納孝公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
於孝公為嫌也然既為齊之盟前怨固已釋矣魯無慮齊之
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畧其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
我劉魯固當禦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乃遠追以至于鄙
則侵非義師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正曰初則忽于禦寇
後乃追之失也言有畏者則非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趙曰齊孝此舉不義甚矣鄙之役魯追而弗及初未報齊也
何為而有北鄙之伐哉孝公不知有義者也宋有納己之恩
尚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

衛人伐齊

祭曰衛與魯盟于洮故憤齊之一再伐魯而與師伐齊不言救魯言不至危而望救也衛欲修四鄰之好平其怨可也伐之則過矣非已亂之道也故人之

公子遂加楚乞師

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討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張曰僖公初年能勤於治務農閭閻以殷富中半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刺其亂孔子罪戴文仲竊位蓋此行文仲爲介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祭曰公子遂始見經而以乞師行然則遂亦便佞諂諛之流而不知義者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正曰楚人滅夔以不祀而夔辭涉於怨望楚人怒而滅之僖者言禮使其爲禮夔子豈不能據禮以對而待後儒言之乎但楚欲并其讓之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夔子不名夔遂滅之夔子淹留於楚後嗣無與復者又何名焉故止著楚滅國之罪

冬楚人伐宋圍諸

范曰楚人出師爲晉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宋曰楚師一出而三國受其禍晉之乞師引之也罪可掩哉

公以楚師伐齊

正曰僖公此役雖能掩憾於齊而不知其即楚之罪爲已甚

矣春秋書以謂其倚刑權之力而陵辱齒之邪非所以爲自強之道也齊孝連兵備禦謂魯窮不能報乃楚師一至遂坐困失地是其自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成公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正曰成公卒稱子桓公來朝復稱子傳謂杞不共豈非以其用夷禮爲不共歟杞之用夷禮自伯姬來朝其子已見之矣故春秋謹而書之也先儒謂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然則聖人何容心哉必謂聖人避僭不貶人之爵獨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況吳之本爵非子而稱子記曰四夷雖大稱子此言是也若謂時王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黜則當時王命樂不行於天下矣獨行於魯爾之杞乎且即以王命黜之春秋必不彰之權衡之精非淺識所能知也春

秋書王命者庸有幾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杜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許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借之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魯不得已有以知其爲謀不遠窮業之所以察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祭曰三月而葬速蓋昭公方殺其子而自立何有於哀戚之情乎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正曰責杞無禮而帥師以往蓋臨之以威也聖人惡其用大

寧陵小國故書人其質晉之入杞與他人國者蓋有間矣杞子任其咎而不拒則晉師亦未必甚焉暴也故大羊伯姬來魯焉又四年而伯姬來求婦焉而知此人未絕其軀好也桓公在位日久能因此而復修其禮故文之十二年進而稱伯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曰楚稱人貶其合諸侯以圍宋也○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于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故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葉曰晉文公之與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成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意

春秋左傳卷之五

四

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成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子王夫宋是會陽非解圍也○家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自宋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己丑王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家曰去年晉圍宋盟于宋皆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是併兼之計也而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問事而重舉晉侯謂其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黃氏正憲曰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國晉所持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侵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晉言伐

衛以致楚師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張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者楚命也晉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趙曰晉殺子買本有兩意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成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蓋以晉楚之強弱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楚人救衛

高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若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吳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杜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誦而不正○劉曰稱侯以執者伯討也其為伯討何曹其公為

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亦節者三百也界與也晉侯執曹伯易爲與宋人爲誦也○張曰自晉侯伐曹至此皆春秋善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帥宋師圍曹是日城濮楚師敗績是日晉文始見於經凡三戰皆晉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曹者齊之屬故是人復張則其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盟以晉者數矣今又開之臨年天下諸侯莫能與仇晉文當起存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故召陵之盟敗績○戰事與齊桓晉文也○劉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晉侯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當是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晉曰是子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狂勝之事故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求勝乃一敗而輒殺之也○黃曰楚殺得臣而晉文爲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敵國望而忌之今楚殺之以快陳以是知楚之無能爲也

衛侯出奔楚

吳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間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故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宋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高曰晉一戰敗是城濮諸侯向之附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霸諸侯也○張曰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天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陳侯如會

杜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汪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陳侯雖來與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向緩故不及於盟歟也至于溫則其公居喪而亟會不敢少怠矣

公朝于王所

杜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曰王之所在諸侯朝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吳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書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正曰天王下臨於其既會朝王而書之所以尊天王也而說者以爲踐土之會諱之豈知春秋之法者哉不曰公及諸侯見諸侯久不朝王於此一朝不足書也書公朝而曰于王所見公之久不朝京

師也於此一朝病爲得禮惜乎其不能撫而充之以復見西
周之盛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頃出奔齊

杜曰元頃雖爲以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呂氏大
主曰凡書自皆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也書自楚歸則即
楚之罪著矣○正曰衛侯初歸而殺叔武再歸而殺元頃元
頃書而叔武不書叔武無罪也謀殺也尊者謀殺無罪雖不
義不當治也又何書焉殺叔武不足以償之然可以諒衛侯
之情矣故春秋皆沒而不書舊說皆成於書名雖多而無當
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春秋傳卷之八

八

杜曰莊公女歸寧曰來○正曰伯姬已老矣其來不止於歸
寧而人紀之貞杞伯白知其非故不深憾於魯而伯姬復來
親魯也春秋書之所以志其能篤親好

公子遂如齊

吳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適卒未及報怨晉文既
伯齊魯均爲受盟之國故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魯因使
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杜曰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
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吳曰諸侯從楚而圍宋者
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
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救之使復

國家猶欲討衛者元頃之於晉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
踐土無邪奈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而至可見晉伯之
盛矣

天王狩于河陽

味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
其自旗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高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
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者也○張曰召不
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古行巡狩
之制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矣
故書之○吳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
晉侯以爲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
王來狩於其國之地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
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春秋傳卷之九

九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吳曰踐土之盟天
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諸侯以朝王溫之
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諸侯以朝
王也古者天子巡狩于方岳其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朝焉此禮
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
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謙而名則正心非而
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孫曰爲元頃故也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
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程

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正曰歸于者一之字猶所謂放之于越蓋禁制之傳曰與諸深室則其權在晉天王無與也故衛侯歸而不言自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高曰晉文公其比之說而執其君非伯者靖亂之道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陳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者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魚石樂盈復入皆仇辭也○吳曰元咺謂諸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衛主之威而易置其君趙之罪大矣奚啻富服今將之說而已哉

卷之十

十

諸侯述聞許

杜曰會溫之諸侯也○吳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伐曹伐衛入曹兵威若振稿又合諸侯勝楚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待義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盟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聽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不能服弱小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氣肯盡其心力哉

晉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孫曰三月曹伯襄執此言復歸者晉文放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放之春秋亂世強侯執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故之曰我而已○孫曰此言是晉見曹伯方釋其兵趨伯主之令小弱之君不遠處亦可憫也

庚子年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廋來

杜曰葛廋介君名不朝朝不能行朝禮○陳曰介一歲書至意將安在乎故重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公至自圍許

張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崔泉

卷之十

十

杜曰晉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連盟盟公侯王子虎連盟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陳曰此晉初以大夫盟于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盟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委數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大天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秋大雨雹

泰曰董曰雹散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為雹程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診氣也陸佃曰陽散陰為雨陰包陽為雹據此則雨雹皆陽不勝陰之異言大則為雨矣當秋而一陰初動猶未盛也乃能散陽而大雨雹是其凝聚不和反其前道害及物類不善之積亦如是耳○汪曰傳公順能勤於政

事以銷天災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譏遂為文公繼權之張

木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移盧來

何曰前公剛許不在故更求何

春三月

夏秋伐齊

何曰左氏云秋問晉之有鄭處也侵齊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秋伐齊下書圍鄭義可見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殺

正曰元咺不君其君春秋猶曰其大夫不與羣臣之背其君

春秋傳卷之十

十一

也殺元咺固得其罪而暇乃其所立故以殺之者及之專罪元咺也元咺之歸曰復歸則其損反而專衛也立取不書不與其立者得為君也故取立踰年而猶曰公子殺其與元咺並誅而書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殺一以君殺臣之罪言之明此則知君臣有定位而擅行易置者使取連坐之戮爾

衛侯鄭歸于衛

正曰歸不言復自京師歸非自他國比也復書名者外見執於晉內有元咺立取之亂故復書名以歸記其始得國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正曰翟泉之盟非義舉也春秋深貶之鄭人不至可謂知義矣晉侯以其無禮於己即為貳於楚也春侵之及秋偕秦伯

圍之是不自咎其盟之過而專肆其虐於鄭也春秋衛其本而以貶翟泉者貶之貶稱人焉秦伯如知其非義相與俱去可也胡為而私及鄭盟為之遺戍背晉徑歸以就秦晉交爭之費豈非見利而忘義者歟

介人侵蕭

張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張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杜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春秋傳卷之十

十一

蔡曰如魯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

王姜上二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正曰濟西田魯之接壤也取之曹不繫曹者晉取之曹以分晉非晉力奪之曹也曹次國也能有幾何田以云分之諸侯乎益晉方伐衛晉殺公子買以助其威晉德魯之深魯事晉尤甚晉文憾曹故削濟西田以惠晉他國無有也春秋以其藉大國之力奪人之有故書曰取不繫之曹晉之惡亦著矣曹自是不與於晉盟者十有六年蓋削弱之甚力不能支也說者顧以為晉之故地曹侵之而晉復之不思曹最小弱每會盟從許男下安能侵晉之田乎況曹伯常朝晉又安敢侵

魯之田乎欲主汝陽田之例而棄左疎未有論世之議也
公子遂如晉

正日如晉拜曹田則知濟西之為特賜也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

杜曰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啖
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禘穀于上帝於郊故
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用天子禮樂亦有郊祭郊皆用辛日
故以二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
謂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趙曰牲一也或
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牲具而卜郊不
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正曰入春秋以來近百年矣而
魯郊始以上書知前此不卜也前此不卜今何以卜蓋魯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宣公

賢君在位日久心疑其禮而決之於卜也卜之不從而不郊
善矣故書曰乃免牲惜乎其不據而充之以盡革其俗也猶
三望而後此之卜知其跡此而為之者歟然于四月則言卜
正月則言牛知正月不卜而輒行之也春秋於牛傷而書之
是亦卜之不從而書之之意也九月則書用矣亦甚矣

猶三望

啖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望望猶非禮也○正曰虞
書云望于山川左傳楚子軫云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
也其專以水言者對祭河而言也周禮有四望蓋天子有天
下者也故四方之名山大川雖不在畿內皆得望而祭之今
魯僭天子望祭而經言三者蓋東方之山川莫大於海與泰
山魯既得以封內之望而祭之矣南北西三方非封內也魯

亦故天子之祭法於郊祀之後而望祀之蓋既用天子禮樂
必備用之也而說者猶以為此天子闕一又以三望為泰山
河海豈天子之四望增一而足乎一者何乎江平淮平衛平
華平若疑望不止於山川則虞書一言比諸他書益顯宗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劉曰其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正曰來正也來求婦非正也春
秋以其不謹於大昏之始故書以罪之夫始之不謹未有善
其後者也故叔姬歸紀不書於經而其終有見絕之事為人
父母而不備禮于婚娶之始遂致失所於其後禮之於人大
矣可不謹哉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宣公

秋圍衛

吳曰去年狄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
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祭曰帝丘古帝顓頊之墟亦衛地也衛避狄難遷都于此蓋
亦擇其地利而為之春秋書之著狄熾也而晉文主諸侯狄
乃至於斯其為伯亦僅爾

癸丑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狄人侵狄

胡曰其不地者盟于秋也再書斬人而稱及所以罪衛也盟會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即其禮制刑牲賦直以要之哉

冬十月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正曰晉之亂防於殺申生故春秋專罪獻公至於重耳之出奔復國殺懷公皆略而不書以獻公為首禍也此亦如齊桓公屬其子昭於宋襄復有弑命以致無虧見殺昭弟潘復殺其子而代之春秋皆不書以為是其父之生亂其繼事不足以寓夫褒貶故略之也晉文之圖伯始於救宋春秋重與之豈非以其不滅二國不侈殺傷首以救民為務進賢為急制楚雖出於詐力而功實被於諸侯朝王雖不于京師而意實致尊於天子故一年之內五舉諸侯盟慶土會于澤均為美

秦晉盟于澤

左

辭惜乎其不能善持於後也自是執衛侯圖計盟羣泉圖無一不致其謀貶矣王道公而溥伯事私而偏經聖人之裁訂無不各見如此

甲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正曰秦本欲襲鄭及滑而謀洩使其全師而退猶未為失也乃乘便入滑繼兵劫虜所謂動而無所必有悖心者於此驗之矣穆公貪而無謀三帥輕而肆虐君臣皆惡同罪之師所必加也然言入滑則不但無及於鄭而亦不能有滑矣既入滑則晉師雖至亦無救於滑矣是豈不可以徐為圖也乎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秦日報公子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秦伐敗秦師于殽

正曰秦穆公寬成于鄭晉而去後聞杞子襲鄭之謀遂遣大臣之諫而專任孟明孟明不能推事之宜審酌行師之道以正救其君而喜於權寵出師而東皆所謂以貪勤民者也即使謀不洩於滑師能及於鄭越國以鄙遠知其難也況晉方強盛出師以斷其歸路鄭人必不用命以助秦三帥孤軍其不至於覆滅者鮮矣晉亦何遽失乎霸今既未能至於斯肆其悖心滅滑而還其罪自不可掩為晉計者崇本而後及於末先家而後圖其國葬期伊邇大禍當終人道莫重於斯時一失則後雖悔之無及矣晉之君臣宜慎其葬事俟其既畢而後告於諸侯明正其國鄭滅滑之罪合兵西向則吾意秦人束手而殽殽後也秦人既屈有晉之強有諸侯之從

秦晉盟于澤

左

秦亦安敢肆其報復之志而不務出此而必伐秦師之言急功利於一時當是時樂枝已有違言矣豈亦有見於得失不在斯時歟清其勢處同僚不能如晉文之止了犯也先彰激於一發襄公易衰而行連兵姜戎掩秦歸師殺傷慘烈三帥並囚彼以為可以懼秦而使之不敢再出耶殺尸成積秦人之怨深矣諒陰不終人倫之本薄矣縱敵患生殺敵而怨遂釋乎違天不祥豈天幸爾以為暴乎三帥獲而正其導君謀利之罪猶可言也從夫人之請而釋之遇先軫之怒而追之襄公之行事顛倒錯亂不可言矣殺之役晉人邀一時之功利而反致秦人報復之無已不能以其間修禮於諸侯同獎王室南服強楚此聖人之所深致憾於晉之君臣者也故於此晉人以貶之而於他年之交爭亦互讓之至文之四年始

正書曰晉侯伐秦則前此之同貶可知矣說者顧亦從功利起見謂殺之勝乃晉不失伯之機聖賢經乃以權變禮之義大節以得中為貴也秦師還矣既非而伐之未為不及也當喪而從成日多殺則過矣

癸巳葬晉文公

高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吳曰據左氏傳狄之敢於侵齊者聞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張曰信公廢升陘之祭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

秦晉之戰

大

晉文方廢秦狄內訌故君臣厲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

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正曰狄之為列國患自莊之季年始矣經齊桓晉文迭修伯事未嘗一挫狄師春秋屢書之傷王道之衰志伯功之狹也今晉敗之十算是不亦計之得乎春秋宜有美辭乃其書法與敵之役不與登謂狄不當敗耶蓋聖人以倡明大義責晉襄而不以一朝倖勝望晉襄狄之侵齊在文公既葬晉之敗秦在文公未葬與其廢喪紀而敗秦曷若既成禮而伐狄安攘之義前准之矣不務出此而聽其侵侮由是無所畏忌加兵於己然禮之雖能敗狄亦祇云自完耳春秋以其不足以示義故稱人以畧之獲白狄子不書以其績為不足序也

冬十月公如齊

家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文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曰左氏云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祇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晉子謂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益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劉曰九月其封為剡剡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

秦晉之戰

尤

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詠不行舒緩之應也○孫氏覺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舜倫攸敷天過於陰陽而常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秦曰草可以殺而隕霜不能殺李梅未可以生殺而結實此萬物不順天威之象也繼公薨而書此異其以信公猶能總理庶政而後此將有繼勉之患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正曰許從楚最堅雖十一國圍之且不能服今首合陳鄭伐之許即從晉豈非文公所不能致而襄公能之乎晉以是告於諸侯亦一時之盛舉也而夫子修春秋至此則從而畧之

祇書人焉謂襄公之圖伯伐小以示威雖得許之服未可卽
謂伯事之修也故畧之也觀楚師至而陳卽與楚成鄭亦受
兵則伐許之役何足與乎

襄公下

干

春秋卷之十一

文公上

乙未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卽位

陳曰嗣子爲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高曰卽位於
未葬之前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
不可踰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家曰僖公
魯之賢君魯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天子所以厚諸侯無貶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公上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
合瑞爲信信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祭曰書錫命
於僖公既葬之後蓋以重天王優渥之典文公繼正以是加
之不爲過也特視文公所以仰答之者何如耳

晉侯伐衛

王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
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於諸侯
復聽且居之言朝於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
是畏威復歸於晉春秋以其克續父功繼爲盟主故書曰晉
侯伐衛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曰謝錫命也得臣叔牙之孫○家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於廟為盡而文公循舊事不能往也

衛人伐晉

趙曰春秋之時所宗者衛主衛聖人皆苟抑諸侯而私衛主哉存衛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衛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衛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吳曰凡晉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正曰晉之取戚不書方于晉侯不即彰其取地之非也故會晉侯于戚晉侯之疆戚田者矣晉侯之取戚田亦書矣此春秋是非之公也

義集卷之三 文公上

二

惡不能相掩者也魯公不自往而使費失會伯主之禮此

之所以來討而處父之所以盟公取辱之由其在斯與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何曰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

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言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

言君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公孫放如齊

高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昏於齊放也

丙寅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正曰伐衛稱晉侯于晉伯也此稱晉侯無異詞也書及秦師

也穀不言戰秦師欲歸無意於戰也此言戰者秦人報怨晉美禦之均志乎戰也穀曰敗秦師晉侯也此曰師敗績罪秦也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此類是也秦以貪勸民自取喪敗不思悔過思師而復事報伐其仇晉之六晉侯方修伯業敵加於已然後應之春秋無貶也說者泥於書及謂晉不諱之以詞命為志乎此戰也下知稱侯稱師不書及何以成文城濮書及亦有責晉意乎使詞命而可以卻敵暴師露眾孰不憚之安見晉之無尺書至秦也茲彭衙之役書曰秦師敗績見秦人貶武累敗可以知止矣秦績敗而晉績亦有足錄者矣

丁丑作僖公主

正曰三傳言作主皆闕不時如左氏說則是自卒哭至今始

義集卷之三 文公上

三

作主也夫既葬及虞登其無主況僖公之葬天使來會正以

五月之期禮莫隆焉豈廢虞祭既不廢虞又豈無主而虞此

必不然者也如二傳說則是練祭宜作主踰期二月始作主

也夫古有練祭小祥之祭也自虞而練自練而大祥自大祥

而禫皆在喪之祭以漸而殺不遽用吉也豈必易主如何氏

所云埋虞主於兩階之間乎此皆據禮文之末以說夫子之

經不知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求禮者當於春秋其所書皆

大義之所繫不區區於小過不及之間也夫十二公作主附

廟豈必毫無過差乃未嘗書獨於此書之蓋從古未有今乃

作主也變禮之大者史書於策聖人存而弗削其言作者安

作也然則所作何如主吉主也作吉主何意為將大事於太

廟欲躋之也喪主不可入於太廟故作吉主然則十二公之

主三年之內皆不廟祭平考左氏所得及展氏鄭氏之論得其榮矣左氏曰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祭皆適於廟其說以廟爲時祭且勿論其言特祀於主服氏云特祀在廟是其義也又云三年喪畢遭公晉乃於廟立左氏意乎鄭氏云惟耐與練祭在廟祭之反於廟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恩按此說則云反虞卒哭作主耐廟即於廟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練祭及大祥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遺祭皆迎主於廟宮而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禫不與焉故若禫於莊公則謂之謂喪三年不祭者應說也三年喪畢主刻而文之廟則易橋改塗其謂於練焉壞廟亦應說也然則僖公此主一踰于太廟反於何所乎僖與閔爲兄弟不富易世還廟又不可謂僖同官故別立僖宮其主蓋反於僖宮

喪祭禮之五

四

也桓公於隱爲弟不當還廟又不可應桓同官故別立桓宮桓宮僖宮不在四廟之數此其制未爲失也但親盡則宜毀至哀公時親盡久矣猶不毀故見災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杜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稱○胡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吳曰晉以士穀主盟晉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程曰士穀以襄公之命

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祭曰自冬至秋中歷春夏久而不雨爲災已甚不曰旱文公不憂旱也在位十八年經不書等益知其不知憂旱也故歷時而總書不雨者三皆以著其情慢時政不憂天災輕忽民命之甚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踰僖公

祭曰祭於太廟或曰有事或曰大事何也先儒謂有事者時祭大事者合祭也合祭也毀廟之主求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廟三年一舉五年再舉是其制也不書祭名於祭無議也踰升也升僖於閔之上是爲違祀也僖爲閔兄繼閔之統不嫌以長繼幼猶至於祭事又可亂其君臣之分統承之次乎

喪祭禮之五

五

聖人謹而志之以有其失垂萬年之法也此柳下惠所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厥文仲爲不知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祭曰晉合三國之兵以伐秦晉聲其闕鄭入滑之罪責其彭衙逞忿之私須其既服取成而還雖非招搖懷遠之道猶爲窮者已亂之師乃不此之務而徒曰報彭衙之怨報復相猶寧有已乎取其注邑侵及彭衙秦人猶未心服先且居等依然無功而還也此其所以見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何曰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宋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孫曰納幣之禮婚姻之將成也文公於納幣之時猶在喪制之月春秋以其喪而

婚故書以罪之也

丁未年三月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趙曰內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內矣晉襄紹

南未嘗一出與諸侯為衣裳之會而輒以大夫主之吾於此

知其不足與有焉矣襄公之霸易於桓文桓制楚於方張文

敗楚於既城雖平為力襄公之世商臣有滔天之惡楚人棄

之此襄公之霸實也乃不能就而竭力於無事之秦以大夫

主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受其弊區區潰最爾之沈以為

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隘矣宜聖人之以示貶也○秦曰

征伐會盟使大夫專之桓文已見其端而襄公為尤著彼豈

知大夫交相依附無益於人國哉伐秦而僅取一任預楚而

止潰一沈以三軍之威要而於年細裨於天下之公義在焉

稱國之計耳聖人見微而知著於此兩役隱而帝之所以

威福之下移而他日形諸嘆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夏五月王子虎卒

杜曰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

同盟之禍為赴○趙曰天子內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

書以誡伯術

秦人伐晉

趙曰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實忿兵矣前日之

兵端晉敗之彼君子歟固亦忿忿望秦秦實伐人自取

其敗論者徒見殺之敗有悔咎之晉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為

于秦穆今自殺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為悔也

人特取晉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

春秋書人其貶可知矣○正曰後世列秦穆於衛徒以王官

之役偶一勝晉耳聖人蓋不予秦以伯也彼徒與盟主爭而

又未嘗終能勝晉主盟中夏何庸伯哉

秋楚人圍江

黃曰晉襄嗣位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與秦為敵

無暇圖楚商臣遂發兵圍江以威江惟間小國非專報伐沈

之役也

雨至于宋

正曰彗飛過宋遇雨而降宋人以非其地之所生異且為災

故以雨彗來告春秋書之以示恒鄰之憂○說者以為自上

而下眾多如雨故曰雨此雨近浮以為自上而下天降之災

取曰雨此雨近雖大無害也雨亦非災也而雨可云

雨則星履當云雨星也使無雨而可云雨則雨也亦非無雨

也本水而言雨以其雨也履霜不言雨以其無雨也聖言皆

實說者以游移之詞前後相蒙經義何日而明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秦曰晉以處父盟公於其國無禮甚矣今乃知懼而請改盟

宜若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者故書公之往朝而無所降乃

晉侯素懷不即修禮於諸侯使公久留於其國然後盟禮定

焉彼然知悔而不知改故書時書月書日以彰之見其所以

懷諸侯者不偽耳豈能免於無禮之譏哉

晉陽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國解
非救楚之師也故明年秋楚人滅江○正曰晉侯致勤於江
請師於周周使王叔桓公臨之楚父苟能知義尊王臣以爲
上將帥師底江江奮於內王師晉師伐於外楚人不懼而遁
者鮮矣如此則江國既解而楚亦不再動無益之師天討既
行而晉之君臣亦斯屈臣扶之力尊王救忠定伯在此行矣乃
不此之務而獨出詐謀引兵伐楚以僥倖於江國之晉解遂
自謂其能救不知以是詐楚而益中楚人之隱憾是連江之
亡也往年夾泝之役陽處父以詐謀得志於子上春秋鄙之
而不書今復施之於救江是專向詐謀者陽處父也故書以
罪之王叔桓公之行非天王之本意故不書

成十九年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八

春公至自晉

祭曰書公至於春見其以盟晉而廢朝正也

夏逆婦姜于齊

劉曰逆婦姜于齊書之畧者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
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由文公闇弱不能率禮而行以爲苟
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
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過也雖夫人預有貶
矣當是時夫人冒大禮以往遂無所依據以危其身而公其
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以此觀之禮之於人
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
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
之道也

狄侵齊

祭曰書狄侵齊晉襄無攘服之功也

秋楚人滅江

趙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
江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闕於前處父持之
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揚言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
救宜其不能滅楚而致江之滅也

晉侯伐秦

正曰秦屢伐晉非止報被之役亦以爭強也蓋以爲得志於
晉則主盟中夏不得志於晉亦威振西戎聖人惡其伐盟主
連兵交爭使不能撫綏中國攘服楚狄故貶秦至是晉侯伐
秦秦人知晉之不可與爭也不復再出則晉伐爲有功故以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晉侯得獲服之遺矣先備皆以報復爲說不得經旨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曰衛自孔達見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
晉伐沈自此衛服伯主而無事矣又次年春晉逐歸孔達其
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甯俞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
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蓋如此夫

冬十有一月王寅夫人風氏薨

蘇曰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沒也
以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之考之舊
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也

己未王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曰：秦王曰：含口實車馬曰：贈。成風莊公之妻天子以夫人禮贈之。○胡曰：歸含且贈者，厚也。及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贈之，本以成風莊公之妻天子以夫人禮贈之。王不能正，又使大夫以含贈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也。道非小失也，故特不稱天以詳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曰：仲子雖聘，其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何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別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士

杜曰：召伯，天子之卿。召伯來會葬，猶伯也。○蒙曰：天子於魯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者，豈不甚明乎？○祭曰：薨，葬臣子之詞也。貶斥之義，無所施故書之。無異詞，天王法紀之宗也。而優禮侯妾，變法亂紀，故不稱天以示貶其再見者等失也。故其貶同也。

夏公孫放如晉

高曰：王合且贈，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有特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郿

趙曰：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不足以宗諸侯也。楚商臣不君，都叛楚，即秦以穆公之霸為足恃也。及

楚滅江，則都懼而貳於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郿，會亦念所以致郿之貳者，誰乎？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能能言之矣。

秋楚人滅六

正曰：書滅六之意，不出滅文仲數言惜乎解者之弗善也。愚謂聖人之後三代，紹其封所以建德也。分其土而治其民，所以庇民也。今一旦滅六，是盛德之後失其封建，晉為伯主不為之援，故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其所以譏晉襄者深矣。聖人所書之意亦若是爾。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林曰：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子十一年六年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士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杜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范曰：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正曰：如晉聘也。求遺喪之禮以行，蓋聞晉侯有疾，慮事之周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汪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正曰晉殺陽處父三傳皆非篤論左氏以爲侵官臆斷也公殺以爲君漏言聖空也彼蓋以爲襄公死而君功求其爲君殺而不得故整爲君漏言之說以罪襄公於既死至其所以爲說者一則曰射姑民眾不悅一則曰趙盾賢射姑仁意既相背語亦不經處父至自溫而有改蒐易中軍之事則不待君漏言而知其爲陽子之所致矣襄公亦可謂能從諫進賢者矣陽子亦不得爲擅權侵官者矣況襄公卒賈季猶與宣子議立君宣子不從其議使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趙孟使殺趙盾賈季之怨始深思趙氏之所以班在已上者處父爲之也故使趙盾居殺處父則其謂聞言而怒出刺陽子於朝者安也然則聖人所書之義三子蓋皆不察耳若謂實處父之黨趙氏則不當顯其罪於狐射姑矣若謂專事射姑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之殺處父則不當書殺而晉晉人殺矣蓋陽子之所爲者爲晉也事繫於公而射姑以私怨殺之則晉當以公義討之而宣子當國乃歸獄於趙盾伯釋首惡而不討又使史墨去其幣其於晉國之法枉矣故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在射姑也明矣晉國置公義於不問其過賊也罪亦著矣義關於國故稱國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何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敘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漂鬼神故事必於朝者感月始生而朝○杜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

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杜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王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爲政而設也○朱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焉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黃曰自文公忘棄時政以閏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至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杜曰倍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邾太皞之配以與邾國叛臣非禮○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衆曰倍公取須句於邾反其君書曰取遂以爲附庸也文公復取須句於邾實邾文公子遂以爲屬邑也苟因以爲利皆書曰取所以正封疆止貪暴其義嚴矣

遂城尹

杜曰郕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郕備邾難○孫曰重勞民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汪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李曰昭公初立羣族作亂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出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

宋人殺其大夫

杜曰鄭固二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

者眾死者無罪○祭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
公孫固直書曰盜而曰宋人者著其惡眾也又以見昭公之
失眾也稱大夫不名無罪也大夫無罪而見殺君向何以堪
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正曰襄公卒太子幼有先君托孤之命而趙盾輕議立長君
逆公子雍於秦先蔑昧於奉使荀林父不規趙盾而規先蔑
知趙盾剛愎不聽其言也乃先蔑亦弗聽而違使於秦及夫
人曰抱太子以啼而誦先君之言以責趙盾趙氏始知其不
可而背先蔑立靈公迨先蔑還而秦人多其徒衛以送公子
雍事既驗年是明知其立君已定而輔雍以爭國也故秦晉
皆貶而稱人晉曲為甚故書晉及夫立邇之義春秋所重故
書子同生而趙盾謀國廢立之際反覆其難以致秦晉兵端
復起於令狐之役內則君臣之際不能善其後為大臣者可
不戒哉先蔑書者以先蔑為知罪矣盾罪不益著乎奔不言
出自軍中去也

狄侵我西鄙

祭曰經書狄侵列國所以責諸國不能攘也說者以為問晉
難蓋是時晉襄已歿狄復肆爾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吳曰經書諸侯皆前日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
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序諸
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
○正曰先儒多從左氏公後至之說不知左氏傳例原不足

以盡春秋之義據其事以說經可也據其例以說經不可也
吳氏此條深得經旨細釋之而趙盾不善相幼君以紹伯業
諸侯以親從而聊且會盟皆可見矣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高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泚之盟故娶於莒故許
其盟而請往蒞之○吳曰魯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
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無政臣之無禮也況代弟逆名
况不正卒以淫奔禽獸行也

王十三年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子崩

祭曰經書天子崩所以志也然而晉魯之政在二子矣

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祭曰扈之盟公有後至之慢晉人來討公子遂會趙盾盟于
衡雍因以無事斯盟所以志也然而晉魯之政在二子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孫曰一入行二事相去四日於經可以言遂乃兩稱公子遂
二事皆受命於君而後行非繼事之謂故不曰遂也○胡曰
聖人不以遂事書之所以辨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孫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
誅放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晉所至者舉京師為
重也○張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於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

命而徒反己爲不教之罪況懷柔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正曰殺其大夫是矣而復稱司馬奔稱名氏可矣而止稱司城皆下其姓名杜氏前明不名爲無罪此豈有異耶考傳之所載魯原合司馬以讓公子叩詩鮮司城以與蕩意諸是一言者皆以君之任也豫壽懼禍不爲叩及意諸爲之皆一心以事其君也夫爲人臣者一心以事其君又未嘗有長君違君之事豈非君所持以無恐者乎乃公子鮑厚施於國裏夫人助之戴穆之族協從怙亂志在翦君之翼殺公子叩等春秋直諒逆黨以宋人殺之不但曰殺其大夫而更曰

殺其大夫而更曰

司馬明乎司馬近君而爲守衛者也且六官獨司馬意在君也逆黨殺之以孤主勢國法宜何如哉不曰公子叩稱司馬而其人可知也且明叩之無罪也孔叔鍾離不書非卿也奔者非其罪不書若書意諸來奔則罪在意諸也故書司城而隱其名且明司馬之外獨司城意在其君今因亂作而奔奔則昭公固孑然獨立者矣此來奔之不可無書也然意諸非負罪而奔者又何名焉善乎黎氏錡之言曰司馬殺而司城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弑○說者皆云昭公無道二子不能其官信斯言也彼四官者可謂能其官矣何不已宋之亂也昭公無道傳誠有之其誤在乎欲去羣公子朱亂遂以不歇爾其他惡不少槩見考其始終不過無爲之人也視彼逆黨其輕重爲何如哉春秋撥亂反正於亂之中又亂

異其君若臣不衡之以國法大失經旨雖多言如嚼蠟爾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江都郭慶校

文公

春秋

存亡自來求金

高曰公孫放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趙曰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購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陰家宰歸政故不書使若家父求車在王未崩時則書使矣使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正曰詞先克之賊而殺先都士殺箕鄭父宜書國殺而稱晉人殺者晉君方少趙盾當國不能安靖羣僚使以爭政之故怨讎相殺交變四卿晉實內亂直以爲趙盾殺之而已矣人者孰謂謂趙盾也春秋以趙盾之用法爲已頗矣射姑與三子同罪射姑奔而且使與駢送其帑三子則殺之是以一人之私意爲刑戮也故稱人以切責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策曰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泉水載馳之時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恥之心油然而常存而不以晉之亂始於

不能正家家道不失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家曰姜氏始歸於晉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全歸寧於齊○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歸寧也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歸寧而見義非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驅臣伯妾比而爲姦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晉人殺其大夫士殺及其鄭父

祭曰言及之志兼也非因此而及彼也主少國亂多殺卿佐范山有以窺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張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其列國正當力振其始以振霸國之威乃視爲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災溺之舉哉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何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怠慢政在大夫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屬同也○正曰自僖十四年山崩至此凡二十八年而有地震之異是氣連不轉而爲治日入於亂之象也以言乎邇則大旱災年以言乎遠則上應星孛試逆之禍

接踵而起南北之勢受其危乎宇內之弗寧又將閱世矣

正曰楚君以自通自會而己然矣楚臣以名稱自舉提而己然矣合其與諸夏之通故建同於諸侯而昔曰楚子使微來聘然微不稱氏猶從下國大夫之例也至楚莊既霸則楚卿大夫皆盡同於大國亦其勢然矣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楚之來聘因晉君少而大夫交亂欲乘此以圖諸侯故來結晉耳

秦人來歸僂公成風之從

杜曰衣服曰從秦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僂公並及成風○高曰秦晉方不睦而晉數與晉通故秦人歸從以觀晉之情也○張曰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

秦人來歸僂公成風之從

從於晉獨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正曰僂公成風之稱自設梁生事悞梓遂敗千餘年儒林之惑愚謂杜註確不可易先僂公而後成風程子以為雖子母先後夫人體當然也是亦一說也愚謂僂公先薨成風後薨歸死者之體以從之先後為序不以子母易也成風不稱夫人蘇轍以為非從非葬名有所不必盡是亦善解紛之說也愚謂舉諡配姓尊稱已極不當贊加夫人也全經曾見有稱夫人某某者乎或難愚曰如此說則成風無從矣應之曰王時合則曾葬兩不稱天矣何庸再舉乎

葬曹共公

二十二年十年

二十三年辛卯滅孫辰卒

張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晉政多疵文公尤甚○莊曰民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

秦人伐晉以彰其殘民修怨之罪而於晉無議乃晉人不悔其反覆召爭之甚而於今年春與師伐秦取其少梁秦伯因是伐晉以取北徵此秦晉交攻亦頻數矣若詳書於春秋則是史也何名修乎故聖人削其兩役而於此書秦伐晉以志其殘怨相伐無復彼善於此之可言越一年而河曲之戰並

秦人伐晉以彰其殘民修怨之罪而於晉無議乃晉人不悔其反覆召爭之甚而於今年春與師伐秦取其少梁秦伯因是伐晉以取北徵此秦晉交攻亦頻數矣若詳書於春秋則是史也何名修乎故聖人削其兩役而於此書秦伐晉以志其殘怨相伐無復彼善於此之可言越一年而河曲之戰並

稱晉人秦人與此文異而旨同○稱國師為狄之此無據應說聖人不如是迂曲也彼蓋以狄則書狄例之而徐吳多稱國所以外之故謂書秦為狄秦書晉鄭為狄晉鄭不思荆自改稱楚之後侵伐多矣何不一狄楚也例一例而不能通則其例於義無當矣又有謂此三條皆闕文以夏五闕月為比不思夏五闕月則不成文其為闕無疑此三條何不闕他字以害辭獨皆闕人字若合符契不滑心以考左傳求聖人情意而聊且遷就其說無惑乎聖經雖存而其義不明於世也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其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

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棠

杜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家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謁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故春秋諱公而貶之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

冬秋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曰楚蔡以晉晉伯之不競以致楚子齊蔡侯舉兵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五

次以厥貉夏也先平厥貉之次則為會于息陳鄭從楚矣後平厥貉之次則為田孟諸宋亦從楚矣春秋皆沒而不書謂三君者皆迫於威力姑從楚以紆國難非果協謀尊楚以伯也惟蔡侯堅於服楚故於其次厥貉而書之見楚子僅得蔡侯之從先儒以為著楚之圖伯而未集得其旨矣

己卯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蔡曰孟諸之田春秋不志以其為遊獵之事不足志也麇子恥從役而逃歸楚子怒而伐之既敗之於防渚復追之於錫穴而未聞其與楚成也是麇猶能自守而楚子出次伐一小國而未得其志安在其得志於諸侯也其稱爵者從次于厥貉之文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杜曰惠伯叔仲彭生會晉卻缺為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是強晉於從晉春秋亦褒魯矣

秋曹伯來朝

公子至自宋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曰鄭瞞狄國名助風之後漆姓○趙曰狄侵列國自晉人敗之于箕後又侵齊魯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圉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侵齊三而侵魯宋各一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不虞追而敗之于鹹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大

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

西頃王四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正曰太子朱儒稱鄭伯立踰年也不稱名位未絕也書來奔而不書以地見太子即位欲徙夫鍾未為大惡而鄭人擅易其位罪在不赦故魯以諸侯逆之即以諸侯復之其不書先鄭伯之卒與朱儒之歸者春秋之紀小國每不致詳左氏既記鄭伯卒於今年春遂微異說之紛紛百劉調先鄭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日淺人猶謂之太子左氏遂誤以為太子出此不易之論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正曰叔姬稱子見絕於紀不富繁紀自魯錄之父母辭也不
書來歸而書卒以叔姬無可絕之罪而執直以類也說者以
為許嫁而未嫁如情九年伯姬卒誤矣

夏五月

秦曰寡舒叛楚而楚遂圍巢則巢亦叛楚可知矣雖江淮間
小國尚且離心況高夏乎徒以力服宜諸侯之懼而思晉也
秋際于來朝
秦伯使侍來聘

張曰秦人以賄結晉而晉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
而坐視伯國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趙曰往年秦將
伐晉來歸伯公成風之機今又將伐晉故使侍來聘○正曰
衛不稱氏從小國大夫之例也聖人於名稱之際不視目前

秦晉之惡

七

之憂易則其惡秦之難逃而趙晉也意顯然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杜曰不書敗績交綬而退不大崩也○程曰凡戰皆以主及
客秦曲故不云晉及○張曰秦晉戰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
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許及郕

張曰郕魯之東鄉許魯爭郕始於此則此魯未嘗與魯有爭
且未嘗有事於郕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
魯有讎由郕始

丁卯年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祁子遂降卒

正曰祁子遂降卒於秋七月

大室屋壞

杜曰諸侯室廟使致願頌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正曰大
室者伯國之廟也謂之大室者所以別於大廟也周公封於
魯伯國始就國魯人以大廟為公立大室祀伯魯蓋錄其
始就國之義而百世不廢也諸侯無其制仍於周文武
之廟而為之此書屋壞言文公之怠也或者謂以為太廟之
室如是則當言大室壞不當復言屋壞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晉

秦晉之惡

八

秦曰先之以承睦之會而後公朝於晉非獨晉之從晉為堅
其所以謀合諸侯者在此行矣衛侯不欲從楚要公於路而
會之求通晉也衛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杜曰棗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趙曰衛鄭會
公蓋謀晉之伯也然不直附於晉而問交於晉者以晉深睦
於晉知晉之強弱從違之計上於晉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
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也故三國皆無貶辭

戊申年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祁

奈曰祁人報七年取須句之怨而晉師旋即伐之何相報速
哉春秋聯書交讓之叔下脫仲字李氏本云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潘卒公陳侯爲其郭伯而男曹伯而趙盾於內同盟于
陳曰同盟也意謂不守諸侯此其復序何謂復之志也晉救
陳無功故陳無功而與齊侯而楚浸強支聘於列國得蔡大
以爲矣而晉遂不說於是公朝晉而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
來會諸侯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書
曰同盟同眾詞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家曰諸侯既故而
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幽之同盟其事雖異其爲同一也是
以春秋與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曰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孔曰郭璞云彗

彗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彗字似孛也彗星長有尾入于

北斗杓中○黃曰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
數七故云不及七年○正曰彗星干犯北斗不止兆宋齊晉
之亂其言入于北斗則自南入也可知是年楚莊即位其諸
以是爲將伯之兆歟荆蠻創伯則宗周愈微故天見其象聖
人書於春秋以志世變之乘勢有所必至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

家曰稱人貶其納不正也曰弗克納善其過而能改也春秋
之時諸侯不審於義爲人納嗣君遂非積忿兵運禍結者多
矣如往年令狐之役其尤著者也趙盾亦蹈其轍是以貶之
貶趙盾而秦人納雍之非益見矣盾聞邾人詞順而遂止豈

其不能致詞於秦自己召之自己禦之則固無詞於秦也是
以不能善其後也若然之弗克納不遂非庶幾乎寡怨之道
矣以晉之強而云弗克又以見邾之能以禮義卻敵也

九月甲申公孫放卒于齊

杜曰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張曰特書卒于齊見其
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罕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陸曰消間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奸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
殺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
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
也○孫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
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

十

宋子哀來奔

張曰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
比皆是獨高哀潔身而去不貳隕身縮尾之悔觀諸君再
歸而卒不免則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
子哀以與之○正曰先儒皆謂子哀爲字愚謂不然王朝大
夫書字諸侯昆弟書字聖人豈何賢一人而自亂其例書字
以爲無等之效哉左傳既明書宋高哀則高其氏也哀其名
也以其辭則不可以書高哀然則書名而加子者何義子者
男子之美稱也聖人欲著其見幾之哲故稱子欲成其不爲
卿之志故不稱高子冠子於其名則是賢而無爵之稱也左
氏曰書曰宋子哀貴之也未嘗以爲字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正曰舍以七月見弑而齊以九月吉雖有疑於魯也不歸其
也魯也魯不自前於齊而欲因王寵以求昭姬懼其
知事也天王不因其苦而命力伯連帥以討之使單伯如
齊以討故不書王使所以命大法齊人憾魯之暴揚其
未自知之何也

齊人執子叔姬

杜曰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嫁之父母辭○
正曰以不稱夫人為父母辭猶未為確愚謂稱子為父母辭
因其見絕於齊不當復繫齊故繫子以別之男子為子女子
亦為子○家曰是歲春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聘不奔春
秋不書善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十一

己丑王

西元年

十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祭曰齊執單伯並叔姬非但不許其請且辱魯已甚行父為
是告於晉求合諸侯以討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正曰稱宋司馬非其君所使也可馬其之官征伐其所有
事也華孫不名貴之也其所司司盟討齊也行父以齊
難告於晉晉以兩令令宋司馬來盟于魯示從其請而為之
合諸侯以討齊也獨遺宋臣者宋先諸侯也傳載華孫為其
先人弑君之罪因感於所盟之事而言也聖人重討罪之義
且以我故故異其文以書之齊人問斯盟也亦靡而歸赦喪

釋單伯矣惜乎晉人以為苟若而可也

夏齊信來朝

正曰此書來朝四事而朝信華孫而來也故齊人憾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祭曰大夫喪還不書此書者齊人之懼討而先之以歸敖
喪也左氏國故之說謂此也為孟氏之說杜氏所謂善魯感
子以赦父致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是其義也聖人書之自
有輕重之權衡故不曰公孫敖之喪至自齊而曰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曰社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
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十二

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
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正曰單伯為魯事如齊被執若書齊人釋單伯是張之也豈
可訓乎書至自齊以禮書也魯君與之飲至故書以終其事
而齊之釋亦可見矣說者疑其同於魯之臣子豈至之一字
惟臣子得專之乎又疑其不言歸京師前不書王使後豈復
言京師自相矛盾乎春秋於王之使於諸侯前之者多矣皆
以其不足以明尊也此義其知之乎伯之為爵前辨已悉說
者謂如士伯趙孟春秋何不一書士伯趙孟高仲國叔耶達
臆叛左反笑人之黨左不自知其例有不通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高曰蔡侯既與楚于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欲伐之而自名矣凡伐不日人伐之不日然後人焉見蔡雖附楚而亦不之救也且見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自取也而不修所以致是則蔡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國是之強而不取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高曰一歲再如晉首為齊故
李孫行父如晉
侯以討之可以復伯而晉竟何如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唐

杜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家
曰人同討齊之賦君者今以賂釋晉侯幼弱趙盾道以賂也
不與晉會諸侯則晉伯也

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石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鄰祀之北夫商人弑君
自立又肅其君母夫子不能同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
晉諸侯為是盟于唐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卑伯之至子叔姬
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伐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諸
侯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高
曰齊賂晉侯以止諸侯之伐又自歸叔姬以解諸侯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高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唐討伐之晉取賂而還遂成
商人乃君也故曰弑君晉侯之為人知諸國之無信焉蓋無
道足肆其虐暴自虐於晉以謀己故一歲再伐晉雖魯而
及晉亦知是矣凡伐不日人入其郛甚之也○正月左氏
云討其朝朝可也○春秋以諸侯事天子有無盟則天
反天之說直謂此爾必欲近言之淺矣

成二年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程曰齊魯既先約盟而往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
不及盟曰請侯君問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高曰期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秉天子之命下投萬民之

時故其率王期告於廟廟之告謂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

之視朝前此未有書不視朝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
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
疑爾○祭曰文公之托疾其意有二一以惡商人之弑逆不
欲躬親與會一以惡商人之數侵不欲親出俯首書四不視
朝其義亦有二一以善公非真有不能視事之疾特托以遠
齊侯遂至失率王命親宗廟之禮味輕重之權衡一以承
不告月之文謂彼時一不視朝此則四不視朝見公之日即
於慢有漸廢告朔之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高曰書公四不視朝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
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紓而

已○祭曰魯魯寧以略求盟而不言親往者不遠達其初心此則東門之說也齊侯受略而與公子遂盟忘其請侯君問之言無往而不失其本心矣魯之納賂其亦厚其毒而益其美歟

杜曰魯公夫人姜氏死

杜曰魯公夫人姜氏死

毀泉臺

正曰國有大喪而汲汲毀泉臺知必因喪而毀也傳載蛇自此出而夫人適薨故毀之而經止言毀泉臺所以著魯人之惡也蛇自此出是為妖孽徒毀泉臺不足以息禍機夫人之惡有數矣豈出此哉聖人苟欲置蛇妖而不言則何如并泉臺之毀而不書其書毀而不書有蛇者所以明魯人之所指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非其應也毀一泉臺以厭之亦誤矣然則蛇之為妖何在乎蛇者陰類伏處者也今卒起而入於國是豈有竊柄之象也

言其近則應在惡視頃命言其遠則應在公室四分聖人於此益有所不忍言者矣春秋亦不當書者矣蛇恆有者何嘗為泉臺雖有異毀之何益焉○說者皆主不如勿居之庸謂則是言毀者明不當毀也為國者而多築臺成何理乎築之該毀之說聖人作春秋使人主無所措手足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張曰庸乘僕僇帥蠻危楚楚一畏楚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戴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正曰公子鮑厚施以結人心遂廢成弑君之禍而代其位此與齊商人不同然而得逃首惡之名者彼未嘗躬親弑也竊夫人主平內國人懷惡者順乎外六卿獨司城左右乎昭公則其餘皆逆黨可知矣故春秋直書逆黨以宋人弑之凡與於弑者皆莫逃其罪也而鮑亦在其中矣竊意諸死於君難不得此於孔父仇牧荀息者往年奔智其行已玷不得以全節書也聖人豈有漏義乎說者不察爾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赤寶靈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趙盾敗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故總書而不列序不以晉王諸侯之詞也

秋公自薨

公卒于薨

祭曰何種拜殺之盟則魯之事齊可謂謹矣而齊侯又將戒師則喪心已甚其能久乎

壬戌王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

祭曰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用見魯臺之多也臺下亦非正終之所以公爲未能得正而殞矣

齊伯斃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七

祭曰秦人遷赴魯登有不曾其類者魯用人以殉聖人

之而削之故穆公之卒不書悼三良也而康公之葬不錄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正曰祁歇閭職侯御小臣晉齊人正也說者疑其不書盜謂

賊罪於齊人無乃鑒乎且商人之見弑有天道焉聖人直書

其事其義自見又何暇廣其罪於眾乎齊人者非一人之辭

謂二人也且賤官也商人弑君爲君旋卽見弑垂戒之意

然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家曰書如齊繼書子卒二臣挾強援以弑君也亦之死接之

立乃賊臣變委之本謀文公憤而不悟爾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並書

冬十月子卒

正曰諸侯未諭年稱子其不名者先君既葬也一年不二君

故不曰公薨曰子卒文雖異而實一也此與隱閔之書法同

見弑也惠伯不書卒嫌自卒也非自卒何以不成卒弑且不

言何有於及之者此諱國惡之體也使有識者問惠伯之卒

於何年則知其懷忠義以死樂樂乎千載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曰稱夫人姜氏則知其正且非見經於先君也言歸于齊

則知其無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順宣公

不能事主君存遺母其罪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高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問乎故所以

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遂仲

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還如

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

而平焉行父之罪亦與遂得臣等爾

莒弑其君庶其

嘆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正曰稱國以弑者有大臣與乎

其間不得稱人稱人則其通乎賤者也故止稱國非聖人

得諸史冊者有不實而渾乎其辭也韓子曰春秋謹嚴況弑

逆大故尤宜謹者有一言之畧乎先儒疑傳中國國人以弑

紀公以字當改作之字又有謂以已二字通用作已字解則

不用改此皆說之未安者也左氏記事惟憑當日之策書載
諸大國之往來此皆詳小國不能煩交於大國大國之史
書其事每多遺漏絕唐之辭如紀公見弒太子竊殺出奔當
時人皆指為弒君如李孫行父罔以為言矣左氏無由詳其
事蓋是時平當自弒君之辭以記之其實大臣謀其弒君太
子懼禍出奔遂因出奔而得弒君之名且因其被弒而謂其
有弒君之心遂即以弒君之名也聖人知其無與故以國書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二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二

江都郭嬰校

春秋卷之十三

鄒垣集古傳註

宣公上

宣公二年

宣王正月公即位

案曰書即位者言宣公實篡而比為繼正忍行即位之禮也
宣桓公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案曰遂與得臣如齊謀逆時已結婚于齊故即位未幾而即
如齊逆女春秋首書以著其忌哀越禮急就其弒逆之謀也
魯之君臣同負大惡而齊人竊逆其罪不容掩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趙曰訪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務私黨以濟其惡也今宣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三

宣公上

公娶齊何急乎公子遂與得臣之謀既成矣出姜歸齊猶恐
惠公聽其怨也故即位未幾不顧喪制迎娶於齊既得齊女
而歸則齊豈無言出姜有言惠公不信矣如此則宣公之位
定敬嬴仲遂可以無虞春秋悉書其事意可見矣不稱氏者
夫人不得以禮至也夫人亦與有貶矣婦者有姑之辭嫡主
母已歸齊其姑孰謂敬嬴也遂與敬嬴實為此謀其惡不
亦著乎

夏李孫行父如齊

高曰公既昏矣然後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蓋當時國君不以
其道立苟一預請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文子此行欲
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竊
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案曰嗚呼豈能逃春秋之誅哉

晉放其大夫荀甲父于衛

杜曰荀甲子軍在荀甲之子放者受罪則免有之以遠○男

曰秦晉戰于河曲仇由之說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荀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托此以逐之也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原庶可謂矣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正曰晉將恆書趙盾此書穿者侵崇之謀出於穿盾規其謀遂委任於穿也崇者秦之屬國趙盾度秦必救崇欲因以求成此小人行險微倖之術也盾何以曲徇其言輕用為將哉蓋盾倚穿為腹心故穿因盾而竊納春秋書趙盾帥師侵崇若趙氏之專晉也秦林之役既未得志乃欲結好於秦未為失也胡為乎不遣一介以通好乃用詐謀以取怨乎春秋謂晉人既疲於東又驚於西權奸得政釀為亂階欲母失伯南服強楚焉可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正曰北林失解揚晉之恥也為晉計者修德息師以懷來者上正其君心下開其臣僚無圖而動庶有濟乎乃以頓折之

秦集傳卷五

餘借賁罪之朱輕用師於鄭未報復非義舉也故春秋貶而人之大棘之敗實據端於此

甲寅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趙曰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為主例之常也楚宋皆伐鄭鄭穆無擊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為楚伐宋可勝責乎華元兵敗身獲直書不隱傷其力不敵而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鄭從楚之罪也○吳曰鄭附楚侵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

秦師伐晉

呂曰晉文之前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附晉以助楚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是以諸國向秦為楚伐楚方民鄭北方而秦復與師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晉欲通秦以執楚而趙穿為侵崇之計是動秦人之兵也故書秦師見晉之被兵自致之耳宋方敗于鄭而晉復勞于秦伯業之衰不已極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朱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高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秦集傳卷五

五

胡曰趙穿弑其君蓋無端於盾其盾用之疑辭曰子為正卿且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趙盾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蓋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其歸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公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問乎故也假令不與問者而終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其慘於今以此罪盾乃問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正曰春秋誅意必有所據使盾非反國而不討賊誰得逆探其出奔之前有弑君之意以命穿乎越竟乃免之說為無今將之意者聞一門路非為盾鳴冤也正以盾罪當其實百夫子忠恕之道見於言表諸家蓋不達而輕議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亥王

春王正月鄭牛之日傷改十牛牛死乃不郊

黃曰魯鄭借禮也鄭牛之日傷改十牛牛死是於借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猶三望

注曰襄七年三十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十五上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之天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而不已其

未益甚矣

胡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故者往會魯侯不臣其

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杜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逐之於伊川遂成戎號○正曰定王新即位楚子不惟不朝于周而且托為伐陸渾之戎近窺河維觀兵周疆示威於嗣王逆情彰矣乃王歲不振反使臣勞之楚子敢於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此其罪在必誅之律矣王孫滿引天命明德以折之是周猶有人也聖人閔宗周之危疾荆蠻之橫就其所伐而書之楚子親伺之情見矣晉伯之衰見矣周鼎之不可撼亦見矣

夏楚人侵鄭

正曰今年春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不足書也而止晉楚

人侵鄭所以言楚之暴則鄭之從晉為反正楚之侵鄭為情

夏皆可已矣晉成初立未能修所以服晉者而遂出兵伐鄭雖得鄭平楚之爭鄭方自是始也何足取責於春秋

秋赤狄侵齊

張曰春秋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皆向赤衣白衣也地諸

罪伯主之不能正也今別言赤狄侵齊者赤狄之所由滅也

宋師圍曹

祭曰曹從武穆之族以伐宋固不得為討罪之義而宋飽身賈大惡興師圍曹適自彰其亂本也春秋書之見大國受其賂而莫之討小國撥其怒而被其圍春秋以是為討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趙曰葬不月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間則鄭之葬速晉在歸生歸

牛富國者也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可公伐莒取向

高曰莒鄭相怨而鄭乃魯之姻國公欲為鄭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服莒人之心莒所以不可也向者心以為

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伐其國取其邑為己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鄭伯姬來歸

則鄭亦不能固其姻好也

蔡伯相卒

蔡伯相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正曰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以耆老憚殺之言止之則
歸生已不至其已亂之情已不為及宋反詰遂懼而
弑之春秋獨書歸生弑君說者不密皆謂聖人移從為首曲
生說而恩謂不然向使歸生不親弑無由見其從之之時即
其以言詞許諾則一言已足以殺其君矣如之何非歸生首
其也則鄭人討亂弑子家之相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
必孔子歸獄歸生哉若疑釋公子宋豈罪趙盾而遂釋穿耶
書其重者爾

春秋傳

宋曰春秋遠侵及齊其肆為暴亦諸夏之憂也故每侵必書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秋傳卷之五

八

宋曰君行必書至重君舉也故義開天下之公則書至重其
事也行係比雖之私則書至志輕舉也故宣公朝齊因其庇
已而結私好焉其出煩數其書至亦煩數人君之舉動觀於
春秋可以惕然深省矣

冬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再伐鄭以其未服也而經書僭書伐豈予之哉晉
為盟上不說於楚楚子自將憑陵諸夏如入無人之境則獨
著楚子之伐而已矣乃晉救不至而鄭亦不與楚成是鄭猶
能自固也○說者謂鄭弑其君諸侯不討而楚討之故予楚
而議鄭如此說寧不礙後再書楚子乎況傳無事跡何得想
當然哉使楚果討罪聖人亦必待其有成功而後權與之如
殺夏徵舒是也此處渺無形影只當靠左傳為說

丁丑王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杜曰公既見止連皆於鄰國之臣祿尊殺列累其先君而於
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杜曰通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高固齊大夫
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家曰齊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大
夫伉儷於國君所以陵魯者甚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
正高固陵犯之罪也○正曰此處叔姬之上著一子字義無
所繫前世殊欠於左氏經文既無子字但當從左
叔孫得臣卒

春秋傳卷之五

九

黃曰其卒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文者近
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杜曰禮送女雷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
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家曰反馬不躬至
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
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仲錫之禮宜固無所嫌魯之宗
廟朝廷實重焉之辱矣○正曰叔姬繫子未成婦之稱也妾
在九月而來書冬未及乎三月也未廟見而來故不繫夫氏
而繫于春秋明微之意深矣卿非君命不越竟高固與婦俱
來犯禮以行其私能無咎乎

楚人伐鄭

正曰楚子三伐鄆亦猶去父之伐也而經更曰人登至此而
始更楚乎蓋晉以助林父救鄆固不從楚矣乃救鄆而失
之不足謂是也故不書晉救而但記楚伐以林父之
討之是為晉之失也于厥後鄭以致陳懼而請十則愚陵之
言不可以不斥也

晉趙盾孫免侵陳

正曰晉之所以不親者以趙盾當國上不能輔功君下不能
正其屬遂不能服羣狄近不能安中夏怙恃權勢自天
以武明而沒細數侵諸侯皆得鄭而陳復叛遂逐焉卿師以
侵之縱能得陳能保楚師之不至哉聖人聖其居卿相之位
不思修文襄之業故於林父之伐陳不書而書晉趙盾孫

秦襄公遷至
十

免侵陳以隨之為大臣者可以為明承矣向使春秋不作須
宣孟之忠者且長在人口也

夏四月

秋八月

冬十月

紀年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趙曰良夫之來為晉求魯也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
晉成公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故晉將為黑
壤之會而伸衛求之文十三年晉為新城之役於時晉睦於
晉而為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衛城之盟晉衛成睦於晉而
為晉求魯魯何隙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

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也故聖人予之無貶詞焉
正曰凡因聘而盟者先書聘次書盟此言來盟良夫為
結盟而來也

晉襄公伐萊

高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小
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

秦曰宣公苟從於齊以強陵羣晉民何不幸而從役哉書曰
公至自伐萊坐伐萊於晉罪之也且是役又何功而飲至於
廟宣公有以誣其祖矣

大旱

胡曰軍旅之役必有凶年書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
秦襄公遷至
十一

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尋或變而不雨不尋則無
恤民之心尋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正曰晉成合諸侯于黑壤以修伯樂春秋書之謂其猶有取
也以公闕於朝聘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卒以賂免
春秋遂不書盟謂其不足取也夫諸侯之會講信修睦盟其
終事也事莫大焉而反削之正以見晉侯不以義結諸侯而
以利為重宜其卒無成功也說者皆謂為公諱恥夫恥固當
諱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因逆削之非聖人之權衡也蓋魯
宣以不宗盟主而見止辱納賂求免晉成以因會擅執終以
取賂均之罪也又何書焉況良夫來盟豈不致命於晉公之
往公之不渝盟也晉之執晉之渝盟也黑壤之盟宜其不足

書也

庚定王八年
春公至自會

祭曰踰時且廢朝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祭曰乃者專詞也復者事未畢之詞也不言有疾有疾猶不得反也昭公言有疾君也人臣不得以疾廢君命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垂齊地也非魯竟故書地○陳曰大夫卒恆稱名其兼字之何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一

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讀之也○祭曰蓋宣公得之故於其卒而定爲仲氏俾其後嗣世爲卿如季友之比

壬午猶釋萬人去籥

杜曰釋者陳昨日之禮所以資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習聞○胡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崩氏薨

啖曰成風之後姜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晉師白狄伐秦

祭曰晉爲盟主白狄既與之平無邊陲之患矣於是時也修德息師懷服諸侯南抑強楚可以復文襄之業置秦勿問可也不此之務而乘白狄與秦有微連兵報怨未矣楚以其間侵小國顧其爲中國患也豈有已時哉

楚人將害晉

祭曰舒蓼國名羣舒之一楚人滅而軀之東盟吳越勢益強矣胡曰經斯世者當以爲懼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范曰宣公立姜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二

胡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南襄神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傳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讀者有傷切之意焉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狀慘矣於其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微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正曰古者史不諱國惡況逆終大典卜以己丑葬以庚寅惟雨之故尤不可以不書聖人因之以明嚴氏罪大惡極干天之怒而降之罰不允於身死葬埋之時所以示譏貶責至矣不必於其名稱之際改其舊以示貶也說者又謂稱婦姜爲罪敬嬴既迂曲之甚又謂雨不克葬爲治喪無備何好禮而不衷於實也況其說又與著咎微意相背豈可並存以亂經旨

城平陽

高曰：置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

高曰：陳以晉衛來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即楚。○注曰：晉師書代所以著楚之強而傷晉之不足也。

九年

春正月，公如齊。

孫曰：公有母喪而遠朝于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段如京師。

胡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以親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繼一往聘其朝，齊者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九年

古

數矣。何其輕重之倒置也？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于周，天下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親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禍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也。

齊侯伐萊

萊曰：萊於齊為近，故齊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齊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奈曰：根牟，微國，本非魯附庸，今用兵偏取為附庸，未絕其祀，故不書滅。

八月，滕子卒

奈曰：不日，不名，舊史從客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奈曰：會于扈，以司不睦，謂陳晉即楚也。晉侯一出而四國偕會，是晉猶足以宗諸侯也。故列序而書之。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晉侯不往，亦不敢輕役其君也。於此見伯者之義，諸侯之師借從伐陳，制楚服陳，在此舉矣。是以見貴於春秋，無如晉侯遂以疾終，林父聞喪而還，大勲未就，禮有以限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曰：晉衛二君卒，何以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言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社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九年

古

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家曰：匪惟因滕之喪亦因晉之喪，晉政不就，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正曰：楚子伐鄭，鄭師敗于柳，而經猶書晉師，謂其爭霸也。晉侯兩合諸侯卒無成功，今已即世，景公嗣立，未有令政，楚子獨拒其強之時也。故北向爭鄭，春秋書晉以著之。卻缺新得晉政，懼於矢伯帥師救鄭，可謂知務矣。故書救以善之。鄭伯乘晉之救，與楚師戰，敗之于柳，芬夫以楚之強，一挫折於

小國而遂歛首退縮哉故子良以爲憂而春秋不錄歸之微
也世世部之以必書楚子也部使我歸黃矣按黃而
伐黃是不容掩矣

陳殺其大夫洩弒

黃曰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弒所以見君殺謀臣未有不喪
匹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已糾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弒見
殺其明年靈公弑又明年楚莊縣陳可爲後世明戒矣○正
曰洩弒以忠言見殺春秋書名以旌之豈但曰無罪而已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三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十四

郇州集古傳註

宣公下

宣公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入歸我濟西田

至曰濟西田魯有也以之賂齊書齊人取著齊人受賂黨道
之罪也今宣公數朝齊齊侯悅其媚已而歸田以示恩云我
者我何以與之齊何以受之而歸之兩罪俱見不足以爲惠
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一

張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勢足以偏國今雖逐之他
日尙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
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必至因於家禍於國也歟○正曰趙
謂崔杼之事距今五十一年此時尙未成立疑非崔杼恐謂
惟其尙幼未能秉政故春秋不書其名而統云崔氏蓋列國
之卿例書名也未爲卿何云有寵蓋惠公任用其父其父既
死因寵愛其子高國雖忌嫉惠公而在不敢逐也今惠公卒
恐其爲先君之寵愛成立之時必得齊國之政故逐其族杼
幼無能爲仇因遂出奔耳張氏說本許翰而語較圓密

公如齊

杜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齊曰惠公卒後公既奔其喪自是不復加齊矣其德惠公之
深為何如哉其事天子之禮何聞如也如至之晉見公之行
悖也

齊已陳夏微舒執其君平國

齊曰宣王見執萬世制戒單子過陳已知之而平國不自知
也洩治盡忠以諫之而平國不納且縱賊殺之也身死株林
名臭史策內多愆而外拒忠言者可以察然矣然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為微舒者不勝其恥借其母以餬口於四方
其亦可也憤而弑其君可無誅乎

六月宋師伐滕

趙氏孟何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
者聞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

齊宋魯鄭之害

二十

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
聞其國大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齊曰歸父襄仲之子遣卿會葬所以厚齊者過矣而缺於天
子可勝責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齊曰自晉襄沒宋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疆盛北向
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
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何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
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白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其
君盾內有所欲置而不問卻缺為政又不能治諸侯之賊其
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楚挾仗義之名以

風示夫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齊曰王朝大夫例書字曰王季子以貴弟之親而為大夫者
也此時尚未封劉故止書其字前年仲孫蔑如京師王使微
聘而後往也天子厚賄之今年秋即使王季子來報聘王朝
之厚諸侯亦至矣諸侯莫能相繼往朝于周是簡慢王室王
聘自是不至王靈於是益衰可勝悼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郕

張曰詩云保有兗釋邾文公卜遷於釋皆此山之地為邾魯
二國之境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宋魯鄭之害

主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曰季孫為頃公立故而如齊聘嗣君以修好猶可言也歸
父為伐邾故而如齊則是聽命於齊也不可言矣聯書于策
以著魯人昭就之非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惠公之葬既速又
示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因而行吉禮
忌豈而結惟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張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
年水旱饑饉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
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

百

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五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可謂能弱楚矣而鄭書而不書救也蓋謂鄭不當救楚伐為義哉四國伐鄭已書人以譏之此時救鄭成鄭不旋踵而鄭復即楚又何足貴於春秋蓋前年晉景初立卻缺救鄭春秋書之者以其捐志乎紹伯也今立既踰年諸侯不見德楚子亟尹鄭鄭人叛復之庸常晉於是不足以主諸侯矣故獨著楚子之伐以傷晉之益衰也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正曰此書王者今年楚子主盟故特著天王一統之義示楚

齊襄公之弟公子無虧

四

子不得而無王也此之謂謹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正曰楚子亟爭陳鄭春秋每以爵書謂其駸駸乎有霸諸侯之勢也今台二國為盟又以爵書非予之也謂中國無伯楚子儼然主諸侯是中國之憂也陳鄭從楚以盟品不晉人以貶謂二國迫於強令晉人不務德以撫之懼而從楚非其罪也且不書其例則疑於微者猶不足以著楚強也此辰陵之盟序而書爵之義也盟討夏氏於傳無之不必章也俟其既討而後予之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家曰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罪也○汪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

此會齊侯會楚于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筮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

秋晉侯會狄于穀

陳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范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孫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正曰滅而不有例書曰入入者暴虜之辭也使莊王不欲圖

齊襄公之弟公子無虧

五

陳無暴其民止取徵舒而殺之則春秋必書曰冬十月丁亥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復贅一辭如此則討賊之義無欲之公豈不顯著於天下後世哉惟其縣陳得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春秋將書其滅則實能納諫而舍之矣將不書入則實欲得陳而縣之矣故先著其討賊之義而後紀其入陳之非冠以下亥實錄其入陳之日也上書冬十月而不言日事同日而先書其善者若不使其善惡混也

納公孫平儀行父于陳

高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諫則陳遂亡矣楚莊懷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

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非實有改過不吝之心故雖封陳而終宥其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施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人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而聖人莫能修之也

平定王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杜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余曰見弑之君書葬者以賊既討也於此見春秋重討賊之義

楚子圍鄭

正曰鄭既受盟于辰陵又邀事於晉楚之得鄭徒恃力爭非能服之也故今年楚子圍鄭春秋書之以著其暴不背人者以其能許鄭伯之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雖克皇門未嘗辟

春秋集傳卷之五

六

虐於其國中猶未成乎人也故止書其圍以見無有能圖其困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張曰林父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穀之徒恃彊專制

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春秋不書

救鄭而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趙曰鄭自春被

圍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故晉本救鄭緩不及事而聖

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為主楚伐鄭

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安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辭晉

之所以抑彊楚而存大義也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高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內地悉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曰晉為楚敗諸侯盟而同盟既而皆欲故晉人以貶之○

趙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

為借而況大夫乎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諸

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性乳未掃而宋師

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

故聖人皆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趙曰楚方雄視列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以抗其鋒者也今

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同陳故也而衛叛晉附

春秋集傳卷之五

七

陳以闕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

宋書師子其間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乙未年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正曰春秋舉重此知言也經文既言簡而意微舍傳以說經

吾知其難通矣如齊師伐莒之書傳稱莒恃晉而不事齊據

此以求經意則知晉主夏盟小國事之以為無恐非一口矣

觀春秋所書十數年來知晉之不競而當時小國未之知也

朝聘不缺於晉庭固以為可恃獨魯以齊為強與之比周春

秋固已屢書以譏之而齊亦自以為強故責莒人之不事已

也說者皆謂楚起於不肖平夫莒亦何恃而不宣哉恃晉也

莒恃晉而齊伐之晉為盟主也幾何矣春秋再書伐莒罪齊

之陵虐小國問晉之不說也是較之師所由肇端也

夏楚子伐宋

宋曰宋晉救蕭又晉伐陳以是見楚之怒而楚伐之春秋書楚子伐宋其為中國患愈深矣

秋公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宋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然經不書海之師而書殺先穀於此其諸以刑之為已後乎

西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家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盟

救陳詔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卒

晉侯伐鄭

趙氏孟何曰晉君將晉不書矣楚人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景公為鄭故伐鄭告於諸侯鄭為而還則其得書何天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子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曰伐宋而宋不屈猶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番矣楚將橫行於列國陳蔡鄭許俱已服從乃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

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之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今得宋平而後已辱哉楚方用師也晉畏楚而不敢救宋宋豈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晉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曰申舟之聘齊不終楚子與宋之役齊侯因是至穀期晉為會魯又素倚齊以為重者故使歸父往會之蓋謀所以楚也楚子至宋而齊魯震悸有如此然會者兩君相見之禮以國古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皆非禮也歸父佑寵兩會齊楚之君甚矣其專也故書以參議之

丁定王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曰公之會齊魯已定向楚之謂孟獻子又有惟恐無及之故今春楚子在宋而歸父往會之為賄以謀其不免也聖人書之者楚之威及於齊魯而為諸夏危也議魯之君臣無善治以固其國失中夏信義之交惟荆蠻蠻力之懼而卑屈以圖苟免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魯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正曰義繫於平陳氏言之詳矣書及正以見宋人之不得已也說者猶從書凡生

以為貶下之專不知此平之書惟有背人而已矣華元子反議其始若昔華元子反乃適以背其事也若昔宋楚則疑其背自為之也古人既不沒華元子反之實又以見宋之謀國者詞窮力竭求服於是楚之謀國者聞宋以病告許其請而告於王王迎師而平若是則使元退師者仍在其君也何云下書平義繫於古人則誠貶為先義繫於昔及昔平則疾楚憫宋受天下之意深切者明矣若貶其人其必不平而後可若無其人其必兩君相語而後可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柯氏子爵也○正曰不稱林父疾晉庭諸臣導其君以從事於邊陲之役而不發諸侯之憂言晉之失所當務非獨林父一人也赤狄肆其為暴兩見於侵齊又見於橫函之會戰狄叛之其致滅亡由來遠矣潞子國滅身而書名其後蓋有嗣立者不終滅也

秦人伐晉

正曰秦桓公伐晉未得志焉而春秋猶書之貶其交亂侯國與楚同肆其暴不以成敗論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杜曰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正曰春秋明大倫正大法大倫莫重於君父大法莫重於殺戮經意曰王有名札之子攬殺二勳是無君無父之人也罪莫大焉外有瀆楚侵陵諸侯齊晉不能修伯業為周室輔內有亂臣專殺卿佐宗周之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傳稱王孫蘇使之殺而經坐首惡於札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宣公下 十

子者所以戒後世貴爵不可與權臣交通而自蹈於無君無父之罪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問春秋之義者必陷於大惡之名

秋錄

胡曰人事咸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故庚辰應之六年彗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彗十五年復彗府庫匱乏原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雙

奈曰齊惠公殺魯事齊稍怠公不朝齊惟公孫歸父兩曾齊侯自會楚子于朱歸父亦不復如齊豈以齊楚之交厚而魯有向晉之志歟至此二卿為會傳無其事亦以著齊魯之交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宣公下 十一

自是疏也

初稅畝

杜曰公田之扶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黃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入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壤井田之制閱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正曰左氏云穀出不過藉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稅之為言是於藉之外又增益之無疑矣古之大儒主此者甚多不獨朱子也乃胡氏以公穀無藉之言混入何也

冬蠶生

胡曰始生曰蟪蛄既大曰蟪蛄蟪蛄未忘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者忘民事而忘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忘民事而不修而又為樂政重賦以成之國之危無日矣

胡曰春秋歲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一年田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荒民無菜色是歲蠶蠅而遇至於饑者宣公財用耗竭增制取民水旱蠶蠅天降饑饉國無積積亦無以振養貧乏矣兩書饑示後世為國者之宜務本也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齊襄公嘗書之書宣公下

主

杜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並盡其餘黨書及所以別二族○家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窮其黨而盡滅之夫豈仁人之所忍為哉故書人以貶之楚人聞宋坐視不救諷曰恨長不及馬腹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調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杜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黃曰望望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與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厲王之後積勞憂勞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與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正曰榭無神

主故止言火不言災人火之例未確

秋邾伯來歸

祭曰伯姬見出而來歸猶嫁邾者明不終絕於邾也邾子輕棄魯女其不恆於魯甚矣書之以見夫婦之道失姻鄰之情疏皆由宣公不能無以懷服小國魯道日非至伯姬之復歸於邾不足書也

冬大有年

且曰書大有年程胡二傳皆云記異恩謂不然夫異者非常之謂也以有年為非常則必以無年為常矣非天地之心仁者之書也二百四十年間有年多矣何不屢書以為是常道也天地常以養民為心聖人常以愛民為志故常有年亦不書也一遇水旱蠶蠅之災則謹而書之以為天地以非常者

齊襄公嘗書之書宣公下

主

致戒於人君之不德民物因之以罹患為可憫也至於旋見有年亦不書矣惟宣公既以篡得國又不修所以愛民者水旱蠶蠅饑饉薦至不一歲矣幸天地不終絕夫民命於災祲屢見之後繼以豐年聖人書之以為天地始復其愛養之常道有如此所謂無往不復也既足以著宣公之世咎徵為多又足以著困敝遺民有更生之樂然見於十六年不數歲而公已即世則亦未為宣公之幸也

己丑十一年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趙曰初晉為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曾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致楚兵圍宋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由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晉侯懼而為斷道之盟所以固晉衛曹邾之心仍親與會收其餘以為宗主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兩主之尊也○正曰觀左傳首一句則知斷道為復修伯業而盟其辭齊人蓋亦有慈於清丘之大夫歟是盟為討重向使齊侯親至則所討者當在陳鄭諸國矣惟其不至而以四大夫應之故遂先討齊也前世大儒以為斷道盟討齊以繼事為正事誤亦甚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趙曰經書內臣卒未有稱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肸卒舍秋之變文肸恥食汚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程氏端學曰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輒之子叔詣詣之子叔孫叔還世為卿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宣公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趙氏孟何曰自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

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高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宣公立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正曰不言伐入蓋邾子假會盟之禮而陰賊之也邾郕世讎何以得入郕而戕郕子於此見邾人忽於禦寇幾於不國故言子郕以顯其臣子不能衛君之罪也邾人方從晉盟於斷道旋即肆虐於小國伯政之不足以已亂也如是夫邾子不名與僖十九年用之同解見昭之十六年

甲戌楚子旅卒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宣公八年

高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此書之者以楚人為害甚於前日列國不能自正乃相與為朝聘會盟以通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家曰楚僭稱王春秋改正日子書卒而不書葬抑之也示其主在周雖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加晉

家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正曰以有寵之故而欲去三桓借張公室以遂其爭權之私耳魯宣世卿太多文公時六卿見經宣公時又書叔肸卒怙權爭政公室日微自是始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

家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怨言追鍾既往首遂其腹心
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至春秋於公薨之後
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
政在邇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正曰書還
自晉以為善之此左氏指祖括哭踊而言也然此禮文之末
凡為臣者皆能之且彼自謂能忠於君哭而盡哀亦其情也
但聖人所書之意不在此書曰歸父還自晉不止謂其聘晉
已畢事也謂其所謀於晉者洩也曰至華謂其未入國而已
問季氏逐之不敢以入也曰遂奔齊謂其負罪而逃始而謀
人終且不能以安其身也夫大臣之道同寅協恭以禮匡正

豈可陰相謀哉相謀則是相奪也歸父不幸而謀敗權歸季氏矣若幸而謀遂三桓族滅魯政必盡由於歸父位重權高始則君德之深寵遇獨厚繼則威震其主嫌隙互生貴戚之中復有如歸父者則又陰與其君謀之矣此長亂之道非靖國之計也春秋之法凡奔非其罪不書書歸父奔言罪之在歸父也季氏由是專魯延於奕世其罪亦馬可掩哉

論曰宣公之編悼晉伯之葬此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意若相背然亦各成其是而已道言也彼所學者正心誠意等事帝王之遺業也則其視桓文之為無一本於躬行心得者相去天淵矣宜其鄙之而不屑言也至於聖人之作春秋舍桓文之事無以寄其褒貶蓋世運遞降已末如之何而二百四十年間無非列國諸侯大夫會盟征伐之事其孰

得孰失無聖人筆削於其間則至理遂隱而斯文在茲者無由見矣故聖人因當世之行事而作春秋以垂文教說者曰春秋以道名分夫名分之天者莫大於尊其主為周之臣子而一念不在於宗周非人理也齊元勳之後也許周之宗族也二國相繼而主諸侯於其間有夾輔之義故雖矜其勳功所有裨於當世是則辭也雖夷其爵尊號是與周為敵其爭諸侯未云也已也問鼎之意可無寒心乎晉伯之葬周室之不幸也此宣公之編每致意於言也

豈可陰相謀哉相謀則是相奪也歸父不幸而謀敗權歸季氏矣若幸而謀遂三桓族滅魯政必盡由於歸父位重權高始則君德之深寵遇獨厚繼則威震其主嫌隙互生貴戚之中復有如歸父者則又陰與其君謀之矣此長亂之道非靖國之計也春秋之法凡奔非其罪不書書歸父奔言罪之在歸父也季氏由是專魯延於奕世其罪亦馬可掩哉

七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四

江都郭夔校

成公上

春秋元年

春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曰陽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者冬溫也參曰冰者陰之凝建丑之月水澤腹堅之候也凌人以此月藏冰而無冰可藏故以無冰告魯史書之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聖人因之亦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而其意則謂輔相榮凋之不賦以致陰陽失序之變易使察乎此而振肅其紀綱庶政以制治於未亂慎其所成也○正曰胡氏成公幼弱等語專為魯言天時

不寒豈獨在魯一國乎況此時政猶未專在三家未可舉以為說

月作丑甲

正曰作者創制之辭丘者十六井之地甲者土率之總名也案胡氏所考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長較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又曰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據此所引甸八里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得七十二井出步卒七十二人是井出一卒也其甲士三人必選才技奮勇者為之難限於一團此先王賦役之均若是則七十五人不止出於一甸而一丘所出止得十六人而已乃又謂丘出十八人甸出七十五人

是未合旁加一里而計之也夫甸出七十五人較之周禮左氏亦云師甸是雖旁加一里仍謂之甸甸出三甲古軍制之名也二十五人為一甲此必不可易今魯以甸出三甲為少甸有四丘故計甸出之則一丘所增又得九人比前一乘之甲增四十人矣其所調用必自有力不必推求也但其變古軍制求多於民為可罪也故書曰作丘甲以志變法之始也其所以作者為齊難故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正曰斷道之會魯已向晉齊使四大夫往晉人辭而執之旋有陽穀之役齊遂怨魯之不堅於從楚協己而抗晉也將出楚師以伐之魯聞之求援於晉晉雖有好今魯既易世使臧孫許請尋斷道之盟晉侯與之盟于赤棘以伯主而下與諸

侯之大夫盟是兩降尊卑列晉侯不以為嫌者以晉侯新立

喪制未闕也以大夫而上與伯主盟是謂抗位出位臧孫不以為戒者請修舊好要結外援以安社稷也聖人書及著其能從盟主知有所擇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正曰不書劉子重王師也王師所以討有罪天下莫得而抗也惟王朝無與復之列以致諸戎逼近於王都內臣無據却之謀與師與戰而取敗以叔服之言觀之則背盟取敗者劉子也宜書以彰其罪然春秋之作明經世之大法不專為一人之失算較優細也若祇責劉子反若王師不可以伐戎矣故首書王師明至尊之不

可論雖為茅戎所敗然言茅戎敗于師而王師敗績于
茅戎則冠履之義既顯而茅戎之罪亦著且以明周道之衰
而後望於振興之有時也

冬十月

申庚子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

正月宣十八年晉衛伐齊齊侯既與之盟于緡以世子驪為
質是齊魯衛俱從晉之國也乃齊侯信不可知旋加兵於魯
則知其與楚之深而從晉者特詐而已矣故緡之盟不書而
北鄙之伐目齊侯而深斥之也此蓋之師所由致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二日傳稱衛侯使四大夫將侵齊衛豈齊敵哉其侵齊者乘

齊師侵魯而使之蓋將以救魯也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

三

之於新築故石稷欲運亦以伐魯之師既退衛師即可以還
此全師之道也良夫不可而與戰喪師辱國其罪大矣春秋
以良夫主此戰言戰之不可輕也於衛將博帥師而於齊
則畧言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其戰之地以新築則齊之恃
強而深入亦明矣既伐魯又敗衛晉師不出其將能乎說者
皆主笑客跛眇之故謂四國之卿忿兵戰齊失經意遠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御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正曰凡內大夫帥師惟書主帥今四卿並書見行父不能統
一軍政而分其權於四卿是公室之兆也春秋之法凡被
伐者為主今書四國主之非經齊也書四國志在克齊招兵

齊齊也傳言魯衛如晉乞帥皆主御辭子蓋知節克經齊獨
深故因之以請而晉帥之出則以晉衛被兵之故且生為御
克釋忿也御齊侯請戰微服累無遜辭高固入晉帥築石以
戾人齊之君臣氣輕而無禮特知而好戰其取敗也固宜自
此之敗而從晉者十餘年則何如從斷道之會而與魯衛
諸國講信修睦之為得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襄

止曰齊師既敗力屈勢窮然後使國佐納賂請盟此背盟棄
信肆其長虐恃強好戰之所敗也書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
之辭也復書曰者見如師之時猶有違言至此日而盟禮始
定也書及者四國之大夫已列序於前不當復序也袁襄之
盟雖云以力服齊然亦乘暴已亂之舉也晉不失伯其在斯

齊魯衛楚皆主

四

乎○諸家多引召陵比說豈知召陵以大夫而盟諸侯聖人
書法自是有別此四國皆大夫齊侯君也固當稱使來者魯
內之辭齊侯以君臨臣自是不當書卑屈之辭曰來盟乞盟
也聖人因事立文而禮義行乎其間未嘗取召陵為比而後
書此說者何得牽引而鑿為之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遯卒

取汶陽田

石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外歸魯地皆曰歸汶陽田魯地也齊
以歸於我當日歸今日取者蓋固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
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宣來言
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

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假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於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歸師侵衛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曰案左氏傳衛從晉以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師眾而後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伐師於蜀致略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如降班毀列下與大夫會也○正曰楚大夫書氏書名非皆其盛也見莊王強盛之後楚政亦建於大夫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趙曰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程曰楚為疆盛陵謀諸侯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楚與之要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國則魯可知矣○正曰說經者見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以為莫盛於此矣抑亦未識所書之意也乃經之意則謂楚莊既殲晉方服齊楚大夫挾師徒之眾要市於外以救齊為名侵衛侵魯諸侯畏其強也咸使大夫往會之以紓一時之難嬰齊以大夫而主盟已恃矣故貶而人之乃又以疆弱為先後也右秦於諸國惡齊之從晉於衰喪也降齊於鄭下禮樂征伐皆自嬰齊操之矣然則是盟也其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經皆貶而人之傳云置盟以譏之蓋畏晉而竊與楚盟亦云置而已矣豈所以講信哉次年晉侯伐鄭四國

之君從之諸大夫之皆從於蜀何足算也

九年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高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侯之辭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與使皇戌加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辛亥晉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杜曰三年喪畢宜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高曰君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六

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秋君薨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張曰汶陽之田持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假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高曰疲命於晉楚而復怒許之不事已興師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胡曰公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

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側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春秋所為義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曰傳言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之邑也復其故地而民不聽至於用師蓋是時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日重所以棘雖故地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知補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大考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皆如

宋曰克與良夫得志於寡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好戰也楚方聘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棄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珍留吁以為未盡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

春秋傳卷之五 卷上 七

器之屢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高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正曰鄭一歲而再伐許不書將帥前已書矣故此畧言鄭見其伐許之頻數也夫黷武窮兵為國之大忌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君子以鄭為不恤其民矣况鄭許俱為從楚之國均小弱也於弱之中而又以羸弱相侵陵甚哉鄭之不惡傷其類也

甲定王十四年 戊午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吳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伐鄭交結和好也三月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郕

趙曰郕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郕○戴曰魯既得汶陽故城郕乃自國

春秋傳卷之五 卷上 八

鄭伯伐許

程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正曰公孫申驅許田鄭悼未嘗自出也觀其初心亦知居喪不可以即戎矣迨申為許人所敗遂不忍一朝之忿自將以伐許也因忿論開世濟其惡君子不能為悼公諱也故雖未踰年特書鄭伯以著其罪

乙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家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義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叔姬葬於杞義未絕也

仲孫黃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高曰荀首逆女于齊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梁山崩

胡曰梁山在韓國韓滅於晉書梁山崩而不繫晉者為天下記異也左氏載釋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及夫恐懼修省之實也豈足以盡聖人所書之意哉○正曰自文九年地震至此凡二十三年而復有山崩之異可以知天地之變定雖異世而不獲見矣山止而不遷者也今而崩頽異之大者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天王即世以言乎遠則晉景之紹伯也將數年而殲繼以不令之主得諸侯而不終非止晉亂亦天下之不幸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下之不幸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孫曰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願甚矣○趙曰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霸斷道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其勢且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西閭于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參曰會而不致此其致者以蟲牢之會猶可言也獨惜其不如京師以奔王喪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孫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非禮可知也○高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武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亂立者蓋武公故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諡曰武焉至成公時李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李氏僭亂妄作之由

取鄭

杜曰鄭附庸國○正曰凡書取者力得之不是其專奪之辭也鄭不列於五等之爵故杜以為附庸今魯取之為已附庸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

其與蟲異者不廢其主也胡氏滅而齊取為君隱之觀聖王甚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憐愍諸侯大夫浪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正曰主侵宋者晉伯宗夏陽說從之者尚有鄭及戎蠻何皆豈而不書而獨書衛孫良夫春秋欲著霸政之失使宋衛不得全其鄰好故獨書衛孫良夫若衛之自欲侵宋者且以著孫氏黨晉之深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要齊如晉

上申鄭伯賁卒

仲仲所獲以孫倫如師師侵宋

高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為興師

則單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與衛孫良夫同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正曰鄭既從晉為魯半之盟楚伐鄭使晉宜救也聖人亦書

其救勤於鄭不背魯半之盟而已矣其侵蔡復過楚師於蔡

既不戰而還能不遂其遷戮免於貶足矣聖人原不書也又

何說焉說者誤爾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二

七年

春王正月颶風食郊牛角改卜牛颶風又食其角乃免牛

趙曰颶風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鄭

僭也天豈享僭哉颶風之害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颶風

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

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避天不詳宜其又食也○黃

氏震曰愚聞之師曰甘口鼠噬人畜不知痛

吳伐鄭

正曰吳蠻夷國也周制東建諸侯爵以五等地分五服蠻夷

要服吳雖泰伯之裔僻在要服其爵為子本微國也今雖始

大侵陵中國聖人猶從其本班而書之不稱將帥但曰吳而

已從卑稱也其後有必當以爵書者則曰吳子有必當以大

夫書者則曰吳人含是則概曰吳而已皆從其本而卑稱之

也豈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其由微而漸烈大雖烈大而不得

陵僭意皆可見矣諸家守之外之秋之之說盛皆求其義而

不得遂為想當然之辭耳其伐鄭者始與中國爭諸侯也晉

用申公巫臣通吳罷楚吳於是兵連上國此時吳子壽夢之

二年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正曰前云免牛則不郊矣免牛者不卜牛也不卜牛向何郊

之可言此復云不郊者蓋魯如有一一在春正月一在夏

四月此五月矣云不郊者並夏四月亦不郊也承免牛之文

而言不郊猶三望則望行於五月也若春正月之望當在彼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三

時矣聖筆甚明說者誤釋免牛為放錯看不郊為複云間有

事以起下文徒費周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高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王氏葆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盟救徐也晉景之救鄭

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解會晉

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

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家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

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公至自會

高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孫曰吳與楚伐鄭故人州來州來微國○高曰吳楚爭疆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也○陳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乃亡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子鍾離而後至盟于鍾離公又逆吳子吳不至子威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高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以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八年 左

宣公八年

春晉侯使韓宣子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劉曰宣子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高曰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宣子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又曰歸之于齊猶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正曰說此條者皆善而季文子之言最為精核來言者不當言也蓋牢馬陵二會伯事庶幾乎修矣而此一言諸侯無不解體是晉景之世一大關鍵也

晉驪書帥師侵蔡

宋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正曰不書侵楚以其能獲申驪未足以為功也書侵蔡已足以著此行之陋矣近地諸侯且將焉試何有於蔡

公孫嬰齊如莒

杜曰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

高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

婚衛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特書宋公納幣所以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八年 左

起伯姬之賢也婦人無外事其行事不見聞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姆不至不下堂而火死當春秋淫奔之世伯姬執禮以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納幣致女三國來聘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

參曰二子死於讒晉失政刑矣其罪不止於專殺也然名氏書於冊與殺有罪者無異其亦趙氏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杜曰大王天子王者之通稱○正曰簡王即位於今二年魯未嘗有朝覲之事又未有勤王之積天子忽使召伯來賜公命其將以愧公之不朝歟聖人書之所以傷王靈不振王室益微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正曰爲杞所出猶繫杞者以喪歸杞故也卒而得書叔姬之於婦道焉無虧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胡曰吳初伐邾既不能救及其既成晉已也而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書來聘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乃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可知也○正曰自春秋凡四書窮政之失

衛人來媵

程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尙聞於諸侯况君子乎○參曰諸侯有三歸固然矣而從媵之數與從嫡之數俱三及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主

之說似皆不可信然此俱非經自獨舉程子之說可也

己酉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胡曰凡書於冊者皆經邦大訓杞叔姬一女子爾而詳錄之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後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杞叔姬之行雖不可知觀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家曰夫

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

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爲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得不齊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張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其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主

杜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加聘問禮之致女所以致成禮禮爲昏姻之好○劉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高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况鄭使伯適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自文宣以來晉楚爭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自鄭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肆牢馬陵之會然

後鄭伯受盟及請之會所以爲晉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使書伐之明年又使使辱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是者蓋楚怨晉之不德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使宋同撓列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伐盟會皆無虛歲思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辛酉公

楚公子嬰帥師伐莒中莒潰楚人入郕

家曰楚之自陳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區而莫之卹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於兵則置而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正曰不書侵陳而

春秋傳註卷之五

七

書伐莒著楚兵之窮遠而伐晉之與國以救鄭也不言救鄭著楚人虐莒之罪晉無救莒之師徒使小國困敝爲可憫也家氏之說得之特陋無備傳紀其事非經意所及也

秦人白狄伐晉

參曰此年晉執鄭伯以伐鄭又不救莒凡兩書伯政之失秦人乘諸侯之貳於晉而報輔氏之怨白狄亦背欒函之會而從秦伐晉書之者不特以惡秦狄亦以著晉人之致外侮也○家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誠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今書秦人貶秦也何貶乎以其黨楚而爲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參曰鄭欲得君而爲諛以圍許聖人書之豈以著其諛哉晉晉人失道並許亦受其禍也鄭稱人貶其當國大臣妄生事

端徒以虐許也

城中城

趙曰前者楚人伐莒入郕郕逼於晉晉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况得時乎此不爲貶

春秋傳註卷之五

大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五

丹徒莊忠誠校

成公下

春秋上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曰衛以資師侵鄭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則孫林父衛卿出衛侯而面立判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為後戒也○正曰不稱為卿也黑背之子判卒有禍國之禍其亦衛侯遺之歟故春秋明著其始

夏四月五下邳不從乃不郊

師氏協曰卜至於五其罰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徵其

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曰晉執鄭伯其過大矣聞鄭已立君留一人無益疑書議伐鄭以歸鄭伯其事又不容緩而晉侯有疾方求醫於秦則往來非數日之期也至則病在晉自問其疾之久可知矣晉侯竟能扶病而往乎立太子州蒲攝君以行必出於晉侯之命則制而從權非出於私黨其亦至公而無害也聖人因之書晉侯亦其事有合於聖心之權衡自不得以處常槩論也晉侯卒以丙午距伐鄭歸鄭伯二十五日其不在軍明矣何謂傳安○晉以歸鄭伯而勸諸侯其行事之悖可勝責哉書晉書伐非子之也著伯政之失也晉侯將終而行事日非樂書為卿而煩擾益甚伯事不足言矣

齊人來媵

高曰伯姬嫁已久者侯以其賢猶來媵之所謂已為其數多則復加耳

丙午晉侯嫁齊

庚子月公如晉

高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設而不書也

冬十月

平閏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曰三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參曰書公至以三月見公之久羈於晉為無道也

晉侯使卻曄來聘己丑及御驪盟

杜曰御驪卻克從父兄弟○高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公反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夏李孫行父如晉

張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亦且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御驪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御驪來聘而游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婦人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驪聘而盟春秋以苟庚辰大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游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爾不書而諱皆

魯之恥也

秋叔孫僂如齊

正曰僂曰以修前好其外也
會又使來聘也
空存仇讐之迹而不修通好乎
矣不謂其有改容而改事齊也說者何紛紛乎且列國之聘不空行齊亦因聘而誠民於齊也

冬十月

王僂王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齊

正曰自周無出於以大一統之義固然然周公楚為天子三公乃與伯與爭政已失和衷之雅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去書

春秋左傳卷之六

曰出奔言諸君也列國之臣言出奔為其各有疆域也王臣

亦言出奔是失周於列國也聖人何容心哉用兄周衰益甚宰臣失職言為通逃王亦不能行之於齊矣其言出奔亦因周公無人咎等於天子之居鄭耳必執自周無出之說而以自絕於周解之豈子瑕子朝尚有可復之理耶

夏公會齊侯衛侯于頃澤

家曰首是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却之兩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惰以邀楚為得計至是因停釁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情其端大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淪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彌兵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列國諸侯北而於楚庭其端實兆於

此故頃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高曰此蓋自狄也九年秦人自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之役也
知晉為不義而視楚曰此豈定離能攻其不備而敗之未足以補厥服之功也故書人以畧之

冬十月

王僂王十有三年

春齊侯使弼鉤來乞師

杜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離辭○陸曰晉為伯主其使之來召兵而已而云乞師者用明列國之禮小大雖殊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又非天子之命也○正曰晉厲

春秋左傳卷之六

初有事於征伐春秋書其乞師其執謙以援諸侯必有異於前世者且秦數撓晉亦不善之積也說者因厲公為無道強

作貶辭不知厲之無道因勝楚而驕不能善其後耳其初蓋有可觀者

三月公如京師

杜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曰書如京師或且以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時聘有時盡其誠敬專一之意以將之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也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八伐余

高曰公引京師專行之旨也今會晉伐余道過王城不得
不朝曰王所遣者志欲伐余而書言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
遣晉伐余則是扶他事以王命而為志其不敬也其辭
若之辭而高志不敬此會使然也王曰王侯貽與以自天
子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言其罪甚也二家曰劉康
公成肅公皆行不書者晉與余私問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
成義在此乎

曹伯歸卒于師

高曰非戰死也死於行師故不書地

秋七月公至自伐余

孫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五

冬葬曹宣公

曹宣公卒于四年

春王正月葬于宋卒

徐氏曰葬者謂臨而葬君無諡諡以公配而哭楚稱王所
以葬春秋亦不得稱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許曰人臣不為其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
君之忠者也惟其之不早是以禍獻至於出奔禍非此矣歸
易辭也自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正曰鄭介晉楚之間二國之所必爭乃鄭每於息爭之時又

自為挑釁公子去疾伐許卒敗執君伐國之禍今晉楚為成
公子喜又伐許是之北師非為九平故師敗不書鄭伯復伐
不書而獨書公子喜所以見尊國大臣不能安靖國家而後
為思敗君如內以逐君之惡所以見尊於鄰國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曰桓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賦卒

卒伯卒

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劉氏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孫氏贊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六

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

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

○賀氏仲軾曰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胙子一即仲嬰齊

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以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

故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程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
之盟矣方決之楮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與盟矣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陸曰春秋執諸侯者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

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也○張曰春秋

魯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棄曹伯之與盟者以為
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於晉
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之門
意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家曰晉楚為成期以息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
子曰其人而貶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七

杜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王氏曰華
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也今以自晉歸宋其又何
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彌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
蕩氏則與晉討無異華元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
于宋以成其志也○家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
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克濟故自晉而歸山
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
晉力盡去與已不純為國也○參曰魚石等五人與山皆桓
族故山得罪而五人待放於難上意在復桓華元止之不堅
因送奔楚是又將挾楚援以求復也書奔楚志亂本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貜射人會吳于鍾離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八

程曰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書諸國
往與之會也時諸侯皆楚故與吳親後相向之會與此同○
趙曰於時吳楚兩敵晉既庇楚則不得不與吳以益楚患此
所以合諸侯而會於鍾離也蓋五年城之會吳人在焉而
不味會何也蓋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
以會城而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大夫來會故不殊會事
殊文異無用多疑○正曰殊會吳者或曰尊之或曰外之先
儒亦既非之矣然殊會之義猶未盡其說也聖人必以吳為
可會故書諸侯之會之也吳之強足以敵楚而又為周之
族姓也晉伯之所以取貴於春秋亦以其為周之族姓也雖
其志在於功利猶必假尊周之義以行之則於周有擁衛之
益而無窺竊之患吳則僻處東南遠於京師未遽資其夾輔
之力而其勢足以撓楚晉率諸侯與之通會未為失也故聖
人本其結吳罷楚之意而以殊會為文則亦謂其以客禮待
吳也不書爵者明削其僭王之號而隱謂其小之能大夫諸
侯既以客禮待吳列序則非其實故書會吳稱爵嫌其過尊
稱人疑於大夫故但曰吳而已此聖心之權衡不絕遠秦伯
之高而亦不諱諸侯之遠與相親也

許遷于葉

杜曰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參曰書許遷于葉危
諸夏也許為周之封國不能安其故都而遷徙于荆蠻之邑
此即謂之楚人遷許其亦可已乃聖人義不予楚故書許之
自遷存周之諸侯也然目于葉則其實亦不可掩矣晉伯不
足恃而小國遷都以附楚誠者能無憂諸侯之心乎至於許

之輕遷失所依歸則亦自取滅亡之道也

西曆一千六百六十六年
春正月雨水冰

王氏曰陰陽相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草木者也今乃雨雪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其矣○朱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參曰此亦非其大異而春秋於此首紀之說者以爲涉陽者上之微恩謂一大夫受困數月何足以動陰陽生備既云冰爲兵象則楚亦木名也則楚之微六月而有鄢陵之敗春秋書此見天人之應若是則之敗宜也然此亦不必深究讀王氏朱子之說足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高曰鄭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害宋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高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服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於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敗不言師言楚子者楚子傷也○家曰晉自靈威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者乃能率其驍狼悔慢之卿與楚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乃謂欒黶欲戰不如士燮僞逃不然也惟厲公志得旋囑以速其死良可惜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欒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氏居國不及鄢陵之戰且謹於言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言是罪不在公故書曰晉侯之信謹明我公之無罪也○程曰晉怨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毀之者固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是以不諱

公至自會

趙曰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己可以成事告也故書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曰尹子王卿士子爵○正曰春秋之世天討不行故王臣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有與於征伐之事者皆非王本意所使亦不書也今書尹子豈無謂哉蓋晉厲於伐秦之役則合諸侯先朝京師曹伯有罪則執而歸于京師曹人請君晉侯爲請於王而釋之數持尊王之義有以感動乎王心故王知其有伐鄭之役而使尹子與乎其事春秋書之所以明天討也夫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知有楚而不知有周是天討所宜加也胡氏疑而不言其他說者皆謂晉假王命以行之不知聖人之權衡未之或爽加晉以伐鄭告於周尹子臨之則與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臨之無異矣於彼不書而於此豈書之儒者皆因晉厲爲無道之君遂偏持不善以說之百聖人權事之情義屬矣

曹伯歸自京師

程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正曰彼以歸者例曹伯所以不名者有因也惟曹伯之
歸與是皆曹伯歸京師曹未嘗立若曹伯在京師固猶其
國也且諸侯之歸有自來之義不比鄰國之有限制也曹
人一再請於晉晉侯為之請於王王命釋之則固無害於其
晉曹也曹人亦言其以晉建繫於京師者二年今幸得王命
而歸歸者以晉侯之命也論其進則名止而晉順核其實則
天子不能止而曹伯以冀試得國子臧不從諸侯之議亦
祇成其為石碏之流一書而義無不各見如此

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晉仁

程曰宣之於晉上也○參曰晉用僑如之語執晉正卿伯政
非矣故稱人以貶之

春秋集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參曰僑如聞晉將殺季孫故懼罪而出奔

十月乙亥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

孫曰不書盟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盟之可知矣

公至自晉

高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借歸焉舉公為重
也然伐鄭之會公不得復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旁徨於
外以求自明於晉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
焉扶而出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平其事君辱
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云至自
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伋

吳曰魯謀殺齊及齊為天子則封之爵豈不知魯之謀殺已
哉故孟子曰為仁人之於弟也不義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當貴之此皆所以貴之也而為人之至也似難為程
美所指然不遇晉公之出而魯之有與魯之謀而假
寶其金物之出而魯之有與魯之謀而假
母威權在已則假雖有昭昭亦為所掩乃不能悟其母而
怒其弟竟天之所為也○參曰大相反矣○正曰未見假實有
不待之○參曰魯定公初刺得聞味先刺後名刺有罪之說

春南宮括帥師伐鄭

正曰伐鄭所以救晉之二邑也鄭之侵晉所以堅楚志也不

春秋集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見於經君子以鄭之廷悍為已甚矣不足書也故止書侵鄭

而亦不書救晉所以正晉伯也言侵者侵掠其地傳言至于

高氏則不必及其國疆而攻之也

夏公會于侯渚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正曰前年伐鄭諸侯之軍有領上之失今年春鄭復介恃楚

眾侵晉之二邑又使太子為質於楚以求助是固與楚以抗

諸夏也王復命尹子會諸侯伐之益之以單于士朝亦可謂

能振征討之義矣故並存而不削晉雖主兵必先尹單以王

命為重也至於曲洧而不進亦晉侯不善用之爾

六月乙酉同盟于洧

正曰伐鄭未得其盟而中道有事於晉盟是疑諸侯也况尹

單亦與盟况非待王臣之禮晉厲之誠意亦已鮮矣不誠無

物又焉能有成事也

秋公至自晉

吳曰方欲營鄭之罪以致伐而楚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代而以會伐

齊高無咎出會齊

齊自與魯國佐以齊克故侵魯孟子之謂而並及高無咎然則無咎之逐非其罪也春秋書之若齊靈之輕棄大臣以離慶氏之禍爾

九月辛丑用郕

吳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郕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豈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正曰再伐鄭而無功復來乞師春秋譏其德不足以服鄭而徒知用眾也故書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正曰王朝以子無功而獨使單子會伐晉侯以國有亂故而使微者來會則伐鄭之舉亦將怠矣而春秋仍前錄之所以明大討之猶存也鄭恃楚援而不服其罪當討春秋謂是已討也故書至自伐鄭以終其義端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縠卻至

張曰邾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

罪無罪而用重寶幸而長魚矯之干一劍殺之邾又叔梁紇

中行保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庚申晉秋其荏州蒲

春于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假殺胥童而弑厲公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發臣道君為不道臣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庚申晉秋其荏州蒲

正曰經書中行假使程滑弑厲公而經書國者蓋不可書二人弑君滑又小臣從令者也故書國而三人之罪莫逃矣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南

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又何疑哉弑君殺大夫凡三稱晉見晉為盟主其國大亂君臣皆惡亦天下之憂也黃曰晉厲公與數年之間北挫狄於交剛而敗秦於鞏南破楚於鄧陵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參曰國佐間慶克之穢行徒以言諫之而不能制之於先迨諸言既行高氏逐鮑氏則則佐亦危矣於是不忍其忿殺慶克因遂去之可也乃據邑叛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遂復其位其何以立於齊庭也哉卒以殺身佐固不免於罪而齊靈將何以為國耶

公如晉

參曰傳言朝同君臣公立故也

百金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傳宋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

公使子孫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參曰杞桓公因朝魯而得聞晉君之明於是朝晉請昏而託

八月鄭子來朝

築鹿圃

許曰大夫擅國威權曰夫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

豫在上何可長也

已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正曰楚救彭城而以侵宋書不于其救也晉悼師于谷谷以

救宋楚師遂去則有功也而春秋猶不書謂是不足以爲悼

公善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一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谷

許曰襄公不會在襄公也晉侯不會亂故也悼公所以仁諸

侯也○高曰諸侯師而先爲此盟也○陳曰崔杼宮奔衛不言

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而曰崔氏今日崔杼則已爲

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

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

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十七

鄆州集古傳註

襄公上

己酉年元年

春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阻也夫諸侯討叛之功矣○趙曰伐叛討逆衛主之事也○其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邾名分正則天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一

下定此春秋之教也彭城雖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然本宋邑也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故必繫之宋焉子孫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邾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高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正曰彭城之役樂驥主兵正月圍而克之執五大夫以歸至夏復使韓厥伐鄭討其從楚取彭城之罪齊人以不會彭城見討故使崔杼會伐鄭杞人亦至齊及曹邾前已會彭城今復出而會伐鄭故復書會此兩役也其書大子孫者見晉人不急合東諸侯之師以唐鄭而次鄆者足以為之援也至於晉既敗鄭以鄆之師侵楚則不書矣以其窮兵遠畧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故止

書其伐鄭次鄆有合於討罪用師之次第以為晉悼始伯之善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案曰楚實救鄭不書書侵宋見其已無及於救鄭猶不還師復釋賊於宋以抗晉也鄭亦侵宋取大丘不書惡其既敗於洧上而猶從楚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伋公孫剌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杜曰冬者十月初王計未至故傳善之

春王正月齊簡王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二

鄭師伐宋

許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案曰鄭受楚令以侵宋故書師書伐以甚鄭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正曰晉宋書師荀偃華元在厥微者將也衛孫林父亦在厥此書寧殖者二卿並出蓋鄭人曾伐衛喪寧殖實為乘喪伐鄭之謀以明於晉故獨著其名以寧殖為不仁矣此所以能為出君之惡也然書伐則三國均罪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案曰會于戚謀伐鄭於是鄭方有喪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

未為失也孟獻子進城虎牢逼鄭之計荀息由是遂罷以待告於晉晉請於齊行諸異日則亦有不伐喪之善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趙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固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固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卒叛卒服惟獨是從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鄭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

春秋左傳卷之五 襄公七年 主

衛之郊天下諸侯為之不寧今晉悼之興求所以得鄭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偏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正曰不繫鄭者若書曰城鄭虎牢則是為鄭城虎牢也言遂者見城虎牢之謀善而晉人從善之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奈曰申為司馬而以受賂問國為罪矣楚人殺之母亦聽說之故而濫於刑乎書之者所以著楚人內政之暴也

辛丑二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許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讎此其王之所以不長也

公如晉

高曰童子侯不朝王豈不可後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葛

杜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家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晉君重辭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杜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 襄公七年 四

譏○高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上臣亦與焉故書同○正曰同盟大盟也始於兩國之盟後之修聘事者多用其禮以在會雖眾而志無不同也桓之同日同盟晉之同曰同外楚外楚即所以尊周也故惟弱之盟得書同虛打之盟晉悼始立而合諸侯也雞澤之盟鄭服而悼公之伯有駁盛之勢天子亦寵嘉之而使卿士蒞盟焉故聖人書王臣書同盟無貶詞所以予晉也而說者猶以盟王臣為譏蓋亦不察聖人所書之意矣楚子亦晉主諸侯盟何不一書同乎

陳侯使袁僑如會

杜曰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高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

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問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於晉

皮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滿盟

杜曰諸侯既盟袁滿乃至以陳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然則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滿也○地曰陳公與諸侯在雞澤陳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未加以兵而鄭來歸陳陳鄭之歸而亦遣袁僑如晉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成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正矣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僑實仇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屈己之辱而僑無仇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足以見悼公之賢也書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趙曰陳鄭既服於晉甚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遠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己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候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壬子夫人嬖氏薨

杜曰成公妾襄公母嬖氏姓葬陳成公

注曰陳即晉晉會其葬故書○祭曰陳方即晉而其君遂終嗣君從晉之不固良可惜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許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嬖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禮此葬定嬖也○正曰魯自成風妾母始僭夫人禮猶為未久季文子欲不成嬖氏以小君之喪猶未周禮之驗也但成風死之敬輟後之魯人已習為故常故以君長誰正其咎恐季氏遂成夫人禮似此僭差聖人宜有貶文即云國史宜諱亦當微示其意如書公薨不地乃所書全同乎正夫人豈非以正夫人先薨妾母無厭之者即用夫人禮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六

亦變之無害於義者也故因而書之如孔氏穎達之說歟

冬公如晉

祭曰為兩屬鄭故有母喪而如晉朝後又不利屬鄭皆當國者之不苦謀也

陳人圍頓

祭曰頓雖為楚間陳陳宜置之不校完守封疆若楚人來侵則請救於晉以禦之如是則可以終先君從晉之志乃不忍其忿而遽圍頓以怒楚非息爭之道也故貶稱人

己酉年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杜曰發子產父○高曰鄭白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得以

息兵修好也

魯世子平如言

正曰無禮無以立部雖小亦國也不宜為魯附庸魯不宜為部首不宜言其為部首以係魯國太子來於魯以成屬皆非禮也故有魯世子來此諸魯大夫參議之部由是而口就滅矣矣魯亦不能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奈曰晉將合諸侯於戚使魯衛先會吳告會則其急欲修好者猶是通吳罷楚之計也聖人書之蓋亦許之

秋大雩

春秋集傳卷之七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

杜曰其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及王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部人于戚

杜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石曰戚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適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於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會戚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正曰戚之會陳侯至言楚忠故命諸侯成陳也吳使大夫來聽諸侯之好故列序於會稱人從小國大夫之例也部已屬魯復列於會魯人不利屬部使部大夫

聽命於會魯之反復連部之匹也然則此會也雖盟而不固矣故不書盟不以諸侯累魯公也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杜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成○程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成陳何哉蓋陳附晉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高曰陳方附晉諸侯既戍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曰成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

春秋集傳卷之八

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勦

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敢也其于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疆萌於僖公

大於成公城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五年六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趙曰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諡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泐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未華弱來奔

祭日惟弱以見辱而彼遂疑其罪然與祭時相押而至於相殺故序之由仍在此也故書來奔以爲大臣喪道之戒

秋

晉人滅鄆

正曰晉初鄆部既受其賂矣越一年復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是委鄆也鄆人猶恃賂不愼守封疆至爲晉所滅鄆不能自立晉不終其託莒滅人之國晉不治莒惡均有罪矣

冬叔孫豹如邾

高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駟之戰至是往聘修平

春秋左傳卷之九

以無忌憚好也○參曰蓋必邾人請平而後往

李孫宿如晉

杜曰衛孫宿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請罪○張曰晉不討晉而討晉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曰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

乙未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邾不從乃免社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曰費李氏邑也支子相三君而無私禮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私邑矣及行父卒衛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憂國是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則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昔城費志堅冰之戒疆私室弱公家之漸也

秋李孫宿如衛

趙曰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刺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李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弱於晉雖不敢責報然亦疑晉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正曰會于鄆以救陳也不言救陳陳不克荷也楚圍陳非諸侯救之楚聞救而遂解陳侯何以來會于鄆乎陳侯來會鄆伯如晉其從晉也而陳侯何以逃歸鄆伯何以被弑鄆子

志在從楚因鄆伯從晉之志不可回遂陰弑之於鄆託於疾卒以赴於諸侯豈果足以誑陳侯哉陳侯視此爲鑒又迫於二慶之言遂逃歸鄆晉已成乎救而陳鄭皆叛故不書救

陳責陳之背惠非責晉之不救也復詳書鄆伯之卒憫鄆伯之見弑書鄆之所由叛晉也陳侯逃歸則遂叛晉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鄆

杜曰實爲子駟所弑以癰疾赴故不書弑書爲卒書也如

會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當再稱鄆

伯故約文書其召於如會上○正曰鄭伯之卒春秋承爲赴而書里邲之臣子忍心害理不詞弑君之賊聽其僞赴於諸侯春秋何緣書弑君然其形迹之顯著則有可得而詳者鄭伯之出從晉會于邲也故書曰如會則其有疾矣諸侯在邲鄭伯夕舍於郭無諸侯之助及書曰未見諸侯若既見諸侯則賊臣無敢陰弑之矣然則雖書卒于邲而鄭伯之冤已見乎諸賊臣可爲寒心矣

陳侯逃歸

祭曰陳之先君不待伐而從晉陳哀公爲權臣所脅而自會逃歸向何以責晉哉春秋書逃歸責陳侯效匹夫之爲非人君之禮也

申七年八年

春秋集傳卷之七

十一

齊王正月公如晉

孫曰公會于邲不書至公自邲朝晉也○祭曰傳云聽朝聘之數蓋晉悼修文襄之業

夏肆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杜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沿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正曰人見于產之言正而有理多主其說而其父方以無知識之則鄭之秘謀當如王氏之說然無當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鄭人于西丘

杜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陳曰人諸侯之大夫不以大夫敵盟主也傳曰大夫不書晉侯也是其義矣○卓曰邲丘之會諸侯朝聘胡氏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仲公之以厚養寡也諸侯與國爲我敵而猶大夫可致命令之召而諸侯不令其與會也○正曰委政卿大夫誠有可貶如悼公初年彭城黃牛戰役皆使大夫在所宜貶矣而猶不貶者晉悼始人即云○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自是以後前用邲丘大夫在邲雖以大夫從役皆其所使命非大夫輒專之也故聖人不貶邲丘書人假爲貶辭然使書卿之名與晉侯鄭伯列序則是仇君失禮非衆命之體矣書人以後之示不敢敵尊也若云貶之則邢丘命朝聘之數亦未必專

春秋集傳卷之七

十二

爲列國而全不及王朝也何貶之有若云委政大夫則晉侯現躬視之此言更謬矣烏可以說趙盾者說晉悼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高曰邲田接於晉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晉以正之節遂屬於晉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家曰鄭侵蔡以自結於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

晉侯使士句來聘

祭曰來聘以行禮所謂拜公之朝也告將用師於鄭是其事

也

九年

有宋災

杜曰大夫曰宋災告故書

夏五月辛酉大夫及氏

五月辛酉大夫及氏

杜曰大夫曰宋災告故書

杜曰大夫曰宋災告故書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正曰晉率諸侯伐鄭

帥于汜將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晉人知其成而不結也苟假

則決欲圍之以致楚師而與戰此晉文伐衛致楚之謀也苟

晉則欲許之盟而還師三分四軍以敵楚此巫臣使楚能於

無命之計也晉於是乎用苟假計則鄭成而同盟焉是盟也

晉人安盟鄭人復自為盟斷楚然清亂有以知其必叛矣聖

人酒書同盟于戲則以鄭之從晉於義為安既同盟矣在所

必錄不逆其將來以正待人之意也

楚子伐鄭

趙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阻之會鄭不在焉○正曰盟戲

方罷而楚已伐鄭則諸侯伐鄭之績不必紀矣故不書至楚

以傳書非子之也著楚子之爭霸也

戊戌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世子光會吳于柵楚地

杜曰吳子在柵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趙曰晉率十

二諸侯會吳於是界謀楚也宋晉伐楚何以知其謀楚蓋謀

制楚以服鄭不志於伐也晉楚平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

盟而晉以吳楚盟之也是吳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

吳于柵以宋晉已得吳吳將長言而納楚楚謀出兵則懼吳

吳其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杜曰因盟會而滅之故曰遂○正曰偃陽姒姓之國也據傳

偃陽之伐前假上句謂之罪會祖之本謀也乘便滅小國以

于宋新政之是如此故書遂以惡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奈曰鄭從楚以伐宋固與楚也諸侯之師豈能已乎

晉師伐秦

正曰晉師伐秦事在前年而經不書者蓋是時晉無政怨

於秦之遠而楚子囊又謂晉不可與爭則楚之為秦援與秦

人之侵晉皆味於一來不足言也但書晉師伐秦則可以知

其先鄭秦後同楚得用師之次第矣

秋晉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杜曰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呂氏大

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

春秋集傳卷之五 襄公上 三

春秋集傳卷之五 襄公上 古

譏言專以強弱勢為先後也○趙曰楚鄭伐宋故晉金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成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孫公孫

正曰稱盜之義左氏言無大夫杜氏因之皆非也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以作亂非盜而何況又劫其君乎不言大夫杜云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者是也○胡氏銓曰盜乘勢而至者也苟無隙隙盜豈敢犯哉三子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張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驂之罪也鄭成公卒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驂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倍公加會以從盟主而驂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驂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驂者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驕惟驂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戊鄭虎牢楚公子員帥師救鄭

正曰諸侯伐鄭師於牛首未及攻圍通鄭有內亂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蓋不志乎克鄭而志乎服鄭也故聚兵於向所城之虎牢以敵鄭焉迫鄭以必從之勢故鄭及晉平書曰戊鄭虎牢言已得鄭也楚人救鄭鄭復涉頓而與楚盟晉救非子之也諸侯之師繼在鄭故得言救也諸侯之師迭還則不卒成矣故明年復伐鄭說者論鄭論救皆傷於鑿

公至自伐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八

江都郭雙校

春秋卷之十八

襄公中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春正月作三軍

杜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家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示人臣負固跋扈之戒○正曰三軍之說杜云魯舊二軍如此則三軍之名始可云作故云魯舊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是一是之謂作如此則作之名有弗順況夫子書作猶繫於公之辭也實則分於私而夫子以之繫於公所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以存公家之典也鄭三家本以為國之三軍也特於各征其軍私竊其柄耳故私乘盡境混入於公季氏尤專恣盡征其民人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叔孫取其子弟二家猶有留於公者其所以盟者知季氏於三軍取一猶以為未足也胡氏疏據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為魯舊有三軍夫魯為大國孰謂其不能備三軍乎但春秋之時時勢變易衛孫夏夫同晉荀庚來聘魯人言衛於晉不得為大國當征役煩多之會魯豈肯拘給封之名自謂大國建三軍之號以應制乎況詩所稱本約畧言之焉可取以為証也公車千乘七萬五千人也不止三軍矣公徒三萬尚少七千五百人也不足三軍矣此何必多辨杜乃古注從之可也所以書作三軍者變亂軍制私家分公室也

夏四月四十日邾不從乃不邾

邾公孫之帥師侵邾

杜曰欲以救諸侯。奈何邾至是亦欲固與晉矣。恐晉師之
不致力故侵邾。以救諸侯之伐。復欲從楚以擾之。待其師勞
力竭不能與晉爭。而後固與晉舍之。之謀亦狡矣。春秋據事
直書。非予其謀之善也。惡其不直從晉而妄與大眾。侵犯鄰
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邾

高曰以前伐邾得志而鄭復侵宋故也。○正曰光何以又進
於邾莒悼公以其先至於鄭而進之也。悼公以齊為大國志
在懷齊不顧等列進齊世子於小國諸侯之上。急功廢禮伯

春秋集傳卷之六

二

者苟且之術也。世子光失謙退之節。僣然受之。長於六國諸
侯。抗亦甚矣。何以善其後乎。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杜曰伐邾而晉同盟鄭與盟可知。○正曰會盟異時異地何
以不言諸侯以齊世子光在列不可以言諸侯也。光未為諸
侯而僣然自列於諸侯之間。是謂棄禮春秋謹禮於微故變
文不書諸侯以示教焉。

公至自伐邾

楚子鄭伯伐宋

高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
道賊而固與晉以託國焉。○參曰不書楚伐鄭者鄭伯逆楚
子而從之伐宋無待於伐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邾會于亳城北

趙曰晉悼公年之中五合兵中何意於此。鄭莊公在楚則
楚通於北方。故宋易欺也。得邾莒子為盟。諸侯可以
少安。然邾莒子之死。晉悼公自晉之心。戰之盟。毫城北之
役。既服而又敗者。晉悼公之志。豈曰悼公知楚遠於邾。故屢
出而擾之。楚知邾終不能為楚也。數發兵救不勝其叛。故亦
置而不問。邾人欲固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諸侯之兵
叛楚而從晉也。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不戰不盟。以
會終其事。故列序諸侯伐邾而再言會于蕭魚。鄭亦默與其
間。後此二十餘年。鄭不叛晉而楚亦不伐。明悼公所以制楚
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三

公至自會

杜曰以會至者。假兵而不果侵伐。○高曰春秋以變文為褒
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貶。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
書伐為貶。

楚人執鄭行人其書

杜曰書行人非言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
示盟。或執殺之皆為譏也。○趙曰執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
既從晉。將命於楚。何故言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
行人何益哉。適足彰楚之虐而表鄭之誠也。

冬秦人伐晉

正曰秦為楚救鄭。雖師伐晉無及於鄭。而增怨焉。故不書晉
敗。明不足以為秦功也。

王蒙王十十四年

以不臣爲林父者見迫於君去之可也乃懷祿顧寵至於逼

逐其君則罪不容誅矣春秋書衛侯出奔非臣子逐逐之而何哉休父與前通至立公係制而相之春秋以制不當代立衛侯不當失國故不書其名以終其位見其宜復歸也

晉人侵我東鄙

杜曰報入鄙也趙曰子孫南入鄙非兵首也而晉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報入鄙之役至十六年晉訴於晉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懷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曰楚康公即位修舊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而首伐吳焉此伐未得志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讎吳也深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貜宮人邾人于

齊集庫華天

十

威

許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張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林父於會晉為衛主抑君而臣是助其善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癸亥王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剽

杜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宰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胡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單子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夏齊師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盟

杜曰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曰衛侯在齊季孫宿會于戚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盟

季孫宿與孫豹帥師城成郭

祭曰書二帥帥師善其得眾也書城成郭著其不協力以救成至齊師與其郭然後勞民以城之謀國之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曰悼公卒政建大夫之微也

齊集庫華天

七

邾人伐我南鄙

祭曰楚鄭之役方罷而邾莒不安於息爭無事春秋屢書以罪之又以見三軍既作反不能禦寇於四境私室強而不盡力於公有如此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許曰悼公之功功亞桓文平公父之道烈猶存祝柯演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甲寅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鄭氏王曰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三月公會晉僖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泲梁戾寅大夫盟

往而不召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不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
遂自其盟雖澤會重言諸侯今此盟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
可知正曰泲梁之會高厚逃歸故也後也實未及期要於溫
而使大夫盟高厚齊侯自是始有為可知也諸侯皆至
而齊以高厚來齊侯自是始有為可知也諸侯皆至
高厚有異志矣高厚有志乎以齊霸亦何必歌詩以見之此
取戾之道也宜其怨怒而並疑諸侯矣齊侯使大夫盟高厚
以其分相敵也高厚逃歸不盟諸大夫宜復於君侯諸侯為
盟可也乃遂自為盟高厚甚矣其無君也夫桓文之衰杜丘翟
泉兩役是政運大夫之始也悼公歿而晉平始會諸侯即授
大夫以柄是列國之政終運於大夫而不返也故泲梁以諸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侯會而以大夫盟終其事張氏以為著世變之益降也若齊
君臣之惡即其不列於會而可知已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高曰會于泲梁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
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然諸侯有罪
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
人

齊侯伐我北鄙

高曰齊既叛晉問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
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仇禮出會蓋
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
伐我南鄙晉會泲梁以討莒邾莒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

執二君以歸齊乃益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於魯矣

夏公至自齊

五月甲子盟於

正曰自城五年來也諸侯五年而後有地震之異
陰陽忽伏君臣失禮故也為無寧平之望矣故書
以志其憂世之心以言平過則早覺登見生成有虧以言乎
遠則八年之內日食六見天變應之大水為災民食乏絕皆
非常之變也而見端於晉平即位之年所賦徵矣自是積衰
諸侯遂自來事晉之事實復益損民命其何以堪之

叔老會鄭伯荀息假高偃宋人伐許

高曰許之案是諸侯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
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書鄭君也宋稱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人蓋微者

秋齊侯伐我北鄙同成

高曰去年伐我南鄙而成其邪今春再伐此又剛成甚之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趙曰言齊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己未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孫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等
救之也孫子同此

宋人伐陳

余曰宋莊朝微者也書人非貶辭書伐陳之從楚也與伐

許義同

夏衛石買師伐曹

祭曰孫蒯因田而被晉自取之也。司飲伐曹石買宜有以止之。反與之同伐。孫蒯氏也。故春秋置孫蒯不書而專罪石買。卑人之惡。惡也如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高唐。而圍其北鄙。圍防。

祭曰齊侯未得志於戚。復襲北鄙之役。改命圍桃。以桃為可取也。雖踐魯疆。亦甚矣。高厚自漢梁逃歸。急欲逞志於諸侯。故不從君於桃。則則一軍以圍防。將使魯人兩不相顧。勝之必矣。存秋兩紀之以著其惡。且以見高厚之專。多行不義。始將及也。

九月大雩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宋華臣出奔陳

杜曰臣華元子問之弟暴亂。宗室懼而出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杜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高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首。所故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丙午。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劉曰荒服者世一見於天子。謂之來。上諸侯不得而通也。故春秋書白狄來。而不言朝。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杜曰因其為使執之。故書行人。○張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言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者有不得為的。而書之。以見其失。

秋齊師伐我北鄙

杜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亦曰四年之中六伐邾而四圍邑。又邾邾當以助其止。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齊侯伐我北鄙。圍高唐。而圍其北鄙。圍防。

杜曰齊侯伐我北鄙。侯同。心俱圍之。○鄭氏王曰莒邾皆病。

齊侯伐我北鄙。侯同。心俱圍之。○鄭氏王曰莒邾皆病。齊侯伐我北鄙。侯同。心俱圍之。○鄭氏王曰莒邾皆病。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祭曰楚子使公子午伐鄭。鄭子孔召之也。問諸侯之圍齊而出師。已不光明。從逆臣之私謀。以云修先君之業。不亦誤乎。徒肆其虐於鄭之郊。邑卒之天。寒大兩師徒多凍。無功而還。何足以其言也。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齊之後復申盟約平公此舉猶足以宗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許曰以伐我故執之不言以歸舍之也執之舍之奪取其田不以上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正曰固而以伐彼者齊之有罪當伐也若書至則則齊之未服見矣非所以示義也

取邾田自涿水

杜曰取邾田以涿水為界○高曰邾之病齊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自涿水者隨涿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主

季孫宿如晉

吳曰謂討齊且取邾田也

孫宿公

夏四月齊侯伐齊

高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齊故獨伐齊逐君之賊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正曰不書樂勛林父志也若書樂勛則不見罪林父之意故獨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杜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師或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

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案曰高厚者分民以治魯以故諸侯之聞又從君廢嫡為公子身之傳故光立而殺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曰嘉嘗知西宮之盜之情而不言又聞諸侯伐齊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鄭伯歸自視柯而殺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案曰說者謂書城為完備則此西郭非無郭也蓋有不完故城之以備難齊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主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案曰士句何為至于柯齊及晉平盟於大陸故士句叔向既盟而過柯也叔孫豹會之所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案曰穆叔歸自柯知齊難猶未歇也復城武城以備之說者多以勞民為議其實城壞而亦不可但已也孟子言整池築城亦禦暴之一事要必得人心以效死守之爾

戊寅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齊人盟于向

杜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會魯結好

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連伐父為卿未練而征政無復三年之喪也○宋曰會者為志於人有望於邦故來向修平連會而盟之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高地

蔡曰齊莊新立尚無異志兼以晉人不伐其喪由是威服遂從晉而與諸侯盟也書之以見平公猶得諸侯可以為復伯之責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曰邾利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議已甚也且邾在彼何以盟焉

蔡其大夫公子雙蔡公子展出奔楚

正曰蔡文侯欲使晉而不果公子雙欲追成先君之志以利蔡謀國之善者也當時楚之使蔡無常從楚豈久安之計乎蔡人不悟而殺之以類楚其母弟展既與變同謀謀敗而懼禍適晉可也乃出奔楚是蔡人固與楚矣書之者為楚之禍蔡起也厥後殺般用有滅國楚之禍蔡亦慘矣因失其親洵不可宗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正曰鄭之會二虢使楚執黃以殺陳侯今又殺黃之偏偶趙於楚欲因以除之然則黃固忠於公室者也書曰陳侯之弟黃所以明親也母弟之親而出奔權臣之如寵陰驕之亦可見矣然黃之所以奔楚者自理於楚欲因以除二虢也此與

華元奔晉同春秋書之見陳哀從楚而其臣因楚以為亂厥後楚因陳亂殺其行人滅其國應之禍陳不誠於蔡皆兆端於此平陳蔡從楚豈為計之得哉

叔老如齊

杜曰齊魯有怨朝聘絕不復繼好息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曰國無事報向戌之聘也

己亥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

杜曰漆闕丘二邑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高曰庶其盜地以叛其君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謂以利主通逃惡自見也○正

曰庶其邾大夫書名不書氏小國大夫之稱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高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既取奔匹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疆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氏震曰欒書其君而免於討欒繫沐而以內亂匹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情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曰比年食又北月食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諸侯民之出奔徒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
勅諸侯以定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
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至戒

春秋卷之十九

襄公下

夫

春秋卷之十九

襄公下

襄公二十一年

春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高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是爲子叔齊子其子弓嗣爲大
夫是爲子叔敬子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

正曰樂盈以今年秋去楚適齊晉復會于沙隨以劉之齊侯
在會蓋親從而心違也平公信譏爲一匹臣至於兩與諸侯

襄公下

襄公下

一

失霸王之義矣齊侯觀其不足以有爲也終係樂氏送之復
國使生內亂隨加兵伐之春秋書商任沙隨二會晉晉之所
出失伯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正曰追舒字子南楚殺追舒傳謂其寵觀起而多爲之故此
其精口之辭也觀楚王殺之之辭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夫曰不能則實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也豈止患其多爲哉

襄公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高曰自杞桓公與晉悼爲婚姻國恃以與而晉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杜曰界我來奔也邾界之罪來奔故言

春秋公

邾界我來奔

家曰邾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於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黃於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導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正曰言及兩俱有罪之辭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譏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奸究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

襄公下

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杜曰兵敗奔曲沃厥曲沃還與晉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曰叛○胡曰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盈所食邑當是時權貴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間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秉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綱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襄公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正曰言

遂者齊以伐衛出師晉人猶未知其伐已也齊侯自衛將遂

伐晉安嬰潘舒皆以爲不可明始出之時未嘗明言伐晉晉侯知欒盈亂乎內故既伐衛決意伐晉乘其不及備而取之遂意於大行少未聞則亦偷一時之捷耳及趙勝以東陽之師來追遂不能保嬰釐皆晉禦一至晉師倚之其不大潰也鮮矣故經書遂著其與欒盈合謀且先以伐衛售其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劉氏綸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忘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罪明矣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下

三

杜曰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杜曰自外入而犯君非復晉大夫

齊侯襲莒

奈曰戰之者掩之也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凡用兵皆皆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耳齊侯還自晉以晉有同圍之憾潛師攻之反致傷敗聖人書戰與前書遂相應所以譏齊侯者至矣

王靈王二十有四年

春秋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奈曰爲晉故而侵齊蓋受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正曰楚子何所以伐吳傳言無功而晉書爵者晉伯侯而楚將復爭高侯先欲制吳也聖人因其時勢而論之不計其功之有無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遣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祭曰命之遣使臣不命之伐莒也崔杼因而伐之豈已甚矣傳言伐介根則是侵也而經言伐莒著其暴也祇逆之禍漸由諸此

大水

許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

襄公下

四

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家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連言日食疏家引歷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愚謂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高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濰淵及商任涉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眾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

北鄙知晉之無能為也○正曰先書大水繼書諸侯會明

災見晉國言宜首稱賦誦舉動及災恤民乃晉平不知遇災而備頃刻列國欲以伐齊而不果徒使楚人乘間伐鄭故夷儀之會不言伐齊及還而救鄭又不書諸侯遂救鄭若無事而會者皆所以著伯政之失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正曰其實伐鄭以救齊而經不書救齊者蓋既不言伐齊則不當言救齊且楚之救齊春秋不與也齊之有罪義不當救也書傳書伐鄭晉伯侯而楚復爭諸侯也先楚主兵也列書蔡陳許三國從楚之罪也一書而義無不各見如此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至自會

襄公下

五

陳城宜各出奔楚

許曰宜各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之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伯如京師

何曰魯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間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約始如京師聘且賀城焉

大饑

祭曰此年以前天地之變屢見而大饑應之世衰民困顛覆流亡非常所有國何侍以立神何侍以主天地之心何侍以慰經世者能無愛乎

襄公二十有五年

齊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鄰

許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殺其躬之不幸而後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戰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諸侯之盟數行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宜淫之故弑之○程氏端學曰齊光自爲世子出與會盟伐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遊盟伐衛遂伐盟主嬰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襄公下

六

子于夷儀

杜曰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也○高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義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黃曰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正曰鄭伯在會舍之以七百乘伐陳報井陘木刊之怨非君命也非伯令也齊突入之蓋乘其無備也晉之者若鄭卿衛諸侯之會之威勝從楚之陳有伐叛之功猶愈于夷儀之眾置賊不討無所事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張曰同盟之書獨重丘爲罪之深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天下之惡孰大於此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

公至自會

衛侯人于夷儀

正曰晉人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蓋憫其不當失國也夷儀亦衛地入何以不名猶未得國之辭也則猶君衛諸侯已列諸會衛雖入一邑國猶割之國也故止言入不言歸不書名聖人於統緒相承之際何容心哉然則何以稱衛侯原是衛侯也與突之入機不同者忽雖正不能君故聖人不得已而以得國之辭與突也

襄公下

七

楚屈建帥師伐陳

容曰滅國惡者晉者強大吞併之罪傷與滅繼絕之無其人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正曰鄭雖入陳子產猶執臣禮未嘗肆虐於陳也如是則陳宜修平於鄭以復舊好乃陳人置而不問故鄭既獻捷於晉子西復伐陳而取成焉春秋惡陳之從楚不悔也故兩書鄭人之伐以見罪之在陳然鄭於此時亦不懼楚由子產善爲國故弱而能強所以取貴於春秋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陳氏宗之曰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正曰不但曰吳伐楚

而稱爵稱名者為卒書也書卒則但言吳子也卒而已必言
伐楚門子巢者言吳子不得以正終也以是知國君不可以
輕身犯難

甲午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張曰或問甯喜弑剽納衍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衍之出不
書名是其位未絕也曷為書喜之罪不從末滅乎曰人臣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雖既從林父逐衍共立剽
而臣事之十餘年矣豈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
分一正如天冠地履不可復易者也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
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夷基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
宗也甯喜輕徇父命而不知剽躬犯大難當以弑君不可得
而辭矣故春秋書所以定天下之大分示萬世臣子之法不
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

襄公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杜曰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正曰難作之
時林父在戚何云入乎此春秋明大法示臣子不得專地也
以戚如晉非衛臣矣故曰以叛凡叛必有為之援者林父逐
衍立剽晉人為之定其位甯喜弑剽納衍林父懼而以邑叛
衛歸晉不特林父有必誅之罪而晉人黨亂國失盟主之
義矣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正曰剽見弑而衍始得國書曰復歸則衍之宜有國也明矣
書名者始復有衛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

家曰林父既成以叛晉人以兵伐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
晉成三晉人皆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息
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以齊宋人曹人于澶淵

襄公下

家曰所貴於前者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
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逐君
悼公為之定篡立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誥而止
獻公因奪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出
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
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豈可謂也晉室三分悼平實有
以故之耳○正曰晉人貶也獨稱荀息以其先宋特著其驕
仇志亂本也於貶之中又有可貶者故書名以見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家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
平尋知其子之無罪也僅烹一伊戾而尚棄之寵愛向戍之
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
而誡之直稱君以著其殘骨肉之惡也

晉人執衛甯喜

高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執甯喜非討其弑君也討
其伐戚而殺晉成也故稱人以著其悖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參曰甯卒于楚言死非其所並著其請帥伐鄭之過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正曰楚為討伐鄭子產以晉楚將平不禦寇使還而歸似為智矣乃聖人書法與二十四年不異謂楚既得其志也

葬許穆公

乙未年二十七年

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曰景公即位通討也○趙曰齊自開成之後歸魯久矣今莊公見景公即位而修好於四鄰首命慶封來聘齊魯復通自慶封之時始故聖人書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杜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知勝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雖惟序九國大夫○陳

襄公下

十

曰此晉楚同主盟之始也晉楚會盟於瑯琊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土燮會公子罷而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二國之從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矣天下之大變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孫氏覺曰喜欲刺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王氏樵曰書弟書奔罪衛侯亦以罪鮒也衛侯依鮒以入國既與甯喜有成言矣復背信而殺之致鮒不能安其位衛侯

失其兄之道矣其罪何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則既立矣

言其義也欲堅其意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之

則寡人之云此信不近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彼重於失信

而不知兄弟之親尤重也不忍背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

離也為子鮮計初決於出以明無信者不可與居及獻公盛

悟而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恆也而與

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立甯氏之後亦無負於甯矣乃決

於自絕止使者而盟於何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

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鄭曰漢梁之會諸侯在國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

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固知為

諸侯之大夫也故止書大夫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

盟人將不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書諸侯存其君○王氏樵

曰鄆陵之敗鄭叛吳與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

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矣然則合

和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有同心也使楚欲劫盟豈

先使晉知之蓋形示而使彼懼則可以獲所求耳使晉誠不

畏楚豈苟從之乃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計之爭長則讓之

一一不較趙武叔向氣餒而無謀矣猶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應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謂有文事必有武備

聖人制事待人為何如趙武信楚而以晉為軍使楚乘其無

備雖左還入於宋不亦晚乎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兩月十七年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參曰無冰之書據梓慎之言上以應乎天文下以關於民命

故春秋謹志之以示過災而懼之意

夏衛石惡出奔晉

參曰逐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高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

悖乎

穀梁喜夢夫 公下 士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王氏貫道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

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命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

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嘗閏月明

殺恩之非禮也

丁巳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高曰公在楚晉之矣閏朝止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

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聖人之旨深矣前年十一月公

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乃不爲君臣之義

無天子之臣而以侯楚子之葬久留於楚楚夏乃歸故聖人

特於朝止之禮書公所在正月曰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自

來傳止書不得其義獨高氏以爲聖人之旨深應義得之而

其說猶有所未盡愚謂書公在楚外楚也亦外公也楚王

是與周相抗也公爲周臣當朝正之期躬留於楚是自外於

周之正朔也故春秋之義外楚以存周外公以存晉言是周

之侯服也存魯則存列國矣宋公之返也可無議也公留楚

以送葬天王喪葬問不及焉是違何義乎

穀梁喜夢夫 公下 士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閏秋吳子餘祭

胡曰用越俘爲閏至於見弑亦通怨之失也○正曰謂之弑

則其君也盜殺蔡侯申書殺此稱閏故曰弑也不曰其君以

其爲越俘也試而書君得明越俘不可以爲閏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參曰宋之盟霸勢分矣晉之君臣宜早夜圖維補周宗之闕

抑刑蠻之橫則文襄悼公之業猶可復也今荀盈一出而諸

侯之大夫會者十國豈非有爲之資乎乃不能權天下之重

輕副諸姬之望率諸侯之大夫區區城杞夫杞爲悼夫人之

母家晉平即念烈威遣一大夫助之城足矣何爲煩列國
宜禦諸諸臣皆以爲說也聖人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終之
以城杞說者謂晉之已細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高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正曰杞自桓公在位日久國勢稍衰屢從會盟今其破二十
餘年孝文相繼不能自強於治以致不能自城借晉之力合
諸侯以城之則杞亦式微者矣魯承晉命少少歸杞侵田而
杞亦不能用諸侯使大夫蒞盟之禮至於親來則杞亦即安
於荒夷之俗而不得與侯伯齒故貶晉子以著其禮之失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下

古

杜曰吳子餘祭既還札聘上國而後見魯以六月到魯未
間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曰諸侯之會吳者
屢矣吳之通使於晉亦屢矣猶未聘魯也至是餘祭祠位四
年其來聘也亦非止通嗣君也與隕諸樊吳之仇楚深矣今
使其弟賢季子通好於上國將復與楚爲難報舟師之役焉
先君之恨固當見貴於春秋其稱爵者行聘禮固當備述其
君命使臣也其稱札不氏者如秦術楚椒之例荒遠蠻夷下
國之卿不得稱氏春秋之常也諸說何須辨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許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
奔書也○參曰其曰北燕以燕在極北說者以爲從史文者

是也

冬仲康賜如晉

成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張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
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伯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正曰楚卿稱氏自莊王既霸而已然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參曰周雖失君父之道而般之逆不可以無誅也故書不日
脫之

五月甲午宋災朱伯姬卒

許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穀梁傳曰宋共姬爲婦道之志

襄公下

孟

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倭夫

杜曰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張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
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僭括謀
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凶矣所以終欲黜嫡
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吳曰僭括爲亂倭夫實不知謀而
尹劉諸人乃殺倭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般奔莒

杜曰不言出周無外括不書賤也○參曰子瑕書者括廢
爲亂子瑕知謀書奔以見罪之在瑕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曰共姬從夫也則其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陸曰

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鄭良書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書

張曰良書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書何也曰皆酒而不恤政法修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豈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人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參曰華元書歸正也良書害入逆也逆而亂國則是賊也故不言其大夫而曰鄭人殺良書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公身賊之行也因是以死故春秋書弑以誅世子般書葬以絕蔡景公言其有死之道也桓公弑兄後賊於齊春秋不觀其施而書葬又何

義舉身葬其子

義公下

左

疑於國之亂倫乎說者連下文解之不知春秋一事自為一義聖人初不為從旁影射之辭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洧淵宋災故

正曰大合諸侯之大夫必其有關於天下之大故而以義行之也然後免於貶今為宋災謀歸財以恤之雖亦義事也而何以會為晉為伯主首倡之列國必將慕義而副從之各齎其財以歸於宋如是則宋受賑救之實德而列國之師徒亦不煩矣不務出此而大合諸侯之大夫于洧淵求其所以為會之故宋災而已晉之舉已細矣為細故而煩諸侯一見於城杞再見於宋災然城杞猶以卿序洧淵止以人書城杞猶卒事乎城也洧淵之恤宋災何有乎為細故而會已可貶矣

欲施惠而不成不重可貶乎故內卿不書以削之者貶之也列國書人以微之者貶之也是會也何貶之深也聖人慮人不知所以深貶者復明示之曰宋災故見晉之不修伯業蒞屏周室而徒以細故會諸侯也見宋災之甚亦所當恤而始謀歸財既而無有也匹夫猶不可以無信況列國之卿大夫乎晉失其義其甚於此會也而說者猶以為左傳不足以盡其義倡為責不討賊之說豈知聖人書宋災故固不予人以別生異說也

已景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曰公朝楚好其宮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曰不居先

義舉身葬其子

義公下

七

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杜曰不書葬未成君○孫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王氏樵曰案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損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義舉高傳其芳

天

春秋集傳註卷之十九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

部垣集古傳註

蔡公晉陽生瑞罕虎詩人曹人于號

高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家曰向戌持弭兵之說期以苟目前之安俾諸侯咸北面於楚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潁芟夷小國憑陵北方所謂讀舊書不敵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也○正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今晉仍先楚者

駱公上
駱秋集古仙詩卷之十

存中國之霸也宋之會蔡先衛仍用周班也虢之會衛先陳蔡以晉楚之從背也先晉故先齊宋衛後楚故後陳蔡鄭招賈陳侯毋弟稱公子者以卿古也後楚稱弟議罪之辭也序爵則稱公子議罪則稱陳侯之弟此春秋權衡之情乖法萬世者也

三月取郛

參曰直書取罪所以善於人逐利之罪也內嗣君初
立非但無輔導之術且乖鄰國之亂則會以長君之
惡叔孫出會又不顧尋盟之信而伐呂致忽幾陷使臣於死
故書取郕於會就之下著李氏之見弼而於義上累主德之
清下失同僚之睦且以見晉之無政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齊

參曰誠以有寵仇君至不安其國而出奔固有罪矣然春秋
書曰秦伯之弟則以罪秦伯夫秦伯之弟不能容一弟也宋
之會齊秦亦交相見是此秦也今楚之會齊至而秦不至是
病此秦也秦不至則諸侯之會宜其自強於政治乃不能保其
手足之威以至自亂於仇國使無道之名鄰國因是而知
之則秦亦春秋之所鄙矣

六月丁巳邾子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南

趙曰傳文之世齊宋魯衛皆罹狄患文十一年晉敗之于鹹
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惠而荀
吳敗之于大南大南即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
患而晉敗之歟十五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曰張各立功以固寵晉卿
書帥師著其無復憂諸夏之心而從事於拓土之謀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陳氏宗之曰案於次去疾為長木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
展與既立展與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欲之展與因而即
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
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與也

莒展與出奔吳

胡曰展與立踰年是莒子也易為不書爵為秋君者所立既
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問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
故聖人不與其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曰春秋鄭今正其封疆高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晉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
必帥師首以不義得之疆不服也疆之者濫封之以別乎莒
也何以書誠其乘亂牟利也

季孫悼公

高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葬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
邾公而書葬是魯發其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庚卒

陳曰聞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恆解猶鄭駢也而其臣子
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
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聞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
之矣會於申以齊慶封御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
君兄之子庚而代之以盟諸侯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
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曰靈王既弑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
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紀事起也

五年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黃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弭兵盟諸侯出此不專事晉
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韓起可謂有志於治者
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
示威平丘耳

夏叔弓如晉

趙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天國聘焉禮也薛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參曰黑有死罪三宜伏誅久矣今因其疾作而過之使給書曰殺殺有罪也且不嫌同乎無罪者有罪無罪存乎其人而其為殺則一施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正曰公始如晉而見解文疏之微也公以知禮聞其交於霸國也不俟其無事而往朝以結好乃因少姜之疾而致弔焉毋亦不審於禮而過於恭乎晉以非仇讎為辭猶謹於禮公之始而如既而復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觀始以知終亦何

春秋左傳卷之四

以善其後乎季孫蓋從君而往者也公返而使季孫致服焉

惜其先不使季孫自往也季孫不能以禮輔其君故至此爾聖人答司敗之問則曰知禮作春秋則首彰其不知禮是之謂謹嚴

壬辰王

戊戌年三年

春壬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欒出奔齊

參曰燕伯欒去請大夫而立其寵人行事與晉厲公略同

不見弒有已而已晉以奔見厲公已立燕伯不能復也然諸臣比而逐其君其罪庸可逃乎書君奔者罪臣子也

癸巳年四年

春壬正月大雨雹

胡曰宣展氣也陰晉陽臣傾君之象當是時季氏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而豐歸咎於藏冰之失夫藏之周而用之徧亦古者本末俱舉變調之一事耳豈能使無愆法等災則誣矣豐蓋黨於季氏不肯端言其罪遂使昭公不知遇災而懼卒陷於禍亂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春秋左傳卷之五

程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家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内外之辨春秋歲焉今楚度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輕以許之楚遂令十有三國而為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正曰胡氏謂推紙君之賊為盟主在會諸侯皆王法所當斥此憤激之辭也五代之際能榮榮之爾帝乎書中之會晉平公也程子家氏論極平允然猶幸其用齊桓問禮於向戌子產循周班先蔡侯曰猶為周之諸侯也故書楚子以主之

楚人執徐子

趙曰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新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杜日因會申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勝小邾宋不在故也
高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之然則不能伐魯衛
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北方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
而人心之向背可知也

決齊慶封殺之

張曰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
而曰決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請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
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也○家曰始向成合晉
楚之成以弭兵也楚既得諸侯運動兵伐吳晉之為政者
略無所問春秋書會盟伐國哀晉之失霸也或曰殺慶封
非討有罪乎曰楚慶封之未討者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治亂
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遂滅賴

家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侯蔡遂伐楚遂事之止也楚
度信其強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
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郢

黃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郢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為
莒邑至是魯乘莒之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郢著魯人貪
其地無與滅繼絕之義也

冬十月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
所聞到之无咎者誠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王正月舍中軍

張曰李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背以保障以家為窟之
計也○春秋左傳卷之六
未期年而改史前制設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良心
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著堅冰之已成也
○家曰前作三軍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舍中軍非公舍也
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
貧乎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又曰
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為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
其一而孟則陽正獲始立叔則約卒姑未安於位皆惟季氏
所欲為書作於前書舍於後變更軍制之罪見矣左傳卑公
室也得書法之旨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七

楚殺其大夫屈申

參曰前年楚伐吳屈申僅能克朱方執慶封楚子以其不致
命於伐未得大進也遂謂其貳於吳殺之蓋將復伐吳以此
示威也御將之道亦慘矣

公如晉

參曰二年如晉見辭此又三年復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
失禮晉侯善之其臣女叔讓其習儀以亟而不能以禮為國
洵知言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家曰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
晉在行年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
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顧古人致烈公幾為

晉所執蓋置其君於陷奔者也其無君黨叛人也有如斯

秋九月公至自晉

晉書敗莒師辛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公伯卒

家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冬楚子蔣侯陳侯計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正曰吳報朱方之役入棘櫟麻春秋削而不書謂楚方驕悍吳雖入其三邑不足以撓楚也聖人之釋吳而不責意可見矣今楚復以諸侯伐吳報其人棘櫟麻始敗於訶岸終阻於吳之有備遂無功而還似亦不足錄也不知楚欲制吳以絕近憂然後可以逞志於北方其惡未知所底故雖無功亦書

伐吳以著其積怨之深也越來助楚是助寇也其書人者從

小國大夫之稱與合敗之吳人同也有他義乎

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紀伯益姑卒

高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紀子也今復稱伯其後蓋復振歟

葬公

夏五月齊如晉

高曰前年取莒牟夷叛呂莒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魯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紀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家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性埋書以售其

檢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成之比伊

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閭閻輿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

合而其言乃世世成敗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子蔣侯師伐吳

許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謀故書楚遠能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於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吳

冬叔弓如楚

趙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豈不以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家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在納略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景賢君

每欲有為輒阻於近倖小人優游不斷以遂終老而國非其

國矣

九年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高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處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正曰變及言暨字義必有不同者趙謂當作既及之義蓋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魯既與之平矣明是齊志也

三月公如楚

高曰楚靈非疆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窺宋文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

能自安而王帛駟驥歲不遑暇以是知主室不制而霸王猶
有功於諸夏也○趙曰魯文事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
不如楚耳

叔孫姑如齊盟

許曰始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參曰此書日食據士文伯之言魯衛惡之應在秋冬爲災近
也

秋八月戊辰朔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王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孫曰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曹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
曹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曹庶孽也偃師家
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
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
招之惡也○正曰前已稱公子招此云陳侯之弟者罪招並
罪陳侯也哀公有嬖寵之私招廷君之惡至親爲逆戕其國
本故再舉陳言禍及宗社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金氏賢曰哀雖寵曹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曹則無殺偃
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間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

叔弓如晉

許曰昔曹國國貨役煩則民叛稱權離陳輸與之政
儉施之德良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
危而不亡自矜蓋諷之者眾也當楚之隆勢傾諸國而晉弗
意圖惟富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可謂志卑矣

楚人欲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家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爲戮乎蓋因陳
亂以爲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曰曹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孫曰公子曹已立復稱
公子者以曹公弟招殺世子偃師之罪且明曹之不當立也

哀王十九年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王氏治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
爲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此書叔弓
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正曰四國之大夫祇見於楚子
春秋獨書內卿則他國而不序以示義有所不可也

許遷于夷

杜氏謂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
以見許之微弱不能自守矣

夏四月陳災

胡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爲公
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史
乎當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目擊其事雖彼不來告此不往

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書之聖人存而弗削
示典滅繼絕之義說者以爲存陳是也 正曰存陳之義
得經旨抑知聖人所以存陳乎陳未至於卒滅故聖人於其
既滅而弔弔書會于陳書災以示存陳之義存陳以示陳將
必復之義若後不能復聖人亦無緣而存之矣苟說成有意
聖人亦何事以意爲之哉

秋仲孫獲如齊

杜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
舊好

秋蒐于紅

劉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
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之也○陳曰蒐

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分公室季氏釋二二子
各一皆蓋征之而供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
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
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家曰過與招同爲亂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招與過但首從之
不同自書其殺過而招之求脫可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徐氏逸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
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陸曰招殺
世子之賊也有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

國又爲淫溺惡可知矣○家曰陳自晉悼鄆之會逃難三
十四年謂楚可託國今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其義
以行其人不義也存秋自春徂冬凡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
也

葬陳哀公

杜曰變人哀克葬之○孫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
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冬築郎囿

張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
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俞氏皋曰創立
囿書築囿有垣之苑勸民力以爲百目之娛故書以爲後世
戒

己丑王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參曰齊樂施高彊與陳氏鮑氏爭至於伐虎門欲劫君此大
逆也而魯受其奔見當時之叛臣與爲援者眾矣不書高彊
從樂施者也書其首者一人而已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杜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王氏滂曰
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朋比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陳曰

舍中軍矣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襄
十年作三軍而三分公室三家各得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
四分公室季氏釋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

仲孫僂之上而叔孫圉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

次子晉侯處卒

九月叔孫昭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孫曰此年無冬者脫也

春秋上十有一年

春上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高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

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正曰蔡侯死矣當書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昭公上 古

名楚子猶未死也何亦書名蓋不書其名則是以天子殺諸侯之辭與楚也故亦書其名以示敵體相殺若云不以討罪

之義子楚則固於其不稱楚人而見之矣不待書名也聖人

斷楚子之罪何在平曰誘殺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曰滅不言圍此其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

于厥憊以謀殺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

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令八國于厥憊

而不能師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劉曰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

車馬齊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也喪不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晉叔向聞
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仲孫僂會邾子盟于岐陽

家曰喪不事事既畢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參曰
邾自魯取其田至今微弱時晉方召諸侯為厥憊之會邾不
能自往供役欲因魯以通其意故則會于岐陽而仲孫僂出
會之也昔項行禮後世苟且之法爾書以貶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衛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憊

杜曰不書救蔡不果救○許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
也厥憊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昭公上 幸

弱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滅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正曰此昭公之母胡女歸姓者也齊其諡也左氏以齊歸為

敬歸之婦而輕無葬敬歸之文說者遂以齊歸為嫡不知經

書子野卒則昭公之非嫡已明矣敬歸之不書葬必魯人

之忍心害理不備嫡小君之禮以治其喪故史亦不書何可

輕疑左傳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孔曰父既

○師氏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甚者聖人詳其

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深疾其暴也○趙

氏與權曰楚度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

下則以世子有痛父之凶不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度念其
流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宋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一

鄧川集古傳註

昭公

辛巳年 十有二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高曰三年北
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欲播越在外十年矣不
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
此○正曰不書名者未得國而君之也齊之納雖正而僅能
于陽則齊之欲有所為而不終亦可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高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
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蕭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為春秋
之賢侯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曰公始以卿其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
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
為所御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
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參曰楚虔素暴又以信譏而殺無罪之大夫得之以見其暴
將及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然出奔齊

高曰季氏之臣南蒯謀去季氏而立然不克而以費叛然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高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正曰裴林之役救者不力徐遂為楚所敗然猶救徐也至是楚子伐徐以懼吳晉之君臣不念通吳疲楚之本謀與救徐之師而別圖鮮虞失伯主之義矣夫晉已得志於肥而志於鮮虞復與此役已可貶矣於貶之中又有貶焉者故特

稱晉而削其將帥讓失伯也

王景王十
中六年 十有三年

春秋司帥師圍費

陸曰洧間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蓋家臣微賤名不合登於史冊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家曰或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請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疆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也○參曰費季氏邑而叔弓帥師圍之叔弓附於季氏也書圍費著其叛也費胡以叛亡宰南蒯欲弑季氏而不能也書之而季氏之惡著矣又以見陪臣之為亂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高曰觀從楚乘疾之命以召比於晉故晉未嘗納比而言自歸于楚明比非始謀為逆也蓋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日自外歸而執其君乎自內作故不言比復入及其既至而乘疾比而立度自縊而死若比不從乘疾之命則度未必死乘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此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度之殺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言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以藉口而誣其私者莫不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杜曰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春秋司帥師圍費

三

○高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謂比隨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閹位而齊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聞改名度公子棄疾改名居○張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請殺之也比貪為君之利不能殺死而不立不置首惡之罪若夫分未定而以請殺之於暗昧之中日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再執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張曰晉平主盟內恐志於嬖寵外侈麗於宮室故楚慶舍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

楚度楚乃幸楚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
親雖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以此平丘之會所以益
霸業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正曰會盟不異時刻子亦與故不言諸侯重丘書同盟晉楚
猶未成也自會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至是
楚國內亂晉師復合諸侯諸侯猶能從之又將有可爲之幾
矣故平丘之盟復書同焉惜乎叔向諸臣不能以義匡其君
懷撫諸侯一改晉楚之從交相見之陋而信邪惡之怨絕遠
兄弟之國治兵示威諸侯由是益貳然則平丘同盟之書謂
一屈而不可復合晉不能爲諸侯盟主矣自是所書於經者
皆列國分亂之事

春秋左傳卷之四

公不與盟

正曰前年公如晉見解以晉人之怨也今年平丘之會晉人
距公不使與盟亦以邪惡之怨也夫伐莒取郕固爲非義晉
若以伯令令魯反莒侵地猶知其罪既不失盟主之義亦以
全兄弟之好烏用於講信修睦之時大肆恥辱於有國之君
乎直書公不與盟以著晉人之無狀不能以禮義服諸侯而
徒侈甲車四千乘且以見季孫專國陷君於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參曰伐莒取郕季孫所爲晉執之可謂得其罪矣其稱人何
貶其徒恃威力以專執也晉若明正其侵小之罪令反其地
平魯及莒則方伯之職修矣乃遽執意如以歸使魯之臣子
有後言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則晉之執毋亦

逞臆示威而非討罪之義歟故稱人以貶之

公至自會

吳曰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
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
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
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即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蔡
靈之惡而歸恩於己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
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廬蔡靈之孫隱太子之子吳陳
哀之孫悼太子之子

冬十月葬蔡靈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

陸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即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
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
於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參曰吳乘楚亂而滅其屬國春秋志吳之嘗楚固不得逞志
於北方也

於七年十有四年

春意加至自晉

孫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家曰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正曰小國之卿不得稱族春秋之書意恢意在國之宗親而君之所善者也故曰其公子則與大國之卿稱其大夫又稱氏族者異矣宗親見殺則君不能安其位而庚與以叔姪姪春秋所惡郊公之罪不當失國故不書莒君之奔而但書殺其公子則莒亂可知矣

景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春秋集傳註卷之六

正曰夷末既卒吳之大臣宜明三君遞傳之意推季子而立之縱季不立宜依序立闔廬則爭端無自而起乃範僚之襲位其何辭以平闔廬之憾乎故僚之見秋春秋稱國焉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僑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杜曰略書有事為叔弓卒也武宮魯武公之廟成六年復立之孔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于鉦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僑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僑入之時故舉僑入也及其去之則鐘鼓管磬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非獨去籥舞也○胡曰禮莫重於當祭雖大夫有變而不以間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存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

於宗廟大臣蒞事僑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

可以為也也孫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問樂不樂樂孝子之心已盡之儀必不忍輕微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禮之變也○正曰○言有事僑之安不可以類書於策也武公之廟不在主廟之數今書其祭明非禮也叔弓之卒必書而適當此時故並書於策也去樂卒事權變之宜亦足以示教也一書而有善有不善無不各見如此皆足以為後世取法矣此春秋之精義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正曰蔡之所以能復者朝吳之力也朝吳與觀從比而亂楚成棄疾之為王棄疾德之使仍處蔡朝吳必能治蔡矣其所

春秋集傳註卷之七

以出奔者蔡人逐之也蔡人所以逐之者楚之譏人賈無極傾之也無極之所以去吳者翦蔡之翼也棄疾始德之而怒其去繼間蔡必速飛之言遂聽之而不之罪也動於欲爾春秋書之著蔡之終於不振也家氏蔡不能固之言得其旨矣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參曰傳載王子時卒於是月是王室亂之本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正曰晉無憂請侯之心祇聽其臣邀功於戎狄之國此大夫專政之尤著而晉室就杖之明驗也晉室衰則中國無盟主宗周益微矣故春秋每書之其稱荀吳者吳不自知其非所伐而譎然自市於眾曰不邇姦不賈忘示民知義當時或因而賢之聖人直著其罪於克鼓之役使不得飾虛譽也

冬公如晉

吳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乙未年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許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疆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莒之利志亦卑矣○正曰傳載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春秋不書嫌子齊以新也書曰齊侯著其爭霸也叔孫昭子有諸侯無霸之歎經書伐徐意不出此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正曰諸侯終則書名蠻子被殺何以不名春秋變例以明有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九年

國之君非諸侯所得殺也考之於經小國之君彼害而不名者有三邾人用鄆子邾人狀鄆子及楚子誘殺戎蠻子是也稱邾人削其爵也稱鄆子著其爵也若復書名則嫌於討罪之爵也春秋於小國之君多從略故可以變書名之例以正邾罪今楚子誘殺戎蠻子亦當書人而書爵者著楚以國弱之故而殺戎蠻子也傳言無質蓋蠻子不專事楚而貳於晉也故楚子誘而殺之春秋以其列於五等之爵故曰戎蠻子以著楚子無王擅殺其守臣也若書其名如蔡侯般則亦必書殺者名如楚子虔然戎蠻楚之屬國也又不當示敵體之義故不書蠻子之名以免書楚子之名而諸侯殺諸侯又未嘗不彰明較著也此春秋嚴名分辨等列無微不至者也若謂書名之例不可變蔡衛等國則然矣故有楚殺蔡般之書

法而春秋之略小國其常也邾子邾子見執而不書其歸是其證也

夏公自晉

參曰公去冬如晉而今夏始至晉人猶以取郕之故而止公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一月晉昭公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九年

參曰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平有用幣伐鼓之禮平子不從祝史之請昭子知其有異志不言君矣逐君之惡其萌於此乎

秋邾子來朝

家曰周魯俱衰魯章閼壤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並錄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家曰書名書滅謂之非此不可也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略口外居內也荀吳忽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武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試何獨於陸渾有伐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孔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辰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故明故時辰主焉○許曰星字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正曰自襄十六年地震至此凡三十二年而復有星孛之異越二年而地震隨之君子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咎徵迭見禍敗因之以言乎邇則諸侯其有火災乎以言乎遠則周室其有二三乎然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數年亂定王室其少靖矣蓋吳楚方爭不復向北方而圖諸侯雖無霸宗周亦無恐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正曰楚鄭書人見楚弱矣書及吳來伐楚而楚應之也楚實大國何以爲吳弱乎吳爲周之宗族數進而撓楚使不得逞志於北方則吳爲有力焉故長岸之戰勝負相當書法如此聖人審於天下之大勢者精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曰來告故書○參曰前年星孛大辰申須梓慎皆知四國之將火今夏五月丙子風梓慎又知七日而火作古人之於災祥前知如此四國豈其無備特以天之所爲無如何也春秋志四國同日火其於弔災恤病之義不待言矣

六月邾人入郕

參曰邾邾子之藉稻而襲其國盡俘以歸邾之肆虐已甚矣邾宋邾也其能免於宋伐乎

秋葬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曰自葉遷也○參曰邾人仇許楚遷許於葉所謂引而近之也今慮鄭滅許而楚喪地復遷之於白羽所謂推而遠之也春秋義不于楚之遷許故以許自遷爲文然國而數遷其何以能國乎此許見滅之由也

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高曰天下無窮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正曰稱爵稱伐子其討罪也不書取蟲胡氏所謂釋

其取邑之罪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也傳載邾人邾人徐人會

宋公同盟于蟲而經不書嫌于宋以霸也小善而大成之豈春秋之法乎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正曰春秋書弑最爲謹嚴說者以爲止不害棄故加弑焉何無據也止如以毒斃其父則當立乎其位何以奔爲止不以毒斃其父則雖害之而止無害也止無害而悼公必將飲之矣飲之而亦必死也蓋世之遇殘而不可救者往往有之何獨悼公爲必可治也則亦不知命之論矣且太子進藥侍者未嘗傳其不害國史未嘗書之於冊安知其非既嘗乎然則不害棄之說但因飲太子止之藥而卒臆揣言之耳不知以此爲說而春秋別嫌明微之義隱矣凡春秋書弑皆聖人之

書弒也春秋原書弒也聖人酌其事而裁訂之然後爲聖人之書弒也趙盾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間弒而反也莒僕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見弒而奔也許止原書弒聖人亦因之書弒以其進藥不由醫君飲之而卒已逐奔晉徒知畏罪不顧親喪謂之以藥斃其君心惶恐而遠逐其何辭以對乎苟不書弒君則後世姦人實進毒以害君陽託於未嘗操刃者皆得以去解免也故書止爲弒君使後世臣子謹於君父之疾以醫視疾以醫進藥已執膏藥之禮如是而君飲之猶不幸而卒也則當創巨痛深親喪自盡焉用逃之遠方不立乎位以祈免於弒君之名乎

己卯地震

正曰地道安以承天者也上二年星孛大辰此年地震陰陽

春秋集傳註卷三

昭公中

三

乖舛見於天地之大如此固非一方之災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春秋書之所以傷世運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參曰齊景欲與晉代興十六年伐徐今年遣卿伐莒春秋書之傷晉伯之衰譏齊侯之亟爭也不聞令政而但聞有事於小弱抑末矣

冬葬許悼公

正曰賊未討不書葬許悼公何以書葬安悼公也悼公以殯卒非關於飲藥之故也卽不飲藥悼公亦卒也如是則悼公可以安於地下矣君子所貴乎有侯命之學而不必苛於臣子也然則止之書弒毋亦過乎非也止自昭於大惡君子欲赦之而無從也爲人臣子遇君父之患進退不以禮則大惡

及之矣書止爲弒所以立臣子之大防書葬悼公所以弔疾終之爲正

己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孫曰鄆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鄆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參曰會之奔傳無其事經言自鄆謂不專其邑能潔身而去也曹人逐之可知矣曹之無政亦可知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曰縶以有足疾不得列於公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於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

春秋集傳註卷三

昭公中

三

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制其禍亂使盜竊殺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正曰書盜者齊約捕師圍等作亂殺公孟至於射公中南蒯公奔死烏則足早盜作於內也亂作於外爲寇仇亂作於內爲盜賊以爲賤而稱盜者誤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參曰華向三卿誘殺羣公子奔八大夫至於公取太子爲質皆亂極矣公將有討而出奔書以罪之其奔陳欲因讎國以爲亂也然宋之臣子死傷奔逃紛紛四出其爲亂原者誰乎是則無信多私之主亦與有責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士鞅來聘

正月來聘之志有善惡焉非空書也如士鞅此來季孫欲因以惡叔孫而使有司降其半禮及士鞅怒而責之加半有過禮焉以致後數十年吳人借以爲口實孰非權臣越禮以行其私意之爲乎故春秋謹而志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正曰傳載華多僚誦華軀軀將行遇多僚軀之臣張句等怒而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以人春秋不書但書華向三人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者不繫國此南里繫宋者是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人時非得樂大心等樂之則宋其覆矣華氏未盡得宋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晉中 十四

是華氏與君分國而處矣故以其地繫之宋而晉其叛所以誅討亂賊者其嚴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正曰朱見逐於國人是不以爲君矣其稱蔡侯者立踰年也春秋成宋之爲君以正蔡人逐君之罪出奔楚者恕於楚也書名以奔楚楚人不是其恕而命東國代其位也楚人地廢置其君蔡何以能國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叔孫爲政季氏惡而晉士鞅怒卑已故公爲所卻蓋季氏外交強國大夫脅制其上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晉中 十五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二

鄒坦集古傳註

昭公下

至景王二十有二年
存齊侯伐莒

參曰齊北郭做伐莒猶可曰疆事也莒敗其師齊侯怒而親伐莒是志在於爭諸侯也故往年書高發此書齊侯其義同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曰三子據南里君臣日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謂逸賊而宋又從之皆罪也故諸侯之大夫救宋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讀宋之佚賊不能討也曰出奔楚楚人亢不救獎亂人之惡見矣

春秋集古傳註卷下

大蒐于昌間

許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彌盛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修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備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故歷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卓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勾臂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

欲使子猛急成懷以行事也

王室亂

高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而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以而尊之言王則曰天子不淫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成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至襄王出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婉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家而至諸子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于賴于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參曰未及悉書其事而先揭之曰王室亂言亂之甚而未能悉定也戴氏溪曰憫周室之衰微嘆桓文之不作有以也夫

春秋集古傳註卷下

二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正曰稱猛者嗣子未踰年對君言之故當稱名也繫王者明已為王也已為王故言居以者能左右之有夾輔之力者也于皇者辟子朝難去王城而次于皇也一書而猛之正與劉單之忠無不各見如此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高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陳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國死乃稱子正未逾年未成天子之尊也○家曰景王不及期而葬其得以先君既葬為說

王葬王二十有三年

葬王正月叔孫然如晉

晉人欲伐晉人叔孫然

晉人其質則為士鞅來聘以晉為卑已故也

晉人聞都

三

正曰都周邑子朝在焉書圍都著其助王討罪之功也功在正室則其但書晉人何也書晉侯不親其事也勃王不力是以未書其成功故第書其聞而已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曰周朝于楚而卒○參曰不書其葬則是朝也書卒于楚明蔡之為楚所制而東國死非其所也又不書葬義益明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杜曰庚與莒公之弟鄭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高曰庚與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戊辰吳敗頓胡沈棠陳許之師于離交胡子光沈子逞滅陳夏協

杜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其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與故

曰獲獲得也○噉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廢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正曰春秋之治罪有等每見有加等者聖人必異其文焉如難父之役楚師六國之師以與吳戰者也及其敗也書六國不書楚豈非以楚人襲六國之師於鋒鏑以致敗歟其罪有獨重焉者其敗不足恤也序六國先頓胡沈君將也後蔡陳許大夫將也六國從楚以致敗其師卒於其君有罪焉爾於敗之中又有甚焉者胡沈之君死於戰君重於師不可言師敗而遂沒其君死也書滅者君死之辭也書名者諸侯死則書名也陳大夫夏馮亦死於戰不可以君死之辭施之也則言獲而已矣又以見頓蔡許三國之師未死也輕重有等名分有別此春秋權衡之精胡氏所謂雖顯沛必於是者是役也

四

毋亦罪吳之虐乎魯以為聖人實不罪吳也楚陵諸夏又欲兼吳若非吳疆足以制其後則楚人之欲豈但已哉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杜曰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孫曰敬王也辟

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尊辭子朝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高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逾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自正而尹氏不可

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厭所欲立猶曰不可尹氏一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氏此稱尹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陳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稱尹氏者奪其爵也

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稱尹氏者奪其爵也

八月乙未地震

杜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言丁酉南宮厲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正日五年之間則再震是禍亂相乘之兆也於周則西王之大臣震而死長司馬人之棄子朝王室之亂將發矣于魯則叔輒既死而食而死仲孫僖子叔孫昭子皆魯之良也相繼而死國將安恃乎忠臣既盡旱乾頻仍君失其位權臣主守皆非常之變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參曰為叔孫故如晉遇疾而反邦文疏絕君臣際孤然則昭公其靡所依倚者乎書有疾苦其窮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船至自晉

正日一事而不冉書氏常例也說者何紛紛淆亂乎

夏五月乙未朔伯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佛聲卒

冬吳滅巢

趙曰吳先謀楚故先窮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沈尹戌知之而楚平不能戒也

葬杞平公

中三年三十有五年

春叔孫婦如宋

正日婦聘于宋書者著宋魯有交也為平子逆則宋與平子有私親矣及昭公出而宋元為之如晉是以公義為重而不顧私親也故見貴於春秋

夏叔孫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曰王室之亂至是四年諸侯無一念及成君者晉齊衛鄭而無功遂置不復試今以太叔一言而赫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是時諸侯之政類出自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王事也徒勉從人言為此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正日黃父之會無貶辭以其謀王室也然以其時考之晉自二十三年閏郊二十四年使士伯泄問周故則得其情實矣晉侯不於此時

春秋集傳卷五 昭公五年 六

修方伯之職合諸侯以綏定王都是怠於王事也又一年而始為黃父之會又弗躬親而使大夫糾合是委王事於大夫矣當是時大夫豈復有忠於公室以君事為己事者哉則以明年怠亦甚矣故春秋止書其會而終年不復書王朝之事義自見矣

有鸛鵒來巢

正日鸛鵒鳥名似鴨身首皆黑翼有白點飛則見俗謂之步鵒也又謂之八哥傳曰鸛鵒不踰濟注曰但在濟西魯所無也今有來巢者故以為異而書之且依師己所引重諸之言以為昭公見出之微或曰木局穴居或曰不止昭公出奔之兆皆未確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曰左氏以非雪為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南甯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鵲巢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雪災之甚也考請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吝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翼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繼降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國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何直而故次于竟○呂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季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

春秋集傳詳雙干 昭公上

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正曰昔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皆情欲逐季氏之惡彰魯國之亂極矣○魯地處鸛鵒來巢於是乎應之似亦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實無人乎起而為之也後世臣子懷忠憤者讀此有不慨然者乎此春秋所以教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高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為恭也○家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禮其無救災恤患之實徒行虛禮而誠意不在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昭子卒

家曰叔孫氏之司馬驪反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歎所死即死繼公孫而書言葬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疆家非此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忌遠略可知矣○家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約師公於魯執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奪己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而貶之爾矣其辭

宣王二十有六年

春秋集傳詳雙干 昭公上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杜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曰居于郕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言居乾侯首地故言在

夏公圍成

王氏治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於幸臣之說使公子糾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取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者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

正曰鄆陵之盟以齊侯主之以其謀納公也納公義事也齊侯以是召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謂有行義之資矣會者外為志公雖有求入之心不害及而齊會存秋將以兩事責齊也乃齊景為善不勇終不能納公下書公居于鄆則知鄆陵之盟亦徒然爾

公至自會居于鄆

正曰公行書至常義也公失國矣猶書至自會者不以失國而有改於常義也季氏自無君爾國猶公之國也但居于鄆則不得入國亦明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驗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實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蘇蘇觀象不忠不臣者勝矣○正曰言入有爭也于時王室亂矣亦不諱言入也入于成周亂定矣猶有言未得王城者子朝既奔誰復據王城耶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浴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于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于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家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廢在

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正曰奔不言出者本非其所當原也

丙寅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胡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諸樊餘祭夷末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其諸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爾周諸葛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不審其序而惟意所欲立以啟禍亂則其罪有所不赦矣○正曰方夷末卒僚襲位之時必為吳大臣所翼戴故光亦無如之何觀狐庸所言有吳者其在今嗣君乎可以見其情矣胡氏所議甚當但未後有羣小間寺二語又似羣小所為而大臣袖手旁觀者自亂其旨故為正之以全其美哉子曰稱國以狀自大臣也此確不可易罪大臣亦非釋光也宋欽玠曰稱人豈遂擇鮑乎

楚殺其大夫卻宛

家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參曰傳稱卻宛直而和是楚之反也譏人諍而殺之是楚之虐也吳方有亂而楚亦殘害忠臣宜其不足以禦吳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次于曲轅衛靈公欲以其
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犁北宮
喜同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
二子與曹驪之大夫而以難復與季孫同惡州蒍者也以
宋衛君大夫季孫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公曰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尾
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惛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
關於己孰知田常霸禍於齊六卿伏憂于晉屠火積薪而不
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時內盜之勝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曰邾庶其昇我來奔季孫宿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上 十一

納之宿及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叛其君
而已為之通逃主罪可勝誅乎使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
所以書之而無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盜來
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
非但誅叛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杜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主獻公齊使宰獻比公於大夫也
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愁十二年謀逐季氏不
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娛也

公至自齊居于郕

高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
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有納公

昭公二十有八年
晉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孫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諸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遠
入于晉也○參曰次于乾侯亦猶次于陽州之意也晉為霸
國宜止君臣之義納昭公而去意如公以是望之晉故次于
竟而不送入其國都以待晉侯為之謀而無如晉之君臣置
不復計也故明年返于郕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卒

冬葬滕悼公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下 十二

戊辰王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郕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孔曰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
雖未至齊都既入齊境得見齊侯故書至自齊往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雖入晉境未得見晉侯故書至自乾侯○高曰野
井齊地也乾侯晉地也故唁皆書地郕魯地也故稱來焉內
辭也○汪曰齊侯始現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告
其至晉不見愛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書之者著齊
侯之無意於納公而漸殺其禮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曰野井之唁虛禮也郕之取成之閭鄆陵之會虛惠也公
猶弗悟及使宰獻請安於是惜其卑已至高張稱主君以致

命公始去而之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為魯討賊者桓文之

遺迹掃地盡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冬十月葬宣

杜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家曰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特君

己敬王三十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

陸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寄居故

每歲首皆書所在○胡曰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所以存君

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正曰徐乃吳之姻國地在江淮間實句吳通中國與荆楚之道也楚嘗執徐子伐徐所以絕徐吳之交而徐亦遂服屬於楚矣至是執吳之公子吳怨之深遂滅其國志在併其土而通伐楚之路也故徐子為乞憐之狀吳子寧唁而送之亦不與存其祀春秋書滅著其暴也徐子奔楚名者楚人城夷而居之則徐子猶為有土也故書名以著其始居於夷此與穀伯鄧侯州公書名之義同前古無聞此說者故後儒紛紛

也欲求其義之安也得乎

己敬王三十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參曰晉侯本欲納公并范鞅之私於季孫則季孫特刑戮之餘爾何會之足云惟范鞅蒙君以售其姦故意如敢於來而逃其死適歷以合晉譏晉之助亂也

夏四月丁巳葬伯殺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到曰會于適歷矣則易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參曰荀躒既會于適歷以意如之婦解復於晉侯晉侯因使荀躒唁公勸之歸國是不能討逐君之賊而納失國之君也故但書其

春秋集傳卷之十

唁公以著其空言而無實德

秋葬許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曰黑肱邾大夫不齊知闕也○許曰邾快黑肱用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己敬王三十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家曰闕者魯公之所在公不得率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以取書者賊臣據國拒君之罪所以致討於季氏也○正曰取鄆書齊侯見公旅寄於外非有兵眾可以取地也今在乾侯書取闕豈復有兵力可用乎況是時季氏據國闕

人非能自叛，陽公魯人亦非能違季氏致闕於公，然則公何
後而取閭以季氏歸馬與衣履之意而推之，其季氏以發誘
之心假伊尹放太甲于桐之義以闕為祖墓之所在致其邑
於公以供其資糧之費，聖人亦不以歸闕之權授之季氏而特
書公之取闕以誅季氏，據國拒君之罪如家氏所云者，此春
秋之微意也。

夏吳伐楚

高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
家曰：吳方抗楚，越誠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下而齊晉二大
國之患在彊臣矣，盛衰倚伏其如環乎。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賈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上

大宮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
存者也。家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
克舉者也。吳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
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
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
遷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狹，故諸侯以
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撤諸侯之戍。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家曰：昭公習於周旋，指讓之儀當時有以爲知禮者，而在位
不感要同姓，不以爲嫌，浮文雖勝於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
之專，一創治之，因人君當爲之分，以是爲過，則不然也。齊

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尙有取焉。胡氏謂書闕成，取
鄭爲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上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蘇郭夢校

春秋卷之二十三

鄒坦集古傳註

定公上

定公十一年

春

杜曰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也○張曰昭公自去冬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歸於攝政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正曰經文此二字自爲一條其不書正月無疑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不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韓不信以大夫而

春秋卷之二十三

一

在尊者之側不請命而擅執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爲難執得其罪不與其尊也○正曰說者又言其不歸京師蓋未深考經文于京師之義且傳稱三月復歸京師經亦書三月固不謂其不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參曰季氏逐君客死於外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庶弟故書喪至之日以罪其緩書公即位之日以罪其廢立且以見魯之五月無君而定公無解文之意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杜曰煬宮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之、宋曰公體上并魯之大感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祐爲立煬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商曰菽大豆草之難殺者也言不殺菽則知菽亦不死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參曰菽未熟而霜殺之是爲災公始卽位而九月遇旱十月霜災天時不淑皆人爲感之也

春王正月

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杜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災曰災○正曰天子立

春秋卷之二十三

二

皋門諸侯立庫門天子立應門諸侯立雉門兩觀在雉門之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其上懸法象周禮所謂象魏卽此處也懸象出治之所而見災蓋魯政習非已久祿去公室政遷大夫其君至於擁虛器而不克終故天出災害以譴告之使知無往不可復也公之立甫踰年而遇此其可無興復之志乎

秋楚人伐吳

參曰吳誘楚以敗其師遂克巢以獲其守臣而書楚人伐吳見楚瓦經舉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正曰先儒多以譴僭制爲說蓋從新作起譏想謂新作之文不可以一僭求也南門爲天子之制於書有之雉門兩觀亦

以爲天子之制未爲確也諸侯代天子分治豈無懸象遊厭之所哉云爾觀印家題明諸侯亦當有之況別名其門爲雉正所以避應門之稱也且新作南門前不言南門以其實無南門之稱也西宮災後不言新作西宮以其義繁於災不繁於新作也今備書災與所作大豈泛然記之而已以災爲一義新作又爲一義非謂其既災矣可毋新作也朝堂燬燒成績登谷已乎新作於災之後而工成於冬故書以十月其名爲雉門兩觀則仍舊也非徒飾觀瞻將以懸法象泄臣民也是故書災以著事故之意書新作以著鼎新之意公承昭公極壞之後而稍稍能自振刷此其兆端也

宣王二年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

晉怒公往朝焉晉解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於皋鼬

二月辛卯祁子寬卒

夏四月

秋葬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祁子盟于拔

參曰祁君新立與魯結好魯以大夫盟之而祁子自卑而受盟甘居於附庸之列所以終定公之世魯祁無爭然而何忌不免於仇國君之失矣

乙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杜曰子召陵先會禮入楚境故書侵○胡曰傳書侵而輕書侵者楚爲無道遷陵諸夏爲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歸師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討庶幾戡王者之師矣苟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解蔡侯止伐楚之役晉是以失諸侯書曰侵讓其徒能舉大旗踐楚境卒無功而還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正曰晉人不知舉大義而徒能助蔡滅沈沈以其不會召陵也夫會于召陵者服矣何能爲哉沈人不合國小而逼於楚有段也若能服楚何有於沈公孫姓倚諸侯之強肆其陵虐蔡侯不勝楚忿遷戮於沈故春秋不罪蔡侯之請師而深罪

書蔡侯遷戮於沈

卯

蔡之君臣加害於沈也沈子書名其尙有後於沈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程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家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正曰諸侯會而爲盟異時異地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春秋以此盟爲不足錄也故書公及蓋公立四年見解於晉亦

未與諸侯之盟今因會而求盟焉春秋亦書其得與於盟而已義繁於公及不繁於諸侯之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遷于容城

許遷于容城

許遷于容城

王氏葆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順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高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至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杜曰即劉卷也○趙曰諡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家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室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楚人圍蔡

趙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

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於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晉卿與師

若威勝不行於疆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趙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襄瓦出奔鄢

杜曰吳為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襄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孫曰以者乞師

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合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無窮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人入郢

趙曰楚君尋反國不絕祀故不言滅○陳曰入國不言是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正曰傳曰若鳩楚竟寢曰吳入郢秦師救楚故吳不能有其地此周秦一大開會也諸君其傷之矣

西歷五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杜曰蔡有外侮饑乏故魯歸之粟○正曰蔡困於楚吳助蔡

復之春秋與之軍旅之後蔡困於饑我歸之粟此有無相調

大

之義春秋紀之亦與之也顧或者以為小惠豈春秋彰善以示貶乎

於越入吳

正曰越稱於越陳氏以為從其舊號是也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因而封之未嘗徙其國都其舊號於越至春秋時中國猶以此目之也僻在蠻夷未嘗與中國有爭今吳在楚越乘虛入之必書於經者是盛衰倚伏之機也吳無特勝之道宜其無以鳩楚竟寢諸姬於越議其後周祚竟衰矣聖人從其舊號而稱之蓋隱然念諸姬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曰晉以上地之故縱兵於鮮虞而不能服則又附之兵益

丁未年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高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乘楚之敗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暴亦甚矣○正曰許男書名其嗣復有許也

二月公侵鄭

正曰傳曰爲晉討鄭之伐百席也鄭助子朝之黨以作亂於周伐其六邑其罪大矣晉宜合諸侯以討鄭匡定王室伯政於是平克舉乃僅令魯討之是自怠於王事也然自是書公

春秋左傳卷之七

自將見政權漸出於公矣

公至自侵鄭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高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乎天子微諸侯情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皆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張曰諸侯惟宋事晉權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賄貨助爭權利卒使來者見狀知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高曰中城公之所恃以爲國也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

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杜曰何忌不言何閔文鄭貳于齊故圍之○高曰鄭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鄭潰遂貳齊至是卿圍之欲復取也

成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曰齊鄭之盟及晉也邾邾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廢會矣○家曰于鹹于沙齊景陶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休霸之難出居於猶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

春秋左傳卷之八

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殖人之從己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參曰衛侯以詐謀欺其羣臣齊侯依其詐而行之乃春秋不罪衛而罪齊以其所以圖霸者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許曰齊衛之盟及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聖也○高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誠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曰東夏諸侯惟晉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唯

德是務以休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即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關心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杜氏曰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繁於師旅雖小有獲非遠怨之道也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參曰兩役皆書侵其亦有晉令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乎觀於國夏來伐而晉救至則可見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正曰魯言侵而齊言伐非謂齊之有言可執也若齊以爭霸

之故而伐我也

公會晉師于瓦

杜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正曰不書齊

而書師者蓋不書師則不見救我之意書公會晉師見魯不

背晉而晉猶能救魯不予齊之圖霸也

公至自瓦

正曰不以會至者非同常時會禮且非敵體也其嚴於名分

如此

秋七月戊辰陳侯卒

晉士穀帥師侵鄭遂侵衛

杜曰招懷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

是誘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正曰晉文公侵齊

伐衛不書遂此書遂者見晉之已失鄭衛而又遂一侵之也

侵之而未得其成則晉勦晉矣

葬曹端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曰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杜曰結叛晉○高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

而士穀又曰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杜曰從祀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

親盡故通言先公○正曰三桓之盛自僖公始故三家從僖

為獨深傳躋於閔上晉視為當然而不可易也陽虎欲去三

桓故先假正禮以彰其悖順閔僖之位祀羣公之主陰以求

神庇陽以統三桓又恐僖公之神陰譴之也特于辛卯舉盛

祭焉聖人以其非時矯舉故不書月日以適合祀典故書曰

從祀先公以其不當復神僖公也故削而不錄此聖人權衡

之精也夫豈有漏義何待說者紛紛乎

盜竊寶玉大弓

杜曰盜謂陽貨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黃
曰春秋言盜不罪爲盜而罪放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立刑
政素明則安有盜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職行亂
於國中賊害公室竊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
政於此而失故言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也以是惡
刑政之廢也○正曰陽虎專政久矣春秋宜言以惡其惡
然而陪臣之賊名氏不合登於史冊今以其竊寶玉大弓也
故書曰盜所以見陪臣之亂國也向來一竊何由名之爲
盜乎自而十三年書曰弓聞費見陪臣之惡也此書盜竊見
陪臣之亂國爲已極也自是陪臣之禍落而不復聞焉國邪
剛鄙以見之賤而書盜竊通論乎

春秋十九年

春秋傳卷之二十三

主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卒

得寶玉大弓

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善之不正其
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高曰書得寶
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幸而得之
爾盜竊之罪於誰責而可乎○正曰陽虎歸之而書曰得善
其歸而有所不可也

六月葬鄭駘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正曰齊侯伐晉夷儀已克其城則其但書次何也當其時齊
侯在五氏衛侯往會之齊師克城而燭旋爲晉人所敗勝負

敵爾衛又後至故但書二君之襲晉而不成乎其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卷之二十三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三

江都邵氏

春秋卷之二十四

鄒垣集古傳註

定公下

春秋王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湛氏若水曰書及齊平蓋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正曰凡言平者釋憾結好之辭亦兩不相下之辭也故會于夾谷而齊人有要盟之事說者謂魯於此時已欲鄭衛而從齊矣殆非經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正曰考諸全經特相會者不致特相盟者致以地此公與齊侯特相會也其致以地何以其盟也盟何以不書杜曰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絮故略不書此說是也僑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者疑左氏所記不似聖人舉動不知齊侯食其驛卒爾無足異也孔子以禮拒之而齊侯為之心忤此聖人之動物也及齊人要言而孔子使無還質之初未嘗以君相之尊而與於獻血也又何嘗盟焉辭享以禮不墮小人之術而適足以備齊侯之心其服從也宜哉甲車三百乘之從微兵故事爾奚不可哉然必視齊侯之所以用之矣則未知其能率桓之功與否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許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徒足以堅從齊之志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讎陰田

杜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高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術所能測也○家曰濟西汶陽昔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服也歸濟西歸讎及歸歸讎也不言來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此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術而得之視其他歸讎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通焉為之中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胡曰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家臣不當言於冊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叛可知矣夏國之不服秋再圍之則強亦可知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愈甚則其失愈遠三家專魯為曰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應爾也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祿之疑其後也○家曰侯犯據郕以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歸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郕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曰罪其稱疾不遵行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曰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奔罪之也○家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勅公族也公

弟辰爲地請請不許亦以嬰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山

家曰前此齊與鄭衛盟盟涉矣今又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晉受晉命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曰謝致邾也齊以致邾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曰夾谷之會齊歸魯田侯犯以邱奔齊齊又致邾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杜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陳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三

請自悉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爲國難不能匡君靖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亦罪也○家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屬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爲國難有君不寧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三

趙曰出奔書暨辰彊之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之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仲不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書天也○正曰地之僞出辰教之也仲石偕奔辰率之也誠書格

君之本而僞者致亂之由也四臣先後出奔背君之罪已大矣雖其意皆以詐僞要君之復之也夫詐僞豈能感君哉及不復還相率而入于國邑以叛此其惡黨爲亂不容誅矣

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胡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道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澠盟

杜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叛晉也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四

晉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高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曰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墜郕

杜曰墜毀也惡其險固故墜壞其城○趙氏孟何曰州仇曷爲自墜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四李孫居郕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郕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郕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郕奔齊齊人乃致郕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山爲季氏宰建墜三郕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帥師墜郕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杜曰弑孟孺子○家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強伐曹者著列國無盟主也

李孫斯仲孫何忌師師賈

杜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彌綏弱使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彌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邱皆墮獨公敏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聞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季孫受女樂而僅孔子孟孫感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敏處父比成既力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春秋集傳註卷五 定公下

五

杜曰結叛晉也○參曰前年冬及鄭平鄭從齊者也齊侯因是欲與魯盟以中夾谷之好故公往會盟春秋書之見魯亦從齊齊可以霸而景公弗能振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猶若列國與動大舉故出入皆告廟○黃氏案曰三都若盡墮登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己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耶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

欲毀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季孫意也固以書子路試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春秋集傳註卷五 定公下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參曰齊衛將伐晉河內諸大夫皆曰不可惟祁意茲曰可蓋料晉之不及備也此僥倖苟且之計齊侯從之軍中因是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爲之恐動蓋次而未致伐也故書其次以見二君之窺晉亦晉衰而爲諸侯所窺爾

夏築蛇淵圃

許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動民築圃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

春秋集傳註卷五 定公下

六

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季曰孔子去而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蒨

參曰盛夏蒐田吾慮其害稼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兵之罪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王氏葆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

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
敵以周旋矣趙鞅貪情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
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胡曰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諸侯
叛於外大夫叛於內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李氏廉曰晉六
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
魏氏趙氏荀士三家自此已知氏春秋後已故止韓趙魏三
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參曰國內而書歸言遷家猶列國○胡氏銓曰先書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
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晉入者臣自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七

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實在君也○胡
曰鞅以有援得復春秋書歸見晉侯徇韓魏之請而赦亂臣
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薛弒其君比

鄭氏玉曰薛比之弒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八

存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家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
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
欲正其君必先自正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
而措之於善今戌怙富而騷素無國中之舉乃欲以正君自
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

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家曰楚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以盛德之後猶比而
從之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其宮結來奔

高曰衛靈沈百於閭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驢
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正曰五年於越入吳未必至是然後報之其書敗于檣李為
吳子光卒書也此年以前及此年以後吳越雖有爭不書必
於越再入吳而後書蓋吳有制楚服越之勢可以衛中夏撫
諸姬乃越人以詐謀敗其師傷其君亦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春秋集傳卷五 定公下 八

之敵也春秋於檣李之役能無深慨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平

張曰齊景欲求霸當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乃與魯衛合謀
救范中行氏三國同為不義矣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家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
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然
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
霸明公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
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突然與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
為非世道至此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賈焉聯臂一

以使甘而慙也

夏五月辛亥葬

參曰日至而鄭當在正月故於而鄭當在四月今以改卜牛之故而鄭以五月其過時違制甚矣故書之以彰其僭禮之中又失之慢也

王申公薨于高寢

杜曰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趙曰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祖能敬國稱親盟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實安昭公之矣一則孔子曰夫公之會齊人攝服來歸侯地借乎用之不久即亦人未欲平治天下乎

鄭軍達帥師伐宋

參曰時公子地自蒲奔鄭故鄭為之伐宋中國無節各以其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十一

私意助叛臣此長亂之道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陔

杜曰渠陔宋地不果救故書次○參曰齊衛二君不能平宋鄭之有而徒合兵出次名為救宋而觀望不進名實兩無所主以是國伯不亦歸乎

鄭子來奔

杜曰鄭子來奔非禮○趙曰鄭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終其世不犯於知和人德之故來奔來朝今又忘其卑屈而奔我為禮雖非而於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眷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鄭人奔我康子會葬者皆貴鄭子之非而善於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啖曰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王曰如氏哀公之母不稱夫人不曰薨說者以為定公之妾何無據之甚也如氏卒在定公十五年之內則史氏自不得比於稱君母之例如前所云夫人小君矣春秋嚴於追名分於此見之觀其從夫禮又何疑乎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趙曰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出下克葬戊午日下於乃克葬

正曰言不克則雨甚可知矣說者責其無備魯雖小何至不能急備雨具雨太甚何物可備乎又以為乃者緩辭著其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十二

慢也亦非也葬既有日臣子豈有不急趨襄事者而甚而不

克葬不得不俟雨止戊午日下於雨乃止於是葬故曰乃克也其悉書者以為適天之變如此蓋其初定公問季孫可立己之言遂自壞墮先入有竊位之心矣季孫卒廢太子而立定公至身歿而葬天示之譴貶彰彰於史冊問此春秋之微意也

辛巳葬定姒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

杜曰漆庶其邑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四終

江都郭慶

春秋卷之二十五

部垣集古傳註

哀公上

十五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陰隨侯許男圍蔡

杜曰隨世服於楚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

楚討之○正曰楚卒而不亡復鳩集二三小國舉兵圍蔡以

報伯舉之怨是楚之復城而蔡弗能堪將繼賴胡而就滅矣

宜其固與吳也

譏食郊牛改卜牛

正曰定之季年哀之元年聖人兩書譏鼠食郊牛於此知天

意焉定之在位雖不可以言治然少能自立其過於襄昭遠

矣迄十五年而譏鼠食郊牛定遂以殽此咎徵也哀公甫立

其資問弱天鑒之矣故於元年即出災害以譴告之譏鼠食

郊牛示不享祭也魯道自是益衰安得明微之主默議天

意用賢退不肖以善承其後哉

夏四月辛巳郊

戴曰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

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汪曰前此齊衛次于五氏伐夷儀次于垂葭伐河內蓋違偏

師伐晉二君次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

未嘗親致伐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

名矣動之罪今此直書齊衛侯伐晉者著兩統之絕而受

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諸國也夫中行宣之

卿也卿叛而不能制何足爲諸侯盟主無惑乎齊衛伐之矣

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無若助

臣不亦便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者支貶之也自是晉不復

能有所爲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正曰前年城漆以郕邾今年出兵以伐邾蓋中國無霸列國

實倚近地之小國而欲併之以自封大此春秋之將終而戰

國之所伊始也故哀公之編所書多諸侯侵伐之事

中十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郕東田及

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胡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處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

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知在邦域之近不加矜恤而諸

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彌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

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邾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與乎季孫何忌獨無得益以歸之二家而已不取也○家

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爲師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

爲矣書取郕東田及沂西田者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三家

俱出二氏卿盟見季孫滅邾乃已此春秋所以誅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孫曰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嗣續之子也故晉趙
 缺帥師納嗣續其言于敗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蒯曰之
 世于蒯聵當嗣惡輒負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
 其名而書之也○正曰蒯聵當嗣之說朱子亦嘗疑之蓋當
 時程胡諸大儒有告諸天王請於方伯立公子鄆之說以違
 據以為正而不信明復之言也愚竊以為聖人之撥事自有
 輕重之權衡銖兩不爽非大賢以下所及知況後儒乎蒯聵
 欲殺母今將也將而必誅彼雖畏罪出奔靈公宜容諸宋而
 殺之立公子鄆為太子則名正而言順矣乃靈公置而不問
 是救之也及老將至而以私命命鄆鄆解而靈公遂不果以
 公命立之是未嘗末命廢太子蒯聵也今日告諸天王天王
 久不與諸侯之事矣曰請於方伯奔宋而晉納之是有方伯
 之令矣曰立公子鄆鄆辭立於父在之日而忽受之於臣下
 是以讓為爭也鄆不言乎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問之是
 臨終無成命也若是則鄆不可立不立衛可以無君乎非
 蒯聵之國而何哉使晉納蒯聵而輒猶有人心焉必將迎其
 父則蒯聵不失其奔喪之時悔罪於夫人之前朝於廟而嗣
 乎位其前愆靈公既不治之豈今日臣子所得治乎夫子曰
 必也正名乎蓋為此也若疑明復之說則世子二字聖人何
 難制之春秋謹嚴正在於此何邪深考也若蒯聵立而依然
 無道則衛祚之不靈長也大福之不克荷也豈當時所可預
 計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缺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郭師敗績

家曰秋國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執為主達來戰客也書
 及所以明主客謂執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
 行天下莫之敢援今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執帥師
 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葬邲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嬰

正曰前年春楚師圍蔡既罷請遷于吳今冬始遷者中悔而
 不欲遷蓋公子嬰止之也及吳師入而無以自解殺公子嬰
 以說公子嬰可謂暗於大道矣楚豈可託之國乎柏舉之役
 吳子躬擐甲敗楚師以雪蔡恥又為同姓之國此豈可背
 乎遷國雖勞民重事然既與吳有成言矣何得君臣異慮以
 啟危疑哉今遷于州來迫而後遷也殺其大夫公子嬰君臣
 不能同心之禍也

己未王二十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許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
 子圖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霸而將有亂也
 ○正曰先齊次衛自是常序豈可借此為說其事自有罪何
 待先書而後見之不言衛敗之說更為生事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曰自昭二十三年地震至此八十七年幾閱世矣復有
 地震之異此雖陰陽之事亦世運靡寧之象也故謹而志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杜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問火知其必

桓僖○正曰五廟之宮不稱諱故宣之宮曰新宮其稱諱者皆別立宮也桓於隱為弟其薨未嘗易世隱未嘗遷故別立宮以祀桓而之桓宮併於閔為兄與隱桓同故別立僖宮此其權宜未為非制但隱之親盡而祧桓宮亦宜毀矣今不毀者三家以其私意存之也且桓之得國有悖德焉僖之為君成風有隱惡焉皆足以干天之怒且而久存其廟豈其德厚流光乎大災見告君子於是知有天道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杜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許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適足

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圖入年入而以

五

曹伯陽歸○參曰中國有霸則得列於諸侯中國無霸則宋起而圖曹矣其所以伐者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雍于夷

高曰放其大夫者國也而稱人罪人逐之也○正曰稱國者以君臨臣之辭也故雖放殺不當其罪而亦不稱人也稱人者非其君意而國人擅放之也蔡之遷吳乃其君意而非諸大夫之所欲也故殺公子則必告諸大夫公孫雍之放稱人公孫雍蓋從君者也罪惡而放之於此知蔡之君臣共國而不同心亂之作無日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曰句釋之盟驗年而論之師聞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家曰弑蔡侯者公孫嗣非賤者而書盜討之也試其君以求說於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眾不容悉書概目之曰盜也○正曰凡稱弑者皆對異國而言闕弑吳子餘祭稱閔小臣也既稱臣矣自當稱弑其稱君爵者對楚國而言闕弑人也此稱盜者以其不與君同心與楚通也如此則非蔡臣故稱盜弑殺稱君爵極其誅討以警人臣之私通異國者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本

正曰弑君者書盜而奔者以卿書則非盜黨矣春秋責其不能制盜使君見殺被逐出奔固所宜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曰天下無窮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趙曰小邾子國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貶可知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雍

正曰姓與雍皆屬族也嗣為盜姓當連坐而誅而大夫者罪其為國卿而從盜也文之錯殺之不稱人而稱國只是為國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曰勝人者罪晉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此云歸于楚與歸于京師者無異文晉主夏盟久矣不兢至此春秋所惡○家曰戎雖通於楚亦嘗服焉諸夏昭十六年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雖叛之宜也於是自敗歸晉晉人備畏楚之強拒而弗納其君他國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故古人以貶之

城西郭

杜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杜曰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程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

七

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隔使陰明也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平昭王三十五年

春城毗

杜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曰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今忽興師伐宋蓋以宋人伐曹執小邾于恃彌陵弱故託是詞之以圖霸也

晉趙盾帥師伐衛

杜曰衛侯之伐也

晉公行事無一可辭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正曰喪事數問與否說者紛紛乃聖人書問月之意殆不如諸家之說也彼實以問月葬故書問月謂問月已滿乎五月之期也當時三月而葬者比比矣何遲其數問乎蓋葬之時置問者率以成終殊不得乎推步之精詳故於此書之以省其失仲可置者有省也

子十一年六年
晉城郭敗
高曰瑕知邑魯未嘗取於邾而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逼城之也聖人陳其城而繁邾者不與魯之損并人士也

八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參曰晉之諸臣以中山未服爲憂而數出兵以伐之不知魯近利而忌遠圖諸侯叛之鮮虞不懷且從諸侯助范氏也執之伐所以報也

吳伐陳
高曰陳與吳也吳之人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伐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天○張曰國高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顛命力不
上安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于祖

叔還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參曰陳蔡從
往會志吳之得諸侯也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參曰楚昭卒于城父傳載其不移禍於股肱不越盟而祭河
聖人稱其知大道賢矣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杜曰弑茶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
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憐老皆疑於
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

義集卷之九

九

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茶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
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
不明善陽生之人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
焉○正曰公子乃世族之稱故凡以臣稱者皆曰公子某楚
比之稱公子左丘不云乎其官則右尹也陽生於次當立其
棄在景死茶立之時固不得以稱臣者稱之也程子謂稱齊
陽生見景公廢立少以啟亂正謂此爾何文定不達而遽
謂不稱公子誅不予也張氏治又從而文飾之乎齊小自又
將何說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
明年入都之亂

宋向樂帥師伐曹

高曰宋見伐之附未服故向巢復伐之且爲入曹起也

宋景公七年

春宋皇戌帥師伐鄭

家曰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焉援而伐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伐衛

杜曰五年晉伐衛至八未服○高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
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
侯

夏公會吳于鄒

高曰吳欲納諸侯魯先往會之○參曰先之以叔還繼之以
親舍魯之所以遠齊晉而通吳好者亦未爲失也故聖人書

義集卷之十

十

於經使兩君結好之後能善治其國以固邦交又何憾焉乃
特以伐邾致吳師吳以遠攻近患二國之不靖後事之失
也與此會何預哉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人邾以邾子益來

陳氏曰曰文陸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
曰以君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薛氏季宣曰伐邾本
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
也○正曰書入者後歸邾子未嘗有其國也邾子得復此何
以書者謂邾子雖藉諸侯之力以復之而實不能有其位也
故於此即書名以著其義非逆探於未然也以其無道勢有
所必至也

宋人圍曹

鄭駟弘師師救曹

宋曰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廢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齊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十一

春秋卷之二十六

鄒垣集古傳註

哀公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正月傳稱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強以田弋說曹伯說使為政因言弋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如此是小之圖大自取滅亡之道也宋人俘而殺之是曹之君臣亦有罪焉然春秋書入書名後復存其嗣也孟子之書有曹交說者以為曹君之弟非其證與

吳伐我

正曰吳伐魯以救邾直言伐我不言四鄙者著吳師深入內地受兵我有以致之也不書救邾我與吳成猶不歸邾子吳

師遂還不成乎救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

正曰齊人者何謂鮑牧也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所以貶也齊以私憾而取我二邑故書以著其罪說者舍左而以爲取豈知邾茅夷鴻兩救於吳又請救於齊乎是殆不然

歸邾子益于邾

正曰不書於吳伐我之下而書於取讎及闕之下蓋齊人取讎及闕怒猶未息於是假復邾之義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聞之而懼故歸邾子益也食邾地而俘其君畏大國而復歸之豈誠知義之不可而舍之者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闕

正曰魯已歸鄒子益而與齊平齊已逆季姬以歸無憾於魯矣故歸謹及闕其叔歸皆以私意為之故不言來不言我

乙未王九年

春王二月葬紀伯公

宋皇族帥師取鄆師于鄆丘

杜曰左傳例伐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獨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計曰春秋之季曰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誦惡其盡也鄆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參曰前此晉楚有爭陳蔡不免焉今此吳楚有爭陳蔡亦受其禍經書楚人伐陳所以罪楚也然則陳之即吳不猶愈於即楚乎

秋宋公伐鄆

參曰此春秋之季世也其書宋公非復子之之辭矣若宋公之爭鄆也存取其師秋又乘勝而親伐之招兵者固鄆也而宋公之伐其亦知進而不知止者矣

冬十月

丙辰王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郊子益來奔

陳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苛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

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曰以疾赴故不書弒○參曰陽生之卒實弒而以疾赴蓋齊之奸惡乘亂而陰圖之弒之於眾所不見之地陽以疾卒赴於師冀其聞有表而退也其弒君之謀蓄之久矣非徒懼吳而弒也以意度之其陳氏乎

夏宋人伐鄆

許曰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弒○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參曰晉之欲伐齊久矣以范中行亂乎內故未能遽攻也寅吉射於五年奔齊晉卿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由是伐衛伐鮮虞再侵衛今年伐齊諸大夫請卜豈以齊方有喪而疑之乎趙鞅決意與師取邑毀郭春秋書侵齊謂其無救於失霸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參曰定十四年公孟彊以蒯聵之黨逐今彊立九年彊歸于衛其從輒而棄蒯聵可知矣然則彊固侯人也書其歸而衛之亂益著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正曰陳之從吳以楚之甚也今楚欲復圖北方先自陳始故再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子請退以風動楚人息爭安民是亦當進兵也而春秋書救豈非深察其意乎善吳救則惡楚伐可知矣

春秋三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師師伐我

參曰鄆之師吳人主之齊以魯與其事與師以報書伐我者見齊人畏吳而陵魯弱也不言四鄰見齊師已入境加於國都也不書戰者勝負敵也時諸侯多從吳不獨魯也齊國書猶昧於一來以快風憾不知其敗亡之端在此役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參曰轅頗貪而營私當是時吳楚爭陳徵役繁多供億不足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四

轅頗知有己而不知有國故見逐而出奔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杜曰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參曰吳欲主諸侯故為魯伐齊齊之師敗將獲皆由於郊戰佳兵不祥其事好還有國者不可以不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正曰傳稱衛莊公復之然則世叔齊蓋意在嗣續者也故情洩而被逐出奔

哀公十七年三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正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兵車芻糧之總名成公元年作丘甲是以丘賦也計丘以賦十六井之田出二十五人馬牛芻糧視此而增已變古制出二乘之制矣然猶不計其田也古者井出一卒準乎什一之法也今魯自宣公稅畝什取其二成作丘甲增三之一猶未及乎什二也哀公時以丘出一甲為未足故又計田以賦之使一井之田出二卒焉馬牛芻糧視此而增比丘賦之法又增七人一丘出三十二人比古什六人之數為加倍矣蓋準乎什二也故不以兵名而謂之田賦稅畝者計畝而出稅也丘甲者計丘而出甲也田賦者計田而出賦也制既變而名亦變各從其所取而命之也謂多於什二則過矣書曰用謂其盜取於民也軍旅之征繁重極矣夫子曰以丘亦足矣言以丘已重也非謂其為正法也用田賦則愈重矣民何以堪之蓋魯勝齊而懼為彊兵之計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五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杜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王氏孫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氏不繞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正曰孟子非夫人則不當見於經孟子見於經則知是夫人其不曰夫人者為其實同姓而例之也既不曰夫人則不可以言薨故書卒也其不書葬者魯人親先君不以禮葬之也或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子非姓乎既曰孟子卒何獨不可曰葬孟子蓋禮有所不備故不書也昭公娶同姓不可以見於宗廟故春秋深貶之聖人於司敗之詰則引為已過而作春秋則不曰夫人薨

其謹嚴如此

公會吳于蒙皋

王氏係曰吳欲等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正曰吳於此年微會所以視諸侯之從而欲主盟中夏也故公往會之使大夫請師等盟明遺矣故公使子貢之書以起黃池之會也

秋公會黃池宋皇瑗子鄭

正曰鄭吳地也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鄭而公會之乎宋衛之從吳可知矣吳以細分致諸侯之從春秋猶書之者將于吳以勦也至於吳不能善持其後大失聖人之望而拂其尊周之心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其不言二國會吳者吳人將執衛君而子貢解之其會不足書也故書公會以見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哀公六年 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參曰宋自雍丘取鄭師復伐鄭者三不至喪師于鄭不止也故書以爲黷武之戒

冬十有二月

家曰十二月癸亥朔也宣十五年冬螽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己未年十有二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

參曰宋師圍囂鄭罕達覆而取之其殺傷之殘爲已甚矣春秋之末南志取師傷主伯之不作列國皆殘民以逞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正曰黃池之會單平公在焉而經不書晉以吳晉止知爭先不知翼戴天子故沒王臣而不書也不列序而書及者晉實未與主會而先吳也猶先書晉者不改其舊也言及吳子者吳始主會也吳處蠻夷而可以主諸侯乎聖人不絕人以爲善晉固周之宗族而吳亦屬在諸姬均可可以匡輔王室緩靖諸侯也故如其下先之事而書之以著其主會於一時其不書盟者言斯盟之未可信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正曰陳即吳而楚伐之再未得其志今乘吳子出會而伐之書以見其互爭之勢吳不能成乎霸也於越入吳

薛氏季宣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

春秋左傳卷之七 哀公六年 七

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乘虛而圖吳且因以爭霸也

秋公至自會

晉欒黶帥師侵衛

參曰黃池之會既罷晉之諸卿不以失霸爲恥輔其君以修德息師復文襄之業乃各自帥師侵接近地之諸侯其志在於枯權自私故釀成分晉之禍也

葬許元公

九月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正曰自昭十七年星孛大辰至此八十四三年中間地震者三諸侯散亂無統王室廢益微是其徵也吳人奮心抑楚

弱晉不可謂非興周之機乃越人伎焉思啟封疆敗吳入吳是諸姬之國中夏之憂也故人見其象邪亂之象者下東方下臨吳越之域誠者知越將滅吳也聖人修辭至此觀東周之不可為故書以志世運之遞降亦由於天而春秋將終不復悉著其事矣

盜殺陳夏區夫

正曰區夫之先微舒為楚所戮者也區夫為政於陳肯楚從吳陳之權奸殺夏區夫以說於楚春秋稱盜所以誅也

十有二月

許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月三益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春秋集傳註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春秋集傳註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杜預云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正曰春秋終於獲麟說者紛紛皆非為論也蓋不復知其深意竟何在乎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雖聖人出也此一言可以思矣麟於此年見獲麟之生不知其於何日也生有異形性秉仁厚當春秋時遊於魯澤不見稱於有識引為嘉瑞此何異生有聖德窮居而獨善乎乃世運愈降世道益衰麟亦不能久隱投約長存於世間於是隨就喪之氣數出而見於魯人據傳所載仲尼知其為麟然後取史官因其取之而後書此所以謂聖人者必知麟也然休徵嘉瑞而以死特聞盛治其何日之與有越二年而尼

父亦終此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戰國之亂更甚於春秋此其見端云

春秋集傳註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六終

江都郭棻校

先曾大父嗜古成癖市倉庫即棄舉子業而肆力於經
學所坐處典籍環繞如擁百城其學一以篤實爲主家
居以孝友稱刻意備行言動皆可爲法歿後 當事採
士林公論開於
朝奉

旨入祀鄉賢祠所著毛詩集古序說十六卷正義或問亦十
六卷申明纂註之義小序正義二卷論語參古今註十
卷論語摘鈔十大疑前後著述共七十六卷而於春秋
一經則博綜羣言取歷代先儒義長之說折衷一是至
義有難通處開出己意以正之參之示有所宗而不膠
於一故曰集古傳註書成藏於家塾鄉人士時從問難
而借鈔焉乾隆年間

高宗南巡時江左右以

卷集古傳註書

一

召試起家者指不勝縷而 公猶孜孜矻矻研討弗輟邑令
孔公傳檄索而觀之謂春秋集古傳註允足羽翼經傳
徑詳 請大府以進呈爲請先後經 觀雙南學使面
詢疑義條對無舛知爲宿儒而因循不果進後發回原
書尙缺一部問爲 兩江制軍雷去云 公於易實時
詣囑後人珍藏此書以待判刻爲窮經助 雲鶴 自惟謙
陋不獲窺是書之萬一特以先人手迹愛護有加通籍
後得睹

四庫全書提要摘經部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即 公集古
傳註之書由 兩江總督進呈乃知是書已達

天聽矣惟題作淮安人自係傳寫之誤此書蒙 當代大人

先生弁以序言謂宜出家藏以公諸世而力薄不能付
剞劂同治辛未謀於 都轉方子族同年慨任是舉用
敢付梓工既竣附識數語以明先世之苦心焉爾
光緒元年仲春月上浣六日曾孫雲鶴謹識

卷集古傳註書

二

春秋或問序

春秋者夫子特著一經以垂訓後世與天地相終始者也義例存乎筆削之間必待儒者之論說而學者始有以共明其旨苟或錯解其遺誤登徒在文字而已哉上以味聖人之用而下以率經世之方道學不傳職此之由乃自有是經以來左氏綴其事以爲傳而大義固已顯然可尋已然記事之外自出論斷往往於經意有合有不合者毋亦有所傳者斯得其合而附以己意者未盡其通耶首受遺經者且若此況後世之轉相傳述者乎無怪乎二千餘年之間治是經者多而貫是經者寡也愚不自量竊參究而粗有得焉爰著爲果古傳註一編意存乎根據有緣而說義有宗也鄙意以爲祇求其與經意是而覽者或尤其與儒先違於斯亦極難爾繼而

春秋或問序

一

思之聖人於千百世之前作是經以訓後其必有以合乎心理之同者然則說經而果與經合當亦即乎人心之所同而前世偏蔽之言可立判於一覽之餘矣前世治是經者多醇儒故其議論可用者多然於眾說互見之中而獨取一說要必有所以可取之故此其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爲問答以彰其所以合經之處而他說可無煩雜取矣前世治是經者不一家故其議論每出於淺殘守闕之餘或遇一條經眾說林立而究無一言當乎經意故必盡棄之而特著一解其所以必棄與特著一解之故尤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爲問答以推明經傳之確義而摭拾相承之舊說不難割而舍之矣此或問一編所以附著而非敢強爲曲解以自護賢欲並舉根由以共証也以此相輔全經之義例連礙者亦罕矣聖人

之精蘊倘由是而粗傳亦不枉窮年俛首之力也斯編所不藏皆於義無可疑者故卷帙亦不繁重云
乾隆戊辰四月壬午五河縣學廩膳生員 邵州序

春秋或問序

二

春秋或問卷第目錄

第一卷 自隱公元年至桓公十有八年凡四十一則

第二卷 自莊公元年至閔公二年凡四十七則

第三卷 自僖公元年至文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五則

第四卷 自文公十有五年至成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一則

第五卷 自成公十有五年至昭公三十年凡六十則

第六卷 自定公元年至哀公十有四年凡四十五則

春秋或問卷第目錄

春秋或問卷之一

御坦著

隱公元年

或問春秋首隱公之義先儒多以平王在位日久政教不行三
紀九法宜放孔子作春秋撥亂反正始於是時以合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既然後春秋作之語子獨以嗣立爲
言是大反胡氏首紂隱公之說而以爲首坤隱公也果且於
先聖著作之意獨據其確而不蔽於臆說歟抑欲於臆說平
常之中而別出新異以動人觀聽歟答曰先儒謂春秋常事
不書則春秋所書每於人所易忽者表而出之以示精義之
至垂訓萬世則其首紀一公不應如諸儒所論泛泛然傷世
無道而已也如但以世亂爲言西周厲王之虐不可謂不甚
三川之震不可謂不凶況再世而後幽王復重之以昏亂乎

春秋或問卷一

是猶不足以動聖人之深憂乎若云周室東遷而雅詩不作
黍離既降而春秋宜修則魯惠元年實平之三年其間下堂
迎覲之事諸侯朝聘之闕皆足以寄褒貶也何不始於此要
之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謂春秋所以繼詩也自有天
地以來代有文籍聖帝明王道脉所傳昭然紀載至周而詩
之興尤彬彬其可觀焉東遷之後又百年天子無採詩之史
諸侯無貢詩之文至孔子而詩之亡百餘年矣孔子懼文教
之遂湮而衰者終衰微者終微亂賊終無已時也於是因魯
史而修之始於隱公蓋因隱公以居攝爲辭有君之實而不
受君之名也夫子曰孰謂隱不當君也者春秋一書即托始
於此所以扶而正之也以桓爲當立者是邪說也知其宜黜
矣凡有國者以繼嗣不定啓篡弑之禍者視此爲鑒可也若

夫祖所逮聞之說既屬游談而猶用賢猶有詰命猶來朝之說更屬舉一而漏百也其棄九族不撫民之論又何其刻於平王而寬於幽厲也愚所舉出不書至以上等項實前人之所忽也

或問春王正月宋儒謂以夏時冠別月其爲曲說固已屢經先儒辯駁不待再論矣而以爲寫行夏時之意子亦不取何也曰行夏時乃夫子與顏子私論權制之語至筆削春秋則著之於公一以奉公爲主無暇他及也又問加王於正程氏端學以爲諸侯之史理當有王字似爲舊史所有矣而子以爲聖人之心法尊周之義與公羊大一統之說若合符契果且確不可易乎曰程說乃臆揣之見何不尋出他國之史有王字者以証之儒者滿懷雜亂聚訟安得不興乎

春秋或問卷一

二

或曰歸則節程子之說自應全載今刪去十數句文理便不貫經文惠公仲子四字極有意味如何全不說起此四字豈衍文耶且屢以已說列程子前位置亦未安 答曰經云惠公仲子是明列兩人也孔疏云遺則惠公因則仲子明白合經程子於二人中加一之字則是專明仲子也經何難書曰歸仲子之賵乎若云不言惠公則妾之義不見豈稱仲子而不稱蓋又不稱夫人尙不知其爲妾乎胡氏云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其義不允故暗用之程子云名啗以見天王不王實開穿鑿之門如何可用所以刪去也 斯集採用先儒皆依世次自說附於其後其間有列於前者或訓詁字句或係經本義先儒一端可取遂列於後爾如此條既有訓詁字句又暗用孔氏正義故列於前程子之說祇取其講天王的當爾

故列於後

或問及宋人盟而公殺皆云內之微者胡氏從之子獨主雖公何也曰此趙子所推之義例也劉氏微葉氏夢得皆主之說春秋而不從趙子吾見其鮮通矣

隱公二年

或問紀子伯義不可曉子既從左氏經文何不改曰子昂作裂繻之字乎曰以子昂爲裂繻之字侯國大夫無書字之例亦無序於國君上之禮時代既遠恐左氏亦無他傳記可據只曰而不敢左以亂經例也

或曰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伊川文定取穀梁以爲隱妻今子獨斥穀梁而取公半以爲隱母何也 答曰愚著此書非止

春秋或問卷一

三

就一條解一條必合全經考之以觀聖人之書法如此條必合十二公夫人薨葬之文以審之其有書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某者皆君母也不然則君之祖母也惟定十五年書如氏卒葬定如此則君之妻也解之者曰哀未成君故不稱其母爲夫人也於此知薨葬書夫人者皆自君尊稱之如氏之卒猶在定十五年之內自定公言之故不曰夫人薨不曰葬我小君也以是數者例之此夫人既非仲子非隱母而何哉若隱妻則當云子氏卒矣此所以據經例而斥穀梁也

隱公三年

或問左氏經文君氏卒猶儒皆非之而以尹氏爲是子亦不從左豈非隨人俯仰者耶曰夫子既成春秋當時必轉相傳寫豈止一部而已公穀經文尹氏必其所傳者是尹氏也左氏

經文君氏必其所傳者非明明爲尹而擅改作君也彼既誤以子氏爲爲仲子故遂誤以端明爲像凶事此尹字之下必有誤染如今聖考之類彼遂誤認爲君以解子解之此愚之所以不從君而從尹也然雖從尹實不可依諸家之解蓋春秋書男子之卒無有不名者秦伯勝子之卒雖不名然曰伯曰子則其爲國君無疑矣惟書婦人之卒曰某氏此書尹氏卒諸家以生尹氏例之烏乎可也愚以如氏卒例之知其爲隱妻似非妄而謬解者況左傳又有公與尹氏歸之語乎但文既互異說亦紛紛姑關所疑可也

隱公四年

或問殺州吁稱人從公衆以爲討賊之辭果且確不可易乎曰趙子甚明無庸疑也趙子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

春秋或問卷一

四

者皆稱人以殺言處所其棄不君之也又董子論楚人殺陳夏徵舒曰不與楚討也恐經亦有此意避借止亂之道但當時天討既不行不應聽賊之肆爲暴放不得已而以討賊之義予人人也然必篡殺之極惡而後可其降於此者又不可樂論矣

或曰衛人立晉公羊葵子程子劉原父家氏鉉翁說皆善何不採之而苦心勞思爲此雲霧中語耶疑桓公有子乃是莫須有之事豈可指以爲說且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程子之言也如何可以非之答曰公羊以下說者十六條皆說得一個不宜立曷若用其說設有人詰之曰晉不宜立將立誰耶愚何辭以對國不可一日無君古今之通義也完被弑州吁見殺其國亂矣不立君以靖之患可勝言哉欲追先君之命完

豈料其被弑而先適命立誰耶欲請之天子衛有大逆而王制不講於討又笑問其嗣立乎且即請於天子有不先議定立晉而後請之乎若然則他例是立晉也若云請而立則夫子使不書立晉矣二百四十年書立者有幾乎故以立子朝例之而知其舍正立不正也桓公在位十六年何以必知其無子父被弑而子使不可立古有此制乎聖人書立晉文義已自判然范氏竊云立納入皆非正也片言居要諸說盈紙只遺得一個不宜立何以從其國國語也晉不氏未三命也葉氏夢得之確論也

隱公五年

或曰所註考仲子之宮皆先儒說過但未免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答曰融取先儒舊說意期於簡括如此條見善者只因禮

春秋或問卷一

五

日之下無庶母一世祀之之語愚意以禮文不世祀三字已該得了禮變禮三字凡一切啓後世借禮創立之意無所不包矣

或曰獻羽之說孫華老孫泰山劉原父程子皆善何故獨取明氏答曰此集凡擇用先儒舊說必通前徹後審酌有一說足以該貫眾說者然後用之如一說無能該貫又不足以盡經意則取二說亦非平列二說也取其二意相足間有用三條四條者皆取其相足經意所應有也如舊說雖正尚不足以盡經意則自立數語以足之如經意久屬難通眾說無一可取然後參經考傳以創造聖人精義之權衡如此條獨取明氏者以其數行之中諸說無不該貫也孫泰山借禮樂及滅用意有之矣劉原父用四佾祭羣公何可信也孫華老之說

首數句包之矣程子之說後段無不該也惟有汪氏克寬又曰五行諸語令人情使但此集意盡而止不能繁引雖意著斯集此其大槩云

隱公六年

或問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淪子何以不從也曰淪之爲訓變也更變前平而後修平語似支離即公殺作輸其訓皆曰墮也意亦未安以此知漢時皆訓輸爲墮毛公訓詩載輸爾載不輸爾載皆曰墮也與公殺同與左氏更變之義亦且畧同如此似可從矣然從之於文義不甚順自宋儒以輸納爲解於文義較妥故不從淪而從輸不從墮而從納也通輸委輸輸將皆取以車載送之義

隱公七年

春秋或問卷一

六

或問厥侯卒不書名以爲舊史尋之其果然乎曰鄭衝諸國敵體全經無書卒不名者厥國稱小雖赴以名而皆之思意不加焉故史存其卒而失其名公梁曰微國也意是也或問中丘傳既用程子刪其完舊例如二語何曰經亦有書城而非完舊書案而非創始者其例未爲確者故刪之

隱公八年

或問瓦屋之盟序宋爲首家氏經翁以爲實在宋也隱四年四國伐鄭胡氏亦以爲宋主兵也子皆不從其隙隙參盟之說流傳久矣子並去之其何所見而使覽者無異辭乎答曰序法本有次第豈可誣經以立論乎四國伐鄭衛之謀也而經序衛於末蓋衛非君將不得先陳又班當後蔡故序於末非減其罪也何得專罪宋乎此瓦屋之盟先宋許氏稱之論確

矣其言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大小爲次惟主會者爲之矣觀此則以先宋起議者不誠爲生事乎謹參盟之說於書曰起見孫莘老版之矣何用守其陋例乎傳稱齊侯卒平宋而於鄭則此盟齊爲主也鄭不與盟而旋與齊合兵伐宋是齊淪盟而斯盟不足恃也書之者正所以譏之

或問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不諱公不幾與其他諱公之例有妨乎曰趙子確矣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屈禮以盟其卑者以病公也家氏說本乎此

隱公九年

或問隱九年十年齊魯鄭會防會中丘謀伐宋皆稱爵未衛入鄭則稱人豈非予三國之討乎而注無予之之辭何也曰此

春秋或問卷一

七

愚所謂凡會皆書爵也豈予其謀伐宋乎十年秋聲帥師會伐宋稱齊人鄭人雖指將帥言其實與宋人衛人入鄭無異辭也冬入鄭又稱齊人鄭人何彼善於此之可言乎王命既不見于經則所書皆私相攻伐而已矣此所謂征伐自諸侯出也

桓公二年

或問曾于穆以成宋亂春秋時成定弑君之亂者多矣皆皆如此書之豈不甚明何僅此一見耶曰此言亦淺之乎視春秋矣諸侯之惡無大小經皆於書會書盟以見之初無彼此明暗之異也如此既書四國會穆又言以成宋亂者此時宋國有亂人知之矣會者齊魯鄭衛而未書書宋也其地以穆而亦未嘗曰予宋也則安知其成定宋亂乎故衛經之曰以成

朱亂也則仍是書法之自然視其他非有增也洎淵會者十
一國乃大會也若下曰宋災故明人孰知其以大會而僅謀
宋災乎先儒謂春秋大義數十病如日星若此之類以是知
走偏之於春秋有未逮也洎數十為類然則必以其他為未
甚始也豈知聖人固皆一之乎

桓公三年

或問晉命之文自荀卿以為善先儒固多從之矣今子獨從劉
氏張氏以為非善豈非苟以求異者乎曰此韓子所謂擇善
而不精者也事出於正則以正許之何近正之可言乎聖人
固惡似而非者也相命而信論其信果近於義乎若猶未也
正春秋之所深議也方盟而即叛者春秋固貶之也盟不合
義而能守者春秋亦貶之也石門之盟能不寒春秋豈許之

春秋或問卷一

八

乎今彼此相蒙而從善晉命之說則必使當時諸侯疾盟會
如仇務晉命如寶動輒晉命而後可其事之是非姑置勿問
而但期於信論遂成有違之世矣可乎否乎故愚謂命之名
非諸侯所得行也即此已斷定矣況春秋之法比事屬辭此
下雖無諸侯之事此上則公會齊侯于贏也公始立而會垂
盟越則與鄭有好矣成宋亂則與宋有好矣盟戎于唐則與
戎有好矣會于贏而且圖晉齊固深與為好而衛之交猶未
固也齊故為公結衛而以之命衛侯衛侯亦無間言而倡和
維均若亦以命齊侯此所謂晉命也春秋正以其不知所擇
而干名號以妄行何善之有

或問書有年之說乎乃不從程子胡氏於義果安乎曰自賈逵
有異之說孔氏穎達已擊破之矣孫氏復之說更為允當其

說曰桓立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
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而王氏惟合桓公十八年考
之謂此以有年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與聖人以天
地為心之理甚是符合不宜有之說何堪令人聞乎愚意正
本此三人以為說而宣公大有年之書更極言之

桓公四年

或問料聘傳不用胡氏何也曰胡氏紛繁雜引非註經之體今
故合張氏治趙氏恒而用之九十餘言之中經意已盡何用
累數百言乎

或問四年無秋冬何氏程氏皆有說安知其非也曰此必有脫
簡聖人何至削天時故用杜氏劉氏之說

桓公五年

春秋或問卷一

九

或問仍叔之子傳用家氏鉉翁之說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何
謂也曰方譏世官非公選而復紀其名是命以官也故不書
其名而奪爵之意所以貶也

或問大雩之書二十有一有異乎曰大約不出記災譴僭二意
諸家之說皆善然皆不曰性命之文也是俗論也

或問州公如曹傳謂于公諸家皆非之子獨不以為非何也
曰經書州公左氏豈不見之而猶曰于公與經左乎蓋必
有追于之稱而不書其為州公也故左氏稱之也若云在追
于即稱公則非矣以其為天子三公食邑于州故稱州公此
與曹君密州傳謂之賈朱鉏一例

桓公六年

或問是來三傳皆云承上州公如曹而張氏治又旁引証據以

通之子獨從程子以爲州公之名何也曰三傳雖有明文張氏治雖有証據然無虛承上文之體況又問以年乎左氏云不返國不返國則書名也固宜來者王臣來朝之辭也或問特書子同生何也曰此聖人小天下後世以立適之意也嫡家簡位定于初生禮也

桓公七年

或問穀鄆來朝書名趙氏應飛圭一傳以失國爲言其果是乎曰葉氏夢得亦主此其言曰寓公之禮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然則書名以志其始居於此地宜也

桓公十有二年

或問及鄭師伐宋既云諱公則言戰亦諱敗之常何以知其貶也曰四會二盟旋與師而與戰內之惡顯然矣鄭突資其力

春秋或問卷一

十

以篡國旋挾魯而與戰鄭之惡顯然矣故貶魯鄭甚於貶宋也

桓公十有三年

或問紀侯偕魯鄭一戰而敗四國之師亦偉功也胡氏何以有幸勝逆禍之說呂氏大主亦因之以立說子皆不用其議母亦謂其以事後成敗論人歟曰然兵刑禮樂國之大事聖人亦曰足兵足之何用乎齊合四國以來伐僞者謂紀當引咎責躬不然則效死固守又不然則上訴下告不可與戰如此則兵非禦敵之具而辭命有禁暴之能也吾見其迂闊而不近於事情矣紀之卒滅非此一戰之過也使魯桓而在紀侯何至有大夫之事桓戕于齊而紀亦危矣此後日之變非今此之所致也經書四國敗績正謂其圖大國而致敗非謂紀

不當敗之也

桓公十有四年

或問五國伐鄭既敗而人之矣即不書以而序宋于首宋人之惡自見況宋非小弱又特書以何也曰所以甚宋也上年既敗于紀今復約四國伐鄭皆原於賁賂之故是宋自欲伐鄭也故書宋以之若從列序之例宋當先諸侯者也豈不失實乎

桓公十有五年

或問突出忽歸立爲鄭君是曰昭公自此君鄭又二年而高渠彌弑之子何以云有國四月而已曰以下書突入櫟而知之也自五月至九月中間非四月乎厲公入櫟而書召昭公之卒不書四月之外春秋豈復成之爲君乎此統緒之法可垂

春秋或問卷一

士

萬世

或問許叔入于許諸家之說如何曰無一善者蓋皆不知叔爲許君之弟之稱而嘉之賁之紛紛議論自隱十一年鄭莊入許取其國之半使公孫獲主守春秋不書滅不書取不書許莊公之奔皆所以存許而不予鄭之有許也蓋因許大夫率許叔以居許東偏以弟攝兄許固有君也今乘鄭亂而逐獲入許始得正位於國都不書其名正以見其原未失許而今之人負其全業爾此聖筆之妙也

或問鄭伯突入于櫟諸說如何曰程子爲正而末言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未免多事蓋凡有爭者皆云入何必逐一爲之說乎厲公前已君鄭數年今入櫟而又遇不能君之忽縱櫟非嚴邑而已有得鄭之勢矣欲不成之爲君可乎胡氏繁稱遠

引彌幹弱枝等語徒衍說爾

桓公十有六年

或問二年兩伐鄭皆欲以納突而傳無定突之事經自此亦不
事何據以考其言乎曰當於書公至自伐鄭見之兩伐
鄭而一書至必有故事可言突自此與忽分國而處也

或問冬伐鄭傳言時張氏張氏以爲縱與下十一月同月亦
是建戌之月此事未畢猶爲不時何言之也曰杜氏以辰歷
推後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水星可於此月而正農事
子侯此月而畢於此月戍事未爲不時汪氏克寬曰凡城未
有繫月者以其事非可月戍也戍事於建戌之月而畢功於
建子故總繫以冬

或問衛朔當宣公未卒之時尚在幼小何能攝禍殺急子曰幼

春秋或問卷一

十一

小之人與母同聲攝禍或有之其後遂因此得立雖免
怒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以朔之惡當絕故書召以奔
是成黔牟之爲君也年譜曰此當以黔牟爲正至朔入而止
桓公十有七年

或問黃之盟齊侯何以肯與紀盟也曰高氏聞言之矣是齊侯
之詐也

或問奚之戰我師蓋敗矣其不書公不書師爲內諱者毋亦內
有所曲耶曰既言戰以諱敗則沒內以諱恥矣其曲自然在
齊不在我也但不爲復與之會深爾

或曰請諸之說子力辯之今日公卿大夫必請諸於天子又何
疑於蔡季之請諸乎啖陸劉胡氏諸儒之說不可易也

答曰武公盛德君子也猶在此時以前百餘年是又近焉

不聞其稱爲武侯也請諸之說三傳無之始於啖子啖子雖

然所傳奉之備此一說不敢徇也蓋不敢信後儒之制古禮
爾紀載之中皆有鄂侯昭侯魏有文侯何據而知其請諸乎
必欲置秦本紀之所論諸法而生端解經烏乎可也

蔡季歸蔡季所以書之之意愚之所以爲說者或且以發前
人所未發矣若然則經意亦止此爾又何取於請諸之說而
不能割而捨之乎以此知護殘守闕之口急切難變也

桓公十有八年

或問汪氏克寬所論及與二字之義同爲允當然猶不甚醒冷
子亦何言之也曰及者兩俱可行之辭與者由公所舉以行
之辭公若阻之而不與夫人豈能往乎咎公之失其爲主也

春秋或問卷一

十二

春秋或問卷之二

莊公元年

或問單伯逆王姬左氏經文作送亦可從否曰可從春秋正名分別嫌疑之書也立文一無所苟者如單伯爲魯人其曰逆王姬豈不嫌於魯逆之乎又須分疏出來爲齊逆之不嫌得其半文而非全文乎逆者迎娶之辭此所以不可用也於此益見單伯非魯人矣張氏治潤築館在秋若王臣送王姬必俟館成後方至魯此言更誤若魯逆王姬豈有不俟館成而逆使人往逆乎惟是王朝送之魯雖未築館且館十內之常所於秋而築館于外以備與齊人接

或問王姬之嫁若於例當書則不止書歸齊然春秋歷十有二王王姬之歸于侯國者不悉書此書王姬歸于齊經意若有

春秋或問卷之一

特重者其說何也曰自單伯之送至此凡三書王姬欲知詳書之意當備考前後事迹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而戕桓公今年三月夫人又來齊與襄公宣淫此鳥獸之行暴著一時莊公之所宜切齒桓王之所宜絕滅者也今乃不知擇配之道以王姬嫁之又命被書之魯主其昏禮是非所以重大昏而善處其女也是若不知有齊魯之故而強使莊公親睦也莊公復嫁之志又不能堅而遂受命主昏故春秋備書以並著其惡之大者

或問齊師遷紀鄆鄆孔疏以爲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程氏迴以爲逐其人而有其地今予以爲並收其土地人民然則經何不曰取也曰此易知爾若取其地而驅其地誰與制之且三邑之人又有何地以容之自古兼并者未有使于

萬戶拖男挾女而他往讓出空地以與我者也胡氏曰徙其朝市曰遷三邑雖無朝市亦有都宮市肆齊以師迫魯之令改置他所不必悉奪之而可曰取也書之者所以著齊人之豐食紀也

莊公二年

或問伐於餘丘不用先儒舊說而從闕疑何也曰左氏不載其事無所據以爲說許氏始以爲舍堂堂之魯國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然安知伐之非急務而爲是言乎胡氏安國主二傳以爲邑啖氏助以爲未有邑言伐者是二傳未可主也且慶父之亂在三十年之後設此時所伐爲援紀之故而伐齊帥之在於餘丘者以親屬主兵又安可以非之故凡無案據者皆不可以妄說也姑闕所未聞

春秋或問卷之一

或問書王姬之卒一經罕見此特書者二傳皆以我主之爲言諸儒亦汎汎立說經意究何在予曰此始卒備錄之意舊史只因其來赴而書爾禮弓莊公爲服之說不可信也聖人修經而錄之者以其始嫁一年而旋死弗與鳥獸偕老爲得其正而卒矣雖其自卒亦適合乎非嘉耦之義如其因喪公與文姜之事而葬之自殯其身則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直其見貴於春秋王朝降其嫁遣魯人豐其儀節皆昧然不察乎此也詩人稱其兩離春秋特書其卒其女子之德義並崇者乎註中雖未及此闕下卽書會于鵲應亦有此意

莊公三年

或問書溺不稱公子不稱師師左氏云疾之將以其不稱公子乎則春秋之初固多不氏之卿將以其不稱師乎則

以爲師少意何在乎曰溺固未賜族之卿此不待辯但齊既稱師魯不應以一旅會之況溺爲下卿又無私乘此行又公家之事豈不與之師惟溺不知義而主謀會齊春秋疾之不言師師若其自便 溺不當納魯不當以師助之也

莊公四年

或問紀侯大夫其國書法特異於其他國滅者何也曰此亦自然之書法也以爲滅則宗廟尙存于鄆以爲不滅則當書紀侯之名今不書名是亦亡國之君也但以其不待齊兵至而先去台乎見幾而作之義故予以亡國之善辭猶所云大歸于國紀本天子所封今又爲王媿戚去依京師情理所宜春秋又不當明言奔京師以卑王室故但云大夫其國其所如之地蓋可知矣張氏治之外孔氏劉氏陳氏傳良陳氏深皆

春秋或問卷二

三

善獨其末句云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爲不合蓋原不知書名之例不足怪也

莊公六年

或曰左氏以子突爲字孔氏程子多從之加名之說非也答曰古今命字者多有字子某故疏家見有子字遂以爲字抑思春秋正名分之書君前臣名上有王人則是王所使也以其爵之卑恒不著其人若著其人豈得比於公卿而不稱其名乎稱名矣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以其事之善故加予以貴之侯國之史書王臣體所可行也若王朝之史則不可矣杜云傳字非左氏

或又曰卽從徐乾之說加名亦當卽以子突二字爲名何得云名突而春秋加子也今使加子於今人名之上順乎不順乎

答曰以今人口語論之固無加子於名之事然世遠年久一微官必無名字並傳于外史之事魯僖史但知臣當書名爾所以知子爲聖人所加者以高哀亦庸子哀而知之也立文之際加一子以美其人自何不厭於增道乎非必欲其本君亦如此例也

莊公七年

或問恒星不見何氏休以參伐狼注爲言胡氏遂因其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之說子胡以不然也曰經不曾指某宿爲言何氏何得妄稱宿自然是凡在天之恒星爾事應雖不可印板言之等於術士之推測然經所以書之之大指又烏可以置而不道也故自此至終篇凡異之大者皆有說焉

莊公八年

春秋或問卷二

四

或問此年三時書師先儒皆以爲諱公子獨以爲非君將然則左傳公曰不可數言何以的知其非言之于軍中乎曰此處實微渺難尋無怪乎先儒之以爲公在軍也但公在軍而書師則爲變例經固有書及以諱公之例無書師以諱公之例也於此處特起一例則爲曲說矣且病其失實今以經書夏秋二時正之知慶父之請公之答非親面之辭也我實不德數語乃詔命之體蓋命之還師也若在軍中言之則經現書夏猶在夏初至秋乃還是遷延三月公豈無國事而久曠於軍中乎自言之而自遲之此不近情之論也故斷慶父之請公之答於兩地則於經書夏秋既合而於書師正例亦甚安穩矣且遷之爲言皆用之於臣下如士句聞齊侯卒乃還歸父還自晉若公出不書至而書還是蔑公也不止貶公矣聖

人豈爲此失實之事與無君之教哉

或問無知不稱公孫先儒皆以爲制氏子之不從何也曰春秋名分攸嚴斷無任意稱謂之理況衛州吁齊無知皆蒙先君寵愛之過待以不次未嘗授以臣職春秋豈得混加公子公孫而同於卿大夫乎

莊公九年

或問納孺子糾雖有左氏經可據然先儒從程子已固結而不可解矣朱子亦在兩可子獨斷以糾兄小白弟皆僖之庶子辨晰雖深切著明恐只可以備一說爾欲變前說未必能也答曰此等處非可以血氣用事也平心觀理與聖筆脗合而無間然後可以內懷於心已心懷而人心有不愜者鮮矣執三傳荀子史記而信之曰子糾兄而小白弟也此血氣之偏

春秋或問卷二

五

於剛悍者也執薄昭程子而信之曰小白兄而子糾弟也先儒辨証其說之是又且甚多甚悉吾輩從之此血氣之偏於柔懦者也惟執聖經而信之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糾固可以稱子也而後聖人稱子則前條亦宜稱子也況又有左氏經文可據乎經現子之而儒者不子之豈非悖經戾聖之說乎糾得稱子其爲兄也無疑此則平心之論非血氣用事者矣程子既不信左氏納子糾而又曰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皆與魯盟于洮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一罪也此等議論豈可謂平聖人豈有既明其不當立復成其爲君之理爲此莫定之見乎其他主其說者欲通之於論語管仲之功百般撙拾吾見其徒爲游談以惑天下後世爾

莊公十年

或問齊師宋師次于郎觀此書法是專罪齊宋也而子兼有罪

魯之意何也曰齊報長勺之憾而宋報二月之侵皆非無因而至者魯雖勝之豈遂爲息乎已亂之逆乎故書次書敗責有輕重而皆不得爲善也胡氏謂不其辭令二國去矣言之太易又謂倘提積忿小人之道言之太過陳氏傳長謂如厥貉之次者楚霸之難此著桓之圖霸而未集志齊霸之難皆極泛濫之辭也惟劉氏微云責齊宋輕用其眾以致敗則說爲允當

或問蔡侯之敗微起於見息嬀則荆之肆禍於中國息侯引之也經沒而不書其意何也曰經所書者皆舉其重大而其細微致禍之由亦可以尋事考實而知之也如蔡哀侯止息嬀而見之弗賓是南面之君而狎侮戲玩蔑禮傷教有敗亡之

春秋或問卷二

六

道焉息侯因小忿而輕引虎狼之國以入冠幾何其不淪胥以亡也故息之折而入於楚爲最先然則此役息蓋不足書也特書荆敗蔡師弑蔡侯以著其遷陵中夏之始焉

或問胡氏所稱收滅諸例及孫莘老所分見滅者罪有三科合平否乎曰其所論善皆有淵源故李氏廉備述熒子以爲胡氏本此今不可遽非之但書名之例未明於前代一誤無所不誤試以愚所纂集之例正之其不在取用之列者皆食不下咽者也即如公羊所云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此二語豈不如嚼蠟乎國滅矣何善之有又何同力之可見乎

莊公十有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鄭杜氏既云賢之其曰初嫁爲文何也曰此不

可用也大歸曰歸復歸曰歸皆可以初嫁解之乎此條諸儒之說皆情而胡氏尤爲完結然尙少繫紀一語當看劉氏敵之說而陳氏傳以存紀也國滅而復見善辭也何等精當

莊公十有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齊侯而外四國皆稱人或者以爲厭辭言厭與之也引曹南稱人城濮稱師邢丘稱人爲例曰此曲說也曹南稱人貶與此同城濮稱師戰用師也邢丘稱人尊晉侯也何得妄舉爲說此會之書聖人傷王道之衰楊氏所謂貶之于始確不可易獨書齊侯舉其王爵以示顧名思義之意正以愧其侈然自尊爲伯主而不由於天子之命也何與之有呂氏大圭吳氏微之說皆善其他不可用也

或問柯之盟公羊所稱曹子事及史記所稱曹沫於齊桓公果

春秋或問卷二

七

可信乎曰此烏可信其辭則粗鄙而不雅其狀則急迫而無文其事則荒忽而難稽全無君與大臣之度何可雜之經傳中

莊公十有四年

或問三國伐宋胡氏極口稱道桓公大約本程子意子願反之以爲貶何也曰此春秋不白之冤也惟胡氏銓之說是其說曰惡其攘諸侯以伐諸侯也程子云未嘗與大衆伐國舉兵可謂之不與大衆乎曰一國不足而又會陳又會曹尙不謂之與大衆乎又云其憾於諸侯亦寡矣齊亦東海之侯封爾安得賦於諸侯而以寡爲美乎又云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彊致也案傳齊侯並無謀及秦晉之事何得憑空爲此說是時秦晉各安其國各子其民齊以其遠而未嘗變動爾

安能使之不競乎三國稱人貶之至矣何將卑師少之云爲之曲護其理乎

或問左氏以單伯爲王臣子何以知其可從也曰明齊桓之語於王議不作其至而取之信行無意不到而說者猶多竊以爲魯臣魯何得有伯爵之臣乎惟侯伯之伯可以父子同之若字若名則每人各異自莊元年至文十五年計八十年已經四世尙得謂一單伯乎既非一人則伯爲侯伯之伯可知矣

或曰子必欲以單伯爲王臣非魯臣與諸儒相反何也 答曰

主王臣者從左氏也左氏此處有取成于宋而還後單伯有因王寵以求昭姬既有事迹不可違也諸儒以爲魯臣者據經文書會書至也愚以爲王臣者亦據經文書伯不書帥師

春秋或問卷二

八

不書卒故的知其爲王臣也一單伯不能斷何怪春秋之魯然而列于孤經乎若以爲魯臣則會伐當稱帥師如單之會伐鄭會伐宋固皆稱帥師此不言帥師以王朝公卿視列國諸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義也且內大夫卒皆書于冊此單伯如是命卿則既葬矣而不書其卒何也即此失書而文公之時內大夫之卒無不書者單伯之卒又何故而不書再考春秋之稱叔季皆諸侯之弟也叔者其次弟也季者其又次弟也此稱伯是何公之兄乎伯長也既爲長何不立以爲君乎若云繫之以單則是單之長也魯之單邑在何處單叔單季又是何人所居何官而長兄得稱單伯乎越八十年又見單伯有弟乎無弟乎祖父之字可同乎不可同乎凡此皆儒者強作解事以能闢左傳自詡不知其流弊至于悖經亂例

愚故盡言以質之

或問書荆入蔡必有義例子但欲人考左傳而知其事何也曰蔡侯之事君子之所不屑也春秋亦但書荆之復爾蔡爾其滅息亦不書矣何說乎

或問經書單伯會齊侯等子鄆劉氏微據一會字極論左傳之誤子以爲王臣來會諸侯亦可言會果不嫌子內辭乎曰會之一字何獨內可用乎單伯襄遂會諸侯圍許邾子來會公會王世子會吳于相會吳子向不皆云會乎劉誤以此欲成主會抑即書會正不欲成主會兩若成主會則當云單伯齊侯等會于鄆矣此乃齊侯主會而單伯來從會之辭也其推以爲伯也若云左傳有誤試一詰之曰單伯不書卒經不有大誤乎吾知其必爽然失矣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惜其不得聞愚說爾

莊公十有五年

或問三國伐鄭齊序宋下似未成乎伯之辭而范氏以宋主兵爲言果足以盡其義乎曰傳云諸侯爲宋伐鄭自是宋主兵但齊桓之世而主兵者卽先序亦有不合會鄭既先齊侯此時亦不可以未成乎伯爲言祇因鄭是附庸小國宋人憾之鄭出自和必有不禮於和之事而和亦憾之故從宋伐之然齊爲伯國當有以平之今乃爲之興兵釋私憾虐小國非義舉也故序法如此亦所以貶也

莊公十有六年

或問三國伐鄭序法也伐鄭同鄭之背會侵宋非但如鄭而已正伯主所當治者何亦序齊于宋下曰宋鄭仇怨相尋齊桓

隨人俯仰非伯主所以靖諸侯也故因宋主兵而序於齊上與伐鄭同意

或問同盟之書美志也公會之何故諱也曰齊桓多行不義而強合諸侯使王氣遂微但事始興春秋之所惡也莊公又主納子糾者故諱公之與盟於其始然合諸侯以同獎王室亦衰世之所倚賴也故列序諸侯而書同盟又不得已而與之之意兩者各成其是皆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莊公十有九年

或問滕陳之說程子以爲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往滕之儒者多從其說子獨不然何也曰是膠牯于鄆講故生出此說其實此條經意陳所娶何國結所嫁何人皆不必論惟論其行滕事而矯命專盟非陳國之道既失臣子奉使之禮又啓

春秋或問卷二

十

鄰國聲罪之隙故書以晉西鄰之伐兼由於此也孫明復得其大旨其辭義則無人指出故于鄆二字膠連上文以爲滕之子鄆如此則愈求愈不可通矣不知鄆乃齊侯宋公所在其爲會爲盟亦不可確知大約謀魯也結滕之子鄆而適聞其事遂矯君命而與之盟若不矯君命二君豈肯輕與大夫盟哉若知其爲滕而往又豈肯與之盟哉魯君決無以盟事與滕事並命之理結卽知齊宋之謀我亦當請復于寡君待命而行何專之若是乎愚以爲滕陳人之矯言讀于鄆一讀及齊侯宋公盟者盟于鄆也若是則于鄆二字仍注在下文聖人因連滕而書故挈盟地于上筆妙如是也其曰陳人之婦者滕必送至嫡所從嫡而往以婦爲主故書法如此稱兩國稱夫人稱女皆非文也況其曰陳人之婦是陳人爲子娶

者也若陳君爲公子娶亦可如此稱也孫氏曰媵不當書故畧言之是也若以爲所娶之婦在鄭則齊宋二君亦似送媵者矣豈可訓乎若必欲過求以鄭爲衛地陳娶于衛亦屬無據不足信也

莊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殺御寇稱人似爲討罪之辭劉原父所以有病御寇之說三何以知邵氏之說爲是耶曰陳侯在焉而國人得以殺其太子此豈晉人殺士殺宋人殺大夫之例其君不得自主者乎經稱人而有其文故變世子爲公子是亦下賊上之辭也此邵氏之說所以爲得也若疑御寇有罪則完固賢公子也而以御寇之黨逐春秋不書其奔則均之無罪也明矣或問是年以五月首時何休譏娶婦女不可以奉祭猶五月不宜以首時其說如何曰此牽合不可信也杜云闕繆孫明復云五月之下蓋有脫事是謂闕繆也

春秋或問卷一

士

莊公二十有三年

或曰祭叔爲王朝大夫非王命而來聘故不言使陸氏滄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今日祭伯之弟爲其兄來聘又詆曰庸臣誤國何所據耶答曰凡親來者朝也使入來者聘也故祭伯祭公之朝魯皆言來此書聘者以有使之者也若出於王使何妨書天王使祭叔來聘乎惟其非王所使故不稱使若祭叔自行則但言來而已又書聘者明有使之聘者也非祭伯而何哉祭伯使之何以不可言使自王朝而來曰祭伯使非統一于尊之義也知其爲弟者王朝公卿視列國諸侯諸侯之弟得稱叔季祭伯之弟稱叔又何疑哉

凡此皆見春秋之書法精確不可易所以詆之爲庸臣者趙子云王臣無與列國交往之禮也

或問荆人來聘諸家皆祖二傳以爲進之字獨以爲抑之何也曰是時楚成初立侈然自志於諸侯之事先通聘于上國行大國交往之禮也春秋若抑之于始不幾於張繆夷乎故來聘之書實與大國等荆人之稱名與齊鄭異汪氏克覓所謂不可言則來聘故謂之荆人實則畧之者是也而猶不能脫進之之說爲解之細人如此

莊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大夫宗婦注云左傳單提雙承何謂也曰首言公使宗婦說用幣是單提宗婦乃經之本意也下承以御孫之言謂男贄宜用幣女贄宜用果脩今男女同贄謂女同乎男贄何嘗

春秋或問卷一

士

謂男女同贄俱見耶杜氏誤加俱見二字後儒遂因之謂經書大夫是大夫親書宗婦是宗婦親不知經書用幣止謂宗婦用幣不以大夫之用幣夾雜於其中其言大夫繫宗婦於大夫見其爲有位者之妻也聖人每因微而示之以著卽一用幣之無別足以啓無別之大患此經之本意也

莊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陳女叔之稱殺梁以爲命大夫子以叔爲諸侯昆弟鄭祭仲則以爲名單伯則以爲爵似不相符曰單伯之說據左氏也祭仲爲名據杜注也此稱女而繫之以叔杜注以爲氏則與仍叔榮叔之稱無異矣夫春秋道名分之書豈有侯國之臣儼然同于王朝大夫之禮若云命大夫例稱字則齊之國高固曰天子之二守也何不一稱字乎故知命卿之說誣也

君前臣名既稱陳侯則所使行聘者固當書名也今不書名杜氏云季友與原仲有隙二十七年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合此兩處觀之知是陳侯封其弟比於附庸之君違禮之大者也

莊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曹殺其大夫春秋首書專殺大夫者而不紀其名使人何從而推尋其義乎曰殺無罪之賢大夫而春秋紀其名旌之也陳殺洩冶是也殺有罪之大夫而春秋紀其名言罪之在也鄭殺公孫黑是也殺無罪之大夫而不紀其名以其人未爲甚重而國君濫刑不可不成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是也二十四年書曹亦事此曹曹殺其大夫赤之忌嫉擅殺可知已

春秋或問卷二

七

莊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齊人伐衛乃奉王命何與衛俱貶稱人更無差別耶曰此亦自有輕重之權衡曰衛人及是責衛深也高氏問趙氏賜飛家氏鉉翁說皆善

或問三國救鄭此桓伯之始事也聖人既書教以善之矣而猶稱人似非美辭此先儒所以有將卑師少之說今予不用其議何也曰自有將卑師少之說而春秋貶損之例亂矣貶損之例亂而聖人作經之義隱矣桓伯自北杏以來已有諸諸侯之號十五六年間其尊周之王之實歸安在哉今一會魯宋救鄭而夫子遂亟許之不幾于舍王室而專獎衛者乎況其救鄭一事始無王命而與師繼無入觀于王告荆人逆亂之罪請命致討之舉則其約諸侯救鄭是亦但知歸功於已而

不計及於匡輔王靈之道也夫始不請命猶曰不及請也既而不告王正典則是使天下不知有王而但知有齊侯矣故救鄭雖善而夫子猶必以大義裁之使人知勦功之狹不若王道之世世孫明復以爲自伐宋至救邢凡十一稱人以切責之確不可易歸者見論語稱管仲之功遂附會以將卑師少之說不知論語已自有不必附會者天子既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之名固甚美矣何以又曰管仲之器小耶是知義有各見非爲矛盾也

莊公三十年

或問次成之書從左氏無師字義固勝矣但杜氏以爲齊將降郭故設備夫設備於境內亦非過舉何至書于經又何至諱公以示譏曰凡書者必有關於大故者也謂郭爲紀附庸之

春秋或問卷二

七

國緣先年援紀之意欲以救郭此論迂矣蓋紀且不能存鄆且入於齊郭何能獨立至今乎意紀滅之時郭因近魯而附于魯齊今欲降下之故魯駐師于成以備之齊疆而不能與之抗故聽郭之降齊爾然則降郭之書與滅遂遷陽同責大成之書不止與次滑同譏也以其久屬于魯而忽降于齊也故諱不書公

或問魯濟之遇左氏以爲謀山戎殺梁曰及者內爲志然則山戎之伐魯主之乎曰非也不書及何以成文可曰公遇齊侯于魯濟乎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來獻戎捷稱齊侯是親來也孔疏云獻者下奉上之辭遣者敵體相與之辭經言獻捷傳言遣俘因其來辭見自卑也

似說以辭命來者果何主也曰經既言齊侯來又無使文非
現來而何王氏僅云有介功夫節之說故抱之而稱爵其說
是也傳言遣俘者謂管仲且無其禮況理來獻處乎

莊公二十一年

或說梁丘之說或曰齊桓也今不善齊桓之說雖定伯而
齊宋公之輔伯不亦偏乎答曰齊桓公諸侯將欲助也宋
公前見然則此遇乃宋公前之至僖元年而後會諸侯于
盟此時不遑助也穀梁云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與
注注在曹邾邑縣不合蓋張大之也若兼美齊桓是無權
衡矣張氏博執雖定伯之說未免太獎以爵為序禮之常也
或曰公薨于路寢但云以正終也恐非經旨啖子趙子胡氏范
氏甯之說皆善 答曰不于路寢既云不正其終既于路寢

春秋或問卷二

主

又不欲以正終了却如啖胡四濫之說豈幾于路寢之所致
乎莊公有失於他處有因而說起可也

或曰慶父如齊之說劉氏敵張氏治甚合情理何不用之 答
曰劉張之說辯論繁多非注經之體故本二家告立君之意
以明奸人之舉動如此蓋經以恒辭書之自當以恒辭解之
張氏後段有齊桓明知慶父弑逆縱容歸國說成齊桓黨惡
恒何以遂至於斯乎觀其於閔公請師季子則許之仲孫高
子相繼來魯姜氏惡極則誅之猶不害其為正而不謫也慶
父之如而歸弑逆之迹未著也

閔公元年

或曰齊人救邢諸先儒之說皆歸功管仲與論語稱管仲之功
相合今又譏桓公立說不亦苛乎 答曰伯者渺渺之功若

不抑之於始是王霸之異紀為一途無惑乎識者識之也況
狄忠自前年起至城楚丘而畢經意一聯貫去如何說得不
相照顧狄今遇敗而去再來幾至亡邢此亦有其極功

閔公二年

或問此歸于莊公所配何祖曰趙子得之趙子曰此歸于莊公
蓋用禘祭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
或問孫祁稱姜氏孫齊不稱姜氏說者皆以此較量輕重是乎
曰非也姜為齊姓與襄公宣淫又孫于齊蓋言姜也此係于
祁何妨稱姜氏乎言係其罪已顯矣不待制姜氏殺致夫人
制姜氏明姜氏之不可致也

春秋或問卷二

主

春秋或問卷之二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三

邵垣著

僖公元年

或問次載北狄邢三國稱師左氏經曹師作曹伯今誰適從其義安在曰稱師者著伯事之有功也說者以爲著兵力之有餘則專爲譏大而書師於救邢無著矣白此以前凡無關於伯事者則先宋凡有關於伯事者則先齊雖有救患之功而狹隘不足乎揚則書人以畧之此書師漸進之矣以爲既貶之於始後此但就伯功而衡其輕重曲直此春秋用意之次第也左作曹伯下作曹師不成義例不必從也此條列序三國之師於伯無譏於大譏之於救則予之矣一事而美惡不妨名者也若執例以求則書師不得爲君將然齊合宋曹以卻狄救邢且卽助邢城夷儀未可謂桓不在軍中而號令若是之捷且整齊也及其衰而杜丘譏用大夫此時方盛不當有此可無疑矣

春秋或問卷三

一

或問會于權傳言謀救鄭鄭伯已在會矣何須救耶曰以所書之月考之知楚師已退也然諸侯之會以楚伐鄭而謀仍不害其爲謀救鄭也蓋謀救鄭制楚之長策家氏鉉翁曰將伐楚召陵之師權與於此其說是也

或問公敗邾師繼會權而曹毋乃討其以大夫從會之罪乎曰此意無傳不可曉然言虛丘之成則公固有憾於邾言將歸則因會權而後歸師公出其不意而敗之且憤之永不使與會以此告于齊桓亦未可知但既列于會而旋敗其師非恒小之過也

僖公二年

或問城楚丘諸說如何曰大槩皆不離專封意若專封可言左氏所開封衛者周屬之諸侯也則專封者眾矣諸家惟孫明復不言專封餘皆主之不思方中之詩乃衛人所作其言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者固自序其事非序諸侯之力也春秋言城同言諸侯城之亦不謂衛不自城也但言魯助之城如三師擊之邢人全不自用力乎至氏言封亦不止此一處如復而封曹棄疾復封陳蔡復令其國皆曰封焉今除却專封不言看何等冷淡硬填一意經意隱矣

或問康師先晉小國亦可先大國乎曰此春秋書法所以甚戾罪也既受晉賂假道又與之合兵取下陽故既先庚又書滅所以見滅二國者在此一舉故後此滅虜不書而但書執庚公所以戒人君之愴然於喪亡者也此與邾先鄭同爲兵始諸家多以四國伐鄭先宋國夏曼姑圍戚先齊爲說甚不倫也

春秋或問卷三

二

或問賁之盟據二傳似舉齊宋及二小國以包中間諸國矜言其盛子之不從與齊何也曰桓公積威二十餘年遠近服從者眾固於此盟見之然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桓公之德禮未至而得遠國之來以之成服楚之舉則可矣以之圖久安之計則未也故吾謂江黃二國亦昧於一來爾開殺於楚其反速徒以與齊而不見聖人書二小國之意非知經者也彼曷嘗四方皆傾心哉汪氏克寬云舉此以見諸侯之服從者眾是二傳之意不可謂其皆至讀者毋以解害意其說甚善

僖公四年

或問屈完來盟不言使先偏以爲權在完今何以陋之曰不言

使者因楚子不來故削其使以却楚仇也今言權在完則是獎臣之專也豈可以爲臣子示法乎既曰于師又曰于召陵分明兩地而公羊一之是齊桓退舍召陵以禮楚使之意從此湮沒矣故爲分虛之

僖公六年

或問新城之役亦是伐圍並書何云無譏乎曰春秋褒貶視乎其事事既合義不必去其圍以失實也言圍正以見鄭之不服爾

僖公八年

或問鄭伯乞盟曰杜氏以爲未與會諸家皆不敢言其得與盟惟汪氏克寬言之今主其說確乎否乎曰孔氏穎達已言乞得其盟但猶謂既盟之後別與之盟未免多費周旋不得其

春秋或問卷三

三

實汪氏克寬雖決知其得與盟而不能以逃歸不盟爲此觀或未能了然也愚以逃盟乞盟兩處書法衡之則得與于盟釋然矣汪氏謂不言如會是一證也愚謂逃盟亦後書是又一證也

或問用致夫人自劉向本穀梁立姜之辭以爲成風諸家並無異說今子獨主左氏以爲哀姜於心果慊然乎曰人生世間不過數十年爾誰肯竭心血以闡聖經乎無怪其姑從對說也愚於此條心力亦苦矣發明左氏無餘蘊矣諸家之說有不碎者吾見亦罕矣

僖公九年

或問奚齊見殺自是已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穀梁曰國人不予也今何以不用其說而主家氏乎曰春秋聖人筆削之

微權著筆之時固曰非聖人莫能修之而成文之後其義易知然猶有不知而妄說者如國人不子也聖人戕之以義一書而書臣父子之間罪戾無不各見猶按其權於國入乎曰君之子雖不同乎世嫡遇弑卽當得君然亦承嗣之在喪者兩故愚謂弑君之變文也聖筆之妙可以思矣

僖公十年

或問卓稱君以踰年也春秋固有不當立者雖踰年而不成之爲君此又何說也曰踰年而不放之爲君者篡立之賊見討者也卓有先君之命有苟息奉命之輔豈篡立之賊可比乎張氏此條說得義正辭嚴無微不至

僖公十有三年

或問鹹之會左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今經不書戊周

春秋或問卷三

四

明年書城緣陵於此兼言二事可乎曰戊周雖曰勤王然區區平戎致戎非方伯匡王之體春秋不書是削之也安可並舉只當以謀杞爲說見諸侯之服從如故而桓公不能率之一止淮夷是爲伯業之衰

僖公十有四年

或曰諸侯城緣陵穀梁曰諸侯城散辭也范甯之注甚明安可輕詆爲陋乎答曰此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不再序但以凡舉者一經之通例豈若會扈盟扈但以凡舉而前無目者乎穀梁曰有散辭也孰有之而孰聞之於諸侯二字上生議豈若於城字緣陵字上發議爲得其質乎

或問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何也曰杜云器用不具城池未固此皆微末之論非大義所繫且經現書城則非不完具之

辭如道淵謀邇宋災既而無歸則經止言宋災故不言賑宋災於此可見經意無不到矣如其有闕尙得曰城乎

或問春秋書杞郕之事子皆以危亡之兆端言之不幾于彰魯女之惡乎曰聖人之教以修身正家爲先務故明君不使婦人預國事今杞伯姬郕季姬皆參預國事二君之所以正家者安在乎故杞曰微病而即東夷郕被邢虐而見滅于莒始卒彰彰春秋之垂訓至矣哉

僖公十有六年

或問公子友卒兼書季說者以爲生而賜氏今子改爲卒而賜氏何也曰公子友原稱季若以爲生而賜氏則其曰季子豈賜之者乎但大夫卒書名曰公子友卒可也曰公子季友卒則記注之時必非任意增加其出於君之賜氏可知矣若然

春秋或問卷三

五

是亦既卒而議定之爾故趙氏孟何之說最爲精確愚取之以移入張說之內

僖公十有七年

或問滅項之書內辭也又有左傳足據雖有他說可無取矣但諸家皆云公不在國權臣所爲子獨以爲前定乎其謀是有公命也其果然乎曰用兵大事也公雖不在國或先有成謀或乘伯主遠涉皆必由公命也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固謂其出於公意也前年冬會進今秋夫人會齊侯于卞齊侯之入豈外明矣九月公至自齊公之後齊侯而歸亦明矣必言公不知謀此時魯之卿未有不令之臣閔官泮水之詩頌魯交作豈可矣謝權臣專恣乎然滅項之書與宋人伐曹之意同皆不畏伯主之辭也桓公之衰益見矣

僖公十有九年

或問孰勝子書名註中所言書名不書名之意皆前備所未道三年有前而云然乎曰原經之書法而知之經之所以號爲難通者莫大乎此此愚之所以不敢避俗而特立諸侯書名之例也縱一道破而豁然者多矣使有他據前儒寧不言而待愚言乎

或問曹南之盟謂與北杏同議是則然矣謂兼以其卒致敗而議之果何所見乎曰聖經無雷同之筆故文簡而義類各著若宋襄繼伯而不致敗亡則聖人書其始伯必有以異乎齊桓不僅僅以制伯爲議謂齊桓已見義矣後起者當有未滅之辭今書法全同是宋襄更深有可議者也

或問齊之盟胡氏謂謹盟會之始子謂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

春秋或問卷三

六

之會盟異耶同耶曰同文定亦是此意但未說得出爾

僖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非邾有也何如此書之曰邾滅須句公伐而復之故左氏以爲禮然經書取於魯不能無責也尙得爲禮乎故高氏問使爲我附庸之說得之

或問經書四國伐鄭無貶辭而左氏載子魚之言曰禍在此矣是當時之伐鄭未爲得也又何說歟曰經所書者只論天下大勢不僅衡一時之利害也天下無伯鄭之歸楚如流水此義之不可者也宋公雖被執辱志猶不挫猶行伯者之事三國之君猶能從之公義猶在故聖人書法如此豈曰謂宋不可伯乎

或問莊之戰宋公傷焉何以但書師敗績曰汪氏克寬得之

說曰不言宋公敗績猶爲宋諱辱爾若楚君傷則直書之矣
僖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天王出居于鄭諸家皆有貶辭獨趙氏鵬飛以爲不得已
如何取衷曰趙氏極論三傳天子無出之說爲非其言甚正
但以爲於王無責則偏矣王不聽富辰之諫而使賴叔桃
子出狄師以伐鄭其後賴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天子如
播越在外復諫一失也用非其人二失也居尊不能制命欲
使諸侯圖之三失也經書狄伐鄭而不書狄伐周豈非以召
狄伐鄭爲已過乎書王出居非因狄難何由出居乎經書出
居自是謂王出國都乃大亂之事若以不得已爲言則天王
之輕身避難以存姑息之愛反爲合義之舉豈理也哉
僖公二十有五年

春秋或問卷三

七

或問衛侯滅邢書名引朱子之言而駁之何也曰朱子見解此
諸家又高其爲此說蓋亦不信滅同姓則書名之例然謂傳
寫之誤則益滋後人之惑愚編考全經書名之義知此書名
非關於同姓之故聖人之筆出於自然非他說所可夾雜也
以楚虔例之一洗前古之誤

或問宋殺其大夫不書名蓋無徵矣何獨爲此說曰今年殺其
大夫而明年楚人伐宋越一年而楚合諸侯圍宋前年傳有
宋及楚平經不書爲宋諱也書殺大夫非晉楚之故而何哉
若槩欲闕所不知祇見其不審爾

或問書楚圍陳納頓子說者皆謂一事其義安在曰公羊曰兩
之也是兩意也經所書者絕無間筆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
者也前年書楚伐陳此書圍陳蓋圍而取服爾故二十七年

圍宋之役陳首從楚前年傳言城頓而還此書納于頓而不
書頓子之名頓子蓋未失國也楚城頓而納頓子是遷頓爾
春秋不于楚之遷人因故不書楚人遷頓而書納頓子于頓
是置頓以逼陳非因陳滅頓而納之也如陳有滅頓之事則
經必書之以他年書陳人圍頓而知之也然此兩事皆于王
生事邀功被囚迫秦師不及而爲此則亦非有成命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內殺大夫曰刺似用公羊語而意實背之何也曰彼言爲
內諱實非經旨他國言殺者下有其大夫字則專殺之罪著
矣吾史亦可曰其大夫乎若但云殺某人是討罪之辭也故
變殺言刺則知非當殺矣春秋立文婉妙如此儒者或且謂
恐無只些曲巧的意思何其多疑也

春秋或問卷三

八

或問執曹伯界宋人據傳似界以曹田據經似界以曹君其何
說耶曰專界宋人以曹君不過宋人爲晉守曹君爾猶未足
以激楚當是以曹君並所分之曹田俱以與宋人使收掌之
然此時宋方告急楚圍未解安得遽以界宋之君臣但以界
宋出使之臣爾爲詐於一時豈可終界哉

或問城濮之戰晉書簡三國書師說者紛紛子置而不論何也
曰於此起議皆不深考於經文者也戰在四月盟在五月一
月之間齊侯宋公在焉戰不書二君者二君以師聽命於晉
侯躬不與行間也盟不書秦者秦以師助君未至也春秋皆
據實書之有何異說楚稱人貶也貶楚則子晉矣

或問王所者踐土之宮也王來踐土勞晉侯策命爲侯伯春秋
不書天王錫命而但書諸侯盟于踐土說者皆以爲諱子獨

以爲非何也曰若云諱則不當落王今日朝于王所則是不諱天王之至也所以書于盟後者亦如首止之會先列序諸侯而後曰會王世子所以明尊也廢土之盟諸侯共爲盟天王何嘗臨于壇站之間而曰諱耶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且不書謂載書之辭不列王子虎也晉侯爲有禮矣王自處于踐土之宮何由書乎諸侯先以皆獎王室爲盟而後相率以朝王此尊尊之常禮也故吾史不必誇大之而但書我公之朝以見諸侯之皆朝策命不書亦如召伯廖賜齊侯命不書之義二君先自國伯王朝因而錫命非盛世之典章不足錄也故削之

僖公三十年

或問元咺訟君輒自立君不臣甚矣何以言衛殺其大夫曰元

春秋或問卷三

九

咺無臣禮固有罪矣原其始乃衛侯所使率叔武者既無廢命之事又無篡逆之謀固衛之大夫也衛侯失察而殺叔武惡得無罪春秋所書極爲平允

僖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三十一年如取田卜郊三望之說一反前儒毋亦求異乎曰前儒彼此相蒙互有違礙不得不依經求據一洗違礙之處豈苟以求異乎或曰三望之說公羊最近理汪氏克寬尤明白曉暢若之何駁之答曰公羊從舊生議汪氏克寬釋之全不合僖天子之禮與經書猶字之義相去遠矣若之何信之

僖公三十有三年

或曰殺之役陸氏以權變禮之說今皆從之不可議也家氏從

翁之說最精何不因之而別立迂論乎答曰此條經左殺皆作秦師劉氏胡氏張氏謬從公羊無師字遂致紛紛異說愚於此雖長篇多辭實非以口舌爭也按經字已至癸巳僅十有二月葬期已定可知矣據其輕重以立言俱從左傳中看出以合經文稱人之義蓋是時秦師滅滑欲還非正來致伐者宜急盟之也晉之臣於文公曠時因其極有聲而晉將有西師擊之必大捷蓋蓄是謀者久故借以惑眾爾今一遇秦師至惟恐其或失之遂大起而敗之不顧葬期豈知無窮報復從此起乎若葬畢而伐之以取其成必無報復相尋之事矣晉臣以爲開隴之固蓋難圖也此皆急功謀利之私見且毒見也何得輕以聖人之所謂權者許之先儒之說可徇其名而信之乎高氏問論葬晉文公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于戈也一言而經意瞭然不顧葬期之說亦非愚之私言矣

春秋或問卷三

十

文公元年

或問書天王使會葬錫命說者有貶辭子皆不用獨主家氏無貶之說何也曰以時事考之知所書無不善之意襄王在位二十六年僖公從齊桓有勤王之績一也又爲魯之賢君二也文公初即位尚未有可貶之事三也稱天王而不削非隆重之辭而何哉偏於此案拈取非聖人尊王之至意也

文公二年

或問作僖公主三傳言不時皆以其緩也今註所云似以爲太早是前說皆不可用矣何謂也曰作主之時在聖人百年之前聖人何由知之以史官書于春秋也苟非駭人之事何以

記注于史冊間故吉禱于莊公作僖公主大事于大廟僖公昔魯所創見之事故史官謹而詳誌之聖人於此存而不削前後皆有深意登僖曰時日少差而已乎吉禱之書權奸欺蔽幼主也作主濟僖之言刺變禮逆祀也由逆祀者之意而推之實欲過崇其先君豈復有緩慢之處當作主而過時始作乎諸傳所述喪祭廟主之名曰於古必有所傳獨其所以合經者無當爾

或問垂隴之盟晉討衛也晉侯不在會士穀爲盟主矣序於諸侯下說者以爲春秋不與然乎曰士穀主盟自是一大變然謂序於下爲不與則非矣禮當序於下爾雖序於下而主諸侯之罪自見此不待貶削而知者也晉襄亦大輕諸侯矣授其權於士穀而大夫遂自此專政矣

春秋或問卷三

十一

或問僖公一條所用皆先儒之說果皆是乎曰此條前用趙氏匡吳氏澂後用趙氏鵬飛融成一片經意盡矣至大事以論言則劉氏敞之說也但其言或四廟或三或二既不恆見又屬笑亂諸侯之大事句脫去于大廟則空滑可憂矣不可用也世與昭穆孫氏并得之其說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至于左氏子不先父之說杜注云僖嘗爲臣位應下說得甚圓若謂即以國爲父則執滯而不可通矣

或問四國伐秦稱人子於殺之役既言晉當葬畢而會諸侯伐秦今晉會三國伐秦何以貶之深也曰非其時矣不有殺之師而會諸侯伐秦孰得而議之觀彭衙之役秦師先勤即於晉無貶今晉與師成爲報復相尋之事矣有何義乎況又

有委政大夫之失大夫又苟有所得以爲功此其所以貶也

文公三年

或曰經書雨蟲與雨水雨木同義今云蟲飛過朱遇雨而降恐非其旨■答曰凡言雨者皆自上而下之義水與禾不能自動之物忽有于地則以爲天之所降也故曰雨蟲蝗也大曰蟲大則能飛即自上而下亦是從他處飛來不得曰天雨之也王氏樵亦曰蟲非上際之物今經書雨則以雨雹雨水木例之而知其不離乎雨也後段所引甚悉

或曰孫氏復說伐楚以救江太刻自當遵用四傳不必阿附孫說答曰此條最是難解竭力以玩經傳審思既久然後有悟見孫說較妥故用之於前而又不能盡經意復從公羊一經字發出此段議論若明氏之獨遺一單既遺御王叔桓公

春秋或問卷三

十二

張氏之不能諫討無君父尤非齊救本旨唯汪氏克寬既不能伐又不能救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說得允當然其文單弱空滑令人無路腳處蓋此條經書以救江而明年江滅矣書處父帥師又三年而處父見殺矣誰知此意乎

文公四年

或曰書逆婦姜于齊聖人惡其納幣于喪中而成禮於婦家也殺梁之說最善不可妄替之■答曰稱婦爲有姑之辭不止此也何又生出成禮之說豈凡稱婦者皆成禮于外乎其曰親逆而稱婦宜公夫人成公夫人皆稱婦豈親逆者耶此曰何其速婦之彼亦可曰何其速婦之耶似此說這一面背那一面初出解經取單可也傳之既久一指即破矣若左氏解不行之說何從而破之先儒說他國來魯逆者曰逆者非

則書歸而已以志其禮之失也非此一証乎此何獨生異說乎此雖於禮依之外

或問伐秦皆晉侯胡氏謂不議晉侯所以善秦伯說本程子張氏治又謂深罪晉侯不討楚救江子皆不用其議何也曰春秋褒貶豈有誦僻之理秦屢伐晉皆往盟主以致楚狄肆橫秦之罪也今書晉侯伐秦分明予晉謂其無失伯也何用別生異說

文公七年

或問扈之盟獨主吳氏激之說然則左氏公後至之說非乎曰雖有後至之事而經所書之意不在此也晉靈公雖在抱趙盾既立以為君矣猶當效周公負辰之禮奉以從會則春秋必書曰晉侯齊侯等盟于扈而不至書大夫矣哉之盟書齊

春秋或問卷三

三

大夫以有無君也此書晉大夫晉有君而無君矣非趙盾之不君幼君而輒自主諸侯之罪乎故主吳氏之說而愚末後二語所以足其義也

文公九年

或問倍公成風之說自有弗夫人而先備皆因之孫氏復謂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劉氏敵謂母以子貴故妾母繫子為重以公羊杜氏兼賄之說為非謂母不可殺子下自子言之稱成則無庸稱夫人歸祧以死之先後為序不妨母序子下前說甚無謂矣曰似此種於一偏者甚多不得不正之

文公十年

或問狄秦之說子以未嘗狄楚破之固是然春秋之初亦曾稱荆非以號舉乎曰春秋所書惟憑告命狄之飲食衣服不卑

華同其告命亦不與中國通凡書皆被侵者來告也故但書曰狄以其名爵不相通故從畧書之亦所以辨內外也荆之始入春秋亦未與中國交通故稱荆以畧之若秦之入春秋則書稱秦伯矣從貶損之例稱秦人足矣何至稱國以為狄之乎聖人作春秋亦使人易知爾何至迂曲若此乎且即有狄之意而人或從而詰之曰秦固嘗稱爵則非狄矣今何以忽變為狄也聖人將何辭以對褒貶予奪在稱爵稱人不稱爵不稱人如徐如吳皆因其僭號寓以貶削之義至於秦晉鄭非有僭號之可貶也而亦有時不稱爵不稱人者皆因事制宜以示貶斥之義以為狄之則斷有不相假借者矣或問厥貉之次著楚之圖伯而未集何以知其然也曰楚以爵書者其圖伯也不書陳鄭會息不書伐宋而獨於中間擇一

春秋或問卷三

四

大厥貉而書之用見聖筆之妙次者止宿之謂亦無名矣動之謂舉兵以出猶在半上不落之間非事有未集之意乎

文公十有二年

或問鄭伯之稱劉氏敵之說何以知其然也曰觀左傳序法可以悟矣先說太子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然後說十二年可知十二年以前太子已即位也如未即位其安于夫鍾何預于國人乎其言春鄭伯卒蓋有錯誤左氏欲敘鄭人立君故以鄭伯卒起之而不覺其年月之錯遂致許多不合經不實鄭伯卒而書鄭伯來奔于正月劉氏之說洵不可易

或問叔姬繫子不繫杞或以為未嫁為杞國夫人如何曰叔姬繫子之義有謂先君之女有謂時君之女甚至齊高固來逆叔姬不從左氏經文添一子字此等處可哂愚謂繫子者

見絕于彼國或不成彼家之婦以父母國言之故曰子叔姬也其有絕而不繫子者不終絕者也舍左而訟無怪其紛紛矣

文公十有四年

或問新城之同盟序諸侯而終之以趙盾家氏言春秋異之豈與趙盾主諸侯乎曰與諸侯之從晉也所謂春秋雖惡盾未嘗絕晉也天下大勢所關豈可以不序諸侯乎豈可以不書同盟乎晉侯實未與會不得不書趙盾書趙盾而其罪自不可掩矣晉靈已立八年尙不可奉以從會乎趙盾爲有無君之心自扈之盟而已然矣

或問晉納捷菑一條既說貶人之又說善其不遂非中間又說秦納不正末後又說祁能以禮義卻敵頭緒毋乃太多乎曰

春秋或問卷三

主

皆是經所應有之禮晉人非貶而何晉弗克納豈真謂晉力不能納乎以齊之疆而宋襄尙能納孝公何況於晉又豈謂祁之力足以禦晉乎謂其辭順也順非據禮義乎此晉人趙盾也趙盾不替阻秦之納雍平今身爲秦人之所爲而不肯犯祁之順當時令狐之役豈非自己致之而又自己結怨乎春秋重立正故書弗克納以揚祁抑晉也

或問宋子哀子不以爲字恐屬臆揣其何以僣於人心曰士生千載下說先聖遺經而不能四通終屬臆揣無怪乎人之不信也但二百四十二年之時事景象非有左氏以傳之縱有遺經其不成爲黑闇之象者幾何矣謹按左傳云宋高哀爲蕭封人如其是字何不曰高子哀耶又豈有名哀字哀之理耶旋說以爲卿卽說不義宋公而出可知方用爲大夫卽解

位而去不可成之爲大夫矣若爲大夫既久豈復有可去之義此家氏旋翁所以有臨難苟免之責也彼特不知高哀乃不受位之封人可以去者爾聖人必不自亂其例書曰宋高哀來奔則是成之爲大夫而負罪以逃也書曰宋哀來奔則是成其爲宋賜族之大夫而苟免以去也書曰宋哀來奔則未詳其來省視耶來行聘耶來蒞盟耶書曰宋人來奔則又知其爲誰耶是皆不可豈不令聖人作難乎觀左傳自說高哀又說書曰子哀賁之也分明是聖人加于哀上如子矣季子高子之子非子同子野之子也蓋不加子則來奔爲有罪矣何以表其見幾而去乎加子而去高又成其辭卿之志矣不如此解吾恐出門卽面牆也

或問單伯如齊分明是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何得曰王臣耶曰

春秋或問卷三

主

如此說卽斷其非王臣乎州公如曹亦可曰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乎

或說齊人執子叔姬當主程子胡氏之言稱人者不獨罪商人兼罪舉國之人不討賊也曰凡執多稱人況執君母乎又生出旁議只是枝節爾

春秋或問卷三

丹徒莊忠絳校

春秋或問卷之四

文公十有五年

或曰行父如晉先儒皆謂四晉以求齊何據而云合諸侯以討之晉雖強豈能討齊乎 答曰左氏云爲單伯與子叔姬故未見有以晉以討之意以體統言之晉爲伯國齊有大惡不當置而不問被言者來告之豈僅求其說人情哉若云不能討齊今年冬扈之盟非謀伐齊乎自商人獄君經書魯齊之事聯絡不絕直至盟穀而止豈可各自爲說前後不相照顧耶

或曰宋司馬華孫來盟一條全與諸儒之說相反何也 答曰

稱謂之間乃其慎也我有事矣來盟者爲我來也自我致之豈可直稱其君使稱其臣名而不以客禮加隆乎故以齊仲

春秋或問卷四

一

孫高子例之而知其稱華孫者自我稱之之辭也以上書如晉此書宋司馬而知其奉晉令盟討齊也又徵驗之於自稱其祖弒君之事必非無因而云然如此說來覺諸家之說如捉風捕影

或曰歸放逐之說與諸儒不合何也 答曰諸家之說只是不

明左氏國故二字故舍其大而論其細國故者國之大故也且爲齊魯兩國之大故而歸放逐不惟爲孟氏謀也註中所用左氏杜氏之說而以國故爲重孟氏謀爲輕末二句叫明經意方合書齊人歸之之旨不然則但曰公孫放之喪至自齊矣徒依諸家之說差毫釐而謬千里

或曰單伯至自齊大夫被執則至經之常例也子猶以以爲王臣王氏葆張氏治趙氏鵬飛之說見之否耶 答曰三說固

見之矣莊元年已詳辯之矣此下復引齊二卿以証之管仲

曰天子之二守也經皆以名氏書有何不信於心乎

或曰左氏不序諸侯左氏既云無能爲故也又發例曰公不與不書何也曰趙子已非之不必復論聖人總諸侯之妙有可言者前左氏與新成晉靈以幼而不出今一出而受齊賂不討罪若序則必自晉侯起是猶得爲盟主也故總曰諸侯晉之爲盟主淹沒矣家氏吳氏之說所以爲精確也

或問來歸之義曰杜氏劉氏所說來歸直是子叔姬來歸爾今經文來歸在子叔姬上何其不察也在下者言見絕而來歸爾在上者言齊有使臣奉之以歸爾猶有尊國母之意不敢聽其自歸也用以自解於王與諸侯如來歸汶陽田之來歸不比鄆伯姬之來歸也

春秋或問卷四

二

文公十有六年

或問以楚之力自能滅庸何又會秦人巴人曰觀傳未始叙秦人巴人從楚師是二國附楚以滅庸非楚會之同滅也春秋書二國之意見楚曰此得秦之助而益與晉爭矣

或問宋弒杵臼稱人或曰君無道或曰罪舉國之人或曰赴告不實指其人故聖人懸案以懲惡將主何說曰罪君無道而稱人是於弒君者有恕辭也失經意遠矣罪舉國之人誅之不可勝誅也亦太寬矣懸案懲惡似聖人不能核其實也後之人更無從而核矣惟以爲凡與弒者皆有罪則懷惡者可不寒而慄也設有能舉法者黨而盡誅之亦不爲過矣

文公十有七年

或問四國伐宋稱人陵氏之說如何曰彼云不命之卿例書人

非貶也誤矣微者稱人次卿亦書名栢庚御缺非平諸侯有
受亦且傳人況大夫乎謂當貶於會而不當貶於此時傳云
猶立文公而遺此非可貶之實乎會之序又以貶其君
也

文公十有八年

或曰齊人弑其君商人一條說得未甚合法不如胡氏孫氏汪
氏之說爲得也 答曰此處宋弑杵臼書法同然雖與弑謀
而元不與弑則此條但當以微賤名氏不合登於史策言人
字與書宋人文同而意異也三家之說一曰自以私非討賊
也一曰諱亂黨欲於此人字透出助商人弑君者一曰齊人
罔避商人而微其罪也皆牽合無理

或問子卒之下何必補說叔仲惠伯曰春秋錄死節惠伯於秋

春秋或問卷四

三

初阻逆臣之謀至冬而以應君命見殺雖有公典務人之諫
不足以動其心此其忠貞爲何如春秋以諱罔惡而不得書
書卒又不足以顯之故從諱君弑之例而沒之苟不表而出
之非闕微之義也或者猶欲指其失吾見其廟中所得者無
有矣

或問弑其左氏直謂太子僕弑君吳氏汝卓氏爾康一云
以字當作之字一云以已二字通用皆因其與經意不合故
如此說其爲通子皆不用說左氏誤聽而記之仍是欲廢
傳矣何以言之曰二家只顧欲改以字季文子之言如何改
之此皆照近不照遠之論也季文子與魯僕同時尙且謂其
弑君况左氏乎可知四國人以弑紀公是當時實有此傳說
一入季文子之耳遂不察而信之爾使加察焉既與國人合

謀國人焉有不立僕者何用純實以奔乎聖人於察者而
能察之故書國以罪當國大臣而釋僕之無與也

宣公元年

或問稱婦姜爲罪破廢子不然其說矣此何以用趙氏駭飛之
說末後亦有此意乎曰經固有文同而意異者諸家皆如此
說亦無害於義如書即位是也故即依此例以用之

或問鄭子來朝朝嗣君也經未書他國之朝子何以知朝者非
獨鄭也曰近魯小國如曹滕杞薛固嘗朝魯豈有嗣君立而
不朝者乎今此年不書他年亦不書故知非不朝而不書無
甚見義處故不書爾書知者以起十年有爭也

或問四國會晉師于紫林伐鄭書者善伐鄭也吳氏說末後有
反遺楚禽之說不與經旨相背乎曰實有此事故常言之於

春秋或問卷四

四

此益見筆削之妙書紫林不書北林是扶晉抑楚之意

宣公二年

或問大棘之戰孫氏復說鄧趙氏騰飛祖其說高氏張氏皆
言罪宋以前年晉宋書人之意觀之高張之說亦有理何以
獨主趙氏曰鄭受楚命以伐宋尙有可揚乎鄭人報怨爾豈
誠討宋罪乎高張之說不辯而知其非也胡氏只論稱將稱
師累數百言何與於經意豈有不用師而二將相搏者乎謂
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故敗獲並書吳敗六國之師又書二
君之滅亦可曰與師等乎牽引高克得臣爲說甚無謂也
書趙盾弑君者盾有今將之意諱於事後董狐斷之孔子因之
惟胡氏此段得其平除皆未善

或曰用胡傳刪去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一段而聖人歸獄於盾

誅千萬世亂臣賊子說計獲免之心隱矣 答曰義盡於前
段而復引史事以証之朱子所謂作對策者已註經者只
完其末義而解類旁通則以俟乎人之自領也故直經之
或又曰所謂越竟乃免之意將欲為趙盾出脫耶趙盾之
敵朱子呂東萊孫莘老諸大儒皆以左氏越竟乃免之言為
非孔子之言辯之極明今反以諸儒為不達而妄議不亦悖
乎 答曰正欲勘倒盾罪非欲為盾出脫也三代而下識古
書之正偽者韓子為稱首固雖樂望於諸家如左傳所載孔
子之言惟此條及河陽條真是聖語餘皆未確趙子劉氏所
以駁左氏者自己語中尚且有疵況能駁倒左氏乎二家只
照越竟而還諱仍是未明越竟二字烏足以駁傳言此二大
儒尚且如此何況其他此一案歷代有辨紛紛盈紙大抵皆

春秋或問卷四 五

未看透聖言爾 畧為疏之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何良乎謂其所書之當也趙盾柄政勢傾中外董狐不
畏而直書但據兩言以服其心不以其手刃也此其所以為
良也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何良乎謂其服
義而不誅殺董狐也良趙盾者正以惡權奸弒逆又殺國史
者也此其所以為良也非謂其始終相晉國者為良也然趙
盾之生平如皆庸惡陋劣便佞說隨則此一時之良亦不可
加矣聖人豈不斟酌而予後人以可議乎欲立雍而思穆
遂改立靈公納捷簡而却人辭順周而輒止早朝假寐君過
賢諫當時誦宣子之忠靈無微但其人未能情義權事故
行事多誤爾孔子又曰惜也越竟乃免何惜乎董狐曰公不
越竟如公而越竟終不反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弒君

而猶謂不可免乎孔子筆此條一因董狐狐之言尚有可
乎然亦有越竟而不能逃弒君之名者許止已進藥矣君飲
之而死止遂奔晉此雖越竟不能逃惡也豈趙盾之謂平翻
駁此條者尚其息口

宣公五年

或問高固逆叔姬何以不當繫子也曰他處繫子皆見絕之辭
如齊君舍見試則君母失位矣故經其為內女而繫子此處
繫子殊無義例葛慶來逆叔姬何不繫子乎若左氏經無
子字徒增人疑亦無從而辨之是宜從左下文繫子者以其
未及平三月廟見之期也諸家未說到然經書逆書來必
不專為高固娶聘之是非而書繫子於去廟見之婦以著昏
禮之所重以訓天下後世此聖人作春秋無微不至者也

春秋或問卷四 六

或問宣公之編楚伐鄭者五或稱鄭或稱人諸家無甚安謫子
皆依左傳說之經所不書亦牽入之可乎否乎曰傳既有之
說來皆成義例始見聖人筆削之妙晉自靈公以來伯業積
衰楚五伐鄭皆書而不削危諸夏之意可見矣

宣公七年

或問黑壤之會不書盟諸家皆主誰見止之義為說子獨以為
資晉成公而不書何也曰晉成為會于黑壤亦是盛舉鄭伯
新附王叔桓公來臨修禮諸侯復振伯業之時也乃不勝其
貪忿之私執辱兄弟之國終以取賂是向足以宗諸侯乎不
書其盟一為公不與而諱之一為盟不足恃而削之也

宣公九年

或問晉成公立七年春秋並無美辭今會屈伐陳旋卒于扈事

雖可予然亦未終事矣何爲書乎曰累年所書皆楚狄建橫之事伯統之不絕蓋亦如綫矣而首成臨終忽然一奮身死是役豈可不一書以見伯統之猶在晉乎然書卒于屈則書會書伐亦爲卒起之常例也首成之事業仍在不足數之列也

宣公十年

或問濟西既本魯田取不云我歸云我者何也曰舉先祖之上田以行賄我自割之不當齊云我矣若云我是猶有不能自置之意齊人果強奪之乎今齊人歸田以示恩固以爲制在彼矣然其實本我田也我不當與齊不當取尙足以示惠乎一我字直判齊魯之罪惡矣呂氏大主或問說不言我見內無惜之之意是則然矣說言我見內有欲之之意未爲得解

春秋或問卷四

七

胡氏說相親愛惠遺之意更隔一層以之說歸可也汪氏說我者私己之謂皆出於相與之私語更腐矣

宣公十有一年

或問辰陵之盟書爵書盟是成楚伯矣何謂非予之也曰楚莊疆盛威迫二國以盟聖人述事書之在楚自謂爲盟主矣在春秋則未許其爲伯也讀者主諸侯盟而不復叛然後成乎伯既盟辰陵矣今年入陳明年圍鄭是二國從楚而旋叛也惡在成乎伯也故聖人書辰陵之盟以憂諸夏登子楚乎說者求其書爵之義而不得遂將討夏氏牽入抑知楚伐鄭及櫟鄭子良曰云不預信而從楚以盟此盟又安得信也

宣公十有四年

或問此年書晉侯伐鄭與襄公伐衛伐秦同辭然傳稱告于諸

侯蒐焉而遷則伐鄭亦僞爾何足予耶曰傳不言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乎晉師敗于鄭當時疑其不敢再出矣乃以伐鄭告諸侯而整軍經武自如此晉侯之氣方自此始奮也豈必待其窮兵掠地而始知其可畏耶聖人方惡夫爭戰者故伐楚次陘則與之今晉景此舉何不可予耶未幾鄭人果懼而從楚之志亦不甚堅矣故楚使于晉過鄭亦令其不假道以試之

宣公十有七年

或問陘道之盟有謂盟討齊者子以爲繼事何也曰諸侯往闢道之時豈料齊侯不親至乎故知同外楚者正事也說者又謂兼盟討齊若然則明年春之伐宜五國同之矣何故僅一衛耶御克怒齊請伐之晉侯一再不許矣尙得謂此盟爲討

春秋或問卷四

八

齊乎惟晉微會而齊侯不親至使四大夫聽命高固又及欽孟而逃歸則齊之慢已甚矣晉於是辭齊人執三大夫明年存偕衛伐之齊侯會晉侯盟于櫟已結此案矣蓋之戰又從伐魯敗衛而起非緣此謀也說者不察爾趙氏鵬飛家氏鉉翁所議皆正

宣公十有八年

或曰左氏云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先儒皆以爲善之今必欲搜求之曰此長亂之道非靖國之計持論不已刻乎 答曰左氏斷語固皆有據然就其所見之變禮而斷者有矣就其浮文末節而斷者有矣如斷宋司馬見殺司城來奔曰司馬掘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出書以官皆貴之也司馬華孫來盟亦謂其官皆從此等處登經意乎如此書還書奔當君

竟危難之際豈徒盡其禮文而已哉卿僚之間關係不細故詳言以見逐之者之罪而陰謀定者不免於貶也且公手遂以陽謀試逆而得權實歸父與之召終而見逐亦足以彰其惡矣

成公元年

或問平之盟以大夫而仇諸侯非善也今反以爲善其能不切時事以爲言成公喪未及期可母親出求晉援以禦齊楚又目前之急務諸卿又無仇晉侯之勢盟固不嫌也言于七年同斷道之盟此亦棘尋盟也昔齊楚而從晉是爲反正君在喪而大夫出盟是爲權宜可以免於貶矣

成公二年

春秋或問卷四

九

或問新築之役衛師將侵齊傳無救魯之文何以云將救魯也曰齊師伐魯而衛師乃出若非志在救魯則師出無名甚矣衛非齊敵而侵齊蓋攻其必救以解魯困也魯衛同斷道之盟宜其相救衛世子臧又從晉伐齊衛固不憚於仇齊也經文不言交兵之由而但曰及齊師戰齊之帥師者誰耶其蒙上文齊侯伐我北鄙也明矣

或問葑之戰內古四卿皆舊有四車耶曰胡氏之說是其說曰當此時舊制猶存一民尺土皆屬於公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而滅孫如齊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行使於軍中預議爾本不將兵此論甚善

或問諸說如何曰諸家皆從婦人笑客起見將國家大務置之不論成何條理左傳不云平以救魯衛重仲舒亦責齊侯伐

魯敗衛侵伯國諸家何憤憤也

或問書及之義云何曰戰曰及戰盟曰及盟自是文法當如此極論其義不過著四國之以力服齊爾齊肆虐於鄰國不當以力服之耶若云以德惡難遠得之於春秋時也胡氏云反以晉及之不威可以國作及之師

成公三年

或問公會四國伐鄭左氏曰討鄭之役也今用高氏自去冬說起是討其從楚以伐衛似與左傳不合曰鄭從楚以伐衛其罪當討自去冬之役說起是爲切近但鄭之從楚自鄭之役始謂之討鄭之役亦可也書伐而不書敗存晉伯抑楚鄭之意皆可見矣說者猶以宋衛未葬稱爵爲言蓋不知除年稱君之義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

或問此年鄭兩伐許一稱將帥一止稱鄭儒者有狄鄭之說子既辯之矣畢竟不稱將帥作如何解方爲義之安曰夏稱鄭公子去疾冬止稱鄭可知仍是去疾帥師也聖人從畧書之惡鄭可知矣

成公五年

或問蟲牢之盟用趙氏鵬飛之說子晉能合諸侯然則諸家責九國不奔于喪而爲會之說不可用乎曰喪在十一月安知其不於本月已赴天王之喪耶但於次月卽爲衣裘之會是爲不戚故孫明復亦責之然春秋之書同盟皆關於天下之大故同心外楚鄭既來服卽不容少緩須臾此趙氏之說所以有合於書同盟之正義而胡氏本程子說以見其皆不臣趙氏恒駁之曰非特爲此而立同盟之文也說甚平允

成公六年

或問立武宮左氏所謂先備皆非之何也曰左氏原無可非杜氏誤釋爲武軍又引楚子祁之勝爲先君宮成事之言以明其解遂微備者之議豈知左氏所言立武宮未嘗不以立武宮之意徵也其又言聽於人以救難不可以立武議文于立武宮之意徵以彰其武功也借用立武二字正左氏巧處何嘗謂李文字樂武軍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豈不知爲武公之宮而於此以爲武軍致後儒非之乎凡此皆左氏不白之冤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一

或曰梁書救鄭書以善之自是不易之論何爲別生異說答曰此條未嘗不善救鄭也高氏開善的直截胡氏將統角之遇隔過而以柔隱入講則非善救鄭之本旨矣家氏分出先後庶幾清醒而以統角與柔隱平說又從欲職者說起是亦因左傳之所詳而誤於立論不察經之所書與所不書之意也

成公七年

或問晉用申公巫臣通吳以罷楚宜吳兵去中國而向楚矣此其伐鄭何也曰記吳之始用兵今年秋巫臣請使于吳此時尚未通吳也其稱吳而不稱將帥孫明復曰惡其僭號也蓋僭號則稱謂之間宜有以削之矣

或問將言猶二望而先言不郊作此一見杜氏謂間有事故書不郊范氏謂言不郊以起三望此說相沿久矣子獨從時月看出不是如此說其果然乎曰左氏云望者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是望因郊而舉故唐二十一年宣三年書猶三

望皆不繫以時曰此書在夏五月之後則其特言不郊非泛設以起下文是魯人因風傷牛角之事並收錄之郊亦不行而又以其時三望也諸家徒費周旋皆不參考於時月故爾或問九國之君既救鄭矣復身盟于馬陵疑其誼也春秋書同盟何也曰傳言晉服王氏孫言宋因解會見侵今二國皆主故盟于馬陵以固結之其說甚善

成公八年

或問侵蔡之役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指初傳稱其從善有功亦偉矣經止書侵蔡不書二役子謂未足以爲功何也曰晉方來言歸汝陽于齊諸侯自此離心紛紛用兵以侵人又未能服楚何足錄也此所以獨書侵蔡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二

殺也曰信莊姬之譖而殺之未爲國刑也況連殺二卿雖有罪不至於此聖人聯駢書之不稱及不見兩俱有罪之義著晉政之日非也狐趙二卿晉國同休戚之臣文六年狐氏出奔此年趙氏以譖誅晉之股肱廢矣欲毋失伯得乎

或問三傳說勝子以爲似皆不可信何也曰去古既遠說得無甚証據有一不可信則其餘皆不可信矣說者固謂送女曰勝左傳異姓不勝之說先儒既非之公殺一娶九女之說又安見其必可信也衡晉既勝齊又來勝齊豈爭犯非禮而勝之聖人書三國來勝豈專爲齊人不當勝而書之故三傳說勝存而不必深論可也以爲賢伯姬故書其事說得有理是亦立教之意也

成公九年

或問經書記伯逆叔姬之喪家氏因疑無子而出之禮孔氏不
喪出母之禮由此推之禮文之不可信者多矣似未可訓子
重取之何也曰春秋聖人之精義存焉由春秋而推之知其
不可信此家氏之待誠也彼家氏雖記之書所得有淺深所
傳聞有真偽何可遽信豈奉爲律令也

或問同盟之書一也有能合諸侯而書同盟者此易知耳今蒲
之盟諸侯信不可知亦書同盟者所以有惡其反覆而書
同盟之論子之不用其言何也曰同盟之相保盟之得者也同
盟之旋叛盟之不同者也故書之無異辭其信與不信則存
乎盟主之行事得失爾當其時固不禁其用同盟之禮也李
父子曰德則不親尋盟何爲知其無濟也范父子所言乃強
制約束之辭此盟視蟲牟馬陵相去遠矣

春秋或問卷四

三

成公十年

或曰書晉侯者左氏以爲太子州蒲啖氏非之曰若然失禮之
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子何以信左氏之爲實乎
答曰左氏之所記聖人之所書其不合者安在乎晉景在僞
疾中立太子爲君未聞其爲羣臣之所爲也非晉侯面命之
而何哉攝君以伐鄭事畢晉侯若愈太子仍居儲位不愈則
遂爲君當伐鄭之時信如啖氏將如何書之書曰晉世子則
現受父命爲君矣書曰晉子則晉景未死其不可也必矣其
云當有貶文者如何施之然此一事其咎不在啖氏仍在杜
氏彼誤云生立子爲君父不父子不子故啖氏因謂失禮輕
議左氏豈知制命者晉侯受命者太子名正言順何謂父不
父子不子也因疾爲此適合權且聖人因而書晉侯彼一偏

者其通權應未及此故爲異說爾愚於此事參之於求醫者
之於辛巳至丙午知病在膏肓之晉侯必俟醫緩于國中必
不能扶病而行伍太子又非有雙身之私其稱晉侯也宜哉
人或疑此事不可以訓後愚見直觀聖人之神通廣大以爲
千百世而下苟能如此之至公無私則不妨生立子爲君也
正以權示人而垂訓萬世權豈易言哉

成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公出奔晉左氏云凡百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解
云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今云書出奔言背君也是罪在周
公矣又云周公無大咎是於周公有恕辭又云等于天王之
居鄭語太不倫其故何也曰說春秋者貴平其辭則義理自
通不可有所軒輊於其間如曰周無出何緣而有此說蓋因

春秋或問卷四

四

書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故傳言自周無出是
時之天下周之天下也負罪而奔亦無所出不書出者深罪
之也知不言出爲罪之深則知言出者尚有可復之理也何
也天王居于鄭亦云出豈謂其不可復乎三公爲天子股肱
有居中輔佐與元首爲一體之意故其奔亦得言出故云等
于天王之居鄭其書出既與王同與逆亂之環朝異則其背
君之罪猶爲差薄視王命復之之愾是猶不絕其歸也自絕
于周之說豈經意乎亦豈左氏意乎

或問瑣澤之會傳與經全不相合儒者所以有據經非傳之言
今用家氏鉉翁之說亦只說晉楚爲成如何浹洽曰儒者之
非傳皆由於誤讀之過彼將鄭伯如晉聽成連下自于瑣澤
讀之則經無鄭伯且其非傳也今將鄭伯如晉聽成讀住下

兩言方是解經則經傳各得矣觀書不仔細遂出悖言惡乎
可耶宋門外之盟四國之大夫也聖人削之矣鄭伯如晉
則成朝于其國中也經不當書矣魯衛會晉侯于瑣澤外地
晉侯之待晉衛視鄭伯為優矣其所以會者中成好于諸
侯也諸侯兩事晉楚實由于此故家氏曰其殆實兆于此書
之者不與晉為此會也是為得解

成公十有三年

或問獨書公如京師豈他國之君不道過京師耶獨書公自京
師還會諸侯伐秦豈他國之君侯公于外不自京師而西耶
曰吾史也書公如京師則是朝王平若書公及諸侯如京師
公及諸侯自京師伐秦則是旅朝天子受命伐秦得服之大
者諸侯果足以當此乎彼但知有伯主其朝王亦但因便道

春秋或問卷四

圭

而行此禮豈可以久不朝王之諸侯遽予其不誠朝者為得
豐而客無貶損乎故但以吾史而書公之朝以見諸侯亦朝
也以吾史而書公自京師還會諸侯伐秦以見公不專為朝
王諸侯亦莫不然也存朝王之禮責不朝王之罪皆見之矣
有說不書朝者失之遠矣劉康公成肅公皆與伐而不書亦
異於尹單之伐邲矣家氏之說是也

成公十有四年

或問公子喜伐許而敗似可不錄此其書伐許何也曰許之所
由遷鄆度偏之故也子罕為國重臣而輕議起師以挑釁是
春秋之所責也雖敗而鄭伯復伐取許申叔之討許自此而
明年遷葉楚亦伐邲非子罕之咎乎

春秋或問卷之四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五

邵垣著

成公十有五年

或問製齊公孫歸父之弟而公子遂之子也其卒不稱公孫而
稱仲說者不一何也曰此易知耳公子遂卒稱仲遂其子卒
如之何不稱仲製齊則說者徒自擾爾

或問成之會傳云討曹成公也然則同盟之言豈止為討曹伯
乎曰觀晉厲之舉動似不安於晉楚為成而遂已者故伐秦
而歸復為此同盟所以約束諸夏之國也故執曹伯以示討
罪曹宣公從伐秦而卒其太子被殺宜討賊也左氏但就所
行之事而記之不及推問同盟之本意今說經者不可不知
之

或問宋殺其大夫山不稱氏果聖人削之則凡有罪見殺者皆

春秋或問卷五

一

富削氏矣何僅此一見耶曰此特筆也與夫人孫于齊不稱
姜氏同彼惡其同姓宜淫此惡其同姓殺害左氏言苛其族
此之謂也又問良霄之罪大矣何猶稱族曰彼惟罪大故不
稱大夫稱族無他說也此稱大夫與叔君之賊不同矣故止
去族以明其害公族之罪也

或問列國會吳既云吳為周之族姓又云以客禮待吳何也曰
此諸國之卿特會吳也彼所求於吳者重故不憚遠而往會
之吳雖同姓實隸蠻夷與中夏諸國非有歲時相見之禮非
有同方岳相朝會之事一日出從前所未有合諸國往會之
非有主客之勢乎但曰吳者稱君傳則諸國之朝朝宗于
吳也稱吳人則似以尊從卑之辭也故但曰吳使人知其價
號之不可稱也春秋稱謂各極其妙往往如此又問結吳罷

楚重臣說謀聖人亦許之乎曰權事之宜其局損楚既爲急務則斯謀固有取爾

成公十有六年

或問子會伐鄭子乃大反前說何也曰前說之不善厲公之不善也故勿論其他即厲公一身有善有不善可以見春官尹子若以爲不善則伐鄭何不善之有伐鄭既善則尹子爲善之可知矣前說何憤憤也

或問曹伯歸而不名有碍於一經之通例今以自京師爲言於經不加一字而義已明矣此說從何得來乎曰春秋愈說愈惑者莫大於書名以罪之之說如曹伯負芻謂之無罪可乎今反不書其名又何以解之愚於書名之例既言之矣此條

春秋或問卷五

二

之下又詳註之聖人之精義不昭然在目乎若自京師而歸亦書名則入朝者亦謂之失國也可乎

或問舍之于若上幽之乎抑寬之乎曰執而寬縱之惡無此情事必待改館而後見寬縱之意故晉惠見獲始舍諸靈輿既而改館晉侯饋七年焉今舍季孫于若氏既而釋之不即盟于若氏而盟于扈焉

或問假未爲卿何亦稱公子曰假實公弟若不稱公子不見親屬之義故陳世子禦寇可曰公子成公弟假亦可曰公子又問刺之爲義諸家皆主假有罪爲說今獨用吳氏未知確否曰假爲姜氏所指若圖大事者豈肯如此輕率故知公子假無與也因姜氏一言而輒殺之豈有當乎故無論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皆在不諱之例惡用刑之過也

成公十有七年

或問此年兩伐鄭皆曾王臣以行先儒之說豈無一得乎曰周氏閭姚氏解牧之說皆善但皆不脫杜氏一假字則於經意不協矣假之者聖人必不如其意而書之今除却假王命之說而用其餘則於經意有合也

或問公孫嬰齊卒于鍾廩十一月既無壬申然則此壬申前月乎後月乎曰若以爲後月則公至而嬰齊亦至不得卒于鍾廩矣若以爲前月則現書於十一月之下穀梁云致君而後葬臣陸氏謂駁之謂失編年月之實公羊云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劉氏駁駁之以爲嬰齊已爲大夫不待于其卒而命爲大夫自愚論之駁者皆未是如陸之說拘於紀月先後之例豈有君已告至而大夫猶後死於路之事若謂病殯在路則

春秋或問卷五

三

傳所言固粹然而死也如劉之說硬添爲大夫字於公羊語中則安知公羊之所謂待君命果是待君命爲大夫耶抑是待君命史官以書耶以後月丁巳朔正之此月定無壬申謂是史官待君命而書之雖在公至之後實按日而可稽非執簡在路書之必循其序也若依一家之說則此條萬不可通矣若云經有誤字則又支離不通之論爾

成公十有八年

或問州蒲見弒不稱臣名疑於深沒其文何也曰書僭主弒既無首從之可分韓厥又弒三子不能事君是此外尙有人也稱國以弒言自當國大臣及其黨與其弒其君也書一人不足以該之故稱國大臣僭國稱國而其罪自見矣非深沒其文以諱其人也其人孰不知之乎

襄公元年

或問開彭城紫朱左氏謂書以成宋志劉氏謂不與楚之等其地趙氏謂正名分說皆有理何不於魚石復入之時即繫宋乎曰彼時彭城爲宋之有人皆知之既云宋魚石復入則彭城不待言宋矣此時已爲楚所據魚石等所居宋人諸諸侯之師以圍之是欲獲叛臣而復得故地也未幾彭城果降五人果禽則不但空名繫宋而其實亦復爲宋有矣故必顯繫之宋以正先王之封域見春秋之子奪焉

或問伐鄭次鄭與上圖宋彭城自是兩役何用分別言之曰因胡氏聯說着一選字似說成一役故特爲分別言之

或曰註中窮兵遠略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三句不合聖人美其得問罪之義答曰以鄭之師侵楚及陳傳既有之不如

春秋或問卷五

四

此說何以見聖人筆削之妙乎而讀者得爲純王之政矣

襄公二年

或問侵鄭之役經先言宋何言齊殖殖實爲乘喪伐鄭之謀曰侵鄭者以其伐宋也經不著宋帥之名而獨著衛帥之名前此衛侯速卒鄭人侵之今此鄭伯貽卒晉合宋衛侵之衛豈不以師從而齊殖殖書名可知晉宋之將非鄭而衛獨使鄭彼尚有憾於鄭之伐其喪而欲報之而不知其失禮之罪大也故春秋推見至隱以責之所以重喪制而教以忠厚也

或問兩會于戚不言侵伐終之以逐城虎牢予之之辭平曰自是予之之辭春秋惡攻戰今設險以扼鄭制楚亦計之得也故趙子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非獨取他國之邑而城之之比也趙氏鴈飛之說正本乎此

襄公三年

或問同盟三國之說如何曰皆備者稱正之辭于洮王入亦與盟何不曰同盟此王臣與盟之說非也盟以結信何盟不惡其反覆耶此惡其反覆之說非也今以爲大盟而弱主得用之又分異時異地與否之說則與一經之通例始合而書重辭復之俗說方不得此入矣單頃公奉王命而與於同外楚之盟與尹單會伐鄭正相照應何嫌之有彼時鄭不服而王臣與伐此時鄭服而王臣與盟又當天子新即位杜氏說又何疑乎

或問戊寅之盟既用趙氏鴈飛之說又刪去闕穀梁大夫專盟之說何也曰此不待闕而知其非也故刪之

或問荀偃伐許用趙氏鴈飛之說有不與之意何也曰張氏治

春秋或問卷五

五

譏其欲速甚得經有故用趙氏之說取其意同而詳明也

襄公五年

或問敗之會序吳于列胡氏以稱人爲進之公羊謂吳人云則不辭子皆黜之何也曰謂之不辭則是聖人祇順辭順而稱吳人也何爲道名分乎如此見議安可以說春秋吳使大夫來聘諸侯之好其大夫自應從傳報之例而稱人列序于會非往會于近吳之境何得云會吳也進之者俗說也非爲主之說更支離也或又問何謂雖盟而不固曰傳言盟而經不書則知盟不足書矣成陳之命亦非良策鄙人與會旋滅于莒皆足爲悼公累也故削而不書

襄公七年

或問七年冬書陳鄭事諸說如何曰皆未爲得解左氏杜氏趙

氏之說俱在故據以釋經意不必他求矣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

襄公八年

或問鄭侵蔡用王氏沿之說毋乃太深乎曰觀子國之子曰爾何知則鄭之秘謀非王氏不足以發之

或問耶丘之會書法如是參差何說為善曰諸義無不包於左氏矣杜氏預杜氏謬陳氏傳張氏治皆善而卓氏爾康九精確其餘皆非也

襄公九年

或曰盟于戲會于蕭魚桓文以降於斯為盛先儒皆善之子何信鄭人反覆之言以為要盟也答曰鄭人當面說要晉人不能掩其口非過信也知武子說姑盟而還可知此盟不足恃

春秋或問卷五

六

矣况既盟而復伐之晉人之義安在乎悼公三駕而後服鄭聖人于戲且書同盟以見其為義舉也不書至以著鄭之未深服也

襄公十年

或問晉悼於此年春會吳夏滅偃陽伐秦秋伐鄭冬戍虎牢毋乃太多事乎曰此晉悼復霸之規模也東結吳以撓楚所以益楚患也楚患吳則不能致力於鄭矣西却秦以弱楚援則楚不得恃秦以同病諸夏矣南伐鄭以討其從楚之罪雖未能得鄭之深服而主謀從楚之三卿已被盜殺往年所城之虎牢聚兵屯戍以逸待勞故鄭懼而請平雖楚救輒至而鄭復為楚然而疲勞已甚矣此知武子之謀之一驗也

或問何謂說者論鄭論救皆傷于鑿曰諸說繫鄭之義皆不如

左氏之平其曰晉將歸焉蓋合鄭及晉平而言之故曰言已得鄭也當鄭及晉平之時豈得不謂之鄭虎牢乎書楚救鄭直爭鄭爾何善之有說罪諸侯者固非引救陳陪說者亦生事惟陳氏宗之嚴氏改隆說皆妥協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作三軍之說不用胡氏專用杜注何也曰周禮大國三軍不待引詩為証也此胡氏之說所以為泛泛也杜氏注與左傳合孔氏正義疏解甚明陳氏宗之更清白何必他求乎

或曰以齊世子光為仇將必列光於眾小國之下方為不仇禮乎恐未有此意答曰此指燦若列眉睨如拍掌世子出會必書其名以在會諸侯無大小皆南面之君也君前臣名禮之大者光初會于戲會于祖皆書于末此得禮也繼會于虎牢

春秋或問卷五

七

列滕薛小邾之上則漸進矣此會于北林列莒邾之上則大進矣悼公右之光偃然受之仇亦甚矣此不能善其終者也呂氏大圭程氏端學皆言及此若謂無此意聖人豈信手書之或又曰以不書諸侯為有齊世子光之故恐亦非經意答曰會盟異時異地而不言諸侯者以有不可既言者也王臣在會與世子在會皆不言諸侯聖人稱名之謹其情意無不到如此愚為之顯之其就不謂然哉又孰不知禮之當謹者哉

或問蕭魚之會不用程胡之說而獨用趙氏鵬飛豈以其詳畧異耶曰程胡之說非但畧也其言謂鄭不可信說鄭太無狀其言悼公推至誠以信鄭又言至誠誠之能感人何言誠之易也晉悼竟可以當至誠乎晉悼復霸其類能任賢和戎息

民韓楚服陳之功亞桓文則可矣謂之至誠焉乎可也桓桓
之誠而仍使東政齊王于光復時之徒而隆其序列然
則亦純然左見者爾爾爾爾而文書皆諸家皆以爲序
始之辭是楚不敵救晉之制是有成功矣卿之從晉非復子
期之徒謀國能民者矣子展而人登姑從晉以紓一時而猶
懷從楚之志者哉故隨即使行人其書告絕于楚而聖人之
書法亦特異曰會于蕭魚見其已集事也曰公至自會見其
會爲成事而不必以伐致也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救台人卿之說全不用萬解何也曰春秋阻橫逆抑烈暴
惡首惡者也昔人數伐我東鄰暴亦甚矣諸家何憤憤然已
宿也文十一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故吾邑也昔人

春秋或問卷五

八

取之已非今又圖台又將取台也若非宿救台而兼破其鄆
則苦之暴橫何日而已乎左傳言取其鐘以爲公盤未嘗有
罪宿之言亦未有取鄆之說僞者又何據而云宿取鄆也若
依公穀安說公不得爲政使公得爲政將讓台于莒乎云惡
季孫宿將害莒人乎此等惑人之說不悉除之皆聖經之累
也故愚之爲說惡莒人之以小成大自取其禍也明此義則
各守封域見爭寡怨矣

襄公十有四年

或問向之會齊宋衛稱人據左氏云亦如伐秦林注謂情慢不
攝今云三國非卿於何見之耶曰左氏於伐秦傳帶言之亦
非有甚確據彼不濟涇可云僑今會吳人何情之可云耶既
無餐貶之可繫則稱人即非卿爾非卿而序卿上亦非甚微

人也大夫而已

或問伐秦之爲是於何見之耶曰傳言報櫟之役晉方服鄭于
蕭魚春秋子之棄人旋與救鄭之師敗晉師于櫟其境弱國
爲春秋之頃惡可知已故伐秦爲是而不濟涇者爲可貶也
襄公二十二年

或問蔡公子廋奔楚何謂蔡人固處楚曰彼不能安於蔡者以
其爲蔡之母弟必知謀也不奔晉而奔楚祇知有楚也家氏
謂履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故云然也

或問陳黃出奔書弟說者或云罪陳侯或云罪黃無可去之義
今云黃忠於公室與華元奔晉同何也曰左傳所載出奔情
由最爲明白言非其罪也又記其呼於宮之言甚是忠愛夫
復何疑

春秋或問卷五

九

襄公二十有一年

或問庶其書名傳皆言重地又言三叛人名子獨以爲常例何
也曰春秋於小國之大夫例書人今以地來奔可曰知人耶
故必書名紀裂繡宮慶半更皆是也然書名而不氏視大國
之卿有辨矣何前此皆習焉而不察也

或問商任之會傳言錮樂氏果然乎曰然許氏翰曰是時列國
無事晉無所發政以承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王氏樵曰樂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
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
盈必求入故預約諸侯使皆勿容其踪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襄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澶淵之會書得如此差異左氏之說劉氏誠既以爲不足

信今以爲重貶良霄果於義爲得乎曰加云母公則良霄亦當書入矣惟以書人爲貶則良霄亦可知矣公亦可知矣宋後至始當依次而序今序良霄於其上上會者右之而書之仇不著矣良霄後爲亂於世會見其微故夫子修之而書之如此教後世人臣以禮自守以良霄爲鑒也

襄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無水之書以爲當遇災而懼何也曰梓慎言之聖人豈有異乎平歲星過次宋鄭必饑陰不壯陽地氣發洩大旱之兆今觀春秋所書八月大雩魯亦遇旱豈止宋鄭乎

春秋或問卷五 十

昭公數語恐未合經旨答曰仲舒爲公羊之學故本其存君以爲說忠孝隱側之意溢於言表胡氏又本其說而暢言之固足以垂世而立教矣愚寧非人情乎而故異之也但此書公在楚與昭公在乾侯不同昭公失國襄乃朝楚公在乾侯一國之辭也公在楚天下之辭也天下忽分爲南北大義不可一日而不明宗周不可一日而不懷無從著義則亦已矣今春王正月公如楚未至故特書以表之見公之所以闢朝正者身限於異域也所以明楚之不可朝者至矣所以愛戴於其主者亦至矣故曰天下之辭也諸儒之說爲公在乾侯言之可矣以其書法同而亦以此言之惜其不審於時勢而泛然以出也公如晉見止者有矣臣子獨不當思之乎故不用董胡之說而刪去高氏昭公辭語殺采聞公金氏賢罪公

杜氏陳氏非常之說庶幾近之

或問杞君來盟稱子以爲貶其降先儒皆不敢信今以爲貶也曰聖人因事立文明善察貶左氏於此屢有說矣桓公一身稱子稱伯文公一身又稱子稱伯若不如此說聖人寧如此舛耶當勿復疑

或問吳札來聘說者紛紛今以數行盡之果無漏義乎曰此秦伯使術來聘無少差異何得別生臆說但秦欲掩晉爲春秋所惡吳欲掩楚爲春秋所與爲不同爾

春秋或問卷五 十

或問殺侯夫者尹言多劉毅等五人何爲坐殺於天王不幾失實乎曰景王已立二年僭括於此時謀亂欲立侯夫尹劉等欲殺侯夫以絕其望必告諸天王即不先告既殺而王安之則是王欲殺也如何不曰王殺至子瑕與括偃同奔則是同謀也其罪自不可掩矣湛氏若水又爲交讎之說誠爲生事或問蔡景書葬一反前說何也曰前說皆無據之言何可從也說春秋者據事以論其義據例以申其旨有不合經者辭矣如賊不討不書葬者所以責臣子討賊也今雖臣子爲逆豈無諸臣與鄰國之可責而遽書葬乎胡氏反謂遍刺天下之諸侯豈不舛歟聞不書葬以責討賊者矣未聞書葬以責討賊也今故據蔡景之事與葬魯桓之例說此條前說不喪然失乎

或問澶淵之說一符左傳又增出宋災爲細故之意何也曰自入春秋以來皆大會盟大征伐然後動天下之衆猶有是非在其中以寓其褒貶今晉平昏愚以無關霸政之事輕煩列

國故春秋惡之若宋災故二字本有兩意若曰為宋災故附見其非修伯事也又若曰既為宋災故奈何歸而忘之耶經意本自傳神非若如增之也特左氏知其未知其而已若諸儒之說只是無字插入爾

昭公七年

或問齊平書於今年正月齊伐燕在去年冬何謂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乎曰齊於去年冬出師今年正月癸巳次于號二月戊午與燕盟受賂而還足伐燕未卒事而來求平故云先來修平於魯也

昭公十年

或問高強與樂施同奔易為不書高氏曰此高氏非高固之族此與樂施皆出自惠公非高固之族為正卿者也故不書

春秋或問卷五

主

或問伐莒之役易為三卿並書曰此意無人會得自愚論之案之役四卿並書彼憤齊之數侵請師于晉與衛曹其伐之四卿並出蓋傾國而戰也此時平子始為政憤莒人之屢侵屢愬故三卿並出亦傾國而戰也故有取鄭獻俘用人于亳社之慘故聖人並書三卿以著其暴且以見平子能為出君之惡者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晉伐鮮虞不稱將帥說者不一今以為深貶不救徐從未有此說得毋因上文有楚子伐徐而附會之歟曰上文既有楚子伐徐此解即不得為附會此事屬辭何以云也齊桓救徐春秋詳書其事豈謂徐不當救耶況前此狄侵列國春秋屢書之今數十年來不一書則是狄患已息也戎狄既不敗

縱恣而晉將伐之不已直是貪其土地爾徐乃吳晉往來之道楚伐之而不救是不恤患也是亦置吳也晉之君臣所以謂國者舍其大而治其細伯事尚堪問乎故聖人畧言晉以見其當國者之天良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賁傳家氏鉉翁謂家臣可以尊公室語似未安子取取之何也曰家臣雖私屬實公室所置也今謂家臣不當尊公室必使各為其主而後可設其主據國以弑君家臣當唯命是從矣孔子何以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且九經言官盛任使固附列於公者也勤於職亦公室之事也苟知有公而不知有私出其才力一正公義豈不甚善家氏之說拘義精仁熟之言也復何疑乎經書國者謂其以勢力相傾軋非善

春秋或問卷五

主

其闕也孝氏苟不以私害公南蒯何至以費叛乎

昭公十有六年

或問楚子誘殺我蠻子何用遍考經例然後立說曰楚虔誘蔡般兩書其名楚子誘戎蠻子兩不書其名若不遍考經例如先儒之說終不得其合故以卽子例之知微國之君終固有名彼時卽雖未亡已有日就滅亡之勢故以亡國之君書之此我蠻子後有赤之名則非亡國之君矣然亂而無實厥後又有執歸于楚之事亦微國之可鄙者也故以書卽子者書之楚不書人者然丹誘之楚子殺之若書楚人則疑於然丹而首惡者不著故書楚子也然皆蠻夷以大小相殺害故不得如楚之於蔡吳

昭公十有九年

或問許止不齊藥之說傳之久矣今一併抹煞何也曰此條說者紛紛皆不齊藥之說誤之也夫謂之不齊則非其真意毋手藥也明矣如何即加以弑君謂之直直者手藥以弑其君則不當言弑矣如何又言弑故知飲藥而卒左氏之說是也太子奔晉自當情論之可不謂其弑君矣自聖人察微論之彼不出奔人亦未見其憤何由加之弑惟其奔晉是陽托于非藥立以自掩其進藥害君之罪也故國史有弑君之書而聖人因之亦謂其自蹈于法網爾所以杜後世殺人逃罪之門也其書弑者情公實有疾非無疾者比也

或又問舊儀之奔子既以為非弑矣許止之奔何又以為弑也曰國人弑君而僕奔者非弑明矣許止進藥而君卒遂出

春秋或問卷五

南

奔晉非奔者弑之而誰乎

昭公二十年

或問曹大夫不以名氏書一經之通例也此其曰公孫會何也曰傳無其事則無從考其出奔之是非又何由知其變例以書公孫之意乎姑闕所未聞

昭公二十有一年

或問入宋南里經書華亥等三人雖稱既不言矣註中必從此說起何也曰三人之入由寵召之也不然三卿在陳何遽得入乎

或問蔡侯朱之名人猶以殺梁作東而從之何以見朱之無可疑也曰下有東國卒于楚故疑此朱之為東未可定也曰觀左傳所載原原本本甚是分明出朱立東國皆由於費無極

之讒故以成朱為君解之書名者不反國之辭東國已亡

昭公二十有三年

或問難父之戰吳以詐勝兵禍亦慘矣子以為不罪吳何也曰不書吳伐州來則憐吳可見矣傳言楚師大奔而經不書楚曰城楚可知矣

昭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始至自晉公羊經有叔孫何以決知左殺之為是也曰一事而前傳族後不稱族一經通例何得於此處不避左殺而別生異說乎故以左氏經文為正

昭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次于陽州杜云未敢直前今改云未肯意何在平曰如是未敢則何如弗孫于齊當時列國君奔某國皆直造其國都

春秋或問卷五

左

受其寓公之禮然後徐言求納故往往久焉於其國今昭公欲去意如而不能至于出奔意在速反魯不欲直受其寓公之禮故次于竟以待益魯為望國昭性素傲不肯屈辱遠就其國都食其寓公之祿觀齊侯請致于社而子家獨言於君而弗受意可見矣

昭公二十有七年

或問晉士鞅會五國之大夫于扈許氏胡氏皆以能成周為說子皆不用何也曰晉之勤王納王且不書況成周乎列書諸國大夫者正以彰其有討罪之實而不討也許胡之說誤矣季氏本之說可取焉季氏本曰扈之會令成周齊魯鄭皆不至五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令之不行而諸侯勒王不急也

昭公三十年

或問徐子之葬書名何以最廢諸家之說曰諸家皆因徐子聘名而曲為說者也愚初考其義亦覺難通非左傳有城夷而居之何由得其解乎以此知左傳之為功於經者大矣又例以穀伯鄧侯州公一經書名之義帖然

春秋或問卷五

六

春秋或問卷之五終

丹徒莊忠誠抄

春秋或問卷之六

定公元年

或說春王二字當連下三月作一句正月二月無事故首書春王三月下繫以事一經恒有之日如此說是將聖人刪正之經可以憑臆更訂也考左氏經文春王二字自為一條古時昭然先儒皆謂此時魯無君不書正月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何至明儒而強合之漢安成古為可存其說也即昭不正終定不正始之說亦屬支離杜氏云公即位於六月故不書正月孫明復謂是時季氏專國不與其承正朔所以存公室義正辭明無可疑也

或問執宋仲茂傳言以歸又言三月歸諸京師經何以書三月豈不沒晉人執以歸之罪乎曰杜氏云知以歸不可故歸諸京師觀此則是未嘗以歸也故但舉其執之于京師京師王之所在尚不棄命而擅執故不以城為王事而遂畧晉大夫之罪也

春秋或問卷六

一

或問昭公喪至書月書日定公即位書日皆有義乎曰有先儒高氏家氏說皆善莊語本其說昭公於去年十二月薨何待今年六月喪始至定公已自壞墮入又何待喪至五日而始即位乎此皆季氏所制惡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定公二年

或問雉門兩觀書災書新作先儒皆以設借制為說子何以知其不然也曰未見得夫子之門其名為雉則借制之說已無根矣若云惡其新作意可以無門觀乎雖孔氏有云天之所災不可以意卜但此門觀乃出政令之所以魯政為說正見

聖人之所習勞微觀變之議大過災而當知省懼也定公初年詳書災變後書天王使歸服中問定公之於政治視前數君有不同者矣

定公三年

或問公如晉見辭之故先儒以為未有確據程子乃創為不告天王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之說子取而用之於義果安乎曰以下書公及諸侯盟之言觀之知此說為允蓋公非當立者也晉惡之而辭其朝亦情理所有公見辭矣四年何遠得與於會季氏必有調處於其間晉所以不終責也

定公四年

或問畢隲之盟書公及一經無此例趙氏鵬飛云變文以見義而之所以為說者曰季魯侯之得與盟亦未為允協今云此

春秋或問卷大

二

盟蓋不足據也蓋書公得與於盟何以見之曰凡諸侯立於與於諸侯會盟定公立不以正又朝晉而見辭雖得與於召陵之會幾不得與於畢隲之盟今得與於盟是晉志也故書公及然公之得與於盟視諸侯為會之本意其輕重大小蓋可知矣乃於大會而末言之亦如今人評議擇其小者以為說而其大者由此湮沒蓋其大者非幾不足為言故舉其小者猶可道也聖人修之之妙如是無非示人以精義之學而或問相舉之職下即書吳入郢此正吳為三軍晉山僻楚之時何以書蔡侯以之也若晉平吳之圖楚者曰此春秋重復書之義也王氏樞言之詳矣王氏樞曰楚海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書滅而夷之為縣其於蔡也勢極而殺之用墨太子於圖山逐朝吳出朱東國客死至葬其屍求美妾弟

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晉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於晉晉不足與兩師於吳吳上為之興師大敗楚兵於柏舉吳氏奔郢於是蔡人累世之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

定公五年

或問歸粟于蔡諸家皆以小惠為言今獨主左傳周坐之說何也曰諸家於此殊失計較謂諸侯皆歸粟此是想當然爾如經書晉人歸蔡粟或諸侯歸蔡粟則彼說為長矣今但書歸粟于蔡左氏又無諸侯皆歸之說豈可遽云貴義不肯惠耶況粟必非無緣而歸者蔡人告饑民命倒懸莫急於此時魯歸之粟正得周亟於無資之義故左氏以為說確切至矣不比修城遺戍可以含大務細言之也如諸家說此條亦為刺讓之實則是聖人以民命為見虞矣魯可謂乎

定公六年

春秋或問卷大

三

或問公侵鄭高氏聞以鄭保盧瓦滅許為言於經為順今置之而用左傳討其伐齊庶恐伐齊非二月以前事曰杜氏云鄭伐周六邑在伐鄭取匡前序於四月後者為成周起也不然左氏豈不知滅許在此月前乎而以伐齊庶為說六邑獨言齊庶者齊庶庶是齊庶被兵尤甚也蓋瓦與許之事晉自召陵後已弗慮圖矣不可以為說或說晉人執樂祁晉固非矣而樂祁未將事而飲酒獻桓先私後公亦不得為無罪故稱行人以罪之曰此支說也晉大夫以爭權潰敗之故請執列國之使所謂政方在家故春秋之以見其失諸侯若樂祁者固知晉政多門而此行不勝其

也見酒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將以求貽也其罪先在簡子矣何暇罪樂祁

定公八年

或問從祀先公如傳疏所言指閭僂無疑胡氏何以又引馮氏之說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曰此以時俗之語而論聖經者也時說從祀某廟特以某廟爲重而後有可祀者從乎其列此以隨訓從然亦必指言某人而後言從祀今此從訓順古傳文多有之作順祀非誣也從祀之上未嘗指言昭公何據而云昭公況從祀之下卽曰先公是祀先公也何得不論先公又况祀昭公自有一宮何得混稱先公且彼云昭公之主始從祀太廟經何不書曰以昭公從祀太廟凡此皆馮屬而造叛傳誣經不可以不斥者也愚解此經亦多所更

春秋或問卷大

四

定公十年

或問夾谷之會左氏所記先儒皆駁之以爲附會之辭子猶信其說何也曰全經証據惟馮左氏所記事跡隱桓遠年尙依其事以爲說何況定哀之遠乎後儒憑臆而駁之以爲必無使萊人以兵劫之事若有之是皆用孔子反召外侮也抑知歸女樂齊人尙肯爲之女樂淫荒之極歸女樂車汙之極載在論語可信之極儒者能駁之乎而謂非用孔子之所致乎若視歸平齊侯行法斬優施等語誠爲侈大附會之辭而左氏廼曰士兵之未嘗如其所云也儒者何得混一之而駁之

平又謂其於汶陽田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不知汶陽田難言也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蓋因齊侯不得此田幾于廢飲食今言反于魯非天下之至難言者乎而聖人散言之蓋因彼要三百來汰侈已甚故舉其義所當反者雖他人不敢言亦不能言而聖人言之也若三百乘之從聖人不直拒之者萬一齊侯信起能修桓公之業則伯者召兵鄰國固當應命也卒之景公國弱不成魯亦未嘗以兵從爾

或問侯犯以屬叛傳言叔孫使殺公若而弗能杜氏云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今云不肯殺公若似與傳不合曰侯犯爲屬馬止叔孫必知其能殺而使之也今但言使殺而弗能直是不能強其殺爾爾下卽擯國人之言是國人與叔孫言承

春秋或問卷大

五

其意而爲是言也國人尙能殺之况侯犯乎非不肯殺而何哉侯犯不肯殺其長此義事也及國人殺之侯犯寧不懼叔孫而能安其位乎故叛也

或問安山之會傳無其事當作何解曰鹹沙一盟衛鄭處齊特相盟也今會于安甫三國之交合矣然衛以君會而鄭以大夫非禮甚矣齊侯乃不知所擇而與之會豈曰無所苟而已矣平書之者所以譏也

或問州仇如齊杜云謝致師披傳言之也今復用高氏兼謝歸田何據乎曰歸田重事也不容以不謝夏歸而冬謝未爲晚也傳言封疆社稷是以非指歸田乎奈何不論也

定公十有一年

或問及鄭平傳言始叛晉此時夫子用於魯叛晉非其所惡

言曰述其行事前年反齊平今年及鄭平侵齊侵鄭皆奉晉
令今與之平是叛晉矣晉不能為諸侯宗主近地邦交亦不
可斷絕也平亦睦鄰之道易言也其言戰觀得之不被晉
兵則其不絕晉好可見矣次年黃之盟亦如是

定公十有二年

或問重侵之次與九年五氏之次同一書法說者謂不忍絕晉
然乎曰是有此意但五氏齊師伐夷儀衛侯未及致伐垂葭
議定伐河內傳末言乃止未嘗言伐河內之勝負是亦不果
伐也故城實書之亦所以譏二君之妄動也

或問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此書法是與叛矣而高氏注云
不知投鼠忌器之義不猶在疑似之間乎曰趙鞅專殺鄆郕
午已有叛之實矣荀寅士吉射伐之彼所帥者固晉兵也鞅

春秋或問卷大

六

懼而奔訴於公未必不可脫乃入已私邑以拒之是明知殺
午為有罪而與兵以拒問罪之師也况荀躒告公之言曰三
臣始禍而獨逐鞅是公家已知逐鞅荀士三家以其罪告于
公而伐之也可知矣鞅之叛又何疑乎高氏之說謂其所拒
者范中行爾意不在公也而其實鞅罪自不可脫春秋持衡
平之至矣范中行亦未嘗待君命而伐之專伐之罪本不容
掩故荀躒以始禍加之也况敗而奔朝歌以自固不顯然叛
乎

定公十有四年

或問蒯聵欲殺母劉氏蒯氏絢極辯其誣張氏洽亦是之今
何以仍用胡氏說曰一劉之辯特欲合夫子之書法雖亦有
理然傳中接蒯言之不可謂其必無也但從後而論蒯實不

必為之洗冤傳中所載蒯屬曖昧雖靈公一怒之後不窮極
其罪而治之亦若因其事在無據而姑置之者及其將終立
後又未有成命然則蒯贈之以世子出而以世子入也奚不
可哉輒之立子貢斷曰夫子不為也當時止父子爭國爾不
為此則彼之宜有國也可知矣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以輒
之立為名不正也輒立不正則蒯贈之正也可知矣後儒創
為立鄆之說乃列國必無之事而何言之易也彼父子相爭
立一鄆而兩人皆使之就戮然後可以無爭也天下又焉有
一人焉殺是兩人者乎吾見諸儒析義未精而輕於置議不
知聖人之權衡已審而後如此書於春秋也

定公十有五年

趙子曰常怪周厲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遷地祿於會稽時

春秋或問卷大

七

牛災小風噬牛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或問所論胡氏以定十五年為言無可疑矣何仍用咬氏之說
以哀未踰年為言似與本意不合曰用其說者為其足以破
眾說之非也然亦足以與本意互相發其曰哀未踰年非猶
在定十五年之內乎但未能指出爾

或曰而不克葬自是責臣子無備經文無甚字何得云爾甚又
以為定公有竊位之心身歿而天示之譴此與聖人稱昭公
知禮不相背耶且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聖人身仕定
公之朝而以曖昧無禮加於君可乎 答曰甚字從不克字
看出家氏鉉翁亦如此說聖人稱昭公知禮豈不可以說
也經乃不刊之書由不得聖人當書不書聖人答司敗之問
乃是自己身上事遂行其心之所安及被人難倒則受以爲

過而已若此等天人交感之近來到面前復引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禮以爲之庵師則先君之當尊豈有異於時君乎新宮災何以書葬故城道雨又何以書書之何意乎至於定公可以身仕于其朝而私之乎

哀公二年

或問同月當先葬定公之說曰禮曾子問並有喪先輕而後重或問知微國也何用三卿帥師伐之聖人又何爲侈陳三卿之說伐也曰此定公歿而大權復散之徵也去冬何忌自伐之而未得其志故今年三卿並出而伐之取其田者不一而足季孫返國而叔仲要知君以盟三卿張而且仇者也公室益微矣

春秋或問卷大

人

者胡氏說稱世子葬衛人之拒之既如此說又何得二三其見大抵儒者論此一事皆惑於立郢之說而不知郢必不可立天下亦必無可以立郢之人何也曹氏爲逮繫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可不謂之告于天王方伯乎乃子臧執節卒不果立衛郢豈異是乎蒯聵雖有罪靈公既不討他人又何形據而討之如是則蒯聵固依然立于天壤之間也善乎胡氏有一言曰靈公未嘗有命廢太子蒯聵也祇此一言允當聖人一則曰世子再則曰世子固與鄭世子忽同一辭也孰謂可以二三其見會得罪於父不可立乎立郢而蒯聵之爭誰能止之是又將教齊小白取子糾殺之也備者橫議徒師心以悖經爾可勿復留載籍

或問蔡遷於州來諸說如何曰諸家皆不原其始末混爾欺也

誑吳不知戰于柏舉者蔡昭侯也此困于楚而請遷于吳者亦即蔡昭侯也諸大夫易嘗與之同心哉於此想見亘古且今庸庸碌碌見利忘義同設私謀牢不可破之態如孟德至江陵吳之諸臣言降者洵謂蔡之諸大夫欲與楚亦如是而已豈復念其君累世之德而爲之忠謀哉諸家說蔡事失聖人所書之意遠矣

哀公三年

或問圍戚之說先國夏戚不言衛自殺梁以來儒者莫不從此生議今以齊衛爲常序戚不言衛爲生事其說可得聞乎曰春秋征伐有一役衛在齊上者則彼說可通矣然而無有也何得謂此役以齊爲主兵既非變文則不得借以爲說矣衛人圍戚圍蒯聵也齊人助衛者也言國戚而衛人以子國父

春秋或問卷大

九

之罪著矣齊國夏與之俱齊之罪亦著矣今云先齊以著其罪然則次衛是滅其罪也如此說可乎彭城繁宋者以其爲楚所奪圍而克之復遷於宋故繫之宋以明楚不當奪也今戚爲蒯聵所居蒯聵非衛乎而可贊加衛耶凡此皆造言生事以誣正經前後相蒙不覺其舛故特爲斥之以復聖經至平之本體

或問公孫獵杜氏以爲子驪之黨今以爲從君者也則非其黨矣於何信之曰杜氏因子驪見殺而獵被放故云然也不知殺驪者蔡君而放獵者蔡人乃欲弱君之翼故昭公由此見殺經意井然何得誤認以亂其旨

哀公四年

或問盜殺蔡侯申宣十七年蔡文侯名申昭侯不應與祖同名

疑有誤字因此並疑不稱弑亦有誤何以說也曰二申或有
誤外若並疑其餘有誤則非矣以盜爲文尙得謂之臣乎故
書殺言冠盜殺之也大抵說蔡事者惟家氏此條精確其餘
無可存者

或問公孫辰奔吳傳言逐之何不與姓崔同殺耶如皆與聞乎
試一逐一殺用法頗矣今云非盜黨何以見之曰卽於其逐
而知之也辰爲國卿必其漫無可否於其間故逐之也如是
必無無豈敢奔吳哉

或問殺姓與崔者文之錯也蔡又無君經不稱人不幾失實乎
曰春秋扶正綱常之者也文之錯得爲國討賊之義豈復書
人以微之故稱國以殺而又書葬蔡昭公

或說毫社爲周之毫社曰昭十年三聘伐莒傳言始用人於毫

春秋或問卷六

十

社則魯有毫社明矣何得移其說

哀公六年

或問齊陽生之事說者多矣何以獨用孫華老之說曰陳乞擅
廢立間將弑茶而涕泣是欲避弑君之名也抑思已不如此
做茶安得弑乎故取孫氏說以其該括無遺也家氏之說亦
善家氏鉉翁曰陽生實與弑而歸獄于陳乞者蓋弑茶立
陽生乃乞之本謀故事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
景公黜陳乞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
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亂之惡深矣

哀公八年

或問宋公入曹傳言城而經言入諸家說者不一意子皆不用
而亦不以城言將謂傳不可信耶曰諸家之說皆多作周旋

而無當於經意傳言滅者實滅也與狄滅衛同也俘虜一空
殺其君大夫非滅乎經言人者實人也雖破其國殺其君大
夫不終有其地故云人也曹伯言不返國之辭以其見殺
也如實滅而有其地則當日宋人滅曹如實滅而曹有其地
後尋復之則當日宋人滅曹以曹伯陽歸殺之今不言滅是
狄人衛之例也不言殺是執滕子嬰齊之例也宋書爵者豈
子之乎著其來無霸而爭諸侯虐小國以爲威也

或問吳伐我不言四鄰以爲吳師深入將及國都是固然矣其
不書與吳盟胡氏以爲深諱之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
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其說
如何曰春秋魯史趙子云示諱以明禮我師敗而止言戰諱
敗也若伐我而書盟有是禮乎胡氏強引國佐華元以爲說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是全不達國史之體也謀國之士等諸魯專爲南宋言其說
經也甚矣

或問齊人取讎及聞不言伐杜氏以爲兵未加魯與之邑程子
以爲入邦以其君來齊怒魯賂之以邑家氏以爲兵端非以
女故齊取二邑要魯以存知今子獨主左氏說雖豈非耶
曰雜用公殺之說似是而實非彼見下文歸邾子至冬而齊
歸二邑故主二傳爲說於經甚順不思左氏所載之事曲折
詳盡若按次依經傳說去自見恰合彼二傳者蓋不知其事
而祇據經文次第想像以爲說也後儒見其於經頗遠而
信之一經愚說以指破只如瞻廩附魯方受吳兵齊人乘約
而伐之魯豈復能禦故聽其取二邑其爲李姬而與師左氏
詳載其緣由兼以齊侯陽生之爲人負性兇狠得國而逐茶

斯亦已耳乃必殺兼又殺胡姬又誑鮑牧而殺之以致數年之問遂有見弑之禍孰謂其不以女故而怒與師取地耶如齊有殺勃於邦之惡乎成子何故舍近而遠求於吳乎經書齊人取二邑下即言歸邾子益于邾冬又言齊人歸二邑各隨其時以紀事此是作經之體不比作文章取其一氣貫注也其各條緣由左氏始分明載之舍傳以說經吾知其難通矣

哀公十年

或問陽生之卒傳言試諸家皆不敢信子信之何也曰諸說皆聖度之辭謂齊之大何至弑君以說不知弑君皆非一朝一夕之故陽生之弑豈徒以有吳師乎乘有兵亂而弑之其赴於師自是以疾卒未有明徵故書卒然觀吳子三日哭于軍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門之外想亦微察其爲弑也其還歸只因循海之師敗故爾亦非聞喪而還也

或問趙鞅伐齊書侵毋亦譏其伐喪乎曰非也齊助范中行晉宜伐之久矣畏其強而不敢加兵今乘吳魯伐齊而亦伐之始得取其型轅二邑毀高唐之郭侵掠及賴而還既無執言亦無取成故書侵而已若陽生之卒雖以僞赴鞅豈有不察其情實者雖不可以討罪言亦不必以伐喪言也

或問公會吳伐齊在春三月陽生卒吳師還吳公以五月至徘徊齊之境上何爲者也曰陽生卒時吳子未班師也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而後歸當延數月之期公安有不待吳子還而即歸者故至以五月也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齊國書伐我傳言爲郕胡氏家氏皆從我字生議子獨告齊國書何言之也曰我者內解也只當魯字用爾二家言反躬之責何淺俗之甚也且胡氏從人知以邾子益來說起將八年事複叙一遍已亂經傳次第矣尙何足以說經義也愚之所以獨件國書者謂其不當伐我也即之役吳人以其請師師怒其反覆而要魯以伐之魯亦來問而伐之國書欲報當在吳首矣乃舍強而陵弱卒致吳魯復合大敗之于艾陵孰云此役我當得報耶

或問艾陵之戰書法有可異者若依傳爲郕戰故則當云公以吳子及齊戰今伐書公會戰不言公又以國書主是戰其故何也曰吳知魯與齊有郕戰之怨故協魯伐齊其實吳亦爲郕之役未嘗得志於齊故復伐之也觀齊人將戰之言固皆

春秋或問卷六

十二

知必死而與吳戰陳僖子又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是欲戰者齊也故春秋以齊國書主是戰其獨書吳而不言公者見吳人好戰雖伐齊克博至贏與魯師俱而艾陵成列則不假魯帥而獨當之以邀其功也此一戰也諸侯之懼吳在此矣封豕長蛇之稱亦在此矣齊由是而祚移于田氏吳由是而折入于於越聖人書公之會伐而不會戰也以爲是一國之毀端也其所見有甚遠者矣

或問世叔齊之奔傳言即是一者則是爲魯妻奪軒而奔也今云意在嘲賄情洩而奔無以見之曰若爲淫縱之事而奔魯秋將畧不書今書其奔而傳言衛莊公復之故知釁起於君臣之際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田賦之說諸家皆言其數不可考予何以決知其數也曰
居今日而稽古制徒徇說恐微不盡力以研之而我踵其
說紛紛者伊于胡底如田賦之說諸家多蒙杜氏田財以爲
言則是又加於稅畝也抑知古者謂兵爲賦此用田賦雖軍
需亦增然所重仍在益兵也故從一成之賦推之知是如此

哀公十有三年

或問黃池之會書及吳子說者以爲兩伯之辭聖人何不抑吳
也曰若抑吳則當列序矣晉不足以主諸侯而吳又不能成
乎伯故書法如此盟不書者既不可以兩伯主盟晉之外諸
侯又莫有至者斯盟亦何益哉

哀公十有四年

或問獲麟之說除却取論獨引韓子觀韓子之作若非爲春秋

春秋或問卷大

孟

解者曰此自是諸家不察爾題是獲麟文中祥不祥字又是
從左傳中來非春秋之獲麟而何哉愚故因其言而說到麟
之生蓋麟畢竟是感德之應雖不爲聖人在位之祥却爲聖
人師表萬世之祥其獲也雖爲聖人將歿之不祥亦爲世運
大亂之不祥故聖人修春秋至獲麟而輒止亦不覺一年之
事其意無窮矣他如感麟而作與文成致麟之說皆粘滯附
會之辭爾孰如韓子之悠然神遠乎

春秋或問卷之六終

丹徒莊忠棧校

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邵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
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
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
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迹
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
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瀚胡安國高閌陳
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
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
者然持論亦多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
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以爲卽公囚於鄭之尹氏沿
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竟乃
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
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
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
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無今
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
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

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
爲王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

(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序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學官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揚摧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併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聲律巫醫卜祝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寧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讀左補義

張序

大著寧化雷翠庭師督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予耳熟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予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谷來越予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予予曰此真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既於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鈞左氏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爲枕秘者豈獨予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益頓首拜序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為國史親見策書因傳採列國之記載皆萃爲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謹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

讀左補義

自序

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愛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奚不直指聖人

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

讀左補義

自序

二

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之者卽事而爲經述之者論本事而爲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躁心嘗者嗜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爲例所蒙并其事而疑之母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并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余月設旦白巖安炳璋石貞氏書於石泉縣署之字民軒

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爲綱而傳爲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爲例之情又有五自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淡矣姜子白巖獨以爲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外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讀左補義

彭序

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如齊懿之死由於公子元不在耶狀閭職諸如此類意爲糾見理極自然所謂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吾蓋於白巖見之春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而讀左一書則由目溯綱而無不相合此真發前人之未發深得左氏之義而闡聖經之微者也豈徒摭摭衆說尋章摘句自號一家之書已哉是不可以不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啟豐序

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即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即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參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肯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綸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

讀左補義

錢序

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謬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曰巖方主蘭谿講席試舉來謁問所爲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未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

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函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讀左補義

錢序

二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闡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任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贈，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已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刪經傳解複見者，刪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刪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刪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讀左補義

列言

一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備參考者已析表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穀先生初有事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己卯竣事。庚辰理春秋舊業，祇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諸同志次君瑄，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都，長嗣棟從得蜀之石泉縣，此書置行篋中，至邑百廢具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本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
郡昇力贊此書之成明年奉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
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榷明年至昇家
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

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

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系同四十三卷又別有

書王氏左翼未詳其名今按震書名左翼無衆同名頁一

疑何義門傳讀書記宋可亭賦春秋鈔方望溪卷春秋直

解通論比事日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讀禮通考董次公

守左傳簡秀姜上均北錫胡傳參義全謝山望經史問答齊

讀左補義何言二

河洲南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於李友立撰得管見

今李下世無山質之十餘種也

詳義畧文是書之旨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爲之掩也昇謂

使絕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

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爲之昇勉

承師命因稽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己說開有餘文刺義

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正友素山出其尊人雨亭

先生左評相示融會馮天閑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

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

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爲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

自當嘉惠後學諸同志遂伙助開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

下榻舍間者十年於酉同領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遂
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
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讀左補義

何言

三

同學參閱姓氏			
倪承寬	仁和	紀昀	獻縣
朱筠	大興	范家相	會稽
茹敦和	會稽	宋弼	德州
宋鑒	安邑	彭紹觀	長洲
湯莠棠	仁和	任基振	高郵
雷定淳	寧化	魯仕驥	新城
齊世南	天台	鮑吳條	餘杭
范永澄	寧波	曾一貫	邵武
屠可堂	鄞縣	柳秉禮	蘭谿
徐木禮	寧波	呂儀表	梓潼
讀左補義			
蔣學鏡	鄞縣	盧鎬	鄞縣
董秉純	鄞縣	史節音	象山
萬維範	嘉善		
後學參閱姓氏			
王鋼	鄞縣	林學本	鄞縣
汪國	鄞縣	邵寶階	杭府
邵鑒	鄞縣	袁鈞	鄞縣
門人參閱姓氏			
董秉鼎	鄞縣	柴可安	鄞縣
李立楨	鄞縣	倪佈湖	鎮海
魏登龍	寧海	林鈺文	蘭谿

張應鵬	漢州	馮學鵬	郟水
馬士進	渠縣	李思理	新繁
金渭	郫縣	倪象占	象山
周紅南	象山	王璠	江汕
張邵猷	浮山	段烈	石泉
毛政	寧波	陳琦	鄞縣
岑元鈞	餘姚	宋嗣燮	鄞縣
林士蓮	鄞縣		
後學校閱姓氏			
倪沛綸	鎮海	毛忠棠	鄞縣
洪桂芬	鄞縣	宋肇經	鄞縣
讀左補義			
黃定豐	鄞縣	盧雲鵠	鄞縣
盧雲鵠	鄞縣	毛忠勲	鄞縣

讀左補義目錄

卷之首	例言	綱領上 綱領下
卷之一	隱公一	元年至四年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至十一年
卷之三	桓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四	桓公二	八年至十八年
卷之五	莊公一	元年至十六年
卷之六	莊公二	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之七	閔公	元年至二年
卷之八	僖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之九	僖公二	八年至十五年
卷之十	僖公三	十六年至二十二年
卷十一	僖公四	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卷十二	僖公五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卷十三	僖公六	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卷十四	文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十五	文公二	七年至十三年
卷十六	文公三	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十七	宣公一	元年至七年
卷十八	宣公二	八年至十二年
卷十九	宣公三	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	成公一	元年至三年

卷二十一	成公二	四年至十年
卷二十二	成公三	十一年至十五年
卷二十三	成公四	十六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二十五	襄公二	七年至十年
卷二十六	襄公三	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二十七	襄公四	十五年至二十年
卷二十八	襄公五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二十九	襄公六	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卷三十	襄公七	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卷三十一	襄公八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三十二	襄公九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卷三十三	昭公一	元年
卷三十四	昭公二	二年至三年
卷三十五	昭公三	四年至五年
卷三十六	昭公四	六年至七年
卷三十七	昭公五	八年至十一年
卷三十八	昭公六	十二年至十三年
卷三十九	昭公七	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四十	昭公八	十八年至二十年
卷四十一	昭公九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卷四十二	昭公十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卷四十三	昭公十一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卷四十四	定公一一	元年至四年
卷四十五	定公三	五年至八年
卷四十六	定公三	九年至十五年
卷四十七	哀公一	元年至六年
卷四十八	哀公二	七年至十二年
卷四十九	哀公三	十三年至十六年
卷五十	哀公四	十七年至二十七年

讀左補義目錄終

目錄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書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罔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飭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敘事中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有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

讀左補義卷首綱領上

外史之屬避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千百史官紀事爲成例焉春秋踰年改元即位萊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爲君由見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孤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朔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論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因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嗣王祇見厥祖豈得謂尹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猶以爲己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仍反喪服。諒開三年三代同之。春秋寅王求金于魯。不稱王。使宋襄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說葬稱君當時之禮制也。諸侯薨以名赴於王。即述赴於王者以起同。詳見僖十年。諸侯薨以名赴於王。即述赴於王者以起同。盟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閏也。喪不數閏。史因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宜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春秋隱莊閉僖四公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無可書也。即位而著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攝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二

莊閉僖則繼統也。桓宣亦繼統而書即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弒告也。然踰年朝正改元。則無異夫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即位改元而後行之也。詳見文六年。莊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遺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徹羊致饗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

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即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爲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衛朔而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司馬臨成之制也。王命伐衛。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襄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強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倚。故也。僖公二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敢外王朝而言。周不可謂非大一統之義也。昭之篇。大夫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句伐齊而聞喪而還。楚卻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擾攘。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卽以爲西周之遺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朱爲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鄆爲侯。秦鄭曹穀滑北燕爲伯。吳楚徐越莒邾小邾鄆郕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邾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降伯矣。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猶可言也。僭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桓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荆強猶以號舉也。至荆敗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強國。卽進而稱爵。一稟周京之舊。而從其淫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爲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鄭黎來來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四

朝之交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廬。書名其殆舊典歟。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母之會。書陳世子款。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爲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繫之公者。不必太子之母弟。尊在父也。卽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爲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爲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

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苟知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程子以爲禽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佖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諱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嚭。自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尙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故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爲下士之微而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五

嘉之。不知嘉其救衛。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稱爵。從天子之告命爲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諡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爲大夫者。非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尊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其素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卽禮所謂覲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六則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有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間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載筆。相沿爲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文竊以爲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爲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偏朝。

讀左補義

八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貴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丁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魯。是卿隣以臣禮也。穀伯綏鄭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岳也。而魯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迨晉霸興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爲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爲其令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微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申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賦臣哉。吾故以爲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委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

國如孔子謂顓臾爲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抵諸侯攘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經曰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鉦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爲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同。侵有率與國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破。大崩曰敗績。得僑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楚。如城濮之戰。破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殽。

讀左補義

九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檇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敗之敗。績而爲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也。春秋書滅國之慘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取之者。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鄭罕達取宋師於囂是也。晉伯已鉞殺入無忌。幾同於戰國。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者大師陷敵。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爲我所勝而有之。之國也。通以滅爲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

之於滑。以人爲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人。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爲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爲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卽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宣取根牟。成取郛。襄取郛是也。或謂既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爲易也。如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譚是也。或以爲譚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項不譚。此何以譚也。且宋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譚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

讀左補義

十

終有異。蓋魯爲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郛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罷之曰追。徒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土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焉則伐之。其曰青曰壇曰剋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爲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青壇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爲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歟。

義。莫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弑逆。傳於弑君者。謂凡青君君無

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爲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弑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卽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弑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爲彼國弑其君。彼國人弑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實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爲恆。弑君非恆。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弑其君王于舒州。不書陳恒。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十

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鄒人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爲賢否不係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茲稱公孫。茲之子得臣。乃爲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季友酈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卽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尙未卒。卽賜其孫之氏。世爲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爲貶。則楚遠罷伐吳。書族未知札于吳何罪。罷于楚何功。且叔以聘而貶。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弑君特稱名者。

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絨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朱督朱萬穀梁曰萬朱之卑者督為太宰胡為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為貶也彼公子側成熊諸人固書繫書族矣何以于三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辭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敢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氏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僅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士

其大夫文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卽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治之死祭加貶斥則杜之謬也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弑君之賊與殺忠良無罪人之特筆也凡殺大夫三十二皆筆此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蓋強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為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虞公宋人之執邾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厲

討曹負芻之弑君故稱晉侯然晉文執無罪之曹宜亦稱晉侯可知不以書爵為衰矣其反國或書入或書歸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日復人杜氏曰此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例而有不盡合者如衛朔入國係諸侯納之何以不書歸國人方立黔牟未嘗逆朔何以書入也逆臣如孫林父叛臣如趙鞅皆書歸何以不書復入也蓋當時諸侯納朔自嫌抗王而托於國逆之例以告也晉臣黨於林父鞅不以為大惡故不以復人告也失國復歸並書名史官之慎以有二君也有不名史氏詳畧之異也若以名為有罪則勝子嬰齊被執何罪而書名以不名為無罪則曹負芻有罪矣何以不名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士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贈器幣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若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襄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介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據事直書以及昭時合祔之屬無一畧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執諸聖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

期者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積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道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爵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或不書葬合葬隣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爲倂仰而其尊君親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古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郕公子豫及知人鄭人盟于葵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己蓋言諱也若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者通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嫁女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戎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難而出爲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未安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

若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絕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辟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

馬氏辨例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辭君非其志也詳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年一有所制而不得伸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爲氏也討弒君於爲氏矣繼弒君而不行卽位之禮者隱之也大書曰公卽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卽其無隱先君之心而知其與開乎弒也桓之薨於齊也莊不書卽位隱之也而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開乎弒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父何以如齊聞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則其卒其薨知姜氏與慶父爲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歸於齊非結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也宣公儼然卽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不問而知公與遂行父之行弒也雖其屬辭聖人問有筆削而大槩則史文也以是知弒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

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雖會防。諸城跡歷。書八事。蓋君舉必書。夫八一出。一入必書。援成例以著其惡。而公及季孫以爲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道。猶存此其微也。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卽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殺戮。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卽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展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不師出。城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別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慈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六

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戰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與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不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穀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滅文仲憐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入越。不書。傳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學若疑之。以爲夫差方爭伯中原。自喜其功。而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攜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與師破越。入其國都。爲宰師所愚。而報讎之志頓墮。夫未入越。而逆讎猶可說也。既

入越而赦。則不可說也。荷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并入越而不告也。左氏與夫差同時。豈有不得其真者。而以此攻傳誤之甚也。若夫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旅以前並不書卒。邾莒薛宿。問書其卒。鄧息申唐蓼六。肥鼓之。皆不見經。諸侯侵伐。會盟奔放。諸事有傳而無經。不能更僕皆不告不書之例也。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也。啓蟄建寅之月。閉蟄建亥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也。蓋月分四時。問之以間。其節未必恆在其月。故四者以中氣言之。自此以迄來月。三句之內。皆爲祀限。故如月猶可郊。而子月猶可烝也。禮不卜常祀。卜其牲日。而魯以郊爲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七

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僖。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三十一。年。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遠爲百穀祈膏雨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昭二十七年七月。上辛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雩不雨。爲災甚。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雩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卽世室。杜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爲世。無庸也。羣公曰宮。則以諡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祠廟曰新宮。若夫四時之常祭。祈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言祈祠者。或曰。采周公之典。裁約以爲文。非也得禮則常祀。

不書桓公八年之兩膏烝以漬祀而膏也十四年之書乙亥
膏以御厲災而膏也不然十二公烝膏多矣豈獨此二年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晉有
禘祀則借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爲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
作明堂位祭統而其實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
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
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此喪畢而第一禘也自此
而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傳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左補義卷首補正上
廟定八年從事先公喪畢之第三禘此其徵也唯第二禘不
見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說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時田爲
故書同與致幣併郊禘自僖始而潛禘最先閔二年禘於
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今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
祫用於太廟則其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曰魯遂有禘
無祫而禘爲常祀夫子因史官之交待存二禘以志僖禘之
始而不係於哀養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創之
至文二年禘祭紀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若曰舉
大禮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稱叔弓卒樂去此事變
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爲文之詳畧也從祀先公其
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統未統之主

而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侯平魯禘之名也故
魯僖八伯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高書其爲八伯可
知也此兩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爲禘可知也仍
不設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
耳何以屢言郊蓋舍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舜登
彰矣且嫌混於大雩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
非時祭乎不知經同大書已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
且時祭及於五廟不得專書太廟政官也唯五年大禘之說
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大禘始僖所
殺之郊而未嘗僖日至之郊乎

春秋大國之卿書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

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何爵第亦伯何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

屢書亦伯何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滕薛侯爵也何以滕薛
無大夫或曰強弱之分也先王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安有強弱之懸絕哉舉以勢力兼併論而不論
先王之封國夫豈尊王之義而抑知春秋之無王久矣史不
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強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
敗於交貨桓王初立敗於伐夷或合諸侯以舉諸侯或聯諸
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死諸侯而鄭大夫見經自此
始追桓文與與楚爭鄧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與鄭
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
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弱而有霸自此而秦大夫之文

於中國者常見於經若無大夫而公子首以駁駁書公孫
會以待放齊都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鄭世子亟以如晉
書而勝時自同於都莒屬於宋君會稱爵臣會稱人此歷世
史文相傳夫子安能明其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哉時
會所誅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未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
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
左氏不言例者畧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鄭衛皆然桓十一年
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鄭伯爵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
稱名可知也傷二十五年泚之盟衛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
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宋襄陳共陳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于

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恆稱如宋共衛惠衛定是也。而其時列
國又有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之例如晉獻未葬而奚齊稱子
既葬而卓稱君左氏屢著其例所以示失禮也元凱誤以列
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鄭衛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弑以未
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弑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鄭忽之奔謂
鄭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衛成洩
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傷九
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
氏曰在喪未葬也明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亂
制鄭衛猶不其然魯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
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

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
何以誌喪車者之靈則魯之慎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
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
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
卽告時書之傳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卽書春是
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霸國更定之例五則

聖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魯周懷楚不無小補然自此
而禮樂征伐係於霸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
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
皆從霸國來告之文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五霸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高出晉之世霸不獨首倡伐楚
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
搖國本也於世子殊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于子虎於
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
有弑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與大師大衆
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從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困小國故
小國闢焉晉自文襄以後凡勝薛莒杞邾小邾皆奔命矣莊
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野進
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之進退
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
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

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

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主於大夫於是晉卿制為大國之卿而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晉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富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為察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聞閭與言而已未問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國之卿三命安得以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為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戎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為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尊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二十七年宋之盟曰書先晉晉有信也此皆魯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為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弒立或有之施即伏法知魯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醢南宮萬齊人之轅高渠諸之類也大慈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弒立之君輒倚強國為援如魯桓弒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為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追晉劇與而定為成例矣弒立之君列子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晉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弒立至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舊以大夫稱人為貶而以書名為無貶先儒謂桓文之霸盟有大夫但稱人以為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交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也大夫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士穀晉靈新城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憤甚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為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若將皆稱人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為貶乎殺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爵大夫書名皆喪也昭十一年厥慙之會大夫皆名是殺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為俄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知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書人是

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書名為罪而會盟書名為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也。安見為貶以大夫之叛君罔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事乎。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卻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鞍齊人敗績自侈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齊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於蜀列國之史既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名為侯稱人為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賊臣荀偃為政士句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為謬戾。當其意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為伴。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告左氏作傳遂以為程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者人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歲內諸侯之卿序列國士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魯以周班後鄭遂有鄭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爵也。雖哀世而古道未盡。其矣。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者如同盟于幽許男先於滑伯伐楚以後桓先齊伯會淮則先于邢侯同盟于申則先于子先於杞伯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先於杞伯以後莒邾恒先於杞是也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數十年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之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之上傳以為先至也。蓋齊為大國而每貶

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葵丘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為也。諸侯之角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信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年晉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成之會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臣蒞盟其職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濟宋王臣莒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襄去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為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秦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雖也於是而晉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伯思矣

一魯君臣私定之例五則

史官職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為政蕭墜之盟公孫黑強與之命太史書曰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殺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強臣專國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為尊君媚晉而時為尊晉例益謬矣。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中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害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也

天子之卿恒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書宰恒王越禮而賵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宰也桓慕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冠六卿奉使下國則發其尊魯史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爲大夫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宰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宰如女叔之書字夫子何以知其名也衛蒯聩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歸慕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篡竊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赤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美

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輩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內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書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書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奔亦猶是也於是華孫奉鮑之命結援於魯震仲陰附之而弒成矣昭公之後四國伐宋而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事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齊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王之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嬰殺於齊襄子儀結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齊窩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滑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之婦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弒逆仲穀之而理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齊林願氏北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之以節書也望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後人之疑以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密而魯柔嬈結何以不書其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也故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毛

何以放書卒於齊也又謂魯柔嬈結皆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在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弒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闕文於桓獨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趙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齊侯伐北鄙取龍襄之篇季武子取下昭之篇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執則書之而事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文宣失政權好用事此後史例更謬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

遂合晉趙盾於衛雍乙酉會維戎盟于暴兩晉公子遂傳曰
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
尊君道。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僂
如齊逆女。僂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
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首尊則夫人益尊。豈有卑其逆者而
夫人反歸乎。此義甚顯。而或以為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
四年晉免意如意如歸自晉。傳曰晉葬已也。統之盟叔孫
豹去族。傳曰遂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即之歸。去族以媚
之。若就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
史官去族。以示違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秋以為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晉公子遂。順文也。於
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
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貶於意無褒也。
閔僂以前魯君主之。文宣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職命焉。故夫
人有不赴不附。而稱夫人薨。非小君者。如僂公以夫人逆哀
姜也。魯人迎合僂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
敬嬴之卒。並稱夫人。君以為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僂之
文十二年。卿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卿伯也。
有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孺嘉。獲之以張其功也。外相
如不書。而齊卿如紀。書之者。魯為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
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遠人。先儒謂魯

頌稱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即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
之也。諒君國之取。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昭十
三年平邱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漢曰魯至成襄季孫威重。過
於沙隨之役。行父見執。平邱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
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
至於欲諱。而不欲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
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為忠。而有功於魯。史敢快之乎。非
公命不書。邪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愛之。莒牟夷邪
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晉。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
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宣以後之
史例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元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伍。稱也不從其伍。稱而人之爵之。則魯
人為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僂以前楚侵伐皆書。則而來聘
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僂文以
後。楚日益強。與晉相持。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
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
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穀。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
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
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宿以號舉。而徐為齊取舒伐英氏。
五年會戚。吳人與焉。故稱人。栢舉之戰。敗楚救蔡。故書爵。皆
魯人私書之也。入郢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舒楚子入陳。

之例。當稱爾。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嬰齊伐莒。楚人入郢之例。當書人。則疑於大槩等帥師而君駐於柏舉也。故既倚於前文。後則仍其恆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霸也。兩霸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裔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直書其事。則從其恆稱。皆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強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爲之議。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柏舉入郢。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前中參用通論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蔚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經義爲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爲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善。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伸之。則左氏之善。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躬承聖教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劉子駿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隋。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爲秦人在職國之後。不知二官素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爲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爲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爲然。卽以官爲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舉左爲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郢安必其爲楚人乎。蓋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澤曰。真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

意思戰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荆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仿猶以稱風稱魯頌商頌為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兩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受經仲尼此其微也太史公以為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為魯人其云左印明校會申申授吳起檀弓曾元會申皆曾子之子史記謂起為曾子之門人趙氏經因謂從學于曾子雖未必然然與曾子同時可知也通義又云印姓魯左印明之後朱氏經義考云史記左印失明厥有國語是左印為複姓周人以諱事神孔子既卒弟子諱師之名故但書左氏傳而不書左印理或然也夫事必徵其可據國史非史官不能見夫人以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為然者也左氏非世為史官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師說本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非因藝文志謂左印明魯史官也是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正樂必也注故與左印明觀其史記則左氏為魯史官可知正樂必謀之樂官脩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諱于君為之倘哀公使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黃氏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左氏之言曰春秋之術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削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宣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為萬世法信于左氏之為魯史而篤信聖經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為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為左氏續之也欲顯聖師之卒續經而為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為印明既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掌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續傳者彙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陸氏以內外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而得與於聖人之春秋猶師塾為樂官而得與於正樂乎師塾未經執贊于門牆左氏安必入室而稱弟子故史公以為魯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某事斯經篤信之久即以愛經于仲尼可也左印明恥之某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三

亦恥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一親見策書

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即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弑而經無異詞則固乎史文者也溫之會晉侯召王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甯確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為自奔自孫之辭則聖人自為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禮之常者事之不足為法成者班叔皮所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

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鄭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迥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難以記載也左氏親見當時策書而知聖經大義所在因以列國記載之事詳叙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傳采衆記是也

一傳王重霸

左氏之義首在外王尊王不得不重霸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默霸夫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常默以春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默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四

求購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脩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惜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悼世爲盟主傳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懇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橫暴猶挫其鋒惴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而旅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而南北分衡定七年鹹之盟而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侈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寢兵息民

左氏叙戰具有六陷三累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典旁午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宋尚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瑒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於陳桓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攝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旨昭合故春秋猶爲近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五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開斯言也故壤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召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再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遂退師以爲其名此其當時所未有傳兩書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

一羽翼六經一則

目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

辭於引書可知古文尚書之爲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疎於命晉以唐詰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絕無怪女之譏恨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民於春秋傳且爲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派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田制壞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敘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爲厚敘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爲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爲先驅中驅或廣驅乘楚爲左廣右廣鄭爲先偏後伍宋爲鶴鵠魯爲介馬則深惡三家不能守周公之典而知

讀左補義

卷首

六

邱甲作軍舍軍之爲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天子不稽首朝以重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罷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饗卿當燕而知朝於王所雖出入三覲循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愾則賜以彤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而知擅與擄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哀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溝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疆田之非制也十二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勤分而知告糴之爲未務也司燧之禁不修

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水火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爲火備鄭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榭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七姓從王王賜之駢旄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書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置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慎政一日

讀左補義

卷首

七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鑒衆仲之論舞佾甯武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太叔吳平仲周倫秦醫之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馬政則日中而出日入而入水政則北陸藏冰西陸頒冰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於周禮者大也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諷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

備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用
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
教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
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騁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
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同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
韓起。卽倣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
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狂
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太宰
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
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
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八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敘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
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
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
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宿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
而驕。楚其臨沒而悔。越武之新政。偷安屈建之新政。敏肅北
於比事。而知楚強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
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賂。不言賂惠。則仲子
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爲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
討蔡般。弒君爲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

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照。而是非昭。晉楚
俱用夾寫。傷楚強之山。於晉衰也。魯鄭每爲並叙。傷季孫之
不如鄭臣也。快盛衰之關。立事爲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
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
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
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遠

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
唯左傳爲然。卽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
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印明識其用。終不肯盡
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九

之用心。得其文緩旨遠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
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示。
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
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號之會是也。有補經所
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
如北杏諸會。皆不叙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
爲數十年之始終。本爲見而必舉義精仁熟之言。以爲圭臬。其
尤要者。則在無文之文。如齊人之弒商人。由公子元。而通篇
絕不言元。宋人弒杵臼。由公子鮑。而通篇絕不言鮑。而元與
鮑已隱躍於字句之間。諸如此類。其可以輕心掉之乎。蓋奉
二百四十二年之經。而疏之導之一以貫之。使人悠然會其

皆所謂其文緩其旨遠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爲誣昌黎以爲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第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人許以爲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入陳予其存國而忘其置二虺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遊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爲禮而以干戈相接爲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爲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

一言有不駁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誣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頁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爲先亡而鄭後復麟一百四年滅於韓魏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爲召憂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先亡而勝滅於宋王偃於諸姬最後衛遷於帝邱下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昌若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入僖十九年宋人執貜貜公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傳不能舉其事在二

十六年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其不駁可以知其驗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所知者之非無據也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爲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古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忌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雨霽蒙晦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郊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一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然而卒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說者以爲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汝君即天也及其衰也蒯伯凡伯冢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既亡無贊天之謀格天之事而亦無能呼天以入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權天方授楚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爲世霸皆天之厭周德也他如陳氏篡齊兆先伏於桓鄆季孫羈魯占已見於莊信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於諸福善禍淫之天道有不
爽者有甚爽者晉嬴之衰也卿大夫營殖私家其於當爲之
事多援天以迷其媿情甚而般之弑父虔之弑君拱手以待
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爲乎故
春秋之世有大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開劣如魯昭即無季孫
何必不奔昏庸如齊景即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
晨門沮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長叔欲支天而賊臣
殺之聖人欲回天而列國沮之迨三蟲疊見西狩獲麟聖人
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
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爲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爲之也
左氏傳以天爲樞紐其大旨如此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一小疵而大醇

左氏受經於仲尼非即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既
卒左氏乃爲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爲之也其於大者
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詞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
爲惠人其將卒告于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爲本之
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者許僖以爲而縛卿壁賴子亦以爲
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閔子弑齊桓討
之而傳以爲已甚宋元公章厚葬之僭侈仲幾不能將順葬
如先君而傳以爲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歿則淫名
去也而傳猶據晉乘之文丁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
版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蠻夷亦曰叛如諸小國舍楚

歸咎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慎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胥
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遺滅劉歆補章之而
失者韓之戰穆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人嬖子夕以死數
語古本俱無以稱公子爲稱族稱族爲尊君命以去公子爲
舍族以舍族爲尊夫人史墨蔡龍之說與范句相左鸛鵒之
語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憾至
韓魏多嘉予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
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
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符契豈可以一節
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

一闕幽而微顯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附盧仝詩謂春秋三傳束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
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屬辭比事
無不可見其槩也若州蒲之弑自成九年伐鄭之後樂書並
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爲書也
鄭伯如會卒於剡微傳安知爲弑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
安知其爲弑弑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轅微傳則相傳
爲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鄭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爲自
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傳則且以爲導淫也定四
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爲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使左氏不爲此

西

男
堉 堉
校

傳惠公元妃孟子注翻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孔熈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孟子卒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類是也妃匹也○妃方非反送呂記志惠公之無適

春秋左氏傳
 受其傳魯君平左邱明撰弟子人異論各安其志失其
 直故成左氏春秋杜氏經傳蔡序春秋者魯史記之
 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之各也周禮有大事書之策小官商賈也周禮見易
 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策小官商賈也周禮見易象
 荷杞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幹子所見蓋周之舊典也周禮既喪官失其守上之
 書成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多違舊章仲尼因
 其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典禮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其餘卽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左
 邱明
 讀左補義
 卷一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
 躬覽終緒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
 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極煥然水釋皆春秋實
 得也鄭無仲曰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實語司
 叔仲公曰羊舌氏習于春秋悼公使傳之傳其太子
 禮不存推魯春秋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
 已春秋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前遷以後
 爲優蓋公羊穀契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而左
 經自經而傳自傳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
 是左氏傳中之舛
 文可以言古經矣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周書諡法隱拂不
 隱魯侯爵據臣子
 言之故端之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元始也長也有始而非適若雷
 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孟子卒魯呂記志惠公
 類是也祀四也。祀方非反

邪子克也自注一句左氏憤川之法有注于事先者提筆也有注于中間者而後闕疑也注于後者通篇歸宿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四

矣

夏四月費伯魯大夫○費如字帥師城郕郕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郕城西南有費亭不書非公命也

師大衆也城夫役也而非公命豈以其攝而藐視之歟傳爲蜀氏之禍伏筆

按費卽極地皆接壤城卽爲明年人極張本。周禮史官有大史內史外史小史之屬。春秋魯史也。左氏獲觀十四國史書而於魯加詳。其有當時記載未登策書者。錯舉識之以明魯史不書之故。前後事蹟無甚關係者畧之。

申侯召犬戎陷京師弑幽王鄭桓公死焉由亦鄭之驕也而平陸舅氏恩深武亦岳翁情重成申成南掘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按中國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杜解段奔共故曰共叔按共國今爲輝縣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按寤生之說不一更起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疑高受極寤絕生而驚寤也正字通寤同遽逆也則改字矣共叔段情不可理詰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

突與有力
 雖傳無此
 而謂云
 不脫抱恨
 細影生
 征明平白
 武人誰及
 其首初年
 康寧中
 三限外公
 中道說不
 明知其不
 而稱其肉
 其志便不
 開

位爲之請削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號叔取留
嚴險而不倚德鄰誅之恐段復無故闕以他邑附注帝王世
紀以西號爲仲羅必國名記亦胡號仲封西號叔封東疏乃
謂叔爲西號仲爲東號誤也吳仁傑曰傳稱號仲者制仲後
稱號叔者即叔後按西號後爲舌城此東號爲鄭滅制一名
虎牢今河南杞水縣京鄭邑故名
西東號國在縣東今河南榮
陽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弟有稱太叔者如大叔
伯叔儀之類曰京城郭之也卽此見其失教或謂故條其
伯也祭仲鄭大曰都城迨百里方丈曰城三堵
非也曰雉一雉三堵
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
百雉疏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則公七里
侯伯五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按稱姜氏不以爲母也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焉辟若姜推而納諸所例意甚多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之所無使憾蔓也蔓延也蔓難圖也萑草猶不可除况君之

讀左補義

卷一 歸公

五

上面寫少黃
勢遠出可矣
二字駭然而
起
先後兩愛字
極相闢考叔
愛其母能愛
及莊公之母
公愛其母不
能愛母之所
愛純孝所以
獨稱考叔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也斃踏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鄙邊邑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鄭已按今在河南延津縣子封公子呂也曰可矣朱解言今可除之厚將得眾厚謂土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衾解不義之人大叔相聚先城郭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或意兩將字爲疑嫌不知不義不暱襲鄭之謀必有人發之而子封伐京居然拒戰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扶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今與秦緘陳黃宋辰不同杜謂夫子改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補注書第

男是一新境
界休者亦寧
筆飛舞

卷一

六

卷上

七

讀左補義

前假似事後
卽斷卽解已
活大意下乃
詳言之開玄
家無駁法門
爲天開曰兩
事邊提而論
有詳舉於仲
子前有五字
後亦三三字
惠公前只一
字後却整排
較十字變化
不測

汪云非禮也
總收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莊惠公薨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覺在二年，謂及宰嚭背棄，卒也。死以爲宰，夫非是方氏，皆解伯斤名。謂孔子之非也。使舊史如仍叔以行，次書宰周公以爵。書孔子無名，得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疏境而殯，先儒葬之多，疑顧命爲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癸酉，康王卽位，僅九日，五服豈能畢至？恩謂康王九日卽位，而歲國之諸侯集，可知天子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微之喪期七月而同軌畢至也。諸侯五月同盟至，此言赴土而大夫送葬。大夫三月同位至，土踰月外，姻至。此言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疏云：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彼同位言同爲大夫者，外姻禮他國有婚姻之好者，故錄記有大夫。土赴於他國之君之禮，此同位外姻原兼他國。侯賵死不及尸，若大夫土有官守，則大夫遺賵臣士遺僕，賵賵不及尸，未葬，用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墳，除葬則終喪。司馬之通稱，用生不及哀，公王伯厚皆辨其妄。附注云：忙於晉議，讀左補義。卷一隱公。

太子之傅應既葬除服，後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晏樂爲證。今考傳弔生不及哀，言惡公薨久，今來謂不及哀，哀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盛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樂而不及葬，貴遠服禮也。乃謂誤。魯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說者多疑傳服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卽位爲碑之類，故梓音闕棺也。

傳謂天王賵惠公兼及仲子，仲子固未卒也。未卒而賵似非人情。然當時非禮之禮原有不可意測者。諸侯再娶，強國自矜依附，故仲子得聞于天王，時將改葬惠公，故賵惠而加禮于仲子也。夫車馬非殉葬之物，不過爲葬時儀文身後之榮耳。故大夫有生而賜諡，夫人有生而歸賵，皆寵異之過禮。衰世之事也。且惟仲子尙在，故二年之卒，越三年而考宮適當除喪之後，諸經無不合也。或曰：周魯隔遠。

傳聞之誤謂仲子薨豈咀入魯境而不之察耶或曰如云

兼昭當云惠公及仲子僖公及成風此何以不言及惠公

死者也。仲子生者也。死不可以及生也。僖公子也。成風母

施也。子曰：「歸惠公夫人中之一。」
 也。子曰：「不可以及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按之書法，有所不得。

公之謂也哉風已冉夫人曰歸遂曰夫人哉風不見焉

之母也。本隨以春秋大義言之。微持仲子爲妾。王不當明。

卽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賄其先君故

賄惡賄仲子交矢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緩一急爲言若

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天子七月而葬一殷已爲三年。

天王崩武氏求賻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賻收葬惠公

帝親會而天王之崩葬未聞如京師哭踊遣使加賻同

軌之義謂何比事以觀嗣後王不書葬不必有傳矣讀者

毋以一傳止釋一經也

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故

所紀其不見于經者皆夫子所削既非經旨亦失傳意按

國姓今山東有蜚不爲災亦不書秋紀異有不爲

聖經之義不係此也
公之季丰收采而于黃宋邑按今公立而茂戈焉九月及

公之孫全具矢自二黃河南杞縣公二而卒歷燕大月乃

據下傳宋人伐喪大無禮也而公亟於求成宜其見侮而

以大夫應命也。魯人恥之，故不書公。

中點六子二
字是宋隱公
立而祭之來

衛公孫而
伐鄭而後王
師而後伐諸
鄭而後伐諸

鄭公孫而
伐鄭而後王
師而後伐諸
鄭而後伐諸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于大子故有闕後黃氏澤謂得見惠公在時桓
已稱大子非也傳見隱公立奉桓為大子也
不見公亦不書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今河南淇縣
改葬惠公公不為喪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喪蓋為前傳
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
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喪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
不為喪主耳至葬事則竭力經營否則不必改葬矣或譏
其畧者謬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之子
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
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
于翼魯地按今山東費縣西南不書非公命也

叔段奔共共衛邑閔二年狄人衛傳云益之以共滕之民
即此毛氏條貫以為鄭邑謬也段奔于衛故其子滑亦奔
衛衛桓遭州吁之寵幾致奪嫡乃入公孫滑之言為叛兄
之段報讎伐鄭又何怪他日州吁率數十亡命人國乎鄭
欲報衛結邾邾欲附鄭牽魯兵聯禍結皆衛桓啟之請師
非禮也請于公復私于豫公不許而豫遂行固讓之逆命
亦公之無刑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史官載筆君為重故君不臨喪實不見公帥師非公命與
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也若史書於策則聖
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
命而悉書于冊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歲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
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下移由來漸
矣

衆父卒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禮葬之喪小
斂之祭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為例而左氏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
臆度舊史之意失之者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預潛魯地近戎按戎今山東
月萬人入向孔疏魯國已姓稱云歲姓少昊之後杜預云向小
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師師少稱人師少稱人師少稱人師少稱人
也按此入國之始魯國今山東莒州向今江蘇連雲港縣西
駭帥師入極駭魯地按今山東駭帥師入極駭帥師入極駭帥師入極
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按今山東辰公及戎盟于唐辰公及戎盟于唐
十月伯姬歸于杞伯姬魯女嫁杞所十月伯姬歸于杞十月伯姬歸于杞
按此外相盟之始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魯仲子
也何以知之由三年喪畢考宮告祭也按杜日桓母也蓋隱
以桓為惠之大子其母之薨以夫人告廟也然猶不
敢反哭則姑也于何見不反哭也于何見不反哭也于何見不反哭也
之何以見不反姑也于何見不反姑也于何見不反姑也于何見不反姑也

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或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為魯邑明矣然卒為莒取青旋

莒子娶于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姜還未嘗有其地也

發明書入不書滅之義

司空無駭入極費不父費伯也勝之

本父城郎早已窺極意極為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

自此極不見經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遊女卿為君遊也按程了云君遊於其所館有親御投綬之禮豈有委宗

讀左補義卷一 隱公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綱杜云子帛裂繻之字名與字稱豈有鑿空撰此字耶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

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不

納曰終隙及桓無東鄰之侵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為魯平

莒故為魯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

似牽合意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

子字或入字之譌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解治元年取鄭之亂

廩延之取鄭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因率邾魯之師然

邾以小國魯無公命但為與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

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罪于討衛見不忘之怨

西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解今釋例以長歷推

史失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太王崩食是二月朔

四月辛卯君氏卒隱公不敗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敗備禮秋

武氏子來求聘王喪在戰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故不稱使魯

武氏天子大夫武氏以名來求其子行之猶也八月庚辰

宋公和卒外諸侯書卒從也赴也赴日卒葬也冬十有二

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今山東臨淄

今長清縣地○癸未葬宋穆公會葬故書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

策聖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

葬也

夏君氏卒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故不

葬也

日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杜解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

于正殿所謂反哭于寢也卒哭而葬葬之曰葬葬之曰葬

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葬之文也其或此則

不葬則為不成喪故死而不葬葬之曰葬葬之曰葬

反哭則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

可葬小君然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不葬

三體皆闕如君氏與孟子是也杜云不書其姓而曰君氏以別凡勝安

經 143—299

結賦竟若不
知有華賢事
何山與夷裔
猛虎公木石
如此文雜便
非
汪云叙過公
却特宜公作
結與篇內致
先君子照規
生動

陵夷極矣。桓王從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喪，而敗王師。周之衰，鄭爲之。桓王之不振乎？致之此，篤其發。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意歟？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有齊怨，不廢喪紀，傳以爲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也。千鄰國猶然，况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杜解穆公兄宣公也舍與夷宣公子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按世拂之言出于至性使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對曰羣臣願奉馮穆公音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

讀左補義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廢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按不爲一已之名而爲先君之德尤見至公之心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禮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夷固荷此百祿而潔惜其不然私考馮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居其國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爲桓所弑恐于心跡未明或有以致之故于不書卽位不臨喪仲子聲子之卒逐一情出以著讓國之誠宣與穆各成其讓而與夷與馮化讓爲爭或穆之讓處稍有依回則亦有以啟之故

于屬殤公事。寫得極詳明。以著讓國之決。稱宣爲知人非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窮亂本。歸獄二公。過矣。宋華督弒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荷。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紅。齊廬盟在春秋前。廬。夷戌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鄭伯之車。僨于濟。孔。廬。禹貢導汎水。東流爲濟。

鄭莊挾馮以讎宋因滑以讎衛且以交質之故陰欲抗王也非黨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停俟于境內而莊急赴焉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門險遠出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衛莊公要于齊東宮得臣杜解齊太子也太子居東宮之妹曰莊姜孔疏衛莊

讀左補義

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莊美
 莒是莊公之女僖公甥妹也得臣爲大子早死故得立也
 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厲嬀
 接今河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厲嬀
 南陳州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厲嬀
 可方後此而博中未盡表章不知莊姜賢行已見于詩綠衣
 燕燕諸篇故點賦碩人一語若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其詳已見衛風耳于戴嬀亦然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衛大夫諫曰臣聞
 愛子敏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按莊公明知吁不可立言克其邪心勢必立以爲君乃
 能安靜是反扶語故急轉正意或譏石碯失言非也欲真
 大叔子封可以執鄭莊而欲立夷姜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
 重克不以警晉豈立言固囿于其人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降其身則

經 143—302

所欲立然立于衆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既誅州吁當告于王卽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然既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弑馮立晉靈之弑黑臀立是也賊既討而立君如宋閔之弑御說立是也史官悉書于冊夫子樂從刪去特書衛人立晉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爲固然若曰諸國立君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

讀左補義卷之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珍 泰

男 康 校

隱公二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稱師疏云師國文王子邾叔武之後今○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山東寧陽縣○音成○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邾人鄭也按邾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翬羽也○邾人鄭八伐宋邾主兵○嶺食西心者爲○冬十有二月辛巳公

兩層俱順於

傳伯首二句
起點出老字
隨帳在君字
一語領起全
神而下而亮
星說來俱始
宿于此文極
應括語帶錄
後想見古大
民隱善開邪
氣象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孫也諫曰凡物不足以及講大事以王父字爲氏今加臧云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也凡物廣言諸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言講大事以齊法度之分限謂之軌度取材用以章禮儀之承飾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八日振旅治兵禮畢擊衆而還振整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旌旗明貴

月遊筆集注
文錄卷下

取應南君子
命筆世日人
君往往提辭
所飲而希有
私忠諫之士
所以損敗也

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前則火者在習威儀也鳥獸之兩不
登於廟宗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以飾法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用澤之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物以資器是謂之備是謂之司之職也
亦公曰吾將畧地焉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之備而觀
之倚伯稱疾不從按想見大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
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按矢魚俞氏成引周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駿之類補注引
淮南子時則訓云親射魚觀君不射何可見
按周禮天官甸人春獻王飾月今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
之仲春可漁之時然有司之事也倚伯將君身看得極重
當納民軌物安得不以軌物自處反覆開喻俱就大槩說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未段方當指觀魚復以阜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
當廢然反也李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議倚伯不知
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
至病民此公之隱畏然公所謂暇日即幽風于貉獵武之
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
戰獸之齒牙皮革可克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
而不可觀魚隨手點出農隙蓋遊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
明示以及時當為之事耳公雖通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
勤沒後之恩歟錄此諫章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杜解成以鄭人邢人伐襲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
晉都今王使尹氏武氏同世族助之翼侯奔隨按沃翼本末

燕云他篇
燕與戰作
燕與戰作
燕與戰作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故翼而立兵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
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葬按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臣氏
四月鄭人侵衛收衛邑按今以報東門之役東門衛人以
燕師伐鄭按傳見鄭南汲縣不告故不葬燕鄭祭足原繁洩
齊以三軍軍其前使晏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
軍而不戢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汜水縣西六月鄭二
公子曼伯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
鄭莊公城濮而黃子元焉按鄭公不立蓋莊公在時即以
為子元之邑故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杜以為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泉雄善為攻瑕之

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補注獻公末年晉
晉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制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尚有與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
後以秦師執蒍伯以三國伐鄭即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
侯緄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為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
成師弒耶侯其子莊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至以
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
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僂况此時欲伏王
靈更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諸翼侯于王王誤
聽之如桓十年詹父訴虢公王遂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
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
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運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衛亦走矣。

伐沃屢奉王命可謂知義矣不書史無文也

人得不償失足爲小人不義之成

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

讀全補義

19

1

二刻爾直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
伯野亦以服說爲然又汪氏謂降

諸侯下卽言大夫可見矣汪氏據
又謂士無爵特牲少牢皆十禮

八方之屈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

故自八以下

而公迷因仍僭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僭樂者不

前列叙四語
魯當用六已
明復以數八
字將用八極
力盡言一
下字包括諸
侯三傳而終
之併斥其中
簡而廣重
而不複
正云分曉經
於首尾作叙
以用六兩字
總收法又變

讀左補義

五

卷之四

宋人取邾田邾人肯於鄭曰請君

之役也郭郭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

實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

邾人欲報邾田之役而以釋憾

書云鄭伯始朝王此時未至周

以伐國夫魯爲弱國猶以宋使

此叙宋督威
懷之始爲後
交兵伏案

使反命而齊卽爲父之盟因鄭而求好于魯也

討故王不禮焉周桓公周桓公黑肩周子孫有官於王曰我置
 鄭伯如肩如韓林三故曰始行起難結怨於陽又惜王
 故

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其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云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前皆鄭莊為之為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時君臣之隙已成周桓以為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之晉自救不暇鄭伯泉雄東結強齊為黨王欲鋤鄭勢有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杜解叔姬伯姬之姊也至與嫡俱行張注勝不書此特書者後必錄其本也五廟歸于鄭以奉宗祀聖人以其賢將有其末必錄其本也五廟歸于克宗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勝逆叔姬宜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

侯卒按勝國姬姓文王子錯叔繡○夏城中止魯地按山東侯卒之後今山東縣有古勝城○秋公伐邾○城此書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按此列國○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凡伯周卿士伯也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凡伯強楚不書凡伯敗軍使無眾非戰陳也桓言以歸非執也凡國今河南輝縣楚印衛地今山東曹縣有楚邱亭此王聘之始戎患之始

七年春勝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杜解告亡者之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策為經印明之傳博采眾記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倣此按左氏謂薨以名赴為周公禮經耳而杜以為凡例皆則誤也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

我國其卒郎以名書于冊者孫氏覺也謂嘗同盟未必皆名不同盟未必不名者劉氏散也謂臣子當制痛深之口必不忍稱其君之名者趙氏匡也謂禮備書名不備不書者呂氏大圭也然左氏亦自有說焉凡諸侯卒必立嗣君嗣君之立必請于天子曰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王立為君然後請先君之諡于王諡定而後葬其赴也不可稱某君察德諡詞非可以加于先君也初薨無論又不可以稱某公若但言先君則祖考以上皆稱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赴于列國上言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述其告王之辭故亡者嗣者皆稱名如必天子命下而後赴則恐違五月而葬之期如不待天子之命而直赴列國則無王

也故述其所以告天子者若曰侯天子之命耳不敢冒冒嗣君之必立也同盟者同方嶽之盟也告之同盟不敢煩遠國之赴用此皆成周有道時之禮經也東遷以後諸侯不守臣節立君則竟不請命輒赴同盟約其辭直曰某侯某卒嗣子某立史官即以其來赴書于策夫子作春秋于其書某侯某卒謂猶不失古初之意皆存而不削而其云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惡天下之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夫告神之時即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杜之誤也其有同盟而不以名赴不同盟而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復方獄之盟事益變遷聽其所為耳如曰備禮則告喪何禮

之仙也至楚以淫名赴于諸侯而曰楚子某卒者或聖人之特筆。採史官之舊文。又豈特不書其葬。謂其號之不可登于策哉。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結艾若以同母為加。近於禽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為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鄭以媚宋。五年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鄭者以馮故。離鄭更深也。然鄭實主兵。宋所怒也。

讀左補義

而力弱于魯。公毅然伐之。於我無挫。岷之憂而於宋有洩忿之德。君子不為也。

初戎討于周。勝幣于公。鄭。狀觀如今奉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從傳言凡伯所以見伐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四年。

范香溪議左氏謂戎執凡伯由朝周不賓之故。則聖人之義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為不賓失禮之小者也。輒敢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甚。衛人不能救。凡伯不能死諸義皆括其中。二年潛之會。戎請之也。諸盟公不許。唐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強。倚魯為重。至此忽伐天子之命使。蓋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為周患。

以亂于終結

陳及鄭平。杜解六年鄭伐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泣盟不書王甫及鄭伯盟。恥如忘。志不存。洩伯鄭洩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盟為重也。鄭長佐夫。如陳泣盟幸已。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洩伯知佗之不免。負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和穎以忽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春宋公偃侯遇于垂。按衛地今山。三月鄭伯使

宛來聘。宛鄭大夫。前鄭祀大山之邑。今庚寅我入。宛氏曰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

辛亥宿男卒。元年宋魯盟于宿。宿與盟也。秋七月庚午宋公偃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序齊土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按山東莒州。西北魯界。持會外大夫之始。詳說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強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煥為。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杜解平宋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齊衛侯許之。故遇于大邱。垂也。地。

宋鄭相辭以公子馮。故鄭衛相辭以公孫滑。改然鄭仇衛。

周禮侯曰
武公廟
是公廟
其廟
其廟

前不難明
周禮侯曰
武公廟
是公廟
其廟
其廟

淺而仇宋深於平衛易而平宋雖齊僭欲為瓦屋之盟盟
有日矣宋公忽邀衛宣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去馮之意
以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助易許田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不祀泰山也杜解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
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廟而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助祭泰山之志在周宣王時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鄭桓公以周宣王為疑故云已廢
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批宋黨而魯為宋伐知則宋黨未即
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助易既乃使宛歸所
若曰能絕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為後圖
也公遂受所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主

皆非也
夏敬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傳申言鄭黃之隙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鍼其庶反也送女先配而後婦鍼子曰是不為夫
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解傳申言鄭黃之隙
之婦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厥叔曰先配而後婦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因知其自周至
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
成生育之功蓋忽質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
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玩卒字若
已平宋鄭一
會一盟以鄭
亦與以起下
八年三月計
國之勢而正
中法會鄭不
之盟之意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補注會溫不書以瓦屋之盟為重併
下事書之其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杜解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三國盟於周地而咫尺不見天子乎鄭人挾齊以朝蓋揣
知王意而以齊脅之也前此鄭伯朝王王不之禮今又號
公柄用于是以齊僭入觀示強國如齊吾能左右母得輕
言黜鄭矣諸侯朝王書曰三接至榮遇也而傳曰齊人蓋
王知其意怨之益深并齊亦漠然處之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解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主

其民君之惠也蔡君問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為揚言強之使
平衆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瓦屋齊僭小
朝之始也僖以鄭莊為雄平陳盟魯相為一氣外此惟宋
衛自為一黨皆與鄭讎故毅然欲平之非為宋衛也欲兼
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為機伐計也追鄭終不受平與
其失素醜之鄭寧與新交之宋而卒與宋絕秋盟瓦屋
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隱隱以平告魯用如許心而卒
不可得見鄭之黨焉者至而宋之讎焉者深
無駭卒羽父請誼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上

經 143—310

鄭知意親密
齊亦出力助
邪二占歸之
爲許田地也
伐宋二字包
括前後勢師
用暗殺言
用明殺言
不合所合者
別有在也且
以見公之貪
也

經成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正地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陳傳一役再有襄擊附人前日而後凡也春秋無一字褒貶之義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反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鄭得郕防二邑歸功于菅程子曰取二邑有之也郕今山東城武縣今金鄉縣郕音告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虢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齊氏曰戴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讀左補義

其衆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鄆爲師
杜弼九年會子防謀伐宋也按鄆地當在今兗州府
期境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背補注謂以中邱爲重并也
重在伐宋而其中枝節不書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
六月無戊申老桃宋地按今山東濟寧城北有桃鄉城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王戊公
 敗宋師于菅宋地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
 辛巳歸於我王戊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庚辰
後侯何以敗宋獨公入邑獨鄭齊師竟無著報公不與入弔
何以庚午入郕明日歸於公人郕入防宋何以驥日不見戰
皆不可解也按上文戒師期即戒會伐宋之期也鼓使還先
往公侯至二君以公未至故但以大失主會經所以責人之辭
也蓋鄭伯志取二邑分三路進師齊師直向宋齊不明叔者
已該于伐宋內也鄭以一平國師令公驍軍于菅以爲後
近師之地也於是宋同三圍入境遣師填轅而鄭已圍郕急

二邑之取以
三國之和也

宋衛之敗以蔡人之不和也兩相對照得失自見馮曰上段各開說此段稍叙用出說

鄭伯之假王命不可以欺五尺而傳曰王命又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不會王命討違王命若真以寤生爲能尊王者然蓋周衰極矣得一人提起王命則津津乎樂道之其後齊桓晉文假此以興托尊王名義一呼而響應

蔡人衛人邾人不曾王命杜預不伐宋也質疑老
桃之會蔡衛邾皆不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邾鄭師遷駐
兵于邾邾宋人衛人入鄭宋
衛

并兵陳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圖戴卒亥克
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圖戴卒亥克
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鄭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伐戴乃禁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杜解蔡怒宋衛
不同其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致

宋以三國退師卽連衡以搆鄭之處時鄭師尚在遠郊也
既入鄭又恐鄭師至而無以敵因與蔡共伐戴戴鄭屬國
也鄭伯至戴先敗蔡師後攻宋衛于是戴師內擊鄭師外
攻三師皆不支未但言蔡人致敗之故而鄭人因此而勝
自見公穀以爲取戴胡傳以爲兼取四國皆非也今從程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補注自宋公後以諸侯伐鄭去寫連兵
屢敗至此鄭入不至此報復之禍烈矣按宋自夏入秋師
能禦而賦臣生心

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為鄰用謀紀鄭為齊用

此則合兵陵陷而以鄭不與伐宋鄭以為違王命也

經已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在滕侯薛侯來朝之時按今山東滕縣南有薛城此諸侯之舊都也夏公會鄭伯于時來今河南陽縣境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今河南許州與謀曰及後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按見魯受薛侯曰我先封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先同姓寡人

若朝于薛姓不敢與諸任齒也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

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薛侯曰而朝雨君

大行人言邦交世相朝之制漢儒依托春秋竄入周官予

別有辨即云列國相朝而曰世則一君之身一行朝禮必

非如文襄之令五歲而朝也曰相朝則彼此往還必非偃

然受之而不報也滕薛與魯等班同聲言寡人朝於薛

亦禮所當然其云不敢與諸任齒則以魯將旅見二君故

撰出非禮之禮以悅薛侯以長滕侯耳公之違禮皆小人

導之也公立十一年未聞朝王王遣使者四又不報聘傳

借羽父提出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示王朝親親大典以著

公為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

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

大宮邾之宮鄭公孫開鄭大夫與邾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車以走邾邾之宮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賴考叔率車賴考叔挾帥

明鄭前夜而詳影變化
馬三夫子
計於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之我死乃亟去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穀行出大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
卒之行列補作爲不知使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敗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能
刑于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補義卷二鄭公

此篇說者以鄭莊好雄欺人讓左氏稱許之謬予謂不然
鄭莊凡事詭譎惟此都非支飾之詞其云我子孫覆亡之
不暇而傳云無果後人已將心事明告于人讀者自不察
耳莊公之子八人見于經傳者四昭公忽榮弱無能厲公
突殘忍多忌子廔子儀因人碌碌耳而諸臣如祭仲公子
呂革隨波逐流無一疾風勁草故平日雖許已久墮手得
之不能縣許此時習楚未與齊又最賤而從後一思弱者
無以立國狡者不能相安父析薪而子弗克荷是以一段
雄心不覺喜極而悲耳子孫既不能有人乘閒得之反
足爲鄭無窮之禍不得不以恃強侮弱之謀變而爲與滅
繼絕之計其命百里也云不敢爲功又云不能有許我之

通曰亦是而
文似以多
少讀後文
以無易有也
延例

身後寧復諸許君無歸諸他族不特爲許兼亦爲鄭蓋以
子孫不材不能禮祀許故也其命獲也謂非不知有許之
利但先人逃死本無過望而天厭周德同姓弱異姓昌獨
提大岳之亂者許與齊同姓而齊好未必如初暗指齊僑
恐未必不定許也語意蓋實有不忍明言者傳云利後嗣
又曰無累後人可謂洞見其隱矣度德量力亦暗指後嗣
之德力說經書入許而不以鄭主兵以未嘗滅許也傳謂
其知存國之禮而取其一節夫豈諛哉亦云
王取鄭劉按鄭今河南偃師縣爲邢之田於鄭爲邢二邑
聖之問邢城也○邢今河南偃師縣爲邢之田於鄭爲邢二邑
溫見○今河南偃師縣爲邢之田於鄭爲邢二邑
讀左補義卷二鄭公
今修武縣北向今濟源縣盟津在孟縣今河南內
名丹陸府西北一隅今修武縣北向今濟源縣盟津在孟縣今河南內
皆屬河南省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
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王所不能不有
金仁山曰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八師蓋假王命以報怨非
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倖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
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可謂以詐欺詐矣
鄭息有遠言諸相遠提息侯伐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而還按息國今河南有息城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息侯不量力息侯不親視鄭息同不微辭不察有罪當用

直不宜輕聞 犯五不韙是也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冬十月鄭伯以驍師伐宋王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人鄭在宋不告命故不書按九年鄭伯伐宋不書併於下年
傳明言十年十一戰則二戰非妄不書者以宋凡諸侯有命
不告也國初史例必受敗者告人告敗乃書凡諸侯有命
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賊否亦如之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
五言不須兩告乃書按杜氏註明以後史例也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於策補注題

息侯大敗而還鄭伯大敗宋師宋息之康爛甚矣故宋弑
于華督息滅于楚文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孔城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已耳
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

左補義 卷二 鄭公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桓位使營菟裘魯邑按今
縣有菟裘聚將老焉羽父懼反請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止焉內請獲鄭人囚請尹
氏鄭大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

其主鍾巫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圖名館于焉氏魯大
舍也○焉氏羽父使賊弑公於焉氏立桓公而討焉氏有

死者焉氏明父欲以弑君加焉氏而不得故討焉氏之衆使
昭族成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晉見古
早讓亦欲也必如吳太伯而後可按此

按東萊云當授郎授何謂將授將之一字所以起桓之疑
非也桓立三年而後娶于齊則年未甚長也獨怪弑君之

言人干吾耳而不昧之且置手操大權一言而干罪兩君
自分心死而不遽之死則求所以免死者何不至哉傳著

羽父懼一語深為公惜也不成喪故不書葬蓋以為攝主
也 弑君之賊罪在必誅必不可諱者也故州吁無知臣

良討之陳佗微舒鄭邦討之若穆曰考終是忘君父之讎
而為賊讎也可乎哉或曰諱國惡禮也魯取同姓鄰人乃

云知禮故君弑書魯秉禮之魯則然也曰非也君父之過

禮所當隱故諱不書公若吾有君父而賊弑之而吾為之

諱其事使臣民不知其故隣邦莫訊其讎而賊無由問豈

聖人之意哉故凡事可諱而君父被弑必不可諱然則春

秋何以諱之蓋隱公之弑桓實主之固以疾卒赴諸侯而

已為繼立觀其行即位之禮可見史官書曰公薨于焉氏

嗣後循以為例而弑逆皆諱矣聖人承策為經既不得于

二百餘年後追究其事而又不可沒其跡故書公薨循史

氏之文而削去其地以別于十二公之考終者明著其被

弑之實也如弑必當諱則晉重狐齊太史南史皆失諱國

惡之義夫子何以謂之良史豈晉齊之史以不諱為良而

魯史以諱為良乎

左補義 卷二 鄭公

重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堉 校

桓公一孔疏史記名先世族諸亦名桓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法詳士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解嗣于位定于初喪而改元

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歲首必禘於廟諸遺義繼位者

立而用常禮歲自同於諸侯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桓公基

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諸侯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桓公基

月公會鄭伯于垂

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地名也○秋大水書災○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按樂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故欲掩其君之

也為秋修好于鄭也公志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訪田莊

終前此易訪田莊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訪故也言訪鄭伯也周公又不宜易取訪田故隱其真不

易訪田莊也

桓弑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葬實未成禮史子桓書

即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

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勢無能為斯時張國莫如齊鄭且

與隱最睦盟會之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魯即以此賄

鄭遂為越之盟而位定若齊魯方以愛女事弑君之賊又

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帥之失公子

逆女遂償位軒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輶輶羽父也

此時已有秋
心此時已有秋
侯和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訪成也結訪成也

而訪故盟曰淪盟無享國淪變也結訪成也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社解廣平日原集注陰

冬鄭伯拜盟禮將越盟傳言拜盟之義所感也

宋華父督弑公見孔父世祖之妻子路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禮名公弑莊公君前臣○隱子來朝○隱子來朝○隱子來朝

子以外赴而葬者自我公之葬葬之公知非也人降之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之亂齊始之而成之者四

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公廟也○秋七月杞侯

來朝公即位而來朝按十二年四月之會亦○蔡侯鄭伯會

于鄭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鄭國也

九月入杞地○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也持相會故

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敢自同于正君者皆不告廟也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字指殺孔父意在弑君而及其臣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訪

立葬氏也宋穆公立十年十一戰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

以下半篇
格先斷後敘
例變法亦難

臣民以弑君殺大夫告則曰望諸侯之討之也四國受賂立賊亂賊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述世本云戴公生好父說說生督是說爲公子督爲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故逆馮而脅之立華氏一宗卽以督字爲其子孫之氏又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督厚交四國力足以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爲傳未嘗一字及督總于此篇一相字括之或曰督安知不與馮謀而弑不書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黨賊則可而公羊直以馮弑與夷夫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弑傳著督有無

經 143—316

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
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

五

謀補傳史

八年按琬楚國芋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一國而

日始懼楚也氣燄憑陵使人不寒而慄

爵策勲焉

禮也接反行反自飲酒從也也會至既飲置爵則書勲勞

卷五

六

以筆削求

之。誤。也。

公行以

下釋吏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民聽易則

生亂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伉古之命也古

子種傍從始
言亂所申生

法無此解不
成片暖

輩因爲叔擇一大都師服深明尾大不掉已知桓叔之必
 叛也昭以樂寶傳沃留賓之子共叔于晉如爲質然此則
 昭之謀也
 經申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按桓之篇正月不書王者
初氏駁之而謂以桓之篡弒故不書趙氏曰非以桓一人
之事乃以天下之無王也桓弒懿有弒宋公陳佗弒太子
師敗于鄆鄭突弒兄刺楚平王皆無王甚矣故不書王
以爲然也聖人作春秋正其不正以弼無王之過桓弒
正法而反去其正乎且十二公之書春而不書王正
月者多矣豈皆此五國爲之也左氏于經不書即位不書朔
不書日者亦明其義豈無王如此之久而反置之可知作
傳之時齊正正月本爲全文秦火之後簡牘遺傳者以相
之也齊邑今山東泰安州
 齊侯衛侯齊命于薊命而不秋血也接
 隸長垣縣治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適奪月光故月食
食之既日月同台月食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
 先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繼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按禮使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國故不齊
 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謹魯地按山東肥城縣公舍齊侯于讎木適公之行在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讎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五穀皆熟書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廪庭林解晉陞十年晉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于稱
 代立是爲韓萬杜預曰御戎侯禦弼爲右之右逐翼侯于汾
 曲沃武公驂結而止驂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
 驂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名稱所奉之主故并見
 獲而死按樂晉地晉大夫樂氏封邑今直隸樂城縣
 會于贏成昏于齊也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今欲妻管桓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

公不自送
至尊且然
亦不送之

惟恐不速蓋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按二年入杞故今求成成則伯亦

會自此會後杞

秋公子翬如齊迎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絕昏禮雖奉

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爲禮修好于先君故

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其多不知史特列乎翬帥師

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按齊侯送姜氏弟不出門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九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疏云其

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聲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敗膺使命

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按郎在魯夏天王使宰渠伯糾

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按郎在魯夏天王使宰渠伯糾

王何以三聘魯蓋隱之譏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弒報且

桓自同于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弒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按秦師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西清水縣有故秦城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

欲納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十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

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

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細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

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

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

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襲鄭滅滑諸

夏受其患矣

經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大

鄭伯如紀紀外相朝皆言如齊飲○天王使仍叔之子來

聘仍叔之子大夫稱仍○葬陳桓公○城祝正齊鄭將廢紀

沂州境○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伐鄭之主

周云庚申年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
子佗桓公弟也殺大子免桓公大子而代之佗桓公弟也明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桓公弟也明
傳再赴之書其無據也甲戌已丑相距十有六日趙氏云此
所以證不暇也

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請紀人却二國之陰謀
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經傳下伐鄭鄭伯政鄭伯不朝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而秋王以諸
王所以將始侯伐鄭克仲康之師也鄭伯禦之生當服上刑王為中
軍號公林父上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請為左拒也方陳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核固將先奔矣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
集事從之集果也曼伯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
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
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戰于繻葛鄭地
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解也通偏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
石車引此為旂非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詳前卷之注

人敗祝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而不奔故言能軍祝射請公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
隕多矣鄭收兵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勞王且問左右
勞王問左右皆

此與交質篇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經地義姑實不言此則
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即鄭伯之委書也桓王
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弒太子有國其從王師
不過勉強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
莫有關心言德我而莫敢圖也觀蔡衛不支知二國猶為
王敵憤而陳則南接刃而棄甲矣蔡衛之奔王卒之亂皆
由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鄭無一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又併力攻王王卒大敗猶
欲奮逐寤生思及名義斂旂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
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
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九伐之權出自諸侯
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
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弒
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
欲振既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
鄭鄭為王室近親甸服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與
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讀左補義

卷三 廟公

幸

仍叔之子弱也。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鄭徵兵也。按識世鄉譏父在子代使讓孺子將
命俱于弱也。二字見之弱。猶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雩。雩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地祭屬土。凡祀通下三句天
建寅之月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事也。故魯夏正
祀天南郊。龍見而雩。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
祈膏雨也。始發而嘗。越西之月陰氣始衰。廣閉蟄而肅。建亥
見蟲閉戶。萬物皆成可過則書。節則書以譏慢也。
薦者眾故孟祭宗廟。過則書。節則書以譏慢也。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

經亥六年春正月某來冬寒甚也不言州公事未及上 ○夏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案前年齊鄭如紀成城 ○秋八月王午
大閼○蔡人殺陳佗按國人立太宰免之長弟躍是爲厲公莊之篇傳云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

父而竝之葬之鍾升產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自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與蔡人奉其屍公此
 皆補前傳所未及也然則佗試太子倚鄒爲援屬爲桓○九
 子理當有國蔡人可謂不畏強禦矣茂經以討賊予之
 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冬紀侯來朝
 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定來張
 往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定來成二年王曰所使撫乎
 一承人而繼伯定來今書州公曰定來以其不復國爲州公之
 按承上交言州公雖朝于曹其實來魯耳如以實爲州公之
 名與上文不屬何由知爲州公

州公失國傳知其亡而不知其由亡中原小國顛連無告
至此國危不復又別立君故聖人變文書之

楚武王使薳章按國名姓今湖北隨州有薳姓自前通以上楚未與齊通傳載其志在兼併諸夏見中
國不可無弱使薳章杜解楚大夫求成焉軍于瑕地以待之隨人
讀左補義

三
叁
叁
公

齒

使少師夫大董也成關伯比尹子文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後反豬亮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後請麻也弱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C率音律且子余反關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王般軍而納少師從伯比少師歸請迫楚師隨侯將許之楚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土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不虛稱信也今民殷而君逞快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

楚人以小國
楚人主季
以親兄弟
主成民之
大主勝不
國無益也
小人而一
事五子後
子之六世
也如以親
弟爲主則
弟且英維
事小國而
天無以見

何則不信楚人主季民神之主也鬼神之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蓄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謂其神以博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謂其神以博
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
奉酒醴以告曰嘉穀旨酒嘉善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譴譴也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教父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君雖獨
豐其何禍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荆楚兩言楚何以機以其僭王
稱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
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于
夷王之世至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熊通殺太子自
立復僭爲王即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桓八年熊通稱
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未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
子西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華倚相之淹博無能
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
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大牙相錯自熊渠滅陞濕

滅揚與至于鄂入春秋滅國無虛日跡伯比之畫策已驗
駭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日肆剪滅
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白狄戎姜
戎陸渾之屬有時竊發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
王子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
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壞楚不亦謬哉傳者是篇
明其僭王猾夏之大旨如此人君守國民爲貴社稷次
之故思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寔重民隨侯撤過忠
民自謂榮盛豐滿詎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
故凡一姓一盛一體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
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八成民上養教全備斯謂

之成猶恐勢力單弱又必親兄弟爲唇齒乃不爲強暴所
陵然則小人之狡謀未嘗不在君子犀照中而君子自有
自治一層在此一篇王道文字儼然讀訓之遺而若巴若
郤若絞羅貳軫等皆坐不知修政而自取滅亡也
夏會于成紀來諒謀齊難也紀故來謀之
言諒又言謀齊之禍棘矣紀之情至矣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鄆鄆夫子忽帥師救齊按傳稱大
於齊莊甲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饋生曰使
魯爲其班後鄭不書蓋史闕文已說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
春秋之末非天子不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師之師在十

朝齊亦不及也
膝之自貶矣

王使屈於于魯。魯非無寵也。紀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繻諸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小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為迎后之計。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地名也。今山東縣。春秋時魯國所屬。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伯綏。魯國大夫。鄧侯吾離。魯國大夫。皆來朝。故書。

七年春穀伯綏侯來朝名賤之也。穀伯綏。魯國大夫。侯來朝。故書。名賤之也。謂其名賤。故書。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故書。鄭既而背之。故書。

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故書。

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違受之者以為己之兵力足以及取之也。而盟向不忘舊民終不能服于是鄭率二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與俱熾而必不肯服不義之鄭王于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曲沃伯也。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也。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故書。

曲沃既崩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又殺之孺子何辜乃膏曲沃之刃。

請左補義卷之三終

請左補義卷之四

四明 夢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珠 璣 校

桓公二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祭。祭。解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天。

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來聘。故書。

秋伐邾。邾。魯國大夫。伐邾。故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魯國大夫。來遂逆王后于紀。故書。

八年春滅翼。翼。魯國大夫。滅翼。故書。

隨少師有寵楚闕伯比曰可矣。隨少師有寵楚闕伯比曰可矣。故書。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卿之望楚師見李

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故書。

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故書。

季梁二策。怒我怠寇。卽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偏敗衆。携卽難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墮之敗。有謀不用也。少師寵而仇有蒙。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號仲
王卿士
公林父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疑亦繼娶也。

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爲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

讀左補義

44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迷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適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公羊記逆爲生。事穀梁謂遂爲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本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經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解季姜桓王母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之尊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疾故使

○其子來朝射音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薨爲

史舊法非魯主昏天子制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巴子使韓服行人也告于楚請與鄧爲好今四川巴縣楚子

此爲楚師
張本楚師
全無交法
巴家之勝
人之攻什
及楚似事
者巴楚命
和成師者
其實者楚
楚伐師之
遠勝承天
援楚家
注云謀與
敵

使道朔大將巴客服以聘于鄧鄧南鄧人攻而奪之盤
對郢邑按湖廣襄陽縣救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蓬章讓於
東北有郢城○鄧音夏言非郢人所攻至王左翼郢人爲賊亂在內也
鄧鄧人弗受言非郢人所攻至王左翼郢人爲賊亂在內也
立且楚人垂夏楚使闕廡失大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
運諸國久矣夏楚使闕廡失大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
甥皆鄧大夫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
甥乃甘反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
廉鼓闕廉衡也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也走鄧人逐
以誘之闕廉衡也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也走鄧人逐
之皆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按同廉橫分巴師
左而居史氏作清爲故而生而旦之皆巴右者直屬巴師

秋璫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荀賈皆國名。璫云梁
晉人夫有荀氏賈氏並晉滅之以賜大夫呂氏曰以後五國
皆不見傳盡爲大國併吞按芮伯墓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三

袁侯既弑王立侯綰又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習之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綰支持二十四年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增森村云諸侯之通于天子周禮文諸侯朝于天子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享曹大子初獻事而往其見天子位繼子男之後急速職也

樂奏而歎施父曹大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曹小國强大見陵國君廢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朝聘諸邦至于聞樂而歎其情苦也施父知其有憂而不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爲太子者果得

視金飲石

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的終生卒子莊公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正弗遇。杜預衛侯與公為會期而不相遇也桃正地名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正。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齊桓公卒。杜預終施

號仲卿。王謂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號曷大夫曷云是曷自得加罪無詹父有辭以王師伐曷曷公出奔處。按國名容謂之子王。山西解州東有方城。

號公。公命王命帥諸侯伐沃圖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謂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壘王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四

地耶。又豈沃忌號公假手于詹父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速與王師。王不綱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預四年國魏所執者按去年借號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國語小傳
晉見大時及
無足戰臣謀
無之辭

初虞叔之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情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寶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詹父逐號公。虞叔逐虞。猶借王師。虞獨出已力。兩敗並叙。昌勝世道之憂。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伐。而以戰為文。明魯自衛來。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齊主兵而所以見魯者。乘周禮。

軌弒兄。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為黨。一旦鳴鐘鼓以聲魯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率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委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為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為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邈周之制。安得以為罪哉。惜其不為討賊之師。而為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五

討賊故。以來戰為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預此即上友戰即諸侯。○夏五月癸未鄭伯宿生卒。世子昭。此即葬鄭莊公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突歸于鄭。突也。鄭忽出奔衛。忽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也。按名也。折地。閭呂氏大圭曰。內公會宋公于夫鍾地。大夫帥師自無駭始。會諸侯自柔始。公會宋公于夫鍾地。按今山東。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陶。魯地。今山東汶寧陽縣。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預此即上友戰即諸侯。○夏五月癸未鄭伯宿生卒。世子昭。此即葬鄭莊公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突歸于鄭。突也。鄭忽出奔衛。忽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也。按名也。折地。閭呂氏大圭曰。內公會宋公于夫鍾地。大夫帥師自無駭始。會諸侯自柔始。公會宋公于夫鍾地。按今山東。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陶。魯地。今山東汶寧陽縣。

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宣從王伐鄭。而敗于子慎之。而於魯復有桃邱之期。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自桓六年侵隨至十三年伐羅無歲不詳叙楚事蓋採之楚書補經未備以著其併吞之漸不聞滅國者蠶食之始未可以逞姑與之盟而徐滅之也至莊僖之世則竟滅之矣桓文之師豈得已乎傳寫戰凡兩國對陣則善用伏蓋士執一將將主一軍非伏卒不足以摧其堅凡諸國合兵則利攻瑕蓋土各有將將各有軍非攻瑕不足以離其志如鄭之禦戎楚之伐絞皆用伏也鄭人干繻冒楚人于鄆皆攻瑕也然鄭人攻瑕分整亂亂者潰整亦離此楚人攻瑕辨主客客者潰主自敗主意同而用兵不相襲大旨同而結陣各出奇

昭伯蔡爲陳黨故與陳侯共事而魯與蔡俱以大夫應命爲定鄭爲取賂地也公懼于郕之戰欲親鄭突故會宋于夫鍾欲宋成之也閏二月鄭賂無多宋鄭成隙故宋又會公于闕欲魯請之也昭公書名左無明文諸儒說皆未允顧亭林曰公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歸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傳曰公侯皆稱子可知公侯爲二等以其等本貴于伯子男也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魯地也今曲池在魯國○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正

宋地魯地也今曲池在魯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按此左史互異

正之屬公名躍公之子太子免之長弟也桓公卒後弟

免自立蔡人謀作亂躍之子免即敬仲也不得立躍卒弟

林代立是○公會宋公于虛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

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也今在河南○丙戌衛侯晉卒

重言丙戌美文宜○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鄭地也宋以立

人鄭文已明○句瀆反音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食鄭路

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履照亂是用長

無信也

則之戰魯與忽而忽既出奔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

之險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為兩

會蓋宋有功干突而取昭不已平之者今宋哀多使鄭益

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廉耻

盡矣傳之所謂亂也亂之初生宋為之也助突之篡亂之

又生亦宋為之也取突之賂善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鄭傳

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軌之以亂助亂皆犁然矣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國而輕輕

卷四 桓公

八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敗績人敗師史異辭也宜

九

公未葬也公稱侯○三月葬衛宣公劉傳魯與衛戰乃會其

不亡親○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敗績趾高心不固矣杜預注遂見楚子曰必濟師將敗故以

誦誦楚子辭焉杜預注入告夫人鄧曼楚王曰大

夫其非衆之謂也杜預注不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德而威其教以刑也杜預注非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蒲駭之役將自用也杜預注但快也習也杜預注在也杜預注小羅君若不鎮

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也杜預注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杜預注以信也杜預注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楚者按

安邑而致也
其不意方分
地無三巡而
定於其地
州府東有治父城以曉刑趙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今何前莫敢使拘于師曰諫者有刑也及耶亂火以濟
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按
大敗之莫敢繼自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地按荆州記荒
州府東有治父城以曉刑趙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鬬廉伯比之智
所以如此強盛

衛驛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莫在滅
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挫其鋒主將繼衆帥囚不敢出關
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濮之先聲
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
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確確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
方秦穆之降服出知

宋多賁賂於鄭杜預立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

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魯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
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辱平
宋鄭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
客之情未已於是鄭連管仲宋連齊衛及燕相與期期一
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叙宋多賁賂鄭不堪命挾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巳即所定
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黃楚望曰公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冬
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則左氏之事深
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
據也自此而齊益鄰紀矣期背齊從宋而國人益不陳矣
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預修十二年武父
無冰清時失按子五月無冰所以夏五不書月鄭伯
使其弟諸來盟秋八月王申御廩災盛之會也天火曰災
乙亥齊先時亦過也與齊自二冬十有二月丁巳
齊侯祿父卒諸侯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師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僦禮也杜預曰
夏鄭子人爲于人民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王申御廩災乙亥齊不害也建未是始殺故爲
先時鄭氏杜預曰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齊案盛已出康
王申致齊之初乙亥齊齊非災餘也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杜預曰在焚梁門鄭城入及

大遠伐東郊鄭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以大宮鄭廟之

像歸爲虛門宋城之機伐而不肯入取故不書按豈取牛首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之汪杜淫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其

于昭故。

經乙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伐鄭○冬城向
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加城五月葬陳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何時者未必皆下月異也補傳上功自戒事至不月按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管見人道已絕齊其失國宜哉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社解蔡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十一月舊說因傳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加城五月葬陳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何時者未必皆下月異也補傳上功自戒事至不月按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管見人道已絕齊其失國宜哉

元王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社解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見勤勞于鄭突王彥光曰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賣故管伐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黨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蒸于夷姜杜解莊公妾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子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勝子爲宣公之二弟夷姜繼自經而宣姜急子之妾與公子朔構急子遇害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華衛地按今爲莘事壽子告之使行也不可曰棄父之命惡川子矣也○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十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有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其反惠公奔齊

此爲朔奔傳二公子之逐朔其迹似逆傳首叙宣公屬以急壽便見二公子奉先君之命而國非朔之國也中列朔計殺二兄使千載下猶聞急壽之冤于是立黔牟逐朔請于天子復讎討賊之義非出于衛國臣民之公憤哉竊得二公子公忠爲國大義凜然方見王人之救非無名之舉而五國之助惡真不待教而誅者也容齋隨筆宣以魯隱辛凡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始即行急壽而急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急壽既而奪之及生壽朔已能同母謂兄又能代爲使書越境并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也愚謂陳史記宣爲桓公乃莊公廢子知夷姜莊公之妾也莊公生急壽在桓公之世桓公在位十六年及宣即位有新政之事十九年開復舉二子急使齊之日知壽朔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已更也或曰桓公之世宣爲介弟安敢奪其父妾公然生而山金氏亦謂宣政不應至此按史記桓公弟晉於行爲桓公所然故娶妻奔那耳衛人立晉鍾不省公子其以此平若史又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毛西河主之南齊氏又疑急壽爲同母弟非也嗟乎壽竟免其兄以身代之急安知朔不忌急併及壽春秋與急後先總美者有晉其世子而與壽合機無

人安得輕議耶

經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解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魯地○越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按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侯弟也○癸巳葬蔡桓侯蔡桓侯卒○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

以書期
口爲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越之盟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戰事也

告公曰疆場疆場謂界畔也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襄聞而背之因以怨紀者

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

篡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

也桓侯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怨心年卒無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

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

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

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拘節疑非蔡

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舉息

婦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

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

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棼無子單子立其庶子食則

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胖

又無子知封人非眞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

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爲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千魯

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豎弑篡立不以子滅之入告也莊十

年獻舞爲楚執豈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莊初邾未平極魯從宋志昔越之盟隱七

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

盟于魯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

何謂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莊初邾未平極魯從宋志昔越之盟隱七

底日禮也從邾故言居卿也底不在六卿之數而位

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也底不在六卿之數而位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

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昭公弟按魯人鮮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遂大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

說者以昭公之弑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迫于

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亯子儀皆君也而迫

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爲

而弑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于野變起倉猝仲不

及防君既弑仲即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弑則謬也

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怨忽黨突以突爲卿君故忽廢儀

以三君之弑告而已之入

國疑爲固然亦不以告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行會禮故先書會陳既會而相隨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名今山東歷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行會禮故先書會陳既會而相隨

經 143—333

年

豈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濫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

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絕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子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號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經于同氣而賦其夫削其姓氏人道絕也說本齊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以絕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絕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尙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絕齊不當復齊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杜預喪制未開故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讀左補義

二

曰仇雠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爲館于外猶爲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其戴天之讎一朝良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回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暱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杜預魯往○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耳按此時慶父主魯政安得有復讎之舉○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北之內女孫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騰齊地音灼○乙酉宋公馮卒公捷立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騰書姦也

騰齊地泲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庚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杜預朔○夏四月葬宋

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酈八于齊季紀侯弟酈紀告魯酈今山東臨淄縣東有酈亭○酈戶圭反○冬公次于滑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

傳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朔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朔之專命也衛

讀左補義

三

朔奔齊衛已立酈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召魯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杜預以桓十五年三月朔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尙知共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酈八于齊紀於是乎始判附庸始于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酈伯謀紀故也酈伯辭以難杜預在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紀季之請爲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閱之自伯姬

歸紀後魯君臣為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
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為奚之過矣莊猶
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娶紀伯姬卒於齊
侯鄭伯遇于垂按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成於紀也
垂而謀紀也或曰鄭伯為子儀之殺祭仲而紀
泰子儀會即且魯突以突為鄭君其書鄭伯必突也
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不奉社稷故不
伯姬齊侯婦為加禮附庸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齊侯婦人諱與禮待之其重於其與禮待也何以不
諱公如不書公安知與禮待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為齊

左傳卷五 莊公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隨也莊公
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子著將齊八告夫人鄧曼曰
戰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八告夫人鄧曼曰
余心焉將授兵于朝故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遺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
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將流稱王陳兵授師志意若師徒
盈滿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
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不死於敵王遂行卒于櫟木之下
櫟木名也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澧營軍隨隨人懼
行成也除治也梁澧澧水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軍
水築營也時秘不發故設為奇兵更則直進作橋梁於澧
計故隨懼而行成也澧側姓反之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請為會於澧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附註詩萬物之門毛傳
云荊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謂會於澧西據傳言漢東之
國隨為大若為會于漢西則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漢

一役如此故
東正與後故
相與交治為
王受於行國

而後發喪也與傳及突陽二年齊濟出云水之隨此
是也按曰隨隨則已發侯而人其竟矣曰入盟則楚使入盟
隨國矣齊漢謂楚師濟漢而還也

曰余心蕩心自動散也曰蕩王心若有使之者矣以師徒
無虧王薨為福鍾氏曰此社稷為重君為福之說愚按楚
之僖王自熊通始居尊有大志氣驕盈而散海若鬼神
視其魄者鄧曼之言庶乎知幾矣而或謂不滿楚子之窮
兵欲諫不能則伊子滅申滅息且殄及母家曼猶在乎何
以不聞楚訓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不能降屈事屬盡夏紀侯大
去其國遯齊難也紀侯所以不書奔
殺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民之從者四年而後舉

左傳卷五 莊公

也公羊曰不言滅為襄公諱也哀公烹平周紀侯諸之襄
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為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
復讎之說即襄假之以為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執此
一語遂開西南夷之禍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
言哉 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為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
垂以齊紀故妻館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罔紀也
惡齊也傳云遯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莊公
師秋鄭率來朝附註國也鄭來名按今山東冬公會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鄭率來朝名未王命也莊公

鄭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七年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渚。防渚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此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今山東東阿縣治○故穀城。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後梁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于詞蓋欲制其僕從胡得爲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殺奚有于子之廢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爲子

續左補義卷五莊公

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讎而已它無所忌焉

合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魯從令惟謹也時公年已二十矣猶差之詩曰頌而長兮言非若曩時之幼弱也又曰射則臧兮言有川武之才也胡爲不乘此復讎彼不以爲難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召之無不來而令之無不從誠哉我之甥而不以我爲難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恆星常見之星夜明者夜有日光故星隱而不見也偕同也與雨同言如雨之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齊氏之機反以恆星不見爲難是危新也其然哉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宣十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害穀者以麥稷可更植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處陳蔡其伐也師于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而齊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廟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桃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齊曰卑陶返種德德乃降齊也稱爲人降服補正今書大馬誤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于是以善魯莊公

續左補義卷五莊公

八年以來公與齊齊公會伐衛夫人屢如齊幾不知乃父矣然公固不待衛朔之庸庸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碯之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爲人子之常理也至是忽書曰師次于郎全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蒐乘士欲背城一戰也三月駐師積年呼搶將于是伸而無如意在得郕竟忘國恥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郕降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依泣而默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鳴呼無復咎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離人報之哉連篇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何以善之春秋于本國皆曰

方駿僕曰佐氏非史公恥及如此猶亂之始史公非較十百萬苒爾此但以困之俾亂及使間公二語隨精而其中情擊不烈而自明作亂之時臣婦如伯史公出題每知建官何不篡公外外何以道八公宮無阻一切寢及虛假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莊公皆齊大夫。稱以蹇反。戊戌，葵邱會。齊地按今山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也。同。令請代弗許。故謀
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子。襄公紂之二人，連稱管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
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問墜。何公之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
之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蘇，遂田於貝邱。姑蘇，貝邱，皆魯地。出
言。東博與縣東有薄姑城。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
縣南有貝中聚，卽貝邱。皆見彭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按立者，作人
皆見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徒役之人名。

不登五莊公

١٠

弗得覲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切而束之費曰我矣御哉
臣解我何 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
臣 中石之紛如書小 死於階下亦闕 遂入殺孟陽亦小 於牀代
居 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三人
者爲臣死忠故特著 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 鮑叔牙白
之 不吉微不告也 無常與信常誠也 鮑叔牙白
傳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信公 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 皆子 率公子糾來奔陳傳奔非其罪勝後我亦不
皆公子不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大爲
必皆卿 通篇以無知爲主入手先叙賊黨而無知來歷却用另叙
只因之作亂四字而外賊通矣以連稱妹爲內謀曰以女
爲夫人于是連管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謀得致於無

從實精料下
急捕桓公自
其先入一庫
包括交親商
國濟事而管
仲財鈞之從
於後寺人披
告晉文感神
寶

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謂交構內外之賊通矣此無
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邱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
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督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
而諸兒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爲無知之夫人者爲賊指得
之也一路並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蔽罪無知之
義然公爲人君弑之何以甚易中間捕貝邱一段見天倫
滅絕無路可生臺車隊車如同一轍于是助我者舍生無
益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亡也未點出無常二字
將此段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奔祁
開又以無知虐于雍廩折轉爲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經丙申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莊公齊亂無君故大
主補義卷五其公
夫得敵于公蓋欲逆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於夏公伐齊納糾
張正名於魯地按山東嶧縣東○其器反左氏古本無齊小
子字案杜公穀今本無糾之上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
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乃葬亂故按八月庚
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按山九月齊人取
子糾殺之陳傳殺之不仁甚矣後世取國者必○冬浞洙水
在魯城北下合河
浞深之爲齊備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預桓公小白既云子糾之黨
迎小白小白名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此氏曰秋師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公喪我降傳乘而歸乘車他秦子梁子
子糾及以公旗辟於下道齊師是以皆止也鮑叔帥師來言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暴矣。齊師之不義。不待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壓境。幾於與朝。惴惴曹劇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僅此。莊公事讎。以齊與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蹶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割以一乘從而

卷五莊公

齿

轍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爲莊公者枕戈衽于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絕文姜而復薨車之讎用曹劌爲師義旗所指一鼓而覆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明日曰脩德這貝邱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公不得爲孝子也運籌決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爲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絕人本領然皆逢閭君不得竟其施爲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爲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于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齊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也，比在城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在氏左翼乘邱氏敗也氏以爲勝，齊師乃還。蓋先敗後勝也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郕以禦哀魯管仲爲之謀南宮長萬効其力猶強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羞爲肉食之鄙且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違命竊出不可爲訓而臯比先犯已榘宋師宋師旣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爲復讎之舉大義凜然戰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卷五 莊公

左

杜解妻之姊妹曰嬖止而見之弗資不禮敬也患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嬖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歸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蒿穢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
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杜解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譚無禮乃齊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輔生齊桓圖伯忍諸侯不服故滅小國以示威

楚人榮啓滅譚彼此對垓儼然夷夏爭衡之勢

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按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便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勝後我不得成列。成列以

志力大崩。曰敗績。績敗。故曰敗績。文岸崩。山喪其功。得情曰克。

勝之覆而敗之。曰敗某師。勝後我不得成列。成列以

王師敗績于某。以日敗為文明。勝後我不得成列。成列以

宋為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陳而先薄。自晨夕後。魯師凡三

勝矣。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傳言外曰。天作淫雨。害于黎庶。若

之何不弔。使人弔焉。如何不。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

君憂拜命之辱。陳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

其興也悖焉。悖盛。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之辭也。滅孫達曰。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伯也。

方收宋于鄆。而使弔焉。以弔災之禮。爲脩好之誠。公庶幾

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元年襄之昏也。

是年桓之昏也。衰絰之中。猶與青禮。况無事之時。有王命

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其盟柯之胎。胎乎

公之役。陳傳言外曰。天作淫雨。害于黎庶。若

三九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若獲焉。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戰而相

何云桓桓侯
也陳明公
之小宗
城桓桓侯
者而為陳氏

左傳卷五

大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醜之故言皆醜宋王者之役故有大牢華齊為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
死史宜責督于前即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
有弑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叙之
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國之以人蓋所屬亟
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擊罪致計兩月間或殺或存
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碯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
故傳叙石碯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
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
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為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役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告葬故知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宋地也

西有述鄉○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齊之阿

人不至夏齊人城遼而戍也守之宋之亂賊既討齊君既立矣而桓為弟羣公子未之味

也齊桓卒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遼姑而

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盛矣桓公求霸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誠國以

示威至齊人成遂而一軍戡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

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泉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

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召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此柯始與齊桓桓好按公羊桓子

當襄之世而不能離舍襄而離桓則慎也傳曰始及齊平

魯伯主勳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

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繫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伐宋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前此鄭莊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

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

以為晉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黃東發不能決也

呂主叔云單伯周之世族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即吾大夫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簡二字通用按公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酸以取之。按或謂子儀之既致妖固非即云厲志奪國子儀
儀及其子內蛇也始則相屬終則相比而外妖由人興也
蛇之毒咬足以取內蛇故殺伏錄而及原繁也
人無藥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佳人棄其常
狡詐是無。鴈公人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
常從也。
心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也。卿吾願與伯父繁罔之有二心者寡人出伯父無
襄言之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
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
心天之制也子儀。鄭子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

所以弱楚之
 餘文作正息
 於文作正息
 所以弱楚之
 悲
 昭遠字息其
 燔原之失其
 實起子夷侯
 之變是耳所
 謂楚之易也
 校蔡正在穆
 侯之世哀侯
 卒葬不見經
 不致起君子
 曰商書
 求蔡無非無
 義可矣乃一
 啓口而蔡入
 一泣下而蔡
 圖可畏哉

食入享遂滅息伍員使不備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
 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息嬀以黃秋七月楚入蔡
 記哀侯居楚此年穆侯居守也穆會于北杏楚鄭之故聞嬀
 言而起自此而蔡服于楚矣至十九年哀侯死穆卽位齊桓
 也至僖十四年春蔡侯葬卒府穆侯名始赴也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迺其猶可撲滅者其
 如蔡哀侯乎商書豳風言惡
 熊貲過鄧入享三甥請殺之邾侯不許此尙有人心者也
 熊貲如息亦入享乃滅其國殺其君虜其夫人此絕無人
 心者也兩傳直叙其事若深咎鄧蔡兩侯者其實天方授
 楚凡邾侯蔡侯息侯皆聽顛倒於未肯厭亂之天而並受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
寅王

三○夏夫人姜氏如齊社解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姊妹則禮有歸奉使財使卿率按此行欲
成齊好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宋主兵故○鄭人侵宋○冬
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弱也始弱於侯氏

讀左補義

卷五

集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魯桓而宋皆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鄆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徒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鄆是爭堂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鄆較難方知管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爲釋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房

秋諸侯爲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鄭人間之而侵宋

爲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動矣。下不叛。上土不陵。不諸侯之所以安也。鄭突習見乃父駸駸乎有爭霸之勢。今相率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霸之難也。其侵宋何也在。操時。宋莊欲納之。而閔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主兵也

春秋之帝也他皆倣此按南北爭鄉于是始
○秋并伐箕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陸國宋地今考城縣境內解衣裘之會四
千克卒克僕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

讀左補義

卷五 莊公

王命以爲諸侯○子頃立

三京卒

三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

宋故也釋宋主兵敍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人。在十緩告於楚。補注傳見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之向背爲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有楚爭鄭據之緩告者以此爲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狂解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

公父定叔其叔諱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

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卿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盂數焉

王故以盈數爲良月子謂張鋹不能徧其屈早辟告

汪云：讀叔
叔正反視強

鄭突虺蜴性成。強組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克狠人。却作一件最壞事。如齊襄之悞。高
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却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
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
德曰。古者方祿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
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
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
與會何以不書公。賈養叔曰。大合諸侯。為伯王稱尊。無上
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書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按史記莊十五年曲沃
其公王賈王賈命十六年冬命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武公蓋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詭諸夷不地名。為國大。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諸夷不報
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遂以晉
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王出奔虢。一君稱弒三君。惟
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
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曲沃于晉受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鯀一君。稱弒三君。惟
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
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愛賊。賂命為
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為者。可哀也。侯綿立二十四年。晉武

弒之自立。而必藉說請命于周者。一則冀民不勝慮生他
變。一則齊桓創霸。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
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喪之士盡矣。史記晉世
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平代晉為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筆不書。而傳禮
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晉武甫得一軍為諸侯。而稱兵
畿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
助亂者為晉武也。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姬節武天子爲之下成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能賢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恩威最盛而申則因事遷遇見其見滅于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以爲魯女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界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鄭間齊宋有會機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又失陳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陳也結之至陳不日盟齊宋也而設詐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

十九年春楚子鐸之大敗于津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楚大弗納遂伐黃黃師于諸陵

得也左氏以爲愛君齊蔡圖云蓋棺之定論也是也范甯譏其以君方遜志以爲啟後世篡弒之禍則就其一事言之也

初王姚姬莊王嬖於莊王生子類子類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孫莊王即位取爲國之圖也

近於王宮王取之王齊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大夫三子周而收膳

夫不遠之秩也故爲國邊伯石連屠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藉

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秋五大夫率子類以伐王石連

氏以與鄭自以此以來不和不秋五大夫率子類以伐王石連

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氏子率子類以奔衛衛師燕師

南伐周冬立子類按非衛燕之助

十六年殺夷仲子諸傳爲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及饋

此乃知子類之傳也類有寵于莊至僖益橫故其傳公然

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傳王拱手聽之蓋子類主之也惠

王立復周公之位已嘑子類爲國之心况奪其圖子類作

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藉子又以桓王奪

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於卒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類

立矣傳叙敗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藉衛用暗寫而主亂

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夏齊大災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夏齊大災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夏齊大災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夏齊大災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夏齊大災

鄭伯入於鄭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林鍾福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公
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爲之不舉去盛而况敢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號公即號叔公曰
寡人之願也

讀左補義

可厚責也

經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葬有
 墓兄之罪亦有勤王之之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葬於
 諸侯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在解縣發相命弭鄆
 鄭伯將王自閭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王與
 之武公之譽界也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傳乎王平王賜之自虎
 與之按河南汜水原伯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
 縣西有虎牢城原伯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
 五月鄭厲公卒王趙號守之巡守於號國也天子有方謂
 方之北不及號公爲王宮于玆玆地按河南襄陽王與之
 諸侯故不書

酒泉居也按明西同州有甘泉池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王之聲
鑑予之聲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號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
鄭伯子文公由是始惡於王爲僂二十四年冬王歸自虢
之偏也傳言干
鄭伯勤王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頹五大夫殺之
定天王之位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勲也奈當時

卿伯勤王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頹五大夫殺之
定天王之位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勲也奈當時
大義不明周不肯命卿伯既卒號亦隨亡魯史不記聖人
無由筆之於經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
之故非鑒則迂矣

西歷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祭皆原免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侯故波公爾而杜謂高
 也○齊之賈卿與魯冬公如齊納幣公使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
 之儉者盟非也冬公如齊納幣公使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
 史記陳宜有嬖佞生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史記陳
 子欲立之乃使大夫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史記陳
 是恐禍及故來奔按敬仲奔齊遠有顓孫奔齊來奔非齊
 語樂知敬仲之賢則知敬仲之非罪顓孫奔齊來奔非齊
 侯使敬仲爲卿辭曰驕也旅客之臣幸若獲宥也及於寬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千罪戾施於百姓也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敬辱高位以速官誦請以死告自誓詩云韜韜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貪黷僇懼爲朋友所讎責傳

氏曰：趙使爲工正。事而工飲桓公。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筮未卜，其夜不敗。君子曰：公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大事記桓公與民之使初歸氏。陳大卜妻敬仲。龜曰：其妻氏。食采于田爲氏。使初歸氏。陳大卜妻敬仲。龜曰：其妻氏。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陳大卜妻敬仲。龜曰：其妻氏。敬仲夫妻相隨，有嬌陳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也。陳厲公蔡出也。子曰：故蔡人殺五父，伉而立之。桓公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筮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之否。三三，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觀其義而論之。林解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子孫之族，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孔氏言：光在此處，遠照于他物。數語絕提代陳有國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全月下乃運簡申明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按就上坤下爲否卦。遇卦三四五爲艮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卦二三四亦爲艮。艮山也。謂互卦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附之，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由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巽云：照之以天光，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後天照之。後居有土，地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爲坤，侯變而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門庭爲金玉帛，爲布帛，諸侯朝王陳幣幣之，猶有觀焉。故曰：其象旅陳也。百者，物備極也。此明實王之辭。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在後乎？言故在子孫後猶有觀之，遇馬師觀乎天，其光甚。

敬仲奔齊爲陳氏始祖。而左氏作傳之時，正陳氏專齊之日也。故綜其二百餘年事實作結，而以昭三年晏子之言哀十四年簡公之弒作大結。然敬仲奔齊之曰：桓伯方盛，一匡九合，氣焰赫然，豈知貧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大始而在齊也。如卦之姤，一陰始生，如時之夏，秋氣已伏，傳十桓公有餘慨焉。太公有大功于周，桓公創霸，安周室以有此齊也。陳氏羈旅之臣，厚施于民，將有其國而傳若爲之稱羨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段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慾，正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合器拱手而讓之。陳氏賢陳氏子孫節節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霸之年，蓋有

經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九

讀其時
觀其名
結出後
是清門
一併

讀書

14.0

—

讀本義

卷六 莊公

+

聞讞

公子

秋丹桓宮之極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杜刻也桷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大水何休曰

制陰氣盛故○冬戎侵曹曹驍出奔陳驍蓋曹世子也

明年使大水○冬戎侵曹曹驍出奔陳驍蓋曹世子也

告而書也驍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後遺史云驍

而赤也驍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後遺史云驍

遠以爲驍是曹君赤是戎之外赤歸于曹亦曹公也蓋爲

孫故戎侵曹驍而赤也○赤歸于曹亦曹公也蓋爲

○郭公蓋經閔或曰郭亡也曹子齊桓公之郭同父老曰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以不丹桓

天子之極黜諸侯之極墜其桷則天子斷之諸侯驛之今

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讎女

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爲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

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

黜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爲有此非常之崇奉

也拜其下者即歸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

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親用幣非禮也杜解傳不言大

男賁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請俛小者禽鳥御孫曰

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乘情

經云刻其桷是承上支其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十一

男女之別二

其名以示教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杜解夫人至大夫郊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

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殺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白夏

祖秋不能久待姜倚強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

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

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價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

葬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

而兩向俱到樂之行申繻以爲男女相漬知其必敗哀姜

之觀御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可不畏哉

晉士蔣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

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

殺重耳夷吾恨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公子得士蔣之譖

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鄭女氏

女叔女音汝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公亦立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伯姬公女歸杞成公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陳女叔

經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

伊三公子去而六卿來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十一

伯姬至澠何以不歸寧車去病謂哀姜方快寵嬖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賈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按衛復不至此于陳鄭之服微顯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衆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賈大夫爲非禮之行若以原仲爲友之舊于陳最睦欲有所謀也說本葉石林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逼乎夫人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爲之圖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按葬原仲凡諸侯之女歸寧白來出曰

請左補義卷六莊公來歸之禮以齊亦以歸寧之例齊之非謂其當來也若氏陳皆過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從公一覽
字有出處
從家民看
無家下而
可直達或
將仇意却
進一層以
樂惡其情
又言其被
而後可用
不致猶難
用况其民
亦不亡焉
賈更遠

齊侯將伐莒曰不可就公驕若驕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說弗畜也也戰將饒也言禮樂慈愛救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獲于四者無所吝而以戰爲事則好矣歲時將有饒饒之患議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

王使召伯廖杜預王賜齊侯命賜命爲侯伯且稱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按莊公齊侯稱人謀取略不以親將未和子頹卒子文公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於鄆鄆在魯下邑按山東東平州西○大無麥禾減孫辰告糴于齊齊人夫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按齊侯不以王命爲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爲管仲有不能盡戮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問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徇齊桓之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日至衛即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請左補義卷六莊公以王命霸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霸者受賂恬不爲怪矣

齊獻公娶于賈杜預無子孫于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

今陝西延小戎子生夷吾按杜云允姓之戎時未入中土耳按陝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君姬姓女以驪姬驪女今陝西歸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按外

嬖梁五與東闕嬖五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闕嬖五則齊侯使言于公曰周沃君之宗也君宗廟所在謂與二屈晉之疆也謂今山西臨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今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揚無主則敬戒心戎之生心民

印傳諸侯
卿子元秋
卿有勞
自鳴耳
臣市金
得歸人

大旨在驕姬欲立其子。然獻有大子諸子。則其子安得立。須先分敵之姬。不與外事。不得不借助于二五。而二五分敵羣公子。甚難下手。蓋申生重耳之才。公素知之。而二五發出一段爲民爲國絕大謀畧來。是用其所長。必不可已。

卷六 莊公

七

未四句忽作餉語軟動貪人爲後來伐畢落氏伏毒干是
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
靜輒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
耦而大子之狐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
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嬖出姜固不正姬並
亂宗閨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
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固所以
利國家保後嗣也

楚令尹子元元子，楚文王也。欲壘壘，感也。以父夫人也。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勸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尋，尋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竊自緘。

人俗人倚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嬖嬖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韓康之門也
反子元關御疆關梧耿之不比爲施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施
日施繼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以後衆車入自純門
施曰施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爲反禦
郕及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
門年疏云縣門編反廣兵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
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開門且出兵而效楚言蓋示楚以開
戰故子元畏之不諸侯較鄭楚師夜還鄭人將奔桐邱
敗於州無同德
南許州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疎問也暮帳也
東北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疎問也暮帳也
謀音康希音莫

春秋凡救皆善此荆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與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知非也子元振萬欲盡恩媯媯導之伐國卽伐鄭以媯媯

可見野子狠心感而卽動迅速而馳實出於人不意初人
郭門繼入郭門及于遠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社稷
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鄒君臣議奔桐邱又恐欲奔無
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臥馬以疑匈奴唐太宗
之開門掩旗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
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宵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
救鄒只一語點睛而鄒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
盟暇幾千主客游戲傳補將奔桐邱句則上面盟暇處正
是無限倉皇也楚幕有烏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
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忠實爲功首
矣

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儲賁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滅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滅孫急病讓夷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郛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都之邑也邑之宗廟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焉上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川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郛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廐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爲費用廣故舍廐竭若因築郛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書一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何爲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魯邑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巾而出日巾而

人往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日

延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人馬者入于園中以避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謬而況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注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伐不鳴曰侵言諸國宣子曰伐備鐘鼓其罪也陸氏無聲事也

許爲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

之令主也齊桓桓弱而不與于會故鄭交侵之蓋受命于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公發淫女故蜚生蜚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傳失之羅願氏曰負蜚今謂之蜚蜚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曰蜚若牛白首二目蛇尾行水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雖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成事也

而卑口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補注此成周遺制也周室與功或改作制時與不時豈足復議而左氏但以舊例釋之妙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爲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爲玩災

厲民之戒

樊皮周大夫樊其叛王。

經丁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次千成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齊人伐山戎北

仲皮歸于京師謂法不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聽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術

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卷六莊公

主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莊解飲楚關射師關射師則執

而格之足曰格手曰格秋申公闕弒殺子元申楚射師

關殺於苑子文○殺奴走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結處點出殺於苑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

盱食乎

冬遇于魯濟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也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實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

實桓桓公尊權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加貶乎宰

孔譏桓桓遠畧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

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殺山戎去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經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莊制齊且○夏四月薛伯

卒○築臺于薛按齊地今山東○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按齊地今山東○冬不雨

之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卷六莊公

主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之功當獻于王諸

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為楚

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齊侯報魯

莊二至之助用示昵好

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莊齊色齊侯近宋之請見於城者則不

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齊侯近宋之請見於城者則不

此有梁邱山○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也依說而死

故得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者

子般卒莊公子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李友出奔國人

之禮而行○秋伐邢

三十二年齊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成齊桓之德故魯仲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

殊禮而有款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

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

之閒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

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在此桓欲伐楚久矣

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

或譖其後故以兵威之知諸戎皆服從

梁邱遠隔宋境齊侯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

其歡斯有以致其力望溪傳于敘事俱作不予之辭而此

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

傳明秋亡之
引在也
子民兩載
意本一事
過本一事
命先下載
一筆而過
神爲史記
作提挈却
下地故下
居莘六月
號公使祝
宗區史路
享焉神賜
之士田宗
宗人

史大史應史謂曰統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政順

亡聽於神求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

春秋每一種事傳必窺聖經之義錄一篇至理之文二百

四十二年其間說神說怪而括之以監德觀惡四字使人

凜然可畏傳之所以輔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莊魯大夫見孟任當氏從之闕不從而

以夫人言許之補正夫人言公語立爲夫割臂盟公生子般

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

不如此之是不可願舉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而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平。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親圍人與其女翁。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不。正。閭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將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慷慨餘思。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思於般也。知其忠而不取。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為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問矣。故謂友耽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卒然般般。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情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讀左補義卷之六終

讀左補義卷之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校

閔公。世族。諸名。魯世家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在國。遂。難。曰。閔。

經。庚申。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季子來歸。其。是。友。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冬。齊仲孫來。按。來。省。省。難。故。來。魯。人。嘉。而。書。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不。得。成。禮。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狄人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為西。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尊懷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腦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乃葬。

慶父歸。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為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而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季子來歸。葬之也。

日以待之三
字。舊。山。諸。子
侯。立。時。望
先。是。德。德。水

全通注疏

卷七 閔公

齊桓立閔公慶父腹餘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闈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為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
使至齊請桓召之為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
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
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已尙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校時慶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
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能成就之問撈武難而相疑者則覆昏亂也覆昏亂之
禍左補義 卷七 閔公 二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于惡如齊何當
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為季友者略出其醜叔牙手段與
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
之立井友之心也欸則志在觀國友則欲立傳公日與奸
人周旋掛誤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
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倍公也其告
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
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欸乃遺之且
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此一國兩難

此二行以得

禮者固重固暗指僖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問携戎
暗指閔公季友則問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
慶父殺而哀姜殺也欸固情見乎辭矣謂能急魯之忠耶
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慕之書仲孫亦嘉之也
言嘉季子倫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
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
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立般友之忠也立倍友之功也
閔弑友之罪也環瑜不相掩耳

晉侯作二軍以討之
下軍趙盾見魏絳御戎
三國晉楚見魏絳御戎
山西河津縣魏絳御戎
卷七 閔公 三
曲沃趙盾見魏絳御戎
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父欲立季友故讓位而適
吳猶有介名與其及也言難去猶有介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祐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下僇大夫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高氏之名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之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眾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坎
之比三三初九變而為比中辛廖氏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初九變而為比中辛廖氏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震為車足居之震為兄長之震為母覆之坤為衆歸之坤為

此與陳敬仲奔齊篇相爲全卽世家之旨而實有不同彼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眷舜德桓無如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之人詎能裕後共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也下兩截又以大子爲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舉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爲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胥不

題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毋讒其子
 弟問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類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
 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荷處無
 非反托太子也士薦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哽
 咽欲絕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
 知其早拚一死也

經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在鄆蓋齊人偏徙之懷今陽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卽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未當遷人統因是
 大攄以審昭保謂之禘莊公與制未明時別立○秋八月辛
 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丑公薨實書葬薨又不地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邾有邾邾
 試謀牛負二鰥畏公子慶父出奔莒私聞冬齊高子來盟蓋
 齊桓故不致歸齊

侯也。魯人責之。故不
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魯入不能有其地。
 ○鄭棄其師。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爲晉
 獻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廼也

喪畢卽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
轍之。望溪曰。淫遊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
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
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僭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八年。

焉云此兩人
 合傳似較
 上半載其
 仲下半載其
 哀歎
 又云此係
 仲傳故成
 屬儒者不
 疾人而成
 只用輕點
 又云前云
 公若與哀
 無涉到此
 出是前疏
 密法

初公傳奪卜莊辭莊大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強要
 奪請用辭念其傳并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辭賊公于武闕
 及公故慶父因之開公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核
 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核
 謂之聞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核
 其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入魯立以爲君以賂求其仲于莒莒
 人歸之及幽魯使公子魚吳斯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縊廢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暑
 禮成喪也左遠刑莫修於缺逆淫莫釐于孟叔父再試而
 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葬時焉孟叔父立叔實
 之問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
 哀姜欲立之問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而迎立衛成
乃在齊桓公
又云齊桓公
以夫人所不
能之故所以
迎立衛成公
也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齊侯與衛之遠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
爲五千人衛別邑立戴公以盧舍于曹其年而文公立
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風也詩穆夫人病衛之亡齊侯
使公子無虧救衛公子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歸也四馬曰乘衣重稱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重
錦三十兩行故曰兩三兩三匹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日滅則全軍皆覆斃
公與集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
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其勝二邑之民合之五千人耳奔實死亡之慘未

有甚於衛者後段寫衛中與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
忽諸時當大劫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求公而後衛中與有
戴公而後庸酒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成滿有宋桓夫人
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穆於大邦與齊桓同
謀與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燃當其穢德廢行之時而
享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蟄而數
天之朽尋丈之污皆不足以蝕之者也讀左者不但當
諸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諸視之勢以好爲亡國凡玃
矢絢衣祭服佩軒重鎮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

卷七

景狀寫得綽綽有餘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
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擾攘有衣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
千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知敘出者蓋亡國之慘不
忍形容也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隴山之禍
東遷以來戎狄逼中國春秋之初狄最盛滅黎滅衛滅邢
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與諸侯聽
命於是淮泗伊雒之間諸戎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
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敗於秦
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
於晉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恐高克大夫解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
利爲鄭文所惡因惡變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
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
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
交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翱翔河上
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
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
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也臯落氏別種里克晉大
諫曰大子率眾也祀社稷之衆盛以朝夕視君庸時者也故

得明聖克最
理會得到孤
疾最虛宜傷
宜絕不出一
絕字

曰。眾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審軍旅宜號。與國政。正之所國。
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敗。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
曰。吾其廢乎。對曰。皆之以臨民。謂居教之以羣旅。可不其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
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中似公服。莖云
公中似佩之金珰。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莖云
生御申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伊真晉下軍。卿
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伊真晉下軍。卿

羊舌大夫叔向爲尉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半擡兵之要
 爲偏金珠將上車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兵勇
 遭災威權在已可以適齊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取先友爲衣身之章也尊貴佩哀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
 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服其身則衣之純也必以純用其衷則偏
 之度衷中也偏云君子常度補正偏之合於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纓今命以時卒罔
 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龙服遠其躬也龙莫江反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罔之龙凉冬殺金果玦離胡可恃
 也求京殺離言無阻罔求如環而缺不連林解衣之龙繼則
 而寒玦如環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爲秋方其性剛
 缺離不相連爲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愛
 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內盛以有常服矣事矣不獲而

龍龍命可知也。宋熙寧熙寧今大子不得常服而衣冠衣冠而衣冠而不孝不如也。
 之罕與曰龍奇無常龍難色龍奇怪龍金決不復龍則去龍故曰不復龍。
 復何爲君有心矣大子行也先丹木曰是服也在夫阻也。
 之盲雖在夫曰盡敵而反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與。
 不如達也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達命不孝喪事不。
 忠雖知其來惡不可取子其死之齊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
 之怨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周桓公云。
 孝在桓內竈竈后外寵二政雙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八年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木成矣齊正羅姬嬖嬖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國之衰身爲安民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
 孝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

首段是下六段之富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射著
變事矣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
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觀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冢子
辭嫡之說此際更何從替一語其教大子也脩已而不責
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諫真西山之爲端
諫皆如此大子事師以下偏衣金袂故爲不情之賜盡敵
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還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申
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哄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
豈有猜貳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從善富倫理忖度不
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早蒞逃字却舍而不露專就
衣袂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染餘干義使趨勢想出

事親之道。小杖則愛。大杖則走。況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之法也。前篇士蔣猶以復國爲望。尙寬一脣。至此時勢一步駢一步。孤寒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時早有

士

盡敵之語傳不明叙以先丹木旣述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爲申生惜也。

成風莊公之風聞成季之辭乃事之曰事如孟子之古辭黃楚望
 肅之事肅之義同而屬停公焉故成季立之通說人臣竊交官
 私事喪仲義同求之巨好也
 求得忘于他時

閔弑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亡之因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竝爲狄滅。而衛尤甚。竝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遽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爲衛文幸正爲邢侯惜。

此又爲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其開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法

讀左補義卷之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埭 校

僖公一 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預次

者案兵觀以待事也肅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按邢地

技今山東鄆城縣東北有肅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

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閏二年不言齊人殺之會通歸歸

二月喪○楚人伐鄭判始改號曰楚政○八月公會齊侯宋

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宋地按河南陳州城縣○九月公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敗邾師于偃邾地當在山○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鄆莒莒莒子之弟鄆管地○十有二月丁巳天

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按史官

非為公出而不稱即位也公為閉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

忍行即位禮也傳嗣閉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

妄加非訛誤矣

諸侯救邢杜預實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

諸侯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

諸注傳見以自還為文

矣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討罪禮也

閉元年秋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

然入衛眾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

其必伐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為聲

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具而邢即不支

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慎

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

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偪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吹叔

佐猶云書次為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

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平書次書救

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蓋矣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榿榿注經言會謀救鄭也

楚即偃也地有二名經至

謀伐楚而未能圍城也

自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為政國勢益強此第

一次猶夏也桓會榿謀之不問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戎將歸者也杜預齊人既送哀

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榿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盟杜預求還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

卿也孫復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

按今山東東寧縣

呂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責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較乘即長勺之勳。遼東豕耳乃曹劇子偃。不開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刃血未寒。賊臣之蔭誣如故。國勢雖寧。遽封進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不足重也。痛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役。或夢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預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按齊宣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清明。施天討取哀。殺之。與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弒君者。霸者之有功於世道也。齊齊人予討葬也。夷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葬于魯。生不得受魯之養。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讀左補義

卷八

三

絕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傳以夫人之禮迎之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預言邑不言城。衛未遷故也。今在濮陽縣東有古楚邱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反哭成喪。故傳小君。虞師晉師滅下陽。葬於此。見齊城山西。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國名。在河南息縣南。貫。地名。在河南。今山東曹縣西南。

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杜預言死國不書所會後也。

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合其功而刻求其過。為善者懼矣。予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

其城邑。桑苗之詩曰。肅肅鞠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謝而召伯城之也。桑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

公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茹而遷于臨瀛也。齊桓之為功于衛大矣。城楚邱而不請命于王。固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或曰城邢何以想之曰。非怨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邢。邢奔于師而徙于夷儀。即以救邢之師。助其播揚。亦猶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秋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遷之。或同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邱。累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讀左補義

卷八

四

之。衛遷在前。當齊城楚邱。則遷在後。當齊衛遷于楚邱。或曰。朔歌已失。亦虛于潛耳。當齊衛自潛遷于楚邱。而皆不然。畧之也。後城緣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杜預言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地生耳。馬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遷公。虢遂出于虞。故借道。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東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庫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少無養於公。宮君之雖諫。將不聽。必輕其言。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於伐。知三門。冀國名。如虞

侯。虞王。而攻其三門。冀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又今平陸

縣東北。七十里有顛。城。二十五里有故。城。冀侯。將欲伐之。今虢

亡。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道。故。齊。虞。以悅其心。今虢

國之不治
病而不治
為不治
請先伐之
而後出
下其
文成

陳元曰
天齊之亦
自齊之亦
在齊之亦
其後也

為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也。就遣人分依客舍。以侵做邑之南。鄭
空。逆旅。近晉南。鄭之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虞
客舍。出則伐。退則保。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虞
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善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
按莊二十六年。秋。號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
以侵南。鄭非誣也。是晉為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號
從無過惡。忽為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
其惡先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內奄官。始漏師于多魚。地。閭。傳言貂始。黃龍。編。初。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五

傳于齊。霸赫突事。懸空著此一語。直從根本上發明寺人
漏師。桓不加罪。尸蟲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號公敗戎于桑田。杜解。號地。今河南靈寶縣。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所以而益其疾也。生疾。必易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號。張本。
傳于號公。節節為其必亡。而于虞則不下一語。不記一事。
蓋深為號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鄭章囚鄭明伯。
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解。一時不雨。則書不為。徐人取舒。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舒。舒楚之與。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統。六月。雨。竟夏。秋。齊侯宋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按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是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
為災也。杜解。經。周六月。夏四月。為災也。千種。種五稼。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閏雨也。而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
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
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為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前曰。服江黃也。不遽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偏近楚之東南。令其為犄角之勢。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六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誘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杜解。公時不侯。自陽穀。遣人請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請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大夫將也。鄭伯欲成。孔叔大夫。杜解。鄭不可。曰。齊方勤我。鄭棄德不祥也。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汪氏曰。齊桓不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檀于陽穀之會。皆伐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尋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杜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圓蕩。公。蓋魚池也。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傳。明。年。齊侯適有是事。假此為名。欲出楚人。不意。

蔡人嫁之恃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為優蔡之兵端即為伐楚之過役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楚之邑也其地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南為召陵故城

進而次陘陘楚之邑也其地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南為召陵故城

南鄭城縣東為召陵故城夏許男新臣卒位四十二年卒子

伯公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大夫完楚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與謀曰及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

八月公至自伐楚蔡侯之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王號自尊漢陽諸國幾以為東南天子數十年來惟有車

楚求成于楚否即為叛楚孰有統八國之師以伐之

者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

也包茅貢供侃侃而談曰是微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

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大司馬張九

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

斥其僭王僭夏之罪蓋此時敵于為令尹子文兵勢強

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支吾遠

引明使易以為詞耳或曰齊桓伐楚一役于里彌糧以烏

合之眾當全盛之敵只得草率結局亦未盡然夫桓以春

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為

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為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杜解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死王事加二等。請以死於是有以亥欽。亥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按傳臣言周制子男葬禮非謂許男以亥欽也

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也。按成十三年伐秦。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皆上書伐國。其下更無餘文。不別之以卒于師。似終於國矣。若召陵之役。許男與七國諸侯同次于陘下。書屈完來盟于師。則上下。

讀左補義

五

俱言師許男之卒不于師而何哉說本呂氏趙氏故不必別之以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苦必在召陵既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謗其兵力方與屈完乘而覲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而請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殺梁以爲內桓。卽使疾篤歸國。亦不足爲許男累。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之甚頗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誤認經穆公爲公傅。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歸其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謹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見三家所從始也。陳成而悔塗釋。猶見齊桓之恕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附注楊用脩曰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
非謂筮短有長短也杜非謂筮短有長短也杜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杜解繇
言象兵數短諍訟也言象兵數短諍訟也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杜解繇
寵之變必懷除也喻美也蘇軾言專一薰香一蕕臭十年尚猶
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夷齊其娣生卓子及將

續左補義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謀殺國語里克見王難曰優施告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我君將立奚齊吾對以中立鄭變其志志少疎乃可聞也今子曰中立固其變之多爲之故以三句難乃成傳以成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大子必速祭之謀如克克不得辭矣

言求 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食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病解姬謂公酒食而獻之經六日明公之惑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故令公祭地毒酒至地

地爲墳起○扶粉反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呂說當時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奔新城猶冀父之諒已而免之也或責其不即死諫甚新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公殺其傅杜原款按公殺皆以里克爲太子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以日以狐突爲太子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以白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按君老矣吾又使之不樂曰子其行乎

杜云復字承
下賜薦來
公提出宗牛
便於宗上指
點特被這詔
是從現在一
照則處亦被
也相莊爲戮
是從前事一
照度更不知
相度也復入
愈顯俱作誦
問之辭便之
擢

子文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逃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
 故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杜解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
 晉道滅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
 牙車輔頰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公曰晉吾宗
 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也補正不從謂大伯不在大王之側後僑據以証太王前商
 嗣之志誤矣按史記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
 從父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有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爲解也仲叔皆號君字疏云鄭注一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字疏云鄭注一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號晉滅一號詳見鄭伯克段篇注
 藏於盟府之官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七

公又提出神字便於神上分制正云三引首一層於一層至末却直說成之無礙如德對而只得一筆十分驟快

不感不更舉照定結處易字束上起下通篇轉捩

問於下壓問笑也絕不問及虛假自克之克虛也亦不及克虛所疑在彼耳矣亡虞從之矣不出公之奇所料而下之易字可直接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見弟獻公患其偏盡殺親以寵倡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不見古文故以爲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不見古文故以爲

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韓香之遠聞疏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五無德則不見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疏云旅葵文也○緊屬令反如是則

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惟月令與此文及

已補注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今案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

明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臘力查反在此行

也皆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問於卜偃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戊事上
振振盛貌旂旗鵠之實實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鵠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上皆童謠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上皆童謠言也
燁他門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駭推之知九月十月
交晦朔交會補注傳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於尾月行疾故
至且正過於民俗補注傳見赴告
過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補注傳見赴告
與童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晉獻公女
以屈之而脩虞祀虞所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罪虞且言易也

戴義虞公貪賂自取滅亡
齊執如執一夫

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謫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提號亡虞必從之滅號自滅也已爲易字伏根因引卜僊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卽虞亡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卽虞亡之日乎號之童謠虞之童謠也號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語寫號正語語寫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秦滕矣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讀左補義

卷八 傳公

充

經年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莊盟新城鄭新密按今河南新密縣東南有古城○秋楚人圍午楚子不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
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杜解晉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不非

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司謀而相

隨補正史記述葬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

不勝所也惜齊而新築城因爲之新城也杜註誤

其勢也。自夏且大。且以兵伐之。王召諸侯以盟。而圍

容以行義作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尊王攘楚無自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杜解楚子退舍武城

歸楚武城楚地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上輿櫬後唯見

其所以望爲賢乎時意兄宋。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對曰昔武王

克股微子啓紂之臣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

○後芳弗反○焚其機○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還未聞及冬又互許也代戔也生丁用并下至而三
 和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

楚○竟○反○從○而○奔○吾○乎○且○而○未○入○許○又○可○用○而○講○合○差○之○惑○

也。以上專登之。可印。必無之事。以比。極數子。則更寥矣。名。

讀左補義

卷八倍公

子

四年楚滅賴。賴子面縛街壁而椒舉以爲許。信公如是皆

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日滅經袒書

滅賴則賴子銜璧已屬烏有况許僖乎皆傳誤采楚書而

未及刪去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王命鄭而求朝也邾

東滕縣嶧縣並有鄉城
○劉毅其大夫申侯而不厭

之會八尋姑魯地○子共○公子友叩齊罷盟

○冬葬背招公
山東魚臺縣人
公要立
方如石而聘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休言既不能日強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鑒

卷之五

天子聽命便
是德禮所感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貳楚者告之齊也結出
 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
 秋盟于密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搖以禮
 悞遠以德德也德慝不易悞也無人悞也不悞悞也禮二字貞則爲
 仲相齊絕大經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司
 給不出此數語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司
 貢方物貢方物男貳貢器初采服貢服貢材物男貳貢器初采服貢服貢材物
 貢物貢物男貳貢器初采服貢服貢材物男貳貢器初采服貢服貢材物
 臣見其國之時臣見其國之時國貢有常職天子宴諸侯國貢有常職天子宴諸侯
 侯見其國之時侯見其國之時國貢有常職天子宴諸侯侯見其國之時
 心功正不小諸儒必謂桓受諸侯之貢物心功正不小諸儒必謂桓受諸侯之貢物
 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皆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皆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哀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哀終

此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
爲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
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叙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絕
大主腦。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德
禱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
列好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臨焉但謝
其諫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半也。

周月惠王崩。襄王莊公惠王太子解惡大叔帶之難。大叔帶襄王弟惡后之子也。惡

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雉于齊。爲八年盟兆傅陳居

久而幸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雉于齊。爲二十年丁巳出居

終

子魚上三句
宋公疾大子茲父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僂果致成風則宜何以不致敬嚴藝何以不致定矧昭便
以不致齊歸死則備夫人之禮而生不令之享夫人之榮
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薨而後尊之也愚按此條嘗
從左氏致哀姜為是姜於夷畢何以不致有所疑而未敢
也蓋禮與廟絕不當致而卒致之非禮也禮必合羣廟之
主故致哀姜之主以配莊公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帶之大叔
王不葬葬魯不會葬也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
也諸儒多疑盟洮之後即宜發喪何遲至冬十二月予謂
皆齊桓致之也桓能於會洮之時率諸侯哭臨朝見新天
子為即位發喪又何待蔡邱之尋盟乎計不出此一盟而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散帶雖不致肆橫而晚晚之心未已也故遲之久而行即
位之意告夷於諸侯及蔡邱之會復尋前盟前盟者兩戴
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安帶無所用其親視矣然桓終身
未嘗朝王以致重耳有溫之召皆倡始之不善也江氏曰
安知蔡邱之會非會葬既畢歟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
子當大書之為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公固請曰日夷父庶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襄公之讓說者皆以為偽而傳曰因請何哉說苑云木襄
公茲父為大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

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目夷之上
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
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
不肯立為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舅而不言
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諱殆深
知襄公之心矣故傳持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
篇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立子襄公茲父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侯曰子孫無相害也天子三不字陳子襄公也傳例曰在襄公
侯曰子孫無相害也天子三不字陳子襄公也傳例曰在襄公

之冠接伯姬嫁公妹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晉侯僂諸卒僂九委反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
年吳王使公子季子來聘公與季子之接是
元王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十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謂三年喪杜解子者繼父之辭公
侯傳通取傳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于葵丘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胙侯胙祭肉尊

此等事極公
之如夢夢在

之曰一初... 大夫史皆不名... 賜伯舅胙... 孔曰以伯舅... 不違顏咫尺... 子之命無下... 子羞敗不下... 桓之勤王室也... 而大本立明... 勤王虎牢有... 有聞惟賜胙... 王室磊落光... 讀左補義...

上言同盟... 秋齊侯盟諸... 好齊侯盟諸... 齊侯不務德... 齊侯不務德...

之曰一初... 大夫史皆不名... 賜伯舅胙... 孔曰以伯舅... 不違顏咫尺... 子之命無下... 子羞敗不下... 桓之勤王室也... 而大本立明... 勤王虎牢有... 有聞惟賜胙... 王室磊落光... 讀左補義... 故王無割地... 之問宰孔賜... 以為偽謬也... 未曾有遂使... 能點竄其一... 鄭厲求爵晉... 然也

古必不... 又言已... 亂於時... 亂於時...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西爲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 亂乎君務靖... 晉侯乃還... 晉獻誠國... 萊之說也... 將與葵邱之... 止其行孔爲... 內愧乃覲面... 安得謂之宰... 以為非楚滅... 讀左補義... 阻其行意... 可謂深知孔... 之謀王室生... 後不見經傳... 夫不能知已... 與盟桓尊之...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九月晉獻公...

此道微而見
死葬之決
江云峇里與
作兩君岳
答蘇公相配

龍石齋

卷九

七

獨真也。往死者居生者禍兩也。送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之徒。奈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
 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按此數語。荀息代里克言之。里克謂
 奚齊平我指里克人自指申明無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
 不遘意。若杜註是荀息道之歟矣。
 次夷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朱妙。荀息以爲奚齊死公竟
 其惡也。爲荀息註齊死。通重耳立之。傳里克十一月里克殺公
 而正其罪。然後一死謝獻公。則信義兩立。十一月里克殺公
 卓於朝。荀息死之。柳子厚曰。達荀息非聖人之情。君子曰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雅。荀息
 月焉。

事孔之言不
驗或謂孔有
先見之明者
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
縣東有高梁令不及魯故不書
邾地名梁

讀左補義

也。

云斯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沒屬此藐孤息能明言三怨將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也導以知重耳則二子全而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在溫公所謂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經之所以全節許乎聖經賢傳每事立一標準爲萬世法獻公托孤荀息受託卽此一端可爲後來孤存與存孤亡與亡之法或曰從子般之例則但云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本國之臣弑之故曰子般卒若奚齊則晉國之臣弑之不諱其弑故書殺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旣爲君之子國人安得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諸侯踰年改元始稱君

左補義 卷九 僖公 八

據傳弑卓在十一月經書明年正月從告也是卓未踰年何以書弑君蓋踰年書君者魯史之例也十二公皆然故子般子惡俱稱子亦列國史官之通例也故鄭昭衛成以未踰年稱名稱子然諸侯之史又有旣葬稱君未葬稱子之例如是年傳曰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陳止齋曰傳見春秋初未葬猶有稱子者晉國皆有史史非一例也奚齊之殺荀息從未葬稱子以告諸侯惠公殺里克告諸侯從旣葬書君之例以正克弑君之罪餘見齊商人弑君篇

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按東有高梁合不及魯故不書地名梁壁

時以水入
國雖之不
得為計賊
未勝時
結二君語
侯所請說
君何以得
便指勝
便是有秦
根

言襄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此謂勝胡齊始○狄滅溫溫子

奔衛此謂蓋中國之狄○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事在前年書以今秦從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呂氏日

按獻公已葬草子故稱君○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雪為大焉

傳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此謂蘇子同司寇蘇公之

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此謂周天子黨大夫齊隰朋立晉侯前

秦師不待言晉侯殺里克以說不真將殺里克公使謂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罪不忠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

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即位誅之而經不以為討賊殺梁子

曰里克所為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

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

居岸夷告重耳秦穆使公子繫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

耳仁親為賢不顧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

之後先誅里克言此來為二君復讎非為得國以弑其篡

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羽翼也故惠以討賊告而經與事殺同特筆也

晉侯敗葬其大子此謂申秋狄突適下國新曲遇大子

使登僕按此謂申秋狄突適下國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按夷

疏云鬼神之意難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余得

請於帝矣夷吾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君視無乃殄乎此謂殄也且民何罪失刑之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王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敗於韓西韓城縣南地名韓原

改葬易名在夷吾為極有禮事且以要結人心卻芮之謀

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讀左補義卷九傳公

夢至戰陣傳云妖夢是踐竟若為此篇點睛且以見晉侯

歸國秦伯賂未人手曰刺陰事幽暗如烝於質君恍惚如

申生請帝遠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為

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魯國鬼誦人非不能一日居

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荷此謂晉

從苦重問以名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若納重耳殺不

濟矣補注為秦納冬秦伯使治至秦大夫報問且召三子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卻稱冀荷及七與大

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歇樂

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維音雖欲而專反平豹了平奔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也而忌小怨也秦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平之黨違禍誰能出君為明年晉伐之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治至一來為呂卻所殺遂至公卿屠割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約之怨語若輕置已曠戰韓之師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即父夏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使人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女則其間并也秋八月大雩過時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卿之亂來告楚傳見書國殺大

讀左補義卷九僖公

夫從天王使召武公周卿內史過大夫賜晉侯命即位

命主焉瑞之受玉惜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惜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餘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

晉未入視而王遠錫命王命襄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鼻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泉鼻皆戎邑及諸雋戎居伊王子帶召之也召戎狄因秦晉伐戎以救水雖水之間者王出居鄭傳天

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歸楚賁冬楚人伐黃黃人特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下以死社稷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齊

侯梓白卒公秋立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邦懼狄難也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請之陳也役不及魯史不書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怨職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楚滅黃而近楚善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

管仲有未盡其謀者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禍忤變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蓋合

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讀左補義卷九僖公

滅區區小國死守踰時民無叛志以待諸侯之救卒之滅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隔明平戎於晉年晉救周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

禮焉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若節春秋承王命何以

執應乃德謂管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

而遷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讀不忘其上詩曰

生莊子慮慮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
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論是亦世祀之驗但無功業可見耳
左氏習聞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謙冲受爵能讓必多
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爲聖人之徒 晉惠公受玉情
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子叔
林氏兵車之會二賦衛
地按在直隸開州東南○秋九月大雩○

卷九 僖公

五

三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子帶前年復言欲事帶事不與王言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耳

桓公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子帶卒召戎伐周盟主不問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爲之請吾不知桓何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旋如此也力量未優凡事苟且小補之無當於王道也

晉君饑往困麥禾皆不熟破云連歲然日春篇述外饑不告不書
 使乞糴於秦秦伯

唐云只驗原
一旬耳加六
字然最便知
輸累者絕無
紙上再加七
字便知輸累
者旁面相送

謂子姒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秦大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較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鄉之子豹在秦請伐得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問伯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爲謀也問伯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問伯於是平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按今陝西解州縣南有古雍城命之曰汎舟之役從問水運

明年閉籬卽晉公無不怨咨。

經乙亥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預按今山東樂昌縣東南

○夏六月辛卯，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季姬魯女，鄒夫也。張注：鄒國，魯所亡。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災害繫於所災，沙鹿害故不繫國。

禹後姁姓，今山東鄒縣東有鄒城。

讀生補義
卷九

夫

山名在晉地按○狄侵鄭○冬蔡侯辟卒○穆侯卒于
孟津元城縣東莊公甲午立

會鹹之時遷杞成周兩事竝謀成周更急於城杞故夏會而秋成明年春復會而城杞非成周緩而成杞亟矣桓德雖衰此猶見其勤也杜謂爲惠不終固非林謂散辭亦非

也云有關者傳意史氏不滿是役故略諸侯不序不知卽會鹹之諸侯前日而後凡蓋前謀之而今城之也不書杞遷則略之也義與城楚邱同

鄧季姬來寧補注傳兄季姬歸鄧來朝皆常事不書公怒止之以鄧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預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鄧史佚鄧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明公延鄧侯來遇而還張論使其朝皆姬志也姬歸而懼安鄧於是賀季姬

射云慶卿極
意切實射極
異視

周云度衡反
覆切凍臺不
醒情追而一
歌多少低回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十牡
正地關按今山東聊城縣東遂次于匡長垣縣西南
救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放慶父之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山國按胡廣
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郕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法
不見中絕之愈故若初嫁者志過也杜解本明而謂儒凡遇
婦人之歸即以為于歸故知姬之歸鄭以為再醮季姬之歸
鄭以為淫奔○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書字震者雷電擊之方解連大夫歿雖言於○冬宋人伐曹
君別稱說若字與生年稱名異無可疑者
○楚人收徐于蓼林徐地按江南
泰伯戰于韋獲晉侯林解韋地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杜邱尋蔡
讀左補義卷九僂公
邱之盟且救徐也解蔡印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徐即諸夏而為齊賊舒楚所深怒者伐徐在正月而三月
齊始合諸侯已不如救邢救許之速况諸侯皆次于匡而
遣大夫往救乎桓之志益息矣
夏五月口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林解大夫救徐楚師不書城二師伐厲以救徐
張主一曰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晉侯之入也杜解在九年
秦穆姬中生姊秦
厲賈君焉賈君魯公娶
齊公子子武伯期曰晉能世守穆姬之吉何至六國分晉

竹也豎起一
呼衆之歸者
余在此

方云流賊傳
如何以進叔
於此以時
公方在來育
史錄之問
時也合比更
無可安切處

汪云煥頗聞此七字使人不可捉摸

又云並占與
前益占相應

民心反側後側身脩行接續民心定跡在惠矣
一結便殺慶歸以快私怨民心自此都渙散
家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亦無益
也女承筐亦無睽也按震為長男兌為少女故取長兄妹妹
益例也上六陰爻變上九陽爻有女承筐兼兩卦並言之此
震為竹為筐有筐象然震變為離離中虛則虛位耳無實
為血而坎離相互不能適用坎其剝牛告厥以成婚媾有悖
然不顯耳蓋血也無血未實則其剝牛告厥以成婚媾有悖
上六爻辭以爲兩卦之疑下文乃申明之西鄰責言不可
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按兌居西泰在晉西兩國接壤故
見多日責言之辭也言者睽之西鄰兌爲口舌兩卦皆
直爻離離爲大睽以大利喻之西鄰責其口惠而無實也震
灼見其虛遁至純好子然無助也此逆知震之離亦離之震
有晉賁賁應實賁之事附注賁如字逆知震之離亦離之震
按之往也震變爲離是爲震之離而物極必反爲雷爲火爲
離亦復歸于震是爲離之震此二句統貫下文爲雷爲火爲
讀左補義
九推公
三

知其必可有何也蓋離以焚木亦以涸水變爲離而卦二
四皆互離是爲重離以坎而當重離之四位火炎區矣所謂
突如其來如死如乾如集如也一陽突起而橫亘故知其爲
高梁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爲高梁之虛也其者捕虎之詞破
獲知子園所死之地或謂左氏事後附會果爾不應自諸破
疑必當時奇驗傳爲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
名亦非也今山西臨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分縣有梁墟有社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筮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言龜以表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益知吉凶不能變吉凶補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悲歟平史蘇之言從不能皆無益也抑考國語獻公勝詩曰
國得如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因能以卜益諫者與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儻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盲民之育
齊面諫皆相儻疾主于號逐爲惡者由人耳固以
諷諫惠公有以台此順也○傳尊本反皆徒合反
此之謂慎兵不書伐晉卓氏曰韓晉地於韓則伐晉可知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省文也不書以歸寘之於外也傳釋經義未嘗不兼罪秦
伯而失德台寇其曲在晉覺秦伯之猶爲彼善也 此篇
分四大段以天人兩字作線秦伯伐晉以上爲第二段人
君王地受之先君尺寸不可假人河東之地一時盡棄傳
曰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雖負約秦實非義而惠公所爲
種種非復人類秦伯還藉之爲聲罪口實是伐晉者之由
晉也獲晉侯以上爲第二段以晉之強何至遇秦即敗怨
之所聚衆叛親離韓簡我意秦晉之言盡之此時勸之諫
過猶可及止乃諸臣或以爲君實深之或以爲幸而得囚
知其必敗絕無救敗之方輒轉相誤而君執矣是獲晉侯
者之由晉侯也作州兵以上爲第三段賈禍甚易銷禍甚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諱左補義

卷九 諸公

毒

勲乃諸大夫君辱而感矣。穆姬以德報怨。夫子桑轉讎爲
 恩矣。而晉侯於事窮勢盡時。猛然想起平日同心。替之環
 呂伯甥。遂使子金出一頭地。征繕輔圉。絕大救時良策。秦
 安得不許。平傳前路。寫來卻是土崩瓦解。象至此人心
 國勢。勃焉振起。其尤得力在爰田一賞。轉怨爲恩。可見晉
 未嘗無人。由於敗德者自階之厲也。嫁姬至末爲第四段。
 點出敗德兩字。以收拾全篇。先君敗德已及於君。隱然見
 君之敗德。將又及於後嗣。然則卜也筮也。妖夢也。其實由
 人致之耳。而顧云天降之禍。此深責晉惠之義也。然則秦
 其無罪乎。隣國有款君之禍。同盟者討賊立君。理之正也。
 何至彼以賂行。此以賂納。則失信之罪。小輔篡之罪。大秦
 伯前番是計。取便欲其出君。此番興師而來。直是虐取。故
 傳於賂地界至點出。以明伐晉之由。一直貫至秦征河東。
 言爲此而來。得此而夫也。公孫之對極婉極工。言外便見
 奄有大邦。伊誰之力。而負心如是。平故穆姬有登臺之請。
 公曰以厚歸也。直是探囊取物。繫有請殺之語。子桑曰。質
 其大子。猶恐過水拔橋。何一非貪賂致之乎。當此輻脫旗
 焚肝腦塗地。惠見縛於靈臺。穆亦危於韓簡。姑姪相從。惟
 晉之殃。棄家再醮。亦秦之恥。然而傳不責秦。穆者蓋惠公
 篡兄入國。總無一事一言之善。此師曲在晉。直自在秦。故
 以敗德結之。所以深惡晉侯也。州兵一段。竟無著落。下
 篇直接節甥盟。秦伯於王城。讀者以爲已許晉平。而子金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杜隱惡非佐所
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劉向紀
異也張注君子知天之日變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解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毒

齊桓公二十一年諸侯無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侯之接通本桓公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齊曹與俱宋襄不以牧徐爲念而伐曹以尋舊怨乎本帳所謂舊怨者宋背北杏之會和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公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也本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杜齊

傳發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爲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卒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遂爲所敗觀宋襄之伐曹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

此解即呂甥食承於陰按陰今山西霍州
 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今陝

不和不二
齊利中却
婉婉
何云片男之
言近於微
獨四歸探
惻惻動人

晉侯列厥臠
克其無後也
於殺慶卿知
之亦推到底

實仁其猶西
成也於又德
之衆見之
遠聲納重耳
伏朕
云十七年
十國實聚
歸何東而安
之

兩朝志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解不以其車馬治兵甲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爲難言欲致死於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請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附述服虔曰一役謂戰韓之役而而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牢蚘析大○羊豕各一牢蚘析大○謂呼不誤敗而石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儆秦伯又儆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之封也箕子紂庶兄曰其後必大晉其肅可冀乎始樹德焉以待能者方經著惠公見文公爲人所棄以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秦伯啓口不問國謂君何而云晉國和乎的是從聞州兵既作來蓋胸中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討好也餽甥報讎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而以脅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尊一正一反皆中窾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興會矣必報德有死無二七字是對證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收再負而純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此七字已足斯時秦伯更加老到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
官布置河東不肯再放賒債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為此以
統結兩篇

讀左補義卷之九終

國左補義 卷之九終

三

讀左補義卷之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丹增 堯 堯 堯

僖公三

經 丁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限石于宋五
石數之五各隨其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言是月鵠退飛也
水鳥高飛過而退宋人以爲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災也於諸侯故書如仲慶父之孫也而爲叔孫氏之孫也
云爾字者貴之說云如仲慶父之孫也而爲叔孫氏之孫也
新日嘗之見季氏專魯之由生也而爲叔孫氏之孫也
君慶父之孫爲季氏之孫也而爲叔孫氏之孫也
老慶父之孫爲季氏之孫也而爲叔孫氏之孫也
以行次爲字在季友之世則命立後爲生而賜氏也
也

讀左補義 卷之十 僖公

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車之

十六年春限石于宋五限星也莊解言星則星使石
限者不言限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
多氏疑星在天猶恬火限於地成石猶火限於地成石
故謂之日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鵠過遠風而退飛
在宋都爲日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鵠過遠風而退飛

周內史叔與助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叔與曰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將以攻魯魯亦將以攻齊公不祥別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識所藏故退而告人傳氏曰
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所由生吉凶由人而
善惡所成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象公不悟人事之

古駭人
先註明
下氣不固
陰星自上而
陰星自上而

結此言
本此言
本此言
本此言

只三字而羅
九國之統是
齊亂之滅亦
都亡之妖

徒問吾不敢逆君故也按不致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
附德致此故假他古以對也

星隕而爲石風逆而倒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龍開
記見穀梁耳治目怡該之矣叔與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驗
可知術士欺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救徐俱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固晉敗也杜解狐厨受
邑陳傳爲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傳按狐厨
今山西襄陵縣也平陽府南有見都聚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
以求遷爲王室難

請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二

十二年管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于鹹謀
戍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戍王室雖亦見桓之勳而養
癰疽則貽患將來顧者之於王事顧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杜解管仲之言事在
七年按不齊不告也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杜解爲淮夷所病故
巡行也終九年卒孔之言城

鄭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杜解人遇厲
氣不堪久

杜解作妖言

以淮夷病鄭合九國之師于淮兵威之盛使不戰而服

所謂東略也乃城一小國役人一呼不克卒役而散此時
管仲已死桓公老及志昏而收氣乘之矣然言東略則已
駁定淮夷雖非心服亦自震盪魯頌以淮夷率服作頌豈

盡影響之談乎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解英氏與國按今江蘇
六安州西有英氏城

○夏滅項公在會州造師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杜解
泗水縣東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明年子

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襄林之役也襄林役在
十五年

驅楚肆惡與國受兵於霸業適增其恥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杜解秦征河東晉
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杜解惠公以
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麻孕過期不產懷

子曰卜招父杜解梁大卜
招上通反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姜開義馬者
不勝曰姜

請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三

及子圉西質秦爲女焉杜解秦爲女陳傳
爲晉懷公起傳

河東即秦取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圉爲秦婦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觀後罔欲挾蘇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官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圉有飾其食利

師滅項杜解師滅項按經不
言滅項則師可知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杜解
在會

年冬指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

會同講禮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

夫人以公故會齊侯于下杜解齊侯以姜氏爲公妻
故會齊侯也姜氏女也杜解姜氏女也
公妻也諸侯之事焉且諱

之也杜解見於春秋
公故以告廟

公毅以爲齊滅之非也齊爲逐破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鄭設移師彼項前功盡棄桓德雖衰不至

於此或曰項淮夷與國也故滅之此更不然桓方事東昭
賊項不足以威淮夷而適以堅滅節之心况項近於魯齊
不能越國而鄰傳謂魯滅之是也蓋公早有成謀公既出
會陰合魯師掩取之是時桓方以救災卹小加惠諸侯而
公忽以滅國聞故留於齊師以示霸討桓適經界淮夷道
經於下夫人逆於途以請遂釋之也胡傳云季孫主之先
儒謂季友卒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子焉得擅爲此事也
望溪曰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滅而書取非其實矣文美
會齊侯不諱而諱滅國乎不書公與取郭取郭取卽不書
公同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子

元邱姬生孝公昭葛麻生昭公昭衛姬生懿公商人宋

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養於公之宮有內

寵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不勝其多也桓內寵數世冬十月乙亥齊桓公

卒乙亥易牙人與寺人貂因內寵虐殺者有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每宋十二月乙亥赴幸已夜殯日乃殯

呂東萊曰管仲卒齊之朝業便夜一則仲不能爲齊求人

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又曰蔡印未會之先猶自

朝至望之月也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未備有增

史絕不覺手

宜登有損其

宿與於其

兵機故

武孟當立

此爲我而不

此爲我而不

此爲我而不

此爲我而不

此爲我而不

此爲我而不

尚則招招使威公所期者不止於弱肯至弱而滿載
傳明齊之亂管仲爲之也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各有
子無虧爲長觀閔二年桓公命無虧帥師伐魯知其長於
諸子立子以貴貴釣以年年釣以德無虧當立明矣孝公
之母班三其子又少於無虧且無虧未見失德而孝公未
嘗差勝桓與仲廢長而立孝公非義也桓自知其非義故
雍巫之言易入而更立無虧善於補過也使仲能將順君
美請於王告於諸侯以無虧承國宋襄安得以前此一言
備孝乎國哉仲以爲更立無虧則立孝之命自衰桓日能
處之豈知身死而二豎誇定策之功宋襄市恤孤之德而
齊以亂也傳叙齊亂曰管仲卒罪仲也乎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夏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狄人伐齊

齊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齊師敗績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而後兩半
日并力舍死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日死天下無有殺其君以說之而復拒之者蓋武孟之殺四公子殺之也武孟序當有國且桓公有命今既立矣拒孝公為武孟拒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安得而爭國故二國師至以說宋為名愚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公乎武孟既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丘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葬公立而後得葬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廟立孝公奔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者幸而卒立孝公國史書之以為信不知皆誣死誣生之語也夫國家未有事變早立嗣子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此非傳之誣乃不能辨誣耳

桓以孝公屬襄無論其事果誣也事即非誣亦猶晉以奚齊屬荀息耳然荀息不食言為是而襄公則非者何也荀息晉臣也以君命為尊宋襄隣邦也以天下名義為重凡桓自知非義而易之更立無虧已為無立孝之理襄欲藉以求霸且以孝公開弱可制陽以踐言為名而陰遂其亂齊之實故經傳以全節予荀息不以納孝與襄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固莒圍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嚴請從焉杜解嚴衛衆不可而後師於皆妻陳

而後秋
才大則秋
秋

初性樂亡

宋襄

衛忘齊桓之德借宋伐襄以納孝此書邢狄伐衛張氏以為應致聲罪致討之師也然狄亦邢之仇也黨仇讎以構怨於兄弟可謂知類乎衛文對衆自名再三讓國以激父兄子弟之怒的是中興手段狄師還而邢從之進退由狄也杜以為邢師尚留非也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莊公多築城邑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勝子嬰齊莊公以與及民

齊名及不書名皆從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與盟

而邾不盟所以邾子曾盟于邾邾言邾子如會邾宋公諸國

及秋而見國邾子曾盟于邾邾言邾子如會邾宋公諸國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邾言邾子如會邾宋公諸國

讀左補義 卷十 僖公

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秋宋人圍曹○衛人伐之君書邾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國也

邢狄在後從也○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齊地于

盟○梁亡所以自亡為文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莊公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

宋人執勝宜公意邾書名見其不反矣補注傳見勝子

傳不能詳其事子魚曰一會虛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之矣蓋勝自盟幽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怨之而無責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齊公使邾文公用邾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莊公欲以屬東夷

邾公使邾文公用邾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莊公欲以屬東夷

邾子魚曰占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牛羊犬豕雞也

一段論用部
子
一殷論用部

詩小。事不用大牲。孔疏：記言祭廟用羊門夾室用雞及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也？

莊公問其
子
一殷論用部

齊桓公問其。子魚獨以爲薄德。伐叛討賊。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開而後可伐。人其本願誠非管仲。桓桓所及也。惜哉。父負此賢佐。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況晉乎。一節春秋前

後皆歸束於此。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曹衛邾滕從之。楚額以爲大。不利於已。思諸侯能助宋之強。昔惟齊而宋實有德於齊。然可得而聞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爲脩齊。

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加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爲之地。齊孝負德忘功。後宋之盟。宋已久。謬以楚爲驪已。而不知其術中也。昔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爲二國。倡是盟也。先於鄭。鄭尤明楚楚楚也。

取于高出自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滿公宮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滿公宮

命曰新里蔡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帥以蔡將襲我命曰新里蔡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帥以蔡將襲我

恩其民而蔡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纖悉傳若曰獨彼自恩其民而蔡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纖悉傳若曰獨彼自

逆去而蔡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曹梁亡之義逆去而蔡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曹梁亡之義

經已一十年春新作南門經已一十年春新作南門

言作以興事○夏郕子來朝言作以興事○夏郕子來朝

人伐隨人伐隨

經

卷十

十

段名古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邢之義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邢之義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穀於荊帥師伐隨取成而還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穀於荊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

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

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樞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樞

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

者豈遂不足支楚哉後吳人入郢卒賴其力以存昭微者豈遂不足支楚哉後吳人入郢卒賴其力以存昭微

讀左補義

卷十

十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義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典文仲之言義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典文仲之言

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

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懷楚存三亡國皆因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懷楚存三亡國皆因

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其國為我附庸此成風之教也然則傳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齊僖之於紀季安在其為與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勝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言公又不言衛侯之

秋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於股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舉稱人方解宋公身傷而書法與邾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未得其詳耶陵則名今在河南和城縣北

經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莊公得鄭家小經不書邾滅於魯呂氏曰周禮之說如齊仲孫季孫直子皆言之至周禮之說成風一人而已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每舉之他微此子魚曰所請

讀本補義卷十僖公
禍在此矣邾鄭至楚故初平王之東遷也莊公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辛有周大適伊川也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伊維之戎木為周思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邦畿之地秦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羸氏曰子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秦君之使婢子侍執中櫬之舟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七字結上而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之謀歸而阻其行則子園傳處之告必不敢逃而父子夫婦兩全情之微義之帶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處置亦妥若棄姬則人盡夫矣故知後來一著的是秦穆之過子園質秦猶逃歸者以後此嗣位必又微賂晉地幾何不抵再索也

宵辰大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莊王于帶詩小曰協比其鄉昏烟孔云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則昏烟其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之也傳終仲孫之言之也為二

趙東山曰齊侯之請已失之宵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於有庾未嘗留之京師子帶志在召寇作亂與象不同有之

列國可矣乃還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也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邾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其小也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顯明也命不易哉明臨下不承其言其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現我小國乎若其無謂邾小邾有文云邾長

我師敗績敗傳見不書邾人獲公肩豸縣諸魚門城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豈意魚門之縣自求幸整傳首提出須句人以爲是邾人與師之故不知正公敗績之由也

之乎當是時襄離見執而三國旋且奔楚即宋陳亦離心誠以楚人凶詐不足庇而思中國之有霸也苟能脩政布德以禮綏諸侯未嘗不可自強威楚乃急於爭鄆率三國伐之楚師來救宋獨與戰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子魚提出天命不有使之惕然罷兵猶可自保今以寡敵衆即使阻險取之或未能勝況待其成列也猶有懼焉一層正指此以下節節與此反應宋襄平日執勝用節無一不爲至逆戰時偏學起仁義來彼見齊桓伐楚以德禮爲主楚人遂服故欲以堂堂之陣威服蠻夷及至敗後自明其心原非飾說而豈知仁義非一時所能襲取哉子魚從重傷二毛上儘力批駁以見公之所謂仁義乃賊已害民之仁義也

呂東萊曰公羊子以宋襄之戰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真知文王者也其諫伐曹謂文王因壘而降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襄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此真學文王者也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丙子歲鄆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注鄆地楚子於蒍傳傳子子蒍氏姜氏勞楚子於蒍澤注蒍地楚子蒍藏所藏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閻戎事不遇也近女器物也財法郭定襄曰戎事尙嚴不近女器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信丁丑楚子入襄於鄆爲所饗九獻賦酒而上公之慶九庭實旅百品數百也加邊豆六品豆邊豆禮食器環畢夜出文

叔齊及姬伋
盜賊耳何足
正深責鄭文
也
有乃父虐
卿之風

幸送於軍取鄭二姬文幸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言楚子所以師敗城
謝楚救也幸氏出勞又加姜氏視楚子真是至親及入享
九獻旅百又加籩豆視楚子真是嘉客於是母女送賓遠
郊夜出忽地變顏樓二女以去乃悟勞非禮近俘非禮送
非禮夜出非禮所以致其無禮也

讀左補義

卷一 僖公

大

讀左補義卷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受業毛 昇增泰

堃 堃 校

僖公四

經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按今山東金鄉縣東北○音民○夏

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成公卒子○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

有一月杞子卒桓公姑嫁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在十

齊已與鹿上之盟矣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為討非其本意
也楚勝故緡之宋敗故侮之是勢利之徒以怨報德亦是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背義之徒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杜解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
者葬

或曰以宋襄之情德而許之為勘何也曰此聖經之義也
齊桓既沒鄭伯先朝於楚小侯蟻附楚遂與中國之盟齊
孝晉惠坐擁大國恭然無志也而襄公乃毅然欲繼齊桓
之業以攘楚為心伐從楚之鄭此其志非聖人之所簡取
者哉楚有僭王猾夏之罪譬如人之悍奴竊主人之爵位
據主人之田宅而又夷戮主人之族屬為之子孫者莫不
俯首聽命轉為之役而有一人焉視為不共戴天而與之
鬪事雖無成不可謂非烈丈夫也故齊桓宋襄晉文其霸

周云子文
其爲亂而
之耳

汪云凡公惠
懷事和爲重
耳伏厥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鈍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之霸。以其功也。宋襄之霸。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者。桓文之徒也。秋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今俱在江。城頃而還。城頃。傳爲二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南。亳州。城頃。而還。城頃。傳爲二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不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於功。爲亂不可不實。左。此。例。句。也。若曰。其有幾人。未必皆有是心。子文何樂以此待天下耶。自非。賊。盜。小人。出。人。君。懼。其。不。靖。反。加。屠。戮。孰。敢。以。功。名。自。奮。助。

吳章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卽。誣。以。戴。宋。之。罪。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頃小國。近陳而服於楚。陳嘗病傾。故爲城之。取邑城頃。本非大功。酬之爲太厚矣。朱子謂趙汝愚曰。當厚賞促胃。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已知子玉敗。關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爲令尹。主國政乎。九月。晉惠公卒。年。從。赴。懷。公。子。命。無。從。亡。人。耳。重。期。期。如。字。下。音。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促。從。重。耳。在。蔡。弗。召。冬。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也。補。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用。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有。

之乃大明服。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百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仁親爲賢父教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綽有可觀。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誓之。未同盟。則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敬也。敬。謂。審。也。方。解。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以。名。告。辟。不。敬。也。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矣。求。

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里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公於杞。遂謂杞爲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陳爲侯。杞亦侯。爵。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又稱子。後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曰。用夷禮。杞爲夏先王之後。屢世建。大邦。安得遽視爲夷。諸儒以晉疆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卽東夷。卽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強。杞與偪處。故親睦焉。非必卽用其禮。亦降稱子。豈亦夷子。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爲時主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爵乎。晉平爲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宋子述程氏通訓。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庭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會。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隣之器幣也。當時弱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經 143-400

稱子魯以其自貶於子故謂其自同於夷且謂其用夷禮又謂其不敬不其蓋以幣之隆殺別華夷亦以物之厚薄為敬肆衰世之邦交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驥事蒲城人欲重耳不可曰保猶特君父之命而享也其生祿孔以生於是乎得人政衆有人而拔也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盾顓頊魏武子驪司空季子日季也時狐手賈佗皆從而擢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流云狄人伐諸蒲如反赤古力反魏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趙宣子公得此簡

史公得此簡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四

二十五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不復成嫁九請待子處

秋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按九年獻公卒

恒霸業方隆以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年晉伐衛傳出於五

鹿血謀開州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曰天賜也故以爲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

桑下公不可恃故知孝慈安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之好過晉國恐殺安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也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與安已之居實

於事已不言志以敗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去

天人事敗不言志以敗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去

後去敗不言志以敗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去

其祿薄而觀之薄也驛舍合幹疏云版下謂之會其借

反後復實傳○驛舍合幹疏云版下謂之會其借

皆是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相夫子必反其國附註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寘璧焉外之安

故用盤飧璧中不飲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按天下可與國者齊楚爲大宋次之自及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年國鄭傳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子故孤姬之

離外之患在外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而從之三也公孫則言晉公子父事孤假師事趙衰長

事人而從之三也公孫則言晉公子父事孤假師事趙衰長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

報不殺對曰子玉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

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

不獲命三退不待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健以與君周旋

緣者獲以受箭馳而受弓屬櫜健以與君周旋也疏云弭

木也獲以受箭馳而受弓屬櫜健以與君周旋也疏云弭

反也獲以受箭馳而受弓屬櫜健以與君周旋也疏云弭

而而倫也文而有禮其從者肅敬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公志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志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志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而宋二校
一法錄一
步險路自
為結此用
作結處入
其結以要

汪云起結把
忠孝大題目
作大能得五
伯假之須得
此鋪張揚厲

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公
子欲南遊楚而鄭陸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造鄭都遂為子玉
所忌安能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為則山窮水盡矣
適子園目秦送諸秦而此送之所謂天啓之也秦伯納女五
人懷贏子園妻之國送之與焉秦區沃鹽既而揮之也秦伯
也釀洗手也沃水也秦區沃鹽既而揮之也秦伯
手按揮之公子揮秦使去也杜解誤○史古後反○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史問答辰無論會配懷
公即其未配乃公之甥他日公變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之女便是文公之甥
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違詩義取何水朝公賦六用小
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秦曰重耳拜賜公子
晉必能匡王國陳傅賦詩始于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附一級辭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六

或曰公子與齊桓宋襄遇自有一番知己之論乃一語不
載而囁囁如許兒女子言何也曰公子復國復於嬴氏
之手篇中懷贏與焉正其點睛處也嬴氏初釐子園館甥
四年乃棄之而逃晉語云穆公召公子於楚正在此時未
幾欲以贏妻之而恐其有子園之嫌也於是納女五人命
侍左右如媵妻然既而奉區沃鹽文公知懷贏亦與毅然
揮去之以適倫之可醜也○史云嬴以家勢壓服公子且訴
於穆公降服請囚非得已也○史云嬴以家勢壓服公子且訴
曉之言於齊詳姜氏之事即倍負之妻莫免夫於難下篇
又述趙姬無非反照嬴氏夫乃知嬴氏之禍不過經
歷之波瀾為後文伏脈而鄭楚交贊二段不過為贅筆作

過遷可知秦伯以為快婿亦以為蓋世之英而不必更
贅一言也雖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為嬴氏為穆
姬之女懷公之妻顧視顏以為婚媾豈非不義之大者哉
秦穆不能成人之美而陷英雄於不義文公山窮水盡無
以堅持初志而五臣坐失事機不能輔公子以有國而隱
忍為此皆可惜也夫始則見親親之仁後乃勉匡王之義
未嘗不正而本領不優內多愆德他日事業功罪相半職
是故焉

按外傳晉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卒鄭使屠岸夷迎公子重
耳於狄鼻犯不可曰因喪得國何以導民遂謝里克人莫
不仁公子而吾以為鼻犯之言非計也於是奚齊與卓俱
亡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七

弒矣主晉視者非重耳而誰他日文公謂寺人披曰女為
惠公求殺子汝中宿至則伏之於晉二日可入其都斯時
里克孤突七與大夫下及奄豎莫不延頸以待公子之入
使五臣者能如鮑叔牙以莒師從間道疾行則有國如反
掌即惠公輾轉行賂以西師來而吾已援甲禦秦人於河
上矣若之何守匹夫之硜硜者耶或曰里克弒君之賊賊
可與立乎子犯之所以謝絕也曰非也豎牛立叔孫昭子
而卒豎牛丁公或於漢高而卒斬丁公大義所在可以
並行不悖也然則公子之辭秦使子犯仁親為賢之言其
亦非欺曰據檀弓秦穆之使弔也在奚齊未弒之前子
因以為利是反父命而稱亂也里平之迎公子也在奚齊

均結之後是以亨屯傾否者為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
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襲而有之祖宗不血食
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崎驅齊
宋曹衛假假無稅駕之鄉予塊之辱修為天賜何始則仁
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已隙乎不遠皆
姻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置雄才大畧之晉君為已敵
其計為已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晉子玉之刃是五
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開霄失箸之下也嗟乎始
則請因謝罪繼而絕惠珍懷其於親親之誼為何如者身
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為爭奪之計哉

經乙酉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

王出居于鄭大之孝不顧天下之重

而後告後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去年九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莊公納不書不告人也
以掩殺周之逆日同於兄弟繼位而不告以秦納也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目臣負馬總從君巡於天下說文焉馬絡頭
列戶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日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至諸諸言有如日有知
也投其璧於河濟河圖令狐人桑泉取白衷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虛柳公遣車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
於柳縣東有桑泉城其東北為解州西北為解州西北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武公之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
書亦不告也言外諸侯八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晉按高梁傳
呂卻畏偃呂甥部芮惡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得罷亡
使反側自安方知侯高封雍幽是王若氣象寺人披請見
公使讓之且辭焉辭曰蒲城之役年五君命一宿女即至
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公衣袂也女
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八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秋今君即位其無蒲人狄人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後管仲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君田而從之

讀左補義卷十一傳公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以兵衛文公衛門戶僕
謀之事皆秦卒其之按綱是大綱紀是細綱僕者使門戶僕
也言大小事皆僕代理之晉侯會秦伯於王城殺呂卻內難
秦連夫人以歸至初晉侯之堅小史頭須見須守藏者也
其出也竊藏以逃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章昭云沐則低頭
起放所謀反常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純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矣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感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一室而備三趙姬女公請逆盾叔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子餘辭曰臣
同是勞也
子餘已制晉
文
重云姬氏如
以同為爲
趙氏安能
則則開統
者姬之力也
介母不求知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感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一室而備三趙姬女公請逆盾叔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子餘辭曰臣
同是勞也
子餘已制晉
文
重云姬氏如
以同為爲
趙氏安能
則則開統
者姬之力也
介母不求知

卷十一 僖公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感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一室而備三趙姬女公請逆盾叔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子餘辭曰臣
同是勞也
子餘已制晉
文
重云姬氏如
以同為爲
趙氏安能
則則開統
者姬之力也
介母不求知

卷十一 僖公

不能無親疏也 二三節當合為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
岳翁削平內患故親近新昏分外加禮而却以寺人頭須
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慨晉文之
不然也 第四節是寫季隗事復國之功秦嬴第一披則
錄其告難之德而敘其斬社豎則予其求納之功而忘其
竊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隗為公元如請終待
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嬴氏炎涼
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為晉文之
斷案 未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殺驪姜驚懷安與
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隗一等其肯向得寵忘舊者乎一
日之庸福耶桓公既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逆而
美終老齊官明人詩云精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
矣能不察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已照起君臣此
節專言君臣已照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為
已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為齊姜
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變然物表
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忠難絲羅相締者無不漸
至而夷然不屑者一齊姜篇中血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
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末節詳述推事
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本旨
綿士志過之言怡與白水之誓相照而終寂然於妾月謂
忘舊也 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或謂鄭執主使安得言四德曰此誠其先世言之有不可沒其先而棄之也

四章曰兄弟鬩門鬩反反。于墻外禦其侮。內難不和猶宜外言異族之侵侮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美也也。親親也。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也。勲親親。暱親也。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附註。聾從味與頑。用聾。毀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附註。崇泰晉宗信意回。鄭有平惠之勲。平惠東遷也。鄭是依惠王出奔。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宣之視。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雙龍而用三良。七年殺雙臣殺寵寵王子孫也。三良叔詹伯叔師叔疏云能用三良則非鄭伯之賢王當尊。於諸姬爲近。暱近也。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瞽。狄皆則之。四莢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肝周召。穆公亦云。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兄弟之義。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頤之亂。中有叔武之亂。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使頤帶召伐。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頤叔桃子。大夫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天之王九伐而用狄師也。

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狄固貪。麻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無所止極。怨之心無有終已。力南反。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食邑於甘。按今河采於甘。作亂。破逐。後子驢。想見天王孝友。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又通於隗氏。所王

三事附三
尊先代也示
脩實也尊天
子也俱有先
王之遺意或
謂熱禮宋以
朝廷故越王
以台於臺晉
故而至不至
無節尚百非
帝皆誤祀也

春秋於天。王事尤極恭謹。後此天王居於皇居。翟泉在畿內。故不書出。襄王歸在鄆地。雖與畿內不同。然天子天下爲家。有事則曰巡。曰狩。而不言出。所謂天子無出是也。今何以書出居。蓋避母弟之嫌。素服降稱。不穀。自同於諸侯之出奔。以待列國勤王之師。史官因其來告而書之耳。出者避也。因難而避居於鄆也。聖人存之以著天王以服降名之實。表其遇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爲不能平母杜氏。謂自絕於周。常山劉氏。謂才出畿內。則非王有皆非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補正官官司
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
我請見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
衛侯燬卒子成
宋蕩伯姬來逆婦杜解伯姬當女爲
宋殺其大夫其未聞
秋楚人
葬衛文公
冬十
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桃丘衛成公辟名稱子

諸侯滅同姓多矣而獨名衛文其義云何蓋深惡痛絕之也邢周公之裔且與衛同爲狄滅賴齊桓並存今以小嫌陰謀以滅之劉氏畝所謂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不得與他滅國者等傳備載禮至銘辭卽是奸人供狀以發明書名之義齊桓之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宋執節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且

此晉文以國
第一功而獻
秦却不獲
天子之成
則朝晉而不
絕何上下
皆私意也
亦以私意
功也王事
命引過
矣怨之
焉隨因
動王欲
目王於
已二字
奪得
陸渾伯於王儼王使執於侯國魯封須句衛屋邢社戎稱
燕息狄更鳴張天子出居爰炭乎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
文繼霸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經史間答穆公生平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於諸侯今爲可矣杜預言文侯仇爲平王依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若其職於阪泉公曰
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言川德雖責其前未改今曰玆之玆之邇大有三三乾
也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玆之玆之邇大有三三乾
大有之騁三三兌下象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
耐莊此真事文九三爻辭未及於變卦職克而王饗吉
卦也其下至天爲澤以當日乃直密卦義耳

乾大焉。言小敘且是卦也。方更細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迪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
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迪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
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下是降心之象乾尊離下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
舟降尊下非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秦師而下
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左師造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臨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
醕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醕酒又加之請隧。弗許。謂地通路
葬也。諸侯曰。王章也。附註猶云王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皆莊而而下。曰。王章也。附註猶云王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
河北。前曰南陽。說平指豐鎬子秦惠。趙虎牢。平鄭又以酒
泉。韓子獲寶以溫原。等子晉滅。敗月師而問益衰仲叔于奚
有功於櫟茅之樂。據其子以不如多子之色。于奚內臣也。陽
多典之。呂猶衡地也。晉文外臣也。朝受國而夕殺厥矣。陽
讀左補義。卷十一。信公。
樊不服國之咎焉。人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
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
向不忍服。鄭陽樊不也。
服晉民不輟。棄周如此。
晉侯納王。且行朝禮。此春秋所未經。一見者而聖人沒而
不書。或曰。以其請隧。圍邑也。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因罪
而并沒其功。崔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踐土。晉侯既克
楚於城濮。而後王歸成周。則三傳皆妄。夫總畧而傳詳者
多矣。安得遽斥爲誣也。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事。故畧而
不書。疑之者曰。晉侯欲求諸侯。必以其功告魯。安敢不書。
予曰。望溪之言是也。此時晉文初起。仲遂構怨於齊。方乞
師於楚以伐之。夫安知晉之霸也。故天王出居。以魯奔問。

官守而書也。納王朝周以魯不與事而不書也。聖人不得而增。然又以爲忌。晉之功則不然。蓋魯與晉無怨。直謂他人之功。於已無與耳。何忌之有哉。勤王大義也。而先之以求諸侯。則伯者之心也。然子犯之謀。猶是公私兼舉。而公則一於私。阪泉之兆。以黃帝爲周王。其所戰者。乃叔帶也。非吉而何。公忽以帝自疑。幾忘周天子已伏請隧。圍陽之根。平難之後。因而朝王。亦大義也。不比河陽之符。朝於王所矣。乃侈然請隧。王拒之。傳接啓南陽。於後知南陽之田。非天子所樂予也。拒其請隧。不得已。賜之田三邑。不服。公然稱兵於天子之畿內。舍萬一呼足蕪晉人之魄。以義始而以不義終。其後事多類此。傳以魯史未備。故功罪並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九

著之

秋秦晉伐邽杜預邽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按今在河南

楚闕克中公屈禦寇也以申息之師戍也商密子屯兵於

析以爲秦人過析限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晉而傳焉

名曰羽陰隱蔽之處係結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四俘者皆而

傳城不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析今河南鄆州南有析隈山

有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析地爲坎以理盟之

人懼曰秦取析矣戊戌人反矣作解見縛四故疑取折見乃降

秦師秦師四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戌亦楚

令尹子王追秦師弗及秦爲兵主遂圍陳陳納頓子于

傳大書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讀者以爲秦伯當不知若

命三日權便
爲示信之地
國原會開謀
國也爲欺人
語耳誰信之
故晉公孫
兵也民猶有
取焉

何作爲而深惜晉侯辭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讀至過析圍
商密機詐橫生遂虜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爲之有其不
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起王室之難求以囚楚臣去尊周雖
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莊解開也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賈周守

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肸爲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丁今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言其難且仁不忍也故使處原從後

齊霸正盛多魚漏師齊霸方新勃鞞預政柳州西山諸公

之論曰是不刊或曰鞞之對動之以豆粥表飯之威也不

知於翟於齊姻好看作等閒蓋喻何有子餘爲從亡功臣

又爲公增原守之問明中已有成竹鞞特箇小善稱之並

不說起大功若說大功則功臣不少何必得原當處其塔

蓋公暇其塔欲遊其名此鞞之巧於迎合也

讀左補義卷之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校

僂公五

經丁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莊解齊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

弗及公逐齊師至齊地故齊之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齊人伐我北鄙

師無城之

都為懷侯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杜預）馬二十乘（杜預）叛楚即晉（杜預）四年朝楚為平至是叛楚即晉（杜預）按先儒謂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絳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盤載八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剝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潰戰後顧不敢出關卒死於絳而襄公嘆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預）左右謂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杜預）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杜預）言公族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發仲為之也然穀何曾為魯有蓋真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伴與魯結特著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開閉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魯同觀可見子犯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荆蠻犬豕不服桓之德

子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杜預）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杜預）立公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預）乙巳公子遂帥師八杞曰八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預）孔疏傳云楚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八居於中使子王去宋是楚子去後子王獨留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楚

民遷更無所主名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疏云楚侯一而再見者前目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預）杞見二十三公中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杜預）齊前年不廢喪紀禮也（杜預）不廢之數秋入杞責無禮也（杜預）共也

信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杞則春來朝而秋殘其國煽強侮弱何以安伯姬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郢（杜預）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杜預）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玉復治兵於蔣（杜預）子玉為令尹終日而畢鞭七人貳三人耳（杜預）以矢圍

老皆賀子文（杜預）子文者子玉之弟也子文之酒蕩賈伯廉孫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杜預）此舉其前言之非之請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杜預）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按人者戰勝而歸也左傳之役以役勝又掩人二息人子不讓而今又讓楚以快子玉而欲他勝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圄（杜預）宋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衛已聞是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於楚是乎竟於被虜（杜預）改政以散其怨也

襄牛衛地按屬河南睢州山居襄牛數俱晉楚之勝敗耳出居不過悅晉之辭
自此至城濮本三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為綱篇
末德攻正與此應先軫以下軍佐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
待他人之引焉矣
公子買戍衛往解晉伐衛衛楚之晉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據經則殺買全為媚楚蓋晉人取五鹿公方在宋郊楚命
移師成衛公遣買戍之買以為衛君既出國人惡楚則楚
不足與也故不卒戍而還公以新造之晉豈敢久橫之楚
怒其違命殺之故經書于救衛之上此實事也方殺子叢
則聞救衛不克復懼晉於是皆晉曰成衛由買之故公答
歸殺之其告楚則曰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而借其辭皆
以殺人媚人也此傳書殺子叢於救衛之下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往解攻曹人戶諸城上上 樂晉死人於城
晉侯患之聽輿衆 人之謀曰桀也舍於葦舍葦為 將發塚師還焉曹
人克懼遷至曹人墓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死也而攻
之桀解之於外欲以禮晉師以免發塚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倍負羈而棄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
責其功狀 今無人倍負羈之害而免其族報施也言其無德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聞報於何有二于各有勞焉 犇也犇 犇
氏按三百人不過月時亦帶二百部非謂曹大夫如此之多
亦非詩為其公仁也先軫能說詩書矣此事甚微得風致
即共無入倍負羈之害亦以為保護賢人而報施二字在魏
氏中看出耳曰無入倍負羈之害則晉師有八人室矣曰免

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
 曹衛必不許也不許者曹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
 必自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按至此曹師已越
 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曹衛而過近楚
 援宋楚子八居於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申叔戌穀使子
 王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
 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憤疑此見昭十三年叔向語及十
 傳而史記云四十二年出亡六十二年反國夫當文公奔齊正獻
 公滅狄廢祭娶姬之族姬嫁申生姊也長於文公如文公年
 四十三世穆姬及夢姬嫁而申生居焉止不與焉焉更少
 矣故左氏較近情或疑從晉則重耳居蒲止不與焉焉更少
 考襄二十八年夏太子申生從晉則重耳居蒲止不與焉焉更少
 事也傳統叙於是年晉國生險阻艱難備宵之矣民之情偽
 為惑云三年將公公可見險阻艱難備宵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昔曰允當則歸過今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王

何以戰乎按此精詳也言子玉之言有禱子當不許楚言是
 案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侯所共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按子犯之謀先軫一筆掃却從亡不如
 讀左補義卷十二 位公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便告絕於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作按言既戰大勝負而衛之復不便再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按
 此宋圖方撤呂氏謂伐衛之時已撤非也晉師退軍吏曰以
 其云舟宋人蓋以田界宋人之在會者晉師退軍吏曰以
 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重爲壯曲爲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皆惠食言以亢其
 辭楚亢蒍也其歸謂宋來若楚之歸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按
 外傳所謂楚惠來報而亢蒍者楚之歸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其衆直氣也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
 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皆并秦小子憖程公次于城濮

此出他政收
拾會局

踐土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助王室，無相害也。有渝變此盟，明神殛之。俾使陳順其師，無克許國。及其宣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後用。

斯時楚氛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世，止爭一鄒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為元帥，晉文尊懷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為主。細分之為六大段：自圍曹至分曹田為一段，殺賴頭以上為八曹事，以下為虐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節克，猶待與人為遷葬之謀，晉人兵力畧見一斑。況從亡之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臣奸命熟官則晉之諸將懼不可用。後發有莘之虛，晉侯戰正慮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忽怨楚德，宋晉齊秦遂合為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為第二段，先軫以為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下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晉分田界宋之時，即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即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或不從則齊秦之怨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緊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勞復命以為撤

宋圍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吾愛曹衛，不如濟師。晉之倘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告晉曰：君復曹衛，則臣亦釋宋圍。固知早以此謀告楚子也。而先軫又定計，曹衛告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則無不戰也。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為第三段。知子玉肯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實明示之怯，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可見。楚師背鄴至詰朝，將見為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晉侯忽而與諸將忽而楚惠忽而噩夢，情恐于慮一失。子犯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為從亡元舅，言臨計從，故先軫使之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慎與剛愎之子玉正相反也。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為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為伏卒。於是晉臣以下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軍接戰，孤毛堅二旆與之敵，伴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樂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望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為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卻添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為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樂枝復以下軍回擊楚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收，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厚之氣齊桓爲未倍晉文所伐雖英實傳云民服者猶服其殺有罪若下篇則爲臣執君論當時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

衛侯與元咺訟在魯爭敘以武事 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

文刑三罪顛顛何以獨載前篇蓋顛違命在入曹時則首
段違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人不用命也若晉楚交鋒方
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奸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
前未到者俱收拾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
訟相對殺上榮則鍼莊子刑及無辜擅作威福四方所以
不服也覺智自城濮之戰獻俘授誠受賞策勲衛自城濮
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接此爲下文
前衛詩作首

大士官職名周禮命大命歸不躬坐儀訟元唱又不宜與其
 正君對坐故使儀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
 先駢更辛之義衛侯不勝辭屈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審命
 忠而免之仇衛侯歸之于京師賓諸深室別爲審子職納案
 館焉素不費館厚也故云美以盛本亦可盛食附廷案以
 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

此討衛也。本元嘔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嘔訟。猶天王狩于河陽之義。先叙爲輔爲坐爲大士。復叙殺士榮刑鍼莊子免奔。俞執衛侯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六聽。入議而生者生。死者死。忽插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獄者爲強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秦君臣之位。其惡與用節子同。其罪在國。陽樊之上。

是會也。昔侯伯王以諸侯見，且使王待且屈尊侯大合諸侯。將因得盡羣臣之禮，按補正云：待，猶幸也。非也。傳加一王字，則此待自是田獵之謂。冬獵曰狩，使王行冬狩之典，而諸侯朝。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接按：梁曰：諱會天子也。全四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獵有常所，故河陽非常狩之地。且明德也。聰其名君之闕，欲繼云：楚守則不得言非地矣。尊周之德也。王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去京師不過百里，諸侯駐師於溫，至洛朝王，豈非東

周盛事。齊桓初霸。秦人未嘗與衣冠之會。今既在列。同詣京師。使西邽雄長。知天澤之嚴。何至臨周北門。超乘而過乎。乃重耳不明大義。軫僊不能以道存君。徒知率諸侯見天子爲尊王。而不知會天子爲不臣。故魯史直謂晉侯召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三

王也。夫子以天子自待，爲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得會。一則諒其尊王之志，而深諱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遼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狐溱方爲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水賜者，並舉河陽亦諱晉溫也。總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水通

丁丑諸侯國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史豎子過內史使曰以曹爲解按使之告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刑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那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叔封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之君文王之子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此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合此三者君

將若之何按隱然見解然則曹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國許爲主天王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

畢朝許復不至宜伯主之間罪矣乃令十一國之師許終

從楚先備賈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

三者無足觀許以爲一旦從晉不爲弦黃之亡則爲曹衛

之辱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敘曹事以釋經不予國許之

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

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

裸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攘之烈不章予謂非然也

曹衛非大惡晉交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

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與衛同執不與備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

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爲名使楚人

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

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衛侯衍其復歸

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

賂之晉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

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朱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

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

當慎也故特書名宋真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卽此意也否則衛太

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鴻鵠易勝言哉

讀左補義卷十二信公

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

行（按）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

行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二音計

讀左補義卷十二終

卷十二信公

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埭 埭 校

僖公六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解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傳朝不見公且不能
行朝杜解按介國今由東膠州西南○公至自闕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今條陽城內大余西南池故不言公實見也翟泉周地會者既非諸侯不替人而何書未必陰為諱諱如凡例之云按翟泉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呂衍之上杜解魯縣東南按今山東曲阜

南公在會簡之錫米禮也微公行不實致

夏公會于虎賁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慈盟于翟泉按經書蔡人傳無名氏杜以為微者非也蓋杜以為後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疏鄭無強晉之狀此至其也卿不齊罪之也在禮卿不台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解大國之君故可以台伯子男諸卿之見既亦兼有此國故傳重發之按此所引昭二十三年叔孫州人子男之言其意蓋魯之私其實非先王之制也傳所云者魯史何耳
天子之卿大夫皆書王人為杜解以書王人或謂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狩盟諸侯于方嶽之下故秋官有司盟之職珠盤盛耳玉敦盛血壇壝主日月方明祀山川皆舊典也是天子將與諸侯盟况王子乎則翟泉之盟難言犯上矣予

此經往來無一語可見

謂不然凡不協而盟盟者相與歃血告於明神曾無虞詐淪盟則神禍之也天子盟諸侯於方嶽之下命諸侯自相盟誓耳即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賜以駢旌之盟亦猶是非謂天子亦與諸侯歃血也凡世子王子天子之卿大夫士皆不與盟尊王朝也今列國大夫奉伯主之命上盟王臣此春秋所未見故諱公以正晉文之罪義在貴晉其餘皆非所及以書人為貶者非也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大夫猶未張也

秋大雨雹為災也

胡傳雹者戾氣也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此為陰陽臣侵君之象

讀左補義卷十三 僖公

二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蒞好也杜解蒞燕禮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與或通鳥獸之情故云周禮夷蠻蠻與鳥言夷所發今介是東夷因其土俗有知者
經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夏秋使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解瑕立經年未衛侯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不以其將告○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兼祭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如京師七如晉二十八年始
三十三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杜解齊與魯同

特提出無礙
於吾非無礙
於秦也便伏
周問之根
汪云生平頃
邁越此傾吐
又云陸勢折
八座爲秦謀
秦君字居德
出矣

讀左補義

卷十二 信公

14

重云使乎犯
之請行則驅
亦有不利但
文公新伯秦
誦實過之不
效犯也
一竊見固鄆
之議是金篇

讀生補義

卷十三 傳公

四

卷十三倍公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五

過于晉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衛莊公命後威福由已其龍
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
伐鄭獨與秦偕其實晉烟之好已離也燭之武戲破秦伯
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
語蓋秦伯有志東舉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肺腑又
以前日之晉一證既修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聞之覺
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固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
之成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
一敵秦師暴骨毒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叙鄭公子蘭事
不忍與國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
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行旅可不也此篇結全篇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 鄭
穆即此一事主鄭視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爲人立傳必于
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
叙明

冬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醴。昌歆昌蒲道自然
形醴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儲物之饗以
象其德焉五味嘉穀醴醢虎形以獻其功嘉穀嘉醢黍也以
象武也按象德賦功分書之者 吾何以堪之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彤弓同故
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
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與似斷注和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六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歆即醴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
醴即籩人所謂曰黑形醴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
侯不得僭也 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
聘聘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
臣卿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朝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晉霸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
往見魯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
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
將不言初晉近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晉地也 晉三望猶者可
郊不從乃免牲 免牲免猶織也 猶三望猶者可
○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爲其子成晉按前五年伯姬朝其子
二十餘歲猶魯 蔡六十七歲至此則二十七年伯姬已
莊之夢哀姜也 秋國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故衛
今直隸開州有衛城

是乃以侯使滅文仲往宿於重館地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晉地自洮以南東傳
於齊諸晉地也 文仲不書諸田而已非聘享會襄仲如晉拜
晉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况魯無功於晉安得

經 143—424

盜方遠謀行劫賊入乎而偷者隨之無一得脫告但竄其東西兩北小不足以盡其奇姓孫氏滑此數宜八

冬晉文公辛庚辰將殯於曲沃柱堅城之墟也曲沃有舊宮地故爲空棺禮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已殯卒出絰柩而明日即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有耳○空彼驗反○出絰柩有聲如牛如牛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辭自恆出故曰君命大事或事也○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杞子成鄭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

十

門之管也若涓師以來國可得也舊說傳見魯自穆公訪諸
 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按遠主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
 惇心高誘勞師于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而歸所以滅且
 行千里其誰不知不特鄭備公辭焉其言召孟明須西乞術
 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世族譜以孟明爲百里奚之蹇
 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八也公使謂之曰南
 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各手曰拱言其過老悼不可用疏
 按補正淮南子以中壽爲七十與此交義合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樂
 師必於殽神解勸即今之函谷關按殽有二陵焉大陵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此道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在二

此也

載之聞南谷中谷深安曲兩山相欹故可以辟風雨去道出
 此隄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禽道疏云何休云
 其處險隘一人可要百文必死是間險故
 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師遂東

此爲滅滑賊殺張本當連下二篇評習力痛蹇叔也秦利
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予之蹇叔之言聖人
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禍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爲悔
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懷諫棄師之戒左氏謂此義故處處
踏注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伐東其謀甚闕而極已有
蹇偃已先覺諸大夫已知而杞子乃曰滑師而來也秦
欲伐鄭鄭尙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敝明見于
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南陵北陵說得鑿鑿可

讀左補義

注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侯卿不利或可歛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帥自是輿會踴躍在寇叔心目中已注殺尸

經甲午年三寸有三年秦王月秦八八滑不能有其地○齊
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豈
補正及者疎夷狄之辭按以大將告故書人祭于齊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費費齊地○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今山西太谷縣○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
東南有箕城公薨于小寢氏氏陸渾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十二月誤萬
公薨于小寢氏陸渾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十二月誤萬
誤傳誤甚不然之獨此從矣誤不可謂非次元年書二月王
亥日於食之此乙巳距壬辰然已四十八九○限霜不殺草李梅
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此以經證經也

實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補正五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雨不設草字悔實此洪範所謂恒煥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春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必有以先之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勝也

邑為從者之淹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夫之舍東戰厲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必有以先之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勝也

邑為從者之淹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夫之舍東戰厲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必有以先之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勝也

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狎侮老成之蹇叔鄭知秦師由

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客奔字字皆實卜假知

有秦師是用暗寫故卜假何以知之並不提明然其暗寫

處却用明說云有西師云擊之大捷絕不作一含糊語蓋

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

犒師並不說其襲鄭皇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

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奔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在解迎

朝馮臣問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在解我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死君乎言不可遂發命遂與妻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

服從戎梁卻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也辛而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死君乎言不可遂發命遂與妻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

以遠事致結
汪云恭服與
趙鐵樵制府
而哭與哭十
哭師感末恆
一筆吊勒後

此釋經敗散之義。鄭重楚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逮蹇叔起。以遠蹇叔結。秦伯有爭霸之心。杞子戍鄭。有規取東南之計。猶楚申叔成殺之謀也。然東距於晉。動兄盟肘。至晉文已卒。謂襄公在掌握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畏服。

蹇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趙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穆曄曄怨殃。民皆由此革怨忌。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殺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弱在城濮。襄之繼弱在敬。

附爲交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嘗入滑蓋近鄭而
隣於晉者秦滅之而盟主不問則霸業荒矣故敗之是也
卽縱學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晉者以其處之之道未
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有之
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
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欠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明馬賊伏
以先輪爲王
常殺凡屏禍
戰事 因爲
害侯卿少之
敗將已暗焉
軫將中平之
功人伏死之
叙其節又見
中平無得甲
段明叙掃賊
之層前叙矣

師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雖社稷之禍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嘗獲惠公矣，穆姬登空履新，而惠公卒歸。麻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謀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顧如是乎？定不顧而唾，自討而殉，雖曰補過，更爲吾君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云。殺之敗，公殺云匹馬雙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殺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語。補義。卷十三 僖公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伐也。晉滅文公死，來侵春秋皆非伯主時，後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陞之役。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因晉喪也。一語爲兩傳主，臆傳若曰：魯猶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郕缺獲白狄于秋。秋解

先軫曰：夫逞志於君，而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言其有初，自季子使過，見其缺憾也。其妻籬曰：他日之敵，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敵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敬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經
其舉也與禹
子不祇兄不支弟不共不相及也
無以下體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先茅之縣
命命御缺為卿復與之黃
先軫恐不顧而睡強敵之患未除無君之慚已伏入狄死
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烟知後此六卿專政而豫杜其幾
也故殺之役先軫定議而履世之霸基立箕之役先軫捐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樂豈止

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七

是哉 文襄之用御缺有齊桓舍射鈞之風焉然鮑叔於
管子信之平牛而胥臣於御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
是時勳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襄職非
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躋居子犯子餘之上而子
餘且為其佐是孤趙之公衛志私正典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弒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
而二子皆賢均為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
繼而世霸也 狄之強壯矣中原無不受害自邢衛黎之
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身與其
難相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告喪有秦師遂伐晉至
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悔震聲此

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力表先
軫御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足載之義書人不以親將
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用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僖公魯之賢君而功過相半其善之大者莫如脩國宮典
學校整軍伍脩馬政重農務本而輔弱主次之不善之大
者莫如僭郊禘乞師荆楚尊之以伐齊宋而殘虐小國基
三家之禍次之乃不善者經悉書於策而善不之載是但
紀先君之過而盡沒先君之善豈聖人之義法哉孟子曰
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繼往而絕者也聖人刪詩存

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六

魯頌僖公諸善政無不載惡雖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
諸事皆不必善即僭郊禘亦未嘗善始郊始禘也其書者
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
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賊於楚也

襄公繼厥厥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文可
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環
楚門于栢扶之門取獲于周氏之在也中水外僕楚屯禽之
以獻段段以文夫人欲而葬之鄭城之下言穆公所以縱有
國都城古鄭國按今河南
客城東北○鄭古外反

殷以楚師求國令尹乘勝至鄒不難唾手得也乃博得一
坏乾土可爲千古炯鑒以視不忍伐宗國之子蘭相去霄
壤遐禽而蘭享國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使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泚水名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于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欲時楚使渡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紆緩也我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爲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
人無信牛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飲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
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
夾泚而軍彼此各不敢渡師老財匱皆非所利處父實畏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九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竟渡駕以待者示以欲薄之
形使其必出於紆我一策豈知楚師竟退即硬坐以遁之
名此卑瑣之計令人賤惡軫恨所不爲也 侵蔡之役經
何以不書蓋晉既無功楚未得志未嘗來告魯史不得而
詳也

葬僖公緩明葬僖公實今年十一月葬文元年四月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何此傳文三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爲何此傳文三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遲至明年則祔祔而作主爲何此傳文三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祀於主附述父母之喪無時既虞乃卒哭而祔而作主特
成云諸侯五月而祔祔而作主爲何此傳文三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冬祭曰齊秋祭曰嘗三年禮畢又太廟乃皆同於吉諸禮通
考祔後練祔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

於新廟而行祔嘗禫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遷主之新廟
也按此述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大祖之廟
非祫於新廟也左氏以經有吉禘莊公之女嫁魯禘言之耳

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
如舊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
總不祭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
其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本
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
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祔廟後如遷主於寢傳
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主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
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自虞至禪無不繼述而
獨無遷寢之文又檀弓收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十

亦以祔廟以後親日以遠周之邇不如殷之紆也若主仍
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廟三月乃名於廟云已葬虞祔之後也
祔祔廟也主祔乎祖即將來之祔廟故云告於廟若主猶
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祔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
寢猶日上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做几筵乃殯宮朝夕之
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既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襲乎檀弓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
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
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
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明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耐。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耐。練。時。即。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耐。者。附。也。言。耐。祭。於。祖。也。士。虞。記。曰。耐。耐。爾。於。爾。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耐。又。有。兩。告。之。文。是。耐。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既。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為。一。室。以。奉。耐。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既。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既。禫。之。後。者。耐。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旅。剛。大。祥。無。無。算。爵。

請左補義

卷一三

三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禫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請左補義卷十三終

請左補義卷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堉 校

文公（孔）名與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貞
經元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先君未葬而公
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叔氏服字無君○二月癸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葬七月而○天王使毛伯來錫命（杜）命
伯（杜）諸侯為○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杜）得臣叔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戚城也今直隸開州北有
始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杜）商臣立○夏
請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杜）魯大夫慶父之弟也其能

也以其子故
見其與日交

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伯文也食子難也收子辛祭
祀供養者也收子難也豐下方必有後於魯國為八年茲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杜）終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葬之日三百六十有
以正月有餘日則月之行又有過遲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
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不失其常故無疑或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四時得所則
事無悖亂

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
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經書衛人伐
晉可知諸侯
伐晉之說
說其詳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然則隨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爲閏月。不必定歸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尙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輒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諸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伐縣。營及匡。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諸侯而伐衛。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食戚。臣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以距晉。林解之。謂我爲衛。衛求和。衛孔達帥師伐晉。

結句補全

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於謀。則言衛成遠謀之不見。若今日時勢。則力相向。何待。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

經制之可也。傳曰。晉侯祥。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親

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

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

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

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

距乃父之故。習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

君子以爲古者。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

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諸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論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逆乎。一則譏晉喪全昧。古

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遽欲反古也。

秋晉侯驅戚田。故公孫放舍之。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而欲少而多。愛。然乃亂也。楚國之舉也。恆在少者。且

是人也。雖目而射。忍人也。不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而商臣大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而勿敬也。

從之。江芊怒曰。呼。發也。役夫。稱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不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列國聘問
來不以兵
侵民故史
記禮而他
論教世之
事也

忍人二字一篇主腦遙目豺聲描寫忍人刻酷子上爲令尹南臣雖忍猶不敢動於惡因先誹殺之殺子上之故於此補出後此滅江之故於此伏根商臣弑父自立而史官直以名告諸侯想見當時史筆之直望溪以爲史官得之傳聞而書非也書人書國豈必無傳聞充惡如齊崔杼殺二太史卒以名告不可謂楚無良史也且商臣以宮甲圖

卷十四 文公

四

穆伯桓公孫叔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也猶復
 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補注傳言凡君亦持制則然以左氏合周禮邦交乃康成之失謂例爲周公之注自杜氏之謬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何聘問
 有之
 殺之役杜預在僖三十三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萬
 良夫之詩大雅曰太風有隧賤貪人敗類萬伯利厲王言貪人
 行毀壞衆物唯詭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若醉得道詭逆說
 所在成厥徼之匪用其良反覆也反仰也反我悖反使我爲悖反
 而答對之言則言之

也孤之謂矣。孤實食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索晉職

傳
嚮師而哭。叙其言曰。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曰是貪故。又曰孤實貪。直自快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衝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思報也。

經丙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范甯曰彭衙秦地懷今陝西白水縣東北方餒害人者大夫主
 將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
 稱也○下莊作僖公主杜預主者股人以柏周人以
 三年喪終則遷八於廟○三月
 乙巳及晉虞父盟不地者盟晉都
 因朝而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
 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隄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東北曰隄
 內大夫專盟自故始外大夫

十月二十月

周

也此功情爲之

衛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拜君賜故嘆之

王官無地御戎代梁狐鞠居伯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居甘處其下此見趙衰一意爲

二年春秦孟明視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

行母禮也

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公

始有元纁束帛謂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歸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

七月之後今傳喪至此燕二十二月而逢行大事非禮也

其又名禘者以禘視昭穆故也但禘祫通後大事非禮也

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於太廟合羣主而祭之本謂之

望猶有殷○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也或云僖公

不替皇五

上諸侯會○自十有二月不雨至子秋七月也不雨是爲

一逆字... 鬼大故鬼小... 順也... 不順... 久矣... 皇... 親而先帝也... 卷十四文公

侯是霸主無諸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鬼大故鬼小... 順也... 不順... 久矣... 皇... 親而先帝也... 卷十四文公

之君子篇中引證典故夫豈肆業而忘之而竟為小人所

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為縱逆... 竊位者無可容身... 鬼果大而舊鬼果小也... 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 買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 為昭以昭為穆... 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 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 為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禘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 祖是明指閔公為祖僖公為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 楊士助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家人澤公墓之疏最得... 三傳之意蓋僖離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為子矣... 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平伯則曾而為祖矣王侯之家臣... 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

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僖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禰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狀而居隱於禰也閔僖不分祖禰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大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本嘗系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禰素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爲升降蓋族人

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僑先其說爲甚允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或有謂僖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僖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禰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奉於廟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僖父於廟廟春秋母以子貴之說卽從此起不然以祖爲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禰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爲君不同開初然僖父僖然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同非宋濮王明與獻本爲友子不得妄承大統若比也以僖父八廟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唄轅選卿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背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逞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郊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爲能此卽悔心之萌轉暴爲仁之機而晉之苛讎不已可知矣故傳節

張仲如齊綱常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昏姻娶元妃以奉
 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北齊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過於外內
 是造卿申好舅甥之國情禮以昏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因之卽位也於
 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索盛共祭祀

據萬氏考訂僖癸寅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說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此公羊譏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十一

明其爲河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敬竊內。變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盡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傳言娶元妃奉祭盛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按霸國大夫台諸大夫伐圍自此始夏五月王
 子虎卒沈人不書爵者天子虎也秋楚人圍江釋義自城破後楚不敢伐侵費襄不能出
 夫告以大○狄楚人圍江釋義自城破後楚不敢伐侵費襄不能出
 之○雨益于宋自上而有所相似○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
 公及晉侯盟按此書公如晉之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春秋

夫書師於左始私考
書按江見代非時賦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
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之衆也陳君姪走與匹夫逃京無異
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通逃商臣益于成敗
詩頌天之罪舍其大而明乎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
晉滅楚與國之尤而明乎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

沈而江爲楚有襄之愆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
晉請成於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禮注傳言同盟令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盟泉室盟諸侯及赴弔用當時諸侯例故解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弔來祭日襄王有叔帶之難故諸侯寧王寔文公之略也

霸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唁往來亦衰世之禮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王

野田無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必死也取王官及郊西臨晉縣東南有
之古王官城郊雷爲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返
臨晉平陽閭小邑
南討埋葬之遂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
爲君也衆人之罔也則備也不備以與人之壹也壹無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恩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招仕之賢至齊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

馮云米政
入子桑便
厚

一入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秦穆知已非晉敵。孟明非先且居。敵欲息肩久矣。因以汪及彭衙予晉。不與較也。濟河焚舟。脇晉以必死之心。取王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南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茅茨盡矣徐邈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茅茨莊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陳德併人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桓公周之威以伐定。王叔桓公嘗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取文公之子桓公。昔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字。字桓述以叔爲氏。桓衛之公叔氏也。王叔陳生是其門于方城。過息公子朱江之帥。而還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責襄重于報怨而輕于救患。襄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襄不能合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偏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遠出耶。

一懼字快後
三樂字

只以賦詩
樂字

讀左補義

十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處父之盟。二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嬰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取芣苢。見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懷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比君子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宣公

五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懷遠君。降階。再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公謀降。階。公賦嘉樂。取其顯顯。德。

德
前及處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
晉襄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懼其無禮。
卒歸于禮。以發明于晉侯之義。

經
成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杜預曰。婦。齊侯之婦。○狄侵
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
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公母姜也。赴同。耐姑。故稱去人。方。陽。薨。稱夫人。葬。稱小君。仍薨。

傳
先儒貶爵稱人之祿。史之文而不尋司。故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杜預曰。

此當是
後鄭前
也處作
論者不
同

孔達以說晉卿傳夏衛侯如晉非謝
將元年伐晉傳夏衛侯如晉非謝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肯故不書垂隴之盟晉衛受
成晉既敗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晉之賦詩
燕好相照

曹伯如晉會正社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與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

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為貢賦自齊桓宣愛方物使自

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敘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

終皆朝晉會正舉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社解諸侯有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也信於魯也始來不見魯侯故終不為國人所以貴

謂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聘而賤之是貴聘也若也小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不以夫

是與之素信而壞其主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

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成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宣公之

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為喪大夫女何

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

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

成禮于齊葬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

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教之莊公初有間矣而獨

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為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

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

罪晉也

便見何不
伐秦之師以
救江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干伐秦之前見晉襄

視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干其始逆之時即據
其至之稱曰逆婦姜干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
而言如杞伯嫁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
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
諉干襄仲而仲與廐氏比時宜公長矣故舉其小君而欲
廢之其干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魯仲之志也殺惡及
視兆於此矣

秋晉侯伐秦國郿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社解王官役在前年

陝西陰城縣東北有古新城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郿亦當在陰城境也加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不舉過數降服秦伯也出次郿正寢不舉主墟郿國之大

夫陳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晉自懼也不肯故不

謂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

秦穆之謂矣詩大雅按詩義言上帝監觀夏商二國政既失

伯之能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干伐秦之前見晉襄

坐視江滅不為救患之師而為報怨之師也傳稱滅江干

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

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

能救而後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

盟主也當知執則晉王執則其君父毒中原孰慘脩怨

救患執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蕭惠

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患可懼一一稱量得之與

朝正天子獻
功於王久不
見此規制得
之使臣猶見
成周之禮不
外復與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在彤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

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無人所不知。賦寄託子。佯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政

也諸侯敵也王所憐也若愛反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魯自檀公偕邾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甯子

卷十四 文公

太

來聘大樂以賜嘉賓而一經評騭天經地義截然云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邪端大路皆打破賦詩時不辭不答一似樂工對客肄業全不爲己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後說出不辭不答之故淋漓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冬成風號爲明年王使來合川傳

己丑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令且賔社解珠玉曰令合
 三月辛酉葬我小君成風反天威也王使召伯來會

葬名采地伯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
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昭公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賻。昭公來含葬禮也。按史謂
二事皆

弔泉防歎六
藝而遠神已
注著中原諸
國
王五十字
抵哀江南賦
一篇

前云則則後
人迫華則自
怡疎兩揭禍
源道德經不
退也

王朝之殊禮也然施于成風王失甚矣疏云稱王稱天子一也初郡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婁則婁終併於楚矣是時秦不滅之者亦以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鄙也

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子家帥師滅六冬楚公
了燹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固始縣東北之音了滅文仲間六與蓼滅曰皋陶

疾堅不祀忽諸衛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也傷二國之君不
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店歟云庭堅泉陶字馬永卿
曰陶庭堅即泉陶則文仲不虛立言之爲氏易甘謂庭堅爲
泉陶之子孫必有推福封傳于五十年錄滅文仲語成七年
錄李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識者
之要

六蓼偪近荆楚至今尙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其

繼霸楚不敢肆追楚人滅江衷不能救商臣竄破自秋及
冬連滅二國文仲善歎二國無賢君而晉襄無霸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莊嬖嬖逐逐從之齊晉邑按今河南獲嘉縣西北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贏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其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附注漸書作潛言深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壹
之其不没乎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東晉況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其解節草木有華而不結實犯而聚怨剛則不可
以定身按不能使身安而無危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
年晉殺處父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
以剛濟慾是僞君子也安得不敗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此篇論人多
未分明人
對三民已
不可為法
於用者人
而於心也
民也也
大也也
古王也
段言也
以法言
無不何
更得此

舊好謀娶于陳故也

奈伯任好姓公名姓卒卒傳見秦章以子車秦人夫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其康反殉似後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來得其所傷三民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詩死而棄民先王避世猶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人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哲以司牧民樹之風聲詩樹立其風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語言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鐘律度量所陳之藝極準也傳中其教多之引也之表儀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教之防利與利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委也之常官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王其方之民各有性其政不易衆謀賴之而民者而後則命焉曰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征討東為諸侯方諸侯

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卿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證曰繆非末滅康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怨穆謬矣又應氏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惴惴其慄三良本不肯死而穆命於前康起于後惴惴恐懼真如生納殯中者然大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此篇論人多
未分明人
對三民已
不可為法
於用者人
而於心也
民也也
大也也
古王也
段言也
以法言
無不何
更得此

臨政乃為此策射不為之事故傳從王者治法身後高一

層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焉貪賂而含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弒逆登見晉民肝腦塗地也懷襄妻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亂天屬之大倫二也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骨三也死以三良為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為中國之罪人是也而棄瑕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中原有繼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

秋季文子行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開晉侯其人從日將需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盛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補正謂伐之師趙孟所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雖必抒矣文公變於二君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賁班位在九人其子何震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預云伯之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世子故杜預讓使在已土為國名地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文公託狄

時秦故後漢之然則杜祁本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其
位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張伯士會通如秦逆公子雍買季亦使召公子樂干
陳趙孟使殺諸祁與山西垣曲縣界有鄭文反

古之賢君率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裝而天下治盾棄先君
顧命而含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羞稱也自
此殺樂拒雍挑釁強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
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追射姑遣使立其所私
盾殺諸祁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言童子羞之然得
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
也吾文閨門多賢婦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孟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文贏之寵不為少動可
謂知本矣而不置公子樂于秦者以秦之強挾其自出保
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與齊桓相反使能
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機趙盾無由攬權而江滑
六夢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祁本中軍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駒居孤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職於冢宰之
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鞠居而於發縱
指使之元克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

夷之鬼也

忠以能昭出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忠未以勇知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孟

賊子授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
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為一時之權援權既入手除之
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鞠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
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
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
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於盾者故於賈季
殺處父以侵官告為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備伯杜祁不告賈季奔狄宣子使與

驍送其帑同也故疏云杜祁者細弱之號夷之蒐賈季戮夷

驍與驍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驍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為非對非對則為怨
此云謂有惠於彼不可怨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報報有怨於彼不可怨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報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也且可因其欲以報私怨也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以私
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衛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史驍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帑因而殺與
驍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誅其帑於出奔之時
盾必不為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史驍不失為忠一則曰
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驍不負盾後此盾實負
驍也

此段宜在立
露公下而傳
遂接先慈山
竊來密得駐
立萬仞而視
羸一轉乃曰
冤起歸落之
勢若依次直
叙文勢煥然
天

讀生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公族理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昭公諒闇中欲如晉之
 無畜羣公子是起之亂也樂豫言以德則皆股肱也誰敢
 攜而去之則皆讎仇也何但攜哉乃攜貳之公族未嘗去
 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尋斧兩人矣六卿和公室是
 非名分皆置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宋之賢君身
 死未幾而嗣子不能存肩假有餘慨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杜解僂二十乃多與之徒衛按納雍不告穆嬴公母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善晉不告穆嬴公母
 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
 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秦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罪先幾正深

怨欲使亡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宜子與諸大夫皆忠穆威且畏信畏畏國人以大乃肯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鄒居守趙盾將中軍先蔑子且居佐之代狐荀林父佐二軍箕鄒將上軍居守故佐御行先蔑將下軍是都佐之步始御戎戎津爲右及垂陰晉地疏云御戎爲右是右之御有凡師雖君不俱不在軍面行先蔑將下軍何也口明寫先蔑即貽寫箕鄒也林父亦但言佐上軍可見此時三軍將佐林父而外皆足爲盾模動君新立如秦師外至先族內變而箕鄒應之則盾將佐故仍其舊職而以佐攝之如今之不問缺者所以固諸將之心也宜子曰我持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辛利兵秣馬辱食早食於晉師夜起解解謂使御校無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已丑起夜起掩秦不備

讀左補義 卷十五 宣公 三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則首去也伏狐在阿東當與刳首相見可見納不正者秦人之謀今狐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今山西荀氏縣地朝昔胡反夫人大子猶在而外來若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敵不盡心乎苟聽爲賊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子晉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言能與國之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非義先蔑及歸遂不見爲正刳首也士會歸在十二年

此篇處處責重趙盾先提出秦送公子雍兵衛加盛而盾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四

周云執事一
問新已心折
正子夏目輝
烈以見此人
原不易與來
問來讓不得
輕忽對伐彰
誤不是反吉
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鄒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
 鄆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
 也傳解不書所會謂不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也其列曰會諸侯盟者言公後至附于載者也補正公既不
 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李氏曰
 所以辟公之不敏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五

云亂危凡
無所適有

宣子于他人之言皆不從。郤缺請復衛田。又請歸士會。皆從之。春秋脩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缺耕于田野。妻鍾之散。相待如賓。工夫皆自裏面做出。故言語有力也。

經 王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王崩。王臣立。

北爲頃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王午。月五月。程孫天子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盟于王畿之內。遷黃大焉。盾徒本反葬於周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棗。乙酉。八月。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自外行。爲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預。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甲至於虎。田皆見元年。○解者。解。

趙之盟以公之後至恐魯之貳也因又與遂盟是不信其
 君而信其臣也王午距乙酉凡四日耳公以盟趙盾命遂
 又嘗與戎約復使遂會戎于碯而盟之蓋兼二事出也傳
 文自明而杜乃云戎將伐魯不及復君乃專命而與之盟
 失傳義矣文公委靡不振盟晉盟戎悉委仲遂遂何人斯
 卽與敖爭室而欲作亂者也於是大權在握而弑逆之禍
 萌矣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
莒女
 不至不至周也而復中道反也猶未歸魯卽奔莒焉蓋卽
 以弔周之金帛奔莒而魯亦未嘗遣他卿弔喪至明年毛
 伯求金而得臣始往敖不足言文公不臣矣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莊公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鍼氏之族鍼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

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國之符信也而國之符信也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此為十六年宋弑昭公張本襄夫人為昭公適祖母暮年將奔位而通其孫是春秋所未見者且一老嫗耳何至輒聚衆殺三大夫逐一司城無人敢問此中大有主人主之者賊也夫人為賊之腹心欲弑昭公而不去昭之羽翼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不可得弑也司馬子印手握兵柄乃心公室孔叔鍾離與印同心事主意諸亦忠而有謀皆賊之所深忌者假手於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柔懦而夫人主於內羣臣附於外傳曰三人皆昭公之黨也君臣何可言黨况皆昭公之弟以見昭公親厚惟此三人餘皆賊黨也此三人可貴夫乃知十六年弑君時之六卿皆可誅矣宋人即後此弑君之人也其告諸侯也必云昭公無道殺印逐意諸而深賞其握節效節故並以官告史亦以官書夫子因舊史之文以見通國皆賊惟此二大夫猶是昭之司馬司城也凡攻左者皆誤又黃氏貴二子仕於亂邦不能其官濫膺戮辱舍殺人之盜而責被殺之人豈其然哉通篇

以襄夫人為主殺之逐之指麾自由隱然有一公子跪在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也莊公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而使士穀有從亡先克也中軍齊刺得田於革陰七年晉樂毅歸於燕其鄭父先都士穀樂毅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趙哀城濮之役謀元帥趙衰獨舉卻縠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箕之役晉臣舉卻縠為下軍知其能故必有德也從未狐趙之勳以狐射姑將中軍及陽處父易以趙盾而大權遂歸趙氏其後六卿次第秉政馴致剖分晉國所謂一育而喪邦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莊公求金以共葬季孫夫人姜氏如齊歸齊侯出姜氏之女嫁於齊侯而後將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夫人幾于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楚人伐鄭楚子師於假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秋伐齊秋八月曹伯襄卒文公九月癸酉地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榭葬曹共公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也亂殺先克不赴

傳凡一書

此處宜直位
有改借轉成

王姓死因字
成何以死此
據此之也
見較宜中不
得為討賊矣
此正明經
義處

結餘字

經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城濮之戰。夏秦伐晉。楚殺其
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及
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商臣伐宋而宋未伐齊。○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比。徵。○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秦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秦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秦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秦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秦取比。徵。○
城濮有少梁。城濮。○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初楚范巫南。○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君皆將強。○

主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吉

之罪且謂不殺即逃。故將入郢以訴之。蓋懸絕不死而入
郢。是一時事非既之商而後將入郢也。顧氏以為人郢為
亂。天下豈有不攜一卒徒手而為亂者乎。又豈有債事敗
軍君不殺之且用之而以亂報者乎。蓋楚令甚嚴。覆軍之
將。懼不免誅。故憂謗辭色而欲就死於司敗。傳追叙於殺
宜申之前。以見宜申懷不殺之德。感工尹之用。有忠復讎
謀敗而被誅。夫商臣弑父而立。賊自當討。宜申臣事十年
即不得許為討賊。而必不使亂臣賊子反加人以叛逆之
名。恕其無將之罪。仍為專殺之詞。家氏曰。聖人之特筆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蘇子奔衛。合復見晉
王侯。

蘇子叛王。即秋又不能於秋。秋伐而奔頃王。新立復之。乃
奉命而盟于魯。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陳侯鄭伯合。楚子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接

隨以謀罔極詩大雅人無正心者是亦非辟疆也敢
愛死以亂官乎官是也無畏楚之威以爲已名使如厥終之
合廢了逃歸子夜傳

商臣駐師厥務聲言伐宋而不帥伐者懼晉故也久之而
晉教官然華御事不得已獻開門排盜之儀不爲所城猶
恐晉乘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孟與其左右司馬爲
班儼然王矣故無異楚惡敢辱上公入春秋以來陵夷未
有如此之甚者乃廢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驟然
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就逆之賊禮義廉恥之
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棄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葬
可勝誅哉華氏自督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

謀傳對廢子之有志正形容御事之無恥

經乙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始害君將之俱倫反○夏
叔仲彭生會齊御缺于承匡宋地按今河南城州西有故○
秋齊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地魯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在解成成大心
孫伯也所滅麇地按今爲湖廣房縣麇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麇地今屬湖廣麇師
康近楚小國伐麇而商臣親至知麇之善守共國楚不敢
易視也兩敗不取知麇子之能自強不爲楚辱也
夏叔仲惠伯會齊御缺于承匡陳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
夏十年宋
楚楚命

晉不忘諸侯魯不忘盟主其意足痛也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注傳見諸侯喪畢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齊也
往年是次厥
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書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
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
鄭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並書於經豈
皆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
失也蓋意諸之奔官屬皆來避宋亂也使意諸有靖亂之
才印爲司馬已爲司城當銷患于未然何至印死已奔明
知無益于國而假魯之請再居其位戀棧而無見幾之明

者也故不言其歸削之也昭公秋意諸與其難此則孔父
仇牧之節也削其歸與其節可以並行而不悖何以不書
歸不以告也

鄭厲侵齊杜預注春秋國者防風之後諸姓疏云秋是北夷
至齊之其背諸國也杜預注春秋國者防風之後諸姓疏云秋是北夷
氏之君守封疆之山者也杜預注春秋國者防風之後諸姓疏云秋是北夷
世氏於周爲長秋不日大人在成與商爲達伐我公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缺叔孫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驅
乘其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長秋僑如僑長三大不書
鄭厲秋名而長秋日爲一休服屬于鄭時是時爲鄭厲
鄭厲之君設木門以禦其兵杜預注春秋國者防風之後諸姓疏云秋是北夷
爲一種故敗秋之下長侯如歸防以別以長秋時義自明僑
之君也富父終甥皆不書反其以長秋之明其首於子

總誌

氏曰遂居四裔不在中國史記秦時大人見於臨洮是未絕也按狄中鄭駟一國以無長狄之助而亡非狄亡也

趙本訓曰狄侵陵列國云晉人敗之于箕其後不敢犯晉
敗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侵齊而侵魯。未者各一得臣
敗之手。賊于是十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則賊之
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于天下。不可不錄也。本訓一初
中國患春秋名焉。朱則出自孫權之警。九為可嘉。之間能除
傳蓋大得臣之功也。狄當齊桓之世。滅衛入邢。莫敢誰何。
至此幸鄭肅入。侵齊魯。大敗。遂以不振。于是述先後見獲。
顛末以見狄倚鄭肅為用。鄭肅倚長狄而強擾中國。非一
次見獲非一人而歸結于狄。皆所以大猷之功也。

安於夫鍾則非處君逐之先儒云太子朝夕視膳鄙人以

其失人子之道不足以主社稷故別立君蓋爲大臣所廢也。廊人以其既廢故稱太子而來奔以君稱者魯以諸侯逆之故稱廊伯。蓋史官書法以君命爲進退如成風敬廩非夫人也。君尊爲夫人則書爲夫人。孟子夫人也君不以爲夫人則書曰孟子。廊伯已廢之君也君以諸侯逆之故書曰廊伯皆史氏舊文而非聖人之義法但直書其事而魯之失自見非禮者以利其地而尊之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桓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能自立其嫡以爲夫人不書來歸未歸而卒疏云傳言請無絕昏於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嫡爲夫人釋例曰桓公以位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二月叔姬卒不言絕也。既許其絕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

妾不書誦述叔雖不安于杞廢諍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
 罷經不書始嫁與來書法與經字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絕也
 經傳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稱叔故或加子以自異者
 也傅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詳說稱子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
 姊妹公之女矣。

此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不繫杞者。旣絕也。杞桓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成五年來歸之叔姬。九年杞伯遫其喪以歸者。卽桓所請絕昏者也。諸儒謂兩叔姬不應前後皆出。公不應兩從杞命。因排傅妾。不知左氏據魯史記載。安見前者出而後必不出耶。公從其前安見不從其後耶。

楚令尹大孫伯辛成嘉爲令尹莊解若放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圖巢君名

舒庸舒藝舒岵舒龍舒鮑舒冀非一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大

一令尹新除而小國遺其毒者三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圭璋也。寡君敢辭玉。

不與秦爲好故曰。拔鵬義云。已鵬而還對曰。不腆敝器。圭璋今始賜而歸王者。蓋辭其賜也。杜不悞。

晉公以事晉不與主討之故舉使下
寡君願微福于周公

○命所以請薦寡君之命。諸二國之

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

以伐晉告魯。欲魯不爲晉役。而翦其羽翼也。西乞歷聘諸

提出令狐則
此役晉人爲
之

侯以散晉之與國不獨魯矣
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
有焉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

杜解晉邑令狐役在
七年按今山西蒲州

計主滿歲已過

城代箕史聯佐之代林藥盾將下軍藥枝子克之臣
 都范無恤御戎之代步以從秦歸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孔誠壘也軍背所處秦人欲

惡吏斷佐上
取最者取若
忌其功故掩
之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伯士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其可二字虛
住暫下兩翅

泰泰好勇而狂且惡吏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肆而退焉暫往焉
 可泰泰伯以璧所獻于河河十二月戊午泰軍掩晉上軍求

安貴

孔疏甲所以

計云晉欲待
兵退而擊之

則被之于身。未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且坐之于地。待可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得也。擊。秦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

蔡人既不敢
追只得求職
求職爲進之
也晉人惟
有非

算也。獲一卿矣。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一命命徐缺爲卿。不
 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按交綏兩退也。魏秦行

不遜欲全

後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懲也○
使者目動而言駭懼我也○
魚魋反○也○明日請相見也○
曰死○
亡○
文○
而○
案○
之○
不○

不勝膏興以
國情輸敵者
不同

也。按凡軍非大敗則錢其死傷之尸而還如紙騎之役國
人逆吏者皆疑是也。穿率師出未嘗無死傷今欲兩濟
則利不及收。不待期而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平
故曰棄之地。不待期而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平

值元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按人駁者欲據桃林之塞故明年晉使詹嘉以一軍守之

城諸及郛書時也。

月二年同

讀左補義

支公

手

應更交餘國故守

者始則聘列國以

士會

謂知人

以供地絕

10

御家書未竟
一語寫出中
危懼

起

供養精仁熟
之方亦一居
切作四層
周云和文公
用御子於交
大梅厥心而
收發心為仁
慈子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令智昏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為動况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弱者之舉動也使繞朝之謀行且累及士會而終不得歸不如荀首之請知豎適矣自此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邾文公卜遷於繹陳傳凡自遷其國都者皆繹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

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延遷於繹左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

卒君子曰知命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重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春秋得二君焉邾文公命在養民楚昭王祀不越望傳一以為知命一以為知道深與共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軋

冬公如晉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有請平於晉

公還邾伯會公於萊亦請平於晉陳傳見諸侯之志

邾伯與公宴於萊于家賦

鴝雁有征行之勞言邾國寡弱欲使伯與宴於萊于家賦

曰寡君未免於此微特之愛文子賦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

還晉子家賦賦之四章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取文子

賦采芣之四章月三說詩為鄭還不敢安居一鄭伯拜期公

公其拜按不見公拜如晉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略之次迫於天命世有桓文何為至此觀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讀左補義卷十五終

卷十五 文公

重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崇毛 昇增泰

男 球 直 校

文公三

經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在解告○邾人伐我南
 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乙亥四月二
 月從赴日參葬公名昭而○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字等也既見而移人北斗非
 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貴之故
 如齊○齊侯潘卒○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齊
 人執子叔姬叔姬齊女齊侯舍之母不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
 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也歸復禍也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
 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桓公驥
 施於國驥駿也解注驥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
 羅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商人與宋鮑行同一轍其驥施聚士原為弑潛起見幸昭

意何為

為云一句據
 其目而之使
 三句皆其義
 日之忌三句
 又明補其平
 日之忌四句
 再詰問之五
 何因安頓之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日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
 夢夢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齊侯潘卒○齊侯潘卒○齊侯潘卒○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楚者服為晉幸為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晉會晉
 趙盾是時靈公差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專也欲納
 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兄齊惠公元口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晉憾將免我乎不為君則
 殺我按將免我爾為之後附可自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此與僖九年殺夷齊吳楚克之弑二君乃本國臣民告
 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弑舍
 秘至九月始告晉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弑觀叔姬
 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
 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為魯錫齊魯接壤
 其于弑舍年月日時絲毫不少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
 心而為之稱也若以鄰國之史臣書現在之亂賊無論已
 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
 已此所以與晉突齊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復三年宋戴昭公五年齊威公七年晉厲公
 史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占圖非未學所得詳言

以爲難於
必歸例也
周云五字
八百乘處
立適以長
故曰辭順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燹于邾人言力有餘邾人
辭曰齊出獲且定公。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立適以長
故曰辭順
書帥師以納。福其初志也。弗克納。予其改過也。或曰稱人
以五字。敵晉八百乘之師。若可與在邾。抑知盾以六萬衆
而自屈于五字。乃見其可褒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王孫蘇。叛不與。按王好
周公。故曰。蘇訟。而後使尹氏。與時啓。夫。訟周公于
晉。趙宜于平王室而復之。使復。

趙莊王立了也。子孔潘將襲羣舒。使公子愛與子儀守。而
伐舒。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亂
亂
作亂之由

亂
亂
作亂之由

月二子以楚于出將如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虛駘駘
廬大及叔麋。戰於之。遂殺闕克。能及公子。變。夫。或。不。告。與
夫。中國與後。此。楚。已。初。闕。克。四。千。秦。十五。年。秦。有。假。之。敗
按。今。湖。廣。襄。陽。府。前。初。闕。克。四。千。秦。十五。年。秦。有。假。之。敗
在。傳。三。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按。假。師。之。後。公
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按。假。師。之。後。公
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王。幼。弱。內
楚。每。一。君。新。立。一。介。尹。新。除。必。有。附。近。數。小。國。遭。其。毒。莫
舒。之。師。方。出。而。內。變。已。作。爲。舒。稍。緩。須。臾。耳。嗚。呼。潘。崇。何
如。人。乃。爲。楚。世。臣。乎。

穆伯之從已氏也。年。有人立文伯。穆伯之穆伯生二子於
宮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與聽政
事。終。終。于。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苗。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
故。出。人。不。書。

文惠之兄也
反形像伯賢
仲之兄弟也

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以
葬。祔。
只首一句。赦已自絕于魯。卒不必赴。喪不必歸。雖孝子慈
孫。飲恨而無如何也。乃襄仲貪賂。則許之。復挾仇。則阻其
喪。皆出于一人之私意。而公一聽其轉移。傳詳叙之。惡襄
仲也。

赦以已氏。及二子俱來。復盡室以適。首此時父子決別。兄
弟分離。使仁人孝子。欲養無由。文伯之疾。未嘗不由此致
之。臨終請立。難者以獻子少。不更事。隱以生事葬祭之道。
付之惠叔。驟讀爲令。令之思。細按爲夢。我之痛。十載下。猶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見文伯之目未瞑矣。傳一以見赦之罪。嗣其身并累其子
也。一以見逐之專。招之來。忽應之去也。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不義。宋公而出。適
來。奔。出。而。待。赦。從。赦。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按。宋。人。貴
此。子。子。哀。不。黨。賊。也。封。人。小。吏。遠。於。君。者。以。爲。卿。孰。使。之
鮑。之。黨。使。之。也。子。哀。不。入。其。黨。視。宋。卿。如。敵。屢。驅。然。來。奔
而。家。氏。以。臨。難。自。免。爲。不。忠。然。則。必。黨。于。鮑。而。後。爲。忠。乎。
抑。必。爲。鮑。所。殺。而。後。爲。忠。乎。君子居亂世。不可有畏死心。
亦。不。必。有。求。死。心。如。子。哀。者。聖。人。所。謂。見。幾。而。作。也。不。義
宋。公。而。出。乃。鮑。之。黨。告。于。諸。侯。者。言。昭。公。無。道。賢。如。子。哀
不。食。其。祿。待。放。而。去。矣。故。貴。之。而。以。字。告。魯。史。因。書。于。策。

自此而昭之無道益著矣然後知聖人于魯不以女樂行而以厥內去其用心為甚周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報故三月而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齊某甲告難者告舍卒之由而不言已氏之也夫已氏稱謂奇創元宵曰我能事爾事之則君之矣而復如是知元之有異志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杜解子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按此襄仲請令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命諸侯正商人之議乃為齊伯一說亦王召商人之送也

襄仲何知昭姬而求之也

襄仲何知昭姬而求之也

五

日請受而罪之夫昭姬何罪知舍弑甚闕而自昭姬發之致國人之不服也弑君之賊天王不能誅魯人不能討執單伯無王也又執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巖叔姬道聽塗說其謬至此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族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杜解傳例○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杜解傳例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也

襄仲何知昭姬而求之也

傳元王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齊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按其官皆從以詩釋魯人書曰宋司馬華耦之也聖人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不祀其敢辱君杜解傳例曰督也自以罪人于孫故不敢請承命於臣故夫也魯人以爲敝無故揚辱者對共食請承命於臣故夫也魯人以爲敝無故揚心決不如此蓋盟以自託于魯為私計耳

不書使絕之察使之非君命也石林云屈完以君命而專盟者也華孫不以君命而擅盟者也魯人以爲能其職而書官以賞之聖人則深惡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華孫即代為司馬者既不能如子哀之奔復不能如意

讀左補義卷上木文公

六

諸之死手操兵柄不能以一旅加絕并不能正帥甸手刃其君之罪非賊黨而何襄夫人使司城去而不使華孫去不必去也公與司城謀死而不與華孫謀亦以其爲飽之黨無可謀也此之來盟稱述先德魯先君能成宗亂郕鼎猶在耶蓋陰欲魯成之也襄仲章心相照矣夫子因史之文言彼司馬被殺此司馬任用也又言華氏名在諸侯而此復踵其惡也皆正其黨賊之罪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解傳例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劉公是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按當時史官以爲禮

一初字伯也
下惠伯兄弟
親家一齊正
論

經已完

各戶

之云叙二子
氏結局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千日事兵革者也古之制
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武爲孟氏謀杜衡孟氏公孫教家慶曰魯爾親也飾棺
與諸堂阜堂阜齊魯貴上地儀情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
士有惟布荒荒榮也魯必取之從之十人魯十邑以告惠叔
君大夫加文章焉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教之
猶毀以爲請年而猶未已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教之
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墓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教之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族故也其歸而書之公葬視共仲制如
皆以罪降注趙鞅之誓師曰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機馬無人于兆此教之葬神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已惠叔不視帷堂而哭未毀故帷堂小飲而飲帷堂大飲
之節又惟堂以至子殯未毀故帷堂小飲而飲帷堂大飲
不惟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襄仲欲勿哭其喪取
讀孟補義卷十六文公
惠伯叔彭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貨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
絕其愛親之道也禮記祭義謂助祭于兄弟之家盡其敬也
其愛是相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卽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所生孟獻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
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而不死一人門於句瀕一人門於辰
邱皆死之而死句瀕邱魯邑有冠攻門二子祭
教義與國絕不許歸葬非過也傳特書聲已不視葬視其
仲又云喪歸爲孟氏且國故皆所以正教之罪然與教爭
室幾欲稱兵者道也放而不材遂豈善類乃教則三年不

讀孟補義卷十六文公

出遂則獨乘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報
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諸二子或謂遠誦之非也遂
使人譖之也使人譖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故因
仇已氏并仇已氏所出之子遂之惡實居穆伯之上慶
父與教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
見幹蠱之類有賢嗣也齊人爲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
路雖齊人亦爲之謀也卞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父露
機并無以副乃兄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
朝幾至滅性禮衰經不入公門可見其形容毀瘠之甚
耳齊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恨如襄仲亦爲意移而下文
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兄弟之哭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之也二子莒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
之年也獻子爲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叙之以爲
殺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諸
而怒乃二子自謂遠禮以死明心執父前驅沒爲國殤孝
子忠臣聚千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爲魯社稷臣以後如
莊子倍子至誅子教叔受業於洙泗雖誅子頗不類然叔
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
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戰國之世亞聖爲生讀
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於社猶擊也諸侯用幣於社

於千諸侯故請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

以而不致責之等威威儀

按亂征及周禮大僕所載凡救日月皆鼓傳述天子諸侯

之禮于此者以鼓社用牲之非禮故泛舉常禮以正之非

謂此月當鼓而餘月日食即可安然置之也否則食有常

度聖人但言正陽之月以示人而不必有三十六矣自杜

氏謂是月得常鼓之月致孫氏劉氏改傳不休不知傳自

不誤亦杜誤耳蓋禮者先王之常制非常制即非禮也魯

不伐鼓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失其常制為非禮耳

豈謂餘月非常鼓之月耶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且長晉故許之書曰單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陳止濟曰春秋書周大夫如魯大夫然內之也萬充宗曰

春秋內魯尤內周單伯以天子之使而執春秋之所懼也

吾大不至必見執而後至春秋書周大夫如魯大夫故

單伯書至

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

二曰君弱不可以忘戊申八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

滅之勝國絕其社蔡大城焉曰人之而不有

蔡悼盟主罪也先儒謂晉不遠人之伐之不服而後入之

猶有禮焉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

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郕華新城之盟且謀伐

齊也齊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

公不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盟于郕無能為故也其

不能凡諸侯會公不與不背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背諱不

別序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明也今既諸侯以明之

趙木納曰盟扈而公不與者行父如晉求治齊晉既許矣

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怨必深故魯知晉之會而不與

焉若據出于晉而魯不知也

晉受賂而八國俱退魯人大失所望深疾此盟故史氏從

公不與盟之例書曰諸侯盟于郕蓋以其無能為故舉而

不序非夫子學之也傳之釋經精矣望溪謂此年盟扈十

七年會扈俱趙盾主盟而序先於諸侯故夫子學之與傳

二十七年盟于宋同不知彼則子玉主盟此則靈公親惟

不可為北且七年之盟書晉大夫時靈公幼得盾不於

此時先諸侯追靈年所長始傲然而獨諸侯之上哉經明

言諸侯傳明言晉惡不必別為之說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謂已逐伐曹人其郭討其來

朝也此年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

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小君子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既而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是保福祿。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
私商人傳。

諸侯不能討賊而賊遂無所不爲。文子從禮字轉出。天迹其言。便見霸不可恃。悍鄰威偪。百計難免。惟有聞之昭昭之天而已。此而訓孝經。知其計窮也。如早任佛下惠以振衰傳。豈至是乎。

經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杜預

月朔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止。以信公庚辰且

東阿縣境○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伯公夫人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魯皆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

人于台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夢○
五月公四不覲弔疾也公使襄仲納幣於齊侯女盟于郕

○ ○ ○ ○ ○

高拱崇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行父之言。使齊不

疑耳。曰：「四不視朔，則餘月猶視朔矣。」曰：「不視朔，則凡告朔。」

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史記舊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行弟煇公熙子

武公放子懿公費子厲公躍弟驪公子眞公僂其青順帶
公允子莊公則子閔公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預魯
開兄倍公申十七君蛇妖所出而怪美莖故壞之

楚大饑，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姑。又伐其東南，至於

陽邱以侵訾枝杜預茂山夷也大林陽邱皆被訾范邑按阜山今湖廣房縣南大林今在荆門州西北訾枝莊子云楚伐齊人由黃池以反楚皆屬楚人三

其意亦謂之叢枝卽管枝也。用人向羣賢以勸楚之小國。衆人幸百濮聚。漢爲以類。於選將伐楚。白漢夷也。選楚地核。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中。托楚之有。於江。南。境。

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陰地按當在襄陽府西境舊質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蒲夫壤與百穀謂我踐不能而收也也寺

我出師必慨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謹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學夷無屯聚自廬以往往伐
振康同食

城參也厚衣也同
 食上下無異也
 次於句
 楚西界地接
 當在州西
 使廬戢黎
 廬大侵
 庸及庸方城
 庸地接竹山
 庸人逐之
 子場
 戰黎三宿而

逸曰庸師來季緒聚焉不如復大師退復何且起王卒合而

後可克先君蚡蚡官楚武所以服陞陞也陞家家云云舒舒百百卒卒弟弟熊熊達達

此示以不足
武王與杜
人賁逐之
魚人賁逐之
碑條魚賁
邑輕楚故
但使三邑
人逐之故
行

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按不用楚子乘駟會師於

只自以伐庸今石在均州界秦人從楚師羣從
 石溪于

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讀左補義

宋公子鮑利昭公禮於國人宋儼竭其粟而饋之林氏音
 吳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治也時加養珍異義遜也疏云謂
 之約加而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國之村人無
 超言配之養也解言如竹管視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不事也解言如竹管視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公子鮑美而醜娶夫人欲通之而母而不可防閑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按忽樣此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蒞
 元為右師元華督家生華孫御生華元公孫友為左
 師師友率耦為司馬代公鱗膳為司徒林氏音蕩意諸為
 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師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為之辭司城
 投壽辭司城事在請使意諸子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意諸來奔之前

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故也。既卒。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謁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按一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班六卿。使死無地。夫人周襄王嬖故。得王姬。帥夫人王姬使帥句攻而殺之。句。諸侯之帥。按舊中皆書襄夫人。至殺昭公。指名。蕩意諸死之。方解。鮑叔自掩其姦。以衆亂王姬。傳憤之也。蕩意諸死之。告意諸之死。無以爲辭。故隱而不宜。增也。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按劉氏謂如爲不臣。夫人爲不母。而公未有無道之責。獨于見弑加以無道。與序事自相反。非也。蓋鮑以君無道。國人依之。舍諸侯。故請殺我。卷十六。文公。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

萬應意謂之弟爲司馬補注傳見推殺意請左師以下皆在位
 連篇寫昭公事從未說起公子鮑至此忽首點出明公之
 所以失人心者此人陰土之黨賊首也禮於國人以下連
 用四無不字直是形容不盡想見其心機無一不到作用
 無一不工精神無一不照顧至襄夫人欲逼之若以爲不
 可於是夫人立鮑之意益堅夫欲去公族而不禮襄夫人
 者昭公也鮑偏於其短處示以盡善而弑昭之心通國同
 之矣傳特插襄夫人欲逼句以見夫人帷薄不修故出力
 爲賊臣弔觀以因夫人句則夫人其下刃者也顧其罪總
 在列卿華元右師也而受鮑之餌華耦司馬棼兵柄者而

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洩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郊。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師之攻。帥何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宥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慕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機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趙慈父母。君弒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韙之名。而賊若置身事外。傳盡情叙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莊解自閭倍以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合在衛丁傳不。下終千春秋陳言陳公孫。卒後至則卑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左補義。卷十六文公。主。

小君辟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文公以秋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在楚卿不書謂也。失所言失其。稱人按此史例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齊宋人弒君。次年春。即書伐宋。明明討賊矣。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安得爲討賊乎。蓋靈公既長。君臣已隙。前厄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伐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蒞也。肩質抑之委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弒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聲疾呼。

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所。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即是沒與伐齊無異。故畧討賊之而府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魯史以盾之盟。屈也。故不列與。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敘盾會之諸侯與盟。屈也。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敘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義國釣于弒君。必討于赴穿。無噍則弒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弒君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辟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喪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魯不能救。齊侯薨于黃父。莊解一名。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諸國而晉侯薨于黃父。莊解一名。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諸國而左補義。卷十六文公。主。

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移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而後行言汲汲于朝。十二年六月。歸生召。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與侯新晉。十四年七月。蔡君又朝以蒞陳事。初也。虢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通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書此。謹敝邑之事。君何。

晉書卷六十六

以不免也。免罪在位之中一朝於夷。而再見於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謂之武相。及於終。晉國都。生對晉當云。若代其君。之。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六國曰。爾未逞。吾志傲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又曰。鹿死不擇音。皆指莊之處古字。聲同。不擇音。象往云。野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詳。子家此書。未有從楚之意。下文待。德如虎走。陰欲一關而死。其言過屬。故以鹿不擇音為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加已。則不德則其鹿也。延而走險。急何能擇。走。執事命之。晉按此正急何能擇之言。距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莊文二年。晉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十五年亦獲成。

卷十六文公

七

於楚。楚與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羣羽行成於鄭。也穿公瑁池為質焉。與地。皆晉侯之不義。傳言晉之不義。鮑已立矣。何待。楚之盟。猶恐其君未列于會。而四國之外。本國之中。或起問罪之師也。故于伐宋。納賂之日。預訂盟。屈之期。皆林父一力承當。而趙盾主之。于是國大夫皆。曉然知盾之黨。賊而無能為也。鄭子家後此之狀。君者也。賊臣膽肆。而猶諷其武。楚子家笑之矣。由今追昔。處處以。陳蔡夾寫。見二國之密。邇于楚。不敢取楚者。皆鄭之力。非。晉近今威令。足以使之無貳也。零星寫來。年月分明。鑒鑒。可據。復總寫一段。可見有功無罪。今大國曰以下。忽翻入。

晉書卷六十六

晉人直追到以待於僞。幾於劍拔弩張。非復事大之體。故。先云不擇音也。未段又引齊桓之事。不以朝楚見討。然後。點明從於強令。不得為罪。而盾以不見鄭伯始。以行成。為。質終矣。秋周甘歇。周大敗戎於邲。垂。周地按今為河南。乘其飲酒也。陳。敗戎。成元年。王師敗起。中原無霸。而甘氏能敗戎師。亦賈周所難。可知戎之橫。由。齊晉之忽視王室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於晉。夷石公也。石。襄仲如齊。拜殿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猶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卷十六文公

六

經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整卒。康。公卒。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惠公。試兄。○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二。解。兩事行。非。冬十月子卒。之。在。喪。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其。相。為。介。冬十月子卒。之。在。喪。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其。然。手孫行父如齊。按夫人歸而行。父。若。其。君。庶。其。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以伐魯。而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問之。卜曰。尚無及期。尚無及期。而疾醫曰。不及秋將死。耶。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問。齊侯終合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以答見。二月丁丑。公薨。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祁。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川。之。所。反。其。尸。足。○。祁。音。內。歌。而。使。歌。僕。也。納。問。職。之。

妻而使驅驂乘。陪夏五月。公游於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南無池。唯此門左有池。疑此卽是。按今在山東臨淄縣西。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扑筆也。扶擊也。以相威反扶職乙反。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紱解納懿公于申池之竹。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中傳焚申池之竹。木是也。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惠公。家則堂曰。胡氏謂公卿用事者有黨戚之罪。可也。謂國人

君子于齊商人之弑而不得不於元是問也商人弑君之
賊國人不服三月而後定元起問罪之師而殺之則元之

九

國也。卽受商人之國而誅之。亦討罪之義也。今事之至五年。則旣君之矣。或曰。泚歌聞賊弑之。元不與聞也。吾蓋于弑之前知之。謾國不受。取賢名也。齊人以爲子臧之節。曰夫已氏顯其惡也。齊人以爲獨夫可誅。其心卽宋鮑篡昭之心。而鮑以陰傾之。元則明暴之也。吾又于旣弑之後。知之。魯仲遂欲弑太子。請于元。元非弑君。何以懷懼。齊欲親魯。以爲援。元非弑君。何以使人弑君而立。庶且出姜爲齊女。惡視爲元甥。元非弑君。遂何敢弑其二甥而不之忌。元何忍殺其二甥而不之顧。此皆元與于弑之證也。且傳固明言之矣。申城在齊城南。輪蹄輻輳。士女聚會之地也。豈如太康之由于洛汭。鄭僑之遠出于舛哉。有大臣侍從。

一壁半伏欄

有軍士護衛。稠人環視。而僕隸小臣。安敢取而殺之。卽或弑之。必如鱗諸刺。俟而彼已當胸。翻殺蔡申。而身已授首。胡然君旣死。而人不之問。納之竹中。而人不之覺。舍爵而行。從容自在。而不虞齊人之討。夫固有主之者也。主之者元也。而元遂自立爲君。絕不問懿死何故。出之竹中。何時二賊之奔。何地元固以爲國人之討賊也。而左氏則以爲元之弑君也。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莊叔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諄之齊侯新

卷十六 文公

平

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排弟殺
視不書書曰子卒諱之以按不替統諱之非以書子爲諱杜預仲以君命召惠
伯惡命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
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莒
既而復叔仲氏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
異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于魯

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既正位而書公若木踰年一年無二君不得稱公此惡之弑夫子不改書公薨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不地弑也母弟視與其難史狗仲遂之意畧而不

葛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故。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讀左補義

三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德以處事。處猶事以度功。度量功以食民也。則爲吉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掩竊爲藏。掩匿竊賄爲盜。賄財盜器爲盜。器國主藏之名。以掩賊賴茲之用。器也。爲大也。凶德有常無赦。則有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刑八卽引小司寇八詠詠行父還觀竊僕莫可則也。孝敬忠親故賢能功貴勳賞之辭。行父還觀竊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爲凶德。夫莠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附注姦兆者姦之保而利之則主裁也。以訓則平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徵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裁也。以訓則平民無則焉。不度於善也。居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帝顓頊有才子八之號。

真不能
之聲口
之甚

命云飛不能
舉不能去非
眩亮也乃以
恒官辭舉或
沈升矣辭也
乃以自焚

先寫三四幾
不能去後寫
群去四因法
畢變亦化板
法

八人其若得贖歌赫威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卽垂
入前裔陶之倫庭堅卽吳嗣字○贖音頽歌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
反音塊陶音挑或音慎老莫江反陳音抗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也篤厚也禮和也高辛氏之號有
 才子八人八人亦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此卽娶契朱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
虎熊狸之倫美也宜徧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以至于
也元善也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水官禹佐司空平
 摺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撰度也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
故夏契在八元之中成內諸夏外夷狄王伯厚曰古昔帝嚳氏黃有不才子掩義
成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隱賊疏云陰爲賊害好行凶德醜也亦惡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苑

五

比近也周書也疏云不友謂惡人不
 可親友而才字與之相近親密
 通之貌謂驕亮少卑氏余天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譁庸回服讒策惡以誣盛德崇聚也請安也唐用也
 人也林闕苑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也告之則頑人心舍之則
 不道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桀謂桀頑心無
 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桀謂桀頑心無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公比堯
 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食於飲
 龍去須賈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食於飲
 食冒於貨賄使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
 孤寡不恤窮賤官亦食也盈滿也實則也賈則也天下之民以比三
 苗非帝王子孫故謂之三苗○養食則為養食食為養食是舜
 別以比三苗○養他刀反於他結反舜

總束一筆
周六必借史
盡教非前見
考証與校有
據其法不勝
有人也

臣堯為堯賓於四門以賓諸侯。四凶族使放逐之。渾敦窮奇桀桀發投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使放逐之。氏以義理則非也。之四裔傳中裔裔子之類。故虞書敷陳之功。曰慎徽美五典也。五典克從無。去四凶也。故虞書敷陳之功。曰慎徽美五典也。五典克從無。建敘也。此八元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曰。我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盛稱文子之功一論一維其季氏。也。

讀本補義 卷十六 文公 三

僕因衆以弑父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趙匡氏。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句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因有二義。此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寶玉以奔。苟為利而已。愚按趙氏之說。自允行父以國人弑君。即以僕為弑君。以甚宣公納僕之罪。不足據也。如果僕弑。則文子必命史以僕書於策。且史克黨於行父。比僕為四凶而痛詆之。其於策筆時。自當直書其事。而不然者。天良難昧。終不敢以弑誣之也。但據舊人赴告之辭。以為彼國有弑君之事而已。此篇為文子自己供狀。言見有禮于君。事如父母。何以惠伯之死。埋之焉。矢之中未聞一言。即襄仲卒後未聞改葬惠伯。史

無董狐不敢書于策。微左氏不能死乎。惡無禮於君。如鷹鷂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僕為盜賊。器則衰兆而殺適立庶者。獨非盜賊行路者。獨非姦兆耶。此誠季友之不才子。世濟其凶。有王者起。何止如四凶之投。而曰免於戾其誰信之。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宜操縱由已。宜俱拱手聽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逐君。而君如寄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衍凌厲。無復大臣諛語之遺。亦非羣臣奏對之體。以視二滅之諫革。御孫申繻輩之敷陳。判然忠佞之別也。蓋已籠罩後六公季孫擅魯等篇。

讀本補義 卷十六 文公 三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文公以作亂。文公欲因其子。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莊桓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道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公孫師。莊公孫師也。桓族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載公孫師為宜。三年宋師圍。生須須生大司寇。今云魯孫誤也。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剛足之地。武氏逆昭公子為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宋文公純以仁義籠絡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斬其兩也。武氏出穆族。窮不附已也。然後知禮于國人者之為賊也。文公嗣位。人人

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伺燭其姦。距弑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奉公子須者。須爲鮑母弟。有心故君。故奉之以聲罪。國人信之也。爲鮑先發。並受屠戮。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

宣公

讀左補義卷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添
男 埭 埭

宣公（乳名）史記名倭或作倭又作倭文公之子母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魯宣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

女（齊女）齊侯不譏喪嫁者不（齊侯不譏喪嫁者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姑婦有

不書氏（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齊侯不譏喪嫁者不）放者

史闕文（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齊侯不譏喪嫁者不）放者

之以遠（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公會齊侯于平州（齊侯不譏喪嫁者不）齊地按今山東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齊侯不譏喪嫁者不）魯以賂齊齊人不（齊侯不譏喪嫁者不）○秋邾子來朝○楚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會晉師于棠林伐鄭（齊侯不譏喪嫁者不）晉師按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鄭地按今河南（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冬晉趙盾帥師侵鄭○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齊侯不譏喪嫁者不）補注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

法成十四年僖如襄二十七年納諸同陳傳言逆釋女以

舍族尊夫人後人安加之（齊侯不譏喪嫁者不）爲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

也傳無以公子爲族之義

出姜既歸恐如戴嬌之愆而陳侯爲懷之執也恐如叔姜

之歸而齊侯爲夷之戮也如齊逆女而圻於齊姜雖譴哭

可以哀戚路人必不可以義動齊惠篡逆之謀其罪大於

喪娶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齊侯不譏喪嫁者不）宣公意未列

宣公意未列

先大夫臧文仲曾以此立訓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而立胥克甲之先辛大夫之屬齊

河曲之戰至此已八年而忽討不用命望溪曰軍門之呼趙穿實為罪首疑靈公陰謀除盾後窮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弑也言討不用命幾不知為何命蓋提出河曲則趙穿必當見討故但以不用命三字加諸胥甲而放之且立其子以見其罪甚微也並不提

起河曲何從累及趙穿盾之心跡躍如矣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之會則不得復討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會齊拜成而魯人篡弑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齊人黨弑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為立公故而聖人誅賊之義躍然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

晉平宋文公愛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昭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此篇已為不
禮於楚本

既以為齊
取其田而
之於晉于
以分晉

原

此篇已為不
禮於楚本

上宮晉楚兩
國相害至來
二句將四師
退乃足晉之
不整而不足
與者外精

而致株林之變何足數乎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株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過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楚莊王問其侵陳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晉趙盾救宋楚莊王又問其侵宋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晉趙盾救宋楚莊王又問其侵宋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晉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秦怨晉愈深則楚交益固和秦抗楚文公所以得志於城濮也晉欲者趙盾欲之也乃穿以一言止之謀卒不驗而盾未有以罪之也俱隱伏桃園之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辭於楚報因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辭於楚

上皆言晉之不競于楚此明白點出以見盾之草草了事者意別有在也數語前後皆貫

經甲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在解得大夫生死皆曰獲鄭師將為宋報敗長楚而還失勇義之義秋九月乙丑

命云元帥賊
匪賊之謂
非亡也半
朝能德不平
也復而通告
而人辱矣故
未借軍詞以
刺元帥者反
美元爲大度
非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七 直公

四

馬逸不能止
卻竄以此成
功賴人不使
知張都猶之
趣乘元率四
百六十乘即
入都軍何至
見佛三言及
敵敗果是反
映華元曰昔
敗國殃民楚
國敗華元他
蓋筆筆罪元
得此一誣便
前之甲車停
戰馬以兵車
為馬只換一
目月暗換而
于愚者極甚
毒甚

其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號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
雅義取不頁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蓋馬爲文四百四蹄而先庭曰以贖華元於鄭
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見叔牂牂曰
子之馬然也與賈得先歸華元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知前
言已顯故既合猶若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宋城
不敢讓罪既合猶若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宋城
元爲植巡功巡城檢作功也植直吏反城者謳曰睥其
目出睥其腹大素甲而復謂亡于思于思多警貌釋文多
目復來使其睥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素甲則那猶
也按承素甲來言牛與犀兕之皮俱可爲甲即棄之何傷示以已之功多一敗不爲辱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益堅固若何按元雖有功能不敗則更美也華

著察纂二字
世篇中許多
敘目字切相
欲動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容其皆寬而容衆備
同人曰夫語助作如字讀音非

討之聖人所亟予也然而鄭無是心也不過助楚爲虐耳傳著受命于楚一語而聖人不書伐宋之義見矣顧鄭無討賊之心而宋有負瑕之實華元宋之右師坐視昭公之弑路盾而立文公者也不能擊將輒用其民毅然決戰夷師辱國咎將安歸乎狂狡大夫也失禮違命羊斟御也私憾敗國均謂之殘民以逞夫二子之殘民主帥殘之也已伏下巡城之詭意及旣敗而入其君不聞鬪師之哭其臣不聞降服之因抱頭風竄立門告歸豈知滿城父老痛入妻子之心乎聞城者之詭自當急爲謝過乃自謂功多敗

讀左補義

五。

崇師避莽所
敗

可不論嗟乎生靈何罪而爲牛皮犀兕之一擲不亦謬乎
復于元語中點出口衆我家以見國法可有情誡難容是
合宋國之人而交口唾之也傳蓋體經義而爲之也諸儒
未嘗細讀而肆志攻傳適見其謬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在崇在遂圍焦晉河外邑接今河南陝州城內夏晉趙
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上洛今陝西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以報大棘之役楚鬬
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鄧以待晉師趙盾
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故之族姑益其疾
乃去之欲示弱以喻之傳爲四年楚鬬若故氏張木杜氏謬
吳楚申之盛託諸侯之聲
夫宋之心孤諸侯之聲

建興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庄公

六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亥，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言厥衷者有君，能補過，亥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往視之。晨往，寢門闢矣。感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寢而不醒。衣冠迷，賊之晨往，寢門闢矣。感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寢而不醒。衣冠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補正：麇既退，則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走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與衛明搏而殺之。公有同判言指擢如意之何也。○蔡素口反。靈盾曰：棄人用犬豕，猛何爲閹？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獵於首

山舍於巖桑桑之多陰翳皆按晉山見靈輒晉人餒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爭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特也食與兩賓睹

乘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間
 何故對曰黷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屠附註問其名不告而退
 不遂自亡也報亦主按或云屠亡墜也乙丑趙穿屠之從攻靈公於桃園
 宣子未出山而復奔晉竟之山也盾出大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於朝補註弑其君乃餘外之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
 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與聞乎故也非子而誰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建詩也附註爲威並
 傳頌之異按盾言我之懷憂吾國致此嫌賊去反爲威並
 不討賊一屠而又托爲老臣愛國之義正善乎儲非孔子曰
 宣子中半疑
 釋名字字錄
 左傳正義
 卷十七宣公
 七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法善其爲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諱云謂成公生其母夢神規於周而立的。其臂以黑日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母王申朝於武宮。周女也

盾未嘗弑君。何以弑歸之。傳蓋言盾不弑君而實弑其君之故。以發明經義也。分三段。袞不廢矣。以上以靈公不君。傾起。盾身受托孤之重。如前後左右同非正人。靈雖不肖。何爲至此。傳寫靈無道數事。知盾之失于匡救也。迨其惡已成。急而挽之。君臣遂成讎隙矣。先述士會之諫。從容婉轉。正爲盾一驟字反照。前年伐鄭。傳曰驟諫。此又曰驟諫。駁者急而且數之謂靈不能堪。不然士會亦諫。靈何不殺。

爵而行也。反卽殺身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
 之誅蔣元暉。柳璨也。何解于弑。惟就盾言之。出亡他國。則
 從來無弑其君而讓位不居者。越竟出奔之謂也。而況不
 越竟而反是僞遁也。不討賊而且用賊。逆君使他人不敢
 討。是同爲賊也。盾爲正卿。非首惡而何。引仲尼之言。一以
 見趙盾之惡。所由著凡賊無主名者。由國無良史族也。一
 以見盾良心未死。爲法受惡。無辭。凡書國書人以疾卒者。
 由賊臣矯飾以赴也。而諸弑君皆準諸此。

初驪姬之亂。詛無音羣公子。盟誓。白是言。無公族。無公子故
 公族之官。及成公卽位。乃宦也。邠之適子而爲之田。官疏云公族之官
 掌牧公之子弟也。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適子之兄弟
 也亦治餘子。以爲公族。爲置田邑以。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適子之兄弟
 也亦治餘子。

借以報恩
是私情

經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葬遠四月○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鄢
之官以卿之子爲之於是有公族之名而公族永廢夫公族大夫爲教公子設也應選之公族卽用異姓亦不必卿子統蔣音梁何德可師而使之敷教也盾以趙括爲公族大夫自是卿之適子餘子庶子皆官於朝成公德其立已遠從其請而分晉之局基焉

傳定王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元年

甲氏留呼環地相連赤狄距齊在遠今其侵齊始見于經

伯蘭卒公夷立葬鄉穆公

聖可也

胡氏云禮為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考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祀社稷。則越絳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僖公僭郊。而天不從。今宜欲僭。而天又不從。可提也。非也。蓋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為君諱也。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為夏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水觀兵於周疆。陳轅楚。

讀全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十

提出德來
過鼎字又
住鼎字又
天來集解
遷于先德
可見天德
不遠不若
有周教未
文皆周教
太早耳
義正辭嚴
此為藍本

遠方圖物。圖山川。奇貨金九牧。使九州之鑄鼎象物。象所。國物。若。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國。鬼。神。百物。之。形。使民。不。遠。不。若。遷。也。鳴。也。此。說。未。知。其。審。民。人。川。澤。山。林。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周。土。築。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載。商。曰。祀。周。曰。年。南。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遷。其。茲。固。皆。亂。離。大。輿。也。言。可。天。祥。明。德。有。所。底。止。底。也。成。王。定。鼎。於。郊。成。王。定。之。也。知。古。治。及。都。厚。小。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說。按。通。鑑。不。提。起。楚。若。一。比。較。便。非。立。言。之。

陸渾之戎。秦晉遷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開為中國患。蓋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眾伐之。寃周也。至雒。武周境。其未入周咫尺。問鼎輕重。示欲取之。東萊以為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是也。傳于楚莊盟列國之先。特著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實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王孫泛引神靈。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天實命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遠目。豺聲之子也。口為仁義之言。躬蹈亂賊之事。晚周鼎欲取。卒不敢遂。取觀兵。卒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措辭。周鼎一

讀全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十

問心甚。暖昧正。螭。周南之伎倆也。提出天字。明僭竊不臣。必不為天之所容。後段示以卜世三十。確實可徵。而或曰。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螭之胆。東萊又謂辨論日高。實政不舉。滿為作俑。然衰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明儒又謂問鼎不過向蔡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得周鼎。其亦向蔡之私哉。

夏楚人侵鄭。鄭晉故也。

胡傳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許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朝從晉。則朝衰。蔡從楚。則衰。當應之曰。朝尊王。則朝衰。蔡從賊。則衰。貶。

以劑之也前
竊歸生不露
權字遂寫歸
生有權井不
露歸生趙鼎
元著古今無
雨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函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五

馮云此狼
 以子文爲主
 越驍之族子
 交將之於前
 義黃之族子
 文將之於後
 也
 一步脫一步
 湯綱續獲死
 不能以而以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
 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宋魁言椒若秉楚且位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饑而死語助言及令尹子文奪鬬殺
 子文子子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買爲工正諸子揚而殺之
 揚音非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買爲工正諸子揚而殺之
 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驍子揚子越又惡之林鄭惡
 已乃以若敖氏之族問也伯廩爲於豫陽楚邑而殺

心一路野子很
子橫出三失
愚衆其隨能
不足以制能
虎
通云此下本
可直接爲
灰化又教出
若教生伯比
伯比生十女
上珠生趙樹
下映荒荆
不亂皮肌之
奇則固險勢
孤兩兩五勝
文情適至
鬼不倏矣

之遂處焉楚將攻王
於漳漳水
遂射王次輔及鼓跼著於丁寧輔市橫水過也備通車轍上
以爲鼓跼破云市上不得其策僕以憑鼓故爲作又射次輔
開鼓跼足云
以賁登穀宋景名曰登顧此言簡過車轍及王之蓋
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救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疏云以此應鼓而進之
國名按今湖廣安陸縣有鄒城古邱國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裔於邲
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謂名枝人爲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
人謂乳穀胡虎於薳故命之曰鬬穀於薳以其女妻伯比伯比
所淫者○故奴日實爲令尹子支聞氏婦自子其孫族尹前
反於薳音為徒文爲令尹名
允黃子揚使於齊遇及朱閭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族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不可逮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
所改命曰牛易其名也

此叙越椒作亂以子文爲主首段統籠全局。聚族人告之者以無一端人易惑非義鬼猶求食數語聲淚俱俱。斯時族人以爲迂且怪中段越椒既殺爲賈又欲攻王。狼于野心子文之言駭矣。族猶不悟而反助賊宜其舉若敖而滅之也。然若敖族則子文不祀末段因推原子文生時之異。三實爲令尹子文見方城漢水無不習聞包舉一生事蹟。

執事翁以家
女古來無此

在內何可無後以其孫二字拍轉復命自拘的是象賢正與越椒之弗類相反從楚子語中點出勸善不善則滅爲善則昌理本如是也獨是爲賈少時能諫子文之用子玉及老爲利昏偏親司馬而譖子揚子揚雖死於譖而子則更生賈雖得司馬而身則已戮子文之言何等真切而通族皆解楚王三矢櫛爲詛語而三軍獨奮皆足異也子文生時之異於卒時寫出與鄧穆公同楚國僭王僭夏傳每高嫌然未足之意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正與曠目豺聲同符一則其鬼猶餒一則其子克昌天道茫茫何所憑據子文於楚實爲巨擘然素諸夢中來路不正不得以寒冰鳥異爲例也安望其能弼翼小邦共獎王室不遇虎爪狼牙

讀左補義

七

共爲搏噬而已。嗚呼！皆天之降孽於宗周也。
冬，楚子伐鄒。鄒未服也。杜預：前年楚侵鄒，不伐，成故曰未服。
鄒未服者，明其意在爭鄒，非討賊也。夫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上書鄒歸生弑君，此書伐鄒，非討賊而何？不知鄒三年三破楚兵，至南祖牽羊而後已。其爲得夏顯然，不待別嫌而明其故也。

經丁巳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姬齊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嫁於諸侯○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齊國反馬○楚人伐鄧按書人鄧以大夫將告也若以爲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弳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叔姬齊公既見止遂昏於鄧國之臣服等殺列累其先君而於斯行欲至之禮故

宣公

宣公倚齊篡國受制於齊齊惠恃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過之大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刺自逆也杜預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嫌文特冬來反馬也此禮送女適于夫氏謂其所送之馬不致自安千夫若輩出則時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借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見其妻以示親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衛侯陳侯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猶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彗○

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侯侵陳陳即楚故也

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盾秉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未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州邱按今在河南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

子曰使疾其民爲民所疾以盈其寶將可楚也晉趙盾曰

如物之滿于其也盛也極也極則周書曰玼戎股周書康誥

耳吉蔡傳以爲楚滅大殷是也此類之謂也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趙王后千齊不問晉故不書晉滅狄傳

楚人伐鄭取成而退九年十一月傳所稱厲之役蓋

結出於以將免御難也此許之乎此竹尾互應之也

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蓋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不盟故明年鄭與晉有黑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謀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上震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

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問其無人居三歲弗過之矣不觀而獲取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

三開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衛侯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謀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得已則命而出則以外公爲文皆據義而言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用桓子謀殺緹秋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故謀從晉以求媚

各盟於黑壤王叔桓公周卿臨之以謀不睦監臨諸侯不同

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一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廣公不與盟以昭免故黑壤之盟不

書諱之也鄭伯說者多以涉淫牛邱駭此傳爲妄今知非妄

故諱之按涉淫牛邱駭此傳爲妄今知非妄

晉靈之弒大史大書趙盾固欲諸侯之討之也諸侯以盟

矣乃德其立已假以事權使鄰國之賊臣轉倚以自固而
遊。遊。于。天。下。恐。不。暇。也。或。起。而。問。罪。因。請。于。天。子。以。太
巨。賂。之。謀。其。不。睦。而。因。以。不。明。罪。魯。是。賊。臣。肆。行。無。忌。也
墨。壞。之。會。六。國。而。晉。宋。魯。鄭。皆。賊。臣。主。之。世。道。尚。可。問。乎

廣左補義卷十七終

廣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子

廣左補義卷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男 堧 堧 堧

宣公二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偃如齊至黃乃復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也卒已有事于大廟仲卿卒于
死以尸為事也仲卿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而無異
重有車也仲卿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而無異
山東平王午猶釋萬入去籍籍又祭臨昨日之禮所以有足
除人知知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皆至其
舞謂之舞舞又謂之明舞蓋文舞吹簫舞也二舞之進名文
舞去論者又謂之舞舞也舞中亦羽舞也舞也○戊子
夫人麻氏薨○晉師白狄伐秦始見經○楚人滅舒莒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月三十○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也○城平陽
按今山東新泰縣○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秦下從地晉人獲秦
謀殺諸將市六日而蘇也

宣公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偃如齊至黃乃復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也卒已有事于大廟仲卿卒于
死以尸為事也仲卿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而無異
重有車也仲卿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還而無異
山東平王午猶釋萬入去籍籍又祭臨昨日之禮所以有足
除人知知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皆至其
舞謂之舞舞又謂之明舞蓋文舞吹簫舞也二舞之進名文
舞去論者又謂之舞舞也舞中亦羽舞也舞也○戊子
夫人麻氏薨○晉師白狄伐秦始見經○楚人滅舒莒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月三十○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也○城平陽
按今山東新泰縣○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秦下從地晉人獲秦
謀殺諸將市六日而蘇也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仲卿卒于大廟仲卿
至之禮未問何至廢祀祀禮也仲卿卒于大廟仲卿
既聞其卒而明日猶釋則非也仲卿卒于大廟仲卿
仲氏非字也弑君之賊乃與平友叔牙同卒傷魯之失刑
也

楚為衆舒反狄伐舒夢滅之○舒夢一國也杜云二國非
舒夢一國也杜云二國非舒夢一國也杜云二國非

詎稱墜引至於道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遭事之

晉于麇討不睦也。陳齊陳侯不睦。前年與晉荀林父以諸侯

晉霸夷而齊宋魯皆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杜解二通於夏姬鄭穆公女皆畏
也其相服相服近身衣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宣示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收矣公告二子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和也匹亦反
無自立辟法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

納之謂常。納其諫。故公從納字。換出一改字來。杜云納藏。和服非也。引詩言上下邪。辟人臣無由立法。蓋傷之也。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預注

救鄒。鄒伯收楚師於柳。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鄒十二年。卒有楚子人鄒之禍。

之楚。真令人眠不帖席。眈眈就滅朕。更可危。蓋以晉霸之衰中夏無可倚也。春秋

經王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莊解以賂齊也元年

元卒頃公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火夫也○六月宋

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葬之○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伐鄭鄭及楚
○火天王使王季子來甥王季子者公

之毋弟然則字千天子
今所藉之中百壹八以壹
洋郝

大夫釋字按周禮止此
○公孫歸父師師伐制耳緝邑按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

使國佐來聘○饑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公以我女歸齊之田。王買道日十

事關子爵以爲過六年

一朝之初也况朝于鄰國

夏齊惠公卒崔杼音有寵於惠公高國齊正朔畏其僭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五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壻齊放與今諸侯曰某氏之守亞某上某氏

乃謂伯牙方遠也。告旃旃傷曰其目之早目其猶姓下。

失守宗廟敢當所有王府之使者則告使謂不然則否

使婦得接七亦此時方且弱冠不慮惟勞已盛固擬俾妾

知能行便倭性生弱冠已擅腕也質疑云或高國與崔氏相
又有思飛比遜之其說亦星又摩或廿七手行治獨大夫比

時未仕不知彼就反國言

之曰有隴而已爲大夫也

凡吏書某出奔某國者則告以名不告以族以其罪告也

書某氏出奔者則告以族不告以名不以其罪告也蓋罪

止一人而放者通族安得以罪告非謂杼本無罪也杼後

夾矣。謂不替不吉也。

公親奔喪卅禮也公出朝會奔喪

公如齊奔喪會葬皆齊如不言其事史之悔也

康寧于不
可必之實
之教而為
其自取之

微勝
可傷

子公依
事而更
染而之
子耶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千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廢射
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蕞爾小國乘喪圖之又伐之宋鮑鵲實盈矣

鄭及楚平前午敗楚師楚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

天王母弟敝一侯國大夫衰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李文本初聘於齊齊侯初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也
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報子也

滕人事晉竟爲宋虐魯人虐邾專向齊告皆晉弱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按潁水諸侯之師戍

鄭何起宋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以四年試君故也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

士會將兵迨趙林父逐楚潁北殊足錄也而聖人削之高

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

弑君歸生業已漏網而陳之弑君微舒未奉天誅豈肯日

趙盾專晉固無望其能聲討也景公新立卻缺爲政士

季主兵四方想望風承急宜率師入陳得微舒誅之則霸

計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爭鄭

且鄭亦弑君也所棺收葬鄭人自討而晉無聞焉是以討
賊之師爲恤思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救鄭
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削

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

歸生宋亦宜其罪以自解免也以卻缺之主故有禮稱

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先人之所以難也士會無

論矣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如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按今河南○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

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秋爲會主機而狄地陳鄭楚方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子人
陳不有其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晉和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徵舒弑平國即立成公

凡因弑而立必與會盟其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

明年正月徵舒奉陳侯要楚子鄭伯爲辰陵之盟則是盟

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徵舒儼然崩墳之間何嘗

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徵舒甚易何待踰歷三

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懲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兵略成功竹
要介尹而挫
于屈其成任
用之專也

使字直貫通
簡語六在不
德於此嘆見
令尹才能爲
鄰之敵勝張
本

楚左尹子重左解公子嬰齊莊王弟侵宋王待諸郟楚地按當在河南項城縣地尹薦艾艾猶孫叔城沂地當在河南武陽縣境使封人處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疏

處事謀慮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恆度其日分
城築之事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恆度其日分
財用築作具呂說謂分四隅之平板榦孔疏築牆之兩頭立
呂說平是商量稱春令築孔疏春盛土器築築土之積量程
平共高低厚薄春令築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
土物呂說泥是料度用得多議遠邇均勞畧基趾距城足畧
先迤畧基趾具像糧先銷殺夫糧食皮有司謀監主呂說
高下曲直具像糧先銷殺夫糧食皮有司謀監主呂說
材事三句而成十日不狃於舊條目一般並無指損柱云傳
言以放之能使民

呂東萊曰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纖悉備具亦足以見當時風氣近于三代皆著實做工夫爲有用之學

名號趙莊純
以仁義欺人

若直搗其陸則中其所忌妙在牽牛一喻陸雖躍蟻使之自食而於討賊不可爲利上愚爲之乎是復以其地聚房仁義之名急黃二尤仍得陳蜀之利有司並收其奸雄也

汪云可乎可
哉問答極風
致又作一喻
與士喻相映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微舒十年夏謂陳人無勤將討於少西氏也補述傳見經先背計賊然後背入陳遂入陳

後夏徵舒轅裂諸栗門陳城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拔傳背

經背于入陳之士者李氏曰造其國都微舒于入陳之下而

衛遠楚子就其私邑執而殺之耳然則傳言邇人陳者入陳

之寬也因縣陳以下乃陳侯在晉成公子申叔時使於齊反

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九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說云經
楚私屬不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辭以自解
以告耳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拘辭也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食歸之無乃不可
 乎按牛有人牽之而蹊過人田罪之至微者也舊非以喻戎
看不脩矣不知此正陳侯在晉之喻言破之則晉不道維
走路頭即取其國是猶蹊田而奪之牛也諸侯賦指陳鄭言
諸侯之服從我者以我能討賊也自諸侯謂以討賊之名號
召諸侯若以貪歸已恐陳非我有鄭亦將去也諸侯俱謂同
會之諸侯則辰陵之盟徵舒方相陳侯亦將去也諸侯俱謂同
舒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方睦吾未之聞可見討
日可哉吾僂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討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內曰鄉疏云計夏氏
夏州今湖廣故晉曰楚子入陳納公孫軍儀行父于陳甯有禮
也後其縣陳本意全以討

楚子為辰陵之盟陳侯伯與焉陳侯即微舒所立者也
弒君已匝年矣楚子欲合諸侯微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
儀行父又為之締合遂為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
陳鄭二君復朝於晉乎傳于殺微舒後孟孫陳侯在晉在
晉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晉晉二克而二克鄭罪于微舒
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微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克誘
之以其卒納二克故也向使陳侯服屬微舒不貳則楚方
微舒之為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賊者其實而罔以利

讀左補義卷十八

之耳聖人書楚人殺陳夏微舒者何也斯時弒君豈見總
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轅之則不必問其為何人其
人為何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
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
君拱手聽命于淫昏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
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克不書陳以其為楚之
鷹犬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賴二克而存豈不謬哉
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
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徵于是陳人開門遊莊入國忽
接因縣陳因者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
因而取之黃東發曰是乃賊盜之行殆而取之也是也縣

陳矣何以卒舍之蓋陳終不為我有與其以興滅綱絕之
名乎晉不如以誅亂置君之與乎已如盜已腹珠捕者將
至不得不取諸其懷而還之也傳以微舒當誅存國為禮
但微舒侯在晉一語所以殺微舒之故已明下篇云鄭既
受盟於辰陵又楚事於晉知楚子之何以固鄭知楚子之
所以殺微舒矣

厲之役鄭伯逃歸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於晉為明年楚
鄭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往楚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
歸臣當國而兩位者非其子也成公也凡杜君不皮喪者必
無能之兩年之久使楚不討微舒將蓋終不葬矣用見成公之
為也楚子固鄭前年盟辰陵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又微事於晉

讀左補義卷十八

及楚子城于郟晉師敗績鄭地按河南鄭州
東有郟城○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
蕭地按今直隸開州東○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衛地按今直隸開州東○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盟於大宮鄭祖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國人大臨守
陳城上者皆哭所以告諸侯也○三月克之哀其窮
不復救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
不復救也
至三月猶不及事已見林父還師入口自是門至於遠路九軌
日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方云見楚子
行師退還

有經也矣荆尸而來荆楚也月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事不好也矣焉敖孫叔敖為宰尹
 擢楚國之合典按今典謂軍行右幟左道落在車之右者
 在左者追求草莽南朝曰或曰以義陳以懷為曰令尹前茅慮無行前如有
 南朝曰或曰以義陳以懷為曰令尹前茅慮無行前如有
 賄賂皆持絳白轡見騎賊擊獲見步賊舉白轡倚慮有無
 味之明也言前途敵兵易于擊時今使之明也中權後勁中
 又楚費著素以為為陳正傳兵或說亦有自可通也中權後勁中
 楚分其後三軍為五部而使各專其職百官象物而助孔疏物
 旌旗畫物類尊卑各有其政不戒勅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而動此順應不可而動敬倒觀其
 有服章符號別也貴有常尊卑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昏武之善經也法也子姑也且燕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謂法晉人釋楚而仲虺之祖許
 鬼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詩頌曰於鑠美王師達義
 反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詩頌曰於鑠美王師達義
 時晦昧者惡也而後取之兼弱也昧音旨武詩經
 曰無競惟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撫弱耆昧言振并而撫育
 之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孫子說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愾而退非夫也
 非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
 濟渡河官說後來賞崇之功方分六軍然此時知莊子荀曰
 濟已有六軍謂分所以佐子獨能以中軍佐濟
 此段逐字例
 此章法又總

楚王公卿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說令
不行

楚王公卿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說令
不行

楚王公卿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說令
不行

楚王公卿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說令
不行

楚越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從子知季莊干疏云荀曰原屏越之徒也趙莊子
曰樂伯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趙長晉國則其言
少幸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憂固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雖按行道路也將歸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三子無淹也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
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侯人望侯侯敢拜君命之辱寡子以為賄使趙括從而更
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按趙括
得在鄭境不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
人許之豈有日矣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卷十八宣公

人之敗也
二之敗也
三之敗也
四之敗也
五之敗也
六之敗也
七之敗也
八之敗也
九之敗也
十之敗也
十一之敗也
十二之敗也
十三之敗也
十四之敗也
十五之敗也
十六之敗也
十七之敗也
十八之敗也
十九之敗也
二十之敗也
二十一之敗也
二十二之敗也
二十三之敗也
二十四之敗也
二十五之敗也
二十六之敗也
二十七之敗也
二十八之敗也
二十九之敗也
三十之敗也
三十一之敗也
三十二之敗也
三十三之敗也
三十四之敗也
三十五之敗也
三十六之敗也
三十七之敗也
三十八之敗也
三十九之敗也
四十之敗也
四十一之敗也
四十二之敗也
四十三之敗也
四十四之敗也
四十五之敗也
四十六之敗也
四十七之敗也
四十八之敗也
四十九之敗也
五十之敗也
五十一之敗也
五十二之敗也
五十三之敗也
五十四之敗也
五十五之敗也
五十六之敗也
五十七之敗也
五十八之敗也
五十九之敗也
六十之敗也
六十一之敗也
六十二之敗也
六十三之敗也
六十四之敗也
六十五之敗也
六十六之敗也
六十七之敗也
六十八之敗也
六十九之敗也
七十之敗也
七十一之敗也
七十二之敗也
七十三之敗也
七十四之敗也
七十五之敗也
七十六之敗也
七十七之敗也
七十八之敗也
七十九之敗也
八十之敗也
八十一之敗也
八十二之敗也
八十三之敗也
八十四之敗也
八十五之敗也
八十六之敗也
八十七之敗也
八十八之敗也
八十九之敗也
九十之敗也
九十一之敗也
九十二之敗也
九十三之敗也
九十四之敗也
九十五之敗也
九十六之敗也
九十七之敗也
九十八之敗也
九十九之敗也
一百之敗也

宋以一期一
晉相形
晉相形
晉相形

曰錯時繹思我祖惟求定美武王能布政陳也時是也里餘也
求安定其六六曰殷萬邦此三六之數與今詩之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發
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年荒則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視先
戰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名喻不義
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有是役也鄒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鄧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鄧役僕叔及子服楚師言入楚
師於鄧國分鄧國以半予楚以半立魚臣而已其亂也
是類也詩曰亂離也疾矣爰也其適歸詩小雅
憂病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禍亂之鄧伯許男如楚年晉伐
鄧師方說此言理所不書以二國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滅濮之役晉師三日殺在濮
年八文公猶有愛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闘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王得公喜而後可知也顏色見於曰其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春秋傳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故也殺一驍蹇臣能損其強耶林父復用卒未有以難楚不
殺何爲秦不替孟明與乎日不頻秦修食利而棄其師
罪也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晉人全軍救鄆義也鄆人已平猶欲楚也亦義也所恨元
帥不得其人而夷師辱國故傳體經義處處敵罪林父人
謂晉之靈在先穀等五人然先穀力主戰楚失霸不如死
壯哉斯言可謂大義微發斯時士會卻克荀首欒武俱在
行間卽既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劫而
況全軍在搥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穀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穀得更
之皇成規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
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墊而曲從二憾
之往故傳寫諸人信事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義正雖
敗不辱可以論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城濮
之役先穀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後一
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師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
然後以驍蹇勝之先穀步步英奇謀益出陣陣却小心
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開眼不動聲色臨陣則森然鷹
擊迅捷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穀雖語退則明告以
退戰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倘是霸者之

師若孫叔聲說盟息鼓發戈而忽然其不備如鬼如
 蟻蓋偕王之盜賊又先軫之所羞解者也篇中關鍵在盟
 有日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
 楚勝晉敗全在此 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盟師盟師
 得楚子操縱因心不參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
 未出相早見帷幄中大有人在 夏六月至師遂濟爲第
 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鄭
 伐陳連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
 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心實畏敵傳從隨武語
 中提出孫叔爲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
 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共人先數
 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決而中軍佐忽下令
 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殺而未嘗
 交鋒先思敗績誤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連兩濟師此林
 父不能裁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爲之根
 楚子大郤至敗而先濟爲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爲霸國楚
 戰安能全勝必晉人無備而一鼓可殲也先使其驕令其
 易我此也先殺諸人之意也後復以成令其信我此也桓
 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謂不足信我謂不必信下段云乘
 晉師即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戌驢晉且探虛實傳
 連叙隨武與武極寫楚師之勦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伏
 下段楚師之進銳不可當皇戌歸又使少宰如晉御將不

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日乃
 許成者定盟期而致師者欲揮戰射麋獻麋遊戲三昧逆
 知主帥不綱妄夫技癢而後得以倖然乘之御獻子云弗
 備必敗幾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透出土季與齊有
 備正深著林父無備之罪 潛黨逐魏鉤至終夜有聲爲
 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郊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
 歸晉不過待盟日與飲血耳馳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台盟
 或至恐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未動乃潛黨望
 塵偽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輓車方在
 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遂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
 如飛如輪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躬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
 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爲聲援猶不至敗乃從
 軍中望見楚師遂湧錯愕不知所爲廼車先走且走且鼓
 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速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
 下軍隨之前草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
 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駕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傳叙
 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懼王入晉軍句
 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著軍中二字想
 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
 以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奔無可逐也
 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聚攻七覆叠起應接不暇故士會
 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廣陳馬旋亦是平日訓練之

疎正與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兄弟同死萬
 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魏錡先歸至
 師趙盾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
 人耳言宵濟是風聲月黑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
 號無復部伍 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
 紛饒舌而桓子絕無一語幾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
 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賺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
 謀之毒點出桓子舉足無措方知從前紛紛皆彼狐疑而
 愈形其罪之大 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
 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為法
 猶曹孟德之以周文王為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暴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子其民親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獎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聞先軫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邲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柏唐
 侯之肩令其鼓勇而復佐以潘黨游闕四十乘合攻士弁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覆積屍遍野
 連斬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聽其黨淫濁
 邪說稱為社稷之衛石制黃國而刃及其頸鄭何其明林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全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庇林父也 通篇以河為界限晉前
 及河欲還以先穀言師遂濟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此篇莊子原
 說之妙以發
 明晉戰之義
 孟郊詩軍中
 點點如行馬
 問三軍朕安
 如熱而瘧
 與楚莊對
 楚中叔一事
 是襄公莊莊
 使晉人無情
 類也直是不
 秋一居伯

晉師既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是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徐軍背濟楚子祀河並以河
 為眼目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子衍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楚師潰三軍之士
 皆如拔納 楚也言說以忘 遂傳於蕭還無社夫蕭大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無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叔展曰有夢遘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 夢遘乎 夢遘乎 夢遘乎 夢遘乎
 言故夢語云夢遘作酒之機夢遘所以解故曰無夢中不致正
 藥草之名也 夢遘去六反 夢遘起引反 夢遘起引反 夢遘起引反
 則生疾疾無藥治藥奈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入井故使叔
 展現處管井而求拯已若為茅經哭井則已以表井須哭乃
 出為拯 晉鳥九反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以表井須哭乃
 信以明曰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傳言蕭
 守人無心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為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囚
 二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寒想見積雪較
 脛裂膚墮指光景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城守宋蔡之
 駐軍無不如此耐而勉之軍如挾纊寒者使之煖病者使
 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叙還
 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足費力可知蕭之臣
 民或殺或奔已盡也即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
 訴也河魚腹疾性命如懸不以鋒鏑死便以凍餒死而國

滅君殉城爲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蕭之
三軍皆死氣。兩邊對照。殘暴不仁。溢于楮墨。黃東發議傳
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述莊之智極結
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寧弃之於前。若蕭甚
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
與之相較。楚爲豕谷。晉猶陽春。

晉原穀采華椒衛孔達遭人同盟於清邱孔疏先軫或稱原亦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貲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氏以書人為晉明史官之例如此其實大夫書人共常也趙惟宋可免則此兼罪三國說不可行蓋臨揣史例而失之宋爲盟故伐陳討貳于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銀十八宣

張

宋人不能伐陳于弒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鄰既服楚必謀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恃宋救而殺二臣或求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背清印之盟必爲晉討而寧守垂隴之信早辦一死雖計未盡善而其救誠切其志誠可哀矣書同盟者兵敗之餘恐諸侯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讀左補義卷十八終

讀左補義卷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五 垓 按

宣公三

經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爲楚滅頃。未聞發一旅以救母族之難。乃統大衆以陵弱小之。豈有愧於魯僖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汪解救蕭在前年按又以宋爲晉伐陳也而晉衛俱不願盟以恤宋

讀左補義

1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效宋已背清邱之盟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秋赤秋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必罪不得志故在物多害矣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稷山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其族

則取之者言已之在事取之自此而
人垂靡之習成矣傳蕭傷之也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咎先穀卽林父亦咎之也適赤狄伐

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召之。卽歸罪之詞。太先諱有大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祝楚之報。子文相去。

懸絶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

何以不亡爲十八年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時而獻物杜預注

以爲子起以爲其不克也

於是是有庭實放百附注獻物陳百品於庭而獻功杜預注物之功也於是是有容貌承章嘉淑而有加附注朝而獻功杜預注物之功也於是是有容貌承章嘉淑而有加附注朝而獻功杜預注物之功也

中原諸侯不爲楚滅者恃晉耳鄭之役晉已大創楚人乘

勝滅蕭盛怒國宋烽火遂及于齊魯晉衛之間此時諸侯

社稷茂茂故孟獻有薦賄之望歸父有會楚之舉雖云過

急亦小國之不得已者也說者責其不約齊聯晉以拒楚

讀左補義卷十九宣公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窺楚一步敢言拒楚乎此正

南蠻虎視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與觀獻子憂國之

心即知歸父思樂之謬兩篇並列豈不可見後此所謂飲

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觀大權之獨攬耳假如其志

則所以亂魯者何滅季孫

丁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平按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魯及爲宋六月癸卯晉

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預注潞氏之別潞氏同

城縣東北○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預注王札子西

有古語○秋孟○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預注初稅畝杜預注公田

十收其一杜預注遂以爲常故曰初冬蟻生杜預注死故不爲蠶杜預注蠶

全饑風雨不和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終前

宋既被圍嬰城死守正諸侯併力救患之日兵未及魯而

望風納賄家氏以爲宣公竄立見楚錢後舒而懼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大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疆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納汗杜預注山藪

藏疾杜預注王左劉山瑾瑜匿瑕杜預注貨亦或居藏瑕杜預注國君舍垢

恥垢杜預注天之道也杜預注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君其待之杜預注乃

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杜預注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上楚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州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

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杜預注義

無實杜預注無二命杜預注欲行信者君之路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

之命杜預注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杜預注下臣獲者杜預注也

死又何求杜預注葉氏曰古人容平性命而定平吉杜預注楚子舍之以歸

見楚莊此舉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杜預注宋不能服宋故申驥首於

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改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水服宋而去申叔時僕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此處見其若

于宋公兵歸用示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讀左補義卷十九宣公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

此處上篇對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讀左補義卷十九宣公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

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

情皇皇下幸之更醒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之屬今山西沁縣南○夏成周宣榭火宣榭周武王所建也○今之縣公羊宣王之宣則宣王之謬武室也

秋邾伯姬來歸音決○冬大有年

梁苦
不為人道

莊引詩正
誤引詩反說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敘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為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禮羣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邾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名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名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氏姓出蘇

王孫蘇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國人不出因而出奔則蘇為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為援也幸中其術士會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至定王享之原襄公周大相也禮殺燕

士會為卿宣
出金幣不直
說出金幣

升也升殺於趙云鄭詩箋云凡非武子私問其故焉而殺殺而食之曰殺切肉為殺乃升于俎武子私問其故焉而殺房武子謂已故王會葬其字疏云薦其半體謂之王闕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開乎王享右體薦薦之所以示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解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亦當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講求典故脩晉國之法使采章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職所謂善人也彼怙過不悛者又武子之罪人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靈丁未蔡侯申卒子嬰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日有食之不書朔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按今山西沁州東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母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微會於齊齊侯微名也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梁謂婦人乃蘇同叔子頃公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樂京廬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齊侯微名也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梁謂婦人乃蘇同叔子頃公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樂京廬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復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又弗許二年齊侯使高固魯子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欽孟齊侯使高固魯子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

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怒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邪。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勇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主。克兩請師。不許。不待晉侯畏事。即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即所以外楚也。楚至莊強甚。服鄒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疆索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台陵之勲。聘使南行。互為間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即來者。惟魯衛曹邾數小國。晉霸中絕。禍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為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親至。知其共獎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塞責而至之者。三於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霸之大關鍵也。故經直書曰。同盟。齊頃莢視盟主。助逆憑陵。即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當新敗之後。玩視士卿耳。魯何以忽舍齊而從晉。蓋晉微會於齊。知必微會於魯。歸父主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怒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邪。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勇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主。克兩請師。不許。不待晉侯畏事。即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怒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邪。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勇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主。克兩請師。不許。不待晉侯畏事。即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克。一教字亦為。三子字亦為。三子字亦為。

為亂者而能。立大功於國哉。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公之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和殺。皆然。後據。何以示義。所以為親之忌。崇友于之好。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宜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思。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之則殺。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杞不青。君將政也。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卻子于郕。甲戌。楚子

齊侯成公
子入齊所
諸侯自備
諸侯自備
諸侯自備

齊侯成公
子入齊所
諸侯自備
諸侯自備
諸侯自備

旅卒杜解吳楚之齊而不敢與之齊○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於棺以公子疆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杜解齊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晉盟故懼無妻之後公既不朝卿不往聘齊頃有嘽然未足之心至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頃公以為負乃父助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與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古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者戕也或曰人微者當書盜殺鄆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鄆先儒謂邾大夫之在鄆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衰故小國行無忌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按案上文如楚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平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後楚莊以桑維之才有并周室朝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魏武相類毒害生靈竊伺神器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之言藹如飾為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俱善治異國明於用人舉孫叔敖以為相用潘黨養由基以為將

與公謀一結
之主
想見初情
足之狀

一人一戶如出
兩口

義不勝私

與公謀一結
之主
想見初情
足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舍解揚以歸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舒蓼無遺類也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敢動於憊入陳鄭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謂旅在楚為勤政之賢君在春秋為犯上作亂之大盜皆哉斯言實獲我心乃公穀二子極力護莊近日備者曾以不取三國為有道氣夫周鼎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哉而或又謂聖人以罰爭莊則更謬也公孫歸父杜解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勝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古

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三失大援宣公初通於楚滅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名時為司寇主行刑按當時二語乃怒心所形耐氣抗厲足堪推好之德既而思之大阿在伊執政與仲子是隨口折轉想見宣叔前倨後遜東門氏喪仲子家歸父還及笙壇推復命於介介使介反仲子介也仲子介復命仲子歸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仲子在國喪禮故遂奔齊齊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誣之也行父三聘晉襄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遽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文公之世宣讀齊而簒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為憾也此時士會卻克急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殺適立庶直斤之。不
顧先君。獨不畏于新君之怒耶。知行父之無君矣。未寫歸
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

之。男。也。妻。子。也。三。室。當。言。仁。王。而。不。知。其。非。也。

接元師病僅
亦奇

四

言病吾子忍之赤色血色久則敗今人謂赤黑爲敗色言
矢折其矜以御兵車。緩曰自始令苟有餘余必下推車子
析之設反朕於間反。以其不識已推。候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豈職之然乎病矣。車。推他同反。候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殺之可以集事。言此中軍成車一人
鎮壓之可以成勝。齊若之何其以病句收君之大事也。擐甲
之事。戰多謀反。擐貫也。卽就也。林解身披甲而手執。病未及
執兵固卽死也。兵罷困將決戰而死歟。擐音患。一面說話
死吾子勉之一面擊鼓氣力雖微音終未斷也不贊語華再
鼓世能左非擐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克卑孔瑛
及千。擐擊鼓材也。按馬御克駕車之馬也。張侯右手鼓左手御車
掩擊無方故克之馬逸不能止直入齊軍晉師難敵後府城北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按在山東濟南府城北
卒也惟伏礮臺記引虞學作樹所如韓厥夢子與父。謂已
誤言此山孤秀如華榘之注於水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五
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日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
射其左越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母張毋音其無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皆死不
徵使立其母諫云以特肘韓厥僥倖定其右。傷附也右被肘
得遇之使立於厥之後。與公易位山厥之遠丑父與公易位
諫又助厥定有故並不見之。侯音勉。丑父與公易位
居公將及華泉駱絪於木而止。驢馬絪也。丑父寢於轡中
乳繻周禮士乘捷車考工記捷車欲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
余介者上俠下欄。欄繞音義同。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備正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邢夏執御既不可下而且父爲韓厥執繫馬前之示條臣僕
蛇傳不能推束爲韓厥追及。韓厥執繫馬前之示條臣僕
張立反。繫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敝以示。曰寡君使羣臣爲

若以匹敵則亦青君之母

可以惟室其
各取無遺
尤自處于不
孝也
先王封國自
行疆理何以
侵擾密術不
奪不壓身非
貴人則明

正義而專以私意侮人庶爲正義所屈

經 143—502

歸因感德
衛以止義
作

讀左補義

人

讀左補義

九

讀左補義

讀生補義

君不介馬臣能築石三出三入不遺之禽丑父國佐正論
挺挺說者遂謂郤克僥倖成功齊頃到底羸弱而抑知傳
固大鞏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曹狄之師傾國
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絕幾愼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倘
失此機會魯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
衆以敵一晉晉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撻楚漸
次圖成霸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戍益車馬始用殉註謂楚哈爲
埋車馬用人從葬疏云以屨無經多瘧車馬擅弓謂途車者
當是泥爲車東茅爲人馬註多干常鄭元云殺人以衛死
者曰殉重器備多也槨有四阿註四注棺有輪檣輪旁飾檣
禮疏云言槨有棺有是本不膏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檣也四
角設檣釋詁云翰幹也指卽時會弁如是之會弁之縫中際

蘇種頗安罪
其君高備陷
舊也宋文則
罪其臣紙筆
之賊不足責
也

縱賊攻修睦
計其自生至
死無非爲國
不止一事也

衡度從禮后
照宋喪之俗
門內之吳治
映惟室之佳

汪云策筆
巫臣一則
神總爲夏
覺情吾通
僞是餘事
迷至此可
千古才人

兩次獻忠
有自爲謀
字在內
同云不爲
恒臣不
戚族子厚
至舞命以

會之處。梓有此物。明是其飾。君子謂華元棄舉於是乎。不臣皆王之禮也。○禮古外反。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用。爲臣殺母弟須。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殉之。文不足責。共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盡禮於國。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弑昭立之。及其卽位。至于如此。國桀宋也。豈直聲已哉。華元與閭乎。弑種種不義。皆示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甲嫫哭於大門之外過衛故國
 故不致成禮衛人逆之設喪位在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哭於堂
 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喪禮有送無退故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十一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康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子
 子嬀鄭靈公夏姬之殺御叔亦死弒靈侯陳靈戮夏南
 夏姬子出孔儀孔父儀喪陳國康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微舒言死易得無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其有不獲死乎取夏姬以連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邨不獲其尸十二年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

而乃知楚之烈

舉朝不知而道旁人戲

點出自魯諫作結楚子時十二歲稱之以忠可謂加人一等

曰其信知楚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父荀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戰楚人固知楚之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鄭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陽橋申叔時之子從其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濮風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也反幣物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晉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勿

王曰正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也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傳因陽橋之役備載巫臣事

楚之橫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日謀勝楚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荆轲之國非能為計罪勛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攻楚君子不肯為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通而吳楚之離成夫乃知巫臣為春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共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作此閒情好色之篇哉討陳弒君即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居功名過便三子皆不如其位而一也與上段

宣公八年國求好于楚楚廷賂患于孫周云晉與吳夏姬歸中而吳有陽橋之役入平陸而有陽門之役使晉自一心楚故手與一

為也然莊每以仁義愚人故巫臣即以仁義之說止之君不納夏姬臣欲納之孤杜所不為也然子反常懼禍患之及故巫臣即以禍患之說止之正義宏論及至敗露而嗣君猶以為忠盡理足以勝之也賀養敬曰以此法德言天下豈有不盡之情哉知不問其言之是非而先求其立言之心事刻意求將終日結舌而國事壞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在解士會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曰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其已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上軍將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公即位愛盟於晉亦楚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不拜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合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楚之及陽橋故曰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百夷見君共王即至是三年楚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齊侯多士文王以寧王以象士女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恤恤其民而普用之乃

夫既言衛國
則以棄國辭
父子不能強
其同心仇衆
然後能用飛
躍臣民可以
使之同德一
法一歲責否
之義恆矣

大戶閭民已責責速速逃逃鰥鰥老老救救乏乏赦赦罪罪悉悉師師王王卒卒盡盡行行彭
 名名御御戎戎蔡蔡景景公公爲爲左左許許靈靈公公爲爲有有王王卒卒盡盡行行彭
 之之位位旋旋云云君君朝朝在在軍軍君君當當車車中中卿卿皆皆在在左左勇勇力力之之士士當當左左
 王王車車雖雖行行王王不不在在故故不不立立戎戎有有使使御御皆皆在在中中蔡蔡許許二二君君當當左左
 有有之之位位者者二二君君弱弱皆皆疆疆寇寇之之冬冬楚楚師師侯侯衛衛遂遂侯侯我我師師于于蜀蜀
 夾夾桐桐王王然然二二君君弱弱皆皆疆疆寇寇之之冬冬楚楚師師侯侯衛衛遂遂侯侯我我師師于于蜀蜀
 之之而而退退故故使使戚戚孫孫宣宣叔叔往往辭辭曰曰楚楚遠遠而而久久回回將將退退矣矣無無功功而而受受
 不不肯肯侵侵使使戚戚孫孫宣宣叔叔往往辭辭曰曰楚楚遠遠而而久久回回將將退退矣矣無無功功而而受受
 名名臣臣不不敢敢受受楚楚侯侯及及陽陽橘橘孟孟孫孫獻獻請請往往賂賂之之楚楚侯侯遂遂行行
 孫孫請請以以執執斂斂人人執執鉞鉞之之林林反反執執紼紼綴綴綬綬布布若若皆皆百百人人公公衛
 賂賂往往以以執執斂斂人人執執鉞鉞之之林林反反執執紼紼綴綴綬綬布布若若皆皆百百人人公公衛
 成成公公爲爲質質以以請請盟盟楚楚人人許許平平十十一一月月公公及及楚楚公公子子嬰嬰齊齊蔡蔡侯
 許許男男蔡蔡有有大大夫夫說說宋宋華華元元陳陳公公孫孫寧寧衛衛孫孫良良夫夫鄭鄭公公子子去去疾
 及及齊齊國國之之大大夫夫盟盟于于蜀蜀齊齊大大夫夫不不書書卿卿不不書書盟盟也也於於是是乎
 畏畏晉晉而而竊竊與與楚楚盟盟故故曰曰匿匿盟盟知知而而云云竊竊盟盟者者不不敢敢告告晉晉而而私
 讀讀左左補補義義卷卷二二十十歲歲公公
 息息也也言言在在上上者者勅勅正正其其是是之之謂謂矣矣楚楚師師及及宋宋公公衛衛逃逃歸歸臧
 位位則則國國矣矣而而民民息息也也其其是是之之謂謂矣矣楚楚師師及及宋宋公公衛衛逃逃歸歸臧
 宜宜叔叔曰曰衛衛父父不不忍忍數數年年之之不不宴宴也也以以棄棄魯魯國國將將若若之之何何誰
 居居音音若若後後之之人人必必有有任任是是夫夫國國棄棄矣矣有有賞賞此此意意是是行行也也晉
 辟辟楚楚畏畏其其衆衆也也君君子子曰曰衆衆之之不不可可以以已已也也大大夫夫爲爲政政猶猶以以衆
 克克現現明明君君而而善善用用其其衆衆乎乎大大誓誓周周所所謂謂商商兆兆民民離離周周十十人人同
 者者衆衆也也萬萬侯侯曰曰凡凡民民離離則則弱弱合合則則成成
 此此會會嬰嬰齊齊盟盟蜀蜀合合傳傳從從宜宜公公求求好好叙叙起起及及成成公公之之時時齊齊結
 楚楚以以謀謀魯魯衛衛魯魯盟盟晉晉以以敗敗齊齊茲茲掃掃境境而而來來晉晉憎憎長長蔡蔡不不出

劉云晉備倭
子較之一控
思茲疆土城
漢之祿作通
一大夫章章
入周豈知先
王之典天朝
猶世守之不
可于乎
橋云首句叙
事卽立一篇
之韵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人陽橋使臧宣叔求成畏不敢往子
獻子冒險如師賂楚復以公衡爲質請盟者獻子請之盟
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爲魯地以蔡許二君爲辭
必欲得公爲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俟諸國
大夫之至夫望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當宗社之
危勉強與會其與盟荀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
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
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過覆楚人
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
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致其
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爲名俾齊不爲晉用而秦人助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主

在云今叔父
以下不直陸
故出使之非
失亦不必爲
非亦不必爲
作結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朝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天子自稱又奸先王之禮謂餘雖欲於鞏伯其辭其敗府
舊典以承叔父之禮。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
身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鞏不能對王使委。屬於三吏也三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安而私賄之使相者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委賄以脫鞏朝
前年定王邀擊茅戎反爲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
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謙也故首言勝
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然
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爲不世出之

讀左補義

卷二十

太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爲大
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戎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
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覺風刺之旨嚴于斧鉞
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霸國受
責惟謹荆南僞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解宋
而晉以接隣國非禮也接稱。辛亥葬衛穆公衛侯不臨
先君。二月公至自伐鄭○用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上
新入廟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報之神靈所居
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也黃若晦謂如晉之既視則
日哭哉。○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葬高氏曰以○夏公如
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汝陽田之邑按今當○大等以過○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庸咎如。赤狄別種○今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

主○鄭伐許。皆秋之恐未必必然記事有造近有詳舉不可以

一繫論喪臣

實不在是

國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莊解討鄭之役也○鄭役在宣

見中國諸侯不忘晉國之本心矣以從晉聖人所與也○北兵

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悝穆公帥師禦之使東鄭覆也

諸鄭莫干反。敗諸邱與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成如楚獻

捷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基矣書伐鄭而不書其敗重

讀左補義

卷二十

七

霸主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晉衛惡之故有伯

牛之役傳云討鄭戰者以鄭自郊役久服于楚而無惡不

與偕也

夏公如晉拜汝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許近于楚楚許而後至鄭

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虞楚討者以

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楚之

知楚楚於是荀首知楚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從知楚目

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古

復執事不以累鼓以血塗鼓使婦即戰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在楚似春於
報恩歸香又
勤干報德實
人無功不敢
有其賞歸于
楚子無功時
欲望其報

齊頃是不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嘻。御克已甚矣。厥語足據辭命之長。

荀營之在楚也。鄒賈人有將寘諸櫛中。以出。林云。櫛。託謀之
未行而楚人跼之。賈人如晉。荀營視之。如賈。出已賈人。因
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
之賢
之賢

王賢士補茂 卷二十成公

॥

蜀之盟公望
香之計也故
如晉書侯馬
公之與盟于
蜀也故不徹
然香誤矣晉
猶與衆何可
香爲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四明姜炳璋輯

男	受業毛
埴	昇増叅
埴校	

成公二

經甲戌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悼公
立○祀伯來朝○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郭公欲叛晉故○鄭伯伐許傳
悼公稱爵喪未踰年以吉禮從兵車之事自穆鄭三加兵於
許矣繁露父伐人喪子以妾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
王氏樣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讀左補義

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張本乎。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禮出亦見其故
○金縢一歲一男皆發子矣見今不故
○卒文子曰晉

夏公如晉於天子所未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侯必不殒也。後十年陷。而受其命。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敬謂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失諸侯之故季子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雖大非吾族也。補正言其肯字也。愛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振而

便見前在鄭

明知鄭許
直但以此
至故鄭一

傳言人必
而得亡為
其得亡此
于淫配之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其四年正其界許人敗諸

展陂許伯伐許取郕在冷敦之田其四年正其界許人敗諸

將中軍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鄭

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爭曲直皇成攝鄭伯

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

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也其可知也彼使自屈於不然側反

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也鄭於楚強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

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

皇成公子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晉趙嬰趙盾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

經乙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十二年子叔姬卒此叔姬

乃其孫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著荀首于穀地

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在陝西韓城縣

王崩定王是為簡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言二昆其愛我亡原屏必為樂氏所害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夢天使謂已

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貞

既祭趙嬰使者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而自告共從人

子以得族祭之之明日而亡也八年晉侯

原屏以嬰之內亂不顧其親而放之義之公也又不聽嬰

護已之言心之正也或曰原屏自放之罪原屏之事非也

嬰豈甘就放者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饋運糧饋之

趙嬰淫人求福於神宜伯淫人求福於人似人靈于神然

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經云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

梁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出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問曰梁山

崩將召伯宗謀之對人問將若之何問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上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

服重乘緩武且無文微樂息八出次舍干祝幣陳王史辭

自罪以禮焉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晉君之不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無傳

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備省之心

主平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

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

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薦賢何必請於賢需才之

際伯宗不能舉之與胥臣之舉其缺者異矣此穀梁譏其

機善無續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直道相仲而
以勢心也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前兩年鄭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圖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
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陳鄭外皆不肯

宋公子圍文公爲質於楚而歸元亨之請鼓樂以出鼓
謀以復入出入鼓曰習攻華氏宋公役之後華元使圍龜
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靈圖之難宋公不欲會以新諫子

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霸主宜
帥以哭臨且觀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懼王者不足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成公 四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巳酉定王崩經在謀牛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人自魯

之攻至今無患故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作先君武公宮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鄭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王申鄭伯
費卒悼公卒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按楚始書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衛王六年秦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公子相授玉于
東轅之東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于自棄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爲援耳何嘗心服哉視流行述
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橐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立武
宮即此武宮也蓋較戰時時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
人不刊其非禮且僭之於魯公之廟而爲武世室明堂位

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
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猶稱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祀禮者之
疎也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

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取鄭言易也

特顯者之賤而魯附庸以自肥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衛孫良夫齊相鄭人伊緄之戎陸
渾蠻氏種成別侵宋按衛書衛孫良夫以其辭會也師

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存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

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登陴同說

晉人又下

唐云沃饒近
地不過是貧
利士厚水深
乃是地利民
從教實以義
爲利矣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初田爲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一里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爲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廢庭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惡也惡則怨怒怨怒則禍言敏惡之積水無以流之與人相觸遇也墊隘杜云歲凶也爲國煩之名不以其地言附注駁之非是後於是乎有沈溺重絳改云墊隘則民愁更非墊丁念反於是乎有沈溺重肥之疾沈溺濕疾重足不如新田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入河澮水且民從教無故十世之利也說云十者大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六

饒則民驕伏易致則近實公室乃會不可謂樂近實則民云民居近實則廢農爲商實富兼併則貪多官少負者公說無財以供官富者不可以信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凡自遷其國都不書

晉生齒繁庶終不足容之故謀遷諸大夫扼定沃饒近鹽

以爲國利君樂雖厥力破沃饒二字中段詳叙新田之美

未用反掉一得一失分外瞭然點出不可謂樂即不可爲

利以見樂利者在此不在彼也遷國大事一言而定獻子

其有功於晉哉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伐宋晉

命也鄭登前命衛伐宋又命晉伐之

侵路直爲蛇
足即門徒
然已避延引
張比相需也

二句反端起
下段

衆不在人而
在善治國名
言

戰危事也。愛大國之命而構怨強隣，可乎？幸孟獻子主其事，不敢深入與之言事晉之利而已。于是宋遂服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典

冬平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樂書救鄭，與堯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逐，侯蔡、趙公子申、公西赤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地名補注杜氏曰：楚三軍二處不常出，大抵用齊其敗于城濮。楚子曰：『知中息之老何二十六年之歸成南齊其敗于城濮。』楚子曰：『朱代陳此年以中息之師救蔡而後北，虢瓦敗中息之師于桑隧。昔周宣王之中息申侯以王舅為內國之房，伯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故楚趙同趙括有圖北方之志，共居居于巾合請侯亦在焉。』

欲破請於武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堯師去我，吾遂至於此。』

是遷戮也哉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放不雖克不令休慙幸而勝楚之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甲悉出，敵口成師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元帥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註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大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從之不亦可傳著錄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時校襲乎書立意默楚三卿一言而立可爲昭謀運籌之法。

楚伐鄭喪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拔創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爲德。

子書略

車救之戰陳敗之叛楚前見吳其子孤府為使為人於
吳始伐楚伐集伐徐吳楚始伐吳吳楚始伐吳吳楚始伐吳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而行子重子反於
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逼吳
於上國諸夏也補注林氏曰楚人與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
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徐伐吳淮西也入州來淮
敗淮西北為吳有為亡鄭之漸

怨毒之千人甚矣哉二臣以私怨殄人之宗分人之室吳
日入郢有由然也州來者楚人與國吳得之足以窺楚然
楚衰晉強由于此吳強晉弱與吳亡越霸皆由于此末秋
實為春秋下半部之綱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見夫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威

衛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林父世專衛政而倚晉卿為援定公思逐之以威奔晉公

之如晉恐其挾晉卿為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

林父正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威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

之復蓋晉卿之謀也

戊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莊公

放晉侯語魯使晉侯書帥師使蔡公孫嬰齊如莒宋

公使華元來聘晉侯不使卿今華元來公使公孫得來納幣

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得使也公孫得為蔡父之妻石

林日何以書使宋公使蔡為得禮也晉侯無父母之無母

已命之齊言使無母之辭也蔡國君有求晉之辭曰請君之

命非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也

出魯邑之
書見不為強
得之今以義
出魯邑之
書見不為強
得之今以義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馬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公命子天子王之子賜以命圭與之令備八年乃來歸也天
公即位天子初未之通稱按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
公即位天子初未之通稱按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
出奔侯以成人禮葬之終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僂如
會晉士燮齊人鄭人伐鄭衛人來賂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莊公
莊公死於乾溪七年不飲酒食而晉侯聞之反其所取地為齊侯得
之也非齊有也魯之更詳或有之也然魯地為齊侯得
是也復歸齊非也季文子餞之行飲酒私焉之言曰大國制
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
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職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庸詩曰女也不爽也士
貳其行士也同極也二三其德詩衛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
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配而況朝主朝主將德是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大曰猶也之未遠是
用大簡陳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茅氏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孫氏謂私言易入正進
言之妙皆非也萬充宗曰僖元年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
及費此實季氏之私也前取汶陽田季孫取之也故行父
獨私于韓穿非為國也只有責晉無信義一層意而處
處以諸侯解體夾為蓋晉結齊好故以汶陽歸齊豈知以
此回交正恐以此解體直刺晉人之隱
晉樂書侵蔡莊六年巡使楚使申驪夫楚師之還也

晉侯
楚子

晉侯
楚子

晉侯沈沈沈子揖初從知范歸也。楚角之役樂善從
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時君子曰從善如流宜
哉。如有功也。詩曰。惟君子之。不作也。人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令伐蔡。門於許。東門
大獲焉。過許見其無
蔡逼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不從諸侯者四十八年。晉人
使蔡道使楚。楚角之役。又使其與國之沈。樂善用三子之
謀也。傳以其勳。彌楚之勢。故與之。而經以不能舉楚之罪。
徒虐小國。故干侵楚略焉。
聲伯如晉。逆也。自為逆婦而書。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嬀嬀為宋其公夫
續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禮。使歸。歸於君。今而後結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辭之於晉侯。亡在五年。曰原屏將
為亂。樂祁為微。樂氏亦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子莊姬從
姬氏。晉成。高於公宮。也。以其田與。鄭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趙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亦有耶
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周善。康曰。不敢侮。無。所以明德也。
免禍耳。不傳。其。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買欲滅趙。孤孔疏已辨
之。毛西河。從史遷。晉討趙盾之說。予謂如此。時討盾之結。

分明補是
汪云扶此一
層破其併陳
在義

晉侯
楚子

君樂御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宣孟之忠也。四年冬。傳大
書樂將中軍。則書固秉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適莊姬在公宮。若無不
手處。書乘同括之惡。遂與逐嬰。又乘姬之怨。同括遂殺
同括。讀書句。則所謂原屏為亂。明是冤獄。韓厥云。辟王賴
前哲。以免。以辟字暗加同括身上。倘為同括訟冤。正犯書
之所忌。蓋意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侮寡
以孤兒寡婦動之。皆善于立言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周桓公。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樂邱公。晉子立於池上
池。池也。吳。則邑名。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按。今屬山東。安邱縣。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為虞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附注。有恩。開封。疆者。有縱。池而
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
巫臣之為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折而入於楚也。正是怨
楚之誤。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士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私公
不兩。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與變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吳伐邲而晉不之救邲服吳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
文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語晉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
役於大國者宛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同姓者魯內至親所以息陰說者云魯嫁已曾
同姓者魯內至親所以息陰說者云魯嫁已曾
成周盛時如衛齊來媵苟非先王之制猶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後得衛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六卿同於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媵從二國
國三人三國勝之亦以媵從各三人故為十二諸侯從本
無是故一娶九女願姬婚行次不同共道一夫聖人制禮
姑聞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勝蓋宣公元
如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戚公

致不書勝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于也
女亦然矣 萬充宗曰勝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勝
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勝以今年
冬至此為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 按程
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勝夫伯姬以宋
災守節乃見其賢登初嫁之時即知其賢而三國來勝耶
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勝常制耳何足為美耶
經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
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晉人來媵也○秋七月
女所以致成婦禮焉晉姻之好致晉人來媵也○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子雲○晉人執鄭伯○鄭伯既死
故晉執之稱人皆晉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
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入入郕
莒別邑也○滿注伐齊將○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城魯邑也○此四月城在十一月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
也○還為杞婦逆叔姬為我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其
能歸而為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後反者多矣未聞
既去而逆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
說而後之也若已適人則與廟絕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戚公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強也如來盟來歸來
順來逆來勝之類今日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
計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即以勢脅之何必其君親至
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為公請
于杞誤矣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
其卒請喪耳為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為杞夫人沒當耐
于姑也為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貴杞因躬自逆之也
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馬陵在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也尋盟何
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果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于是年

范女于非不
多書者目
前此略緩師
後書其為八

為出婦人
女情長有一
國至性在內

記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千義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厲

悼公會成傳皆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

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強

終為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為晉人執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衰

晉強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註大雅韓奕

名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行勢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

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章而入也取其

卷二十一 成公

六

晉人來賂禮也同姓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今河南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

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侯陳以救鄭陳與

前此蜀之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

君蓋不救魯衛自覺無顏魯衛受盟伴為不知也至此霸

威稍振鄭伯悔過來朝不以禮接而執其君殺其使伐其

國皆舉書為之也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鄰至

是也不敬其君者必無禮于隣國之君樂書是也傳止斷

其後一著以執君非禮無待言也自此楚一抬鄭鄭即比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者誰也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鍾儀曰鄭人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樂官也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敏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得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

明至誠名其二卿等君也晉賢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卷二十一 成公

七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楚結成張本

晉之所以為霸主以其尊周攘夷為小國所依也乃忽為

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為

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

也前此鄭之役荷林父待盟有日卒為楚覆至此晉霸畧

振而景公復國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

鄭之貳使傾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

畏楚獨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

申楚入渠邱莊歷月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校拾餘物
本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敢救。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爲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莒也方知鍾儀之遺繹枝之使其策甚謬
秦人自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鄧貳則執莒患不救爲人窮破故秦擄白狄伐之楚使之也亦晉自致之

鄒人園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示不爲將收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

臣：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卒晉

命歸故楚報之

子之使也。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鄆。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鄆
鄆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狂之謀
三月子如。公子班立公子緡。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九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鄭成公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孔疏應邵云晉厲公名州蒲或悞州蒲按太子繼行君事鄭子罕穆公賂以襄鍾鄭襄公耳非生立爲君也傳失之鄭子然盟于修澤穆公皆穆爲質修澤地名按今在河南原武縣北辛巳鄭伯歸不書鄭不告人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費幾許荼毒執君歸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樂書謀國之不臧也晉侯有疾立木子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代父位或曰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列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僇而書晉侯竊以爲皆不然如

亦趙祖所為
下好幾者示
幾耳若國語
所言杜伯射
王此誠有車
倫理故內傳
不序以好殺
致夢以多夢
行殺心已死
矣欲不死得
平

果州蒲主盟何妨書諸侯會晉天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
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
四月也正旬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
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太子從行至鄭
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
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為而不稱
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災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統鄉有神巫故名巫
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及食新麥公疾病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名爲之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膏也心下膏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爲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月來始熟腹滿如廁陷而
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如廁陷而
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口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
殉傳言正以明術見殺

君子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
定也景公悞聽婦人譏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怵然
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期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聞巫言食生畏死惶惶往來及其
疾也又常有倖心神益衰倖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
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巫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
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縱橫巫稔惡于終殺小臣趙盾
于後而列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
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皆力情鬼神乘之安能
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俞弟叔中君子曰忠爲令德非
其人猶不可況不合乎言叔申爲忠不
鄭成無道不及晉惡之於伯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爲此謀
況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繼茂未反是秦晉使
公成晉謂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繼茂未反是秦晉使
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晉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葉
林曰不書葬以
公親舍爲恥也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俸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
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
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或晉不自反而一意陵入晉不
自強而屈禮受辱交讓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埴 埴 埴

成公三

經已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預正月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冬十月

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取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

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

受之其禮同也和子勝子來奔喪魯人以爲榮而將則孔子

不制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公送葬後猶留五月蓋待緇莪之反也幸我反而知魯無

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處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

可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卻犇來助且泣盟公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聲伯

之母不助晉伯之母無嫌也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嫌其相語

大之奔奔則公夫人宜公叔孫同母兄弟政云婦如之名其

之小夫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也謂之

弟外妹也以外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奚子爲大夫爲魯而嫁

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御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

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也子將若何曰吾

不能死亡言才與卻犇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

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

底其仇僂而亡之仇敵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也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言卻犇淫穢所以亡

惡卻犇也三卻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離之婦蓋來聘而

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

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卻烏獸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

詆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

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卻犇之勢力足以震懾

魯臣死亡立觀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

視顏應命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可作卻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

方聲漢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晉平公之喪子

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

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真也

周公是患惠襄之伯也惠王襄且與伯與周卿上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晉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邑而入三日復出

齊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之好

或曰魯受晉辱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齊

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即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以爲成始以
昔成終處處
寓爲成即處
處伏皆成而
結語乃踴躍
而出

晉求楚成而奔周懷夷之局壞晉景平元皆春秋罪人也
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陟何次於王
城使史黶秦大盟晉侯於河東晉卻犇盟秦伯於河西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心會所信之
質成也

晉人敗狄于交剛國之獫狁自強也瑣憚之會諸儒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衛遂以西門之盟爲妄非也春秋狄楚爲其僭王猾夏也晉楚之盟聖人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憚不書宋華

感言辭集得
子反腦中一
片紋隱隱以
吐便是一天
加其後片
山家口民發
其身可為弱
兵之疾如至
單承一矢利
斷因而入
夏晉隨手拈
來與之說詩
過未有此

元西門之盟華元與焉未嘗至瑣澤也不書鄭受成于晉
自晉歸國也瑣澤遠于晉而近狄時晉侯欲使狄以報九
年秦狄伐晉之怨故帥師至瑣澤會魯衛以受成焉名使
狄不及覺也狄聞晉方盟楚諸國受成遂乘機使晉南至
交剛而潛師驟起猝不能備大敗而還蓋會者晉侯敗狄
者遺將也云會于瑣澤則不必復言衛衛也傳叙齊桓之
止謀寧周也不必叙八國盟于泚
謀于室也不必叙七國此類其多
晉郤至如楚聘且盟盟外泚楚子辛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縣也郤至將登金臺作於下仲尼燕居云兩君相
見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關外特往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示易以敬也大抵朝賓入門而奏樂時客則至庭乃奏樂又
將登乃奏樂以驚賓矣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察君須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五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既賜也疏云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乃相察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
治也諸侯開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則缺於是乎有享
宴之禮享以訓其儉不飲有乾而食所以訓其儉實以示
慈惠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真見君謂之以百官承事皆朝之朝
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杆城也言享宴結好故詩
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于杆城而巳○于戶旦反及

又總一段結
出亂字
照應起字結
事作結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奪常以盡其民事曰常言
尺文之地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也故詩曰赴
赴武夫公侯腹心能合德公侯外為杆城內制其腹心天
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之欲非以腹心
亂則反之已腹心爪牙為今晉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
法然晉子主也按傳于郤至言賓而子反不言主于郤至
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晉死
無日矣夫言者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耶陵戰
道禍厲公所為自有一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泚盟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
郤至夙愾風雅兼明君臣大義吾子聘楚而知之西門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六

盟楚方有意弭兵而秦桓播弄其間子反輩復萌北方可
圖之意此番燕客不過謬作周旋而戲侮挑撥幾與齊廷
笑客者同郤至之折子反從他一矢加遺語以禍字代他
福字分出治亂兩段治世以禮國之福也衰世以爭國之
禍也提出天子見周室之聲靈轉出諸侯見周天皆臣妾
杆城其民武夫可畏屏戮其民武夫可誅斥其貪冒侵欲
而以腹心股肱爪牙禍人適以自禍也明目張膽盡情指
斥可使賊臣奪氣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伐秦也三月公如京
師伐秦道過京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錡殺太子自立即

東萊云在
庸爲天命
性在大易
各正性命
注云左氏
禍福無從
與教上降
語有詳舉
俞云開首
言從原頭
勘透尤精

成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祁綰來乞師。將事。君命不敬。孟獻子曰。祁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祁子無基。孔疏。幹爲喻。基以牆屋爲喻。祁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爲。祁綰即克子。放日嗣卿爲
十七年晉殺祁綰傳。

二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按周語戲僑如至京師王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
孫說見其人而賤之而言於王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指公以禮故王公及諸侯朝王趙
盟賜之輔性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公及諸侯朝王趙
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肅也成子
受賑於社不敬賑宜社之內也盛以厭糴故曰賑出兵祭
社之名按服虔云祭社之肉盛以盛器故謂

謂命也。按申謂是正理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天生民有物有則順其則而天之能者養之以福以養威儀不能者命我者斯周所謂定命也。
 取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孫解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敬在義神篤在守業。孫解致敬之道在義其神明之舍致
 篤之道在守國之大事。在祀與戍。祀有執燔肉。孫解祭有受脰神其本饗之義。
 之大節也。交紳之今成子情素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
 千張木。

按林氏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厲公頤知尊周之義意欲誇一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晉不朝王諸侯雖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

馮云直起
從相好說
伏下惟好
求又云
同心伏下
心不盡
領起一篇

狂云胆提女
公登能十倍

馮云此文
看其佳法
法又學看
悽法起法
不覺見其
范之整子

秦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畧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弱而天下朝齊文弱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遇之又以他故謙及安在其爲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情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脤而惰而決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情之小者動而獲咎情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神守業之言未爲盡驗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謀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鉞弑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書朝王以探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榘魏鈞子絕秦蓋口宣曰昔遠我獻公

及穆公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
 夫人獻公之女驪云孔安國以天禍晉國文公知齊惠公知
 戮力為陳力儉言勉力努力耳秦時驪姬也不言狄無祿獻公卽世在僖九年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信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勳而
 為韓之師伐晉獲惠公亦悔千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成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為踳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既報舊德矣鄆人怨
 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鄆晉自以鄆底子是故圍
 誼秦事在僖三十年揚音亦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鄆盟詢謀也盟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諸侯善諸文公恐懼緩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無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文公即世三十二年穆為不用蔑死我君寡我義公送我
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經之費滑。得
以精過助。不。縣南散離我兄。魯。提。亂我同盟。同姓。傾覆我國家。我義公未
忘君之舊勳。納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十四年。文元年。楚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於我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舊揭我
邊。疆。子。策。食。禾。稼。盡。名。謂。秦。新。公。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七。年。
康猶不悛。七。全。反。入。我。河。曲。林。解。黃。河。千。里。而。伐。我。涇。川。俘
我王宮。北。有。涇。水。城。東。康。公。康。公。我。是。以。有。何。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此說在秦書
故書情實

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
王。成。康。共。三。日。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教。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嘔。就。寡。人。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
之。意。以。寧。豈。敢。微。也。亂。君。若。不。施。大。惡。寡。人。不。佞。口。才。不
靜。諸。侯。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敗。盡。布。之。執。事。俾。使。執。事。實。圖。利。之。秦
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于。晉。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樂。書。將。中。軍。荀。庚
佐。之。庚。代。士。變。將。上。軍。庚。代。荀。錡。佐。之。庚。代。士。韓。厥。將。下。軍。庚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也。爲十七年

傳。董惡卻擊也。兩載上。爲林父之歸。下。爲卻擊之。若。不。相。蒙。不。知。下。截。卽。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晉。德。交。卻。擊。觀。定。姜。夫。婦。唱。喝。吞。聲。忍。辱。俯。首。從。命。樂。之。惡。乃。逼。及。於。魯。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所。其。必。亡。惟。傲。故。魯。衛。而。奔。已。歸。之。婦。齊。衛。而。納。不。令。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聽。見。而。不。可。能。堅。所。惡。者。也。卻。擊。扶。之。來。此。時。晉。厲。頗。勤。諸。侯。衛。至。相。知。大。義。明。告。權。奸。當。去。則。理。順。衛。直。晉。必。不。以。一。林。父。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何。况。賊。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誠。不。足。與。大。事。也。

卷之二十二

三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說。前。如。盟。聲。聞。于。外。冷。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不。得。定。其。封。今。許。以。是。所。封。田。于。鄭。也。黃。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合。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而。晦。言。以。記。事。事。微。而。安。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行。其。事。實。無。所。行。曲。

例云此不夫
乃魯侯之事
以善民既興
而息知之
又云知夫人
若口而爭無
如不聽
結句是林父
一生得力處
爲四十餘年
事蹟總綱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事名之此史例也豈有爲魯夫人而舍逆者之族然此以去叔孫爲去族射可說也宣元年公子邴以去公子爲去族公子非族也更不可通矣故趙氏謂後人妄加之是也春秋自有其權衡故曰春秋之稱稱量度也量度於史例而或從其文不從其例或存其例明著其失或變其文直示其義皆聖人之權衡也故有五者之美傳示全經之大旨豈一舍族卽足以見之故知非左氏本文也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左定公之子行公以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左定公之子行公以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左定公之子行公以

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曰日是夫也休解夫賤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下言暴言公行無禮必從已始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歸也使主社稷市朝反一音事大夫聞之無不聲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器于衛盡與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備說起欲以爲厚爲褒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遂使人解體而國變頻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君臣士句趙武無不逼交後來俱得其用不止卻擊也

經乙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爲太子公孫歸父弟歸義云魯有兩嬰齊一爲叔孫嬰齊一爲仲嬰齊

未幾其伯也
而致其伯也
子賦之伯也
國故曰為不
非吾師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公孫嬰齊也。薛伯曰：公羊有嬰齊，後歸父之類。嬰齊以
王父字為氏之文也。命氏至春秋而系氏矣。嬰齊之為嬰以
公孫嬰齊仲之為孫以公孫。則以王父名為氏者，以公
封之為氏。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
子施父是以父之字為氏也。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
父之名為氏也。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
氏也。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
其字也。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孫之為孫，以公
齊之後遂不後歸父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
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回卒。○子平。○楚子伐鄭。○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華元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
楚。○公子目夷。○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歸人會吳于鍾離。○鍾離，今江
南鳳陽縣。

五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
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十二年，申叔時老矣，在申
平。子反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隨，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
取新石。南樂將境，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也，使重
其罪，民將叛之。」韓武子無民，孰戰？楚子使使，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蔣澤為
休解，傷為司馬。華喜、華督之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孫
為人為大司寇，蔣朱為少司寇。蔣朱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
宰。蔣澤、公室殺公子肥。其枝繁肥，公室殺公子。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蔣澤、孫
結之，難以繼。」

六

莊元魚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史官去族以告諸侯魯史

馬三不向石却從魚石一

大矣不能泊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戰族也華元可城
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向帶魚府皆出桓公之族也
華元魚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桓公之族也
曰右師有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桓公之族也
之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桓公之族也
怨桓氏之族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公之族也
氏雖亡必偏不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桓公之族也
乃反奔晉告桓公之族也桓公之族也
氏謂華元不待執桓公之族也桓公之族也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桓公之族也
殺其大夫山言其族也桓公之族也
小史官但罪其族也桓公之族也
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可乃反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桓公之族也
運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
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唯水涯決開門登陴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桓公之族也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佐
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誠規石與有焉
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捕叙三族
元為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為戴族下討澤即命司城率師
可見桓族逼六官為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偏久矣

同學紀開云伯宗害伯宗

伯宗害伯宗伯宗害伯宗

然三族雖分皆宗之公族也山窮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
君也元為右師討賊者正也即出奔而約晉為援猶正也
山為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符討者以華元倚晉為援而
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
于禦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
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邀于華元之事臣央雖登陴元之
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蓋遂之而
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皙異矣然五人援楚
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
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晉三卻害伯宗伯宗害伯宗
伯州卒奔楚子韓賦子曰伯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
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伯宗又及非忌故曰初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
難之言不可廢
弗忌晉賢大夫為樂書之族三卻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
于書者故書使三卻諸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卻于是
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為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如與中
許靈公畏伯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傳見
許以畏伯故設外援以遷
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傳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甲午購已下
一大段分八
節第一節點
出戰期寫晉
臣待楚可敗
只數語已盡

二節舉一
 望其音細
 律
 方云邪之說
 不義以歸
 而以取勝
 之口出之以
 虛為實也此
 則以實為虛
 晉人軍中時
 說于楚中但
 州平之口是
 謂出奇無窮
 三節訂商泉
 言於晉侯從
 上節百變之
 告遲類也出
 井之益占以
 為象數師之
 網
 前師有車千
 四節功告師
 訂義而後戰
 二國即從晉
 老運類類明
 晉非精兵以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恐巢車以望晉軍
 晉以精兵以
 為增築以楚
 曰騁也而左
 張幕矣曰虔
 上吳曰將塞
 曰聽誓也左
 禱請於也伯
 實皇在晉侯
 士在且厚不
 苗賈皇言於
 擊其左右而
 請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四
 卦遇復三三
 陽長之卦陽
 陽受其若離
 元王中庚日
 狩是也復一
 者坎離為卦
 國晉居北楚
 離既為目實
 反國賊王傷
 乃孝反乃皆
 御晉厲公樂
 成公唐苟為
 將載晉侯
 之在君前
 大在君前

失官 離局 殺也 遠其部曲為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
以出於 公之 號 度 鄉 也 元 帥 職 司 旗 鼓 勝 敗 由 之 是 謂 大
任 詎 可 自 同 哉 癸 巳 潛 之 黨 與 黃 由 其 驛 中 而 射 之 徹 七
孔 焉 已 甲 午 前 一 日 傳 追 殺 之 時 在 尊 反 北 側 八 反 以
用 午 前 一 日 是 追 殺 由 基 之 黨 射 死 也 詎 知 射 自 必 營 以 獲 呂 錡 夢 射
之 黨 射 死 也 詎 知 射 自 必 營 以 獲 呂 錡 夢 射
而 及 呂 錡 夢 射 中 之 射 也 必 楚 王 也 射 而 中 之 退 入 於 泥 亦 必 死 矣 射 自 人 泥 及 戰 射
必 楚 王 也 射 而 中 之 退 入 於 泥 亦 必 死 矣 射 自 人 泥 及 戰 射
共 王 中 目 王 名 義 由 基 與 之 兩 矢 使 射 呂 錡 中 項 伏 殺 林 解
死 他 刀 反 以 一 矢 復 命 而 中 一 發 卻 至 三 遇 楚 子 之 卒 見 楚
子 必 下 免 胄 而 趨 風 疾 如 楚 子 使 工 尹 襄 問 之 以 弓 也 問 道 曰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五

方事之殷也 殷 有 秣 草 之 附 注 君 子 也 秣 赤 色 附 注 戎 服
音 妹 踴 躍 音 夫 務 苦 故 反 誠 見 不 殺 而 趨 無 乃 傷 乎 傷 其 邪
至 見 客 免 胄 承 命 曰 君 之 外 臣 至 從 寡 君 之 戎 事 以 君 之 靈
聞 蒙 甲 冑 聞 猶 不 敢 拜 命 介 者 敢 告 不 寧 君 命 之 辱 賜 命 辱
不 敢 為 事 之 故 敢 肅 使 者 肅 肅 使 者 肅 肅 使 者 肅 肅 使 者 肅
今 若 三 肅 使 者 而 退 晉 韓 厥 從 鄭 伯 也 從 其 御 杜 壢 羅 曰 速
從 之 其 御 屈 顧 不 在 馬 可 及 也 韓 厥 曰 不 可 以 再 辱 國 君 乃
止 齊 侯 二 年 嘗 戰 韓 厥 已 辱 卻 至 從 鄭 伯 其 右 蒯 綏 胡 曰 謀 輅 之
余 從 之 乘 而 停 以 下 欲 遣 韓 厥 兵 車 進 以 距 鄭 伯 車 前 而 自 後
杜 云 謀 候 也 此 言 輕 其 車 以 執 之 按 哀 元 年 使 女 艾 謀 候
拒 之 已 則 從 後 執 之 也 孔 疏 穆 公 輸 音 韓 韓 五 嫁 反 而 卻 至
曰 傷 國 君 有 刑 亦 止 石 首 曰 衛 孫 公 唯 不 去 其 旂 是 以 敗 於

大我 不如 子子 以 君 免 我 請 止 乃 死 不 死 者 豈 大 怨 之
君 免 也 楚 師 薄 也 於 險 莫 有 關 心 而 退 故 晉 子 必 射 之 乃
也 叔 山 冉 謂 養 由 基 曰 離 君 有 命 為 國 故 子 必 射 之 乃
射 再 登 盡 殲 叔 山 冉 搏 人 以 投 中 車 折 轅 晉 師 乃 止 晉 有 遇
人 之 四 楚 公 子 夜 謂 張 木 見 樂 城 見 子 重 之 旌 謂 曰 楚 人 謂
夫 旌 子 重 之 麾 也 彼 其 子 重 也 日 臣 之 使 於 楚 也 子 重 問 晉
國 之 勇 臣 對 曰 好 以 衆 整 日 又 何 如 其 餘 臣 對 曰 好 以 暇 閒
今 兩 國 治 戎 行 人 不 使 不 可 謂 整 臨 事 而 食 言 不 可 謂 暇 好
言 之 請 攝 飲 焉 攝 特 也 特 飲 公 許 之 使 行 人 執 榼 承 飲 造 於
子 重 承 奉 也 曰 寡 君 乏 使 使 使 御 持 矛 也 御 侍 是 以 不 得 情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六

從者 使 某 師 飲 飲 解 其 子 重 曰 夫 子 嘗 與 吾 言 於 楚 必 是 故
也 不 亦 識 乎 補 注 人 名 子 重 曰 夫 子 嘗 與 吾 言 於 楚 必 是 故
復 鼓 且 而 戰 見 星 未 已 子 反 命 軍 吏 察 黃 傷 云 金 傷 為 夷 庚
補 卒 乘 亡 經 治 甲 兵 展 車 馬 雞 鳴 而 食 唯 命 是 聽 復 飲
晉 人 患 之 苗 賁 皇 御 曰 范 也 乘 補 卒 往 馬 也 利 兵 修 陳 則
也 列 尊 食 申 也 禮 明 日 復 戰 力 逸 也 楚 因 王 聞 之 名 子 反 謀
穀 陽 擊 獻 飲 於 子 反 子 反 醉 而 不 能 見 反 為 晉 王 曰 天 敗 楚
也 夫 余 不 可 以 待 乃 宵 遁 晉 八 楚 軍 三 日 穀 食 楚 范 文 子
立 於 戎 馬 之 前 曰 君 幼 諸 臣 不 佞 也 何 以 及 此 君 其 將 之 勿
周 書 曰 惟 命 不 于 常 有 德 之 謂 常 命 惟 德 是 與 楚 師 還
及 瑕 南 蒙 城 縣 北 王 使 謂 子 反 曰 先 大 夫 之 覆 師 徒 者 君 不

至受辱後
持相狀中
之豎與時
之古相狀

在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設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願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則子玉受相。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則政不義。已不敢不側亡。亡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城濮之後。惟鄢陵之戰。功為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侯。其流毒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戰。所以予伯討也。樂書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書。然此時晉侯在軍。書為固壘待退之計。迂而無當。卻至策敵甚明。步步促戰。則是功晉侯主之。卻至成之。故節節出色。寫卻至。然自戰後。君臣侈汰。書以是役怨至。并怨公之不用其言也。遂至喋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七

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卻至為楚楚之功。范文子為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趨風執轡。溫文雅如此者。蓋卻至聘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嘉賓。卻至既以大義而折于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即懷中。猶不失天澤之防。竊紵之誼。此寫卻至又須照應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樂絨與子重言于楚者點出。以見與聘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為中目之識矣。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為統冒。蓋范文子是後日之慮。卻至是現在之功。苦于兩相刺謬。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樂武子折轉隱寓。交相為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第二段成賓至。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逞。恰與卻至前所云。爭尋常以盡其民相照。第三段至為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為憂。而專以勝楚為懼。外寧內憂。已約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裨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叙。或分叙。或追叙。或夾叙。或正叙。或帶叙。叙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子重親見楚莊敗晉于郟。輕視晉人久矣。晨歷晉壘。窺其無備。敷而殲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八

一望倍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為之憊。震晉君臣方從容謀議。全不為動。卻至力開一速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樂書。實皇又為獻計。而晉軍遂出。樂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詭。更是分明。及三遇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錡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厚虞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釋鄢不追。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倣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疑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勇。人人致死。鄭既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奔。或殺或囚。有士卒立蓋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為矣。維時養由基奮再發之。

從以取公
之口不見公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九

杖叔山冉提搏人之能趨武健兒一時收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致迫也於是樂緄乃見子重之旌蓋指麾敗軍復為接戰而樂緄執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點出整暇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察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既勝而克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皆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為城濮之後何幸得此大捷哉然卻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闊不知後日祁基全伏于此歸結到立于戎馬之前數語以惟命不予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鬼字恐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卻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為晉君臣作針砭也

使從其言何至此戰為禍胎此全篇之結束也 第五段至未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二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子然子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子至于師衛侯出子衛公出於墮墮之不見公之墮戶姓反墮從回反宜伯通於穆姜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孟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還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日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公偃見鉏趨過不語指之曰女不可是晉君也言欲廢公更過齊公從已非真有廢立之心可知公待於墮墮申宮做備後此姜之幽為述兩極之刺焉

三卿中樂緄
極其驕橫
及是始

注云不語明
言今者無非
故用反語

兩又字承城
堵焉來

申輔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武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樂緄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於墮墮以待勝者觀晉楚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齊之取貨於宣伯而訴諸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卻曄與樂氏交通驕之所為晉實主之轍下范文子獨告樂武可見僑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子家難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要以心腹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也補正謂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殺之鎮公子謂子鍼是大泥也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十

前年會于成晉伯在列盟畢君唯不遺失德刑以伯諸侯豈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失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選諸侯邑敢私布之以名告傳

須着上文卻曄主東諸侯取貨于魯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敢向晉臣言之此篇純用虛筆君薨太子弑只點幾猶未弭四字討曹伯反側重在鎮公子以子鍼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芻有罪而云先君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君已列諸會是君不以為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依傳叙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

見不敗過彭
之不足為彭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逆者逆也於是逆作亂約
因奔齊疏云下云食使不言食約約回請逆逆不還還約
約之介耳于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出于魯約必過魯乃
云故宿于為食於鄭師迎以至所進晉師至乃食聲伯
庚宗也為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請侯于制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請侯于制
田榮陽東有制澤按今知武子佐下軍有晉以諸侯之師侵
陳至于鳴鹿陳邑按今河南遂侵蔡未反晉侯不與諸侯遷
于頤上戊午鄭子孚晉軍之謀侯夜改齊衛皆失軍與軍
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愛一鄭乃侯國而役
天子之卿平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周顧家難不敢過鄭
四日不食皆晉貽之威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尙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朱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
晉侯已入卻擊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曹伯天
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貴子臧夫負芻已列於
會天王未黜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卻擊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由政不寧事齊楚有亡而
已蔑也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子義而殺之我斃
蔑也孟獻子時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
必頻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荅邱公還待于鄭今山東鄭

國大為害
亦非晉利一
意折作國
一季文子而
聲伯以獻子
來魯將為社
稷也花文子
即以聲伯作
信稱爲魯出
無非爲事出
色請三利便
魯兩人之言
不免愧色

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擊曰荷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也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聞其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少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
爲難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卻擊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官隸敢介也國也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
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二君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應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御謀國
家不貳以堅事晉國其身不忘其君先君而後身若虛其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成方陽經合
僑行父以九月齊放僑如以十月齊若執而遣之若則十
僑如方妄意季孟可除何故逐奔其義當以左爲正也
二月季孫及卻擊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俱爲姜所指
公不忌杜說非寔則公宜僑身齊家感化其母怨母而召叔
殺其弟可乎程氏曰僑如免而僑如刺焉齊刑之賊也而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此年七月僑如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
乃召之故襄二年約始
見經傳于此同言其終
負芻弑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經罪
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諸語字字鋒動聲伯破僑如止用
一情字使人自會僑嗟之詩不堪爲人再誦也辭邑一節
尤令卻擊內愧傳力表聲伯見此番轉危爲安皆其力也

出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假成公
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強

齊聲孟子齊靈公逼僑如使立於高園之間二卿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卿僑如之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驪稱其伐功也疏云

其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戰數自伐
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

軍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其士發佐之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將中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三

庶幾銷其猜忌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掩樂書而餽

其位卑喪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卻至粗知君臣大義

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經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莊解括成○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服鄭

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先尹故假天子威

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禮

用郊非時也蓋諱神求福耳如秦苻堅為王猛病親祈南北

人○晉侯使荀息來乞師荀息非禮也劉係以為用

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服也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貍且卒公假立繼

○晉殺其大夫卻術卻縠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驪侵晉虛潁莊僑晉二邑潁故潁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干高氏按今河夏五月鄭大子

堯頑侯猶鄭大夫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

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按戲童今河南洧

水今清川縣

晉范文子反自鄧陵前年鄧陵戰使使其祝宗祈死

祝宗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

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禍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

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禍自裁云何休清官以為人生

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遺命以濟暴未聞

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子二卿士伐之不知內治不脩

罕小用事而禍已在藩牆之內也祈死者欲晉君臣聞之

而知惕耳事權不屬坐視不忍惟以一死謝君父晉有文

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拔師師于首止諸侯還楚

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為婦人服乘輦而

入于闕巷門云釋宮云宮中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

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

曰國子誦我諫責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高鮑處守

知人

此等入豈一

國子可誦不

知人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

廬國之君曰廬子儀

廬國之君曰廬子儀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廬子儀聞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子儀之子也公聞之秋七月王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子儀之子也公聞之秋七月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鮑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幸匡句須吉句其供反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幸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儀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而不在自為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氏居亂不能危行言孫此為齊高無咎出奔傳却隱隱弱魯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為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善之恥去慶克一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廬子儀聞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子儀之子也公聞之秋七月王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子儀之子也公聞之秋七月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鮑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幸匡句須吉句其供反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幸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儀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而不在自為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氏居亂不能危行言孫此為齊高無咎出奔傳却隱隱弱魯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為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善之恥去慶克一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此與書與卷一

晉書卷三

晉書卷三

晉書卷三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朝使而引君也。使謂周而察之。卻至聘於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伺之。信遂。卻至。周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轉言。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卻至。奉。公。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至。欺。余。至。孟。張。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屈。不。敵。多。怨。有。庸。易。有。功。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鈞。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多。其。怨。皆。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林。解。言。不。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公 七

上文略見

二子附門

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而執之。故云。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大夫樂書中行。假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商也。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遠也。兵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無所助。孟姬。古人有言曰。殺老牛。取之。敢尸也。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言與韓厥無異。見厥句皆賸。此叙殺三卻及結厲之由。以樂書為主。書之怨卻至及公。在却陵之捷。三卻肆橫。勢出書上。而至才遠過于書。皆書所深忌也。公欲去羣大夫。立左右。書假絃君已決於此。而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公 六

伏虎君立新
君以義公

死必能討賊此樂書之所以必去三郤也
舒庸東夷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固巢伐郢國
楚四邑按今吳地也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城之
江南廬州府境也楚師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志於郢陵
高抑崇曰楚既獲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志於郢陵
則壽被華夏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
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假殺晉童以其初民不與郤氏有重
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晉以郤氏失民晉童重
初殺書者書假當國以國討告耳
童以甲切書假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清沸懸六七人皆
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返哉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庚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齊殺其大夫國
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鄒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按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房十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豹邾子同盟于盧打地陳陳
齊齊衛衛者何齊衛以為大夫也而○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假使程滑大夫葬晉
成公葬主名故書國以葬之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葬葬亦當

如之故傳明不使荀偃于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齊侯厲公之故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
非天乎命有相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用我今日百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晉自靈之故權柄下移利得厲
與惠公相反惠公路中大夫極惡不得人悼公先與要約而
庚午盟而入大盟諸大夫伯子同氏皆大夫家辛巳朝于
武宮命曲沃還不臣者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我故不可立也者之候不蓋世所謂自處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執者願請熊蹯商臣不許
恐外收也遷延不迫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蓋亂臣執逆必先邀結其民襄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是以屠同列執君父惟
其欲為然越二世而樂卻同為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
周子逆于清原英鋒奕奕過于漢昭曰豈非天乎示書假
鞅不得修翊謀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見天命天討
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朝于武宮將厲公時所云變大
夫者蓋驅出境雖書假終免斧鉞之誅而下車先驅賊臣
之魄未以周子兄不懸結正為一天字作証言與晉非偶
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書假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
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為慶氏之難在襄前年國故甲申晦秋朔故字齊侯使士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禮也。二字幸之也。憫之也。三罪。國子信有之。聖人原國子之心。故不以叛書。

三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厲公殺
縱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按
疏云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斬應成云謂卿大夫
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厲公是文公之曾孫

左補發
 元孫有繼麻之舞法當服新則悼公不謂無服也
 夫義與異姓漢王親爲叔姪而況人示其統禮當爲其後乎
 然改葬行服當在討賊之後抑始命百官政爲施舍已責
 公不能討賊故聚于木有聞焉始命百官政爲施舍已責
 惠舍勞役逮螺冥微及振廢滯起舊匡乏困救災患救也禁
 止通貢
 淫慝薄賦歛宥也罪戾節也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
 私使魏相號靖士飭士舍魏頤號順趙武趙朔爲卿此四人
 皆有勞
 子晉國荀家荀會樂歷韓無忌韓厥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子爲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子
 爲景公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蒨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
 太傅樂御式校正官屬禹使訓諸御知義云諸御謂諸御
 弁射射御式校正官屬禹使訓諸御知義云諸御謂諸御
 人之荀寅爲右司士屬焉孔達此司士蓋周禮可使訓勇刀
 之士時使勇力甘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貽之
 使疏云如國有千乘乘有一右皆舍此官訓之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及御令軍尉攝御而已邢奚爲中軍尉羊
 舌職佐之魏絳魏擊爲司馬張老爲候奄林解中軍主繆過
 寇爲上軍尉籍偃籍談爲之司馬爲上軍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初親以桂鄭荀氏爲乘馬御僕也六驕屬焉使訓羣
 知禮六驕使知禮周祖蒞侯有六閑馬乘車尙禮容故訓
 掌一官八人皆從卿總理之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卿晉時
 官則知爲官師故總理之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相踰易疏云
 遠方易務不能守其職矣尉不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偏
 正軍將命痛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式無勝官所以

朱子曰晉悼公是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

有縱縱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悼公便做得穩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自己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地。某嘗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件事。都一做便成。

悼公新政。先命百官。而於命官之中。卽寓訓民之令。始命百官。包紐全篇。下十二句。皆百官頒發之政也。下八使字。卽上一命字也。命一官貴以一官之政。官舉政脩。民無諉言。復霸之基在此。晉厲執負芻而歸。京師三伐。擲而請王命。顏知魯王者也。若其功烈。則自敗交剛而狄服。戰鄆陵而楚薺。會鍾離而吳通。非碌碌矣。乃以修狄殲身。予以

以惡二字一
莊納二與
在久有陳
楚共封魚
意其仇石
侯其之惡
于其父
成之以下
直後宋人
之便以史
隔物在則
出組一陸

結論
宋人患之
同惡以德
猶城言已
之使而用
可也也以
石城分也
而指服毒
何為晉必
楚共納宋
北方此其
下愚非徒

惡論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會不為故君一叙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邀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郕邱同伐彭城朝郕城郕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戊之而還書曰復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鄭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有仕無仕皆曰歸之惡曰復入歸身為首稱兵伐害國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陳說傳言楚人伐宋以例例氏曰事與傳意為難曰八日歸曰復歸或名此不名皆從主人之辭

宋人患之兩鉅吾居反吾言魚石曰何也言何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敗或矣魚石曰大國無厭鄰我猶城言已市之則以我為歸不然而收吾櫓使贊其政謂不之使而用以開吾蒙亦吾患也我因而歸我因可患也倘不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通之路使吳患不作事北方此其志豈少焉者哉鉅吾謂壽諸侯而懼吳晉為天下愚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宋又進一層

即為宋憂晉必恤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斤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之福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政公以晉君語之語其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晉為平公不微樂張本疏云

七月宋老佐華齊彭城老佐幸焉彭城所以不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按國母幽名辱而自棄于死囿可謂失其心本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成公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使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子重為中軍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其急成厥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關以救宋遇楚師於麇角之谷宋楚師還也

晉士魴來乞師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之寬叔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請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僇季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盧村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安葬世道不嗣故曰書順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増叅

[illegible]

襄公一
孔疏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嬖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卽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在位四年○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許人圍宋彭城。夏晉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書次兵不加餉○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

王崩辛酉九月十五日○太子泄心立是爲哀王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晉侯使荀息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起未至皆未聞

讀左補義

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穆氏曰禮者侯爲天子所
衰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卽知子來朝冬初卽晉衛來聘知計

未至猶二十九年吳子盤然五月秋計未至
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

傳元年春己亥園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社解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

故曰非木也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按望溪謂上無伐某國之文安得不言宋彭城以傳爲誤非也吾師虞師滅夏鳴

不繫以義去國臣衛石曼多聞戚不繫以衛其上蓋無代號
支節之文兄比彭越已非宋有可知史本無宋字而夫子瑞

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魚石叛君欲使

彭城之志亦以彭城降晉備注晉降彭城而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賓諸侯

夫魚石向爲人鑿朱向帶魚府發微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

也。意。赴。取。而。不。食。怒。而。不。發。老。丘。謂。子。思。在。山。而。性。幽。雅。不。可。與。人。不。可。彰。成。晉。人。以。爲。常。二。月。齊。大。子。光。蒞。於。公。廟。質。於。太。子。爲。質。於。

補述傳爲三

年書先會起

此晉悼公第一功也。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蓋楚已取彭城。而有之。故以封魚石。謂楚未有之者。非也。悼公合諸侯。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逼吳。敵楚。而楚終不振。功豈尋常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步兵

於浦上浦水名按今河南西華縣境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

齊魯皆知杞陳之言謂侯晉師白鄭以郇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於是左獻子自郕先歸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

陳傅言經所
秋楚子辛救鄭
侵宋
留○按二縣今俱在
鄭

子然侵宋取大邱今河南永城縣

楚納叛人而鄭厲之鷹犬者。臣之志也。不降去罪。無貴望。

讀左補義

主矣。乃二將帥師收徒兵於滄上。而諸侯次郛以爲之援。

又移師侵楚焦夷及陳而晉衛次域以爲之援先儒以其

不盡人之力。爲有制之師。吾以爲示兵力之有餘而不取。

必於鄭之服無欽速之心尤足嘉也。

九
判
邾
子
來
朝。
禮也。
邾宣
冬
衛
子
叔
晉
和
武
子
來
聘。
也。
也。

小國朝之大國。而以其子請。某市。補。開。禮。之。

闕猶過也禮以安

哥白利國有耶交之禮。勞言各處有俗丁見老氏。

予伯子與房。國不拜。多之。所請信。伯子諱然。可。勸。來。用。乃。

二王月華帝三在解五月下而後之書伐

二年春王正月孝節王而葬述。○纂師付弟從告。

子此
亡分
所不
如所
在分
中開
正合
所
亡分
所不
如所
在分
中開
正合
所

方望漢曰先儒謂虎牢不繫鄭黃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
印綠陵皆不繫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為某國也若書
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為之城以備楚矣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倡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故青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嬰齊王夫焉
政故不繫下晉
賊吏伏法以微有位楚所以終強也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王臣要言大亂之迫也兩說互異按王雖有命晉自當辭外
楚功也王臣與焉罪也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使袁僑如會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別與之盟言諸侯乃至使大夫
難譯之諸侯也陳袁僑者明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
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
有鳩至於衡山名使鄧廖帥組甲
也至也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
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故不知鄧廖之敗既飲至三日吳人
伐楚陳吳伐楚自此至取鄧廖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了重子

只一舉而
一舉而三
字以三

重病之遇遇心疾而卒
相攻中國
既飲至承克鳩茲求越三日而獲取馮之報至飲至之
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覺貨者在室弔者在門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檮
朝同列于檮行父屈君而巳安坐于孟獻子相也豈可
國可也晉悼勤于用禮故不以幼忍之孟獻子相也豈可
首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九拜同禮
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微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齊楚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陳侯傳言諸侯
只天子在三字詰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于是
而分然天子親踐祚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典好鄭服在將台諸侯使士句告于齊
曰寡君使何以致之不易也多難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諸君臨之使何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為不協乃盟于彤外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是欲脩
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士句告齊提出以
謀不協已射着齊侯
那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其稱解狐其謀也將立之而卒
音解又問焉對曰午之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伯華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

何公仲孫不
飲中周公之
典以昭其君
而猶首于大
國又不敢以
禮拒大國之
求而請屬勤
以備分其不
遺難子產遠

重病之遇遇心疾而卒
相攻中國
既飲至承克鳩茲求越三日而獲取馮之報至飲至之
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覺貨者在室弔者在門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檮
朝同列于檮行父屈君而巳安坐于孟獻子相也豈可
國可也晉悼勤于用禮故不以幼忍之孟獻子相也豈可
首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九拜同禮
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微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齊楚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陳侯傳言諸侯
只天子在三字詰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于是
而分然天子親踐祚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典好鄭服在將台諸侯使士句告于齊
曰寡君使何以致之不易也多難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諸君臨之使何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為不協乃盟于彤外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是欲脩
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士句告齊提出以
謀不協已射着齊侯
那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其稱解狐其謀也將立之而卒
音解又問焉對曰午之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伯華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

孫曰魯不以道
取為累匠慶用蒲圖之頃季孫不御也傳言迷得
文臣所守既正貴卿不能屈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成風散厥獨非妾母乎信宜二公母之過于夫人宜公之
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忽正妾母之分以
喪公之功不知尊其母也無觀不豫備也魯杜註不以道
取伯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遂用季氏之
木通篇以不成喪為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
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
正不阿以視仲叔昭伯之欲替季氏相去遠矣經書葬
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槓所
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文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節小國也欲得
句類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適于仇雠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晉司馬又掌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諸侯之職是以願借助焉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周衰諸侯無貢賦入周齊桓初朝官受方物晉霸興諸侯
輸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鄭無賦于司馬者以微微不
取之而魯欲屬鄭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夫之
楚人使頓開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

此言魯師伐
式必至長平
吳楚必棄陳
言伐陳之旨
已定定陳不
可棄矣出
晉以得今
問以不文結
筆却是中段
提筆也

說者謂陳人圍頓以怒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為兵端圍頓
伐不圍頓亦伐也陳人之圍頓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
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按今直隸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和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食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僞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晉有之
曰有窮國名按今後羿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不次故
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仲康卒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熊羆龍圖四子皆羿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東夷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
於外愚弄其民之欺而虞羿於田遊田之詐愚以取其
國家也外內咸服信羿猶不悅七全反將歸自田還
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云家衆殺之家衆反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窮門靡奔有鬲氏國名按今山東
有故城補正杜曰靡夏遺臣事羿者金仁山遂以為左氏
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
奔浞因羿室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

點明本旨

引成爲以證
已言非妄

前而突出至
此注明是用
倒叙法

急轉和戎正
意

此方實爲其
云謂侯侯侯
貽指不棄

○漢五司反諸許器反。處漢於過處。於戈過。皆國名。
府治。○過。自南氏收二國之儘。遺民疏云。燒燬以滅。促
古木反。夏后。少康滅澆於過。后。少康滅澆於戈。有窮
而立。少康之子。少康滅澆於過。后。少康滅澆於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補正。此承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
立其弟仲康。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過。澆殺。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乃出。依。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云。不。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當是。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也。及。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康。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康。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不言。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命百官。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述。則仲康之立。亦孔安國云。仲康太康可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在帝夷羿。孔疏。史記。於夏。實。食。於
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虐。也。言。但。武。不。可。重。復。也。用。不。恢。於
夏。家。界。以。好。武。雖。有。大。也。獸。臣。司。原。政。告。僕。夫。不。敢。斥。尊。侯
虞。族。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也。猶。輕。土。土。可。賈。焉。一。也。國。語。云。與。之。貨。而。易。邊。鄙。不。變。也。民
狎。習。其。野。穡。人。成。功。二。也。其。土。上。謂。土。產。也。邊。鄙。不。變。也。民
侯。威。懷。三。也。以。德。緩。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鑒。於。后
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按。所。適。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說。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而
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作。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前後是和戎論中大段似諫微誓不知引羿促正爲不恤
民力諸華叛之者作一樣子諫微只帶言之通篇皆一意
也民字一篇極細微特好戰所以殺民即好田亦以擾民
總在師徒不動德用不擾愛惜民力然後可以救陳服楚
而威行中夏首段言和戎則全力注於陳而鄭自服斯時
執政爲韓厥年已遲暮立意棄陳終因論和戎而極言陳
棄則諸華必叛是後此得鄭之難已若洞見蓋鄭在必爭
諸臣皆知之而服陳即所以得鄭諸臣不知也中段極言
淫獵之害引羿促愚弄其民總歸到失人人賢人也斯時
荀偃元凶猶居卿位范句樂與參軍國朝局尙不可知
故處處以棄賢罔民任用小人夾寓而悼公卒用偃蹇國
則後此敗關又若洞見公道以和戎爲利則好田一層已
心警矣末段極言和戎五利將上息民服陳得鄭用賢諫
猶點滴歸結君其圖之言要在君心獨斷不可爲浮議所
惑也傳以使盟戎脩民事田以時並收而不提起陳者以
悼公不能盡納其言卒至棄陳也絳侯後進難以強諫豈
非晉之失策哉 何義門曰晉方有事中原而無終遠在
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莫及也故姑事羈縻蓋一
時之權計而後王巽懦乃用爲口實何哉况戎先納賂以
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齊桓之伐戎在召
陵之後晉襄之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春秋之世楚爲大患
故不以戎狄爲先務也晉霸之盛也併力與楚爭楚弱而

得子更一語
朱德一語而
華元氏仲而
人面日千之
惡運將也如
此
周六一人
悲而樂國
矣

何義門以爲
晉新和諸戎
將與楚爭
如又無以

晉霸振及其衰也。合楚而專事戎。伏是置腹心之毒。而癖
疥是逐也。可謂知類乎。魏絳扼定服陳威楚。而主于和戎。
使兵力有餘。此三駕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邲人。晉人伐邲。滅之。武仲。救邲。使邲。敗于
狐貍。和地。按今山東。邲。人逆。喪者皆。邲。於是乎始。髮
合結也。邲。喪者。多。故。不能。備。四。服。邲。人。謂之曰。城之。狐。裘
而。已。○。邲。人。反。結。首。計。木。義。作。晉。國。人。謂之曰。城之。狐。裘
敗我於狐貍。邲。人。時。我。君。小。子。朱。備。是。使。朱。備。朱。備。使。我。敗
於邲。故。曰。宋。備。敗。不。晉。晉。人。諱。之。
只逆喪者皆髮一句而母哭其子。婦哭其夫者。通國也。寫
敗况極慘。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卷二十四襄公
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此魯大夫也○仲孫蒯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
云時始本吳善道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
以食○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鄒人于戚○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
戊辰諸侯受命于戚○各還○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卒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命解公在晉既歸屬鄭聞其見伐遂
王使王叔陳生周知愬戎於晉○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主心○於戎失奉使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主心○於戎失奉使

王之盟則以
二其使人
使主也而日
止也然也
但時年非
若前年非
亦可見

周云晉魯
又不至戰
諸侯故使
衛侯先告
期失會于
如再失信則
四國之非
我之咎

注云先國後
解

不書晉執且爲十
年王叔山奔起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
穆叔鄭伯大子于晉以成屬鄭晉曰叔孫豹鄭大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

干帥爲晉干魯爲晉○晉不請命于王而聽從之皆非禮也
吳子使壽越吳大如晉○醉不會于難澤之故○三年會難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言會期○以其道遠故使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
皆謀出干晉也
秋大雩○早也○雩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
日旱也雩而不書雩
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治陳○陳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王夫食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食之
刑而死然其王詩曰周道挺挺也○正直我心屬焉○王過反○詩
用刑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也○正直我心屬焉○王過反○詩
事不令集人來定○善言聚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
人以退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成允成功○成允成功○
大禹

子辛之食殺之非矣○而傳云楚共不刑者蓋伐宋而封魚
石背盟而敗鄭陵失信諸侯陳人背之非盡由壬夫也不
能自責八年之中殺三卿以逞是味其失信而專罪壬夫
非用刑之公也○劉氏攻傳非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戊辰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楚子囊為令尹
公曰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所行而疾討陳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也於公室
就三君
私於之
武子舍三
傳曰公室
也正與此
相

經箋說者疑陳魯成之魯安
放以寸兵抗楚諸侯同成也穆叔以屬師為不利使鄒大
夫聽命于會能救致諸侯故復乞退之傳言師人所以見
于戰

楚子囊為令尹公曰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
囊必改行所行而疾討陳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
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公子貞而晉人皆通同室有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陳鄭地按今在河南陽武縣北
陳為北方之衝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難皆由
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然悼公始則合諸侯以
成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

請主補義卷二十四

厭昏老士句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言相件
也不知霸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
不更無事乎一言快國者句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西鄉望凡具也○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孔疏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為相三君也○補注
之情也○趙小庵者乃其大忠之信歟向侯修
注如齊慶封適以殺身為能成其私○積子賜反
行父於魯罪大功小其罪皆黨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
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為傳說言非也
文宣及襄之初傳每直書其惡豈至死填之哉然則富子

周公自率孫宿始

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夏宋華弱
來奔○秋葬杞桓公○勝子來朝○莒人滅鄆○冬
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之行○十有二月齊侯使萊子
來告

二月
六年秦杞桓公卒始起以名同盟也○杞桓公入春秋未
赴以名

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睦子魯請晉于晉悼赴告會葬重
于諸侯

宋華弱與樂喜少相狎親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樂怒以
弓結華弱于朝○張弓以責其親若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結

請主補義卷二十四
於朝難以勝矣○何則勝字當讀平聲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按射門根之也○
從我子罕之如初○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子買季也

樂喜結華弱于朝乃逐其見結者故其待之者子罕所謂
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魯之凶終者相反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特賂也○補注魯以往年屬鄆秋使聽命于會安
得遂有責味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
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鄆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鄆惑

誤說

於莒欲立其出後迫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人以師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師聽命受罪至氏左翼師為夷病齊桓會千難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懷焉晉若修桓之績而莒敢不以賦從

魯懲狐貍之敗不能庇邾使邾自輸賦于晉故威之會邾人與焉則莒之賦豈魯哉晉不正莒陵節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疆狄士立黎侯而遷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特守禦之謀非也於鄆子國

請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

四月復託治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女壘也堙土山也周城

因傳及杞桓公卒之月三月乙未王休故齊人成十師師及

正與子萊大棠人軍齊師棠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

齊師大敗之等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元孫完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也則屬于齊高厚

子國崔杼定其田故定其界不遷其民而田歸於齊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蓋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影楚靈之圍蔡也八閏月而君儀圍滅萊小於宋而弱同於蔡齊萊長圍自四月以至明年二月間十有一月而王

歆正與子棠人尙堪一戰勝于宋蔡遠矣戰敗猶相持十

二日而始破萊大夫又奉共公奔其邑守至八閏月而滅

共公及棠人皆為齊殺矣遷萊於郕遺民不服恐如前戍

之職於遂也故徙其民共公之諡遺民為之也夫國之如

是久民不叛不辱雖亡而不肯為其臣妾自古守國之

固亡國之正未有如萊者舊史氏既筆于策書復於記載

詳之凡圍萊入萊獻萊器滅萊遷萊無一不書故假魯史

國子來聘杞伯來赴之事標其年月以實之欲其信而有

徵也以魯事標之故知其得之魯舊史也

請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手

請左補義二十四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丹増参

男
直
校

襄公二

經乙未七年春鄒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

○小邾子來朝○城費解費季氏邑自城費而

李氏 ○秋季孫宿如齋 ○八月就故書 ○冬十月德僖使班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

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鄭伯斃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鄭

讀左補義

賈爲子駟所執以瘧疾赴校不膏姪禽禽于驛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鄒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鄒

公嘉立七報反陳侯述歸自是凡會同無陳

傳七年春邾子貜朝如朝公也邾子貜用是不通于魯今而來朝

夏四月三日交。乃衍乃珥。物云麻。二日三日不行。行者絕夫。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杜解詁郊祀后稷。以配天。是故啓

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

春分。疏云。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新教于上帝。節是

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凡月三月而後耕。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

日至于二文必有一人
所至可以有事于
禘祫過亦宜書何以
獻子之時不書七月

左傳當得其真。緣也。知禮言後月。

三、三月女三，丰夫豐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小郊止于三月故三十一日外而四月外

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爲費事明 宰叔仲昭伯伯之孫 爲隱 正主 爲陸 則陸 正五

之政令徒役出諸逐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

城費請城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季氏所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馬矢之中昭伯乃求媚于

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

又豈象賢之子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利導正于女德。執于叔之取。上為衆事。下爲也。年言國家多難。故不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有廢疾。

讀本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二

將立之代廢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滯日事耳非神不可以致行焉
 又曰弗躬弗親庶
 摻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詩小雅騷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
 民無怨
 又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名。不
十。腹其可乎。靖立也。無忌弟也。與曰。蘇晉賢乎。曰。子二。蘇

才諱其可乎詩立走宣子也與日奮人游而曰姑仁言
起好詩小曰清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

助也景
民爲德
所以其
正直爲
正已
正曲爲
直正人

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宜子朝遂老韓厥致化晉侯謂韓無忌

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

宜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

卽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然舉大夫重士不知士之前重卿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晉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

卷二十五襄公

三

屈師伐陳國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

鄭陳為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國陳者伐鄭之地失陳

者鄭武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為犬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

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年魯元

子豐欲想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

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

以疾疾赴于諸侯何故受僖公大抵伯者本心只在強國初

無誠心為天下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三傳皆言弑而經書卒蓋以瘡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陳則救陳當急乃需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為駢

弑聖人變文書曰鄭伯免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蓋欲

見諸侯其志可乎也未出境而卒其卒有故也穀梁曰諸

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為加之如會之上

以如會卒也而晉受其僞赴弑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

恤又何怪鄭之叛乎此韓厥授意便何贊襄荀彘焉而

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與哉

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寅陳執政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弟往而執之孔疏于時楚師圍陳楚人從之黃執二慶使告

陳侯于會公之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屬楚陳侯逃歸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

殺以見

楚十月國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園城中出而告急于晉

不即救也徒留陳侯會鄆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國弱

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

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陳蔡為楚偏鄭之要路楚所必

爭而二國驅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為美哉以密邇于楚

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于楚穆侯而後為楚

屬國齊桓創霸伐蔡蔡離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

至也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盛而還蔡多

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微舒弑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圯

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弱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蔡皆為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通降者也

經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鄉倍公○鄉人使蔡復

蔡公子變莊公在晉時公孫宿會晉侯鄉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邾也夫與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莊公復僑霸業故朝而數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倍公之死也謀子驪子驪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

之子出奔衛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驪遂殺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 襄公

五

之雖以癘赴而國之人無不知其為欲也斯時知武子根
究暴卒之故必有發之者驪誅而鄭服矣又何待三駕之
師乃晉人不明大義視紂逆為等閒而鄭之諸卿亦皆疾
視其君父之死也羣公子方起意討賊賊臣先發而忠義
誅夷哀哉

庚寅鄉子國子耳子耳侵蔡復蔡司馬公子變不言敗唯

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不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

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是而行軍之命

驪立幼君以當國威福由已其侵蔡也內懼於心欲以媚

此周族之禍
無見於此
具見於此
武三小國
亡無之不
命以兩大
之而鄭之
以下亡亦

試初附
族欲舉
無八子
至脫不
可

兩大爭之也

晉耳早為子產窺破千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驪以止子
產直言賈禍斯時楚已得陳將次圖鄭靜以待之猶懼
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
也傳叙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會于邾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

謂正仲公之謀嚴駁也按當并合鄭伯使大夫聽命卓氏

晉侯會之今鄭伯與會是大夫得以會諸侯也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楚也大夫不書晉侯也

賀養敬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

也晉以張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

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者其為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

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親會是明以諸侯

屬晉宜庭宜享也豈可為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驅郕田郕既城師曾侵其西界故伐魯東

其以子孫繼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驪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

子驪子國子耳子驪子國子耳欲待晉待晉子驪曰周詩有之曰

侯何之情人壽幾何不可待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明晉之兆

也云詢也謀多職主競作羅言既且謀多則競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民多有心多相違戾事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

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子囊伐鄭
討其侵蔡也
子驪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穆
子驪子國子耳
子驪子國子耳
欲待晉待晉
子驪曰周詩有
之曰侯何之情
人壽幾何不可
待也言人壽促
而河清遲明晉
之兆也云詢也
謀多職主競作
羅言既且謀多
則競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民多
有心多相違戾
事也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之

為神一也
相生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祖父為先君守君子以為知禮之義
義在晉君故禮句
受之所謂知禮句

宣子來聘其責請師而賦詩見志適順自將武子答賦親
如臭味未以匡王室者彼此交儆大義素然晉悼銳志靡
霸雖庸鄙如句克自奮勵如此

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日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熱受盟而書同盟則

地○許楚子伐鄭
宜反○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災使

宋災一佳樂
喜為政素戒

伯氏宋大司馬孔父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就室之陳奮掘具綆往救○春青本枋九

使伯氏至存
火所一設是

巡行也度城繕治守備○量輕重所任人力○蓄水潔積土塗
也○使華元為司徒使徒正所納皆臨時調役若今之夫

使伯氏至存
火所一設是

供也○使華元為司徒使徒正所納皆臨時調役若今之夫

使伯氏至存
火所一設是

甲兵庀武守司馬此二官出車馬備用兵以防非常也甲

遠不應

兵其守武庫使西鉅吾太庀府守周禮太宰掌建邦
具其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故使具官守令司官巷伯

二師至記盛
庚一秋是用

人倣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合四鄉正卿大夫敬享祀也
夫倣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合四鄉正卿大夫敬享祀也

上三秋是知
事下大秋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知也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何云侯侯
言乃相傳之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鶉火古之火正掌

處於東宮下
接始二字
便見顯然一
別竟無異辭

就應辭先
分統一段末
二句折轉頗
就已德說節
節與象相反
直云弄位而
嫁也見怨艾
切之從求出之

鄭神龜魯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之無疑故晉侯謂
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
占未言有道見宋平君臣伏盟主獎王室人事周詳法制
世守而子平之救火係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微也左氏叙
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

穆姜薨於東宮公故從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

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

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為占

按八不爻之爻此筮遇八謂艮之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為占

不爻之爻此筮遇八謂艮之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為占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史曰是謂艮

之隨三三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利亨利貞元告

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也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告

以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論義辭此爻若二

姜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隨隨無咎德乃不隨

為淫而相隨非吉事則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

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棄位而嫁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若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
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創艾交深夫母有悔
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子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予
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
嘗云幽穆姜或曰為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通於穆姜傳明
言之無所為諱也茲刺偃之時公不忍幽其母故行父不
敢逞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為而娶幽
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擯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
君故死則尊夫人之名而生紀其養死則耐宣公之廟而
生橫於宮夫然從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
行父之志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秦景公使士雅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楚所舉不失選

選得所官不易方也猶宜其卿讓於晉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其職

其士就于教命上其庶人力於農穡收日農商工阜隸不知

選業不難韓厥老矣知懼稟焉以為政中軍范句少千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何佐中軍韓起少千樂壓而樂壓士

勤上之使佐上軍將下軍勤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

賢而為之佐武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勞臣相讓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國之德政本末無不備知

此當與鄰之戰參看樂武等能歷數楚之利政本末無不備知
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所以二張國兩立百有餘年王
口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此是晉公
實錄妙從楚
臣說出
晉君類能而
使為一篇之
綱
總束
抽此詳言之

秦後秦人侵晉傳不書至十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
傳惡秦也子襄語中寫出晉君臣一段源興氣象且云事
之而後可此自爭霸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屈完者非
悼公之極盛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偃
士句門于郭門鄭從中軍也三衛北宮括晉人邾人從荀偃
起門于師之梁亦從中軍三衛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駘新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
也甲戌師于汜宋軍還取杞人於諸侯曰脩器衛兵盛饒
糧餼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思其中律管
國鄭師也不書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假白遂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國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典之戰不勝無成恐楚救鄭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為三知武
侯之銳以逆來者也楚未病楚不能矣三來數日不能
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言當從勢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古同盟將盟鄭六卿公
子驪子公子發子公子嘉子公孫輒子公孫蠆子公孫舍之
子及其大夫門子知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弱為載書書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之罰公子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也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力以兵亂之使其鬼神

不獲飲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至也
無所底至也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如荀偃曰敗載
書于策故欲敗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言以若
可敗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特于鄭乃盟而還鄭用
傳予知武子之善謀也三駕服鄭之旨此篇挈其要領其
主腦有二一則三分四軍已不勞而楚自敝一則脩德息
民感以誠而鄭自服三篇總不出此說者謂楚莊有道氣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夫莊狙猶之雄有何道氣其唯晉悼公乎不急於服鄭而
積誠感之也其唯知武子乎不忍暴骨以逞并不忍使
人暴骨而有志脩德也楚莊勝晉之後曰二國暴骨曰民
何安焉語語都是飾說欺人知武子未戰之前曰暴骨以
逞曰我實不德語語都從心坎流出一僞一真當從本來
處辨之傳鄭服也三字是晉人告諸侯之辭其實鄭之
不服晉人未嘗不知也子驪整情發揭以洩其朝晉不禮
之憤末以有禮與強兼說令晉人自悔其從前之不禮也
知武明於自責始盟而退曰豈禮又曰非禮何以主盟則
駢叛晉之由皆已心會或曰駢為弒君之賊豈不懼晉人
之討然彼已料及之矣苟偃依然軍帥苟偃亦同逆君豈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絕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問
月戌寅濟于陰阪前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問
為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次于陰口名地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登十二月五日復召諸侯伐
鄭一也方責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來之二也前
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
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
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戌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
三門事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刑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案公 五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閏月為五日祇見其鑿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補注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
國辭皆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十六
年非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始也歲星十二歲而一
星終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一星終也周天流云直言一
十二年而一終一始也惟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四者皆不
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知是歲星國君
夫易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酒也享祭
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以先君之祧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朝成公今衛獻公之假鐘磬焉禮也

周文王
在河上
前不遇
二年字
為一冠
知天牛
定於紅
映碧

時公年十有三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魯
則事霸最殷故晏於河上成其勤勞相為慰藉開談致問
遂趣冠具益兄弟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
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
成之廟想見魯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愛好一
層總因霸主得志同姓解睦然行葦杜之仁豈如楚
子重之強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魯魯人相晉
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成與晉子驪將及楚平子孔子驪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驪子展曰吾盟固云唯恐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盟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國云明是背
盟不說背之
背之既云不
可也上重
可也上重
要盟無質

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神也明神不獨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楚
夫入盟同盟於中分里名楚莊夫人卒母共王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驪不必以為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驪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為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
晉也楚不敢爭鄭迫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晉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驪弒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驪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為或曰驪當國非易誅也當

晉悼公之伯
以是節用足
氏國字
城云方知和
楚不為安

靖之晉人予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
子展如能討賊又何煩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輸盡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敗在亦無困人乏不

公無禁利共與民亦無貪民行禮讓所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崇

器用不作因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備

而楚不能與爭向三師與師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

悼公復伯

晉侯謀息民知韋謀之也魏絳是韋絕好帮手楚知絳不

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楚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

即以是請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位二十七年

讀左補義

楚子圖宋傳云一戰而弱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

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柵吳子之故曰會吳云吳

未開諸夏之體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夏五月甲午遂

吳也桓楚地按今山東嶧縣加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

誠偃陽楚與國公至自台○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戊鄭虎牢○晉命成虎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向以爲動也
日大夫之禍

讀左補義

楚子圖宋傳云一戰而弱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

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柵吳子之故曰會吳云吳

未開諸夏之體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夏五月甲午遂

吳也桓楚地按今山東嶧縣加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

誠偃陽楚與國公至自台○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

子師爲盟主所尊故在○冬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戊鄭虎牢○晉命成虎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齊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車不復爲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書魯成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成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吳子壽夢與子乘服虔云
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駁證○三月癸丑齊高厚子高固
古其鵠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
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
不書○士莊子曰高子相大于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四月戊午會于柵○經書春晉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傳云晉吳子壽夢也見吳軍盡出其君親臨神往在滅偃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嘗事晉而向戌
附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國請丙寅九日圍

讀左補義

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堇子家臣堇重如役以從師重車偃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堇重如役以從師重車偃

紇也○堇云名符字叔梁紇之以出門者門內者言紇多

力快也○堇云名符字叔梁紇之以出門者門內者言紇多

出在內者○狄虎彌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摠

大機之用以示有力○堇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考九尺及長一丈四尺車戰常崇於父四尺八尺曰尋倍尋

日常則鼓長一丈六尺曰百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人爲師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曰主人張布以試外勇者董父登之及堇而絕之隊則又

風也○主人張布以試外勇者董父登之及堇而絕之隊則又

縣之蘇而更生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

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寅至庚寅二七五月

詩言中國而
曰夷行不貳
處而納諸
秦人皆所謂
勝之不武也

言之後漢更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臣聞中國自稱
屠戮之恥較掩益其名曰夷倖接使因內史者蓋避其事封
處以王命服衆亦衰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勇力
世之禮非謂其言董父以力相尚子
秦不茲事仲尼事仲尼以德相尚
此滅倡陽傳經于是役罪之而未嘗不原之俘人之君殄
人之國罪之可誅者也因吳人犄角之勢通吳晉往來之
道取倡陽歸宋以援彭城而晉不自有則情之可原者也
經書滅而曰遂傳曰言自會也蓋棠上會吳之文也倡陽
之固聚列國之勇力久于城下攻之不克使楚以一軍救
之偃句雖宵矢石亦無能爲而楚所以按兵不動者以吳
人之駐師爲晉援也傳處處明倡陽之固正見楚人畏吳
而不敢救其發明遂字之義精矣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子

六月楚子囊鄧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訾子庚于圍宋
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鄧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驪曰國病矣師數出子
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大皆以爲
然故鄭皇耳皇戌帥師侵衛楚令也衛楚令也三字我足上
文杜云兼受楚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命兼字昧未受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雄古人讀雄與陵爲韻
也是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子林父獲鄭皇耳于犬邱

與師方坐楚
使伐宋以其
受倡陽也可
知不救倡陽
全獲吳師

與王往往不
利曰我往彼
亡遂克之此
道反其辭決
也夢氏可謂
雖長

經 143—561

天下諸侯而楚得以偏師直犯其鋒救之爲晉之師十一月諸侯之師還楚也補正鄭
而南至于陽陵鄆地按河南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鑿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水而
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職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從猶退也楚必圍我晉將退也按退字指晉師言晉師退楚必圍我晉必不能救而
猶將退也承上旣有成行四字來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晉知之樂廩欲伐鄆師伐涉荀蒞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鄆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鄆北鄆而歸欲以必克楚人亦還鄆也

河上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
臣與伯與之大夫瑕禽伯與屬坐獄於王庭夫命婦不躬坐
訟獄故使宰與屬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箠門閭竇之人而
大夫對爭曲直皆陵其上其鞞爲上矣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
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
其職駢旄赤牛也無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雍祓曰世世
云禮弓云周人尙赤牲用駢旄尾也其旌旗之用曰世世
無失職若箠門閭竇其能來東底音也乎且王何賴焉我
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政而
恃其用而與之盟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賂吾能
刑放於籠謂寵臣專刑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賂吾能
無箠門閭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太國圖狗彘之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正者不為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有之所左

此以王右伯輿爲主。結云天子所右寡君亦有之。正與此應。陳生伯輿爭政。王何以右伯輿。蓋陳生之惡史狡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黷。政刑皆舛。狄爲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輿也。陳生怒非怒伯輿。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媚貪穢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運

蘇典毛伯召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拱手以聽晉人之達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恐晉人是非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匄平王室而取禽所言政以賄成刑放於寵者與王言不爽故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與士何山知之哉乃陳生奔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穆知陳生之惡而王怒未可平也若咎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匄之僭妄則哀周景象山來已舊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愛業毛
直 埭 昇增泰
校

襄公三

經 已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所應地二千五百人為軍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玉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公三駕之二千亳城北鄭地伐鄭而可知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讀本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鄭也鄭服而

杞伯小邾

鄭
悼
公
三
駕
之

會于蕭魚諸侯會陳

序績公至自會以會至者說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公孫

伯有○冬秦人伐晉
也○
杜解魯本無中軍唯上不一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皆屬子公有事三

公徒三萬鄭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三軍有三萬七千五百
作不知凡幾成數皆取所近者若魯三軍是三萬七千五百

人。大數當爲國而此可以公作。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疏云。往前呂

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臣歸其邑，
庶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皆無所稅。其言

乃稅之耳

穆子娶明神曉告於衆此自爲之意多豈爲公室謀哉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豈請復安易於國上

以獻于之賢
平所制而分
可歎也篇中
並不叙及孟
氏以攝牛
為臣一謀取
之則少其也
明於是外
日在言外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襄公

二

詛諸五父之衛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孔疏往前三民皆屬公國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乘邑之民為私乘如有不須更立私者七乘之類今既三子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人季氏者無公征疏云役不人者倍征不人季氏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則也不人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不然不合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詎之本言
家則堂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權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驕尾之戒賀養敬曰伯主不以為討蓋各國之強臣實陰便之也孟
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採焉然而公室之分身親為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
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網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
役邑之人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
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俞云三叔政
皆死而晉之
德遠已乎
前篇指出子
於一鼓此則
後二鼓作底
論大夫與魯
政機為一氣
更無絲毫異
碎云小國以
得伐為幸今
以得伐為幸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襄公

三

君無軍也雖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即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
廬舍即懷季思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強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
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
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
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即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
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為樂土區德怨而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
皆執水而踰其所由來者漸矣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言當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怨楚矣晉能驅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驅易之司惡于宋其守疆場
宋向戌侯鄭大夫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則諸侯可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以
侯

幸而免之
楚山曰
楚山曰
楚山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拒楚
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伐也蓋見悼公伐鄭之心非有
所虐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為可憂而轉以
不急伐為可憂悼公發駭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
傳並書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圖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
晉侯保德其心屢屢版不以為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於東門
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偃至於西郊東侵舊
許之晉國鄭新邑故云衛孫林父使其北鄭六月諸侯會
於北林師於向西南有向城右還次於填北行而西為右
北鄭鄭觀也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陰小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謀故成儀諸侯道敗
而無成能無貳乎故伐鄭皆乃盟戰書曰凡我同盟母恤年
而不分與母憂利之利山川母保我人母留隱惡去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獎助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司二
天神號云名山謂五嶽神聖祀在祀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
也鄭祖厲王之比七姓十二國之祖姓鄭小鄭齊姓朱子姓
齊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
氏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
氏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朱子姓

范宣子云不慎必失諸侯蓋有鑒於邢邱獻捷不禮於驂
之失遂成不解之怨况當諸侯道敗之時若不加禮保無
貳心如駢者傳述之正是遠照邢邱也盟辭詳而且厲歸

汪云所稱
而陳楚日
乞旅晉日
師逐解脫

汪云自後
以來至此
一齊收同
觀子產之
能不服其
見云伐鄭
又云伐鄭
亦中叔明
亦免於難

併於吳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逼出其一番痛
憤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陳楚之實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
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逆與
之伐宋更無躊躇所謂楚至吾又從之從楚愈易正服晉
愈深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鄭人使夏霄大宰
石負辰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羸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
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
在共聞所以通命示整戒執殺之皆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用戊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伯主史不書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相
禁侯掠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使叔向告于諸侯使叔向告
紀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有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
入盟鄭伯出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故鄭囚
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子駢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何云黃
武子乘其
以人鄭即
魏趙之特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晉也。已屬晉無所救陳傳秦不加兵於晉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二十年矣武濟自輔氏從韓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武濟自輔氏從韓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反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秦而敗故不告。前傳乞族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絳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即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經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台○。按山東費縣南○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莒邑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郕此。昭元年季孫宿伐郕則又屬魯○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吳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八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見伐報取其鐘以為公盤無食器也按季氏歸。或謂經書述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閭外之事以境外言之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敢為也。

憂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建康縣臨吳也見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向其國同姓千宗廟之廟所出王同宗于祖廟之廟。始封君同族于廟廟同族謂

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姓姬周。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為敵有功于中國甚大嗣子諸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壽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按楊梁地名今在歸德府城東南。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娶若如人夫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姊為姊妹若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周大結成之為十五年傳。王靈雖齊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按公如秦處歸于楚秦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子午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謂侯夫人楚司馬子庚子午聘于秦為夫人。秦蘇嫁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涕泣秦景與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羞惡無足齒也而必書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城濮踐土共獎王室秦景棄晉即楚締為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驚惡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由皆攝其中

經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杜預小國也傳例曰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已城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莊公嘗勳勞于廟禮也疏云

公朝晉屢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

歸功諸侯故公亦反魯書勞

夏鄆亂分爲三按鄆城今濟寧州東南師救鄆逐取之魯師

不稱師不滿二凡舊取言易也勞師國亦曰滅敵存賊用力

五百人傳通言之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鄆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部晉魯問小國乘其亂託爲救之因而有之書取傳曰易

者乘亂而取之不勞而得也

荀偃士飭卒荀偃蒐于縣上以治兵而命之所以與衆共

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七年齊侯老知能伐將中軍士句佐之今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荀偃士句佐之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佐之故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魏絳亦如故終自新軍無帥故在晉侯難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禮也疏云什

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爲伍執殳有長

而此言什吏司馬謂十人之帥執殳百人帥執殳千人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十

從禮引山
出對人若
僕作結規之
詞探數之義
文情極其美

作四層野
蓋不遇柏傳
之大旨了然
水二語反結
午而之提筆

之帥執殳萬人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禮

將執大政是也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按已上

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上文宣子

讓爲善德人之比也按上文宣子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上文宣子

和可不務乎按上文宣子

是之謂乎按上文宣子

作乎按上文宣子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讓惡然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稱

其功以加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能爲侯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

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

以爲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爲之然則讓

善之時豈有爲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

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

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而此夷之蒐三易中軍敬成

舉髮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

軍帥而不居覺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爲衰世得未曾有

故民以大和諸侯遂睦也然悼公用知能而伯盛用荀偃

而伯衰偃何附營而事事有功偃何自爲而種種悖謬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七

經 143—569

反廉能字

傳志悼公之急也。知武爲帥而魏絳受賞。君子之交不相疑貳也。荀偃爲帥而士句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此會以句主之。斯時鄭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釁矣。士句何人。吳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逼吳敗楚。特爲犄角之勢。滅偏陽而楚不敢救。服鄭而楚不敢爭。吳有庸焉。吳告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爲辭。故會向之舉名爲謀楚。豈若不知其爲伐夷而敗者。旣會而卽此以婉謝吳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句固不敢直斥。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法

其非而麾之去也。當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鄆。侵魯而曰遇。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駒支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爲口實。故以謀楚爲名。其實成懼梯相和。樂豈真爲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絕好不相盟會。夫差之世。竟至菑池爭長。是戎之懼梯依然。而吳之懼梯無聞矣。

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吳子承既除喪庚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有是之長子將立季札附注杜每以既葬為除服之風故
試謂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將立子臧成十五年
之逆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故曰義嗣
王肅曰適子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國適之宜也

二、**廣義字**

報曉原爲
懷行竟使
感運二語
一篇之繼
備云試品
志微三不
而喻此種
生源因時
絕響

師節爲客
有一題詩
陳勳元曰
嚴實言分
首則不知
國事與人
片意與情
主

三才圖會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讓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賢凡
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山然也功利擾攘之
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爲
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在秦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晉經所以及涇不濟諸侯之
成也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幹葉詩邠風也義取
闕言已志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
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三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善于伐秦
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路按臺卒七旬以此先濟之功
其沽論諸侯實有溪谷之制
六十六
三

橋帥師以進

主于

水故鄭司馬子蟠帥鄉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櫟林秦地也
成林也今爲陝西不復成爲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華州今城位逼反夷蒐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見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反下軍從之左史晉大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平莊子曰夫子謂荀命從帥欒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
帥按釋何以歸頃頃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有政令以出思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却退之役欒黶
禽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却退之役欒黶
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謂歷將下軍敢不恥乎與士鞅士有馳秦師死焉士鞅
欒黶謂士有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呂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何云庫公事
敗于千夫
之中華其
皆為師此
六卿之第
定不可變
親其善與
之功而師
之德但從
軍以次下
軍而已亦
用原也

正義
正三
義正

晉非復國彭城討魚石之舊乃假得志之晉也林父早有以軒之矣不然晉人何憂如充耳哉傳極力寫伯玉太叔微子展子鮮見衛尚有人奈何目觀其出晉立晉而無人過問皆晉人陰縱之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令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世伯次國而置六於是知胡子生盈而花初死而盈生六年而武子卒範襄子幼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十三年荀息士範襄子皆幼

晉初一軍後為二軍文公之世為三軍後忽為六軍儼然天子矣傳但零星叙去不置一辭至此舍新軍而復三軍

之舊然後黜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禮而從前之非禮可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僭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上斯下叙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率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則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如神信則君可出矣補注二語太甚樂師職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禁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救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之官大夫有貳宰則貳者士

夫子不書
公山不書
自齊為之
有北一焉
故在齊得
不切諸子
故一居齊
取一居齊
子自齊之
不齊之
此文之為
國者之成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昔則賞謂宜之過則匡正之思則救之也失則革之白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所謂以補察其政其德過史為書太史則書為詩以周制工詞箴諫工樂人也補箴諫之職云書大夫規誨詩以周制工詞箴諫工樂人也補箴諫之職云言大夫規誨詩以周制工詞箴諫工樂人也補箴諫之職云

工執藝事以諫諫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人病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一人肆放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置言則善師曠夫

悼公以出君為已甚固將為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荷偃之屬也然為人君言之實足為座右之銘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後以吳為不能而弗戰吳人自皋舟之陰吳險所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可以師楚楚深恨吳者以吳為中國援而楚庸浦之役獲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能戒故以三覆敗吳吳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為不能而弗戰也故要擊而敗楚敗吳正是一轍

不計已矣

王使劉定公劉定公名其孫賜齊侯命將啓于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附注：莊公
之昨謂世昨太師之王室之不廢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公名茲率男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加褒顯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狗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
相屬乃不勉以制霸之桓公而但揚以始封之太公隱然
見盟主有人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一
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衰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問衛故于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謂則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因重而掩之重不可掩仲虺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時冬會於
戚謀定衛也王員道曰合列國于林父取邑如君而臣是助
義矣自此則行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弑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
著則禍必及已夫魯聲仲連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鄭斯歸
生之棺于身死之時况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即位能逐不
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為齊心觀後首隊之
夢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
信曠以理言此以勢言傳並列此兩篇以著荀偃之惡悼
公之剛雖東山反謂左氏內此定弑君君無道之例則起

范宣子

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旌車
羽之羽毛宣子問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全羽為旌旌好為旌道車載超游車載旌備注道車象路也
王以朝夕儀出入海車水路也王以田以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
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遂至
失與國之好為平陰之師士句之罪可勝誅乎句舉荀偃
不及魏絳絳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慾實與已同可知會
戚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句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保昭司馬公子午
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郢公子嬰公子儀因築城為郢君子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子囊忠君莫不忘增其名謂前年陰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
周言德行歸于忠信
即為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為子文一為子襄子文名
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襄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
駕之烈皆知彼知此憂國息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猶
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郢陵
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
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
得不強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終

四明姜炳璋輯

受業毛 昇増泰

埴

賽公四

經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孔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晉侯與公山盟于長洹也
劉孔城外之近地許氏曰盟不在國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和開劉承地夏名也天子師書牛劉夏
成后矣故不書逆女和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王季子承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遇魯地者至遇公○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齊○秋八
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侯周卒
公○虎子
立平

周云濟景廣
晏子之宅及
于毀之蓋衆
臣相舍以義
可據雖以義
若獻子之子
兄弟相合以
恩難直行自
進說到不啟
問裏無一刻
不體貼兄弟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在歷年二年第之盟見
孟獻子尤也賈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我在晉吾兄爲之殷之重勞且不敢開非也傳言獻子友
朋友之切偲兄弟之怡怡皆溢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當
引過歸已是友以誠規而吾以僞應也何以爲獻子
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
過晉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
繼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劉夏傳官師土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司馬
孔賊案世本蔣艾孫叔敖兄馮艾穰之子是叔敖兄子也
以艾穰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罷
公子蔡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子屈蕩爲莫敖

斷
應請國人
孫云卷耳
如此解
從前傳本
萬云詳寫
起處敘事
既

公子追爲子南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賽由基爲官廐尹以
 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陳逸傳言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觥心官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廐尹
 豈得爲官人子官名臨時詩三嗟我懷人其彼周行能官人
 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許周南也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建嘆言我思
 也得賢人盟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
 夫各在其職則是詩人同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天子
 所居干里曰拆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
 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畧衆也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
 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能官人豈聖人於
 楚臣不以善戰殘民者爲勇而以寢兵息民者爲賢子庚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秦教子子襄而置鄒不爭諸侯無事傳之所深予也故特
 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爲
 之楚子能官人而子襄爲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
 人而荀偃將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綿土之蒐相對而晉爲
 楚役之幾已伏
 鄒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鄒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茂師
 慧樂師也茂三月公孫黑皆爲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寔諸十
 子罕以司臣托季氏鄒人醺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師慧過宋朝將私
 焉私其相相師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俞云廉吏最
樂守錢庫最
苦攻而使西
官既得所人
亦得生使是
宰相安民之
器

正爲後半訂晉臣驛貨失期反照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常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

以在大夫自
侯有異志矣
侯有異志矣
侯有異志矣

焉云晉人
有以諸侯之
有以諸侯之
有以諸侯之

故云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想高厚所荷假想且曰諸
歌之詩獨不取思好之義類故曰齊有衣心小國必當有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此知小國必當有
從者陳師為齊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晉交也起木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小和以包之呂主叔曰大夫
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故平公命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命大夫盟高厚也然有盟高厚之命而無自為盟之命厚逃
故曰大夫皆不臣也

晉平欲繼乃父之業則當仍其善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
者莫如圖彭城討魚石三駕服鄭而薄賦進鯨允伯之基
也其不善者莫如定衛剔與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
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衍奔齊至成之會而齊不至
蓋受衍之怨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微哉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五

然則猶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脩官未聞善政而誤
梁十國竟列衛侯是不繼父之善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剔
之基國以視祁苞之擾隣孰為輕重哉齊使規會而崇右
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書葬晉悼
公是新喪僅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饗酣起舞聞樂不樂之
請何意高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遷於晉然許侯遲遲許許大夫不可陳師時大
不可以晉人歸諸侯唯以許許大夫不可陳師時大
有為也晉人歸諸侯唯以許許大夫不可陳師時大
之也也今平公投師伯之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帥伯以
從諸侯之師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陳師氏日不使鄭伯

叔孫

社注可謂夏六月次于栢林庚寅伐許次于國氏栢林國氏
晉荀偃與鄭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在十二年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熒阪熒水東八被楚師敗績晉師
連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許自是晉亦不復爭
許知伐許非晉意也猶人以虛小國晉志莫矣

許為鄭偪請于楚而遷葉晉平即位執祁苞紆當患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灼見晉霸之喪終不如楚之
足以庇已故晉為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然荀偃伐許
傳兩言次之待許之成不欲人許猶見慎重之意其伐楚
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
年楚一侵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便鄭復不救許忽報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六

其使宋之役夫弒君與得夏義孰為重以中國之手刃其
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
未襄伐楚欲繼齊桓之畧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荀偃伐楚
不得為問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畧其功此經之權衡也
秋齊侯圍郕晉放伐魯孟孺子速莊子速微之齊侯
日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速寒侮陘而還
觀海陘知所云微之者在侮陘之地矣扼隘拒齊齊無
能為故去之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之吉祭與民之未息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少引

周之戰
不測之
知罪矣
子賦
無鳩
齊二年
力水息
故與師
從執事
無自以

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折父詩小雅周馬擊野蠻之兵甲故謂之獻子曰偃
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更見范宣
子賦鳩雁之卒章詩小雅飛鳴鳴聲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鳩集也鳩雁卒章所云乎
齊二年之間三伐魯且欲撓晉晉之問罪宜何如急也奈
汎梁之會諸侯兵力敵於伐許晉力復敵於楚晉人言民
力水息自是實情未補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為害無
故與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悞也偃曰偃敢不
從執事句曰句在此從前霸臣對鄰國之使每提出寡君
無自以為功者至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左傳卷二十七

可以說死
之說也

乙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邾宣公也
此書卒晉人殺之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子石○秋齊侯伐我北鄙陶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防
邑林解伐我大夫○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亂而
奔○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杜陳大夫卑也卑
不說備詳宋自襄公以來與楚楚為
楚之宋亦不為之下伐陳楚楚也
伐陳為晉也卑宋恃楚也
衛孫樹之子田於曹而飲馬於重邱曹毀其廄重邱人
閉門而詢也○之曰親近而君爾父為屬君在十四年差
之不憂而何以曰為夏衛石買孫樹伐曹取重邱非與技均

之南其曹人怨於晉為明年晉人
遺棄乎曹人怨於晉為明年晉人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鄭
高厚圖滅乾干防之甚也故與日犯
師自陽關關東山後今山東寧陽
濟不敵耶叔紇紇紇紇紇紇紇紇
至防耶叔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
從滅堅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而死謂之刑臣刑臣齊侯使夙沙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
宋華閭卒華臣之弱易舉比子之室
請左傳卷二十七

吳賊六人以破皮反殺諸盧門宋滅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臬比私有
界也余而大壁宋公問之曰臣也不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
臣之門必助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
午國人逐疾狗疾狗入于華臣氏國
華臣氏逐疾狗疾狗入于華臣氏國
所共事也自安詳其逐狗而驚走
傳疑之義不得以逐狗為事日月
此可與居世反他從起為其傳記
傳敘華臣出奔罪向戌也臣祗賊六
人殺華吳於左師室

傳地人伐楚
從子孔欲起
是子孔欲起
由是楚師來
一派師解便
是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敵聞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壘防門。為敵窺破。故士句
離辭。應敵。齊侯望師。輒驚。三層。齊色相告。不是。晉。臣之
明見。齊固長晉。晉亦畏齊。今日之通。由盛之無勇。致之也。
二子見獲。聯以示威。總為暑字。作案。晉人欲逐。歸者至數
闕。此正寫。圍齊也。攻險。即攻風沙。請守之。險。邑。衝敵者也。
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郭。圍廬不克。頓兵。即當克之。而
偃。不及待。遂撤師。同圍齊。三日。間。被門。焚。郭。焚。申。池。偏。及
東。西南。北。極。寫。師。迫。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款。殺。大。斬。
梯。數。闕。示。以。從。容。而。不知。早。為。太。子。及。郭。榮。指。出。使。何。也。
未。段。齊。侯。無。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
師。已。將。退。步。點。出。略。字。覺。自。出。師。至。終。總。不。出。此。結。二。語

庚款曰。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當。之。晉。其。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師。治。兵。於。汾。東。北。有
汾。南。開。封。府。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
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完。城。子。孔
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今。右。師。城。上。棘。遂。涉
頻。次。于。旃。然。將。楚。師。按。上。棘。今。在。西。州。南。師。然。水。名。為。子。馮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驪。獻。於。雍。梁。晉。師。獻。于。雍。右。同。梅
山。在。榮。陽。東。北。今。鄭。師。東。北。至。於。魚。陵。而。反。子。虎。門。於。純
門。信。可。宿。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故。言。步。○。豈。音。水
苦。雨。及。之。從。北。而。南。遂。及。地。師。楚。師。多。陳。役。徒。幾。盡。子。展
六。雨。遂。是。師。也。卷二十七 襄公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上不至。下亦不大。吹。晉。人。問。有。楚。師。按。在。國。齊。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也。師。曠。唯。歌。南。北。風。多。死。聲。林。怨。多。蕭。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歲。在。不。章。月。又。建。亥。故。日。多。在。西。北。就。云。此。年
多。在。南。師。不。時。必。無。功。綱。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楚。子。食。累。是以。無。功。傳
前。篇。同。圍。齊。諸。侯。師。在。齊。楚。固。敗。晉。之。不。及。救。鄭。而。鄭
伯。之。不。在。國。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間。並。起。子。展。子。西。之。功
其。不。為。小。觀。篇。中。插。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
未。用。師。曠。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曠。之。告。一。律。者。想。見。荀
偃。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恤。魯。又。將。失。鄭。極。其。倉

皇故師曠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鄒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固齊一段伐菽殺大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問越師入國分外修張其中實警過之甚也說者謂固齊一篇當與後齊揚並讀則厲公一夢倍見有勢予謂讀此篇當環讀固齊一篇纔知荷偃分身無術倍極驚援傳有前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信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固齊之末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諸侯也疏云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柯今山齊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祝柯城齊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鄒水取邾田以邾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光立○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各葬齊靈公○城西郭郭○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地名○城武城南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在齊也曰大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之也既被其用以擇魯則無辭以久之遂次於泗上盟我田也正邾魯之界取邾田自鄒水歸之於我邾田在鄒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魯戰還之賄荷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期荷偃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於魯國以爲名古之遺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荷偃瘁疽瘁疽丁但反生瘍有於頭濟河及若雍病目出大夫

又說凡起日視之定當白出

先歸者皆反士甸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有吳其可士甸中著張處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宣子盟魯而撫之曰事吳敗不如事主猶視大夫鑾懷子樂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將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與受合謂懷子也釋文桓譚以爲荷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宜子出曰吾憐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國齊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舍首惡而但執黨惡之小國非霸討也魯宴六卿荀偃獨受重賂是諸侯不知晉君而但知執政大夫橫而霸衰也荷偃目出桓譚之說非也蓋上是著荀偃之逆報下是寫士甸之無能弒君之賊至今猶網際首見夢厲公之靈赫矣無功而還死有餘恨目未瞑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也句黨于偃偃之謀俱何成之而句之才又太遜于偃不以嗣事于齊慰晚蓋之心而以私庇其子阿舜臣之意豈知生平奸偽死見真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傳于偃何更代之時明晉霸不振由此二人也

晉樂飭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樂飭此晉討齊何以獨書林父蓋獻公奔齊林父怒齊之受奔而欲令齊還之也故誘晉伐之傳用一從字明明是林父主是師以著林父之惡而樂飭不足書也釋經精矣說秦季武子如晉拜師謂討晉侯季之范宣子爲政代荷偃賦黍苗詩小雅晉侯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應林鐘
 因以爲名。鍾管動天下之兵爲魯而已空魯國之牛未足以爲懷也。尚以爲已功哉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合德。大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
 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僭人
 也。借晉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去大伐小取其所得

十廿

以作羹器。羹常也。謂饔飩。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恕之亡之道也。武城西郭。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爲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政銘魯功者實自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下等有以覲其心矣前用三層疊寫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怒鄰非特無禮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後此宿之逐臧孫正以誅心之論積懣于平日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曰姬頭驪聲皆二姬母姓四以諸子仲子戎子戎子璧附注管城諸子房元謚註諸子內官之號哀五年仲子生牙屬諸戎傳諸子皆姬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姓子考

何云錄子蟠
伐蔡之害所

子之屬託戎子請以爲犬子許之齊侯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之常立猶問諸侯難孫氏曰問問之間問光之立也列于諸
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廢而徒使
高厚傳牙以爲犬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陰之役衛以私憾
世宦官加師傳之始高厚以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此又後
病而不知其不可智出婦人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服迎太
也孔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之將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也孔婦人犯死不得不殺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
五刑之中無墨劓刑也雖有刑不在朝市
五月王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卽位光也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邱地名侯侵濟音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光謂衛殺公易已按戎子請立公經許之皆衛成之也此
叛其捕筆圖義光問父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爲惡已甚因歸

之元公作此爲之今山

東夷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仲子持論甚正其料事甚明靈公能用其言足以全戎子。
全牙全光而崔杼無專政弑君之禍春秋賢婦多矣不欲。
立其子者僅見此人傳特表仲子以罪高厚。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經詳書之傳復備獻之以得哀死之禮不傷仁人孝子之心士句第一善政非淺之爲丈夫矣而穀梁猶謂宜殫帷請命何其謬也向之會數吳人之不德以其伐喪也此方不是責人則明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襲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渚六月晉侯請

以禮樂之
結之惡也
是主何將
盈矣

高既以罪
齊之權在
已

從起遠
依難成

馮云與入此
二人下詳
之
子孔不唯
身併其族
專之為禍
以下推明
殺之試
唐以子
當國見
不能久
子西為
康為
前事如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

伐秦之役子矯有先濟之功苟僞有遷延之罪不問罪而

賞功非義之公也伐秦報陳何嘗請命王朝賞功追賜乃

遽以勤天子皆非禮也於以見士何專晉晉平徇句而天

王下替其矣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濫濫齊地也而兼其室書曰齊

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

從君於昏者傳牙為大子也牙既誅則高厚及此光之志

也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附止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宮子孔知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

而不言與純門之師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然子革子孔宋

子之子也士子孔父圭媽之子也鄭穆公妾圭媽之班

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士子孔亦相親也何穆公妾圭媽之班

四年子然卒魯僖公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八年司徒孔

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三室如一言同故

及於難故二子子良出奔楚子革即為右尹鄭人使

子展當國子西立子產為卿大夫常國功故

子孔繼殺三卿子西子產皆父仇也當復仇之日子產若

其身局外者何也君子之行事光明磊落不容有曖昧之

子孔繼殺三卿子西子產皆父仇也當復仇之日子產若

私若觀其位而利其財則亂也安得謂之討賊子展鄭賢

大夫也有功于國人望所歸茲乘國人弗忍子西遂因子

展兩罪並發而子孔誅則誅子孔者子展之力也告之鄭

伯明數其罪如子產之子子皆豈非強家之烟監哉乃專

制自為非無罪之子革子良逐之而分其室子革之奔鄭

林楚用殊可惜也篇中叙二子與子孔同出穆公子孔為

司徒時即相二子之室三室不特同心抑且並富子展子

西不特惡其專抑且聖其室而謂子產為之乎子展儼然

當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大矣傳以子產為卿作結蓋為

鄭國得人之慶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疏云號召也衛已下城不即

交言不能相取也與鄭穆公之孫鄭穆公之孫問守備焉以無備告之

乃堅志于戰死故不齊侯之孫齊侯之孫問守備焉以無備告之

唐人殖紳工僕大夫會夜結納師按衛人會幕夜二子乘

其無備傳言城上衛衛於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齊侯伐齊又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移叔會范宜子於柯齊晉平魯懼

以自穆叔見叔向賦戰之四章四章引也其欲引大國

以自穆叔見叔向賦戰之四章四章引也其欲引大國

始則鑄鐘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未也俱照顧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石卒悼子石惡不哀孔成子夫衛大曰是謂麗其本麗求月反必不有其宗石惡出奔傳

與太子衍可謂是君是臣

經中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按今直隸開州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燮子蔡公子履出奔楚受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此盟和好者十五年此盟和好者十五年此盟和好者十五年

光以築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滅服者吾不敢信也土句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行之罪

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計賊者其義而比績桓文矣乃彼以服禮為名此以得成為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賴高渠彌而晉則

悼助林父平助崔杼荀偃士何之所以罪不容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戰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劉氏曰晉人執孫子

又取邾田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何謂未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喪踰月而盟莒伐邾急於桓魯爾賀養敬曰非也莊子欲保世亢宗苟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此兩人合傳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二慶長公子黃之偁魯黃偁偁諸

一旬甲合合傳正格

楚曰與蔡司馬子燮同謀之晉楚人以爲討陳公子黃出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口先君文侯父莊與于踐土之盟在僖二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文侯卒

馬云叔事間以解經亦罕

楚人使蔡無常微發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蔡人與蔡人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按以

見矣然皆就一事作開闢

告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此獨以兩事分敘而頭中謂傳無書法

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此兩國事而驟並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畏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暴傷晉弱之衰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與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即以與蔡同謀罪黃楚即以是爲討楚氣如此蔡人所以寧違先君而殺變也皆由晉人之奔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患朝聘絕今始復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共公子逆

人到此頃大
事如此
是國
家有災宜
是死後有鬼
神兩極苦惱
無處躲閃

邦莠旣平。齊雝亦息。得從容。聘享。燕樂賦詩。箚鐘銘功。至此方不號旉。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齊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孫林逐衛獻公在十四年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靖傳劉勝然則寧喜將奈何曰效死勿諱此亂命也則爲孫寧所立君衛已七年數列于諸侯寧殖

以復衍命其子則將盍戮于何地是無補于已之逐君而又增其子之弑君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受業毛
直 埭	并増添
校	

義公五

經已酉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按公羊是年十一月戊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杜氏從史記作

見孔子卒下言來奔內外之釁欲解千是公猶在晉漆澗邱二邑皆今山東鄒縣境○夏公至自晉○秋晉

藥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比月而食食積月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欺人也又但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說當並存曹伯來朝○

傳二十一年秦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齊之師泲水之田

而卒夷以年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黑肱以置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

安成之計
可以卽成
以喪位卽
庶共之初
或二年未
曰三十婦
列有姑太
女餘計女
傳梁有干
有節姑七
謂妹許歲
父之姁姁
姁此雖在
云云矣

杜解是也。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盡詰治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馮云起三句
立案如山

適是時魯多盜而左氏說來竟似盜但聚於魯妙極

分三柱下
生層承應
一發虛說用
雙刀

一段實說用
逐承
徐云次小
分得奇
動心與
相同

此見世道
直不阿
而季不能
二年逐之

此見世道
直不阿
而季不能
二年逐之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可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
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
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收與馬
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問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後可以治人
論分則此心隨處可隨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而人自服○酒西禮反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以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使可施之于此疏釋茲在茲人亦當領已得無亦有所治除干名言
云尚書大禹謨此言此皆允出茲在茲此則信也信出干惟帝
茲在茲當今可施于此允出茲在茲此則信也信出干惟帝
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後守軌法而功可圖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青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是教
夫列千諸侯之會無以名見者
此皆以接我書葉氏駁之非
庶其之納言賞盜而歸於酒濯其心蓋二邑之來欲為已
有是利心也時公在晉而季受之以公之姑姊妻之則其
無君之心尚可言哉人臣無貳心故能專一無肆心故合
軌度今則不知公室是貳心也專制自為是敗度也盜思
奪之矣字字刺其無君之心然不曰事君而曰待人似只

去聖公子用
慶氏齊莊公
為之千是六
縱馬歸于社

道叙

盈懷其壯
恥頭出魯
乃謂其所
之子與其
宗為從來
所不來往
所不來往
政兩字先
所不來往
父更不願
之身已亦
知有父更
而抑知非
病

于弭盜推進一層使之默喻亦立言之妙也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
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選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蘭衣裘鮮食而寢
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為二十二年
令尹昔日越椒惟恐不得者焉加人一等矣然此時楚康
少年銳于猾夏無如晉席悼公餘烈無隙可乘國多寵而
王弱其托辭也
樂桓子樂娶於范宣子生懷子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年樂桓子范鞅使奔秦按先著范鞅
怨樂氏一語則范鞅為之微知非無故故與樂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桓子之母范氏妻後祁姬與共老州賓
氏家臣通幾亡室矣言懷子患之祁姬其討也趙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
之政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能報之怨鞅而不為厭
又與吾同宮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復從之矣欲以死作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有此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
晉邑而遂逐之在外秋樂盈出奔楚按楚晉也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

應子之說

徐云此段
叔向之說
亦知也樂王
叔向之說
亦知也樂王

不義不失
是說必教叔
向王是說叔
向王是說叔
向王是說叔

如此
無疆子孫保
之詩周頌也
言文武有恩
訓之書曰聖
有慕勳

宗室之族
也與相類者
蛇生非常之
物多彼美余
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散
也哀族

叔羅子晉大夫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而後其受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四何若詩曰優哉游哉
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
其言也樂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拜其人皆皆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也食邑下室

老開之曰樂王叔向言於君無不行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叔向從君者也何

能行所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叔向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叔向曰與其虎

謀於是祁奚老矣族大夫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恩訓之書曰聖有慕勳

明徵定保信定安之說云夏書亂征文○第外胡反○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叔向而

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見其人叔向而歸私言為國非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為已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叔向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物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散也哀族

也國多大龍六知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族其相及者
也無不與也
餘云此段叔
向之說亦知
也樂王叔向
叔向之說亦
知也樂王叔
向之說亦知
也樂王叔向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嬰之故年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

陪臣盈天子之臣解千得罪於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

逃罪罪重千如旬郭外日郊外日甸無所伏窺敢布也其

死昔陪臣書能輪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國以實戴天子其子

所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王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屬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姦

之不敢還矣故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

出諸輶輶按今何南望縣西有輶輶關名

傳見樂氏積惡有可亡之道而范句專殺有可誅之罪無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人義公

如王綱不振任其肆行也有罪之屬原不足以庇子孫即

輸力之書宮趙宗三邪并弑其君世稔其惡如此豈足以

保族而長世天不過取償于盈而假手權臣以誅之讀過

周一追叙所及傳之微意隱躍可思然范句之述不過

出於平日之私怨非真能明正國法也故其專政之罪却

早于淫邪口中逗出一則曰死桓主而專政再則曰與吾

同官而專之三則曰死吾父而專于國一字委書愈提愈

醒在而第借以行其讒豈知斧鉞之誅即在此哉殺十八

囚三人上大書宣子祁大夫不乘耶見晉侯但見宣子傳

文甚明至叔向之母以下為寫叔虎之足以滅其族即知

變叔虎者之足以傾其宗我足盈奔一層未結出王曰尤

數語直達
心誠服
從言說
以爲之
不然
焉王侯
明年乃
前用之
用件
注云不
我補一
更足

以爲口實
點睛

頃之役二年謂我敵邑通在晉國諸草水吾臭味也晉國
故而何敢差池一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共土實土地重之以
宗祧宗廟之屬以愛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
歲終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孫歸而討之實鄭使石與告絕
于楚楚之俱樂之明年十六年子蟬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人執之俱樂之明年十六年子蟬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於君見於當耐酒之新熟重者爲耐酒爲酒爲耐酒也
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執燭焉助祭也間二年聞君
將請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禮也二月往不
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荐仍也後國家指鄭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若安定之其朝少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以爲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前則也
則成仇讎也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重國之
傳事皆以見伯政無節諸侯不勝其勞晉之不競以此
士句貪鄙性成而中行已死樂氏又逐自以爲大權獨攬
惟我所爲矣此名爲微朝實爲微幣即微羽毛於齊之故
智也子產以爲小人可以剛勝而貪夫不難禮奪彼是微
朝姑就微朝上立論入手晉楚夾爲以見悼公服鄭之難
又見鄭人從楚之易前車之鑒昭然蕭魚歸晉之後三朝
晉君不朝之歲命使相繼在鄭可謂有禮而今以不朝見
微非不知其意旨特以鄭當罷微之餘災患荐至實有不
堪悉索以應大國之求者假使無所徵求不須幣帛而安

名言與發子
辭曰朕所見
通言曰富
不在國又不
在民而在故
從之大家則
生亂禍國則
私百成今人
見廉吏以爲
迂腐夫

定之則鄭君何妨朝夕在庭若意別有在而以微朝爲口
實則路整難盈區區之鄭不堪任命矣此時楚方有志中
原特無繫可乘耳而迫鄭使叛何難舍無禮而望澤於中
禮者哉恐歲時賁賦將爲仇讎有也通篇並不提起貨賄
等字語語抗其微朝却語語斥其賄貨明目張膽中仍自
隱隱使之自會子產辭命此見一斑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氏之命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
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
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
樂盈奔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渴諸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九
侯猶睦也然楚不敢納而齊欲納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鄭公孫黑胥子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子石
子而使黑官無多齋祭以特牢殷以少牢四年歲祭以羊
家慶盛也疏云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祭
川少牢子與葬祭故用特牢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給及五世
有股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
是時世和貨巨室富強不保其家遂滅其族而宋之子
罕不食爲寶鄭之子張貴而能貧皆空谷之足音實保家
之圭臬也傳錄其文與句假羽毛宿分公室觀超有馬林

冬會于沙隨復罔藥氏也。齊知猶盜在齊。晏子曰齊故復罔也。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合諸侯伐晉。傳曰說兩之問安得。不作風。然抱火救薪。遂使城滅。盈之罪也。

藥益在濟沙隨之會十國意在齊取也止盈出奔王而力
書鋼藥氏則藥樂藥魴及藥氏之族從盈者皆在所鋼中
而盈黨益固范句外謬已極傳特書之爲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寵觀起令尹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土御土車者王每

此篇先立定
賓主子南是
主于馮是賓
前牛實爲子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事我者。」

讀左補義

卷二 入曲公

計

南而後半爲
子焉亦是反
形子南也是
借賓陪主法
若作兩人合
傳則細但費
敘追尋耳何
與子焉事而
合于此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命。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范句。父。子。諸。不。執。之。人。庶。幾。知。悔。臣謂棄疾請赴子南。林說。謂。尸。於。朝。欲。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三乎。不。伏。犯。命。移。尸。南。解。言。唯。二。三。家。臣。少。忍。之。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王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馮云弄疾君
交之際可謂
窮矣君子不
半處此將若
之何曰汝命
而述其父身
死司寇可也

事雖吾弗忍也。遂盜而死。韓謨康王與子謀父失君臣之義。補注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牛干其父而迷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棄父事賊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復使蘧子馮爲令尹。公子馮○五爲司馬，屈建○五爲莫敖。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按子馮牀冰舞食以逃，令尹及爲令尹乃有寵臣八人可知。怙侈之習，中材以上不免。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蘧子不欲與又從之還歸。退朝見之。蘧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因我於朝，吾懼。」

孫云末句不
是單收遺子
已過抱子南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隗起有寵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則可不然請止相知辭八人
者而後王安之陳傅傳言楚亟殺大夫人多自危

傳書一事援一事爲證。有似兩人合傳其實全爲本事相形也。蓋子南有一觀起于馮有八觀起。叔豫能全子馮。又能全所寵八人而康欲全子南之賢子而不得三泣臣與三困我相對泣之者。求其生乃述之死。困之者懼其死乃致之生何相反若此。則以康之殺子南處心積慮之既久。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士

也。其曰令尹不能不能何事。竟未明言而棄疾亦若心知其隱情而不求其故。蓋康五年不出師。自謂死不從禮。子庚一出無功。益怒。故屢起出師。而子南不可耳。其所謂不能者。卽子庚所謂懷安也。然子馮繼爲令尹。三年中未嘗將兵。且諫伐舒鳩。其見正與子南同。何以不殺子馮。不知子馮辭八人而清約自守。蓋信其無他也。子南寵觀起。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非攬權竊賄何以得之。子南之富盛必有什百於觀起者。然且不能慷慨赴功。則疑其有異志。而如椒之醜而叛也。否則如辛與王夫之貪而失諸侯也。故子南子馮皆康之所謂不能。而於子馮無所忌而安之。於子南有所忌而殺之也。特此意不便顯言於棄疾。故專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非疾所為束手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販公孫游販呼板反將如晉未出竟道逆妻者奪之以

館於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

廢長子而立大叔弟曰國卿君之瓦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

怨以初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子明之惡

子展力抑強家而立賢棄否尤是經國要著

經亥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母卒公立○夏邾界我來奔邾界我來奔

奔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君言及史與

左補義卷二十八

樂盈復入于晉以惡人入于曲沃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

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約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已卯

仲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城孫紇出奔邾紇氏以犯

侯○晉人殺樂盈○齊侯襲莒還襲莒不言進者問有事

解春秋書樂盈者此特筆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葬公母杞

字平公不微樂非禮也禮為邾國禮侯絕期故以邾國

公之舅魯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弟于

邾國之喪且猶微樂死於母之弟于

陳侯如楚也公子黃想二慶虎及於楚楚人召之二十年二

卒侯屈建

從陳侯歸附似助陳侯歸附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之去往殺之不政自往慶氏

以陳叛之不書殺不以告夏屈建楚真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板隊而殺八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殺其板隊

而作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通楚人殺其板隊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言有義則

存無義

楚為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二慶拒守而不書叛

黃歸而書自楚何也傳以為二慶畏黃之偏想于楚謂黃

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想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城陳侯

圍陳二慶畏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

二慶之拒守畏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于民叛楚不

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慶不義也而黃亦

不得為義其釋經備矣

晉將嫁女於吳按同姓為昏盟主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送勝非即以歸父為媵也否則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以勝載

樂盈及其士若勝之有勝載者納諸曲沃曲沃也補注

公邑而此屬樂氏樂盈夜見晉午守曲沃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盈曰雖然因于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附注言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攝

謝范俱爲中
輞相映奇絕
然猶子年少
已無丈夫之
氣十旬連飲
忽爲晉夫人
知非脂眉男
子矣

十

十五

經 143—594

此一段實為
侯國威儀
人武職士人
各以軍之名
日與字一字
住挑頭佐又

襄罷師狼遠疏為右
○左翼日啓
肅肅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秋齊侯伐衛先驅軍
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軍
成秩御莒恒中鮮虞之傅擊申
鮮虞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公御武廣車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啓牢成御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自重下文在子君所請于君矢及君屋每提出君字以靖
憂克第二著在強取魏氏六卿惟魏與盈通觀下既乘飲
迎早有使命往來遲之則生變急之則易擊 四段是強
劫魏舒樂益入晉恰有歸父勝女一事湊機士句如公恰
有夫人姻喪一事作合其取魏氏也超乘撫劍劫之以威
執手賂邑咱之以利總見士句父子一段倉皇情景末
段督戎殺而樂氏之黨盡其遺黃淵等十人句殺之知起
中行喜五人句逐之所留一督戎耳句徒知急則求人丹
書可焚獨不知網開一面兩網可已乎督戎既死樂氏乘
門句以死戰勉子實以大義勵衆觀下帥卒二字可見樂
樂射之不中槐木覆車隱然天欲廢樂誰能與之寫士句

右翼日勝○勝起大厥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
庸之越驅乘此言莊公廢晉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
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愛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休
間晉有樂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附史記世家
云厥之見崔武子崔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觀
吾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於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所行之義有過于君人臣猶齊侯遂伐晉始叛晉取朝歌
自直隸為二隊分兵為入孟門晉陸登大行山張武軍
提頭烈敘與
亦各用一字
結出起後看
焉云焉動
前文相配

齊莊伐衛易軍名改軍制傾國與師新奇奪目真踴躍用
兵也下接將遂伐晉則伐衛其名伐晉其實而不知已之
臣有異志矣其伐晉取朝歌也忽分二隊曰入曰登曰張
曰成曰封躊躇滿志而不知已之大夫遺之禽矣莊七
月與師盈已兵敗入曲沃矣否則盈擾其內齊攻其外稱

此段申變持
論之正見幸
孫廢立之難
馮云申變持
子馬皆憂
人骨肉之關
一息父依於
於此與滅絕
相映照
武仲立不立
一語而用子
有對而子
之仁定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諫不及助盈者其事甚闕不便
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為名而應樂氏者
其實也士甸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
點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但國俱曲沃遂使齊侯如
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句不顧也私讎為重
君國為輕句之罪真難指數 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
帥師以救止有一魯不可謂非義舉也欲以敵強大之齊
次而有待非可以逗遛之罪矣據外傳子服惠伯曰樂
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
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垓止晏萊焉晏萊即晏
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薛北為比不知彼次
師之時秋未伐邢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
齊已伐晉豹為救晉而來次雍榆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
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紀實也書救成平救也何軒輊哉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
大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還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爾 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于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武子遂豐守正不從
紇再訪武仲使能鳴 季氏飲大夫酒紇為客賓上既獻
善開邪決不敢行 季氏飲大夫酒紇為客賓上既獻
威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酒樽既新 名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 威孫下乃旅而召公祖 武子遂豐守正不從
列在下 季孫失色 出奔綠 此可知天下事惟守其正道 季氏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大

注云國權三
語東上起下
此段陳氏
信有力於滅
氏公無救直
陳於女已知
季孫之深愛
已也
孫奔郭下可
直達孟氏門
門忽穆穆人
哭一腔承上
孫孫求以
見季孫早結
孫之遺以
歸葬季孫

以公鉅為馬正馬司 慍而不出閉子馬 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思無所處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信季氏可也則父之
威云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姦回不軌禍信下民可
故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亦不然姦回不軌禍信下民可
也禍信于公祖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也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 其具燕饗故公祖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氏家臣 孟孫惡 孫不 相 季孫愛之 已志 孟氏之御驕驢
仕丁公 孟孫之弟季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再三
點好 錫子秋之弟季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再三
云錫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祖荀立錫請錫滅氏與公祖
共情公祖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曰若錫立則季氏
滅孫公祖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曰若錫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滅氏矣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滅氏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九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祖春錫立于戶側之東面立也季孫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祖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祖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錫立此云欲 且夫子之命
也孟孫遂立錫秩奔邾滅孫人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疾也常志相顧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連
我疾疾也常志相顧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連
疾之療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開門告于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 欲為公祖 季孫不信 滅孫聞之戒為備 冬十月孟氏將
葬 若除於滅氏 辟穿藏也於滅氏 人 滅孫使正夫助之 夫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與廢長立幼
相映

爲之兄弟
恰好與上面
父子映照

扶出以防
後誤案

注云一路
叙起作
層層出

國有人焉
請我無人
矣此正季孫
之故也
外便與人哭
一殺應合

氏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其有乙亥滅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云初滅宣叔娶
于鑄城縣有鑄鄉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
奸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之母之姪妹同出爲姨同出俱已嫁
也據父言之謂之姨姪穆姜之母之姪妹同出爲姨同出俱已嫁
子故父語亦呼爲姨故從母昆弟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叔爲宣叔買滅爲出在鑄還射滅武仲自
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大龜就云食貨志元龜爲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邾近邾廟爲宗敢告不弔所弔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紇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爲已請遂自
爲也爲自滅孫如防已滅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敢
不辟邑子以爲要君乃立滅爲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滅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謂奔亡者說云周禮外史掌
立此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盟東門氏也孫在宣公
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
孫氏也孫氏在成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孫公與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門犯門
斬關千亦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孫子服惠
氏衰三家益專○居音基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此滅孫紇出奔邾傳前三段是叙出奔之由後三段正寫
出奔時事滅氏世卿有功于國而攻之逐之盟之皆出于
季孫一人愛惡之私篇末提出公命公室國紀正以著季
氏無君之罪 一段至季孫失色悼子餘祿絕少表見未
必勝于公鉏季孫欲立徒以私愛耳愛惡二字爲通篇眼
目武仲一爲私累絕頂人竟爲小智所誤使與之齒與衆
庶子叙齒也斯時公鉏衆賓無不失色是季孫極得意事
而季孫失色者蓋廢長立少于理不順中豐逃死而不從
季孫再訪而不得以爲極萬難事而滅氏不動聲色咄嗟
而辨此人向有重名又大義侃侃發我陰私一旦得志棄
季氏直腐鼠耳故喜懼交集不覺神銷氣沮也即此已伏

逐滅孫之根杜云恐公鉏不從季孫主之何憂其子不從
耶 二段至爲公左宰是寫公鉏傾滅氏之謀子馬畫策
於父子天性上感動武子立少而慙于心若有微憾鮮不
買禍一以孝敬自勵遂使季武之心且憐且悔而不覺害
之深也于是致其富又致其貴父子相親而滅孫氏之命
乃懸于公鉏之手 三段至亡無日矣是寫公鉏與孟氏
同離滅氏之由豐點好禍欲市立少之功其云從余言必
爲孟孫後此布置盡在個中然孟莊惡滅氏於前而公鉏
不敢讎者非爲季孫之愛也蓋莊惡其人未嘗不用其才
而季孫亦知孟莊之才足以制之故終莊之世疑忌不甚
讒間不生滅氏得安然無恙莊死而滅氏之亡無日矣故

西三兩人同
能中夜八同

完結天之所
廢

曰疾之美其毒熾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痛哭於郊
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為通篇關鍵 四段至奔邾是
寫出奔季孫以為舉國之才無出滅氏之右而已無以制
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為亂又以莫須
有者驗之而季孫遽怒蓋乘其疑忌而中之也 五段至
奔齊是寫諸後事追叙宣叔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
之為季孫謀者昔之為已謀者也滅為悖兄自為與紇之
于公鉏粥之于秩無不脗合而衰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
漸滅殆盡要君不下斷語以盟辭在後且已著魯論不必
再述也 未段盟滅孫氏先叙盟首文傳非無意也蓋季
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世僑如欲去行父為所逐至季孫宿并逐滅氏而公室益
不可為已神注昭公之孫矣豐點傲滅孫之故皆成立竭
之陰謀而堅牛殺丙立舍效尤而起陪臣之禍三桓之微
亦兆于此結處作不了之辭遙起作不順而施不怨一斷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
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陳隱傳釋去位不得書大夫
書晉人討賊也三代之刑無及族與黨有之自晉士句如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 遂襲莒門於且于 齊邑按今山東茌
傷股而退 齊侯傷 獲人而勝之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莒州 杞殖華燈 二子齊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狹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 近莒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先遇隱自
應向而對
同後而死
於莒周
紀之辭
史者互見之
法

盟 欲以盟要二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萬人行成 破大國益齊侯歸 遇杞梁之妻於郊 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 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弔 遇極于路必使人弔之是
男子從極在野得受弔 齊侯弔諸其室 人有禮
據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周亦戰死也以強大
之齊攻弱小之莒何至身傷將殲無功而還傳于未特書
杞殖之婦以見王孫揮莒恒傳等一班如虎如獅之健
兒不如知禮守義一女子也
齊侯將為滅紇田 與之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 蘇武戰功曰多字多字少也 抑君似
之功對曰多則多矣 蘇武戰功曰多字多字少也 抑君似
風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 按寢廟有人守之
則不致伏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 寧將事之非
鼠何如乃弗與田 已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于晉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順事恕施
也 按仲以廢立為他人之事不順不怨
齊莊乘晉亂得志而還因士句無暇禦敵也武仲之論齊
君可謂明矣不順不怨因其審事之明而想其出奔之故
蓋重惜之此一斷遂結出奔篇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終

甚介也然則
本國已足供
然後又就別
年於直是則
不為功而後
不為功而後
中政放寬
言建德名
兩字並說
則注今名
後以生而
民皆其者
十國庚子
也理也一
作補然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德。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下所歸。思以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與
戰。德母軍。使人謂子實生我。母軍也。按此而謂子沒我
以生乎。漢取也。則法取之深也。此謂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之。按漢則曲。不燒死。附註。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
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
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
正何。亦丈夫也。得志而驕。亦賤丈夫也。嗜賄無厭。諸侯幣
重。而曰：范宣子為政則全。不關晉侯也。子產致書。休以國
貳。則家壞。不恃家壞。而且身焚。藥石之言。安得不令貪夫
奪氣。
孟孝伯使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而之楚。楚無功。而還。吳召
起本。
急於伐吳。自緩于爭鄭。晉悼通吳。以徹楚。不為無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
期。齊社。寬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教。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也。必取其族。自害也。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水得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齊師與莒平。因兵出
膠州西南。
有介根城。
諺楚使如楚辭。乞楚師。送楚使。會皇勞。優皆從。懼字生來。
然又便道伐莒。以報身傷將藏之恨。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
齊莊為世子。一意媚晉。及執牙。蘇立晉人。不討。且定其位。
以素為已用。而可藉其力也。豈知卽背之乎。晉會十二國。
聲言伐齊。而在會諸侯。無為晉。踴躍者。以大水不克為辭。
是不成伐矣。傳蓋發明。經不書伐之義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國傳。不言四。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
左師。故也。按。蘇。今。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張。駘。輔。蹇。蹇
在河南新鄭縣東南。諸侯還救鄭。諸侯使張駘輔蹇蹇
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大夫。力。秋。反。百。致。楚。師。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反。蹇。力。秋。反。百。致。楚。師。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小。宛。射。犬。鄭。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
是。麻。我。當。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反。婁。路。口。反。無。松。栢。大
大夫。我。當。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反。婁。路。口。反。無。松。栢。大
於。大。國。異。二。子。張。在。幄。也。○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之。不。為。之。禮。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
後。從。之。乘。二。子。同。皆。踴。躍。而。鼓。琴。轉。衣。裝。流。云。衣。裝。衣
也。○轉。張。逆。反。近。不。告。而。馳。之。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乘
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取。胃。於。乘。皆
入。楚。壘。二。子。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取。胃。於。乘。皆
其。車。收。其。所。獲。械。其。囚。虜。以。示。勇。弗。待。而。出。待。二。子。皆
趨。乘。抽。弓。而。射。乘。登。車。射。楚。人。既。免。復。踴。躍。而。鼓。琴。曰。公。孫

結出此字
收射六字
二字已收

同乘兄弟也。如兄弟胡再謀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也。志人者言志在入庫故不取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也。言其志急不能受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
啓疆帥師送陳無字。傳言齊楚之師

楚久失鄭。因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字請師。楚之伐鄭志
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言伐
鄭而救齊削之也。何以不書救鄭。曰亦未嘗救鄭也。諸侯
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忽
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
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鄭國于
展為政。子產輔之。射犬敗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

國事付之輕躁之人。觀子太叔一戒。固以慎重者命之也。
不知二子超羣執倫之勇。射犬知之而求御于鄭以爲之
導。彼即於御見作用。不肯而馳。而後人壘皆下。收禽挾囚
之能。顯又不待而出。而後超乘抽弓之勇。著使二子一往
一來。楚師驚歎欲絕。而師歸矣。蓋以不可陵侮者示本國
有人。而以得盡長才者使荆發聲氣。皆射犬之作用也。追
既免之後。語若咎之。却是出險放心笑而置之。不失鼓琴
故態。而射犬若爲不知也。夫豈羊斟之御華元可同年而
語哉。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楚國召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人與共伐楚。皆楚讓之舒

情推舉到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之。無其事也。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
欲伐之。遣子馬。令升。遣日不可彼肯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戢。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楚滅舒鳩。傳

子馬持論爲駁於范孫叔敖所不及。
陳人復討廣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邾。王城也。於是殺離。離王官齊。齊人城邾者三。由
不得其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子
宣九年。齊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豹如京師。自是不復聘

王城。毀盟主不城而齊城之。魯王之義也。經何以不書。或

請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曰齊欲媚王。以免晉討。故不書此。不然也。春秋之趨王事
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
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界之而齊與晉。雖不樂其事。故
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明爲名。不明言賀城也。
晉侯驪程。知使佐下軍。代也。鄭行人公孫揮。子如晉聘。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曰降子羽不能封。歸以誦然明。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猶道平人而已。又何問焉。言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
也不在程鄭。疏云。非程鄭。其有亡繼乎。不然。其有威疾。將死而
受也。子羽死。其不倫。程鄭死。其言善。俱是失當。
然明料程鄭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賈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此不重列也○衛侯入于夷儀○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魯人者自

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魯人者自

外而入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上經在下從告○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未戰○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干棠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卷二十九襄公

七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杜

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昌若反○日崔子

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

使民不殷○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也○徒空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疏云楚偃號

呼之傳聞而面之○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明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別

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甥疏云臣出自桓○不可公齊桓

姓偃之甥同姜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上固下允之大過三三下

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和史筮人也史有多示陳文子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卷二十九襄公

八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卷二十九襄公

物者突而四落矣曰素不可要按國之六三變大過之九三

是為棟桷之凶男女相為室家風順棟折則家室壞而身將

堅何利且其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爻辭按一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父獨被殺為占主一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干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和接坎為水而連四五之剛水

中極剛險者推石墮坎為陷欲濟無由故曰往不濟荀九家

易坎為淵為谷為婦為中女坎為中男似有大婦之道而坎變為

二四互離離為火為中女坎為中男似有大婦之道而坎變為

無由互離離為火為中女坎為中男似有大婦之道而坎變為

之矣○宋公曰○發言案公已遂取之莊公逼焉○噤如崔氏○

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為崔子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問晉之難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問公輒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何公夏五月莒為且干之役在二十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侍人者別下賈

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還

廟自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于公宮○言崔

只此一語
晏子係然從
天外來

此
時方啓

光榮僅獲
立公不國者
仍非天哉

此得史官一
技錄筆刀鋒
不能奪直生
體立萬切

○說他 申劓侍漁者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格免 晏子之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 晏子殺

禮 公外大夫于平陰 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 晏子立於楹

氏之門外 聞難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 與

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 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社稷是

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 臣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

亡之 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所親

愛也 非所親愛 且人有君而執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 補注 由釋上文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枕以公尸與

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 盧

左 補注 卷二十九 義公

蒲 奔晉 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 叔孫宣伯 魯叔孫

之在齊也 年奔齊 叔孫還 子公納其女 伯女於還 公與生景

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 慶封為左相 盟國人於大宮 廟 大公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知上帝乃歎 言所不與崔慶者有知上帝 請 辛

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言未終 晏子步其辭 固自歌 辛

村 弑其君 崔子殺之 其弟嗣舊而死者二人 嗣 續也 并前 其

第 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 乃

還 言齊有直史崔杼之弊 所以聞林 南史氏齊史之在外

史 執簡亦往 更太史其弟嗣書則斃三人 死而其弟復書南

寄 傳千趙盾之執書 董狐之直 崔杼之執書 太史之死 以

見 凡執書不諱其名 而書國書人者 皆由國無良史 受制 以

賦 臣不以實 實請侯也 凡賦君三十六 皆以此兩條為準 固

正論仇仇與
晏子反照

想見國人
一呼無不
應

邱嬰以唯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 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

知匿其罪 匿也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 依道 介 將舍嬰曰

崔嬰其追我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人戰無所用 人與

遂舍枕輿而寢 恐失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奔中 謂嬰曰速驅

之 崔慶之衆不可當也 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 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 例 崔慶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三士孫人姓因名里 死十

四 嬰 喪車之飾 諸侯六 嬰 喪 云 喪 大 記 君 諸 嬰 二 版 嬰 十

衣 以 白 布 帶 者 遺 雲 氣 其 餘 各 如 其 象 稱 長 五 尺 車 行 使 人

持 之 而 從 既 定 諸 于 墳 中 方 言 云 自 關 而 東 諸 侯 爲 嬰 則 嬰

是 葬 之 類 也 禮 記 云 天子 八 諸 侯 六 大 不 辟 辟 止 行 人 下 車

送 葬 七 乘 不 以 兵 甲 齊 魯 故 土 公 禮 九 乘 又 有 兵 甲 不 皆

之 車 左 補注 卷二十九 義公

此傳崔杼弑君事春秋實備賢者傳于晏子有子有奪分

兩大段前段至王何奔莒所以予晏子處變之宜後段至

末所以正晏子與盟之謬前段以晏子之言為斷後段以

鮮虞之言為斷 伐晉之役杼欲弑莊說晉久矣而未得

其間因以姜為餌故公從姜氏拊楹而歌姜已與崔氏從

側戶出矣然莊悍然宣淫于強臣之家恃有私暱之人耳

豈知侍人止衆入即閉門歌聲未闌矢已當胸先射又射

飲刃而死于是死于崔氏之門者八人焉自外至崔氏死

者三人焉為崔氏殺者一人焉彼以為殉君之義而其實

皆下日逢君之惡者晏子提出社稷為重君為社稷死臣

安得獨生不為社稷臣何必共死以視紛紛絕死相擁

諸水戰視故
莊四年乃見
處置周詳

子展子美
後對中門
櫛陳侯數
乃見諸侯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傳臣而御君女而饋男難雖油其
其何以脫母不若附載敗遠之凌氏曰如粹遇鄭師公幸晚
共母而巳與美隨車以奔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詰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榘子賈以宗婦陳侯免喪服
問權社示服主使其家男女別而乘以待於朝以侍命子
展執禁而見見陳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不承飲者陳侯示子
子入數俘而出恐其士大夫殺殺不以歸校數俘者祝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政除也疏云陳國殷民
司空檢教土地使各依其舊許說此入之有禮者也陳侯為楚虐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若何
過分而子展命師無入公宮格脩外臣之禮安定其民而
去大伐陳抗楚者春秋之大義秋毫無犯者王者之行師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三

在當時所僅見者也然入人之國聖人不子故不以賢者
恕而直書其事若再伐陳而但求其成則誠仁義之師矣
聖人之所予也
秋七月巳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以明齊而謂同盟
或疑齊不與盟重邱齊地未有諸侯已臨其地而其君猶
安處者君一列于會則諸侯不敢討尤崔杼之所亟欲盟
者也文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
與此異蓋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弑君僧能聲其罪也此不
書伐齊者夷儀再會將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弑君觀趙
武之告穆叔下見方將乘崔慶得政之機為弭兵之地是
重邱同盟亦為盟宋設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穆叔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明止也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
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
諸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四

楚遂子馮卒屈建子為令尹屈建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為左廣之右世也屈建屈建之舒鳩人卒叛前年楚令尹
如父今此屈建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舒鳩子
屈建桓子提子驤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子驤曰久將楚陰乃禽也不如速戰陰
慮水雨疏云慮水雨大至民將用病按傳三用墊陰請以其
俱以病言蓋墊者濕疾陰者將用病也墊丁念反墊陰請以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觀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運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江云直道
到數十年前
之與武子本
傳不載語
傳附解是

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武公及喜九

甯喜許之與甯惠子疾傳悼子許諸相應似喜於劉爲罪

於衍爲功而于殖則爲幹蠱之子也傳以爲不然甯氏世

爲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

罪人也殖以復衍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劉未嘗臣衍臣子

劉則始終事劉可矣卽有父命或使劉全衍可矣安得弑

劉而迎衍乎夫但曰許之其事成否尙未可知而太叔儀

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劉如之則喜死劉不知而劉死則

衍必疑疑則喜亦死是齊與不齊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

父愆君子爲之若躬蹈弑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者仍不能沒其不可也必矣太叔引誓言其終必有患引
詩言其貳心當誅固不得以從親之命未滅其弑君之惡
此傳先經始事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男 埭 校

襄公七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夷儀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其

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秦伯之如晉泚盟

成而不結不結國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

行而者謂之跳此若傳爲失之疏云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

盟而不合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秦晉相仇久矣至此爲成而深惜其不結先經總叙非傳

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劉劉秋

衛甯林父入于戚以叛按書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復其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齊以侯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

之按此史例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子相殘以殺其父○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公買立○冬楚

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經解脩會夷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次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

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

和蘇是晉伯
絕大德則惜
襄公悼公甘
未之喻叔向
之極直過先
珍說則三
也

侯國介翰
 許寓劉致書
 歸而林父言
 已見前故兵
 言致叛之由
 子鮮但三君
 無信如有信
 則行之矣此
 已踴得一邊
 便是其讓處
 政由寧氏三
 師爲寧氏賦
 君之也
 託告伯玉又
 告石宰的玉
 君子也不然
 其言在寧心
 釋也共謀其
 事故伯世之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林逆即止而不畏。拂衣從之。人救之。固慙叔向自謂勳族下視行人以氣。破之。耳。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林解言爲公忿非私怒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力爭不務德而爭。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儒徒見晉室鬼故急于結秦好。子朱爲叔向所黜，公義也。何至撫劍而起？晉之官常廢矣。夫昏闇如唐僖宗，猶謂大臣相誦，無以儀刑四方。而况拔劍相逐乎？平公怡然以爲所爭者大。殆僖宗之不如矣。趙武何黜黜也？以視楚之子木，政令截然已總其成。百僚帖服，楚安得不服？晉安得不嗣？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已辭辭不敬，如獻公及子甯命之求反國，臣能。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
 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信子鮮賢國人
 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不得止命論之法傳見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開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瓊走從近闕出
 遂行從近闕出或謂伯玉禍去而去禍止而反似于義有獻
 懷之伯玉當獻劉靈之時也伯玉未嘗爲卿蓋初爲大夫林父以逐
 無訪之從近闕行及反于衛隱居不仕甯喜再訪復從近闕
 君至靈之世復行爲大夫平子逐君孔子不仕焉虎作
 聖人在魯何必其往不反哉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
 後曰伯玉出處合于聖人也容也悼子喜曰吾受
 可獲罪於兩君今就別天下誰畜之畜猶悼子喜曰吾受
 於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

一重點住

國人助賓子
却已情緣
齊後歸之

只就以父點
出尊祿而寄
寓之祿亦由
於此一筆全
身俱廢

車午術候騎
足釋烟束解
以爲下段捉

以進之遠近
為禮之恭倨
與欲通太
於儀一也

二拜與定其
以三野地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傳：久也。林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未人也。言其爲人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鮮在右，宰咺曰：『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勝於齊，孫張居守。二千孫文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傷父兄皆不在，奔子出舍于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哀之，故棄弱攻之。二千孫文之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言子叔殺，疏云：此則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驪公爲從父昆弟。陳氏曰：君雖殺太子不書，以弑君爲重。棄百林曰：爲衍則可以殺，則爲齊不可書。曰甯齊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姓以殺，則故以弑書。書曰：人于戚以飯罪，孫氏受命納費。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人于戚以飯罪，孫氏君故殺之。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人于戚以飯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木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國納之例言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之所納而復其位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初驕心易生徐錯云頷公語頷以應頷戶戚反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諸大皆使寡人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補正在如乃心問不在不通內外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之言也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行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有居者則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開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夫和大臣行書名。與衛侯鄭復歸於衛。晉伯襄復歸于晉。同更代之際。聖人謹之。獻有志於復國。借大國之力而誅戮及喜可

也。否則夷儀人乘間誅剽可也。若寧喜則父子臣剽久矣。欲其迎已勢必弑剽。弑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為。況使之弑君定姒之命。弑命也。猶之殲以復獻命其子也。一父一母。並為厲階。而獻與弑之非義。不待言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寧氏。一語得轉傳命。寧喜信之。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矢心於故君哉。亦曰事祿以周旋耳。說者以專祿事論林父。且謂不足以蔽其辜。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是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者即寧喜。以是而弑君也。此林父之罪。不得諉咎於獻公及晉大夫而寧喜之惡。不得歸過於公子鱄也。以發明經書弑君叛之義。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於晉。晉成茅氏。戚東。孫氏。衛人。今求。在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則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按言女豈惡。遂從衛師。敗之。圍戚。戚父言更。州地。不直。孫氏。獲。孫氏。復。怨。于。晉。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於晉。晉成茅氏。戚東。孫氏。衛人。今求。在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則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按言女豈惡。遂從衛師。敗之。圍戚。戚父言更。州地。不直。孫氏。獲。孫氏。復。怨。于。晉。

國名。從上。晉。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也。

晉為盟主。召天下諸侯。將討弑君之賊。豈非桓文以來所僅見乎。然其討賊。乃為孫氏故。孫氏逐君之賊。而為其討弑君之賊。豈由晉交晉大夫。盟會多在其私邑。傳著為孫氏一語。而前後篇皆貫。

楚子秦人侵吳。及零婁。按今江南零陵縣。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大戌之。城麇。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靈王也。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曲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皆非。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介也。第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得。子圍曰。囚曰。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見。子圍。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大。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請。以。貴。

相映照

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終受楚也
利故謂秦不謂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域下其可辭如此蓋父可得按鄭國者秦之有
以印去弗從遂行秦人不更帶從子產而後獲之
晉悼三駕服鄭至此十有六年秦楚併力爭鄭此正霸業
興衰之機泄泄之晉不知也而晉遂失霸傳蓋為宋之盟
張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千澶淵以討衛驅戚
田正威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威城西北五十里
城今在直隸滑州北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衛城固姓以名
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史官之例於是衛侯會之將

臣執事

二君為衛侯
夫賦詩而大
見賦詩而大
無賦詩而大
至下賦詩而
未會告無文
子產告無文
安我宗統
也鄭人無已
也鄭人無已
也鄭人無已

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晉侯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皆取晉侯
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晉侯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皆取晉侯
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晉侯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皆取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虎三百國子賦
之柔矣此詩見周書載取寬政以安諸侯若秦之樂則
子則書之餘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是孔
柔矣馬亦不剛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是孔
文是也子展賦將仲子今詩鄭風義取象言可長衛侯執
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子展
儉而克子展子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一鄭穆公十一子
云公孫氏也伯有良氏也子西公孫氏也子西公孫氏也
石公孫氏也子西公孫氏也子西公孫氏也子西公孫氏也
子去疾也子去疾也子去疾也子去疾也子去疾也子去疾也
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子孔也
子非人也子非人也子非人也子非人也子非人也子非人也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寧以定衍而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
交相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却不提
明正意只開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
聖經罪晉之義 澶淵之會不義之大者諸侯噴有煩言
齊不與會宋人後至小國之至晉平亦自知其不義而委
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為晉任過也故德公之
甚其告諸侯以卿不會公侯自抑以良晉之至先宋以悅
鄭而宋則正其後期之慢春秋以來諸侯告命未有鄭倍
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
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齊寧蓋為臣討君古今
之奇變觀齊鄭二君皆為衛侯諸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人

心順而大子痊美而狼心俱戾合左師向畏而惡之寺人惠
 牆氏伊戾名爲大子內師人孔疏爲內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夜錢傳者中間有初大子知之孔疏謂與楚
 不言林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共子謂太不惡女乎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
 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太子內師臣請往也
 按忠愛之言總出于小人之口已覺可疑且公遣之至則飲
 知其惡女於戾之語不能辨由或于夫人已久道之至則飲
 用性加書微之微駁也○飲口戒反而馳告公曰大子將
 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按較曠姬云女何遲乎爲君更賁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微也問諸夫人棄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其

經寫一開事
迴映前文

號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也也離也欲使佐失期呂說在何以使太子不疑是在平日孝
 友淡于兄弟佐固可取然當急報太子如採焚拯溺何以左
 師獨聒而過期想此時亦爲利動也按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何以卽入向戌之耳蓋左右無非向戌伊戾之黨後世用此
 術以傾太子者多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
 矣昭古法反也乃亭伊戾彭反左師見夫人之步馬習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疏云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
 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
 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闕左師諫太子所
 以無罪而死紀過亭伊戾惜乎其不及向戌也

向成後此合晉楚之成春秋之罪人也傳深惡之故於襄十七年華臣之奔見其風首兩端心術不正然過門必騁

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詎太子欲立其子也美而狠狠戾也謂與衆不順下急接左師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畏者畏其不能容惡者惡其爲已害大抵痊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人臣義無外交太子享容非禮也况於野亭迨伊戾獻譏問諸夫人與左師皆曰固聞之可知左師先與夫人定謀而伊戾不過奉意以行耳罪豈在伊戾下然宮中府中不相聞會夫人之意何以聞於向戌此中情節尙未明著故叙左師見步馬一段以見左師夫人早有使命往來餽遺相報不覺彎弓下石異口而同聲也

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
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使，更子西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援傅氏謂鄭之事，晉
過於恭，國將弗勝也。非也。傳蓋言諸侯之睦，以著米盟之非
初楚在，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也。與蔡子朝
之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荆也，荆地也。朋友世親，聲子曰：子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明年，聲子還使於晉，為國
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皆木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十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入不能治，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殷發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動也。若
多鼓鉦聲，以夜軍之，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有潰，晉
遂侵蔡。蔡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而還。成六
年，晉伐鄭，鄭師過于犇角。楚師還晉，侵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子為善，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許六反，以為謀主。
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秣，秣馬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十

復字結

卷三十 襄公

士

復得
仕于
子孫

讀左補義

三

許男起許男止

此識時務之
言不得爲異
軟者謂且

子鮮所為君
陳信也

和公校意恐
獨其怒

命云一片怒
氣皆得無上

報其子為
是為對君
如金武子之
後可矣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封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詩曰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齊魯三十年不通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政已見一斑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夫大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此反國吾與之言矣言政由事未可知也勝之祗適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大夫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公孫臣之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按率殺諸侯先甯喜不從改及此而石惡將會宋之盟受身與其難方知伯玉近開以行之是一石惡將會宋之盟受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就云沮止也止人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饒實使之使喜事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深怨也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事治則明已出吾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之孔疏喪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愍子鮮如土大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辟曰唯卿備百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

喜正死於
不復死於

勿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迹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儀為卿

此傳殺甯喜歸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段兼罪子鮮體經義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篇首二專字喜所以見殺非闕弑君也一患字獻所以殺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案子鮮歸實使之是子鮮罪案蓋喜未嘗弑君而歸咎之弑陷喜於弑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想諸天下後世而無由者然歸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憤恨之深正以明其

讀左補義
卷三十義公

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儀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政此正與鱗相反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向戌助伊及祁也受賂稱大人貪也貪食邪自欲而欲已入之亂妄人也補註見向戌惟欲竊虛名阿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非遠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雖知兵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欲以為名而
實通為便
方云皆於
言知其不可
告於齊齊知
其不可而姑
許之則向戌
亦自知其不
可特欲以取
道諸侯便耳

可謂多矣
多矣二字
一節題目

趙武向成
成武之名
太皇之弟
大陵之侯

環合不一
環合不一
環合不一
環合不一

方士子水
會集不其
信安蓋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屠折祖禮也折祖禮解折升之於祖也
宋向成自美兵之事折之說仲尼使樂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資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按武叔向因事安之會後
世謂之孔氏時雖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曰樂
謂使弟子錄之以備參考文義而相傳宋趙武之禮最盛
因使弟子錄之以備參考文義而相傳宋趙武之禮最盛
盧文衛說多而周勤王之志不足法也服氏說戊申叔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郊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辰滕成公至亦小
自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路侯從晉楚庚午
來左補義卷三十

伯州犂曰谷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大率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
而後身信亡何以及三木死起本趙武思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音丹也斃其死
也滅云言無得生者前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得病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夫以信召
人而以信召之信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也彼也諸宋也附注謂爲楚所攻而病
則宋與受其禍必與宋致死雖信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
能致死助我也與宋致死雖信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即使至是亦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
侯而釋兵以害我晉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
因以安趙武之心率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勝事
季孫公使在晉趙武之可叔孫不從其言欲飲比小國武子恐
也外權之可叔孫不從其言欲飲比小國武子恐
勝皆不與盟國故叔孫曰邾勝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晉匹也乃盟服後三叔孫不爲人私故不書其族
言違命也按是時季氏專魯以叔孫之義得之而後史不書
卒多之也故因其女晉楚爭先獻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允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師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

既盟之後前
叙晉造公寔
祖孟爲容德
叙郭伯元家
事卓趙孟爲
得稱心滿意
若德信已孚
於楚兵竟可
張名贊可拔
鼓吹樓向成
諸邑而忽叙
行罕之言快

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尙也矣哉能敬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謂文襄成景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於垂隧自朱還子
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即段公從趙孟曰弋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弋子之志詩以言志
展賦草蟲詩召南以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詩召南以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不足以當之詩邶風衛人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孟曰牀第詩召南以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之詩邶風衛人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言不踰閭詩邶風衛人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詩小雅四章曰蕭蕭伯有賦鵲之賁賁詩邶風衛人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伯有賦鵲之賁賁詩邶風衛人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刻其君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政而不辨法
此謂武職之
故若不知其
制而謂曰深
其上理以爲
也但恐伯有
淫凶水必能
見及此

謂賦絕聲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灼樂無荒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不稱功加厚賞故諫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執箋向戌執其賞書以示樂喜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孔疏謂以知人縱無大計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
 也削而投之言宋之盟誠者不與陳德傳左師辭邑而氏欲攻司
 城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一是非
然言外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若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韓奕也收收也按向戌之謂乎善能
過知其

此篇若將未段割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誣道蔽諸侯是通
篇斷結起處欲以爲名是通篇脈絡微特向戌以爲名也
即趙武亦以爲名佈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爲名且任其
懷惡欺陵而又笑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爲真能
守信而其實皆誣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
德者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淫名率其與國以事天
子雖桓文不能及乃僭王如故魏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
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成兩人忽攔入冠裳之會讓

讀左補義卷三十

三

以先歟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廷是率天下而
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其
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爲天子頃使魯衛曹許諸國
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
之也况申之舍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爲犧兵
何嘗與哉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
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
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
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賁禍也弭兵
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
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巫叙子木使駟謁諸王一語以

讀左補義卷三十

三

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
卑於趙武者也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
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
說齊人獨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懷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
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爲名蔽也木享趙武必有賦詩
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隴地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
交相見又欲先欺未聞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爲文辭愈多
則誣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
內二段戊申至曹許大夫至卽曰弭兵而晉楚之從不
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倍賦吾不減賦也
且吾亦倍賦也漫然許之遂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忽掉是夜趙武與子皙盟以齊言便見趙武唯恐不盟豈
知楚爲吳歟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三段至言違命也
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爲挑釁其意爲先欺地也故楚人極
無信處却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却極是無能四段
至晉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氣惡衷
甲皆爲此而叔向以文辭飾之既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卽
黨林父以執衛君者安知德信說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
吾謂殆不如也宋襄欲以服楚武則服於楚耳五段正
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至平公而
霸業墜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
之可見楚材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爲也此傳

催與無咎
從棠美來
心起而萬
休可畏哉

意也。六段卿伯享趙孟於垂囑。七子賦詩笑領歡意。將趙孟看作第一流人物。不知前則驚煉之至。恐此盟之無成。此則得意之極。覺臧否之由。已將累世君臣危厲。致死疆場相爭之霸業。變成一番飲酒賦詩而敵國外患不覺也。故恃功請邑。爲向戌之增羞。欲觀鄭志。見趙孟之無恥。七段左師請賞以下。是通篇正義。小國之存。存於伯者兵力之強。謂兵可弭。直以誣道蔽諸侯耳。凡曰信曰德。文辭之多。皆誣也。中原分崩。小國就滅。皆由於此。時有桓文向戌可斬矣。將前六段言外之意。歸併誣道二字。而盡情呵斥。向戌以惡趙武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襄。以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孤入曰。案無咎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欲居崔邑。以終老。按崔今山東章邱縣西北。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宗廟所在也。必在宗主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謂崔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言告癸。音結反。盧蒲癸曰。彼杼君。謂齊莊公。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案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養馬者。駕寺人。奄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宗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便國人助之
報莊公之讎
故皆腰命
助其叔二子
卽殺梓之機
也

四子蕩而遠
其先世聲口
寂然

一也。言如是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疏云。謂斬弗克。使國人助之。邈
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姜。東郭綰。復命於崔子
且御而歸之。姜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紼。終入於其宮。崔明夜
辟諸大壘。開先人之冢以藏。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莒國
辟諸小人之。時勢亦反。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行
呂之。因解執政當之。乃皆以家謂而死。如安慶緒之於豫山
史朝義之於
呂明皆是也。

崔杼老奸圖之。不功。慶封卽以崔圖崔。以助崔者滅崔。絕
不費手。不解崔慶同黨。卽曰崔薄慶厚。亦不至殘害如此。
請至詰語。方知爲當國故也。傳於弒君之賊。必定其罪案。
究其結局。爲千古人心稱快。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已明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定其罪。崔杼曰。止。余猶可。已自伏其辜。周綱解紐。王法不
行。故刑賞歸之於天。崔氏一門。天若顯報。使後世亂臣賊
子皆懼。而不敢肆。而封曰。崔慶一也。則崔之禍。不且爲慶
之券哉。

楚遠罷。令尹如晉。蒍盟。報有晉侯享之。將出賦。阮醉。詩大雅
侯比之。太平君子。晉侯宜提出。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
美天子之詩。乃從而安之乎。
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蒍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荀盈蒞盟於前。而遠罷始至。見晉求盟之急。而楚緩也。王
荆石曰。春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
少有債事。旋即誅死。所以強大累世。而威恩無下移。同其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

鳩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升能言楚

一不忘舊君而楚即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矣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例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始

覺其差遂領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述西後閏建戌補注

氏謂司歷能正交朔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按傳言司歷

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司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官居卿以成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

官非魯人明矣杜以爲魯之司歷承劉歆之說而非傳意也

國當先爲之而所差若此則當時所書會盟卒葬日月皆史

當以何國爲正使魯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錄宜于見魯史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公

秋何以日月禮盡在

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姜炳璋輯

男堉堉校

受業毛昇增泰

襄公八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在解前年知其再失閏量兩閏

無冰爲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陳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

也如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月明喪不數閏○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歲星也。龍宋鄭之星也。元枹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宋鄭必饑。元枹虛中也。元枹星。虛星在其中。枹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三宿女虛危。枹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地氣發洩。故曰上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無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子。故春無冰。以見災異。義自不刊。劉氏啖氏恣意抑駁。而未能指出經義。不足據也。連閏兩月者。以酉月為閏十一月。戌月為十二月。亥月為閏十二月。而二十八之春。仍為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為災。惟歷子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煥而為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左補義。卷三十一。襄公。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今京城大興縣。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國。今江蘇南。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齊。陳。文。子。曰。先。事。後。賄。事。而。後。從。其。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如。其。志。者。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在。二。十。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泄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施而急。欲得宋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國。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圖之祀。禮也。石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後。此何以不立。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碏。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邾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邾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邾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衛聞之。如是者。恆有子。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衛聞之。如是者。恆有子。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衛聞之。如是者。恆有子。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而云親辱。以良齊實與盟也。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卿奔問諸晉。面以告。問諸晉。吾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意。也。法。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朝。聘。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擲。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擲。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擲。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擲。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臣云千古名
官一稿定案

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貧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熾也蓋庸
之也為昭四
年殺慶封傳

崔杼弑君慶封與謀慶亦弑君之賊也杼秉政而避賊出
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
志乃天滅淫人忽反二變而討賊有人矣更驚憤洎雅尾
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書卜攻慶氏以
見為故君復仇者獨有二變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為喻
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憤
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
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熾之機已伏也獨是為舍壻既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八

齊云此篇結
慶氏并結
氏故從從
到慶從從
慶氏并結
氏故從從
到慶從從

正云故問說
道理雖勢
力也諸卿
而二千無
無討賊之
志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慶封當國執其鋒而二變暑施小
術慶氏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
夢中一已授首於二變一將負鉞於楚國故以天字統結
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背林經書十禮也慶封已聞喪
崔氏之亂喪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往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及慶
莊公然皆杼為之故統曰崔氏之亂陸氏駁之非是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還其邑焉與晏子抑殿齊別都
反其郕六十以郕廢邊鄰六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其欲鳴後橫生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也放德為邊幅使
有度也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也放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也臣十人崔
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
不能同心耳非以武王北郭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氏
也陸氏譏其擬人不倫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氏
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太
殿更殯之干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欲莊公葬又不如其
履路廢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九

以章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猶識

傳叙晏子辭邑爲慶氏反昭而反昭慶正反昭崔未尸崔於市正寓崔卽遷寓慶所謂崔慶一也春秋莊僖之世桓文繼興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爲心厥功赫焉文宣以降晉主齊盟尊王之誼漸微而懷楚之烈猶盛至襄之季世晉霸已衰管仲先軫之敷陳知武魏莊之議論齊不可聞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家之善策以自免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衰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鄆伯許男如楚公過鄆鄆伯不
在已在伯有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在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在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卷三十一

十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鐵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計必受其奉濟。澤之阿上言薄。
行潦之蘋藻。言賤真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某於阿。
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及漢楚康
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仲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帶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餓寒之不怕誰遠也。暇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
學者也。言未識榮成伯。梁鴉曰邇邇者忠也。公遂行。從昭伯謀
馬公以來。始如楚。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餓寒之不怕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
若知大義當贊。
公以奔王喪。

五國諸侯將朝於楚。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向戌亦云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遊行齊，民不聊生，傳所爲深惡向戌也。故每事必提宋之盟。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強，而以攝楚爲忠。趙命爲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民爲名，而速之歸，何穆子榮成伯輩見不及此。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哀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三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後，適也。微嘗也，此概告非有。

宣王臣子息

故於此發例

書王人來告喪，而前書楚屈建之卒，後書公親經於楚，蓋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哭臨，而楚之臣大圖喪之，楚之君魯親經之，是可閔也。

卷三十一

十

經丁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預公在外開朝正之禮甚多而帳書此一年
 老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何所傷天下之無霸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御卒公惡立○閭綽吳子餘祭士故不言盜按弟
 夷未立○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鄭
 側界反○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
 為卿小蓋○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
 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三月不請公弒之故書其禮未同上國就云札去之後吳始告喪
 告以三月破棺故書其禮未同上國就云札去之後吳始告喪
 時則無倫先君未葬嗣君不得使命豈新有國喪而自請觀
 樂反又殲人聽樂者乎按金仁山必謂札已○秋九月葬衛
 閔夷毛氏諱餘祭已立四年仁山必謂札已○秋九月葬衛
 蘇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景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杜預釋

傳人自傳可
為世監

此所者皆難
為松松矣

知其正意
不便知

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繁楚人使公親視諸侯有遺
發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楚人使公親視諸侯有遺
言達既又云云公思之穆叔曰收殯而秘則布幣
也先使正破除殯之凶邪而乃使巫以桃茢先收殯而秘則布幣
惡列其怪也○菊音例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收殯故楚
之悔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為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
而朝正於僖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圖同傳述在楚之辱
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敢而秘不如向戌之中道
而反也桃茢收殯掩耳盜鈴然榮禮望國廉恥猶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北郭故葬北郭
淫人尚寓於宋方齊莊之目未瞑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義公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遂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鄭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康王為
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若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魯與三國皆親遂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
君遂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氣而下讀葬
靈王傳災涼迥別使人浩歎
公還於方城季武子取十取十邑以自益按國語宿取十公
日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悅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乃此可知十極為公邑而宿取之也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敬齊追而與之盟印也此云周禮掌節貨賄用型簡鄭氏云
泰以來示子日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之印獨稱王日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不致重斥其
罪故曰成然
只一疏字公
已不依入季
此之知故如

只寫公治一
而而季之罪
公之信信見

告此聖書
公治政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十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十而欺我言彼益
音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云祇作多古人多所同
敢違君公與公治見服以卿服元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後出季氏久無君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政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孫如他日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及疾聚其臣夫
家曰我死必無以見服飲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實且無
使季氏葬我何懼不義季氏欺君故生
此為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遇季孫取十後榮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義公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
而與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
厲則如叔孫穆子公治輩皆足相助為理又何患宿之無
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聊為晚景之娛頓忘及
膚之偏夫公治為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雖之終身至死
猶恨入肺腑公為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叙公治
之忠慎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不書魯卿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官年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詩小雅雅不堅東南西北誰敢寧處衛上堅事晉楚以蕃
上室也所以養房王室乃主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傳言周衰

首揭葬靈王三字天下之事惟此鄭重臣子之情惟此哀
激而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而
魯即大夫之弱亦不行也傳蓋發明春秋不書王葬之
故而罪在君父無辭可加因借鄭事以明之史公謂左氏
爲魯君子信哉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關使守舟葉石林曰古者墨者守門
守國者守積吳則越吳子餘祭觀舟關以刀裁之言以刀
守舟非任官之道明近利
人通書之爲人
主押呢閣寺之戒

遇卒於巢餘祭死於關傳俱用一二語子之以見其輕生
陷溺于乘之尊不足爲一人之敵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古

本兩附格用
宋亦應三字
下則子皮
之此子皮更
可稱然建
是一副教民
之心而不自
有其名與陳
氏應施天地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即平虎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于
皮以子展之命餒國人粟戶一鍾在與教以父命也是以得
鄭國之民故平氏常寧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鄰於善民之望也孔道鄭近也按近於宋亦饑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係解子罕貸而不
爲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夫之無粟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
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子得李氏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
宋盛衰
子皮歸美於親子罕歸美於君皆賢大夫也春秋自宋之
盟後晉日以弱楚益以強諸侯皆若然無志所有諸國一
二循吏史冊有光焉嗟乎天下非無人也有而不得盡

正起前

聲情悲怨
若之何前
已將起全
以下反照
周宗不可
其深痛之
言則國不
其族之不
并續亦不
附也應言
行始之
而遂歎不
身起句一
過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古

其才天下之所以歸於晉也
晉平公犯出也故治杞治其地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太叔不事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也而夏神謂杞是屏
也
復存杞木之於生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歸之言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工者和協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晉族
親則昏姻甚附也
晉平自盟宋後安於燕樂忽大合十國之師爲母家治城
傳直叙起見其出於私心非天下之公義也蓋城之被國
細屏之蔽室闕者城之空陷處也周宗之開莫大於荆楚
僭王諸侯篡弒今杞未有他故而城之其餘天經地義槩
豈不論吾恐諸姬是棄則禍亂相尋婚姻終不能保是將
晉平十四年所爲該之以數言覺從前未下斷語者盡結
於此
齊高子容止與宋司徒華見知伯荀女齊司徒馬
相禮侍威賓
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自是司徒修
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林展言二子禍對曰專則速及
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
奔燕昭二十年
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晉爲
杞城爲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
射者三綱二人爲耦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公臣不足
耦此三耦者當是畿內畿外之異公臣不足

韓云大臣以
知人爲本勿

請朝禮也。仍以子男之禮見。故魯史賤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田於杞。魯史畧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問曰。知人是善。猶後好之。何以言。

秦之繼周
數百年後
子豈非神
故有謂前
爲左氏附
者富以是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既滅故憂思不懼不爲之歌第
 亡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政治之
 不能爲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之聲宋大乎大風也哉表東海
 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爲國未可量也服氏曰言其國之興
 也爲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國曰美哉蕩蕩也垣也乎樂而
 不淫言有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而成
 業故古其周爲之歌秦詩第十五後仲尼先公不敢荒淫以爲成
 耳則仲尼以前稿目先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
 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
 遷之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水
 在歐在西狄濟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詩
 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
 曰周爲之歌魏詩第九姚姁姬國曰美哉泱泱乎中肅之
 之舊爲之歌魏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泱泱乎淵

蓋取無衣以
前之作

汪云自餘句
極妙拾作界
隕

俞云：上言周
德之衰，此云
文王之德，引
起成德。

東一句以上
是歌以下是
舞

太

俞云歌詩不
言其風故下
多矣辭雖野
已見其來矣
下多辭

惠請親衆

接法通則
應上未說明
是補法下
齊鄭等俱從
此生出是從
法

俗謂黃曰將宿千成一殿迴映牆樂其有虛前空翠水天一色之奇

左

是扶綱常
鍾子學子
于百一有
大義人歷
時一處不
留一

能收其變化轉移之速使未延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君之前與札虞未必不改被歸於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人惡而善之大夫皆富政
將在家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傳於與衰交關處必有一篇大文半龍後來全局春秋至
襄之末政出私門天下無霸故述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
以爲後半部張本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霸功自此而
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
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而後可稱若瑣瑣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
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聞樂而知德故前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于

半以德爲主人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 論樂固於
聲音中悟出亦即於詩中得來三衛之時最繁而該以一
憂字卽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乘義而不爲時
政所困也王鳳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
業不能再振而閉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綱
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
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博大
無所隱問之謂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
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蕩遠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
一篇而周公遭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
東也秦與王對王言周之東秦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懼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于

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乎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
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究晉自祖
及孫至七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
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
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
之頌歌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
革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
韶之嘆正相符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通接首段以東
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人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
明西河志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
量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綽紵之風百世
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衛稱六子爲君子瑗
刺發皆夫子所系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予
或規而獨載聞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
人尤嚴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
贈在小人猶稟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
銘凡也適晉說趙鞅魏趙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萬不足而此來脩好難
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愛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蒯尾公孫竊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故
以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

天野人亦且知

就事險難在公伯有者情

功且專故難及之... 此必請於君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襄公

得巧故其述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 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

即從焉與二... 字見其將與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佗夫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襄公

四明姜炳璋輯... 受業毛昇增泰... 男康校

汪云兩也字
者出未句

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

此二事連屬晉之遺罷諱圖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蓋罷
爲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述其縣閔而平日之與謀顯然
叔向問鄭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絕不一毫隱悶蓋
其友廣問以誠相告其憂思歷歷如見合看正君子小人
之辨

時未二字
母夫人作主
極隱晦極
分明三之一
小四十月也

明白點出得
師曠此年史
趙說曰
史趙借說文
伯明說然于
老人三之一
師曠說云七
十三則但歷
成數可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來也城縣人成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幾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按觀
與則其年而四使之自言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所謂正月朔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畫外
也未補正劉待制曰季猶未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
四全甲子其未一甲子六十日而合日史走問諸朝皆不知
乃癸未歲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在文十是歲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一年是歲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秋名林解自乙巳至今年
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畫在上
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畫在上
併三人爲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畫身旁
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
日也史歷亭曰即今之市井用馬子字也聞之周道存云
士文伯之子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趙孟聞其縣
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城云絳非趙武私邑蓋凡召之而謝
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晉子
使君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以爲絳縣師掌
其夫人人民疎云周而廢其與尉尉以役孤老故服虔云與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伯文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
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以爲絳縣師掌
其夫人人民疎云周而廢其與尉尉以役孤老故服虔云與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伯文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
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晉至趙武爲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卽用亦
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
司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辱在泥塗想見沉淪草野尙
多有伯瑕史趙師曠叔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委武子有晉
未可始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
之業不難繼述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謝不才便是趙武降
案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卽贊老人者皆非傳義傳著
矣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
也老人晉之賢者爲執政所庇故作新奇語使人茫然不
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顛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
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高人一等矣邵氏謂裕老
既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曠明言七十三矣何
隱之有蓋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
折得零星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
廷有人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明良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不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般景侯有子產也。

初王僖季周監幸其子括將見王而王入朝而與單公子

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過王廷問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

此夫。欲有此朝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廢大視驟而

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伋夫。王弟伋夫弗知戊子僖括圖為逐成

愆為已成愆奔平時音止。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戩甘

過擊成大夫。殺伋夫括瑗。括瑗奔晉。括瑗不書曰天

王殺其弟伋夫罪在王也。傳稱五大夫實殺伋夫而書王

此以伋夫弗知作主見伋夫無可殺之罪前段言僖括欲

專政為亂愆期發之而王不信也及王崩嗣王即位五大

夫以僖括欲立伋夫遂為王除之而王聽之是王自殺之

也僖括首惡而使逸母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抑

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繼嫡立庶而致亂也

或呼於宋太廟曰譖譖許其反出出注引此作譖譖

子也。社也。如曰譖譖許其反出出注引此作譖譖

婦人師也。社也。如曰譖譖許其反出出注引此作譖譖

少婦人師也。社也。如曰譖譖許其反出出注引此作譖譖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六十左伯也。成九年

之伯黃陸得以此為非可法可傳之遺宜其黨叔文而不羞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

可全其生而遠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

或叫於太廟而鳥鳴。社一如太廟真若有物憑之亦若

神靈為伯姬愛護而宋平曾無一人護其母而出之平之

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臣伯姬乃責宋平也趙氏謂宋人

設辭以飾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位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

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放政多門。政不由一介。問於大國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楚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偕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位盟極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而東遷後其制葬矣共姬之臨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為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者酒為富室地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公寢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伯有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皙以卿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地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卒。則豐同生。殺也。三家本同。所以亡伯

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免者以三家同生於人謂

田里所收入以說子產惡伯石復處之高位逐豐卷三年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焚載書皆是一意蓋族大寵多外後紀綱可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者侈者畏法故畜藏緡述褚衣之業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又傳成三年鄭賈人將與之褚中以出是也○褚張呂反取我田疇而伍之焉並時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也積之傳言鄭也所以與

此統叙子產爲政而處處歸美子產明於知人忠於爲國古來爲子產者不乏矣如子皮者幾人哉鄭三强家最橫子產爲政卽欲夙弊一清非屈則折而子產得行其志者賴有了皮也故著眼在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八字下文都鄙有章六句卽於此伏根顧子產非徇行其直也强家如

伯石者本非善類傳追叙爲痴於賂邑之後又點明伯有既死句蓋伯有使黑遂致兄弟相殺段猶黑也使段安知不至相傷可知賂段正非得已子太叔有疑而子皮無言有以深知子產之心也都鄙六句一齊提起子產爲政大概有子產行之子皮助之在內至此便可接輿人之誦而忽以豐卷事拓開卷以小憤便徵甲作亂幾爲伯有之績可知子產之善處伯石又以見鄭之族大寵多非子皮力主之未易措手也未述輿人之誦讀者以爲美子產而不知正深美子皮

經已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己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解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
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成君○己亥仲

勳語爲趙雲
 高懸直刺其
 神策一鎗効
 出
 萬云此驚夢
 殆之偷若左
 正面穿無味
 妙緊接而又
 甚焉便接在
 玉孫身上猶
 嫌味薄因重
 從趙雲語偷
 不似主人提
 唱而入則引
 到盜括既有
 情而賊落幸
 孫信有力

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齊公弑子展與辛，明年齊納著邱公去疾展與奔吳。○閏三十一、年，齊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杜解：遠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苟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諱諱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鞌，趙朔已死，于是趙言未盈五十。言年四十七、八、故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蓋與季孫之謂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庶估也。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補注：傳見晉。季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修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晉求譏慝弼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
 孫意如陳傳言晉
 衰之故咎在執政
 此以季孫不從爲主季孫附勢之小人也方走趙武之門
 安有餘力及於政權不屬之韓起而穆伯以爲及其未授
 政而要結之然韓宣初聘急欲求好而懦弱不足以馭羣
 貪樹善豈計之得哉鄭之子產一環之求確乎不撓而譏
 人不敢交託蓋內治脩外患自解傳於昭十五年詳叙之
 固已掃却穆伯舍己徇人之智
 晉自趙武爲政霸業已壞一偷字是其病根然政權獨攬

此非面臨
公乃深為公
憂耳

此非面臨
公乃深為公
憂耳

人不得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之心焉。韓起為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為。晉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衰。魯之季宿則卑其公室而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印會而意如見執。

齊子尾嘗聞印與狄殺之。絲。以計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印。嬰以銳字。如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僕。瀝。消。竈。孔。趙。賈。實。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欲害之。而故使之後世小人遂傳為殺君子奇策。齊景即位六年。何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主

公作楚宮。通楚好其官。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諸儒舉之。充云。諸儒謂美。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大。誓。孔。安。國。以。為。放。二。十。八。篇。都。不。知。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張。湛。內。史。梅。君。欲。楚。也。願。如。歐。孔。安。國。所。註。古。文。曲。書。其。內。有。大。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公。不。以。朝。楚。送。葬。為。恥。而。轉。效。其。宮。夫。楚。宮。之。畫。棟。雕。梁。狗。馬。圭。壁。豈。魯。所。能。堪。傳。特。敘。一。病。壁。事。而。此。中。充。物。可。見。也。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敬也。過哀毀性。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慶父仲遂之比。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極當即遷於殯宮。季子朝夕不離苦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弑。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為。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弑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即以般卒告其。實陰弑之也。事甚閎。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主

已亥孟孝伯卒。終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則以年。年約擇賢。義約則卜。古之道也。失人事後。卜筮非適。則何必弟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惡。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非便盡心如

衰。衰。如。故。衰。言其。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重。心。有。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公孫。于。齊。傳。五。年。

子野之立公。遺命。立之也。季之所愛。在。賢。明。不。在。昏。懦。在。感。有。嘉。容。魯。之。憂。季。之。利。矣。則。知。有。早。有。立。嗣。之。心。子。野。豈。其。不。勝。喪。而。卒。哉。

冬十月。勝成公。來會葬。

不。面。多。涕。子。服。惠。伯。曰。勝。君。將。死。矣。息。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有。死。能。無。從。乎。年。勝。子。卒。

突。而。葬。公。

公。葬。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按。公。三。年。之。喪。而。與。梁。曼。舞。乃。以。魯。喪。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之。缺。而。不。見。其。是。也。小。功。之。微。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左。傳。卷。三。十。二。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其。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閭。也。門。也。厚。其。墻。垣。以。無。受。客。使。無。令。受。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其。牆。垣。也。有。李。浩。刊。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其。命。寡。君。使。何。請。命。是。也。氏。之。族。不。應。與。文。伯。字。伯。伯。也。魯。有。仲。嬰。齊。是。非。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也。仲。嬰。齊。之。子。石。然。則。對。曰。以。敝。邑。福。小。介。也。于。大。國。株。求。無。時。是。以。不。敢。事。居。悉。索。微。賦。以。來。會。時。事。朝。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開。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為。陳。見。也。之。不。敢。輸。也。其。也。

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開。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為。陳。見。也。之。不。敢。輸。也。其。也。

公。之。為。盟。主。也。官。室。與。卑。無。觀。臺。樹。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腹。車。廐。緒。脩。司。空。以。時。平。易。也。道。路。巧。人。也。以。

時。填。也。館。官。室。諸。侯。賓。至。何。設。庭。燎。特。定。燎。之。百。由。

齊。桓。公。始。也。館。云。子。男。皆。三。十。庭。燎。僕。人。巡。宮。行。車。馬。有。所。

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庭。燎。僕。人。巡。宮。行。車。馬。有。所。

處。賓。從。有。代。役。客。巾。車。官。主。車。賁。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客。所。

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謂。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客。所。

事。財。事。不。賁。愛。樂。同。之。事。則。巡。也。行。之。其。好。惡。事。之。得。失。皆。同。

當。其。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主。如。歸。無。寧。留。思。此。事。常。復。

無。寧。思。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晉。離。之。宮。數。里。

而。諸。侯。舍。於。隸。人。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

左。傳。卷。三。十。二。

之。盜。賊。公。行。而。天。不。滅。水。潦。無。時。實。見。無。時。命。不。可。知。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

命。已。所。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有。同。姓。之。憂。若。復。薦。

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有。同。姓。之。憂。若。復。薦。

也。幣。倍。垣。而。行。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于。

趙。文。子。曰。信。言。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風。愛。諸。侯。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敬。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祭。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

之。協。矣。辭。之。輯。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辭。之。輯。矣。民。之。莫。矣。

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國。之。禮。也。

晉。公。待。南。北。患。兵。君。臣。廢。弛。遂。至。無。役。不。事。楚。令。子。產。共。

何三觀微
之實則其
將自前約
以位私其
衆所也宜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爲魯哀留賓不見於是盡讓館垣待
其詰責分制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親願自居盟主即從
盟主二字推出文公之弱今日之衰文公之弱在宮室卑
庫上包無數憂動在內今日之衰在銅鞮之宮數里上包
無數荒淫在內蓋魯懷之勳實之禍後惟區區一節之待
賓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
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
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
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如楚以趙晉
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成楚而晉臣皆夢也
晉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六
廢之舉此公虛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絳
之乃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展與吳出也爲明年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之字言罪之在也政言者告辭也
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
傳載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
莒子絳之而立耳以字爲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年適吳爲行人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名肸食二邑故
延言果順諸燕在二十閏載吳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謂黃子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歸度不失事齊事民朝則

其啓光之

以知有禮一
特在提而下
二段雖無敘
出至終句一
策雖無敘
讀此則而

唐云前又
過子產此處
包納現出
此言其平日
道云與衆適
野舉其長
千古用人之
法
此言其時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
吳者悼公所藉以敗楚成三駕之勳者也今南北兵吳
倫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
也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佗相衛襄公獻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楚
之從交過鄭印段廷勞于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郊勞之
辭也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犬叔逆客
子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救熱以救其亂何患之有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
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神謀能謀於野則舊
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微林鄭國將有
謀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碑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明北宮文子之言
一禮字爲一部春秋主腦天澤之分中外之防治亂之故
皆於禮辨之文子稱鄭有禮而未嘗明指其人其事傳以
子產擇能而使一句提起則諸子之能皆子產之能而子

產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授逐一歸
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
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
為敘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敗見
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
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建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
鄭則晉國多材人人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
使鄭衛君臣僕僕於晉刑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
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也人於中談論國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夫

讀左補義

六

人朝少退而游焉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怨為忠善則不問作威以防怨即作威豈不遠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附注曰穆公
民之川止見於防川用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誼云治土而防
其川猶止見於防川用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誼云治土而防
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我問數語雖三代
名臣所言不過如此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
十歲民而後聞之
子產聖人所深褒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第一不如承
第二不如承
第三不如承

德義當歸
自待歸非心
無私者不能
便是仁室

伯鄭之大綱壞晉館垣來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
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
喜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諸有
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
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
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
通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雨不如字將子產誠心
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
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
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邑大夫按邑是子皮食子產曰少何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充

年少未可知否子皮曰愿謂善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夫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何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
邑之重多僑問學而後入政未問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微子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

徐云子皮
凡三節
八情
子皮則又用
喻之

論臣說子
而作一篇
半文大半
通統之
百言皆從
二句發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能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謀其家不自今請雖吾家難子而
行子產內人必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初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為鄭國其至誠懇切尤在使尹何為政前而許多事皆不
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
是青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蓋謂
繁一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
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慮出
故只於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意無盡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
為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
之也子皮抽出製錦一項即衣服為喻以前後數喻不出
乎此子為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將厭焉一喻讀此
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
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為於其國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圖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言語不常觀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雖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故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引為一喻以
見其不可有
者之威儀也

鄭王之德
數其愛則家
四半德則分
既節節相生

詩云尤奇在
上其文王身
上其對令尹

又云平列十
句以板如聯

將與愛則象
於和在內更
奇

一筆總收

長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
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絜也詩以風其德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長其力小國懷其德逸書按武
邦其力小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
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問崇德而伐
而後伐之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謂而歌舞之
四墨而降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謂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令可畏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正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音洛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為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
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
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
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繳過令尹
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即就君子之威儀反
托令尹分出君臣縮人有終意引文王為畏愛則象作証
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句蓋前此衍剽相殘孫寧執逆起黨皆由威儀之廢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續後相箴以新君剛立不堪再誤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臣生心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終

卷三十二終公

三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彙 男 埭 校

昭公一昭公魯世家名朔襄公之子母齊歸以昭公四年即位法威儀共明日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國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莊公五年公子友同衛在陳蔡上先至于會○三月

取郕書取言○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穿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太原說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終公

三

與出奔吳以國氏其質也○叔弓帥師驅邾田

春取邾今○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

楚故不書結楚靈王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國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伍舉為

介也將入館鄭人恐之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揮聽命行於城外除地為壇令尹命

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園謂國將使豐氏公孫撫

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國之祖共王

國自吉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水不得成禮

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水不得成禮

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水不得成禮

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水不得成禮

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水不得成禮

此取卿傳明
之爲國中
許爲武之
故詩一
武之樂劉定

季武子伐莒取郕會通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不書伐而
利公在會故取郕自封莒人告于會與于會而敗于郕
知悉欲示成有以中其隙也取和在三三月越孟入于郕在
四月則告人告于會正國未歸國時告于會者告于郕也在
故辨之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還之盟而魯伐莒也齊盟
請戮其使按時不致值錢故請之齊桓子謝樂王相趙文子在

仍先趙武者猶會宋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園之強而駭豎
氏荆蠻之陋而行親迎皆不必然之事欲棄鄭人無備襲
之然後號名諸侯兵成齊服觀下伍舉知其有備句可見
子產乃唐之郊外墾以行禮開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
州華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即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
羽明白指破畧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
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非楚之利也於是
鼠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却而况大之晉子乃
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虛聲响喝往復辨難此更全不費
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秦此則秦未至晉齊已會楚
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曰華言欺人可謂
左補義卷三十三昭公四

此取卿傳明
之爲國中
許爲武之
故詩一
武之樂劉定

周有徐奄即維夷非也徐奄徐公所伐者也徐公所伐者也
爲古之野按微今侯州縣城縣商有統焉二國商有統焉
不可宣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之制令爲侯侯作制虞
蓋以別封疆而著之制令爲侯侯作制虞侯侯作制虞
爲古之野按微今侯州縣城縣商有統焉二國商有統焉
不可宣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之制令爲侯侯作制虞
蓋以別封疆而著之制令爲侯侯作制虞侯侯作制虞

也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弗與梁
其誼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義其使是禍之也何術之
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如牆爲人蔽牆之隙隙誰之咎也
滿林解有隙可窺有虞可虞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目來矣吾又誰怨出使所從來久
今遇此然則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禍矣附註叔小亦不若此帶其禍矣附註叔小亦不若此帶其禍矣
忠也國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出季處國忘死貞也請諸楚
免謀主三者義也貞信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戮子若免
左補義卷三十三昭公五

完結取勝是
餘波

月於外一且于是庸何傷統受言已勞役數月在在外今買而欲贏而惡圖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尋常之望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以喻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威鄭將為楚滅矣此篇以季武入手非趙武非辭固請則魯卿將為楚滅矣而致此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昔何敢妄取即此已見晉之失霸夫一楚介尹耳會中原而專戰春秋所絕無者且苗弒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在此會幾使大怨漏網小罪受誅罪人安用無事被戮而晉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倘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呼吸之際不為威惕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暴露強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為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貞義誰曰不然趙武請於楚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聞之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代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設服離衛一段寫圖已盡此合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已登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圖為令尹倚肆行無忌他日簒立號召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胥為荆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鄭伯享趙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說人於鄭知楚圖已擁衆遠去公

已讀之矣
此子產始也
其後台北周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九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威恩之人舉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屏息即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懦弱無遠畧已見於此天王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爲趙武之功絕不知趙武弱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能歎焉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端委以治睦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與會數舞豎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年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段俱收拾於此以見盟宋會就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非然也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卿事實而欲贏為季孫極確敘事但言伐苗取卿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河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此者由於晉弱之衰或又謂宋之盟就之會晉人實不與何得云犯濟齊盟不知齊兵爲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不與會者便可藉以自肥則不得傷齊兵矣自魯取卿而楚遂滅賴賴滅陳陳蔡放手爲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鄭徐有犯大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聘之矣公孫黑又使鄭委禽焉此子產始也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文澤焉皆許之子皆

意亦欲其
叔女之言
是也其子
且其子而
子而心也
欲殺而
之而心也
實錄也
成敗也
有以也
約不允
是國也
後出君曰
周子放于
以全于南
伯有之風
子而心也
味之不
大豈不
不忍二

盛飾入布幣而出。布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注：女以子南先夫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毒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衛。道擊之。以戈子皆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勝子南直也。子南用
之。則故鈞其乃執子南而戮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也。
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
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人謂傳不聽政也。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
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附注：子南之聘
伯有之風也。備注不書非。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游楚
於諸游。傳者謂子產不罪子之故。大叔曰：「吉不能亢。藏身
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
焉？」周公殺管叔而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後辰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附注：爲二年鄭微
讀此傳者。緩疑子南爲冤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
子南。然則與張委禽。皆爲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
正路。犯告子產。何妨據理直斷而駟氏最強。子皆尤橫。此
時楚圍以秦趙武備。且就之會。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皆
之背誣也。國之病根早爲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

兩句對起者
母亦有誤
罪蔡伯夫故
一廢之主
叙法簡練

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唯所欲與亦
冀二子稍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皆盛飾而入。子南起乘
而出。不得謂子皆無恥。而子南尚有面目。直鈞之斷。何待
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子皆。則子皆殺南總之身。
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讎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
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
五罪。非強加於無辜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蔡叔亂之道。置子
皆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至公無私。又引周
公爲證。隱然以管叔喻子皆。而以蔡叔喻子南。一放一殺。
國有常刑。遲速之間。何足爲疑。疑末將言獲戾一陪。亦以杜
諸游之口。子產知已。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秦后子。秦桓公之孫。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權寵其母曰
弗去。懼選其罪而加戮。秦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晉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爲晉侯造舟于
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疏也。十里舍車。爲八反。自雍及絳。
相去千里。用歸取幣。幣九。疏也。十里舍車。爲八反。自雍及絳。
車八百乘。歸取幣。幣九。疏也。十里舍車。爲八反。自雍及絳。
不能及也。故先備疑之。不知十里舍車。爲八反。自雍及絳。
之車。非止八乘也。造舟于河。皆水岸隔處。造舟爲梁。以通秦
馬。昔千里。浮梁則秦始。皇隋楊帝未嘗有此。造舟爲梁。以通秦
所載皆輪之晉也。十年傳子產云：「百兩必千八。蓋率車二
連比而乘。非必二千也。蓋行也。每隊行止。必在八百里之內。恐
則車馬放。無以管束也。自雍及絳。程以前後按站。至將內恐
日則八百乘。導請之八千人。俱可歸秦。而不必人晉都矣。日
而舉而將八百乘之八千人。俱可歸秦。而不必人晉都矣。日

正當知過見
非不可學之
人

知存

知生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侯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歸對曰誠懼選于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補正言其先世必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
大功僭于民故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趙孟曰亡乎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
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稔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稔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而惕
左補義卷三十三
三

通篇是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後衰幾自相矛盾不
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八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
次飭以二百乘自隨迫行享禮以酬幣為名即以前此徒
衆還取後車八反而畢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
公子固垂藥而八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
子之令圖也微惕貪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增一歲
則享一歲之安惟受朝不及夕法焉朝露蓋盟宋之後公
室民生一齊擱過偷情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歲
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為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

注云先提後敘
又云一段敘

祿過而如二君也秦人深有鑒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
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盛耦國即不能以
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
而經罪秦伯者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
過則秦伯之罪也誠非叔段州吁之儔母亦非武姜之比
為之教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遷延死傷母之心乎幸
其知過而奔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
議失教釋經之義精矣

鄭為游楚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儀公孫段叩段游吉與帶私盟于闔門闔門之外
賈蘇陸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左補義卷三十三
三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子產弗討之惡亂國
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哲畏駟氏也亦
非畏駟氏不忍盡誅駟氏也誅止子哲而駟氏全國亦以
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固愧其權宜而養將貽
患者不得為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
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原也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按此
專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不以什為數則所乘三人無
所屬故以五乘為率則所乘又成什數得三十六什平五
百六十人也謂以十八人為什之法當車戰之用也因請阨
又克按請而因秋請皆卒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生九格臺駘駘駘能業其官之業宜通汾洮二水名○障大

黃實守其祀○四國之晉主汾而滅之矣○國由是觀之則

災於是乎崇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水旱瘠瘠之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時其祭其地○立積表用幣○日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政國書以訪問○問可少以脩
令施所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滯
底以露其體○飲樂也底席也露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六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或非
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怒彈矣○按樂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者○緩材○聲道速者○急官○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則前
通相為官其於中聲為節度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鐘為宮○然未
臣必為君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用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勿於是有煩手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
他後反非作樂息也○統變相繼之聲○云息謂前聲罷退以
理音因物亦如之○音不可失倫○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七

疾如蠱○蠱或非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怒彈矣○按樂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者○緩材○聲道速者○急官○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則前
通相為官其於中聲為節度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鐘為宮○然未
臣必為君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用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勿於是有煩手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淫聲
他後反非作樂息也○統變相繼之聲○云息謂前聲罷退以
理音因物亦如之○音不可失倫○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七

傳叙一段開
文正是一篇
何忌也以此
中楚王亦以
後之法亦以
解之法亦以
以之法亦以
事知計謀其
人而分其修
也與中修

趙孟之疾勝
於王與矣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於晉，臣爲主。史佚有言曰：非霸
何忌也。以此中楚王，國易名，卽位還罷爲令尹，遠居庸爲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致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會申傳。

經書：楚子康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兒頑齊侯、陽生
之書卒也。故傳明著其就，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
就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
見其爲瘧也。蓋以兒頑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
望其正楚國之罪哉。傳之立義，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
曰：不以就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號之會三邑之城，明眼

窺破久矣。況比奔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薨不
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就跡之顯然者也。夫
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况圖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宋，
爰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方斤斤以比與，賊同食而叔
向以爲不，畏強暴，嗚呼！其禍哉！未以鄭臣私議作結，見
鄭爲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縣絀之國何也。

十二月晉既葬也。趙孟適南陽，州會孟子餘。趙武之
晉之而陽也。甲辰朔，子溫。趙武之葬也。甲辰朔，子溫。
在甲辰之前，庚戌卒。十二月七日，葬於其家。厥時晉武當
言十二月月，庚戌卒。十二月七日，葬於其家。厥時晉武當
晉弔及雍，乃復言大夫強諸侯，民而明之。
檀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

三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爲賢大夫也。傳所載惟輕幣
禮使，差強人意。其大子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
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
者，不知貪五六十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愚者不爲也。
蓋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
天下王楚三也。說已以弭兵爲名，而諸侯集結吞噬皆不
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簒弑不敢問，遂至無令不
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
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
車四千乘，錢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
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堃 校

昭公二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夏叔弓如晉
殺其大夫公孫黑以爲盟子產不討○冬公如晉至何乃復
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秋行不遠也公實以
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恩故曰禮補述不觀書於
犬史氏之禮氏猶家亦欲親結善好或疑傳妄過矣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昭公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
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按太卜掌
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則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
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子以三易獨備於魯若
列國用周易兼用雜占如盛之雄狐復之飛矢與周易迥異
非復周官之舊也公享之季武子賦鵲之卒章詩大雅卒章
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義李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謂以兄弟之義也武
子賦節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欲封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名子族子雅使
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

儲云魯春秋
有典則成
子國必不
後儒字爲
之說不亦
乎
汪云明倫
王齊衛是
前詳後略
詳主與賓
賓主是借

知字收錄
前一層知字
兩賦詩收者
賦詩二層四

子尾 宣子謂之知子族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高十年齊樂施
子術術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
賦木瓜亦衛風義取子
晉自趙武弭兵實安偷情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
晉之局成是時晉周懷楚直等迂諛非有絕大本領不能
舉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繼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
爲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申而楚主夏盟滅陳
蔡而晉不能救色荒峻字皆無一言此治世文學侍從之
臣非亂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爲政而聘魯仰慕
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昭公

卜子旗及疆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
知比續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告欬於春秋之季
也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卿也易象春秋
低回倡嘆恍如置身盛時既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譽嘉
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謙光遜謝以完聘魯之局至
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晏嬰聘衛賦詩倡之者文子而中
間點出信字君子字見宣子爲政而諸侯禮於晉者以
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正與禮對卽以爲宣子之相
業可也
夏四月韓須韓起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逆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

汪云一筆寫
盡龍字

足以二字
足無限作
下道者一
等過共是
以禍作耳

此上叙下
亦前傳
亦前傳

唐云首
開而延
後子產
至侯侯

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魯邑按今山西平遙少姜為之請
人禮送少姜列也疏云送是使上卿送葬於逆者一等故
曰送從逆班云送者從逆者之族次言當葬於逆者也大夫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按魯大國之故易其常制不敗
下道者一等等而反上逆者
晉和謂女室喪志晉君致疾又謂夏臣將死趙武果卒於
溫韓起乘政痛哭陳詞莫急於此乃四姬不足益以少姜
起躬為納幣又使須逆之繼室則起自逆之父子僕僕道
路唯恐不承順其君之意此起之人品又在趙武下矣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泰韓宜晉侯使郊勢聘禮賓至近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也命于執
事散邑引矣故辱郊使請辭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職公三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道君命則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
主辭不忘國忠信也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安
已也詩雅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稍衰晉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
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
弓不過謙抑而已蓋穆叔秉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
不同也聘使往來無切實微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猶是
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以之族黑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上如風
擊無一字
也

周云故
鄭氏亦
不來後

子產在鄭問之懼弗及乘遂傳而至使吏數之其罪曰伯有
之亂十年三以大夫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
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燕隱之盟女嬀君位而使大史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逮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以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為諸師市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逮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殺尸諸周氏之衛加木焉以加尸上
景景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駟氏及諸
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駟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干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
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木
焉明正其罪一曰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
而不同子哲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哲
不請之鄭伯為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哲不告諸
天王為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
國殺為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為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以私侯所葬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請侯弗不致
詞公還季孫宿致服焉致少姜之被服公以未行始晉失
慈如晉同未必宿自復也

見前口之不
如

王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杜預云子晉大夫大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鄭共姜葬此來爲少姜而來也言不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孔疏據十三年傳諸侯于天子十二年有八又舊制太廟故設此將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喪之期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恩無加命矣命命今古罷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取以其位卑而令數如守適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按春秋云守適者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外賦妻守內賦言寺內賦之適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

卷三十四 昭公

此分三大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之勞當去君心之惑因進之以法文義而小國受賜矣張
撻既善其言又謂晉運將衰子將無事言外有私門盤結
無能爲力意包括無限悲愴故太叔以君子許之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千襄之世亦應從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嫁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
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宮規耀寡人之望統等照明已之意望
則又無祿早世限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惡顧齊
國辱收寡人微要福於大公齊先公齊先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餘也姑姊妹若而人言如范人不敵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正板報擇之以備嬖端寡人

是此篇正文
未段因屬賤
倒叙前之更
命惠其大焉
若惠顧敝邑
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晉
子受禮之受寵享叔向從之安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齊將爲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民齊舊四區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爲侯反釜釜十則
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釜八斗鍾八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
比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矣若如五升爲豆之說各加舊量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駁公

許樂義民歸
陳之故

公樂其民是
齊仁之政
亡之由谷還
王賜
注云然字後
持不煩再起
楚地宋臣
心事如揭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仇儔在綏經之中夫人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其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晉
子受禮之受寵享叔向從之安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齊將爲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民齊舊四區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爲侯反釜釜十則
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釜八斗鍾八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
比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矣若如五升爲豆之說各加舊量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駁公

儲云續此
三賦後錄
若斯之哀也
任執升曰叔
向自處之道
已對晏子說
明而晏子自
處之道都未
會說後錄蓋
一事即是保
家之策是處
實見其法

注云先臣三
句是正各且
字一顯見且
讀挑逗之妙
言於君是收
木文與叔向
言是結上文

公命如迷寇雠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之族也見
伯慶與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
後改以樂伯宗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諱鼎之銘
名云云服虔云疾遽之謂明堂位云樂伯宗是也曰昧且早
一云地名焉緒九鼎于甘饈之地故曰昧且早也
平也顯後世猶意願後世猶解息况目不俊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疏
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云或曰姓李名果有人
存羊頭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
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
子則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
人則破藩離不可開隔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曰子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駁公

之宅近市湫隘蹙蹙不可以居下陰小請更諸爽塏者爽
塏操疏云晏子春秋將更于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操章之國是也豈苦代反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衆也公笑曰子近市議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繁多有驚踊者故
對曰踊貴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
有於刑按國史子有履賤賤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適
庚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反則成矣既拜辭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傳帶叙更反則成矣既拜辭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木壞里室以爲大晏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左國反之義有
干之宅校復之

諺曰棲蓋後半截語也按宅
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鄰二三子謂鄰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有爲非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駁臣懷憂止言陳氏之與

此爲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晉成晉絕妙
好辭中段是閔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幣除却涕出女吳俊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茫然無
氣至此曠晏子薦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賢和之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強家因得自爲封殖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請皆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雖辭禮斐然而含涕爲歎強顏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己之前盡情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蔽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水哉有媽如許祖宗靈爽陰踞於齊寫得鑿鑿駭人而大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伯石之汰何
以有禮其型
可疑此處燕
遍錄宜妙

飢婦餓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爲皂隸可知此目私門更無牽制欲移晉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謂憂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時更從何處提起私室及晏子問及權言已有不祀之憂中間補公亦從之一語是將晏子箕伯直橋虞遂伯戲一段意思包裹在裏則唐叔以下不其餒而寵嘉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疎迤之臣之比何以目擊其危束手無策蓋由二君平日不能任用故也未段因從晏子屢賤踣費四字追敘更宅納規而公之繁利轉移於俄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雖計從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爲他人所有無

如景之類。情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殿民而歸。陳氏者。如故也。平之。盡滅日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公室之卑。如故也。未引詩曰。君子如祖。亂庶盍已。正歸其責於君身。以統緒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君。不如晏子。不知景猶樂受善言。晉則啓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之賢。不得妄爲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傲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據諸云子

豐有勞事無所見。蓋韓宣公欲爲己代。故特爲之辭耳。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禮法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君子曰。禮其人之

注云此實主
同五十六萬
荷以前該爲
主則末段乃
伯石撥州之
由以彼段爲
主則首段又
是韓宣取州
之計

授人正教

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
 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伯石反逐伯
 縣，獫狁之邑也。初，獫狁及欒氏亡，在襄
 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晉，趙氏邑。二宣子曰：自卻稱
 以別三傳矣。卻，晉大夫始受州，自是
 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始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之。文子曰：可以
 取州矣。文子曰：退。使獲二子二宣之言義也。逮義禍也，余不
 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徽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
 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
 舊以韓氏爲主人，按此則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
 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心照。

韓起貪鄙其人猶在范句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點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即起代請之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風反照意刺起也范句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文子不違義以微福正惡起之違義也讀至末二句覆按一遍正無一語不罪韓起也

周去娶夫人
何等事而兩
君家寧許有
之廷與鬼魅
公行也

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爲哉。諺曰。此篇晉卿無不言利而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踣晉。而後已。則一也。此失霸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邾。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懿伯。敬之叔父。敬子。叔弓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厭。

劉氏以忌爲忌。日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擅弓注。疏以爲辟。雖皆賢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適反。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朔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林解我欲得齊人之心。子尾有寵於

卷三十四 昭公

七

此以君夫人爲王候是內作色荒慝強晉弱之本叔向明其故無風妖誑而不得不去嬌其辭以全國體大淑却出異大國焉夫

此以上卿逆以上卿送知逆夫人也其爲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篇插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以圖晉寵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薑欺齊景起驥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千寵罪小無君罪大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也汝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也陳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人與起疑相
應難出庶幾
無事又說
求煩不復相
聞也

此篇再論
上經宜來
一經能使人
可知臣臣
子心肝也

寡君猜也。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君其往也。
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左
比年小人冀除先人之敝，慮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
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上與畏大國，辱夫人也。且孟張曰：
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言幾如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大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
諸侯，可立俟也。因帶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
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茶正無可奈何之語也。
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
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勢，爾必欲
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為此親暱之辭，傳以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為晉失諸侯伏
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勝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
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為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母
瓊地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勝邾三國往往為人執辱，
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
莊公僂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
蓋來朝朝公也。界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聞公於

唐云：小人
窮勢極往，往
出一副急
而令人主
又云：千古
奸偽是變
種時會事

子產警微
子修家一
如鑑

霸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齊之
逐之，唯我所為也。穆叔洞燭其奸，以天怒降災，休之季不
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于莒，齊東盧蒲癸之黨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
或寢處我矣。齊侯田于莒，齊東盧蒲癸之黨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蒲癸于北燕。齊侯田于莒，齊東盧蒲癸之黨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毛氏作春秋條貫於崔慶之誅，歸功於盧蒲癸，愚謂癸為
慶封私人，僥倖者其心，雖封者非其心也。為封誅，而王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何因以殄封。癸易視之不為備，天奪其魄也。投界何疑。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甥。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為臣逐，皆以自奔為文。為人君失道之微，如鄭突
衛衍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
君非為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雅：王田，鄭
伯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
齊公孫雍子卒，司馬懿大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以其始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氏陳二惠
鏡衣猶可。子孫猶不免，以其始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氏陳二惠

當時齊國之士勒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
於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婉之神子雅之
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
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樂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
齊不可謂非幸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終
請左補義

主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升增恭

男 堉 堉 堉

昭公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壯解當雪而雹故以爲○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重王始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

滕小邾來不在故也慶封殺之○九月取郕魯已徵莒城郕○冬

計雖死不暇遂滅賴○九月取郕魯已徵莒城郕○冬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昭公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楚子止之莊解欲遂止鄭伯復

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

於諸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夫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奔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前段如齊水
諸侯後以
所求不遂以
中段諸君臣
爲上不修德
故其多而
從令唯謹也

注云再引薛
男作一筆文
情通者

正大古者以下歷叙藏冰出冰之政。冰不時則民有夭札之虞。故王者冰政不脩，則有雨雹之應。蓋雹亦冰屬。今之雨雹，實關冰政。因引七月之詩證之。以七月一詩勸於民事，藏冰民事之終也。冰政脩，民事咸理，所謂聖人在上無愆者也。是時周禮廢墜，傳以其言有典，則意主勤民，故不以人廢事。季孫宿以立少訪於申豐，不從豐之讖，似高於城孫。然平子逐君而豐爲行賂，則武仲所不爲也。雨雹之對如在武仲必將直言致電之由，何至如豐之遷就其說哉？春秋之季列國大夫敢於直刺其君而不敢稍忤權臣之意，以生殺操於其手也。避權奸之鋒而曲爲之說，豈獨一申豐哉？於是知武仲爲難能矣。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五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補述傳見東鄭伯先待於申自楚先起飛齊齊八何莫楚雲之盛至會中而據以修字爲主分三投諸省段至求會小圖建衆其換禮而問禮獻禮反進後字也中皮至執諸中是方會之時禮全不知不肆行舞罷醉來結餘言爲多字也水送露以示色送露當以後

兩午楚子令諸侯於申椒樂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禹有鈞臺之享。啓享諸侯按今河南鄭州有鈞臺遺址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河南開封府有亳地周武王有孟津盟津之誓。紂伐成有岐陽之蒐成大蒐於孟津成王有成岐陽之蒐。成大蒐於岐陽穆有塗山之會。穆有塗山之會西武王功銘於鐘。康有鄴官之朝西郭縣東穆有塗山之會。穆有塗山之會今王南遊，遠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遂擇王曰：「吾用齊桓。」用會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明謙公合諸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之禮六也子男會公君子謂合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楚皆未嘗行禮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謂三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卿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

田獵以祭幣畢楚之故云墮幣也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

故執諸申言執子以楚子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武成

也移二公齊侯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夏桀爲仍之會有桀叛之仍國名商紂爲黎國東夷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公六

叛之周幽爲大室微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也諸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思楚矣汰而懷懷恨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與

爲十三年楚其君傳

楚靈申之會爲春秋以來第一奇變傳體經義處處寫出

十分詫異事僭王之臣弑君之賊免於討足矣列於會過

矣忽爲盟主擊天下諸侯而朝事之一也椒舉當惡歷陳

六王二公竟忘靈爲何許人二也楚人主盟偏效擊於伐

楚之齊桓三也向戌小人也楚人主盟偏效擊於伐

四也蠻方下士欲規子產向戌行禮之過五也獻禮有六

叔伐吳

周王無琅二

只楚子語略

楚子語略

未見有六想見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如劉盆子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不職奸謀有餘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會諸侯一似自來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事蹟者至此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惡前以三代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抑器盈則覆物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晉而早知尺組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大子耶伯先歸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明封也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我處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君見之子廩而代之以盟諸侯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殺之巡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殺之巡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殺之巡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楚子語略楚子語略

分見子產
向成而結六
於兩無字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膺大戮快哉衆幾忘乎已之爲賊也蓋以疾卒赴諸侯自謂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賤昧事大聲疾呼衆幾忘乎已之爲賊也

款衆所謂軍人衆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弑康之日晉舉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申無宇以爲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禍天刑隨

之者也楚處弑君經書楚子麇卒傳自襄二十九年子羽知之以後處處爲國弑君立衆而結穴於慶封之術蓋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九月取節言易也莒亂著邱公去疾○著立而不撫節節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書奔者潰散而來特自來而

魯書屬節節爲首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其念舊之誠爲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受方幸從前欲用師徒而不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此不義而取之也

親女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舜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公受其名

鄭子產作邱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四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疏云彼

周子子產
左氏所心服
者獨不備刑
書而貶之
蓋其美矣

注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賦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輪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秋國有田兩印之說所出之粟是則國之田賦更出馬一匹牛三頭以爲國賦矣至其國人所說之曰其父死於路氏所殺已爲國尾姓○蓋救過反以合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大

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用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也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退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時吾不遷移矣渾罕寬曰國氏其先亡乎

國氏子產以父字時吾不遷移矣渾罕寬曰國氏其先亡乎

將若之何言與三代行使四語姬在列者國者蔡及曹勝其

先亡乎偶而無禮雖備矣鄭先衛亡偶而無法偏晉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濟平後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鄭國素強兼井風俗頗靡子產消除內患田疇子弟四竟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宋之盟有以致之

昔曰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強况晉則六卿賸貨楚更難

空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議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爲

同列告也然利社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

四字悞諱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爲作俑夫救在一時禍

在後世君子不爲況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

斷然以行耕國家之元氣傳固不能爲賢者恕也春秋

諸姬之存以晉霸存之也晉平不振六卿分門晉霸盡而

晉危鄭衛蔡曹滕諸國將盡矣未段統計同姓全局以寓

無窮之慨

冬吳伐楚。入陳。陳侯。皆楚東鄙邑。今河南新蔡縣北。即古
以報朱方之役。設在此。楚沈尹射奔命於夏。納吳兵於東。城
今夏口也。後夏。漢水。入江。威尹。宜。告。上。陳。大夫。楚。二。城
鍾離。道。啓。城。巢。然。丹。九。年。存。楚。城。州。東。國。水。不。可。以
城。彭。生。大。龍。頭。之。師。羅。關。立。絕。

尹射疾至夏。納。爲。斷。後。計。恐。其。深入。也。即。城。近。楚。三。邑。恐
其。奔。掠。也。賴。以。水。暫。止。役。將。帥。並。出。工。役。勢。興。一。時。倉。皇
情。景。皆。從。秋。間。得。意。來。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而。哭。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此先敘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爲人妙在
與庚宗相
與庚宗相
與庚宗相

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深。日。而。假。喙。口。象。諸。號。之。曰。牛。
助。余。乃。勝。之。且。而。其。自。其。徒。者。無。之。且。曰。志。之。不。明。此。婦。人。之。
合。穆。子。志。身。衛。國。大。節。炳。然。而。一。事。不。獲。妖。及。官。伯。如。齊。
之。穆。子。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白。女。
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蓋。魯。人。召。之。不。告。而。歸。後。時。僂。如。奔。
告。既。立。傳。成。十。六。年。奔。齊。至。其。二。年。歸。爲。叔。孫。後。始。見。使。
之。既。立。傳。成。十。六。年。奔。齊。至。其。二。年。歸。爲。叔。孫。後。始。見。使。
齊。四。年。其。生。孟。仲。王。夫。後。所。有。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子。
問。其。姓。子。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維。而。從。我。矣。牛。五。六。歲。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
之。遂。使。爲。聲。小。有。龍。長。使。爲。政。公。孫。明。有。大。夫。知。叔。孫。

於齊與叔孫歸未遑國喪母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孟丙長

而後使逆之明取去時明尚在安得遺歸田於邱猶名遂遇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

爲孟豎牛曰爾未際也接獎大夫以落之以殺豎牛豎牛曰

見同豎牛曰爾未際也接獎大夫以落之以殺豎牛豎牛曰

爲之作豎牛曰爾未際也接獎大夫以落之以殺豎牛豎牛曰

入弗謂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而天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勝所以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於公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之牛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日何爲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之環而佩之矣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而不召杜復氏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大權歸牛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豎牛曰

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

叔孫不食已卯辛三日牛立昭子叔孫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孫與南遺家氏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豎牛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叔孫所賜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謂季孫無路介
卿以葬不亦左乎左介不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也豎牛不可

馮云忽將令
軍倒轉一筆
以佳句爲提
句跨節生枝
妙絕 校叔
孫路宿在此
一結

子用

申。公如晉。夏莒平夷以卒襲及防茲來奔。披防邑今山東安邱縣西
前莒邑諸城縣。○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紛泉。
魯地。○紛。秦伯卒。
子莫。○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始見經。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室也。杜預注。五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云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分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以賣於公與民今台止軍四分公室三得自取其稅已稅以賣於公與民不復屬公室獨弁充李氏曰舍中軍從事先公皆善辭也微周史無由知舍中軍爲季氏專魯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李氏從祀先公爲陽虎所奪李氏也。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穀梁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
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孟氏取其牛焉。
之牛歸公。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馮左補義。卷三十五。昭公。取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日子圖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更請僂問。詎諸五父之衛。十一受其書而投之也。
投柳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齊終爲鮮西門非之爲鮮帶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專牛餼季孫命杜洩殺叔孫矣而不討告利其禍而已得專牛餼。
禮而又遷之要易也。按言知其法不羣臣懼死不敢自從也。
既葬而行能辟禍仲至自齊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按數語深中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成諸大庫之庭。
戎仲王也。魯城南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

明云盤詞訓
 斷無非就卦
 體卦象卦變
 甘之其有他
 諺巧也
 徐云子占易
 以此法多可
 中夫易以下
 筮小用之也
 今并小用矣
 之知可勝歎
 哉

西云三日不
食應餓字尚
未說出死字
故以不將我
足

追叙與夢相
應傳爲天下
惜更爲公室
懸

讀全備彙

比 晉平無恥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六

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遺葬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即位之始，立豎牛不假餘力而叔帶葬不敗，豎牛孫不敢爭况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為公惜也。獨是山川土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為季孫所驅而不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為豎牛顛倒而不之知。豎牛也因叙叔釐詞，隱然與後並譏，遙相映照。夫乃知豎牛之入夢，即鸚鵡之來巢也。前篇豎牛斃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辭，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王之殺季孫殺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去北而事仇，雖足以敘其身，而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遊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蕘氏。屈氏皆鄭侯之使，云凡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傳言楚強諸侯畏其使，云凡於天子則諸侯皆行公不自送，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邱，是楚也。公如晉，往見而自如，勞至于贈賄，去有贈賄，無失禮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如？」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僕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夫不能取也，有子家駒，非能用也，好太園之豎。」

此三分三股 昭公行禮至 昭公行禮至 昭公行禮至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七

陵唐小國，謂伐晉，利人之難，謂往年晉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按謂三家也，民食而不知公恩，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公謀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始者，民而屑屑焉習儀以誣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叔齊以此歸諫。

昭公衆世守之人民土地讓之三家，而不之省。方習儀是急，講求於俯仰罄折之文，亦未嘗思朝覲述職一見天子，不過為朝見強鄰之用，而抑知是儀也非禮也。燕于集於高厦，不知火之將及已，是其亟亟積求而實他務於未遑者，乃破家亡國之繁文，而送之入於乾侯者也。叔侯之言似也，然公之智惟不用子家駒耳，其餘三事皆季孫為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此全為季孫謀小人之意也。如為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為諷，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莒田，蒯徹邊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耶取耶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斥昭公而不取，斥季孫者蓋以平公昭公之類也。六卿季孫之類也，忤平可無害也，忤六卿則其禍立至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日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晉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恩終，終無不復，復行可從也，而不失儀，敬而不。」

孫不捷聖孫之罪

楚并數倍於楚而君耽逸樂臣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

用遂至甘為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為扼腕也

鄒罕虎如齊娶子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

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產政子子產治鄭之功實由于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晏子求一

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為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

方欲纂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魯地也

地故書以名其莒人愬于晉想魯受晉侯欲止公晉侯欲止公

止者及切不至若五惟此年善於往來微范獻言及不免辱矣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乃不可乎請歸之聞也而以師討焉乃歸公蘇氏古史者在外納叛罪在

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疆苗田取鄭又納其叛邑公幾被

止范獻為公解免非為公也為宿愛邑地也早與宿心契

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忘公皆恃晉

臣之庇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稊麻之役役在四年楚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是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三立業

臣云若王不

伯克與而法

同王怒何是

周區

父云又朝一

吉此說說小

加一倍法

俞云收案

于瑣楚地按今江南霍邱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

師也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岸今江南霍邱縣楚子以

即至於羅汭羅汭水名吳子使其弟蹇由崎師蹇蹇人

執之將以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目余亟使人鳩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宋其其事君若驤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也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盛怒虐執使臣將以繁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備其可以息師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繁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地共何事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決出其致敗之由而使之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
 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却
 在郊隱晦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却
 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庸有報楚之志厥由如殺則必如
 郊之報城濮也或以為暗指晉人楚虔至此氣餒矣篇中
 純用反射法若仰面丐命涕泗橫流其於曩鼓豈顧問哉
 唐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扼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
 簡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
 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鑒前失而使待命以見厥由之言
 深中當日軍機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三



ZW 21181888541811